儒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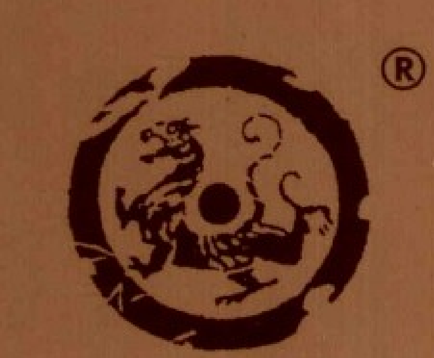
史部

第八十五册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四川大學出版社





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儒林年譜

第三十五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七年

國家「21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

國家「985工程」創新基地規劃項目

中國孔子基金會重大項目



目錄

尋樂堂日錄卷九

朱陽竇克勤艮齋甫著　男　容莊　容邃　仝編

三十一年壬申、四十歲。

春正月朔、大人率子弟赴書院祠堂拜禮畢、登舊屏山觀玩多時。壬申元日舊屏山上放春雷二首、節是春王月、纔過昨夜冬。象杓迴北斗、昴運啟蒼龍。聖澤周天壤、衢謠祝帝封。太平須點綴、逸響自高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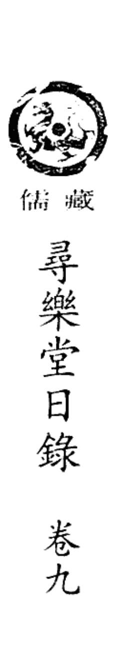
嶺雲發電掣遙帶一天春。瑞蘋千林滿、綵飛五色新。青陽開令序、元日屬夏辰。誰謂屏山舊、聲聲點綠筠。○二日、讀詩賦。○四日、以後習清書。○七日、朱陽書院創脩聖殿記、仁和平泉史公蒞祏二載、政脩化行、月吉讀法而外、惟以興學育才爲急、定朱陽書院成規、確有條理。値會講期、率髦士畢集、肫懇啟牖、雖風雨寒暑勿輟。自是來學者衆、遠邇嘖嘖稱盛事。顧書院規模甫定、贍田未備、公時具餼禮學者、人、競鼓舞。雖裹糧來、初無難色。一日嚴謂余曰、書院之立、與學校相表裏、必使學者耳目定、心志一、而後可以語至道。烏容不祀孔子、以定所宗。遂蠲吉度地、於書院中央建

聖殿三楹、捐俸百二十五金、搆木運石、次第作興。工始於庚午之秋、閱明年辛未秋告竣。冬十有二月朔、請王舉祀。余追隨公後、樂觀盛事、因以一言紀其事曰、公之有造於栢也、蓋在身心性命之間乎。栢自罹水患、改遷謀安居無寧宇。久之築版輿、雉堞起、徑一二賢宰撫摩休息、然後漸改前局。閱邑乘所載、每歎姜令壽不丕造茲土。今公更以講道化俗、而書院亟創殿庭祀孔子、此卓識恐姜令謝弗及也。且孔子之道何道乎。子臣弟友終身以爲未能、詩禮易書春秋竭刪定纂脩之力、而不敢以爲易。書院惟是探討、自十五以後漸加功夫、以希志於神聖之域、由灑掃應對進退以至於精義入神之不容自已、此造道之

閫閾、學聖之脈絡也。雖然、聖道如日中天、毫無遮蔽、往往惑世誣民之說浸淫於後而爲斯道裂、豈獨其彼之罪哉。亦以吾儒反經不力、學術偏駁而不足以衍聖人之正派、故異端者流得煽其說而售其術、以至貽禍之遠也。有世道人心之慮者、倘明諸心、知所往取孔子之道而確遵之、非孔子之言不道、非孔子之書不讀、非孔子之步趨服習不以之見諸躬、則正道明而邪說跛行、自驅除無迹矣。在昔孔子之備道也、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夢寐周公、皆其未嘗須刻廢學處也。嘗自言曰、下學而上達。下學者事也、上達者理也、學其事即達其理、日用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曰知我者其天乎。又其言曰、人

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曰道不遠人、曰吾道一以貫之。是聖心所不已於習者道也、聖道所不息於教者一貫也。聖人扶三綱正五常、與萬世偕由者、惟此而已。子貢悟此、而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然則其所謂不可聞者、果何日不與學者言乎。如所言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民之於仁、甚於水火、當仁不讓於師、皆是也。至與門弟子言克己復禮、主敬行恕、則並下手工夫明告之矣。又其論孝之詞不一、而孝經一書特授曾子、實欲完全仁之本體、克滿仁之分量、使上下一於戰戰兢兢、臨深履薄之中、以至通神明而光四海。嗚呼、至矣。仁與孝固孔

子之所以教天下萬世、而後之學者不可不切求焉者乎。余佩平泉公屢於書院暢發厥旨、因記創建聖殿而特揭孔子之教與學者共勉焉、亦以見聖人必可學而至、非徒創建崇祀己也。○十二日、入書院讀書。○十五日、請子大人鄉飲大賓、辭之、邑侯史送扁。扁字禮嚴敬絜。○二十一日牛士傑來受業、毛正倫爲介。士傑字元儒、二十八歲、鹿邑庠生。○二十三日書院講論、載講習錄。○二十六日書院講論、載講習錄。○二十七日陳頎來受業、其父獻忠率之行禮。頎字元長、十六歲、柘城人。



○二十八日。牛麟閣來受業。牛士傑引之行禮。麟閣字漢公，鹿邑人。○

二十九日。書院講論，載講習錄。

二月三日。族人心端書來。道山西劉堯藩向學之意，堯藩亦寄函願來受學。○復心端族人書，所論劉生學問超越，舉止端方，雖未經覿面，已如接其人矣。經吾兄藻鑑，自只寸不爽也。但某自建朱陽書院以來，雖四方君子從遊者衆，然藉衆人之講論，以廣一已之聞見，不敢謂以之教人，實以之自治也。劉生有志進取，深爲可嘉。所言自當從命，但恐愚鈍，未足陶成英才爾。○復劉堯藩書。

二月初三日，接手教，殷殷懇懇，篤志好

學、求之近今、殆難其人、不勝敬服。僕思天地間惟好學一事爲足安頓吾身、而獨爲學不如與與人共爲學。因丁艱回籍時建朱陽書院、不與多士講習其中。雖遠邇有信從者、謂資人治己則可、謂中有所得則未也。閭族子書、知君德器深沉、能拔出流俗者、由此專一爲學、異日成就安可限量。藉高明爲砥礪之助、抑又何敢自外也。志氣所結千里遙通、惟君所裁爾。○書院講論載講習錄。

○六日、同楊太和先生談學。○七日、大人偕書院諸生祭先師、太和先生與。書院講論載講習錄。○八日、李儀來受業、牛麟閣爲介。儀字百千、二十八歲、鹿邑人。○

九日書院講論、載講習錄。○十三日書院講論、載講習錄。○十四日寶寅亮來受業、其父率之行禮。寅亮字八公勳、十七歲山西泌水人。○十五日除服前一夕詩、吾身從道是親枝、兒在母以血淚垂。最是傷心不忍看、明朝朝脫去縞衣時。宰豕殺羊卻爲何、明朝酹酒墓門多。慈親若肯憐癡子、今夜夢中到曲阿。○十六日、行禫祭禮、除服。○十七日遵例遞起復呈。○亳州芮正、盧尹來訪、適他出未遇、彼遺一札而去。及予回、二人行至東郭橋畔矣、使使者達其意、二人復來晤。時見芮有高侃之意、盧有抑遜之容、皆有志者。予謂之日、正學不講久

矣。今茲之來、幾乎覿面失之、可見友朋相聚、事非偶然。芮云、平生血氣用事、制他不任、當如之何。予曰、制他便不是。如官司治盜、以刑驅之使畏服、他那得肯服。縱革面、未必革心。須是平日善政浹洽、他自不爲盜。今血氣日制、自是愈制愈熾。須是義理浸漑爾。久則化之、不期其去而自去矣。盧曰、平日所求者制血氣之法、今更得聞化血氣之法矣。○芮問靜存動察功夫何者爲重。予曰、靜存固是根本、到得應事接物時、更須慎察、初幾。此是最切緊功夫、二者缺一不可。○盧言聞先生設教以小學、孝經爲先。曰、孝字一生做不盡、不豫教之於早、後將難成、此急務也。爲學不可不尋正派爾。○二人問朱陸同異。予曰、二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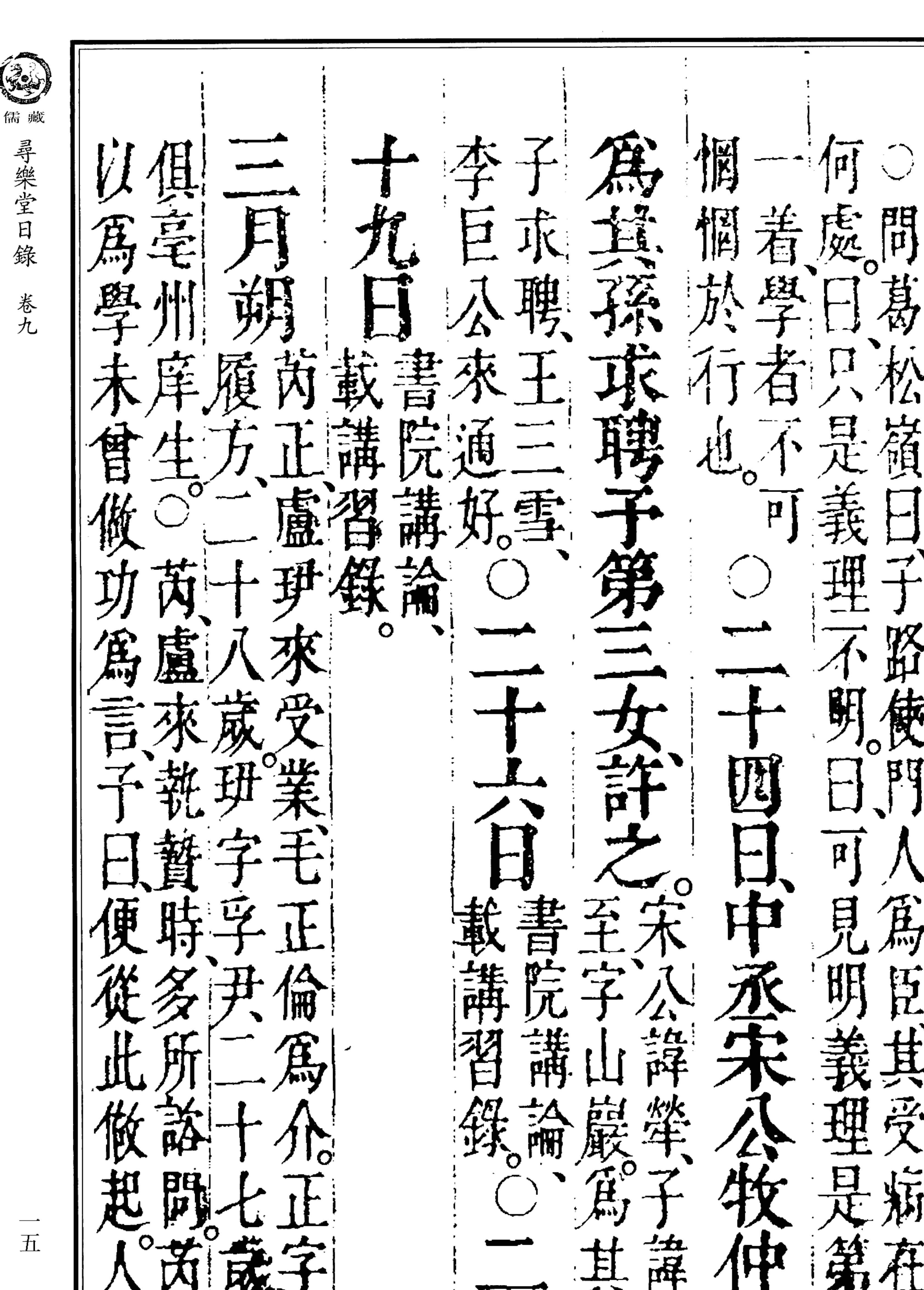
俱是要學聖人各人人手不同。後轍頓異。朱
子集諸儒之大成。斯道正派。陸王自是有流
弊處。到得門人各逞意見。便不書
類聖賢氣象。當下弊孔出矣。○十九日院
講論。載時萬化來受業。毛正倫爲
講習錄。○二十日介。萬化字乾一。二十一歲。
栢城 遣役致祭郭快庵夫子。○
人。○二十一日約同年八公祭郭快庵夫子
文。嗚呼已矣。夫子竟奄然長逝矣。夫子之
德之才之學之事功之出處進退。其顯著於
朝野間者。當世之士莫不仰之悉之。以冀夫
道之可得行也。而某等之尊師說守師訓。或
出或處。亦方冀夫子之得大行其道也。而今
已矣。卽欲侍側。杳乎其不可追矣。雖然。夫子

何憾。某等悵悵然其何之矣。相向而哭、各記門弟子之所見所聞、安能髣髴夫子之形容矣。夫子以名進士讀書中秘、自　世祖御試擢第一、而文名遂震海内矣。雖忌之者與重之者各以類分、夫子則坦然行所無事矣。早試司鐸、而人知師道之尊矣。不畢臯慕、而惠逮深山窮谷矣。比三年而晉秩廷尉、活人者不可數計矣。嗚呼、夫子儒臣也、而歷練明達顧如是乎。知之者羨其勇於爲、不知者悲其艱於遇。未幾而夫子之膺　聖眷也、不啻三錫之隆矣。　東宮特簡、極寵遇之優渥、講幄賜坐、眞千載之希逢矣。明良喜起、泰交賡歌。由是以入事　君、典試中州、歸昌黎之起衰、再主會闈、得羊祜之輕裘矣。嗚呼、夫子儒

臣也、以文章報國、而復以韶畧馴士乎。教育者得天下之英才、不愧不怍者、在一家之天倫矣。不觀夫哀毀廬側、竟三十年、未竟之孝思乎。又何惑乎傾囊財以返孤魂出囹圄以雪寃抑、澤及無告、而千里聚人之妻孥矣。及其退處林泉也、匪圖書之躭志、惟講道課藝之有造乎譽髦。匪室廬之瀠懷、惟鵠面鳩形之曲謀夫施濟。嗚呼、夫子之眷眷於天下國家者何。曰釋其吉凶同患之心矣。他如辭賦之雄、翰墨之精、豈第爲海內之所珍、抑亦耀彩於御屛、而有南沈北郭之稱。嗚呼、夫子之本末兼全、誠爲盛世之麟鳳、而可冀乎道之得行矣。詎意兩楹之奠、及夢兆矣泰山之頹及旦夕矣。嗚呼慟哉。某等四十七人之見知

於夫子、而無一善以報之也。聞夫子之設壇上谷、方思負笈以從、探春風沂水之樂、以與夫子爲周旋庶幾乎夫子顧吾徒而志喜也。不則聆一言之提誨、自治治人、守以終身、他日能自振拔、庶幾哉不負朝廷、即不負師門也。不則終老牖下、尊聞行知、効力編摩、夫子晰道經之奧、闡不傳之秘、而與有聞焉、是亦所以報之也。而今已矣、嗚呼慟哉。思夫子而不可得見、更爲戔戔微言、以敬述而痛哭之、嗚呼慟哉。夫子其鑒愚誠而歆只。夫子之德、之才、之學、之事功、之出處進退、或可髣髴其形容矣。嗚呼哀哉、尚饗。○葛松巖來受業、生士傑爲介。松巖字雲青、三十歲、鹿邑庠生。○

二十三日　書院講論、載講習錄。



○問葛松嶺曰、子路使門人爲臣、其受病在何處。曰、只是義理不明。曰、可見明義理是第一着、學者不可惘惘於行也。

○二十四日、中丞宋公牧仲爲其孫求聘予第三女、許之。宋公諱犖、子諱至、字山巖。爲其子求聘、王三雪、李巨公來通好。

○二十六日　書院講論、載講習錄。

○二十九日　書院講論、載講習錄。

三月朔　芮正、盧珅來受業、毛正倫爲介。正字履方、二十八歲、珅字孚尹、二十七歲、俱亳州庠生。○芮、盧來執贄時、多所諮問。芮以爲學未曾做功爲言、予曰、便從此做起、人

患無志、有志事竟成也。盧尹曰、有人爲學、案上必置經史多卷、以爲讀此復讀彼、是所得力處也。又有人爲學、案上止置一卷四書、以爲壽治此、是所得力處也。二者孰是。子曰、皆是也。務博者從事於博、守約者從事於約、彼皆於身心有體會、則皆得力處也。入手不同、及其成功則一也。譬如飢者之思食、渴者之思飲、亦隨人之自致而已、不必强而同也。

○二日、書院講學。擬講仰之彌高章、此顔子學既有得而嘆之也。顔子說話時、在所立卓爾境界。他看得夫子之道凝於吾身、舉凡視聽言動間與道爲一、而無復有須臾之離、故追憶從前求道之艱難、說仰彌高、鑽彌堅、瞻在前、忽在後、是當日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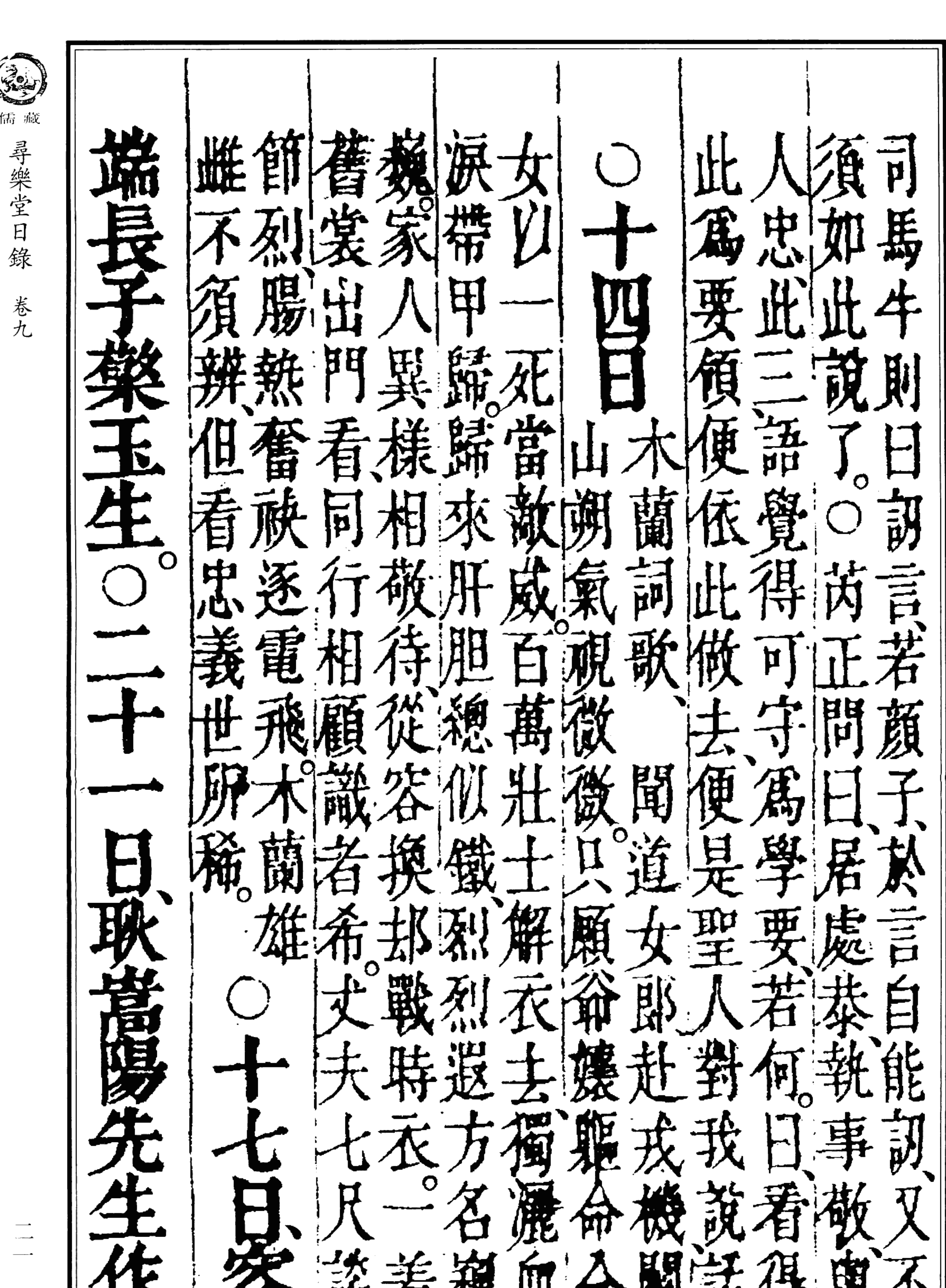
下手處、茫乎不得其畔岸。愈求愈見無窮盡、無方體。此時幾艱於用力矣。幸夫子循循善誘、始初教之博文以啟其知、繼焉教之約禮以範其行。文、禮二端、學者所公共。而曰博我約我、是顏子見道親切、覺文、禮若爲我設者然。自是悦之深而力之盡、到得卓爾田地。夫子之道渾乎具於一身、驗之動靜語默、無不與道相値、非復向者高堅前後之可比矣。趂此時勇猛精進、與道合一、却無所用其力。此是大可爲、化不可爲。顏子言此、乃是優遊涵養以求民乎其迹而已。此前後進道之大緊也。今學者未至卓爾地位、欲求聖人之道、將何法焉。亦惟從事於文禮以純其功而已矣。蓋當日之所謂文、即大經大法之散見於易、

禮、詩、書、春秋之間者也。當日之所謂博、豈後世博物之謂。直於天下國家之成法而一一講明之、則其學爲有用於世。而所謂約禮者又是隨處點檢、不使身心少有踰越、將所謂定民志、一民行者已寓於此、則禮亦豈一身之儀文已哉。聖門每日講求此理、舉凡百王之治道、千聖之心法、具揭於博文約禮二端。就此功夫循環做去、直有終身做不盡處。後世之學者往往空談性命、流於虛無寂滅之教、既不知博文之有裨於實用、而急功名、就利欲之徒、惟知從事咕嗶、而於身心不加體察、又不知禮之在吾身者、三百、三千與洋洋之道同其充裕也、則亦何由而能明聖人之道於天下哉。學者尙循聖人之階級而一一

審處之。○六日書院講論、載習講錄。○盧玿可也。問、勤我是兼知行否、曰、且漫說到行上。玿曰、若有人行處能合聖人意想、亦是助。曰、儘說得、但此章文義主知言爾。

○九日書院講論、載講習錄。○常溫恭來受業、張文謨以書爲介、溫恭字爾雅、二十六歲、陳州人。○十日芮正問、有惡人當前、却致恭敬、此時不知因其爲惡人而惡之乎。抑因其致敬而亦以敬應之乎。若因其惡而惡之、如彼之致敬何。倘因其敬而敬之、我惡之之心不忘惡之、而敬之、是違心也。當若之何。曰、彼爲惡人、其惡自在彼、非我預存一惡之之心也。到得他恭敬時、便是他爲善、我如何更惡他。曰、惡之見終不能忘、若何。

曰、此便是我有必惡之見在其胸中、此意即爲私意矣。且彼即爲惡、聖人亦急欲其能改爾。改則爲善、便當嘉予、如之何必存一惡之見也。苟執斯意以往、是太甲不得爲商之賢君、成王不得爲周之令主也、而可乎哉。試觀夷齊制行清峻、似無一人不爲所惡者、而却不念舊惡。最當於此等處觀聖人之心。○芮正問、孔門言仁、如非禮勿視聽言動、與告諸賢似皆同。曰、對顏子說話、只是就他心上說不關繫在耳目上、此箇力量最大。正曰、何不告諸賢皆如此做。曰、諸賢自是承當不起、聖人因材施教、豈强人以所未至。如告樊遲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告顏淵則不須如此說顏子不慮他有不恭不敬不忠等事矣。告



司馬牛則曰訒言、若顏子、於言自能訒、又不須如此說了。○芮正問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三語覺得可守、爲學要、若何。曰、看得此爲要領、便依此做去、便是聖人對我說話。

○十四日

木蘭詞歌、

聞道女郎赴戎機、關山朔氣覘微微。只願爺孃聽命全、女以一死當敵威。百萬壯士解衣去、獨灑血淚帶甲歸。歸來肝胆總似鐵、烈烈遐方名魏巍。家人異樣相敬待、從容換却戰時衣。一着舊裳出門看、同行相顧識者希。丈夫七尺談節烈、腸熱奮袂逐電飛。木蘭雄雌不須辨、但看忠義世所稀。

○十七日、客端長子樂玉生。○二十一日、耿嵩陽先生作

朱陽書院記書來。嵩陽先生書略云、原擬二月初旬策蹇赴朱陽、適小孫旼偶感大病、又弗能踐前約也、如何如何。朱陽書院記草就一稿、呈正。先儒有見得孔門言仁之旨、而遺却孝字、使人一時不能體貼。蓋仁孝一理、不言仁無以見孝之廣大、不言孝無以見仁之切實。人能得此二字、將聖賢品、心術、學問、事業包舉完全、無少欠缺。教直須以此爲教、學直須以此爲學、此便是堯舜孔子相傳心法也。昨見先生與史公書院講學、發揮仁孝之理、眞切飜摯、不覺有契於心、故志内言及、惟先生教之云云。○二十二日、右足病。○二十六日、病漸愈。○復耿

嵩陽先生書。

朱陽書院得先生大作、藉垂不朽。記文稿並來書等同書院諸子讀之、重爲仰企欣忭。至舉仁孝之旨、肫切開示全體大用、以尺幅該括無遺、堯舜孔子相傳心法具在是矣。但多士景仰道範、不啻飢渴。春月未敢遣請以　聖駕南巡故爾。今已失此春日和煦之景、或可秋爽擬踐朱陽之約耶。讀記文內云先生自與復嵩陽書院以來、某以聲應氣求、六至其地、訂天人性命之旨。後之讀此者、未有不感奮興起。竊意朱陽書院與感於嵩陽書院而成、此其血脈呼吸實相表裏。倘先生不一至其地、而情何由暢耶。近日於敝邑得一老友、有楊太和先生諱方英者、素精岐黃、好爲仙釋之術。其於書

院講學事慕之誠篤，每逢三六九講論之期，必與必齊如也。昨歲譁語尚未絶口，至今歲奮然改轍，痛悔從前之非，一意以程朱爲歸。似此耄年進德，誠爲人世罕觀，不敢不以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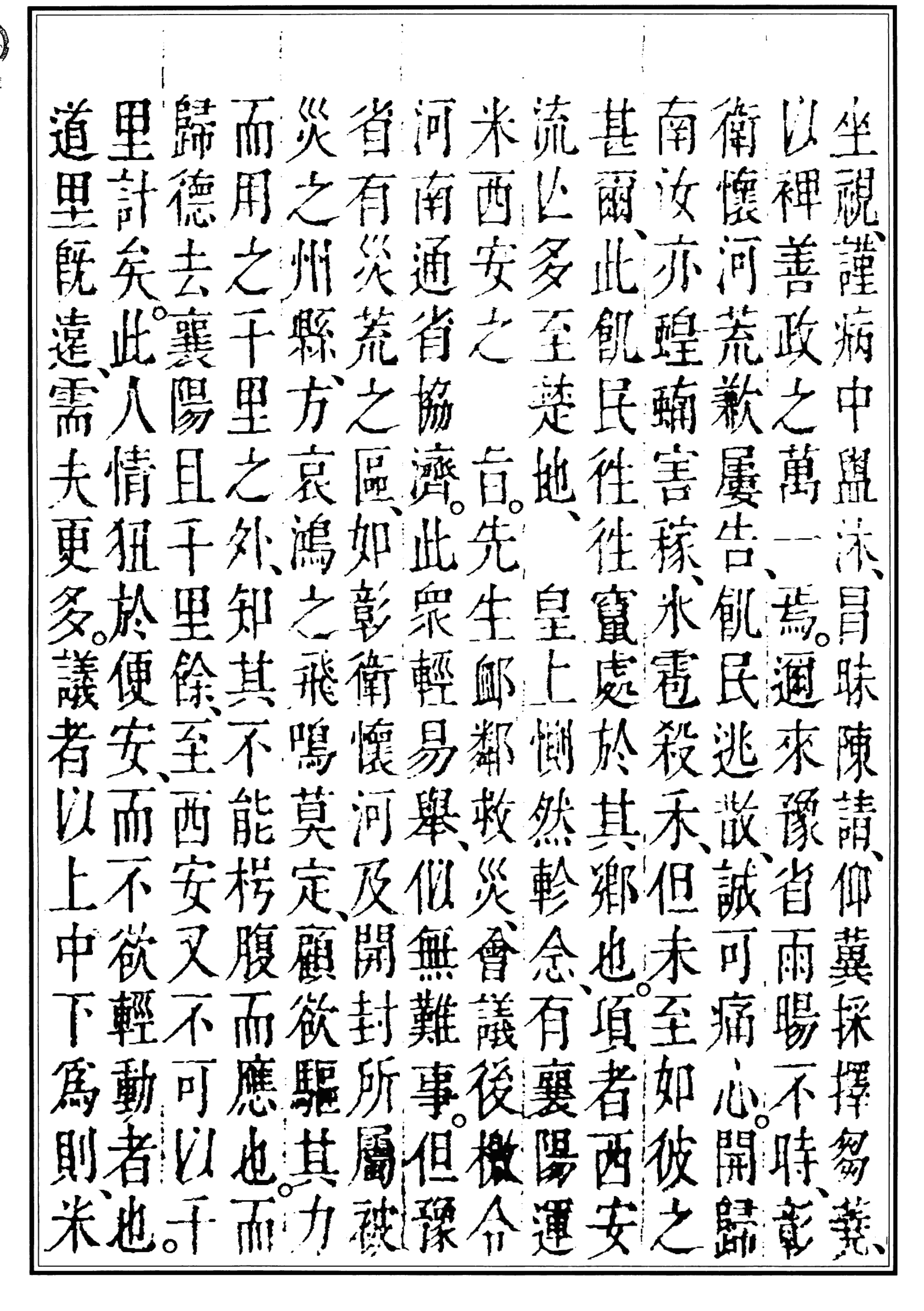
夏四月二日，因邑侯派夫運米，未暇講學。時陝西歲荒，人民逃散，上有襄陽流民給谷還陝之旨，遣官賑濟。至是河撫閻與楚督丁、楚撫吴並欽差部堂二人，會議運米之法，行文河南通省協濟，定數運米十萬石於潼關，任各州縣僱人夫、驢騾、牛隻、車輛。而柘邑派夫三千，前往南汝道駐劄處所支領腳價，赴襄陽裝載，送至潼關。○五



日因點夫運米、邑民不順於邑令、同邑紳率里長謝罪。○六日、宋敎仲先生投昏啟。○七日劉堯藩來受業、心端族人爲介。堯藩字公衛、三十四歲、山西陵川廩生。○十日、左足病。○十一日心端令其子乃武受學。乃武字梅園、十五歲、山西沁水人。○十四日復田粲棠先生書、

前登堂叩謝、旅邸匆遽、未獲竟侍座側、至今歉然。睹德容而心醉光霽之槩、時藉滌塵囂。先生施誨無迹、人顧識此也耶。山蔚既殁、吾道云孤、毎一追悼、五內如焚。願攄微言以進芳徽、恐頓令郄巳臧價爾、安敢嫌饒舌也。承諭事並當如命、世局俗情幸無需此。朱陽書

院稍有規模、所以未敢迎道駕者、懼造次䂬不恭之愆爾。然廹欲藉塵教爲多士指南、倘不吝金玉、俾書院得記名賢賁臨、相傳爲不朽盛事、豈非地以人傳之幸哉。嗣後請教正多、先此奉商、赴補亦尚有日、夢寐高賢、實不能須臾紓懷也。○十五日、與撫軍閻公書、求免西安運米夫役。與撫軍閻公書、恭惟先生恩綏中土、澤遍兩河、政教所被、淪浹骨髓。宸衷宵旰不遑、得此敷暢、皇仁流我皇上如天好生、區處拯救、閭閻更得先生經營、況瘁務俾流亡可復、民命得甦、關中治安、實握良圖、此上策也。但有賫者、不敢隱忍



坐視、謹病中盥沐、冒昧陳請、仰冀採擇芻蕘、以裨善政之萬一焉。邇來豫省兩暘不時、彰衛懷河荒歉屢告、飢民逃散、誠可痛心。開歸南汝亦蝗蝻害稼、水雹殺禾、但未至如彼之甚爾、此飢民往往竄處於其鄉也。項者西安流亡多至楚地、　皇上惻然軫念、有襄陽運米西安之　旨。先生郵鄰救災、會議後檄令河南通省協濟。此衆輕易舉、似無難事。但豫省有災荒之區、如彰衛懷河及開封所屬被災之州縣、方哀鴻之飛鳴莫定、顧欲驅其力而用之千里之外、卻其不能枵腹而應也。而歸德去襄陽且千里餘、至西安又不可以千里計矣。此人情狃於便安、而不欲輕動者也。道里既遠、需夫更多。議者以上中下為則、米

石之運、買分千百不等、且以被災州縣折抵無災州縣之半。如此折算、以足十萬石之數、籌畫非不盡善、用意非不甚苦、而愚民知識淺陋、一聞雇覔之名、率皆驚惶不寧、以爲舍已田而轉救他人、人未救而身先困也。去安地而使就危地、彼既亾而此亦不得存也、此愚民之難去其鄉者也。民既難於雇覔、爲有司者勢必至按地出夫、照甲派役、而咈百姓之欲者有之矣。有司既咈百姓之欲、百姓自不肯應有司之命、是上下交相怨也。怨之不已、勢必至以下犯上、以賤陵貴、體統褻越、號令何存。國家大事、呼應不靈、愚頑囂然、長此安窮。且此驅策之而使之就道者、非必家有餘儲而俯仰無虞者也。既入戶嗷嗷、不能免

內顧之憂、復隻身千里、始得領轉運之價、其脚價未領之先、何由而至南汝驛劄之處。即脚價既領之後、亦非寬然。而足長途運米之資。此愚民之艱於赴楚者也、以此爲苦、猶可日地方官設法以誘之必往。然先赴南汝驛劄以領脚價、然後再至襄陽裝載而後赴西安交收、民慮跋涉數千里、已累足不前、而尤懼有山川之險隘、風雨之阻滯、牛驢之疲倒、糧草之寡乏、旅店之稀少、水飲之艱難、疾病之侵染、是皆不能不左顧右盼而思以全其軀命者、此愚民之憚於西運者也。近聞各處州縣官長查點夫役、聚數千人之衆而喧譁不定、官民失體、人情洶洶、莫可誰何。果若此等情狀、豈不大可憂懼。况前途正遠、爲日正

長萬、一懈於中道、行者既無累糧、居者安保積倉。最懼一夫梗化、于百效尤。審勢察幾防微杜漸、安敢不兢兢慮此也。從來百姓爲國之根本、王道必順乎人情。以先生致　君堯舜之心、行近悅遠來之政、一畫長策、悉載美意。但勤聞近日情形、深爲悚慄。竊計前已發庫銀三萬、委官解南汝道駐劄處、所令夫役支領、何若用此銀兩、委官就襄陽近地雇夫領運。或銀數不敷、多方設法、官民兩便、誰弗樂從、敢祈及時綢繆、大渙憲令、恩免豫省轉運、庶愚民之驚惶、悉爲刻骨之愛戴。既以安河南之人心、使目前之麥禾咸登、且無妨陝西之賑濟、使楚地之流亾可返。恩由先生而沛、豈不一舉而　皇仁克廣、衆志樂附、於先

生仁覆生民之心、心大爲暢遂哉。愚言曉曉、總從國勢民心起見、惟冀俯賜垂察、宥茲狂瞽、不勝感荷欣忭之至。○十六日、書院會文○十八日、回宋牧仲先生書啟○二十九日勉至書院講書、諸子謂病方愈、神氣未全復止之。

五月二日、書院講學。擬講曾點言志章、孔門當日言志、由、求、赤各以兵、農、禮樂自任、俱是聖賢用世眞學問、點於斯時却說異乎三子者之撰。聖賢舍却實際經綸、更於何處見得實落學問、要知點不是拋棄事物、却是他見得天地民物皆吾同

體、徒在兵、農、禮樂上任處一端、便是自小其器量。故曰異乎三子者之撰也。及進言其志、不過隨其見在所居之位、樂其見在日用之常。當暮春時、便服春服、偕同冠、可浴則浴、可風則風、可咏歸則咏歸而已。在不知者疑若無與於事功、不知此正是曾點所見之大處。點蓋有以見夫私欲盡處、天理流行、無時無地不有當盡之道。在我素位而行此心一些私意不萌、便與天地同其曠廓、與萬物偕於各得。此是點之所見如此、故曰異也。按此襟懷即是堯舜風動時雍境象、即是夫子老安少懷、心思。夫子不覺有感於心、而喟然嘉嘆曰、吾與點也。點爲聖人所與、其意象高廓、期許遠大、覺二子兵、農、禮樂俱統括於吾心天

理內、而措之不勞矣。以爲異則貴異矣、但點狂者所見如此、所行或有不掩處。然所見如此、雖非天理純全、其視人世之私毫不足掛其胸中、豈識見淺陋不足任道者比哉。孔子與點、正是孔子思狂處。蓋其於聖人之體段能窺探得、一加裁抑、何難至中行地位。此點以狂開其先、而其子卒得道統之傳也。後之學者識見要大、學問要深、凡存心制行、應事接物間處處能見得天理流行、而加以眞實積累之功、庶乎於孔曾之道有窺探處矣。

○三日、病愈。書院講書、每至期、太和先生必與。

○六日　夏至行祭、以後祭期照常行禮。

○十三日　南陽書院學規序、古虞朱公青巖爲宛南太

守、與復書院、一時文教蔚起、遠邇頌聲作。公更聘襄城李禮山先生掌教事。禮山先生毅然以興學爲己任、至書院立科條、勸誘掖、講學論道、洞徹理奥、與青巖公往復商確、著學規爲多士訓、條分縷析、於聖學之階級堂奥亦既詳哉其言之矣。讀兹規也、未有不凜然知敬、躍然思起者。學者誠守爲學要、心解身體、日進無疆、學之成始成終、具在是矣。昔朱子知南康軍、立白鹿洞規、以簡言括盡學旨、後世之學者奉爲高曾規矩。此規更推廣其義而言之、且標出讀書次序、使人不惑於耳目、而一其趨向。讀至此、又知禮山先生衛道之功甚大、而憂世之心亦良苦矣。何也。道命於天、全於聖、而載於經者也。聖聖相承、自伏



義開天，至孔子集其成；自孔孟傳學，至朱子又集其成。此皆斯道升降絕續之關，匪徒曰漫相傳衍而已。然而孔孟之功盡在六經，程朱之功亦盡於表章四書六經。是經之所在，即聖人至今存也，即天命於此寓也。凡翼經以載聖人之言語、行事，所質之聖心爲無間也，即返之天命皆脗合也。萃聰明才智之士，而範於規矩準繩之中，使誦法小學、孝經、四書、五經、周、程、張、朱之書，人心安得不正，學術安得不醇？精以察之，一以守之，亦在乎加之意而已。苟外此他求，彼諸子百家之書不勝讀矣。爲佛老爲申韓，紛紜旁雜，貽斯道之害於無窮，是亦學者擇不精、信不篤之過也。余讀茲規，深幸大道之興在此，因題數語，爲同

志勸。至禮山先生與青巖公相與有成，固中州人士熟悉之，予復何贅。書院講書，遇雨。

○**十五日** 偕劉堯藩諸子遊南堤聯句。大道流行終浩浩，薰風解愠可能知。萬人遊盛世君王澤，克勤。物際雍熙雨露時。萬代事功堯舜祖，容端。千秋道範孔顏師。中州文學自伊洛，劉堯藩。南國冠裳聚柘湄。立雪遺山風宛在，朱琪。談經嵩嶽氣相宜。琴書劍佩香飄遠，葛松嶺。禮樂文章味永滋。誰謂今人難效古，存誠主敬聖賢基。牛士傑。

○**十六日，會文。** 復李禮山書，南陽郡守聘主書院，深幸大道之行在此。讀書院學規諸刻，具悉道力淵邃。竊思道在天壤，必待人行。南陽以荒凉僻壤，忽作絃誦聲，

移風俗於一旦、振人心於方醒、厥功偉矣。學規謬爲數言、請正理學正宗、編入集中、恐拘隅之見、未堪問世爾。璞園道力堅定、復函幸致來書云功課以顧諟天命爲學要、此爲約而盡矣。至所謂以眞性發露、復乎本體爲脚下實地、至於講求義理、步趨昔哲、不得認爲根本。竊意古人於灑掃應對進退上、便可達天德。孔子下學而上達、卽事卽理、更不分別。學者卽物窮理、久則物格知至矣、脩身體道、久則身脩道存矣。如云、講求義理、非致知乎。步趨昔哲、非力行乎。方講求時、不有發眞性復本體處乎。步趨時、不有發眞性復本體處乎。必云以眞性發露、復乎本體爲實地、至講求義理、步趨昔哲、不過爲夾輔栽培、却是兩

藏說也。不知復本體可即得之講求義理、步趨昔哲中耶、抑講求步趨之外、更別有可以復本體者耶。此等似不能不細加研確也。○

復李璞圖書、　足下力崇正學、以古人自期待、求之近今、罕見其匹。某心儀德輝、非一日矣。客歲八月、接手教、情詞懇切、具見立志堅定、用功切實、其勇往直前之槩、眞足攻堅破壘。具此胸懷、安見極至之地、不可到耶。某學無所獲、幸得耿嵩陽先生時賜提携、因於此道矢之夢寐服習間、非敢日畧有窺探、亦警昏策惰、惴惴然不敢即暴棄一流也。足下以英銳之姿、力肩斯道、肯時賜教言、商于秋事、某受裨益豈淺鮮耶。令兄振教南陽、俄頃間聖道昌明。將來洛學嗣徽、在君家伯仲矣。足



下好自振滌、無
俟某更多贅也。○二十七日、赴府賀朱太守。
○二十九日、會朱太守、晤張石虹先生於公
署。
六月二日、回家。○亳州李封
書來求家刻。○十日、復李封
書、芮
盧二子嘗道足下篤志理學、於斯道確有持
守、僕私心仰慕非一日矣。竊念道在天下、總
由過不及兩種人破裂、求其醇正篤實、勇往
直前者百不得一。足下勵志肩荷、履道坦坦、
近今罕匹。僕賦性愚鈍、年來喜與二三同志
商訂學旨、亦藉以警頑策懦、謂能與聞大道

則非也。理學正宗呈教。聞與芮、盧爲友、芮正天姿豪邁、志力剛方。先屬載道之器。但惡惡過甚、無優裕之度。近日志定神怡、漸進和平、是一進也。盧尹沉潛縝密、刻志研求、胸中能蘊藏不盡、且躬行實踐、毫不肯苟。但不無苦志極力之象爾。想學者未遽到融洽處、亦難得有適中氣象也。二子後日不可量、就目前而論、各具體質、非平日取益於良友者深乎。因與二子爲友、故不敢不以聞也。

○十五日、使人赴京投咨文。

○二十三日　書院與太和先生講太極、太和以知覺運動爲太極、予以太極爲至理正之。

○二十六日　段緡來受業、葛松嶺爲介。緡字升三、三十

五歲、鹿邑庠生。○二十八日、南遊。

秋七月二日亳州登舟。○**十六日、遇宋牧仲先生於江。**贈牧仲先生詩、哲人厚誕河之陽、氣骨嶙峋志軒昂。千年碩德聖人家、奕奕世系出賓王。商丘封地澤流遠、黃閣休風國運昌。鐘鼎銘勳推元老、補天浴日四維張。公方趨庭嫺詩禮、早識陵雲麟鳳翔。才名海內更無二、詩思萬斛探筆囊。起衰八代重昌黎、巨公鴻藻振文章。利器更優政事才、盤錯從容謀慮長。所至宦績驚神異、開府江右治輝煌。飲氷茹檗百僚肅、漸仁摩義萬姓康。氣蒸彭蠡波流廻、惠滿匡廬草木香。三江五湖饒春色、

太平樂日耕鑿忘。天顏有喜嘉懋猷、寵錫康侯遇非常。日惟東南財賦藪、屏藩爲憲藉賢良。詔書纔下萬人來、簇擁轅門呼籲狂。北闕陳書挽去轍、冀邀綸恩到窮鄉。轉慮攀轅莫可留、我怙我恃日夜望。願携其侶循江滸、願負其子裹餱糧。悠悠人情三代公、有感必應照肝腸。公家舊業垂興霖雨斯世安可量。宸眷優渥重得人、夔龍拜手志匡襄。卷阿矢音猶如昨、佇看梧鳳鳴高岡。○十七日、同牧仲先生同舟。○十九日辭牧仲先生、王安慶鍾屛生家。○二十一日鍾甗奇、鍾甗秀受業。甗奇字特士、二十二歲、監生。甗秀字芝三、二十歲、俱安慶府懷寧人。



○二十三日　王振麟、王振國受業。振麟字趾仁，十八歲；振國十六歲，俱南昌府南昌人，繫安慶府都司僉書王應賓之子。○鍾毓奇止宿，日講論書理，指示課文，因以聖賢之道開明之。毓奇虛受，毓秀特露英氣。○二十六日　示王振麟作文之法。○二十七日　爲鍾毓奇改易舊文從新。

八月三日　以程朱之道諄示毓奇等。○四日　登舟，鍾毓奇、毓秀、王振麟各送別。○十七日　至嚴州府，别駕葉子巍戚誼關切，流連難别，舟送至岸上。○二十七日　至金華府，王夙華、王夙夜情誼殷切。○二十夜署中。○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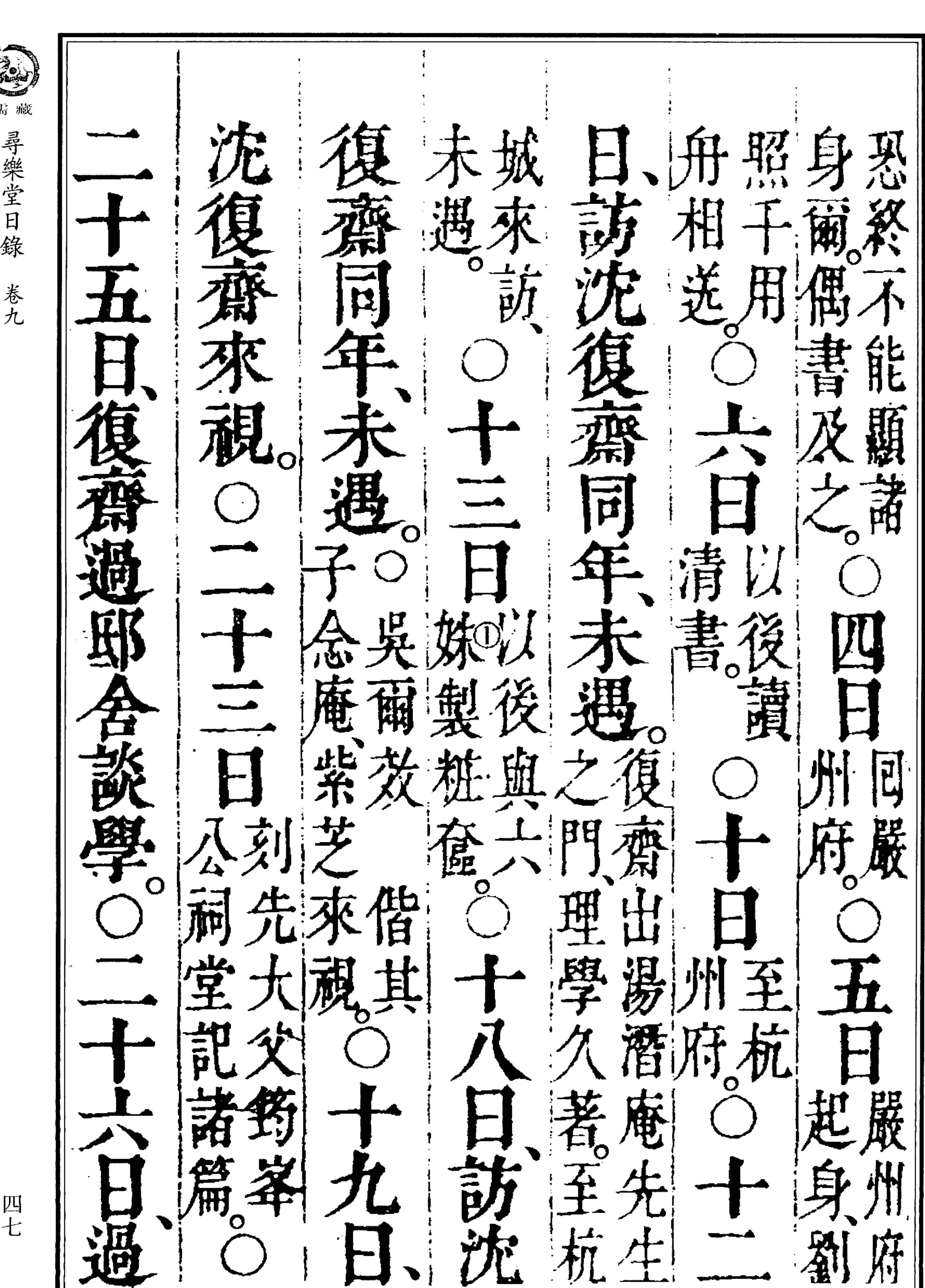
九日、晨謁呂東萊先生祠、晚寓祥符寺。祠宇傾頹、僅存數椽。明楹聯云中原道學無雙派、兩浙儒宗第一家。其祠內地租與營丁種蔬、荒穢難堪。因訪其子孫、有金華縣庠生呂龍驤至祠堂、詢問多時、彼云伊乃東萊十七世孫也。因以紹祖德、崇正學勉之。移時龍驤至蕭寺視予、詢麗澤書院、云有舊址、而房舍蕩然。又詢何、王、金、許後裔、云何文定公墓在北山、乃金華山也。其後裔業農、無事詩書者。金仁山後裔散居義烏等處、相隔三十餘里。許白雲無適後裔。惟王文憲公後裔尚盛、時命約來相會、彼欣然去。稍間、王太守見召、予不及返寓。明晨即登舟行矣。龍驤與王文憲後裔皆



不及見也。

九月朔、呂東萊先生祠、四賢祠各懸額。呂祠額云、倡道東南。四賢祠額云、維繫正派。時已出金華府城外登舟矣。偶下舟散步江上、神祠作書與金華令、令代製扁額、興復麗澤書院。其書云、行色忽遽、未及登琴堂聆誨爲歉、晨謁呂東萊先生祠、見殿宇傾頹、甚爲悵然、因詢麗澤書院。方寫至此、而縣令趙鹿友來覲。因以其事託之。鹿友慨任其事、亦奇遇也。永康縣林隅樓臣林嵋、林爾周、呂儼受業於金華邸寓。二十九日、王夙夜太守見召、因返寓遽甚、藉寓祥符寺。林等適應童子試寓此

與曾孔亮諸僕偶語、彼因知朱陽書院、津津有向學之意。明旦求見、許之。及予返寓所、四人即同來受學、送至城外舟中而別。別後予偶遊河岸同龍廟、又有呂儼來受業。○林隅字取義、二十二歲。林帽字兼三、二十歲。林爾周字式廓、二十歲。樓臣字渭公、二十歲。呂儼字敬若、三十歲、俱永康人。○金華府南門外同龍廟蒙館內有八歲女子姓倪名齊鑑、同諸童讀書其中。予至其處、諸童頑愚、此女敬謹不同、自其家捧茶致敬。不移時出紙求書、予書賢德女三字。既又書四語示之云、賢德女兒當學孝順、無違夫子、必敬必信。可惜女之父繫營兵、長兄爲賣菜傭。二兒名齊賢、雖亦讀書此館、然非成就之器。此女遭際如此、



恐終不能顯諸身爾。偶書及之。○四日回嚴州府。○五日嚴州府起身、劉照千用舟相送。○六日以後讀清書。○十日至杭州府。○十二日、訪沈復齋同年、未遇。復齋出湯潛庵先生之門、理學久著。至杭城來訪、未遇。○十三日以後與六妹①製粧奩。○十八日、訪沈復齋同年、未遇。○吳爾效偕其子念庵、紫芝之來視。○十九日、沈復齋來視。○二十三日刻先大父鈞峯入公祠堂記諸篇。○二十五日、復齋過邸舍談學。○二十六日、過

復齋商學。大約論道在日用，學求切實，兩心印証，不見睽違。〇二十八日，復齋出所著明儒言行錄見示。〇二十九日以後閱明儒言行錄，錄中大約宗程朱之學，而屏黜王畿、王艮，其遡金華之脉絡獨詳，此可見矣。

冬十月三日吴爾斅來晤，談學。大約此君豪爽而好納結，其子英質亦可進於道。〇八日同沈昭嗣、查聲山、翁思敏迎徐健庵夫子於北新關。思敏候於其家，侍側至夜分。〇十一日同諸友送别健庵夫子。〇晤吴爾斅言及南陽府舊始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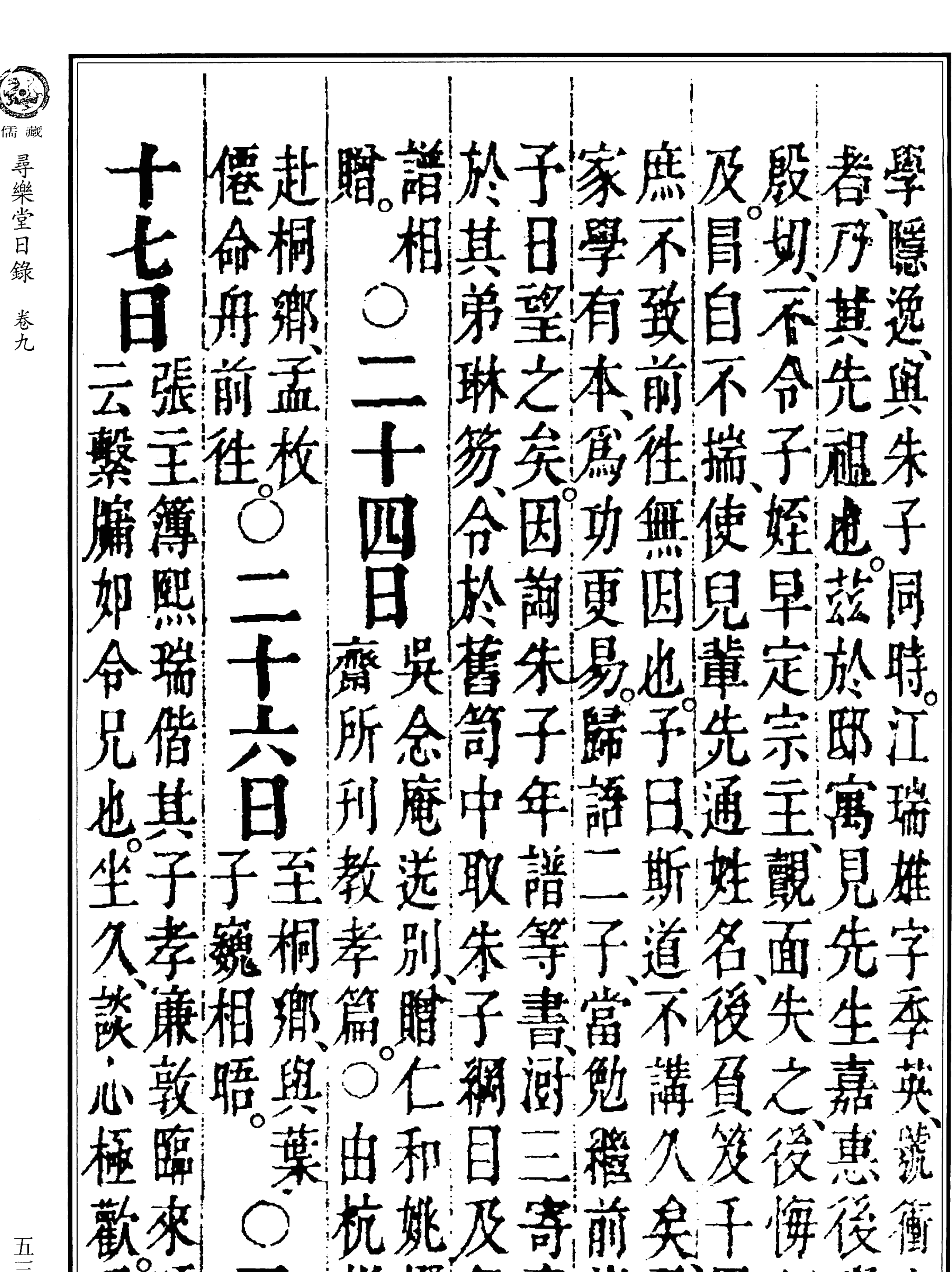
日通判尚公錦庵標居舍間壁，予感昔日泌陽作廣文時，荻公優禮，遂拜其子，未遇。○十六日，復齋餽食。先是，屢訂遊西湖，至是陰雨，不果。○十八日，明

儒言行錄序。○予年友沈子復齋，出吾鄉湯潛庵先生之門。○壬戌，潛庵先生留予京邸，設榻縱談於古來人物及當代希志賢聖之侶，罔弗論辨，而熟識之，以故予於復齋知之最悉。○戊辰，復齋奪標南宮，予亦得附驥尾，幸矣。○且復齋闈中以理學策見售，予之遇亦復畧同，抑又奇矣。○京邸碌碌碌，時覯之紫陌蕭寺，問不及握手商生平事。○壬申秋，予遊武林，屢得過廬訂學，見其心地瑩澈，講論娓娓不竊，竊嘆服學有原本，老師宿儒當避舍

去一日出所輯明儒言行錄示予，且屬爲序。竟讀之，躍然曰：此復齋之所以爲復齋也。胸羅經史，廣攬博稽，直出卓識雋論，以斷有明三百年之儒宗，其志可謂大，而其心可謂苦矣。往予於薛文清先生謂接統程朱，爲明儒冣，集中亦以此爲樞紐，而於龍谿、心齋輩置弗錄。復齋之學術正大，此可見矣。且於言行冣關緊處不難以數語斷定，或剖其至奥之旨，或別其似是之非，字斟句酌，無毫髮遺憾。覩斯集也，豈不巍巍乎備一代之坊表，稱道德之淵藪也哉。昔紫陽夫子輯名臣言行錄，於理學醇儒載之甚詳，固知事業彪炳，皆由性體發露，離理學固無所爲名臣爾。今復齋錄儒者之言行，而於名臣復採摭大備，然則

忠孝廉節諸烈烈爍爍，可與日月爭光者，何一非發洩天地之正理於兩間者乎？又知離經濟亦無所爲理學也。斯編謂與紫陽後先互發可也。復齋自力肩洛閩之學，内而趨庭、外而與達人哲士遊非一日。及今儒行卓魁兩浙，而其言復粹然確然，與程朱之垂世立教者相表裏，而無復糾擾偏駁之病。觀其開卷論著，由葉范以溯白雲，而上及勉齋與考亭，意不有專屬與？即續編開卷論著，由景濂以溯晉卿，而上及文定與勉齋，意猶是也。他如諸儒之去取，無非以考亭爲標的，有服膺五經、四書及小學、近思録諸書者，具載編内；稍未著實，間摘其疵以示人，而恍惚虚渺之習之足以亂道者，則從而擯之。嗚呼，見如是

廣、法如是嚴、吾知開先聖之道而開來學之宗、端在是編矣、豈徒日表曩哲之芳軌發潛德之幽光云爾哉。○吳爾效來刻朱陽書院志諸篇。○二十一日別先是予贈家規一冊。至是又求一冊、云重刊公世。予辭不堪問世、然而此君好善之心殷殷不替、亦今時所稀覯也。○二十二日沈復齋來別。○二十三日孟枚僊先生來別、客邸蕭然、宦况清淡、相對談懷各自暢適、古人交情之真於此可想見也。○江霖令其子江應熊、姪江朝翰受業、公石爲介。江朝翰十九歲、江應熊十七歲、俱婺源人。江霖字澍三、與予同寓天長寺、姓名不相聞。至此介公石令子姪受學、聘時云、宋理



學隱逸、與朱子同時。江瑞雄字季英、號衡山者、乃其先祖也。茲於邸寓見先生嘉惠後學殷切、不令子姪早定宗主、覿面失之、後悔何及。自不揣、使兒輩先通姓名、後負笈千里、庶不致前往無因也。予曰、斯道不講久矣。君家學有本、爲功更易。歸語二子、當勉繼前徽、予日望之矣。因詢朱子年譜等書、尚三寄書於其弟琳務、令於舊笥中取朱子綱目及年譜相贈。○二十四日吳念庵送別、贈仁和姚澄齋所刊教孝篇。○由杭州赴桐鄉、孟枚僊命舟前往。○二十六日至桐鄉、與葉子魏相晤。○二十七日張玉簿熙瑞偕其子孝廉敦臨來晤、云繫牖如令兄也。坐久、談·心極歡。及

去詩以贈之。壬申冬月、赴吳門訪張公牖如、偶遇令兄詩宜先生及鶴汀孝廉、書此爲贈、　吾友天下士、閉戶坐懷嵩。前年須尺鰍、關河夢裏通。扁舟來相訪、巖城遇老翁。翁時宦王簿、瀟灑意氣雄。家世溯淵源、三吳門望隆。抱道隱下吏、抗志標賢風。異茲潔清骨、難弟得毋同。有子登賢書、丰度自中融。才名驚海內、指日報南宮。君家積累素、介福何所終。顯揚圖大業、文章推宗工。以此願知己、區區獻愚衷。○二十九日、張詩宜主簿來晤、所言皆仁義之論、而歸本於孝弟。偶閱子家規、見子職內首列悅親一條、歎欣久之。自言家庭內曲體堂上之心、有不敢告人者、似於孝子養志之道有得焉、亦可敬也。○

朱廷棟受業，張敦臨爲介。先是鳳鳴寺僧曙巖向僕從言朱生欲受學，已而面述求教之誠。予曰、此子質美可造，昨已晤之矣。奈僧人無爲介之理何。至是介張鵠汀來執贄。廷棟字贊王，十九歲，桐鄉人。其父晉陵繫朱子二十餘代孫、明季伊叔祖諱范錡講理學。○

三十日　鳳鳴寺僧解乘能詩，貽以句、　習靜空山裏、禪家衣鉢眞。曾聞詩作債、竟似道空塵。只爲從儒教、不甘棄法身。世無許平仲、誰復問僧人。○桐鄉起身，朱廷棟送五里許、舟中以聖賢爲人之道相勗。此子厚重不佻，予因以主忠信、無友不如己之說暢言之。○祝徐健庵夫子、　名世挺生川嶽姿，文章宗匠道爲師。一朝元老瞻龍鳳，百代鴻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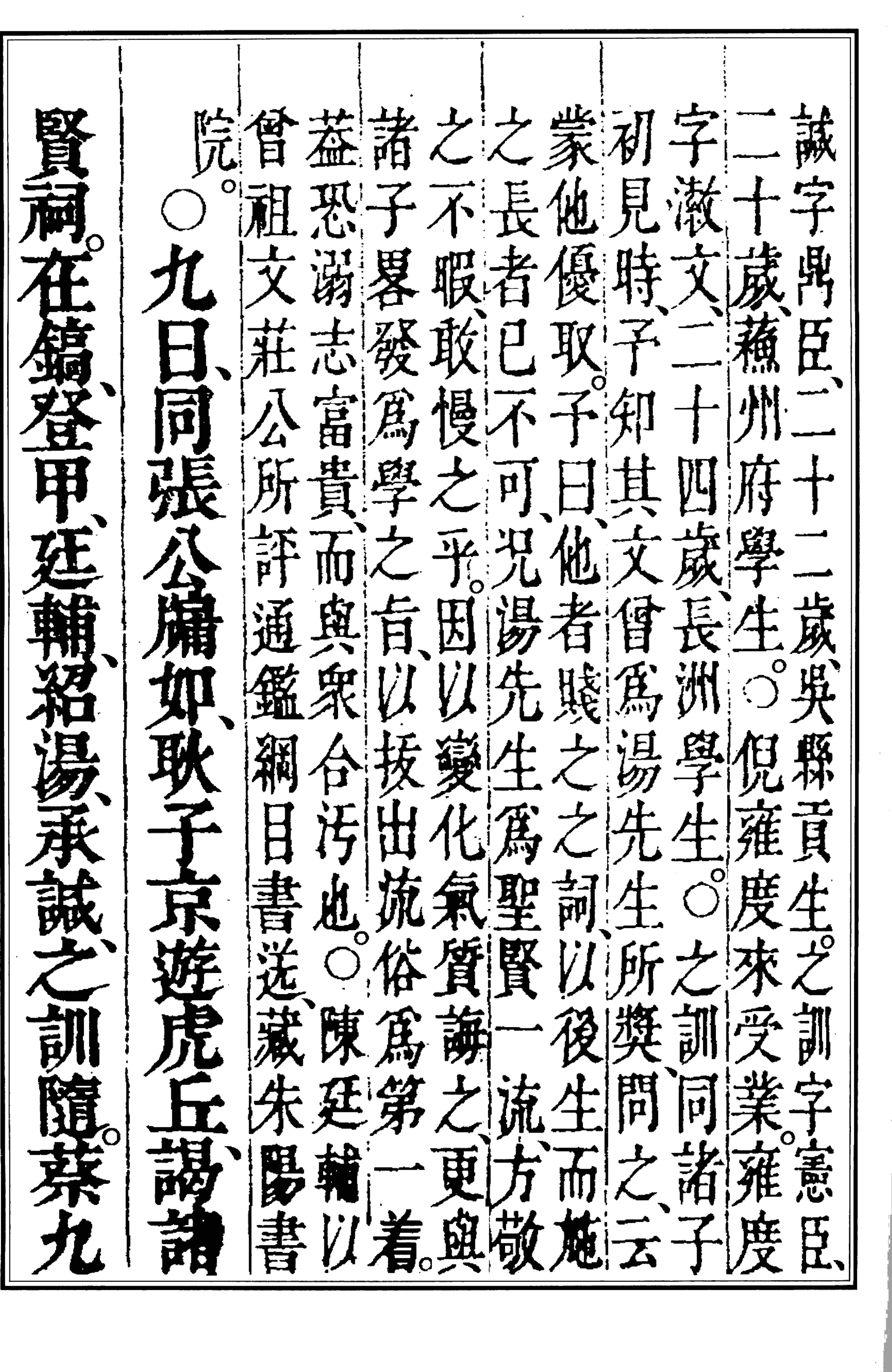
擬稷夔。體國公忠勞瘏瘵，憐才吐握費尋思。歐陽今賴維昌運，先覺天民更讓誰。　掄才苦志抒先籌，幾下遺桐。氷鑑收。祗爲矢公膺帝簡，從知備德。迓天庥。荊花第宅推山斗，蘭桂衣冠拜冕旒。禮樂堂前皆瑞色，人間爭羨五雲浮。

十一月朔　訪張公牖如，書此爲贈，　夙分嘉蔭拜甘棠，大力渾全天德剛。頁笈友朋親道義，執經弟子列宮牆。千家圖書傳熙皞，數載關河嘆阻長。此日欣訂蘭臭志，朱陽人到懷嵩堂。○贈徐果亭先生、　尼山文學肇三吳，派衍今朝道未孤。早冠鰲簪璐鳳闕，細探龜畫契龍圖。因心孝友歸成性，警世鼓鐘待大儒。文獻千秋真在是，覲光幸得示

迷途。○四日舟泊姑蘇城外。○五日耿子京時寓鏞如齋、來覲予、遂訂同歸。○舟中與鏞如談學、極相得歡。鏞如曰、自南寧歸後、幸得有萊綵之歡、建懷嵩草堂、日與四方君子聚首此地、以遨遊於山水間、如是而已、他無所學也。曰、萊綵之歡、盡吾性分、友朋之樂、砥礪名教、山水之趣、滌濯塵俗、即此是學。予不能不爲之神往也。○論薦長受贊曰、知其爲賢者而薦之、可也。贊者執此以爲之通也。理有各存、義不相假。○論同鄉恤患曰、同鄉有恤患之義、亦須論其事若何。適有予同鄉藺姓、曾爲鏞如舊治、因納妾被訟、困屯不堪、予即以其事明之曰、少年納妾、非爲子嗣也。已納矣、而令其出官對質、非無罪

之緑穠也。公行周郵、則爲不棄舊之仁。予行周郵則妨能處物之義。二者兩存之可也。

○六日、止張公牖如齋。○晤撫軍宋牧仲先生。○八日晨、謁湯潛庵先生祠。同牖如欷歔流涕、不能自已。因見守祠劉生貧甚、給銀周之。○晤蔡九霞於懷嵩齋中。○張牖如令其子在鎬受業。在鎬字雍愷、三十六歲、蘇州府長洲歲貢。○計希深、黙率其子登甲、陳樹琪率其子廷輔、袁慶元率其子紹湯來受業。登甲字起元、二十四歲、蘇州吳縣人。廷輔字宜兩、十八歲、文莊公仁錫先生之曾孫。紹湯字漢公、二十四歲、貢生、俱長洲人。○江承誠、江之訓來受業。張牖如先生爲介。承



誠字禺臣、二十二歲、吳縣貢生。之訓字憲臣、二十歲、蘇州府學生。○倪雍度來受業。雍度字澈文、二十四歲、長洲學生。○之訓同諸子初見時、予知其文曾爲湯先生所獎、問之、云蒙他優取。予曰、他者、賤之之詞、以後生而施之長者已不可、況湯先生爲聖賢一流、方敬之不暇、敢慢之乎。因以變化氣質誨之、更與諸子畧發爲學之旨、以拔出流俗爲第一着。蓋恐溺志富貴、而與衆合污也。○陳廷輔以曾祖文莊公所評通鑑綱目書送、藏朱陽書院。

○九日、同張公牖如、耿子京遊虎丘、謁諸賢祠。在鎬、登甲、廷輔、紹湯、承誠、之訓隨。蔡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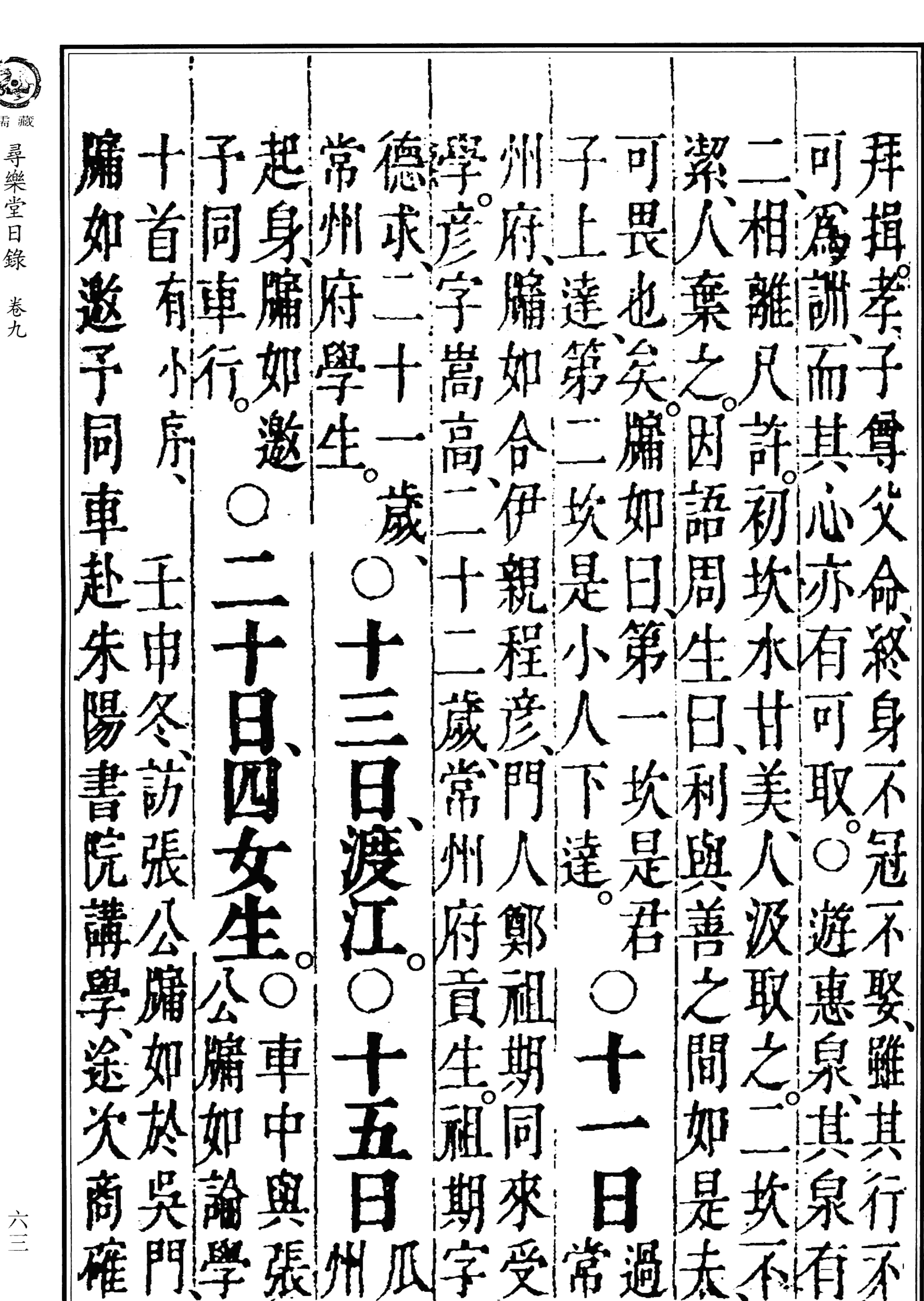
霞率其孫、周敎寧率其子來受學於蔡忠襄公祠内。○過五人墓詩、　市井小人行、五人眞無賴。曷爲名至今、挺身救忠介。○朝沿白公堤、緩步道經五人墓、啟扉一揖、繼經張東陽祠揖。登虎丘、先謁萬歲樓、轉悟石軒稍憇之、尹和靖先生祠。由五賢祠入揖、望平江至尹祠四拜、出、歷千人石東四賢祠、四拜。再經萊陽二姜祠、揖、紆廻盤折、至三賢祠、又名三講官祠、四拜。三講官者、文文肅公震孟、姚文毅公希孟、陳文莊公仁錫也。拜時文肅公子孫不與、文毅公孫田脩、文莊公孫樹琪、曾孫廷輔來陪拜。再入徐文靖公汧祠、四拜。牖如還拜、文靖乃牖如舅祖故也。畢、由方

公祠轉宋文恪公祠，俱揖少憩。時蔡九霞方炳率其孫來受業，予曰：文恪祠，宋氏祠也，非行禮地，再易之。牖如曰：忠襄公祠可。予曰：孫受學而於祖祠內行禮，是先祖翼之也。率乃祖攸行，不在是乎。衆稱善。之忠襄公祠四拜。九霞令其孫稚圭受學，日執贄者二。孫孝先不即至者，不敢以喪服見故也。時周忠介公孫敉寧亦率其子鳳來來受學於忠襄祠內。既畢，予觀聚此地者，皆忠孝節烈之裔，不覺樂志洋洋，以繼祖武，礪已德，爲勗講論。既久，各出，再瞻汪鈍翁祠，揖各別。予赴繆念齋前輩約，竟席絶口不道俗事。登舟時，道經陳文莊公祠，展謁而去。○十日，過無錫，謁道南祠。楊龜山先生祠

在東林書院中、同牖如子京謁之。牖如合其門人周錫爵受學於道南祠。錫爵字信脩、無錫庠生。

二十一歲、

過惠山、謁李忠定公綱、顧端文公憲成、訪高忠獻公後。同牖如、子京謁涇陽弟涇凡先生也。因向周錫爵言曰、人固不可不早立志也。孔子一生教人崇讓、至其論當仁、則曰不讓於師。由師推之、雖兄弟亦無所容其讓。設涇陽倡學、而涇凡不自砥礪、雖涇陽亦且如之何哉。惟其承當不讓、是以有今日爾。此意不可不重自勉也。○晤高忠憲公從孫菖生、贈以書。○謁諸賢畢、人南齊華孝子祠、瞻望久之。愚謂孝子安可不拜、遂同衆



拜揖孝、子尊父命、終身不冠不娶、雖其行不可爲訓、而其心亦有可取。○遊惠泉、其泉有二、相離尺許。初坎水甘美、人汲取之。二坎不潔、人棄之。因語周生曰、利與善之間如是夫、可畏也矣。牖如曰、第一坎是君子上達、第二坎是小人下達。○**十一日**、過常州府、牖如合伊親程彥、門人鄭祖期同來受學。彥字嵩高、二十二歲、常州府貢生。祖期字德求、二十一歲、常州府學生。○**十三日**、渡江。○**十五日**、瓜州起身、牖如邀予同車行。○**二十日**、四女生。○車中與張公牖如論學十首、有小序、

壬申冬、訪張公牖如於吳門、牖如邀予同車赴朱陽書院講學、途次商榷

學旨、撮其大要、形之咏歌、匪追風雅之逸響、聊誌蘭臭之同心云爾。

知性方爲能盡心、傳薪一脉到於今。誰知位育成神化、只在中庸二字尋。論聖賢。

蓋世勳名面目真、巖巖氣概壓千人。憑將撥霧見天手、博得人間位此身。論豪傑。

一夫失所聖人憂、博愛端從誠意流。到得仁心融液遍、耕田鑿井更何求。論王道。

玩弄兩間欲市恩、偏抒大義正乾坤。緣他有爲施仁義、此箇先教輸聖門。論霸術。

漢世龔黄豈易論、歡騰四野道先存。吾民何有神君頌、赤子誠求報爾恩。論循吏。

松栢堪憐知後凋、歲寒已是物蕭條。止餘忠胆維千古、血淚常流報聖朝。論忠烈。

論來教養是平常、行得數端世已康。耒耜闢疆衰獄訟、薪槱造士

遍賢良。論政 課治何能外此身、庭闈二元氣早涵仁。父慈子孝人間樂、兄友弟恭天下春。論家道。 洛閩千載闢宮牆、誠敬先發洙泗堂、可幸斯文猶未墜、難將此息視微茫。論正學。聖道中天在五倫、誰將二氏擬同原。虛無寂滅成何世、此此未廓清安足論。論闢異端。○遊虎丘記、三吳人文蔚起、風雅科名、聲譽爛然。其地則山明水秀、名勝甲於東南、予固嘗慕之矣。鄉之往哲或尚節義、或矢公忠、正氣常存天壤。向之官斯土者清風惠政、功德班班可考。予未嘗不景仰而樂遊是邦也。壬申冬十一月初六日、自浙過吳門、主張牖如家。牖如服闋將補官、登邑人士念之。耿遥庵先生合其子子京南來、邀之遊嵩、行有日矣。予三人

猝然而遇，信宿談心，追述湯潛庵先生遺愛，吳民感頌彌深。翌日，同詣郡學謁睢陽公祠，瞻拜遺像，欷歔泣下。因嘆直道之尚在斯民，而先生盛德感人，綏動一至於此，孰謂王道不可行也。予初念盤桓數日，尋名山，訪良友，一遂夙懷。會宋大中丞公開府吳中，冰心檗操，志行皎然，梓誼避嫌，不敢刻留，遂於是晚偕臙如子京出閶門登舟，抵半塘，宿懷嵩草堂。高梧脩竹，泉石參差，恍在嵩陽書院啜茗話舊，如同逸庵先生晤語。臙如向予言，宋尹和靖先生洛人也，倡道我吳，棲息於此，逸庵先生於丙申歲赴任入閩，經臨其地，所著孝經易鄭藏板此堂。潛庵先生表章鄉賢，特建各祠，往往戾止。是則虎丘片石，爲賢者過

化存神之所、懷嵩堂止卧遊已耶。初九日晨起從白公提逓運而西、過五人墓、揖之。五人於周忠介公順昌被逮時、繫②緹騎而死、以義傳。徐步至千人石畔仰瞻　萬歲樓規模弘麗。碑勒　聖諭、恭頒蠲賦　皇恩、如見庶民子來景象。敬歷階至樓下、不啻咫尺　天顔。轉悟石軒、憑欄而望、亭臺高下、掩映林泉。少憩至西廊、俯視劍池。過雙井橋、蠖巖峭壁、凛然動臨深之念。過和靖先生祠、湫隘、爲風雨所摧。展拜之下、太息而出。進五賢祠、韋應物、劉忠錫、白居易、蘇軾、王禹偁風流政績、歷宋迄今、猶有存者。謁四賢祠暨張公祠、夏忠靖公元吉、周文襄公忱、王端毅公恕、海忠介公瑞、張東陽公國維、皆明之撫吳而有功德於

民者也。謁文文肅公震孟、姚文毅公希孟、陳文莊公仁錫、徐文靖公汧、蔡忠襄公懋德祠、所謂鄉之往哲、正氣常存天壤者也。時蔡子九霞率其孫稚圭、孝先、周子枚寧率其子鳳來、陳子寶籙率其子廷輔、計子丙文希深率其子姪登甲、袁子安吉率其子紹湯、臚如率其表姪江誠誠、江之訓並其子在鎬執經於予、齊赴宋文恪公祠、廟貌輝煌、想見相國風度。既而姚子德中、王子咸中、練子撰升引入汪鈍翁讀書處、徑頗幽折、諸子追隨其間、賦以勳名文章之盛。繆念齋前輩扁舟以虀、賦詩贈別。諸子送至河干、鼓棹而行。遥望錫山、隱隱東林書院在目前、不能蹴至也。是遊也、觀山川之秀麗、睹人物之英華、瞻禮先賢、追

蹤名宦、登臨止於一日、前業在乎千秋、豈不虛此行矣、因援筆而記其槩。○二十二日、膝痛。○二十七日、同張公牖如至家、太康張子居照晉、李孟牙以建來晤。○二十八日、張公牖如、張子居、李孟牙同遊朱陽書院。大人偕弟子姪、來學之士往、邑侯史公平泉陪拜、予亦扶病往張公書院、闢教多時、人士悅服敬聽。是日、予齋頭以五簋相餉、邑侯史公、楊太和先生同圍坐、談學竟夕。○牖如爲同鄉尹侯之子、諱向邑侯史公請厚邮、有古人急難之風。○令子姪容端、容栒、容肅執經

於牖如先生。李以建受業張子居爲介。以建字孟牙，三十歲，太康庠生。

二十九日，張公牖如行，遣振起、容端鄭送。牖如以虎丘志一部餽子大人，子大人以微物相贈，止受二鷄而去。寄耿嵩陽先生書：吳門與子京聚首，一路同張公逡次論道，如聽先生教語。竊意朱陽之約不能驟得之先生者，竟可得之張公與子京。而子京又以婚嫁必不可移之事，未獲至栢，幸張公闡道朱陽書院，時萃多士於側，而以先生爲訓勉，是不啻先生之敷教朱陽也。當斯文難振之秋，張公銳意前進，至書院爲人士警其聾聵，感其風者咸咨嗟嘆息，以爲砥礪末俗，正在於此。想人生名

教之樂莫有逾此者。先生聞之當亦輾然色喜也。匆匆北上，未能再至嵩陽一爲追隨，不無遺憾。嗣後京邸更求誨示不倦，所切禱爾。病中伏枕，草草書數言道懷，其實有言不盡者。筆墨潦草，更宥我也。○

是日，脊骨痛，不能輾轉。

十二月十日　丁省來受業，劉奎五爲介。省字曾臣，四十五歲，江南蒙城武舉。

○**十六日**，六妹于歸葉。○**十八日**，病愈。○**十九日**　王論秀、段昌祖來受業，毛正倫爲介。論秀字書升，三十一歲，昌祖字繩武，廿六歲，俱鹿邑人。○王祖乙來受業，許鳳岐、張文謨爲介。祖乙字維殷，二十八歲，西華人。○

二十一日，赴汴城。○二十九日，閻士美來受業，李岐山爲介。士美字子建，二十五歲，睢州學生。○路過後臺崗，李岐山述士美向慕書院之誠，因以爲介。士美道夙懷甚懇，遂執贄以奮志希賢聖勉之。○三十日，至家。

是年春夏，書院課業。秋冬，南遊。

孫壻任　仁　授字

尋樂堂日録卷九終

校記

①六姝：當作「六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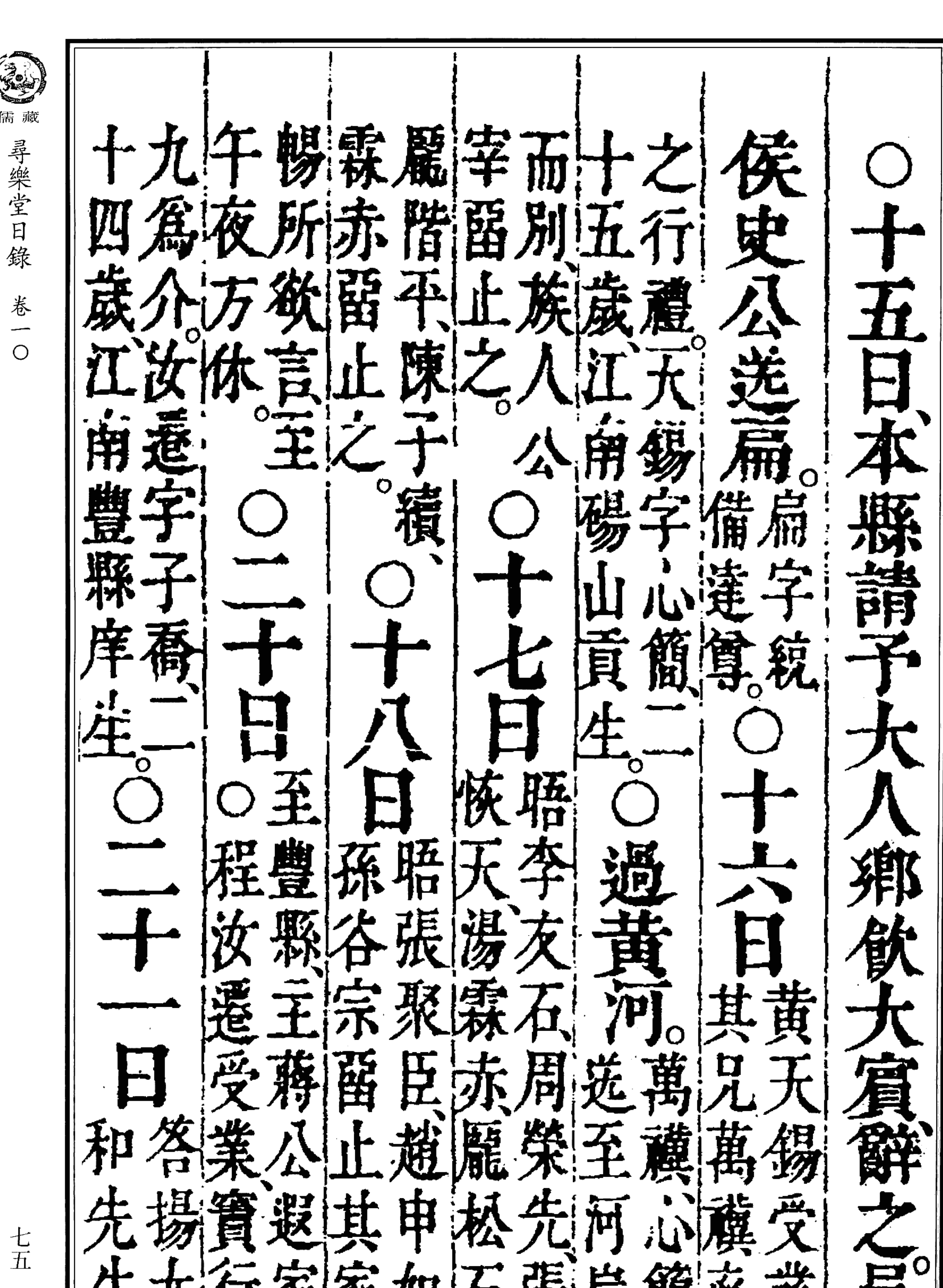
②繫：當作「擊」，事見《東林列傳》卷三《周順昌傳》。

尋樂堂日錄卷十

朱陽竇克勤敏齋甫著　男　容莊　容邃　仝編

三十二年癸酉、四十一歲。

春正月朔、足病、能行禮。○四日、收拾行裝。○六日、赴京、容莊從。謁程朱祠。○楊太和先生偕同人送十數里、罄歡而囘。○十一日、眷口在家起身、容端、容恂、容肅、容邃從。○十三日、至碭山、王黄萬、襍天植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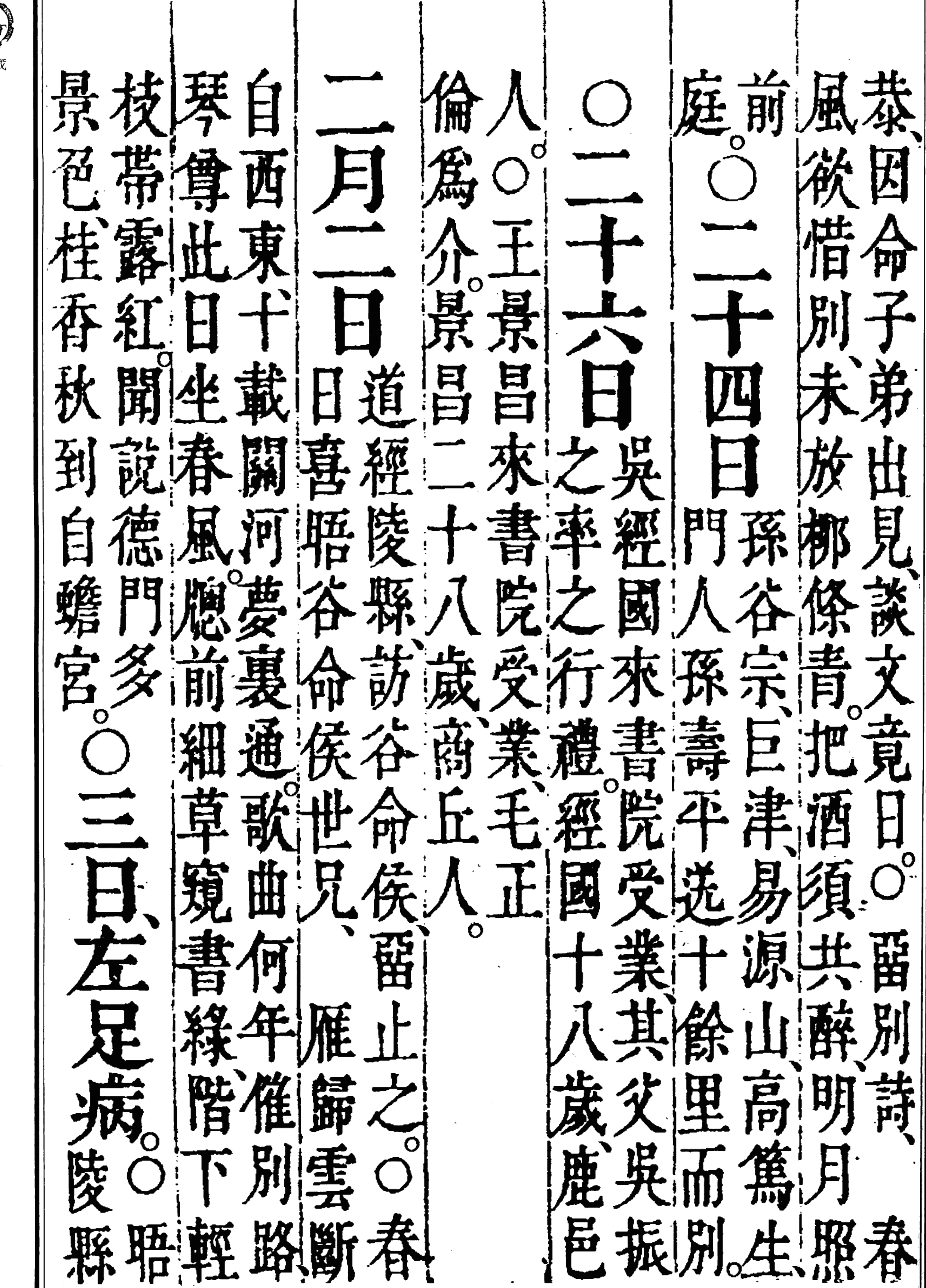


○十五日、本縣請予大人鄉飲大賓、辭之。邑侯史公送扁。扁字統備達尊。○十六日黃天錫受業、其兄萬禛率之行禮。天錫字心簡、二十五歲、江南碭山貢生。○過黃河。萬禛、心簡送至河岸而別。族人公宰留止之。○十七日晤李友石、周榮先、張恢天、湯霖赤、麗松石、麗階平、陳一于績、霖赤留止之。○十八日晤張聚臣、趙申如、孫谷宗留止其家。暢所欲言。至午夜方休。○二十日至豐縣、王蔣公遐家。程汝遷受業、實行九為介。汝遷字子喬、二十四歲、江南豐縣庠生。○二十一日答揚太和先生

書、相别程朱祠內、聚首談心、何快如之。書院時賜提携、足見同心。雖目下相隔千里、其實心同、千里亦不能爲之隔也。附商者、道在天下、不外人倫日用。人有合此者便是道、離此者便非道。正須於日用間看所行之是非、不是説日用動作便是道。彼佛氏以知覺運動爲性、却説日用動作皆是道、聖人便不如此説。觀夫子所言非禮勿動、以此明白坦易、學問宗旨便可識矣。若稍涉高遠、便非聖人家法、亦恐駭人耳目。先生於講論問想更當爲之斟酌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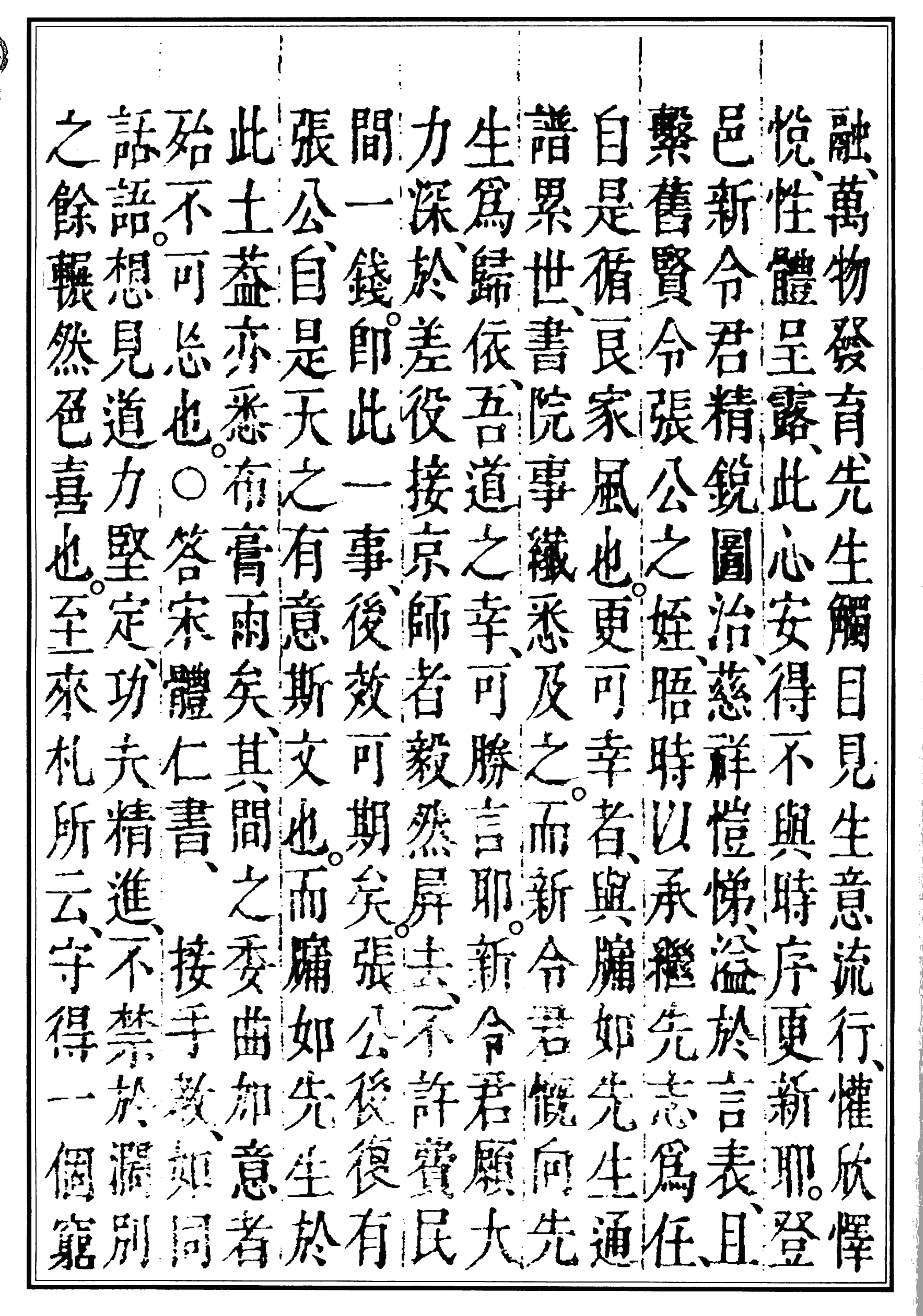
○二十二日 穆公振孫谷宗來晤。谷宗令其子孫朝格受業。朝格字壽平、二十三歲、江南豐縣庠生。

○二十三日 阻雨、孫氏兄弟留益


恭、因命子弟出見、談文竟日。○留別詩、春風欲借別、未放柳條青。把酒須共醉、明月照前庭。○二十四日孫谷宗、巨津、易源山、高篤生、門人孫壽平送十餘里而別。○二十六日吳經國來書院受業、其父吳振之率之行禮。經國十八歲、鹿邑人。○王景昌來書院受業、毛正倫爲介。景昌二十八歲、商丘人。

二月二日道經陵縣、訪谷命侯、留止之。○春日喜晤谷命侯世兄、雁歸雲斷自西東十載闊河夢裏通。歌曲何年催別路、琴尊此日坐春風。牕前細草窺書綠、階下輕枝帶露紅。聞說德門多景色、桂香秋到自蟾宮。○三日、左足病。○晤陵縣

令梁濟庵船談學。○吳周國來書院受業、葛松嶺爲介。周國十六歲、鹿邑人。○四日張序來書院受業葛松嶺爲介。序字天章、二十歲、鹿邑庠生。○五日贈梁濟庵、哲士挺生麟鳳羣、十年學道有倫常。清寧世總由人造、賢聖階惟盡性、吾無欲已、蹟營道室、銘仁還繼橫渠堂。偶經花縣窺心得、握手訂交晰毫菽。○十四日、至京師、足疾愈。○十五日耿逸庵先生書寄至。○二十日、本齋門到任。○二十九日寄耿嵩陽先生書、二月十五日、京師晤牖如張公、接談教、知尊體違和、不勝懸思。既而知平復如常、喜不能已。春暖時



融、萬物發育、先生觸目見生意流行、懽欣懌悅、性體呈露、此心安得不與時序更新耶。登邑新令君精鋭圖治、慈祥愷悌、溢於言表、且繫舊賢令張公之姪。晤時以承繼先志爲任、自是循良家風也。更可幸者、與牖如先生通譜累世、書院事纖悉及之。而新令君饒向先生爲歸依、吾道之幸、可勝言耶。新令君願大力深於差役接京師者、毅然屏去、不許贅民間一錢。即此一事、後效可期矣。張公後復有張公、自是天之有意斯文也。而牖如先生於此土、蓋亦悉布膏雨矣。其間之委曲加意者、殆不可悉也。○答宋體仁書、接手教、如同話語。想見道力堅定、功夫精進、不禁於淵別之餘、輾然色喜也。至來札所云、守得一個竅

字、定不爲世俗奔競之行。此是近裏着己語、其胸次曠達、不爲物累、非有得於道者能如是乎。○郝坦來書院受業、葛松嶺爲介。坦二十四歲、陳州人。○

三月二日、張偉來書院受業、葛松嶺爲介。偉二十二歲、鹿邑人。○十三日、家報並諸同人書寄至。○十四日、館課。○答楊太和先生書、來札聞示詩切、痛養相關、非先生與某形骸無間、安能肫切如是。聞每日至書院講論不輟、弟姪輩俱得追隨函丈、此等景象、令人一追思一快心也。某雖寓京邸、實神往家園矣。群仲功夫較前有進否。學問事日新日益、不可不知也。○答書院諸生書、三月十三日、接

家報、知諸君潛心爲學、不少休歇、喜甚。及聞來書數封、課文數本、又見至誼關切、功夫實落、益不能不神往也。況楊先生屢爲開導、邑侯史公命題看文、與生在書院何異。此衷殆暢然也。惟望時加警惕、持身端嚴、不肯一毫鄰於苟且。立定此意、而復讀書以明理、講習以考德、循此久久行之、學問人品安可限量耶。至新進諸生、想各有抱負、或希聖希賢路分未經人講說爾。一經提起、再加沉潛體認之功、於此道當無難也。○十九日

上大宗伯張敦復夫子書、伊川先生曰、冠婚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豺獺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先祖、甚不可也。某嘗脩六禮大畧、家必有廟、

廟必有主、月朔必薦新、時祭用仲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忌日遷主祭於正寢。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或問、而今士庶亦有始基之祖、莫亦只祭得四代、但四代以上則可不祭否。朱子曰、而今祭四代已爲僭。古者官師亦只祭得二代。若是始基之祖、想亦只存得墓祭。問始祖之祭、朱子曰、古無此、伊川先生以義起。某當初也祭、後來覺得似僭、今不敢祭。朱子曰、某家舊時時祭外有冬至、立春、季秋三祭、後以冬至、立春、二祭似僭、覺得不安、遂已之。季秋依舊祭禰、而用某生日祭之、適值某生日在季秋。按家立祠堂祭四代、今遵此制。其時祭用二分二

至於事最便。若鄉俗冬至日墓祭、則時祭止用二分日、未始不可也。至程子始祖祭於冬至、先祖祭於立春、亦是禮以義起。朱子行之、覺得似僭、後不敢行、又是禮以義制。大約行禮者有仲月之祭、有月朔之薦、又兼之以元日及墓祭、忌祭、諸舉人心似亦無憾矣。獨是始祖不得與祭、於追遠之意不無難慊。或始祖主另有一室居之、並使祧主得藏於其中、而隨時祭用獻、既不失之僭、又似於禮意無欠缺、未審若何。至祧主嘗疑宜有別室藏之、斷非埋之墓所。眎所所云置樓藏祧主於其上、斟酌亦善、惟夫子明以教之。○二十

二日 以後學清書於 ○二十五日、聞耿嵩陽同年宋于蕃。

先生卒、廢食。○二十七日、寓所設奠嵩陽先生位、同張驥顒、冉永光兩公哭之、有詩。○輓嵩陽先生、　嗚呼道喪在今茲、忽聞山頹木壞時。乍聽驚倒翻如夢、尋思仍是半信疑。細問歷歷始得真、放聲不作人世思。猶我典型何太虛、彼蒼之意安可知。千聖心傳豈無待、今日大道更繫誰。憶昔嵩陽證道脉、六炎曾下敬恕帷。春光秋雲坐風月、冬爐夏日憑追隨。箕山潁水如相攜、疊石川上好晰奇。贈我琴書晴牕開、空山聯床夜題詩。學道豈徒一日計、講堂早訂千秋期。吁今相思不相見、一回追思一淚垂。先生鴻名已不朽、道在六經功

四維。濂洛關閩統相續，太極渾合一無私。書院如昨講習撤，啟手啟足誠何虧。而今而後得免夫，後死恐難與於斯。艮士立身亦獨苦，葢棺論定心則夷。驅車瞻顧問艮朋，天涯萍萍欲何之。寸心不死萬古春，獨有嵩陽亦足悲。秣馬欲向洛陽道，撲面塵土北風吹。

夏四月朔以後專學清書。○二十六日，耿嵩陽先生訃音至。子京以書來求作傳。○二十九日，爲耿嵩陽先生作傳成。

耿嵩陽先生傳

耿先生諱介，字介石，號逸庵，河南登封人。生有異質，七歲讀經書，九歲爲文，輒得驚人句。初命名循，昆仲次曰冲壁，心弗善

也。一日讀文、至耿介拔俗之語、欣然曰、惟其介所以拔俗、吾可終身矣。遂易今名。自太先生中憲公捐館後、凶荒疫癘相繼、先生益志於學、邑令中部劉公禮奇之、應童子試、守令暨學使者皆拔第一。時大河南寇擾不可居、奉太恭人避亂覃懷。未幾、又避潁陽、凡樵採耕耘之事、皆身爲之、然未嘗一日廢學也。

皇清定鼎、順治丙戌食餼、辛卯、登賢書。壬辰、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舊例與館選者人各一房、爲肄習地、先生獨與同館湯潛庵先生合并一處、以澹薄寧靜相砥礪。授內秘書院檢討、　特命翰林出任監司、補福建按察司副使、巡視海道。下車之日、海氛甚熾、奉委清查海上逆產、周歷福、興、泉、漳、延、建六府、自

裏糗糧，毫不擾民，所過禁屬吏迎送餽遺。三閱月，清查十萬餘金，隨報督撫題覆。而海澄公黃梧以所查不及十分之一，①密疏奏請覆勘，人心騷動。先生星夜單騎赴彰州，邀海澄公及彰南道、鎮將、文武官集議於大開元寺。衆皆哀號辨冤，先生丰裁凜凜，辭義嚴正，海澄公愧不自寧，願照前冊所報，瀕海之民始安。時造船之　令甫下，先生入山採木，旋駐南臺，監造戰艦，風宿露餐，未嘗告勞。　王師既復閩安，更檄築城海上。海寇雖敗，猶有泊船洋中，不時窺伺者。先生晝則督工，夜則戒備，四十餘日，衣不解帶，遂成表裏石城三百六十丈。又脩營房二百餘間，屹然爲重鎮焉。

覃恩授中憲大夫，贈太先生[illegible]公如其

官、封傳太夫人爲太恭人。八閩正資彈壓、因會審周亮工一案遭誣譏、解組赴勘、部議雪之、復原職補江西湖東道副使。正己率屬、與民休養、遇亢暘步禱郊外、甘霖立沛。期月裁缺、尋補直隸大名兵備道副使、一以清慎勤敷、掃除積弊、興教化、絕賄賂、禁私派、緩催科、撤差提息獄訟、甦驛困、懲衙蠹。不時循行阡陌、詢問民間疾苦、官吏無不警惕。往者脩理衙舍、每歲坐派滑濬兩縣銀一千二百兩、順廣大三府亦歷每歲攢造解送、磨對、打點諸費、民苦不支。先生悉爲禁革、計三十州縣歲省銀三萬有奇。又逃人之株連最爲民害、先生八公出經兩丘、見逃人一起干連窩主鄰佑等三十餘戶、道傍呼籲、惻然曰、功令固嚴、曲

全由我、獨不可行仁於法中乎。遂咨論所屬凡繫逃人案內不許拖累多人、或開自首、或引道路盤詰、在任期年、所屬州縣拏解逃人三百餘起、並未株連無辜、其所全活者多矣。忽聞太恭人訃、哀毀幾不欲生、匍匐奔喪紳士百姓攀祭哭送、依戀不忍舍。家居杜門讀書、得明道先生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之語、身體而力行之、因以敬恕名堂、與同志會文講學。詣蘇門執經於孫夏峯先生、居三日、觸目見性命流行。邑有嵩陽書院、宋時與睢陽、白鹿、嶽麓並稱、其廢已久。先生爲繼往開來計、慨然脩復之、規制粗具、經營良苦。適長洲張侯牖如來宰於茲、敬事先生、作興書院、先生遂得大建聖殿、講堂、寮舍若干楹、置膳田

若干項崇祀典、定講課、俾學者從小學、孝經入、以爲聖門階級不可踰越、孜孜汲引不倦。撫軍學使者往往親臨其地、四方聞風慕義之士接踵而來、絃誦之聲響徹山谷、書院由是大盛。先是先生丁內艱歸、邑令某以徵比舊糧三百餘金敲扑里民、聲徹庭外。先生聞之、惻然動念、遂捐金如數代輸。里民踵門願償、先生曰、某於梓里無能爲德、聊輸薄俸、濟此民阨、何敢責償也。邑市米價間騰貴、輒出己粟減價以平其值、歲饑則罄所積以施孤寡。邑中陋弊相仍、先生惄然憂之。張侯造廬請益、凡所興除、無不曲體先生之意、登民實陰受其庇而不知也。中丞華亭王公延至大梁書院講學、先生作太極圖疏義爲多士訓。

湯潛庵先生輔導　東宮、以先生學有淵源、特疏舉薦。先生守　君命召不俟駕之義、不得已策蹇入都、卽衰老具辭。不允、奉　旨從優以侍講學士用、旋陞補詹事府少詹事、特命輔導　東宮。　上問中庸一書以何爲要、奏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詩曰、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大約以
聖學法天王敬寓頌美之意。　上問河圖洛書之數、奏曰、河圖數十、洛書數九。十者對待、九者流行。非對待無以立其體、非流行無以致其用、只流行便無窮盡。　上問七八九六、奏曰、陽數用九不用七、取其老變也。陰數

用六不用八、亦取其老變也。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亦無窮盡之義。　上問洛書二四八六奏曰、洛書一三七九、陽處正位、二四八六陰處偏隅、見聖人扶陽抑陰之意。　上命書字、乃書孔門言仁、言孝、蓋仁孝一理、仁者孝之本體、孝者仁之發用、不言仁無以見孝之廣大、不言孝無以見仁之切實四十三字。　上取綾幅　御書閒來無事不從容一律、又書存誠二大字。　上命　皇太子背講經書、闡發簡要。閱所習字端楷、射必中的。先生躬逢其盛、侍講時忽頭眩顛仆、　上命侍衛扶出、立令御醫診視。次日同尚書湯某上疏辭輔導重任、奉　旨着回奏。旋以衰老陳情。既而詹事府特參克賢受職借病推諉、部議

華職。奉　旨、耿介免華職、着削去少詹事、照依原道員品級休致。訂三月十九日入都、入月初九日出　國門、在朝凡五十三日。既歸、坐臥嵩陽書院、延中牟冉永光先生督課諸生、切磋罔間。搆小亭於疊石溪畔、曰川上、曰觀瀾、曰天光雲影、春秋佳日、每偕同志流連賦詩其上、恍然有浴沂詠歸之樂。未幾疾作、子弟以藥進、先生曰、余與潛庵先生同官同學、潛庵雖沒、其人已不朽、余特患未聞道爾、夕死何傷。壬申冬病劇、癸酉二月二十六日正襟而逝。先生奉親孝、事兄恭、撫弟姪以恩、交朋友以信、至誠感人、具萬物一體之懷。其學也、居敬窮理、崇正闢邪、總期不愧於屋漏、確爲一代大儒。嵩嶽鍾靈、豈偶然哉。嗟乎先

生少嘗艱苦，壯歲登朝，三任監司，賢績懋著，正當強仕之時，而乃絕意進取，倡明正學，優遊箕潁者二十餘年。迨湯潛庵先生之薦，天下翕然想望其丰采，拔茅連茹，駸駸乎道之將行矣。翼導　備闡，不兩月卽以病廢，議者斥之。幸荷　聖明矜全晚年，得終老嵩陽，傳洛閩至今未墜之續[2]。當是時，人猶以先生不得大用爲惜。蓋先生一生得力於易，其於進退存亾之際，知幾神矣。然則先生之出處，吾道興廢所關，非人之所得主也。所著有理學要旨、中州道學編、孝經易知、嵩陽書院志、河南通志、敬恕堂存稿、家規、家乘、自課諸集。其孝經易知，服習之者遍豫土。湯潛庵先生開府吳中，頒行所屬。傅子公定宰福清、永豐二

邑、復梓之以廣其傳。以故兩江浙閩間無不家絃戶誦焉、學者稱爲嵩陽先生。余自庚申以來、凡六遊。書院、先生留居敬恕堂、晨夕考業、印心莫逆。丙寅、余建君子亭爲卜居地。辛未、踐登嵩之約、先生俾題數字於雙溪疊石間、旋命作孝經易知序、訂千秋之志。豈知竟以此永訣也耶。訃至、同張侯牖如、冉永光先生爲位以哭。其子都屬余作傳、余辱知先生最深、不敢以固陋辭、因爲述其生平、以俟後之人有所考焉。

贊曰、羲皇開統、歷虞夏商周、至尼山而集成。曾鄒垂緒、啟濂洛關閩、及河津而益明。微先生之傳衍正派、鮮不聖道之是背而是馳。微先生之啟牖後學、誰知、太極之至庸而至精。豈非寸心全兩大之理而

道統有歸、一身備四時之氣、而純粹難名也耶。雖仁孝之吉未及大見之世、而敬恕之學己、克進底於誠。況執孝經一編、通百世而可治。豈曰嵩陽片席、非吾道之常亨。嗚呼先生、生則順焉、沒吾寧也。嗚呼先生。○

爲同年孫靜紫約祭格於勢。

靜紫尊人病故、訃音至、向同鄉言曰、孫夏峯先生一代儒宗、人切嚮往久矣。今其嗣君孚先生病故、其子靜紫告假歸數日、忽遭此、於承歡之志亦既克遂矣。但其家貧、一時未能舉葬。我輩誼切同舟、於常情外當另有厚致、方於古道無愧。且大儒之後、不與他家一同緊覯、亦別類分情之至誼也。事卒格而不行、惟有五篚會內數友連軸分賻儀行祭、

會友賈壽子焯然法書山標、吳幼日世壽、彭直上始搏成安若康保及余也。

五月朔 復耿子京書、　三月內聞先生仙逝、五內崩摧、即約張冉兩先生同至敝寓、爲位以哭。山頹木壞斯道無主、數日涕洟不能自己。四月內盛使至京、不禁對之泣下。尊札云先生遺言命某作傳、某與先生忝繫志同道合、凡內外顯微、他人所不盡知之處、某獨知之備悉、曷敢以筆拙辭。謹具所見所聞者撰稿一篇、不避煩瑣、不刪冗穢、總期傳先生之性情形似、心地舉止而出。恐其中尚有未足爲定處、乞改正爲幸。一官匏繫、不能親爲哭奠、微悃悒怏、先寄哭詩一紙、乞代焚靈座前、以見先生全受全歸、無復遺憾之處、

惟某確知、不啻敬恕堂中話心期也、先生亦可慰九原下矣。惟冀以道制情、節哀自玉、更仰純孝。書院乃先生一生心事、以足下之盛德相爲承接、自區處盡善、某實刻刻關情也。

○二日 答耿五先生次白書、 三月內在京

聞嵩陽先生捐館舍、痛悼不勝、隨即在敝寓爲位以哭矣。至四月間、盛使至、相對泫然泣下。山木增悲、道統絕喪、我懷不知所極。一官匏繫、既未能握手永訣、復不獲哭奠靈座前、風雨淒其、暮夜惆悵、彼蒼哀我、徒鑒此心爾、奈之何哉。書院過勞叮囑、然某與嵩陽先生兩心莫逆、不在世情聲氣之中、而在道義骨肉之內、不惟性命以之、實死生以之。但先舍我而去、不知後死者更得與斯文否。

顧瞻海內、舉目茫茫、欲更驅車、其將焉之。觀某哭先生詩一首、情志亦可哀也。聞者即欲不放聲痛哭、將不能矣。幸先生天性醇厚、學問淵邃、繼家風而崇正學、某時得藉片紙通問、以爲砥礪之益。諒無忘舊好、不我遐棄、是即嵩陽先生至今日如生也。先生身後、闔邑自應請主入書院、未知此舉在何日爾。

○**七日**　祭耿嵩陽先生文、嗚呼先生、其竟逝兮、實我志之不虞。天豈欲喪斯文兮、何典型摧折於須臾。聞而驚倒兮、對蒼昊之不弔。爲位以哭兮、想音容而中懷其瞿瞿。嗚呼先生、鍾嶽靈而誕降兮、天地之正氣生初其亶厚。近伊洛而溯淵源兮、佩敬恕之語、信吾道之無岐途。方其幼而拔俗兮、早千秋之

自命。及其捷南宫而讀書中秘兮、惟道德藝林之任。其馳驅睢陽之並居兮、勵澹薄寧靜之志。出任乎監司兮、上下惟誠意之是孚。瀕海流膏兮、剛方既折乎奸雄。雉堞聳造兮、八閩固而無警。夫海隅江右畿輔之重地兮、潔己率屬而綱紀肅釐。剔中外以奠民生兮、尤曲以矜全夫無辜。觀所至之行仁兮、無非萬物一體之懷。雖退居林泉兮、獨善與大行其奚殊。建書院於嵩陽兮、振千秋之絕學。標居敬窮理之正傳兮、允世道人心之是扶。一時之摳衣從遊兮、極四方之碩彦。百年之鐘鼓丕揚兮、煥堂戶而大振其規模。嗟自洙泗之傳學兮、歷漢唐而淫於佛老、没於功利。至濂洛關閩之表章六經兮、服其教者之不流於

權術而淪於虛無。信學術之純雜兮、闢斯道之絕續。何先生之學底粹精兮、合明道伊川而信爲不孤。衍聖道之脉絡兮、編要旨而八知所宗。契大聖之素懷兮、証孝經而躋世以和睦無怨之逡。維世運之昌明兮、下　徵書於巖穴。維　聖王之善任兮、晉崇階而不拘。　東宮之翼導兮、繫天下之重望。　召問頻加兮、獻誠敬而不淪。闡圖書之大義兮、宣扶陽抑陰之旨。書仁孝四十三字兮、以所學而拳拳爲嘉謨。海內方幸大道之得行兮、忽遘疾而辭服冕。以是得遂林泉之願兮、益信繼往開來之不世而在吾。余於先生之取益兮、六至嵩陽而訪道。先生引余爲同心兮、忘年而初非有隔膜。始余問學而絕制擧兮、先生

以忠孝激其頹廢。繼守章句而未會一原兮，先生舉仁體而示之當軀。或俾書字於片石、兮或俾構亭於溪畔。時坐爐而忘言兮、時同川上玩太極之一圖。今已矣先生與余幽明永隔矣。痛予言之誰告、予志之誰知兮、能不形神之交瘉。憶昔踐十年登嵩之約兮、秉燭序孝經之一編。孰知竟以此爲永訣兮、先生孝治之弘願、其亦可俟百世而同乎。曾謂等此書於集註兮、紫陽可駕。列此書於學宮兮、說可廢乎諸儒。存余言之旣往兮、驗余言於將來。先生其接道統之傳兮、又何憾乎入其庭而不隨其步趨。茲京華之貌聚兮、未獲哭奠於靈座。先生知余之深兮、諒鑒此心之區區。敬具牲醴兮、聊將於惘恍。惟先生其來



格兮、庶至誠之神明陟降而非誣。嗚呼哀哉、尚饗。

〇八日與學者講否從漸來

隨三位說、否自漸卦而來、九往居四、六來居三也。漸卦艮下巽上䷴、否則坤下乾上矣䷋、是漸之九三往而居於否之四爻成九、則漸之九三位今爲否之六三爻矣、是九往居四、六來居三也。否從漸來之義盡於此矣。至所云隨三位者、蓋隨卦震下兌上䷐、其實下卦自困而變、上卦自噬嗑而變、而自未濟來者、則又兼此二變也。蓋困卦坎下兌上䷮、下卦爲坎、則中滿而爲陽、故初與三皆六、而二則九也。今隨卦震下、爲仰盂之象、是以困之九二來居於初畫、成初九也。又噬嗑卦震下離上䷔、上卦爲離、則中虛而爲

陰故困與上皆九、而五則六也。今隨卦兌上、爲上缺之象、是以噬嗑之上九來居於五畫、成九五也、又、未濟卦坎下離上三三下卦爲坎、與困同、上卦爲離、與噬嗑同、仍即困之下卦九二來居初、噬嗑之上卦上九來居五也。故曰自未濟來者、兼此二變也。隨三位當連下首困、噬嗑未濟兼讀之、則知否由漸而變、隨由困、噬嗑、未濟而變也。○與書院諸子書、

書院讀書切實用功、見所作文字、雖未必盡善、然有此片段、加以精進之力、不患不有成就處也。勉之、吾日望之。方今史公於簿書之暇作絃歌之聲、日取文而課之、此段成就、又安能不汲汲問學也。葛松嶺問否從漸來、隨三位之說、另紙書明、玩之。毛正倫二月書

謂愼獨之功，周乎視聽言動之間，此語最爲着實，知爾有進功也，勗諸。課文各有是有非處，細爲體貼，不可浮慕也。嵩陽先生揖舍，天實厄我也，合志同道者誰與，哭之不已，爲詩、爲傳、爲祭文以傳之，全受全歸，道統之傳在嵩陽矣，其如我懷不能忘何。取諸文閱之，二三同人想亦不能不慽愴於中也。○**十七日**　紀尋親孝行、臥魚若志，憶當年、百粵孤踪情黯然。悵望臺灣隨嶺表，欣看萊孫試堂前。麟符世德青箱耀，鰲首仙名紫禁傳。早卜門鐘垂萬禩，貽謀孝字作良田。○**十八日**夏至，行祭。○**二十日**　寄家書。　五月十九日接家報，見大人書字精神不懈，端楷凝靜，知其內

志愉悦、故外而應之手者、自有和順氣象也。及讀家報内所云每日讀呻吟語或古書、有心安理順之趣。無一物之累。此等胸懷、流俗人從何處夢見。讀數行、心志暢快、不可名言。又有振起率子弟書院讀書、又得楊先生堅志向學、維持書院、家庭朋友間皆夾輔正道、眞是進而日上氣象、胸次那得不灑落也。鄉民感德帳子、自愧居鄉無一善狀及人、或感父親沖和謙慎、令德彰聞、人不能忘情耶。亦可見秉彜之好自在人心、有不期其同而同者。辭之更爲善道。

○二十九日、翰林衙門報國寺謝

聖安、不與。聖躬欠安、各衙門向佛寺脩醮、至是傳赴報國寺祈禱、起廿九

日，終六月初三日。余於寓所齋戒，設香案，衣朝衣，焚香拜天，日三次。○人所敬者天而已，向佛邀福，褻乎，何不敬君之甚也。聖明否

六月朔焚香禱天。時同年宋于蕃朝楠教余清書，亦不赴寺，即於余寓所祈天五日。

○二日張侯牖如來，詢余設香案謂何，以禱天告之，張默然長吁而已。○

十五日，月食，陪護月。

秋七月四日，令容端、容莊同本省應鄉試。○十三日，足病。○十八日江西南城衛士某來問疾，坐久之，曰，某有志爲

學願業門下。予辭之、與談學甚久。彼曰、爲學生平志也。隱於術士、志非所安、不得已爲糊口之計爾。訪人久矣。今遇先生、天成我也。吾志決矣。再三請之、未許。○二十日、

爲克恭援例爲太學生。○病愈。○二十五日、大人作戒子孫不欺文寄京。○附錄戒子孫不欺文、大矣哉、其不欺之心乎。天之命聖人之道俱於是心焉載之、實此心則聖、虛此心則狂、聖狂之分、毫釐千里。吾家子孫質性多愚、然策之亦可聞不欺之說、爾輩其聽之。在昔我考道宗洛閩、以不欺之學成己成物、世號筠峯先生。雖明末寇亂、未竟所志、僅以食餼終、然中州道

學編、明儒言行錄、諸書載其語錄、傳其行事、邑人士請祀瞽宗、更建特祠、不可謂非不欺之明驗也。長兄不祿、入庠即逝。仲兄十二歲被擄、季弟在襁褓中。予方九歲、遽爾失怙、煢煢孤形、幼癡未諳。幸我祖妣李太孺人、我妣姚太孺人霜操荼苦、不欺誓志、及撫予就傅、年已十有二矣。內禀母訓、外親老成、實意向學、罔敢自欺。族親頗嘉醇謹、因助成室。自李氏歸予、習見不欺之志、樂儆不欺之爲、心地坦白、治家勤儉、和顏以安王母、刲股以救姑變。入傳其事、官表其門、史乘列婦道之孝、邑乘載李氏孝行甚詳、有傳。女兒女兒適庠生王永振、聞闖歲到門自縊、邑乘載烈婦傳。並母節之芳、母姚太孺人、邑乘載節婦傳。亦不可謂非不欺之明驗也。當其時、予困於童子試久矣、

雖屢經首拔、卒難售時。至遊庠甫十六載、而勤膺鄉薦、嗣後不復試於有司、惟杜門課吾子孫、求吾性天。今幸吾夫婦同邀　綸封、即孺人未登大耋、然五十四年間黽勉同心、歎志蔑有、固予所深信也。溯予家世得力忠厚、緊予生平、庶免詐欺、憶總角時路遭遺錢、不拾而去。此雖微乎、亦不欺之証也。自是而中年、而暮歲、歷之晝夜寒暑、極之顛沛屯邅顯之廣衆稠人、微之暗室屋漏、凡處母子、兄弟、夫婦、朋友、鄉黨間、以云惷愚未諳則有之、以云自欺則未也。其尤欲法者、因心之孝、功實爲首。其痛自戒者、色慾之淫、罪斯爲魁。由孝及弟、因色欠財、美惡所形、人品立分。苟至辱先奚克昌後。此予更拳拳求其不欺者也。然是

不欺之心也、天之道也、聖人之教也。凡我子孫、亦具人性、豈陷溺其心而不知返歟。今思之、至誠聖人也、思誠賢人也、不誠愚人也。不誠矣、悔而求進於誠者、士猶不失於令名也。不誠矣、一惟不誠之是任者、全失天地之心、非人之類、而禽獸之形也。最可懼者、禽獸之狀蘊結胸中、外猶欺人、曰吾不如是也、其將能欺乎哉。子若孫三復吾言、求不自欺、縱不得爲聖賢、亦免蹈禽獸之行、是吾所望於汝曹之志也夫。○王心敉來受學、張嘉錫太史爲介。心敉字寧一、二十五歲、江南蘇州府人。

八月朔。○王心敉問學、以居敬窮理之旨告之。心敉初入都、欲應試棘闈、予弗知

也。一日與論學、告以孝經之旨、且曰、學之要旨莫如孝。人之所爲無在非孝。若有稍涉非道者而爲之、即非孝矣。數日、心牧以應試之事來告曰、聞前日言、此心悚然、今不復爲此事矣。願受業於門、以重自砥礪、世俗聲華所不願也。予曰、善。有志斯爲能補過也夫。子來學、而誰爲介紹乎。是非禮也、不可。翌日、其舅張嘉錫太史率來受學、心牧循執弟子之禮、一似篤於學者。○習俗移人、賢者不免。心牧聞一日講論、而能自戒止、不肯入闈、其亦可謂拔出流俗者矣。○江南習俗之弊、每逢北闈、鄉試、有頂名冒試者。若獲售、則中者酬以重貨、不則爲納監償之。此習相沿、人不知其非也。心牧始亦不免爲流俗所移、及聞孝之

一言而即止、後將不可量也。心敉來問學、日、即知入闇之非而能止、此便是堯舜之心也。由此擴充之、仁義不可勝用矣。心敉曰、只爲當日不知此事之非爾、又無人提撕故不免有冒昧之心。今得先生以孝爲指示、覺爲此有不可問心處、即有不可對先生處、故不爲也。曰、子之進道其勇矣乎、更須由此體認。

○王生心敉其兄心孜字予思、閨性至孝、因少孤廢學、隱於商、令心敉篤志於學、以圖進取。兄弟道義規勉、雖食貧、無貽慈幃憂、亦難能也。又聞予思不苟言笑、不苟取予、當心敉北上時、欲問業於予、請命、戒之曰、爾未知其人、不可冒昧相從。既知其人、不得造次相賣、慎勿忽也。觀此有卓見、殆天分近道者與。

若加之以學、安可限量。心教想當并識此義也。○**二日** 宿州王永康來論學。○**五日** 王心教來辭行、談學甚久、以居心制行、至誠之道、諄復之。心教志甚躍然、出紙扇索書。因以程子語錄三則書紙、以朱子白鹿洞規書扇、題數行於末云、癸酉秋、王子寧一遊京師、將歸索書於予。予喜其有志問學、因書白鹿洞規爲別、時置案頭、可當箴銘、右人無時敢廢學也。○**七日** 黃起元向以孺慕齋創記見惠、見其學能守正無偏、讀之色喜、因有偶評書後二紙。○孺慕齋偶評、第一條痛斥權變詐僞空虛寂滅之害道、甚是。但老子、釋氏他儘有近理處、故大有亂眞處。聖學所以深爲排抑、懼人心陷溺於

其中而不自知也。至蘇秦、張儀之流、直是鄙取富貴之輩爾。他但得邀一相印、便生平願足。此輩庸庸不足道也。誅惡必誅其魁首、標提此輩、似宜再商。第五條所云導引之術、君子弗爲、詞意已足、道理亦止可如此說。若說以氣爲形而下、則君子弗爲之心、非第爲此也、未免稍涉牽合矣。第七條說不學便負天親、此仁孝之所以不容已於學也。第十一條所云知幾、已是聖人田地、即易所爲知幾其神、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之說也。學不到此、總是半塗。第十六條言之痛切、小人着落一語、道破君子成就有所從來。第二十八條道盡宗旨、人人如此做去、駕空躐等之弊息矣。第三十二條於人心見危微之介、於天心

見坤復之幾。第三十九條言理氣之不相離、意則善矣。但語急、似無輕重差等之分、正與文猶質、質猶文語氣相類。今思先儒所謂一氣流行、而其中有理以爲之主、則其所謂一七者理重可知矣。倘離理言氣、不過知覺運動者爾、烏能合道。後人合理氣並舉、考止謂理非氣更無安頓處、不得不如此説也。其實不能無低昂。第四十八條所云未嘗用纖毫之力、順理而行故也、即五十二條意。○孫慕齋劄記書後、

讀孫慕齋劄記、開首闢異端、崇正學、總爲世道人心慮。中間言誠敬、窮理、知幾、三致意焉、而終以復性守身爲希聖之樞紐、學問之旨盡此矣。切實指示、絶無一偏駁語、造詣醇深、何至是耶。吾願學者各録一通、

置諸座右、熟讀精思、不患無日新氣象也。

○**八日**與黃起元相晤、訂學。

○**九日**蘇璋、張昭來晤。○張石虹先生辨學仁說云、宿州王有年永康以學仁分說、偶以其說語先生、先生折之云、學統知行、先儒詁訓確不可易。知有知之學、行有行之學。講習討論、知之學也。躬行實踐、行之學也。說致知力行有先後、有虛實則可、謂學只是致知、力行又在學之外、則大不可。假如謂好學近知、力行近仁、學但屬知一邊、一部論語皆是教人爲學、皆是教人求仁。第一章揭出個學而時習之、爲萬世示訓、便漏却仁字、便遺却行邊矣。而大學教人知止能得、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以及齊家、治國、平天下、又何以兼知

行而統爲大人之學也。且如說力學、說爲學次第、力字爲字皆兼行意。難道只口吟目涉、以讀書爲致知之學、而力仁又是別事也。聖賢言語、要看得圓融。就好學言知、力行言仁、姑以其近似者形容之爾。如謂太極不雜乎陰陽、不離乎陰陽、截看亦可、渾看亦可、在人之會道之爾、慎勿以詞害意。○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博學之、篤行之、學與行對待說、則學是學、行是行。單提學字、如學而時習之、學如不及之類、皆兼知行二義。○答張石虹先生書、以學屬知、以仁屬行、截然分學爲讀書、仁爲仁事、聞之駭然。今得先生力正其說、聖道昌明、可無慮也。總之此老儘屬用、心惜不用之於正爾。○**十日**訪張弨未遇。○

晤蘇璋，談學甚久，時以內庭版四書五經贈予。○十五日，邑人於家中送予大人萬民衣、萬民幃，辭之不克。衣二件，一字云：一鄉良宦，一字云：居鄉良善，盛德贈衣。一萬人欣瞻。○幃子文附錄，恭頌道康公暨靜庵太史盛德孚衆序，予耄不能紀年，其過於絳縣八之四百四十五甲子者約百八十有奇，閱氏族多矣，胸竊脩無文之麟經焉。入初夏，率童稚饁南畝，甫至，尋有舊同宣聖論者數輩，皓首蒼顏，困集予前，俱強項不能深揖，遂列坐於杖杜之下，話桑麻數句。一老叩予曰：鄉有燕山之裔，翁知之乎。予曰：知之。曰：秋八月，將登堂致賀，環顧壽耆，無逾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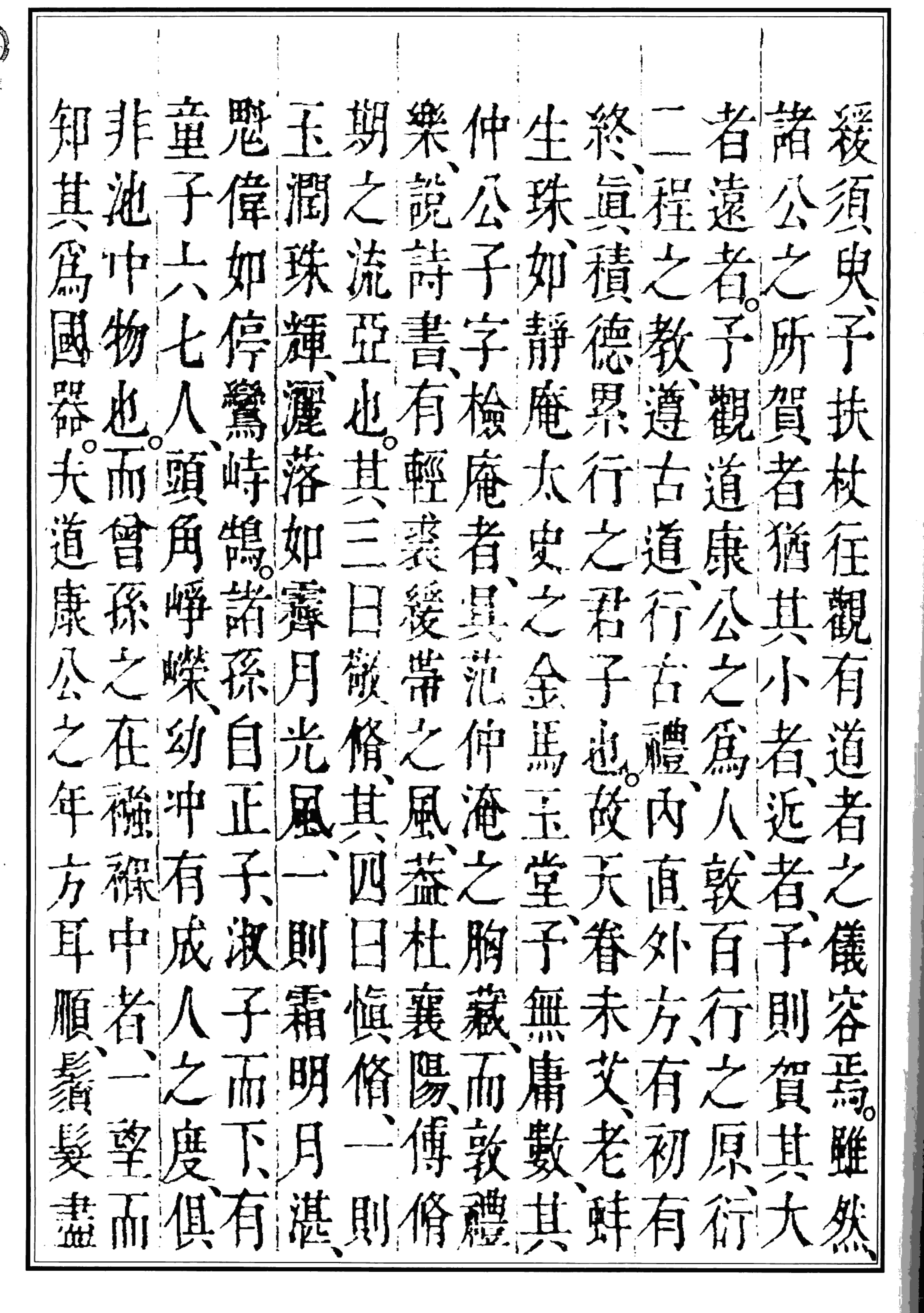
者、届期煩爲舉觴盡禮、肯俯從否。予蹴然曰、彼宦也、自有賀之者、我輩豈賀宦之人哉。公等之爲此舉、不惟不知予、并不自知也。彼徐曰、愚等非賀宦也、賀德也。亦非賀德之僅有於彼也、賀德之有於彼而兼益於我也。翁不爲賀宦之人、亦不爲賀德之人乎。予皤然曰、德固予之所樂賀也、第不知公等之所賀爲何德、試僂陳之。予瀝月旦焉。首者曰、其家篤於孝友、夙聞道康公之服获教、舞斑衣、家業多讓於小弱弟。近見靜庵太史之居喪、毁瘠骨立、數日勺水不入口、食蔬淡愁三年、所廬之墓纍纍如貫珠、猶曰此男子事、不足多。獨異其姚太夫人奉姑撫孤、矢松柏之操四十餘年、致撫軍學臺邑侯旌其閭、勅封李太

孺人。剌內以養親、延親壽一紀、而撫軍、學臺、邑侯亦各旌之、迄今邠邑之婦人女子以爲美談。吾家之勤盥嗽、肅閨儀者、實聞風慕義也、是不可賀乎。予頷之。次者曰、其家世崇正學、素有義方。如筠峯賈夫子語錄百不存一、不啻精金美玉、鄉人慕其賢、建祠祀之。道康公學術眞醇、教思無窮、門下多端方士。靜庵太史宗洛閩、闢佛老、湯睢陽呼爲小友、耿嵩陽爲忘年交、此人所習知、予不必贅。近者建立朱陽書院、聚我子弟而誨之、有造所讀者小學、孝經、有德所講者經書、通鑑。蓋惟教以爲正人君子、做切實功夫、非若他塾之習雕蟲小技、日營營於功名富貴爲也、是不可賀乎。予首肯之。一日、其謙冲可賀。向與道康公

同與鄉飲酒禮，因造其家，見其守戶者惟一老蒼頭，司茶者惟一小童子，絕無豪奴悍僕虎視眈眈，其欲逐逐者。及接道康公之容貌言語，溫潤如玉，和氣可掬，伊時子如在春風中坐。若此之貴而不驕，豈可没其謙光乎。一日，其廉介可賀。竊觀貴顯者多借勢於富商大賈，坐分市廛之利，令家人領牙帖，以遂口腹之欲。甚至放重債三月，即子過於母。折人之產者有之，質人之子女者有之。我實太史家，曾若此乎。一日，子賀其不收外僕，不招外佃。凡投入門下而爲外僕者，率非本分人也，宦家利其隨身之數金數十金而濫收之。殊不知彼之狐假虎威，兇暴貪婪，有令人敢怒而不敢言者。宦家之買地，每半其直，其稞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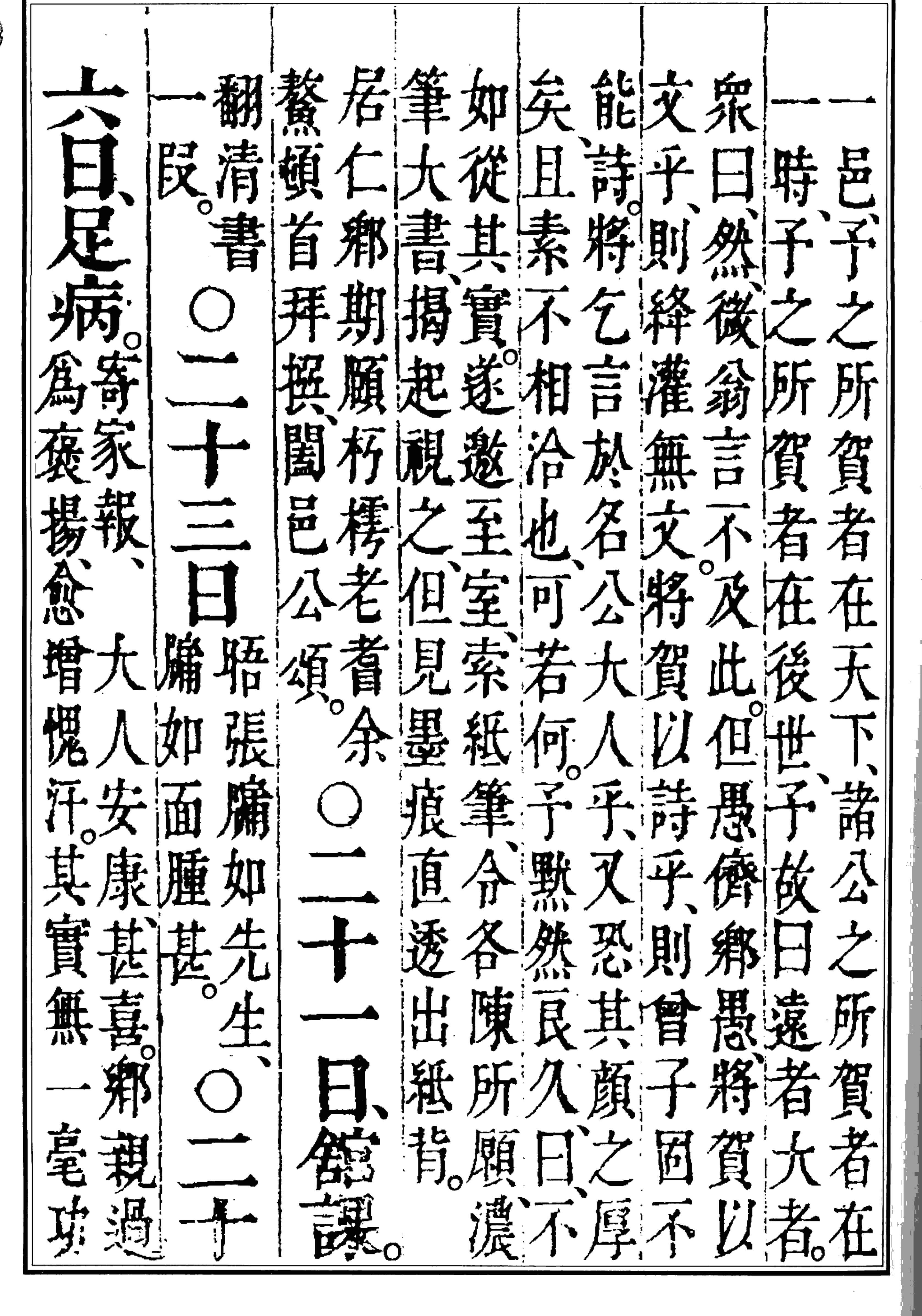
於人也、則數倍其價、有相去十餘里而稞地
三二畝者、有實未稞地而求附佃籍者。免差
徭則偏苦窮黎、肆憑陵則流毒寒士、人之含
怒積怨、莫此爲甚。聞我寶太史家則痛絶之、
是以聖賢之心而行忠恕之事者也。一日、予
賀其不尚奢侈、不事安逸。太史家之宮室、衣
服、車馬、器用概從儉朴、且爲互蓋之約、力挽
奢風。以故向值大無年而不爲災、皆太史崇
儉之風有以維之也、人因目之爲荒年穀焉。
太史家之子弟咸令執灑掃之役、間有躬耕
以率人者、且其紡績砧杵之聲、至午夜清凉、
直和書聲而達乎四鄰、聞者莫不起舞焉。如
寶太史家之勤儉可以風矣、豈可淹没無傳
哉。一老喟然長嘆曰、不經蹶之暴、不知惠之

仁。敵盧介乎兩大之間，春取我之麥，秋取我之禾，曾未敢蹊其田而奪我之牛，含笑以納，訴詈鞠躬，以受箠楚，欲奮螳背而力實不支，欲賦碩鼠而故土難移，傷哉我也，日不聊生矣。今觀實太史之數僕數佃，則戒諭諄諄，不惟不欺人，而且受人之欺。噫，安得千金以買此鄰哉。是我之所急欲賀者也。一老僨然不平曰，直道不行矣，向有搆訟者，是非曲直昭然也，已而曲者納賄於某宦焉，竟直矣，直者自恃其直，反曲矣，有罪者倖免，無辜者含冤，下拂人心之公，上干天地之和，此水旱災祲之所由召也。我實太史非公不至，有覆盆不能白者，即代爲白之，是則僕之所深服者也。言竟，予曰，諸公之所賀，豈其然乎。及期，願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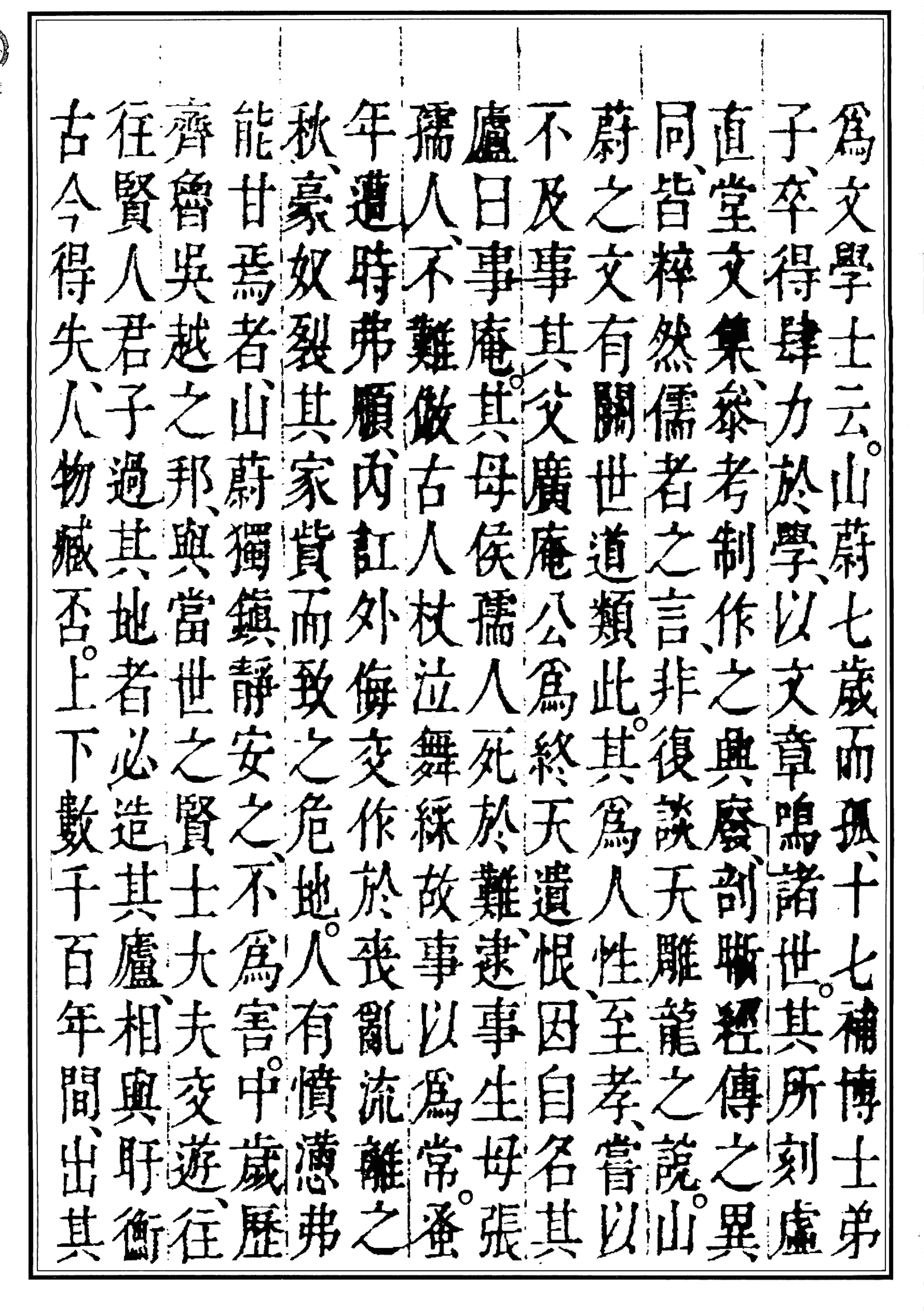
綏須臾，予扶杖往觀，有道者之儀容焉。雖然，諸公之所賀者，猶其小者、近者，予則賀其大者遠者。予觀道康公之爲人，敦百行之原，衍二程之教，遵古道，行古禮，內直外方，有初有終，眞積德累，行之君子也。故天眷未艾，老蚌生珠，如靜庵太史之金馬玉堂，予無庸數。其仲公子字檢庵者，具范仲淹之胸藏，而敦禮樂，說詩書，有輕裘緩帶之風，蓋杜襄陽、傳脩期之流亞也。其三曰敬脩，其四曰愼脩，一則玉潤珠輝，灑落如霽月光風，一則霜明月湛，魁偉如停鸞峙鵠。諸孫自正子、淑子而下，有童子六七人，頭角崢嶸，幼冲有成人之度，但非池中物也，而曾孫之在襁褓中者，一望而知其爲國器。夫道康公之年方耳順，鬚髮盡

黑乃一堂四世、而子則行將難其兄、孫則儼若跨夫竈、其克昌厥後、以大有裨於斯世斯民者、寧有既哉。晬靜庵太史服闋北上、路由予邨、道傍觀者見其車幾兩、馬幾匹、咸嘖嘖稱道不衰。予遠望其丰韻、悦然臨風之玉樹也。近叩其才華、洵云擲地作金聲也。及聆其言論、則又剛態毅狀、不解吐婉媚辭。予退謂鄉人曰、詞林如若人、賜以宮錦、報以藥石、洵無愧矣。使其職司風霜、必肯伏青蒲、裂白麻也。備青宮之員、必爾不為弄臣也。居東曹之任、必爾止談風月也。倘一日者 聖天子卜以金甌、築以沙堤、則其調和燮理、又將有澤被生民、聲施奕禩者、豈止伴食中書、作太平宰相而已哉。由是觀之、是諸公之所賀者在



一邑予之所賀者在天下、諸公之所賀者在一時予之所賀者在後世予、故曰遠者大者。衆曰、然、徵翁言不及此。但愚儕鄉愚將賀以文乎、則絳灌無文將賀以詩乎、則曾子固不能詩。將乞言於名公大人乎、又恐其顔之厚矣且素不相洽也、可若何。予默然良久曰、不如從其實。遂邀至室、索紙筆、令各陳所願、濃筆大書、揭起視之、但見墨痕直透出紙背。居仁鄉期願朽樗老耆余鰲頓首拜撰、闔邑公頌。○二十一日、館課。翻清書一段。○二十三日、晤張牖如先生、牖如面腫甚。○二十六日、足病。寄家報、大人安康甚喜。鄉親過爲褒揚、愈增愧汗。其實無一毫功

德在桑梓、而過承大舉、何以克當。若未行急止、爲安也。衣斷不敢當、如何當遠勞至京中乎。是愈增愧也。必宜辭之、若萬不得已、幛子受而不久懸、以示不敢當之意、庶幾近之。鄉紳之有位望者、乃士民之式。故欲化風俗、先端身範。吾身未有放債折產、攬訟、抑寃等事、人之須我者亦即在此。設有之、何須之有。即如晏會不用戲、此實自吾家倡之也。如此倡之、而人猶未肯從之者、今日忽用之、是唱戲者又自吾家倡之也。自吾倡之、又於誰責之乎。風俗之不美、民情之侈靡、吾家不不得辭其過矣。舉動不可不慎也。○三十日作劉山蔚先生傳、 劉山蔚先生諱林、河南商丘人。質聰穎、嗜古人、挹其文釆風雅、因號



爲文學士云。山蔚七歲而孤，十七補博士弟子，卒得肆力於學，以文章鳴諸世。其所刻《盧直堂文集》，參考制作之典，與廢剖晰經傳之異同，皆粹然儒者之言，非復談天雕龍之說。山蔚之文，有關世道類此。其爲人性至孝，嘗以不及事其父，廣庵公爲終天遺恨，因自名其廬曰事庵。其母侯孺人死於難，逮事生母張孺人，不難倣古人杖泣舞綵故事，以爲常。丞年遭時弗順，內訌外侮交作於喪亂流離之秋，豪奴裂其家，貲而致之危地。人有憤懣弗能甘焉者，山蔚獨鎮靜安之，不爲害。中歲歷齊、魯、吳、越之邦，與當世之賢士大夫交遊，往往賢人君子過其地者，必造其廬，相與盱衡古今得失人物臧否。上下數千百年間，出其

博考廣覽之所得、一一瞭然、如指諸掌。胸次灑灑、人不能測其所至也。山蔚學益深、其懷益退焉不自足。嘗與田賔山先生往復論辨、義必求其可安、衷未愜、雖數復不厭、語具載文集中。晚益舍己從人、欲公所得於世。會子建朱陽書院屢訂學旨、山蔚報書、亦不以擁皋比爲辭、方將具束帛以聘、而山蔚死矣、卒年五十有六。嗣君丕忱屬予作傳、且以賫山書來。今春始得讀鄭介夫所撰行狀、因傳其梗概、以告世之稱山蔚文學者、勿徒畧行誼而以辭章士目山蔚、則山蔚傳也。論曰：學之於人大矣哉。方山蔚之始學辭賦也、喜徵逐、交貴少、而蜚語鬼訟之禍起。迨遭家難、而後其所爲詩、賦、古文辭率得之躬行閱歷之

實學斯變矣。至與徐邇皇、湯潛菴、田簣山、宋牧仲諸先生遊、道義切劘、斐然一文行並茂之君子也、非學而能有是乎。倘天假之年、更克以養、其所造詣安可量。雖然、始終植立於孝而於人世震撼非常之遭、淡焉若忘、曾不以之動於中。嗚呼、山蔚之自得、其度越於人遠矣。○胡光書攜登封諸同人書來。

九月二日、病愈。○五日 答耿子京書、自先生歿後、吾道益孤、每伏枕淚下、中夜悲傷。時將拙傳置之案頭、如見先生展讀一過、不禁痛聲欲絕也。足下克繼家學、時以書院潔懷、大孝因心、不勝祇服。行畧飛燕繞梁段似可去、然紀事內既載、又

不敢徑去、可惜當日未曾面訂此等爾。○答耿次白先生書、數月來、每思嵩陽先生不可得見、不禁泫然流涕、不能自已。先生書院專祠斷不可少、暫安王麗澤堂亦可。近聞書院諸子欲葬先生於書院之旁、未知果否、來札亦未言及。竊意安葬祖塋、自屬正理、亦合先生孝事先人之意。倘欲以尊師者移葬書院左右、反是理不勝情也。且書院有專祠請王、從之學者奉爲不祧、尊之不已至乎。此舉關繫甚大、不得不詳商之也。○十日黄起元來晤、未遇。○十一日黄起祥來晤、起元兄也。○與張公庸如延醫、不用。○十四日、張公庸如卒、率客恂、容肅往哭

之。時秋曹宋聲求駿業治喪事，工垣彭無山鵬痛悼非常日，可惜此人未獲竟其志。杭州馮褒仲士慶司賓役，人以爲得友朋之報。又有浙江糧道家人曹炳適在張公寓所，晝夜看尸，盡心照料，亦奇遇也。予與宋、彭二公周旋竟日，同寓即約同鄉公祭。○

十五日，視張侯殮。時宋升求、彭無山、彭文洽、劉方齋同至，哭於柩前。○彭無山極以張侯有用之才而弗克遂爲惜，又極白其志在用世，非爲祿仕，相聚於喪門之外，久而始散。○與彭無山先生札：先生友誼篤厚，實是爲天下得人起見，休休有容之度，深爲拜服。此段盛誼，不可不紀其實，以風厲斯世。連日宋公作首尚矣，至如彭公、劉

公、馮君、沈君、皆義風不可多覯、容當纖悉及之、以傳其事。茲祭文稿撰成、不敢效世人藻采、惟以寫眞性情爲主。某實見得張公之出也、全是欲以登封之治治天下、其興趣相引、勃勃不能自已。覺得滿世界皆是登封、故欲出而罄其所施。不幸中道殂逝。此中有不可知者、未可以其出而尤之也。適聞先生侃侃正論、可謂之深知張公之心者、故將祭文稿呈覽、以圖印正。倘有說不到處、更乞示教、則愛我深也。○十六日、彭無山先生訂同祭張公。題張公牖如題重遊嵩少圖、張公牖如宰登而登治、此此心勃勃不能已、又欲以此施之天下。壬申冬、予過其廬、時登人邀之遊嵩、公亦

東裝北上、因與予同車。行過栎、講學朱陽書院至登邑、人士愛之如初。及暗京邸、出繪圖示予、公與耿嵩陽先生像列於前、而亦以予像附焉。後數幅載登人所贈詩章、竊以爲施之天下者、當作是觀。公亦顧而自喜、屬予題數語志之。未及而公且逝矣。予執是圖以哭公、猶公與予暮春時爲位以哭嵩陽先生也。哀我同志、遺像宛然、日月幾何、半歸消落、亦何憾顯晦之異、造脩短之異數哉。獨惜公之眷眷於天下者、竟不可以治登之治治之也、悲夫。

○十七日

祭張公牖如文、嗚呼、公竟死矣。公之死也、不死於宰登之日、不死於去登之日、不死於南寧返棹之日、而死於此日、人幾無以爲公解。不死於嵩穎之

地、不死於金閶之地、而死。於燕京之地、人之痛公者又不能不爲公病、病之者曰、功成名立、終老山林足矣、皇皇何爲。又曰家貧親老、祿仕宜矣。親老而家不貧、顧皇皇焉如此、是爲五斗折腰也。余皆以爲不然。公之出也、登封使之也。公宰登、治行推第一、登人被其德者、尸祝不能忘、異矣。以卓異陞南寧別駕、去之日、黄童白叟哭留不忍舍、數千人擁衙舍請見、出則牽其衣、置之座、以肩承之、行曰、無使失我賢父母也。嘻、又異矣。及公遭太夫人之喪、登人聞之、不遠數千里至吳門送喪、此去任後爲登人所戴、豈今人所可及乎。公一再遊嵩、人攀轅爭迎、以至其家爲榮、弗勝則忿而相擊。公且勸之曰、先後間皆可到、勿謂

不視爾閒閒也。凡周歷城市邨落，嘗至月餘者、不能去。其閒疲癃老幼、挑鷄黍蔬酒來獻者、廉取之、與道家人父子之情、至饍餽槩弗受也。此去任久而民思益切、即求之古人、可多見者乎。噫公之治行、登人戴之、豫士信之、海內仰之、公亦翹翹然自喜、以爲三代後未必不可施吾化導之方、而天下無不可以治登之治治之也。於是翻然勃然、鬱鬱於中而不能自已。又以太翁趣之行、其不終家食之志於茲決矣。是心也、以爲苟可以得行其志、即不惜身任勞瘁、心殫區畫、試其道於斯世斯民、以庶幾乎古治之可復、而天下猶知吾之治術不第小試一邑已也。此公之志也。憶壬申冬予遊姑蘇、訪其家、留三日、邀予同車北

上、車中所論、余識之矣。過柘、亦留三日、講學朱陽書院、邑人士感動、益信登人之極不怠者、真有所不能怠也。嗚呼、以公之才、果得大行其志、將昔之治一邑者今可以之治一郡、其可治一郡者、即可以之治天下。而何齎志而沒、使人不能無餘憾耶。公病臥旅邸兩月餘、予每往視、輒談笑自如、志強如初。一日謂予曰、吾去矣、功不可盈、名不可遂。吾一生得力於耿逸庵先生、使我功留片土、名垂人世。又吾家計素稱贍足、八口不至凍餓、非古之享大名而終窶且貧者可比。此時猶欲推而行之天下、恐天道惡盈、不可久也。嗚呼、此公與予永訣之言也。時一追憶、不禁悼傷。豈天不使克竟厥志耶、抑豈如公所云處功名之

盛而有進無退者、爲不克永耶。嗚呼、公之生也、懷抱磊落。公之仕也、政蹟顯爍。公之死也、雎陽、嵩陽引爲同心。公之再出也、天下國家爲之籌度。及其死也、不死於豫、不死於吳、而死於燕邸者、登封使之也。謂公死於登可也。倘天假之年、得以登封之治治天下、將必大有可觀、而無如其弗得遂也。豈脩短有數也、抑豈如公所云、功不可盈、名不可遂耶。嗚呼慟哉。予於仲春曾與公爲位以哭嵩陽先生矣、今以哭嵩陽者哭公、已不啻登人之哭之也。竊恐登人於公死後而思之、更不啻於公去後而思之也。嗚呼、生順沒寧、公亦可以無憾矣。予獨不能不痛恨乎公以登封之治治天下之心之不得遂、而卒死於此也。明日盡

轜南返矣、予薄具五簋以祭之、不違生志也。聊撰祭言以焚之、且述隱志也。公其有靈、尚鑒予衷之誠一。嗚呼慟哉。

○與門人張在鎬書、

自吳門別後、與尊翁同車行千里、商榷大事、不一而足。至柘、加惠後學、敷教朱陽書院而別。某以偶病兼理行裝、未及陪至登封。二月間京師聚首、往返晤對、不可以數計。未幾尊翁疾作、腰膝濕腫、猶不以為意。月餘面背漸腫、又久、手足遍體皆然。急延醫調治、屢藥罔效、於九月十四日竟奄然長逝。失我良友、慟哭難禁。念尊翁一生心事在登、今之出也、又欲以登封推而廣之、此志甚為難得。不諒者以為多此一出、某以為道之行不行、天也、脩短不齊、數也。原心而論、只是要行其志

爾、豈爲利祿來乎。但抱才欲試、病在不能忍爾。稍能忍、則藏之亦可也。卒之前二日、與某爲承訣之辭、道一生事最悉。然念念不忘耿先生、又命某述其意以告孝子、當學湯耿兩先生早教子云云。言猶在耳、每一追憶、不勝悲悼、想大孝人能善承也。目下喪事重大、正人子盡心之時。苫塊中尚宜節哀勉圖大事。倘毀瘠踰禮、事不堪舉、恐非孝也。雖含殮時不及親見、然在京有宋聲求公諱駿業者、篤於照料、總理喪具、一切棺槨衣衾、靡不計慮周詳、置備妥帖、不使孝子有遺憾。某雖力乏、然自病至卒及殮、罔不親覩、恐有不到處、好爲商確。然諸凡亦竟無欠缺、不足慮、雖孝子在都、亦不過爾爾爾。痛極仍當自解慰也。更有

工垣彭無山先生諱鵬者，道義關切。病時嘗與某憂慮，亦嘗至病榻相視。及卒時，痛哭，瞻顧不能去。殮時又痛哭不能止。又與某訂同日爲文以祭。祭時用一篇，某用五篇，各遂生志，各哭盡哀。其祭文說尊翁出而行道濟時，與某意毫無間隔，真屬知己，照見肝腸之言。兩祭文他日表册頁，或藏幽宫，或存之家，尊翁想含笑九原也。永訣時又言生平知己四人，湯、耿而外，以某濫與，最後又得一彭公。今相信至此，取友真無遺憾矣。尤奇者，有馮具區先生曾孫褒仲諱士慶者，敦先世同譜之誼，自九月初四日來視，即任寓所，晝夜調理，如一體相關。今且置彼事不問，竟送靈輀返里。又張西苓諱天錫、沈星瑩諱方郁者，左右

周旋。更有浙江何糧臺管家曹炳極力照看、得船隻遄返者、此人之力。尊翁一生視朋友爲性命、今卒於京邸、得朋友相扶出於誠然、皆嘆爲平日篤友誼之報也。獨恨今歲耿先生云亡、方及半載、尊翁又復繼逝、吾道益孤、不能不仰天長痛、奈之何哉。敝鄉宦遊京師者聞而悼傷、某單約製軸於十八日同向靈前一哭。軸分賻儀另有開單。登封稍遲寄信去、彼邑人士不知痛哭更當何如。千里送葬、所不免也。令祖太先生聞之恐過悲、孝子代爲解慰。親喪自盡、中更多此一番委曲、善盡爲上。鄙意更謂此出雖未得行道、亦可傳後。倘終老家園、不遇一知己、表白其衷、其一段念切斯民之心、天下後世誰得見之。人生皆

有死、死而不朽、是不死也。此意更致之太先生前當自慰矣。前耿先生有凶問時、聞舉家皆哭、而令妹明大義、尤稱賢德。此千古美談。某當尊翁在時、毋言及此、輒相視而笑。一家多賢孝子、其勉圖後日。諸友容當通候、餘不瑣聞。○十八日、約同鄉公癸張公肅如、李容恂、容肅同彭無山先生癸之。○十九日以書祝宋于蕃同年大壽意欲有一芹之獻、而堅辭不允、於他家親見其不受餽遺、則亦不敢以非物冒瀆矣。若循成例、又恐於賤辰取封見還、更涉跡套、區區之衷何以將之。惟願吾兄勵學不息、進德無疆、矢仁義作安宅、望程朱爲



步趨則兩間不朽人物、端惟禱祝是所心結爾。○**二十日**視牖如張公柩、贈迴久之。○**二十一日**哭牖如公。○**二十二日、令容恂、容肅送牖如柩於京城門外。**○黃起祥、黃起元來晤、談學甚久。○**二十五日**朝回、足微痛。○**二十七日、足病。**○**二十八日**午服藥後覺輕快、召容恂、容肅、容遂及二女、三女於榻前羅坐、語以常行之道甚久。

冬十月朔足病雖愈、而心神覺虛弱不寧。○**五日**家報至、云欲賣庄田作京

中盤費心。○六日寄家報止賣庄之事。○晚中不樂。聞心中宗氣上衝、急延醫調治。○七日、病甚。彭無山、劉方齋兩先生來視、後以爲常。○八日以後服補中益氣湯。○二十日夜不寐、心神不寧。○二十二日以後服八味地黄湯。○二十四日孟嗣宗爲先王父作語錄序。○移寓。○二十五日、克讓、容端、容莊至京。○書院諸子書來。○邑侯史平泉書來、商書院延師之事。○二十九日答書院諸子書、諸札及課藝寄到、因散館期迫、不及細閱、稍遲再寄。郝坦問如何立身制行、如何讀書作文。

立身制行之道，不外一孝。讀書作文之功，不外一敬。張序云，異日馳京畿慰饑渴。張子不云乎，吾心自有嚴師，人只着實學聖學賢，雖千里同堂也。杜穎所謂動靜語默間可則可做，是善學者也。總之學以實爲本，一邊窮理，一邊躬行，日積月累，自然有進處。書院中循序漸幾，各宜勉勵，是所切望。○寄家報。十月二十五日，讓等來京，知大人安康，甚慰。勤因感冒，偶於十月初六日微病，調理至二十五日，讓與端莊到時，即已大愈，無慮也。史公議及書院，以宜請先生爲急。此是司土者嘉惠後學殷殷不倦處，亦正論也。但師席甚難其人，必得品行端方，可爲士式者，方可延至書院。不然，求一通文理者，即爲敦請，恐書院

將來人覩爲義塾之類，其不能成就也，不更大乎。書院若一時不得師，猶之治病者不肯請庸醫，寧可任其病之未去。病未去，猶可治也。若不暇審擇，請一庸醫，命立斃矣。此不可不愼也。史公作興書院，按日講學會文，此是千秋之舉，將來書院内自宜請主專祀，其功已不朽矣。書院主教之人，亦與創書院之功等，將來列名院志，亟彼嘉言懿行，以傳千秋，且黍稷馨香，亦與創書院者同堂並禮，此豈可草草請一舉業文士，便可付以重任乎。此意當婉商之，必不以吾言爲非是也。

十一月五日，麥子雯同年來視。○十六日，彭無以勿服藥力勸。



山先生來覵、以先太孺人忌辰不敢會。○二十五日冬至行祭。○二十七日氣滯痰盛、大不快。

十二月二日先王父筠峯公入鄉賢祠崇祀。○四日是日氣覺暢。○八日答邑侯史平泉書、前論書院延師、家字屢及之、深感陶成美意。但某覵書院重大、與義塾不同、必得千秋自命之人始可付以千秋重遠之事。萬一潦草不檢、無以型多士、即無以副數年培養之盛心、固不嫌徐訪眞士爲善道爾。○寄家報、祖入鄉賢、由當年心地無私、孝友克全、不欺人不愧闇室、不苟色、

不私財，表裏如一，方得有此。今日喜而不寐。當年操行獨苦，人不知而天知之，所以今日天成之，不獨人成之。子弟觀此，當重自勉厲，以圖遠大。遠大者何？于聖百王之業是也。若有一毫心地虧欠，如何承當。○二十一日，與宋可喜可懼，勉之，重自勉之。

于蓄札，近日時事壞亂極矣，吾兄却非道之來甚力，即此一端，眞人品、眞學術、眞事功俱在其中。當此波靡之會，有此志堅守定之士力砥頹風，某實爲世道人心慶。更望吾友學日進，志日永，于秋大事實在此也。

是年赴補，專習清書，秋冬病。

孫 紃 校字

尋樂堂日錄卷十終

校記

①彰：當作「漳」。下句「彰」同。

②續：疑作「緒」。

尋樂堂日錄卷十一

朱陽竇克勤艮齋甫著　男　容莊　容遂　仝編

三十三年甲戌、四十二歲。

春正月、病。○十五日、本縣請予大人鄉飲大賓、辭之。邑侯史公送扁。扁字人倫斗望。○二十四日、嵩陽諸同人書來。

二月六日蘇鏻來受業、其父蘇名鄉率之行禮。楊燦、董鴻勳來受業、蘇名鄉爲介。○八日、移寓。○十日、再移寓。○十二日、左足病。○二十一日、赴起居注館考課清書。○門人張在鎬書來。○二十五日、春分行祭。○二十七日答嵩陽諸同人書。

三月九日、赴起居注館習儀。○十一日、赴暢春闈。○十二日、暢春園　御試翰林院庶吉

士。五鼓時、同戴有祺等三十四人齊集暢春園東偏關帝廟。黎明、習儀。候九卿奏事畢、掌院引見出。日中、至澹寧居行三跪九叩首禮。旋傳名散卷、侍衛列小棹三十四張、懸題東階上。漢文題論仁是天地之心、詩賦得別館春寒淑氣催。滿文翻譯皇極經世不用金、木水火土 而用水火土石。一段。日西、 賜宴、賜茶。謝 恩畢、各就坐。時日已下、予翻清書畢、即作論一首、未及作詩、而日已暮矣。隨交卷。仍至關帝廟。更餘未有旨、始回寓。○

御試仁是天地之心論、 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天之氣行於四時、而周於百物。物得天地之氣以成形、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其生於天地、一人之生於父母而已矣。所謂仁是

天地之心，可得而申論焉。夫何以謂之仁？仁者，生生不窮之理也。其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又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仁固統人物而畢貫者也。故乾稱父，坤稱母，萬物一本也。天地之帥吾其性，天地之塞吾其體，其視天下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一本而散爲萬殊也。萬物一本，散在天爲元，而亨利貞總貫於內；在人爲仁，而義禮智統備於中。是太極之合動靜，該虛實而一之者也。一本萬殊，故得煦和之氣，而人多善良，積醇固之氣，而物無疵癘。是太極之無物不有也。天人之心交相合，而天下之治畢矣。易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



吉凶、以大人得乎天地之心也。今夫天地之心亦甚微矣當品物咸亨之時、人知其爲仁不知即嚴寒大冬之日、其生物之心未嘗一時息。故曰顯諸仁、藏諸用、其藏焉者固其顯焉者也。民之所以成終而成始者、人亦孰知其不言所利而利溥者哉。王者法天以四海之乂安、民物之和樂爲心、其不忍於一物之失所、而發政施仁之必盡者、純乎天地之心者也。所以聖王在上、鐲租賜復、海寓蒙庥、深仁厚澤、肌膚淪浹、上下和睦、休祥備臻、無他、人生於王者之心、即生於天地之心也。雖然、天地之心以發生長養爲心、王者之心以萬物一體爲心、而其本則在主敬以養此心、存誠以實此心、而後擴而充之以達此心、此又

審幾於微、致功於豫，而與天地同仁者之不可不急講焉者也。○**十三日**、自

暢春園回。○**二十八日**、奉　旨授翰林院檢

討、即日赴翰林院衙門到任。早辰、齊集吏部宣　旨、授翰林院檢討、隨赴翰林院衙門到任。謁至聖先師畢、同衆赴大堂、東西列兩行、相向四揖。東西易行、又相向四揖。禮畢回寓、設香案供獻、率闔家拜告天地、祖先及予大人，然後受婦及子孫之拜、如朔望儀。

夏四月三日　晤同年麥子文、極言服藥不可、即止之。○**八日**　谷命候至

京、述閩邑公舉雪塘夫子入鄉賢之舉，予心愉快，特吳匪庵先生徐華隱先生來顧，予以其事告之。兩先生遂致書當事，務全其事、亦先輩好善不倦之盛心也。○十日與彭無山先生札、聞少司馬疏請九月之服、不勝愕然。司馬此疏果然，天下謂我爲何如人。某兀坐一室，不聞外事，未知果是此等否。先生知之必詳，乞明以示下。○十一日聞兵部右侍郎李光地遭母喪，聞訃具呈中堂票擬回籍守制，在任守制二旨。得旨在任守制。光地上疏請假九月治喪，十二月到任考試士論醜之，因與彭無山先生書，以志憤懷。○與彭無山給諫書。自初十日聞兵部右侍郎

李光地有請假。九月之疏、五內如焚、驚惶莫定、即致字求訊料先生誼屬同鄉、知之必悉。乃未賜回音、而他人且數見告矣。衆無異口、傳聞應眞。不禁仰天痛哭曰、人心至此、尚何言哉、尚何言哉。天地之所以不毀恃有元氣鼓動於其中。人道之所以常存、恃有仁心流貫於其內。人心惟仁、故在家爲孝子、在國即爲忠臣、交友即爲良朋、治民即爲循吏。事有岐轍、心無二理。人有南北、性無殊途。從古及今、率不越此。今光地遭母喪、自宜回籍守制。

皇上在任守制之　旨、誠視光地爲正人、故降此　隆旨、以示寵眷之非常。爲光地者、當此益覺哀號難禁、痛慈闈之不存、致肝腸之摧裂、苫塊之際、惟有稽顙灑血以守制之

情痛陳於君父之前。此時方寸已亂、豈云君命敢違。即再降　溫旨慰留、何難一再哭陳、以求必歸。雖數冒　宸嚴、亦不遑恤。祇緣此事非同小可、出此入彼、間不容髮。聖狂之分、人禽之介、定於頃刻、安所游移。痛哉、光地之處此、不知其何所云也。一聞　降旨、即有請假九月之疏。夫九月之假可請、安見三月一月之假不可請也。且九月之假可請、是九月以後之日月即無服也。爲人子而不得親視含殮、終天之恨何時可釋。又降其服而爲九月、即宴然居官視事、恬不爲怪、此誠何心哉。雖極貪庸、亦耻蹈此、而光地竟爲之、光地之自處爲何如。亦不慮天下後世之謂我爲何如也。想富貴當前、貪戀難舍、身名俱敗、廉耻

頓喪，亦不恤耶。或光地意欲以此報　聖恩，
然天下有離孝之忠乎哉。有忽其親而可以
事君者哉。光地欲以在官報　聖恩，而已至
於忽親。夫至於忽親，而又何望其報　君。君
親大倫，忠孝一理。其哀請守制，至再至三，披
肝露膽，毫無遮蔽，　皇上必俯允。臣請令同
籍守制，使傳之天下，載之史冊，見　聖主之
優禮大臣，爲千載稀遘之盛事，而人子之哀
痛廹切，有一朝難緩之至情。斯不亦君親無
負，其篤於親者，即其所以報之君者哉。況今
歲二月間，　皇上曾以禮義廉恥，難進易退
切責大臣，凡在廷諸臣及小臣之稟聞　天
語者，莫不爭自濯磨，求爲盛世之完人。豈光
地職爲大臣，身列殿廷，顧未之聞耶。光地乎

日負重望、士林歸之。今當大節、目睹至此、其所謂禮義廉恥安在、其所爲難進易退何存。其綱常毀裂、名教淪亡、世道人心、於何底極。凡具仁理、未有不痛哭流涕者也。且當今之時、非有邊塞征伐之舉、何至於奪情。學院之官、實爲禮教風化之寄、又何可以奪情。明之李文達、張江陵故事、曾未之悉耶。然在彼時亦各有說、而猶不爲公論之所容。况今時何時。所任何官。大非昔比、忍爲偷生。嗚呼痛哉言之辱矣。聊抒憤懷、用申大義、以志人倫之大變、尚有人心之未死云。

○十二日、前病至是全愈。

○十三日 送惠子之任序、 予年友惠子沛蒼、性至孝、筮仕得兗之費邑、顧謂余曰、八十

二歲老母得迎養官署，吾願足矣。領憑後，願紆道里門奉之來。又聞其邑爲先賢故里，高山仰止，尤幸得所依歸者也。此兩事實遂夙懷，以此酬　君恩，不殆不辱，庶可終身乎。余聞而躍然曰：君此行當建偉績，不惟終身，更可千古矣。君不聞乎，在家爲孝子，在國即爲忠臣，交友即爲良友，治民即爲循吏。蓋忠孝大節，理惟一貫，信友治民，事無岐途，人性皆善故也。孝經云：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希聖希賢，固所以立身也。君孝念純篤，天若誘其衷而玉之成者，賢聖薪傳，予不能無望焉。君行矣，聊書數言訂後效，不敢以蕪詞贈吾友也。○十六日，答梁槩亭同門書，睽違六載，今昔頓殊。足下以文

章風雅之宗而鼓吹一時、某以尾櫟材。卽勞風塵、不自珍惜聲價、不無霄壤之別、然某賦性迂疎、亦頗不耐羈縛、歸來將有期矣。楊君備遠道履安適、無入不自得之槩、深服造詣精進也。某自昨歲入都、凡百艱窘、久作無米之炊、後日不知當作何境。所幸春月散館、不至大裂。向後作探討事、可畢生平。然於清書幾經攻苦、始克有此。足下澄清爲志、豈久卧煙霞中。幸於此道早加講究、非欲求工、以祗承 君命爾。昨 御試、有清書不當者、竟以知縣用。雖變局未卽爲例、然不能無虞也。

○十七日、鄭珠江先生來晤、有世道人心之感。先生諱際泰、號珠江、廣東人。○

十八日寄家書、三月二十八日、奉旨授爲翰林院檢討。當日到任以後、行所應行之事、直至四月初十間、諸冗方纔完結。每日隨分度日、心中極安適。雖僕從逃去、心亦坦然。小八行徑任之可也。居任之處在土地廟斜街、去御河甚近、水甘可用。早暮間取三二桶、可足一日之用。騾驢亦可不必養也。所在之房共六間、來覲者皆以窄小爲嫌、而居之甚安。且價廉易爲力、心神不至牽擾。所獲多矣。此中爭界在樂之暇與不暇、不關巷之陋與不陋。日率二三子姪灌溉詩書、陶泳性情、貧可安而道可樂、內不擾而外不驚、滋油然有自得之趣、人固不得知之也。在京度日、貧淡非常、充饑者惟有老米、蔬饌者惟有

布衣。子弟正要觀貧苦之狀、親受艱難之日、知世間無易爲之事、始困心衡慮、不敢爲不善也。此等光景、未親領畧者安能知哉。近見京中容端、容肅、容莊、容邃安之若常、久則驕心可退、謙德日長、非天之成就此四子者乎。每到晩時、院內坐談、常喜天以貧成我而我以貧成子弟、皆閱歷有見之言、非矯情遣興之論也。又常謂兄弟四人、勤不敢自居於不肖、振起亦能繼之。近日維持書院讀書其中、此豈肯與流俗相競逐者。惟大人家訓嚴申、令子弟息心平氣、循循爲子弟之職、且令家中男女有別、唱戲等事斷然不做、一意以聖賢之事爲法、人未有不敬重者。若自己涉於不肖之地、人有耳目誰得而欺之哉。總是子

弟有善卽貽親以令名、子弟有惡卽貽親以過端。人情雖刻薄、亦甚公道。善過在我、是非之口在彼。卽隨之不肯畧相恕也。毋謂大人不自欺文卽嘆今日家道之興、端自方寸積累中得來、子弟不可不錄一通熟讀遵行也。家私已書盡再卽朝中一自欺者畧言之以爲戒。李光地負天下重望、號爲理學先生者、今春奉　旨差北直學院、忽遭母喪、　皇上有在任守制之　旨。爲光地者自宜瀝淚泣血、哀乞回籍守制、乃絶口不道守制而有請假九月治喪事竣到任考試之疏。此疏一上、長安痛駡痛恨、比爲禽獸、垣中彭鵬、臺中楊敬儒交章糾參、指爲不忠不孝、欺世盜名、光地何說之辭也。光地竟是此等人、向來談學、

都是欺僞、有道者各有去志。向日請命、有告假之說、大人不許、彼時猶以病言爾。此番更爲綱常毁裂、名教淪亡之時、更不容不去矣。勤深知君臣之義不可廢、但度德量力、覺斂身而退、爲能保守名節。不然、頹惰志氣、毫無樹立、萬一大節有虧、身名俱喪、何如知止知恥、早安丘園之爲得也。又非不知在朝即爲榮親、然而世道不古、人心壞亂、在朝無同志、孤立可畏、亦可憐。戀戀榮親、而不能果决勇退、親未卽榮、而流爲塵俗人、再久爲庸劣之夫、其爲榮親安在。想大人亦不願有是也。出處繫學人一生大節、忠孝在士子初無二心。能處而不能出、是爲忘君、忘君不忠。能出而不能處、是爲失身、失身不孝。斟酌於君親之

問、權衡於忠孝之義、更歷觀今日時事之敗亂、具陳近日人心之蠹壞、以爲進退、此是一生人品學問所關、非同小可。大人或不以不榮親者加罪、當必更有說以處此也。○

再與彭無山給諫書。李光地破裂名教、有請假九月之疏、聞者痛心疾首、連日物議沸騰。豈與光地有佐隙、實天理民彝之在人、不容泯也。自大疏出、而義理昭明、倫常藉以不毀。非特爲一時維法紀、實爲萬世扶綱常。在他人瞻前顧後、雖極憤懣不平者、而未能明大義以正之。大疏痛切直陳、效鳴鼓而攻之義、畧無隱諱、亦豈與光地有佐隙、天理民彝之不容不入告焉故也。今日又於　暢春園具疏糾參、讀其稿、字字箴

鉞、眞春秋誅意之法。其間原　皇上留之之意、陳光地飾僞之術、人情人理、詳切著明。天下後世讀之、毛骨猶且惶悚、況當局者乎。但在京守制之請、不能無疑焉。光地業已請假九月矣、天理民彝豈復可問、更何論在任守制、在京守制、回籍守制者哉。然爲百世之綱常慮、則不能不據大義而爲之言者、大疏人告、雖未奉　旨會議、而大義已伸於天地間。其扶挽名教、則似止宜守經、而不宜行權。再疏光地之罪、以明回籍守制之爲正。乞　勅廷臣議其不忠不孝、而置之法者、百世不易之經也。不請　勅廷臣議罪、而請在京守制、以示撻之市朝之恥者、一時權宜之計也。夫臣子之進說也、先有以成其君之德、而始有

以摘其人之奸。君子之立言也，爲一時之人心申公論，而尤爲萬世之綱常計畫一。光地之疏請九月，非　皇上不使終三年也。大疏曲陳明悉，此所爲成君之德者也。光地誠至再至三哀請，　皇上以孝治天下，必准其回籍。而光地緘口不言，所言者曰寵命，曰破格，曰忍死効力，曰考試不悮。苦塊之際，而忍爲此言，豈人子之言乎。大疏窺其隱而更誅其心，所爲摘人之奸者也。大疏入告，若僅爲一時之人心計，則公論已伸。若爲萬世之綱常慮，則斷斷乎自有一定之衡，又非可遷就而爲之説也。光地負罪莫容，智愚同憤，其痛恨者固見人心之未死，其議處者亦慮國體之所關。誠請　勅下廷臣議罪，以嚴其處分，

皇上或嚴加斧鉞，正也。倘或寬免，令回籍守制，則亦皇上之仁也。而總於倫紀昭明，復於國體無損。其傳之海内，載之史册，既見皇上之盛德懋昭，即見憲臣之讜論維千。盛世景象，豈不宛然。今乃請在京守制，所云不可居官則善矣，所云不可回籍則未然也。任彼狠狽，極彼貪庸，但可謂難逭於盛世之誅，則國法伸。但可謂不啻於士君子之林，則公道著。若因其難逭於盛世之誅，因其不啻於士君子之林，而謂無顔回籍，亦豈有顔居京師乎。夫回籍者，非家居也，以守制也。親喪在家，而令在京守制，此非盛世之法也。若謂示以撻之市朝之恥，則大臣可殺而不可辱。於此請嚴不孝不忠之誅，以爲天下萬世戒，則

於國體得、而於三年之喪亦復明於天下。所謂守經而有裨於世道人心者此也。所謂非堯舜之道不陳者此也。且誰非人子、誰甘不孝、誰非人臣、誰甘不忠、不忠不孝、置之典刑、天下萬世、塗轍若一。倘因其事之難爲措置而爲權宜之計、使困之不得去、以示耻辱、竊恐天下後世之爲光地解者曰、彼之請九月、非人子也、而當日抗疏糾參者不請誅光地以謝天下、又不直陳三年之喪之不可廢、而故爲多方以遷就之、則是終不令光地之回籍者、其隱也、而又何怪乎。光地九月之請也、不幾幾乎使天下後世覘朝廷之施法非所宜、而不忠不孝者反有以解免也哉。犬疏業已入告、相晤未及細詢。今再思之、爲綱常名

教防弊端、則不敢以在京守制之請爲善道。爲國體國法存匡大尤、尤恐以在京守制之請累 聖明。夫在京守制、聞宰臣有是說矣、而未敢以爲然也。爲是說者、不過遷就之、使光地不至居官爾、非力陳三年之喪爲凡爲人子者所宜守也。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光地九月之請、犯天下之公惡也。當此人倫大變、宰臣既不以三年之喪力陳於 皇上之前、而大疏又止以在京守制成宰臣之說、稽之典禮有違、按之國體有碍、恐非所以成
聖德、彰孝治也。爲今之計、倘 勅下九卿會議、惟早疏請與班、而以回籍守制之爲經、以在京守制之爲權、仍抗顏力爭、反復明義、使光地回籍守制、不則即請嚴置典刑、以伸

國法。計惟有此兩言而已，他何有焉。此事關繫天經地義，而明天之經，申地之義，又在大疏。願熟計審處，而勿遷就以從之也。敢據天下萬世之公義爲朋友陳一得之愚，倘不以芻言爲罪，則天下萬世幸甚。○二十九日以後，讀唐詩。○

十二日寄家書，子弟在家，惟以閉戶讀書、不與外事爲主。家間舊規，凡內外之別、大小長幼之節，一一分別，一一順序，就調理。吾心方慰。幼年子弟於財利，不可有非道舉動。於言語，不必任意張狂，須沉重簡默。人纔不輕我也。讀大人戒子孫不欺文，愈起兢兢。子弟如何不恪遵。人禽之關，在欺不欺爾，可畏也。各宜實心勉圖，勿悞終身。○示振起、永

楊先生此番語錄尤有可取。振起取與書院諸子讀之、但其間有禪習未脫處、是楊先生本色。亟與商之、抛去此等可爾。○與楊太和先生書、　先生做近裏着己工夫、所言皆名語可法。書院諸子得先生提醒、何幸也。所寄大作因冗忙未及細讀。今取披閱、見造詣深邃、又見我兩人相得在不言之表。但作透快處當錄出置學者座右。其間有語意仍涉禪機者、不敢附和。惟願先生立論粹然一出於正、後人方不我議。此事非同小可、不辨黑白不効忠告、所不敢也。鑒宥幸甚。

○二十三日　新安呂視群成進士歸里、詩以送之、並商所學。○贈呂視群詩、　君家嵩山岑、書屋傍洛水。登山陟其巔、涉水探其

底。淵源溯明德大節全素履。著書日月光孝經闡閫望。嗣世多令名、繡衣皇貪鄙。同官服清白、天顏亦有喜。君今振閥閱、二難相繼起。聯鑣馳皇路、溫然璞玉美。並擅洛陽才、文壇執牛耳。君先脫穎出、南宮邀青紫。公卿薦其、賢同人皆倒屣。廷獻萬言策勳名可立竢。余年空碌碌、冷署守經史。樂饑敢願外、假未晰學占。所幸君同調、大義用不否。憶君過蕭寺、久坐評諸子。長安亦吏隱、君業從此始。行旌爲我停、贈言傾知己。願自今歸去、併力探篋裏。志不在溫飽、所貴天下士。砥礪過波流、激湍中自止。朝耕與暮耨、與廉與教恥。綿綿一脈繫、學聖别夙矢。忠節印家法、月川吸神髓。風月誠無邊、伊關指顧是。知君歸去吾道西、

嵩陽鼓吹有端倪。試看勞勞風塵者，不由大道由旁蹊。○二十四日 呂視祥來晤，談詩學甚久。語及李光地事，視祥以危行言孫爲言。予謂言孫者居恒之言爾，至事關綱常，亦須有明白處。當日忠節公於遇變時，設有瞻顧之念，今當何如。惟見大義，不可滅磨，故挺然無所孫爾，事非可一槩論也。○王令貽作先王父祀鄉錄跋語，書來極道唐欽文名燮松，郡諸生，爲陸稼書先生及門之賢。○二十六日 復王令貽札，大作情詞兼至，先人藉以不朽，深感表章之功。唐君久仰邃詣，今居京師，深喜請教有日。惟願足下抒眞實經濟，得行一分，卽使民受一分之賜。雖因時設法，難拘一定，大約

以不負所學者不負君民、○二十八日、彭無卽吾兩人同堂相磬也。

山先生來晤。具言二十一日午門外詰問叅李光地之事甚詳。大約諸臣不顧事理、而惟阿意爲主。語畢、無山嘆曰、諸臣負　皇上也。

五月二日、三與彭無山給諫書。二十日內胸中鬱鬱梗塞、不能稍暢一息。祇緣請假九月、事繫世道人心之大變、此處不得明白更有何事可明。每與人言、輒激烈不平、不自知其言之憤也。而人心變易、大可憂懼。當初聞九月之請也、人人痛恨皆爲侃侃正論、以爲罪不容死。果聞大疏入告、稱慶者遍長安矣。既而暢春園再

疏糾滎聞　天語切責，人節稍渝。前志與人言則半應半不應，其態甚無足觀。揣其意，惟恐言之者過激，而聞之者加害也。此人心之一變也。及至午門切責，先生挺身而談，以正氣維持綱常，使是非曲直昭於天下，正士君子吐氣之一時，而人復咋舌變色，不敢置一語。過我者不以爲他人事與我何涉，則以爲九月之請彼自有曲衷。夫以忠孝大節視爲無與於己者，不知天地間更有何事與己干涉。此無他，利則趨之，害則避之，不顧名義，惟欲偷生，習俗使然，無足怪異。至於破裂名教之徒，不明其罪以爲世道人心之防，而又從而曲爲之說，以忍助其惡。且前此者憒憒，後此者懵懵，前此者似有仗義執言之眞性，後

此者囁嚅畏縮，而視息爲之俱屏。似此光景，可爲浩嘆。此人心之又一變也。更有不止是者，已則面目頓移，轉惡人言多事，與之言則絕不相入矣。强與之言，且垂首全不應矣。不惟默然不應，且故爲支飾别事以間之，於此事、不令人再爲提起，竟似應有九月之請應有督學之任，言官糾之者不應如此切直，如此則爲訐人之惡，從旁觀之者不應如此憤很，如此則爲暴人之短。噫，此事何事，而側訐惡暴短類哉。使人誤崇忠厚之名，坐成唯諾之風，不恤綱常之潰，任彼貪狠之行，恐不能箝有志者之口，而使之浮沉也。正以此非一人之事，天下之公事也，非一時之事，萬世之公事也。以天下萬世之公事，不爲天下萬世

畱公道、反推而遠之、以爲無與於我、且從而護之以爲彼不得已、夫安知亂臣賊子接踵於世、不各有不得已者乎。嗚呼、此人心之極變也。幸大疏力砥中流、維挽世運、一疏再疏、膽氣俱豪。以此定千古之公案、明目張膽、毫無遮蔽關繫至大、豈同小可。自午門詰問後、不知部議若何。方設爲不必然之慮、以爲萬一不能承　俞旨仍着在任守制、此一段是非、何時可明。其於名教、如何得無碍。愁焉憂之者久、每思先生以愛君憂國之心、爲斯世維天經地義之大、抗疏直陳、不避桑梓、直冒天威。廟堂之上、安可無此骨鯁直亮之臣以維持國是。班聯之中、安可無此鐵面氷心之槩以破除倫風。彼蒼默照、必伸其志。宸

聽其斷、必鑒其衷。蓋天下事以誠、心爲之、無不可成。以忠膽成之、無不可久。忠誠貫於金石、昭於日月、雖時勢難挽之際、未即轉移得全亦可挽回一半。今日得在京守制之旨、人庶知三年之喪必不可奪情、斯不敢貪爵位而忘親。又知喪節之舉、毫不能成貪斯不至蔑法紀而欺君。君親大倫得以昭明、人心世道不至毀裂、大疏王持之力也。但在京守制、不如回籍守制禮義更得全、國體更無得。然能救得一半、其大勢斡①旋得許多、已盡費力矣、天下後世當亦共諒之也。○三日里中諸親友並書院門人書寄至。○四日、病。○八日唐欽文燦來晤、備道其師陸稼書先生之學。蓋欽文清介

自持，其家伯仲祇勵，一堂孝友，不存爾我之形，惟務大公之舉，蓋可風也。○**九日，南書房侍直自此日始。**初，上諭翰林乃文學侍從之臣，不可不知其學問人品優劣，命掌院派班南書房直日，每班四人，勤名在十五班。○**二十一日**令子弟各讀唐詩。○**二十八日，病漸愈。**○**二十九日，南書房侍直，御試賦詩。**○南書房侍直紀事

皇清康熙三十三年甲戌夏五月二十有九日，翰林院檢討臣竇克勤南書房侍直，蒙恩召入乾清宮西暖閣內，上命題賦詩。是日上五鼓駕出，祭方澤壇，黎明

駕回、臣克勤隨班午門外迎駕後、同檢討臣鄭際泰、鄧咸齊、徐日暄進起居注館、掌院臣張英引之東過太和門前轉北、由昭武門、更歷門兩三重至乾清門、候於外。稍遲、掌院引入乾清門內、西趨至南書房。時有太常卿臣勵杜訥在內書字、侍讀臣張廷瓚、陳元龍繕寫御製詩、不多時、賜餜將及午、召入乾清宮、進西暖閣、即上內書房、圖書滿架、四壁輝煌、諸臣不能常到。御榻在南、上坐御榻北面、掌院近御榻跪、臣克勤等四人錯後一行跪、俱西向、離御榻數尺。東偏列通長低桌一張、南北行、上置墨硯筆札四方、下列通氈氈、上置錦墊各四。四人起、跪墊子上、掌院啟奏某人、

上持小簡詢名籍、次及臣克勤。先是掌院單開呈御覽、遺臣克勤名、於徐下誤列楊。至是、以臣克勤名啟奏。上執簡云徐、掌院奏云是寶克勤。上云、徐日暄楊中訥。以所持小簡示之。掌院奏云、一時錯寫此繫寶克勤。上問、何姓。掌院奏云、寶。上未悉、問其名。掌院奏云、克勤。上仍未悉、掌院再奏、復云克勤於邦、克儉於家、即此克勤二字。上笑云、原是此二字。更問姓、掌院奏云、寶。旋以手書姓御榻上、上注目久之。掌院復書、上始悉、問云、寶克勤、你是那裏人。臣克勤奏云、臣是河南人。上問鄉試第幾名、臣克勤奏云、鄉試中式第二十四名。問會試第幾名、奏云、中式第六十三名。問殿試、奏云、三甲第

六名。稍間、上又問、你散館第幾名。奏云、臣散館第九名。上又問、你是那一府人。奏云、歸德府。上仰思久之、未有言說。問徐畢、上命坐、臣克勤等四人各叩首坐。稍間、掌院至小桌前傳御試題渾天儀應制七言律、限十蒸韻。衆啟奏求賜韻本、上發小韻四本、中使於每人前置一、始檢韻賦詩。時漏聲一刻、急就章不能畧待。詩成、中使至桌前取詩、跪遞呈御覽。覽畢、忽想詩後遺書名、啟奏云、臣竇克勤一時忘記寫名字。上將詩稿與中使傳下書名、又呈御覽。覽畢、上示掌院始坐。中使持宋紙一幅鋪桌上、上命書字。臣克勤跪承、坐書唐詩一首。畢、中使又至桌前取去、呈御覽。覽良久、上與

掌院微語、不能聽。及出、問掌院、上何語、乃云所寫詩有出韻字也。詩錄蕭嵩奉和聖製律、繫十蒸韻、結句用八庚明字故也。出、隨掌院同南書房。過午、再 賜饌。至日西、各出同寓。臣克勤草茅下士、躬逢隆遇、憶戊辰館選、於 乾清門得覲 天顔、已經七載。今歲散館、於 暢春園再覲 龍儀、纔過兩月。然小臣新進、初近 至尊、踧踖高厚、容弗敢舒。茲奉 上諭、優禮儒臣、 特命分班 內廷侍直、方之往古、實曠殊榮。及至入直、 聖眷優渥、寵極非常、 召至 御榻、賜坐詢問、 天語溫和、 龍顔開霽、更給筆札、分韻賦詩、濡毫書字、一經 睿覽、悉當 聖懷、咸 賜御書、統 頒天饌。臣克勤讀書至唐虞君

臣明良喜起之歌、讀易至天地交泰上下志同之訓、嘗遐思盛治、慨慕隆軌。不意生逢聖世、躬被休風、史冊光垂、照耀千載。凡在廷諸臣、莫不歡欣拜稽、詠歌聖德。矧臣克勤忝與侍從之班、親聞帝天之訓、陟庭展四部之藏、傍日襲鑪煙之氣、紀述盛事、尤所宜急。爰是筆摛數字、志效賡歌、感恩彌深、報稱永矢。因紀其事、以志千載一時云。○渾天儀應制七言律限十蒸韻、哲后乘乾瑞日增、森然垣宿玉衡徵。一元轉去璿璣運、七政齊來法象凝。敬授原關民事重、欽明總是帝心弘。和風甘雨能施普、堯曆光符泰運升。

閏五月四日、御試翰林於豐澤園。園在瀛臺內，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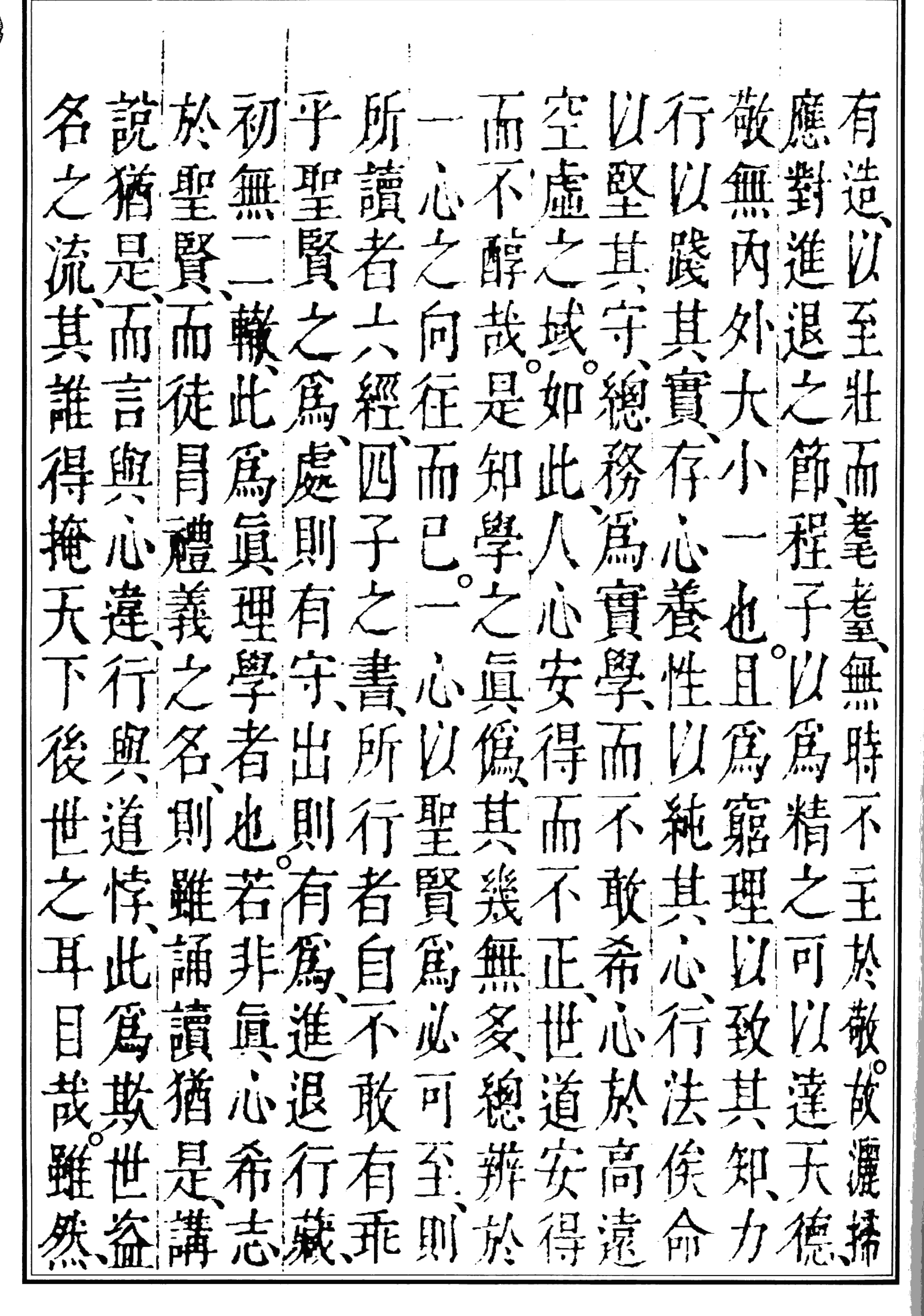


日翰林官自閤學至編檢凡九十二人候於小西華門內迎　駕、隨赴豐澤園、上賜饌掌院引入園內、命題作文。論題理學眞僞論、賦題豐澤園賦。未及午、賜酒果中使頻酌讓飲。過午、更　賜宮製果品、列　宮門外、召同中堂、掌院食畢、更　賜乳茶。各謝　恩、仍回園內作文、畢、衆集　宮門外候　旨。掌院傳　旨云、皇上說今日出此題、眞理學自是喜、假理學自是怨。衆奏云、俱感　皇上教誨求　皇上包容。又傳　旨云、即如做總督于成龍、他非由科第出身、並非有理學之名。他做官實心任事、清廉愛民、至今江南人俱感念他、他豈不是眞理學。云云。傳　上諭畢、各退至　宮門外、同中堂、掌院謝　恩、登舟

至小西華門內送　駕、各散。○理學眞僞論、上古無理學之名、而人皆盡聖賢之實。後世有理學之名、而人不無飾詐之迹。無他、爲已與爲人之念異也。古之學者爲已、今之學者爲人。爲已必至於成物、爲人必至於喪已、其大較然也。請即理學之眞僞而暢言之。蓋自天降生民、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人之復其性者蓋寡、於是天生聖人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初。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治教所以歷百世而常尊也。自孔、孟之道微、楊墨之說出、歷漢唐而淫於佛老、雜於功利、又其百家衆技之流、得以逞其說而亂其眞、雖有江都、昌黎、河汾力振微緒、然學僅窺其藩籬、

而未造其閫奧。此漢唐之儒術所以不能無不純之憾也、至宋而濂溪周子出焉、作太極圖說及通書、實紹孔孟之絕學、而開洛閩之正派。由是明道、伊川倡學於洛中、紫陽倡學於閩中、力取六經、四子之書而表章之、而斯道大顯。程門弟子如龜山載道而南、歷豫章、延平而至朱子。他如謝上蔡、游廣平輩、俱有荷斯道。朱門弟子如勉齋深衣之授、以爲他日可代郎講席、果遞傳何、王金、許以及有明宋濂輩、皆稱爲朱熹之世適。他如蔡西山父子、一則精通律呂、一則作書傳以衍皇極之傳、其於聖經、大有羽翼之功。此程朱爲理學之正宗、而接堯舜以來相傳之統者也。至有明曹月川、薛敬軒、胡敬齋、羅整庵諸君子、皆

鼓吹宗風、確爲正傳。惟是姚江以豪傑之資而好用才氣、逞權變之用而多資智術、其爲學也、不務積累而務捷得。其爲教也、不循科級而尚頓悟。是以籠蓋之術驅馭羣英、而人之歸之者率皆猖狂無忌、肆意妄行之徒。如王龍谿之天泉證道、總歸一無字。王心齋之高踞上坐、言語全非有道。陽明不加之教誨、反喜之、而且心爲之動。此皆相率而爲無忌憚之習者也。總之陽明以無善無惡心之體爲學旨、而顯用告子之説、故以格物爲襲義、而與陸子靜六經註我、我註六經之説不謀而合。其去聖人之教、眞有毫釐千里之辨、無怪乎學之者流爲老莊寂滅之妄誕而得罪於聖門也。大抵聖人之學、循序而進、自童年



有造、以至壯而耄耋、無時不主於敬。故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程子以爲精之可以達天德、敬無內外大小一也。且爲窮理以致其知、力行以踐其實、存心養性以純其心、行法俟命以堅其守、總務爲實學而不敢希心於高遠空虛之域。如此人心安得而不正、世道安得而不醇哉。是知學之眞僞其幾無多、總辨於一心之向往而已。一心以聖賢爲必可至、則所讀者六經四子之書、所行者自不敢有乖乎聖賢之爲處則有守、出則有爲、進退行藏、初無二轍、此爲眞理學者也。若非眞心希志於聖賢、而徒冒禮義之名、則雖誦讀猶是、講說猶是、而言與心違、行與道悖、此爲欺世盜名之流、其誰得掩天下後世之耳目哉。雖然、

學之大節在忠孝理之虧全在幾微。倘名爲理學而隱微自問之中自欺欺人、雖至裂其、忠孝之大節而不之恤此又爲流俗所不齒、而觀人者不可不辨之於早也。豐澤園賦、

天縱　龍德祥開　日華。際鳳梧而獻瑞、合梯航而一家。至治於上者有恭己之黼座、被膏於下者滋普潤之桑麻。維　宸衷切乎民依、致宵旰之日警。斯賡歌追乎帝世、慶喜起之未遑。雨露沾恩、草木迎輦。就日知溫、瞻雲未遠。形豫樂於聽政之暇分鵷行而爭。榮。陳歌詠於　禁庭之中、襲　御香而交勉欽哉、君臣交泰、眞屬盛事之難逢。爍乎、史冊、光昭、敢弗脩德而自反。更且乘仲夏之勝景、從　乘輿之壯遊、抒侍從之翰墨、擬　帝心

之暢休。園取乎豐、豐功駕唐虞之上。義成爲澤、澤惠合文武同籌。解慍之識薰風見萬物之得所。　靈囿之播頌聲允上下爲同流。岸花經步輦而色潤、更微風之波吹。仙仗列御橋而影動、逐畫鷁之日浮。但見草樹連而垂芳、禽鳥鳴而未已。光搖疊浪、池水翻起煙雲。

筵人遠山。晴色繡成綺麗。物皆自得涵。　聖波於曲流與與人同、遍　皇仁於洲芷維時品物茂、瑞氣徵、中天麗、慶雲與。　殿影繞五色之彩、簾鉤捲百花之馨。一班摛詞、數行抒藻。樂鳧雁之光輝、看煙嵐之縹緲。既無景之不佳、且承　恩之既早。　帝眷優渥而不厭、中使頻顧而回翔。　聖酒盛金巵、錫晏流天河之潤。　天廚散瓊饈、飽食飫仙饌之香。覩

茲　寵賚般施，漫誇往古之殊遇。詎知蓬瀛佳境，輒邀　天恩之非常。猶是獨除寓内之弘仁，合爲體遇羣臣之良方。至德莫名，際遇難揚。薄海同風，天保無爲之治。萬邦咸樂，人歌有道之長。稽之羲易，上下交而連茹彙。考之虞廷，元首明而股肱良。維臣克勤，不禁拜手稽首曰，　天德之大，一人爲則，寶曆之慶，萬年斯昌。○七日　上發李光地所著易經，令九卿同觀。九卿赴暢春園啟奏回，傳彭鵬午門外宣　旨，令彭以原品赴河工效用。○八日　與彭無山給諫書，　蜚語四起，綱羅突然，聞之驚悸莫定。士君子立身處世，不肯詭隨從好，只謂光明正直四字，却伏無數禍機，可爲寒心。先生忠

君愛國之心、天地可告、鬼神可質、獨不能不有浮雲蔽日之嘆也。鳳凰傷羽、倦翔知返、在先生固以義命自安、奈傷類實多、可大憂懼。且廟堂上無忠言之告、臺諫中鮮折檻之風、其如天下國家何。先生一身之用舍、實有大機寓於其中、眞令人痛恨 聖明之世、有堯舜之君、而左右之者不肯以堯舜輔其君也。某質性愚魯、不諳情事、先生以癡愚可共、因忘分下交、畧迹訂心、每晤時輒商確天下國家之計。方冀得聞緒論、共奮澄清之志、豈知僉壬害正、不肯畧相容耶。昔日湯潛庵先生因得君隆盛、羣宵設計傾害、然無隙可乘、只得造訛言爲蠱惑之計、而竟以此售奸。今日與前轍無異、究竟出之於外、爲 聖恩矜

全天王明聖、實不能不叩首御高厚也。三日内東裝就道、行李蕭瑟、眷口迫遽、如何區畫。某旅況苦惡、四壁如洗、有懷未從、徒結耿耿、僅賦言一章、聊壯行色、更希照入。○賦得孤鴻海外來、送彭無山先生謫河干、孤鴻海外來、勁翮歷風雨。隻影鳳凰儔、肯自同野鶩。介更文明、雄挺立他何慕。高踞疑離群、乘風得吾素。九霄振飛彩、雲衢豁天路。天神接儀容、和平聽無惡。鳴聲徹清籟、草竊驚群兒。鷹隼縛爪攫、雀豚亦四顧。百鳥鳴啾啾、不敢巢珠樹。群鴉弋者至、紛將密網布。翩翩上下間、疾風鎩其羽。河水魚龍雜、噴薄無激怒。忠信托舟楫、波濤豈憂懼。願言告河伯、安瀾莫驚怖。伏寶川嶽輝、耀錦蛟龍護。焉往不自得、卷

舒已具足。高搴排闥、著寘尚可訴。豈曰泥淖前、解綱恩猶數。

○九日與彭無山先生書、尚有理學正宗一部、繫某案頭、常檢之書、故內中有加圈點處、因刻下相別、不及俟家中新部奉教、謹此呈覽。下星外時時寓目、即某常侍左右也。此書輯成在作廣文之日、嚴擇十五儒編次成帙、於正學或有羽翼之功。即不然、亦無悖道處、此某自信處也。先生於公務之暇時一繙閱、或有未安、當無吝尺牘相示也。

○十一日鄭山公夫子命查易經、以發李光地所詮易及熊賜履批駁、令九卿折衷也。

○十四日、與彭無山先生書。握別之時、甚難爲情、某非爲一人慮也、士人升

沉顯晦、所遇原自無定。在我惟順以俟之而已、他何有焉。河工有何辦置、容求相示。先生忠言碩畫、直聲震天下、居然第一流人物。此天下共信、想亦自信也。臨岐無可爲贈、取案頭舊本理學正宗一部相贈、豈敢謂毫有裨益、亦聊誌印證云爾。理學者天地之心也、國家之元氣也、生人之命脉也。一日無理無學、成甚人心、成甚世道。但昔之爲理學者顯而易見、今之爲理學者隱而難窺、總自陸王分派、遂有貽害處也。蓋聖人之道、一切實平常做去、階級不容混越。故自童年教之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又其三年、九年分大成小成之限、總是循序漸進、行遠自邇、登高自卑、難以躐等爲也。陸氏只說一個

心、不喜人說性已貼體無在不在之義、自不能卽物窮理、以求其至當。而朱子方務爲格物窮理、存養力行之功、步步循序漸進、大與相拂、宜其爲陸氏所攻也。至陽明復揚陸氏之波、而門人王龍谿輩遵信師說、末稍總歸一無字、而流爲禪機、皆陽明無善無惡等說誤之也。辨眞僞者於此等處辨之、人心何難立見。蓋程子爲學是朴實頭爲聖賢事、其心必欲盡我所得於天之理而後已。陽明是以才華氣魄勝人、不欲守聖賢成法、必欲自成一家門庭而後已。此心不無公私大小之別、其行事安得強而爲一。先生經濟文章冠冕當代、不知於此等處作何辨晰也。洛閩之學、俎豆千秋、外此欲別置思議、不惟不必、亦且

不敢。何者、程朱之學功在六經、惟正心誠意四字、姚江之學少不得權變詐術四字而已、相去不啻霄壤。後人固不得而諱之也。今世以理學爲忌、夫理學何病之有。患在托其名以濟其奸、人遂於理學而並惡之也。究之非真心學道之人、久則行事自然敗露。人止於敗露時知之、不知其處心積慮間全非以聖賢自命也。是謂僞者不得終藏其術、非謂理學中原有僞也。倘於政事之暇不惜一言之誨、受益非淺。○十五日、奉

上諭、傳翰林至起居館觀能賜履殿李光地易。○大約李謬而熊平正。○十七日容端病、延李德樹調治。○十

九日、起居館恭贍　御書。爲河南山川聖賢靈遺安瀾、嵩嶽峻極、功存河洛、　御書昌明仁義四扁皆頒河南懸掛。○二十一日容端病有起色。○二十二日、暢春園謝　恩。爲頒額河南廟祠故也。○御書頒額河南廟祠、暢春園謝　恩、賜茶恭紀、鐵畫銀鈎拜寵章、山川賢聖盡生光。中州懸象輝龍錦、聖主崇恩賜玉漿。恍裛金莖仙掌露、驚聞蓬室御厨香。儒臣最是承優渥、宣室何人夜未央。○二十七日劉方齋先生亟勸移寓、且助之金。

六月二日答門人姜宰恒、姜梅、郭珍書、相去百里餘、不以道路紆廻、慨然來遊、此段虛懷、今人所難。昔嵩陽先生與僕志同道合、今嵩陽講習旣撤、四方一二有道之士復不獲聚首訂心、吾道孤立、甚可慨嘆。得三高明士同心砥礪、則在朱陽不啻在嵩陽也、亦在自爲之而已、此事非他人可得與也。○答門人郝坦等書、前書所云切磨不患無助道德、實有可資、是近實着己之言。但當大家砥礪、求得諸己、不以外之紛華靡麗間其心、將來自有成就處也。倘學有心得、可書寄京師、慰我懷思。○答門人吳經國、吳周國書、兄弟同志勵學、將來造詣不可限量。惟篤志勿懈、務期有成、彼蒼自黙佑人也。書院

同人可共悉此意爾。○答門人王論秀書、前札具言境遇艱難、竟閱之、如見進退維谷之狀。然從古聖賢多在困阨處磨勵而成、有一番險阻、增一番智慮、要在自己守定學道念頭、不至歇絕、是天之造就非小也。張橫渠先生所謂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者哉斯言、當佩服無斁也。○答楊太和先生書、來札云、止學得一理字、此先生獨得之言。昔程子云、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己體貼出來。今先生亦復云爾、非造詣篤厚、深得諸己、安能如此痛快言之。至所云非公則私、此正有合於孔門言仁之旨。蓋仁則公、不仁則私。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今以片言發聖賢奥旨、先生何洞徹至此也。書院同人

當錄出共讀之。○三日、移寓。容端病畧愈、溽暑不勝、故亟移之。○七日　昭鄭珠江先生、言病能成人、非以害人。先是儆舍居、容端兒病、先生關情特甚。至是病漸減、先生喜曰、病體輕則道念重矣。人平居時攖情宮室車馬、役志貨利聲名、種種妄想、再無盡休。一至大病狼狽、諸念盡絕、即父子兄弟且不能相顧、此豈復作人世想。疾漸瘳、徐想世境、不覺淡焉覩之矣。從此定其志、堅其操、不爲紛華靡麗所動、豈非天地間第一流人物。可見病非害人、適以成人。爾子曰、病之成人、猶艱難困苦之遇之成人也。庸人處豐樂而敗、聖賢處困阨而亨。當日舜說諸聖賢、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

身行拂亂其所爲、幾於病體增劇、無方救藥矣。乃動心忍性、卒至曾②益其所不能、是因逆遇而成聖、猶因巨病而成德也。先生曰、舜之病非一時之偶病、乃千古人所未經之病。子曰、任是甚病、總視人調護何如爾。父頑母嚚弟傲、此病眞是人所未經。只爲克諧以孝、善於保攝、遂爲千古第一無病人。所謂病能成人者、非病能成人、是因病而加以保護、終身自不至有病也。但不經病時、不知重加調護爾、非病能成人而何。

○八日

答王心敉書、

昨歲京師初晤、見汝志意肫摯、迥出尋常、心竊異之。旣而虛懷求進、自愧迂鄙不敢當、故爾遲遲。再一日令舅張嘉錫先生卒之來、諠不容更辭矣。嗣後毋聚商學、不過

令日用倫常加實功爾。臨岐見汝諄諄念慈幃同氣而去、是確能見大本處此意終身用之不盡也。別後大病狼狽、於十二月二十八日在病榻上接汝手札、知途次安適、心志暢然。所云令堂、令兄喜戒勿惰、周子維均端方規勸、閱至此深幸將來成就不可限量。蓋內則一堂元氣凝固深厚、既有積累之基、外則取友能端同志夾輔、更有爲仁之助、以之造道成德、此情此理固可預信。但維均如此人品、向在吳未曾過訪、至今不能無憾也、爲我致之。大約從事理道、是求道得於己、不干別人事。迂之笑之、任彼可也、在我却不可少察言觀色、慮以下人之功。質之維均、不知以爲然否。今歲五月朔又接汝手札、所云隨失必

極力改之、雖貧困中有自樂處、識得此、更是一番進境、可喜也。但要勿忘勿助、此心常保守不失。若讀書太苦、恐不無進銳退速之病、亦非曲體堂上之意也。○**九日** 中氣不足、立則無恙、臥則氣若不接、急用參劑、宴息終日。○**十日** 病去。○答張在鎬書、昨歲嵩高陽先生仙遊、尊翁先生繼逝、友誼哀感、摧折肝腸、因致九月間大病狠狽、幾至不起。幸至今苟延殘喘、然究竟無補於世、徒虛生爾。客歲十二月二十六日、病榻上接手札、展讀之、不能至再。盛使至榻前、畧致一二語、氣即竭、不能多言。今歲二月二十一日、又接手札、時猶臥榻調理、即囑汀令兄尚未能晤。至三月盡間、勉強一晤、未能作字。因四月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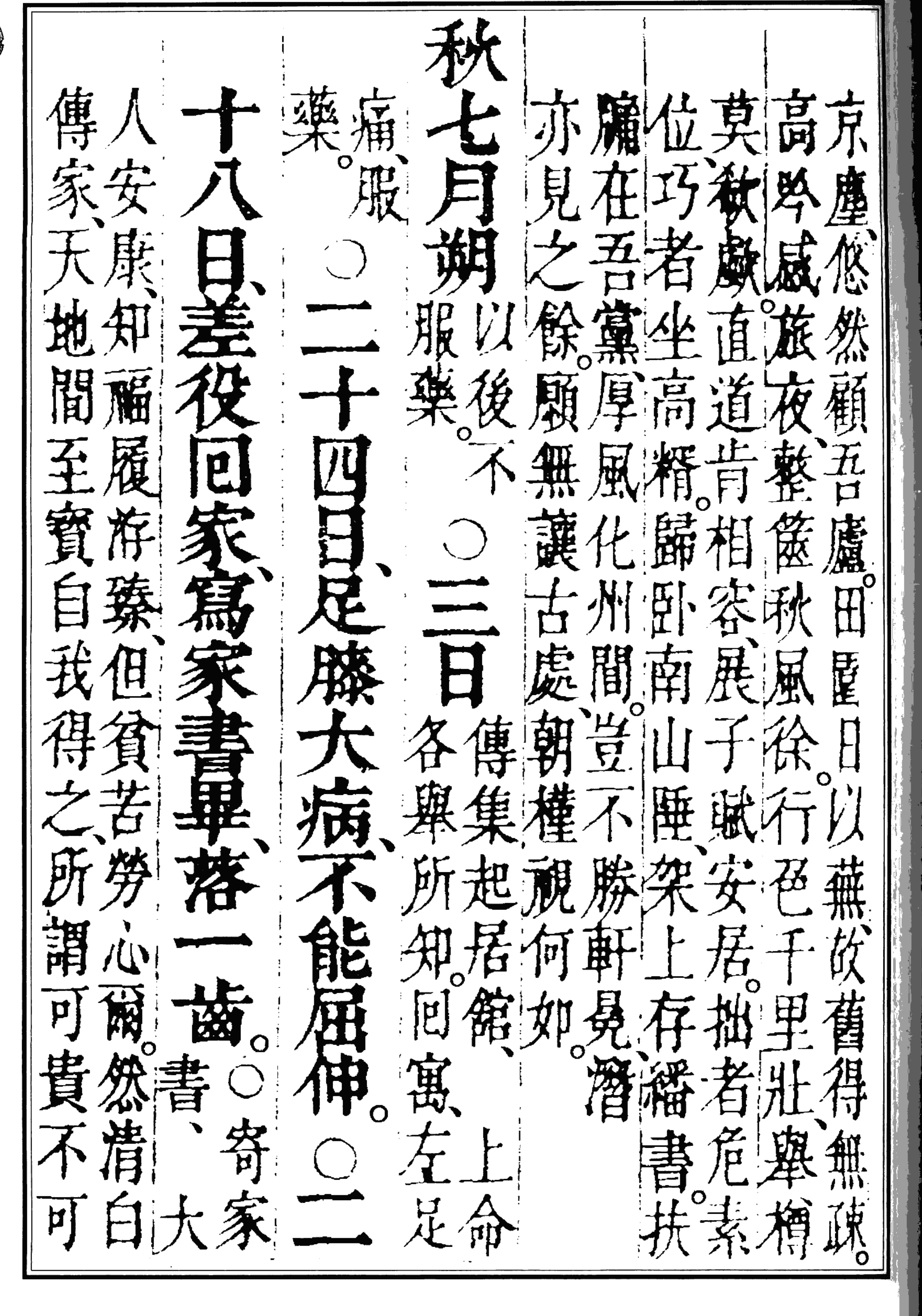
三日、三接手札、時雖平復、然病根仍在、時作時愈、氣弱不能自主、實可畏懼。因此屢失裁答、想知已能諒我也。門下志行純孝、廬居盡哀盡禮、南來者無不嘆服。某聞之灑淚如雨、不知所云。因憶尊翁先生治行卓越、循良傳內當備載政績、垂不朽。讀諸詠言、知中丞方伯而下、傾國官長弔賻、吳越大邦而外、凡豫士舊治及海內交遊者皆慟哭失聲、其行誼感人至此。今門下繩武於後、以誠信孚遠邇、其亦可謂後先輝映也。彭公無山骨鯁直亮、不善諛人、每次來札、輿共讀之、輒嘆服、稱謂間能體父志、亦不嫌以尊行自處、謂即此可覘家學也。○**十二日**、午間微有氣不接之病。○與葵③九霞書、　壬申冬、展謁忠

襄公祠、肅然想見節烈正氣與日月爭光、深喜一時遊覽、得景先型。且自日中天、多賢萃聚、祠宇內講論、移時互相闡繹、忠襄有靈、當亦油然色喜也。先生倡道東南、上承先澤、下衍後昆、子姓森森玉立、肩荷遠大、不以某之迂鄙、輒施虛懷。但行色匆匆、未傾胸臆、不無悵歉。爾想庭訓功深、以正學養其幼志、自當日進無疆也。湯潛庵先生未有語錄專集、某於壬戌歲被召京邸、日錄所講論者、漸積成冊、雖缺而未備、然存此數紙、後人猶可追想本來面目。茲錄稿呈正、中有未安處、不能不待鴻筆繩削爾。

○十五日、足病。○二十二日、病甚。○二十六日、唐欽文率其姪會午

來受學。時畧能行、欽文至臥室、令其姪會午執贄行禮。贄詩內有道南誰敢希他日之句、因勗之曰、楊龜山當日有吾道南矣之目、後卒應其言。想是當年看得器局如此、此亦是龜山後來不肯自安、故程子言而得中。總之人當奮厲而前也。昔遊錫山、謁道南祠、時張牖如先生令其弟子周蘭芳受學於予、在此祠行禮與周生講論多時。曾記以道南相勗、謂儼然而上者龜山、森然而列者諸儒、祇見規模弘敞、當日南矣之言、於今果驗之也。況生斯地者、安可不重自勉。諸令更可取其言爲吾子述之也。○會午字勝西、年二十三歲、江南松江府婁縣人。

○二十八日　贈民部施長六同年罷官歸里、解組辭



京塵、悠然顧吾廬。田疇日以蕪，欲舊得無疎。高吟感。旅夜、整篋秋風徐。行色千里壯、舉樽莫欷歔。直道肯相容、展子賦安居。拙者危素位，巧者坐高糈。歸卧南山陲、架上存繙書。扶牖在吾黨、厚風化州閭。豈不勝軒冕、瀿亦見之餘。願無讓古處、朝夕權覲何如。

秋七月朔以後。不服藥。○三日傳集起居館，上命各舉所知。回寓、左足痛、服藥。○二十四日、足膝大病，不能屈伸。○二十八日、差役回家，寫家書畢、落一齒。○寄家書、大人安康、知福履存臻，但貧若勞心，爾然清白傳家，天地間至寶，自我得之，所謂可貴不可

賤者也、何快如之。向　御試時、　上賜果餅、今虔封寄上、榮君賜也。前屢請告假、只說出處之義及時事之壞、總不曾說到病上、恐傷大人之心、反起憂慮、非安親養親之道、故隱忍不敢言爾。今病體纏連、日甚一日、不得不以實情告也。自昨歲九月病起、至十月初六日、忽然凉氣攻上、竟至氣不接續、如此數天、已危在旦夕矣。有一日急請方齋先生來、以大事相托。及至忽又有生機、勤復隱忍不言、此時豈望有後日耶。後多方醫治、究無寸效。至十一月初七日、誤用大散之藥、病卧在榻、愈不能動移。直至年終、方扶起行禮。今年正二月間、有公車來者、俱不能應酬、非假設之詞、蓋實病不能動轉也。幸而三月散館、抱病

勉支、未至决裂。自此以後、氣憊不敢讀書、終日養病、病根仍在。忽於五月間又經輪班直日、讀詩寫字、勞苦過甚。至六月十六日、足病忽發、急力治之、總不能救。至十九日以後大病、不能移動、服藥罔效、閉門謝客日久。至七月初三日、忽傳各衙門至朝、不知何故、勉強跛足而去、至則無別事、是要人各舉所知也。中堂等已舉徐、韓諸公矣、及同寓足又大痛、今已數日、不能屈伸、如此狼狽、豈可久居翰中。計惟有告假一着、斯爲萬全。此時已散館爲檢討、非向者庶吉士無事可比、此病則心血不足、不能作文、又不耐煩若、萬一有纂脩之事、將何以應之。此斷斷宜見之於早而求爲速去者也。况此時盤費久空、自昨歲十二月

至今、衣物當盡、又復負債不少。在京多任一月、則多一月之費、此又不可不早歸者也。且內外人口、俱病、容端漸好、猶未能行走、容肅、容莊、容遂、肇玉無不有瘡病可憂之處、每日調理藥餌亦無其人。此等景象、豈可久居。茲遣役專請大人之命、倘蒙允許、即便告假遞呈、庶免意外不測之事。此番勤乃上觀天時、下察人事、斷宜早歸、歸而養病身壯、栽威四方之士、豈是甘卧林泉之侶、亦豈是貪位慕祿之人。一日之舉、更是關係千秋。大人黙會天意、更當飜然色喜也。不知者或以爲做官是榮耀、告假即是不能榮耀、此乃俗人最庸下見識。古之聖賢豈必久在朝而後快乎。不得於時、亦只得隱去、且去之惟恐不速。此又

揆時度勢、而爲言說至此、更不容不去矣。尙有不能盡言者、俟面陳隱懷。

八月六日、痰盛氣滯。○七日孫靜紫同年書來。○振起至京、所運米糧尙滯於道。○李民先、芮正、盧尹書來、並商所學。○八日、容端之子擊玉殤。○十九日答李民先書、足下造詣篤實、久爲吾黨矜式。所見既正、所行復醇。舍弟入都、具道聚晤之樂、深感提携不吝。來札云、一刀兩斷、而有手軟不能舉刀之疑。此無容疑也。朱子謂一刀兩斷、意思重在兩斷、要人見義必爲、絕去葛藤、不容稍有瞻顧。且初無不能舉刀之慮、謂手軟不

能舉刀、是不能爲長者折枝之説也、豈眞不能哉。凡讀古人書、須玩其意之所在、而以吾心權衡輕重、則古人之精意具見。若泥其辭、或辭外旁搜餘意以問之、則古人之意反不可通、而吾之意亦膠固不可解矣。所云旋起旋滅、終無定靜之時、此見用力檢制之苦、而不見義理涵泳之樂。究竟滅者依舊起、而起者終不可滅也、何時是能靜之日。不如内外交養、敬義夾持、勿忘勿助、循序爲之、理念浸長一分、則欲念退聽一分。至積久而熟、不期其無而自無矣。此非一朝一夕之所能致也。芮、盧二子書來、具見近日有進、而芮能毅然合己分之費、得非受益良友、故見道不惑乃爾耶。

○二十六日以容莊文

求教於鄭珠江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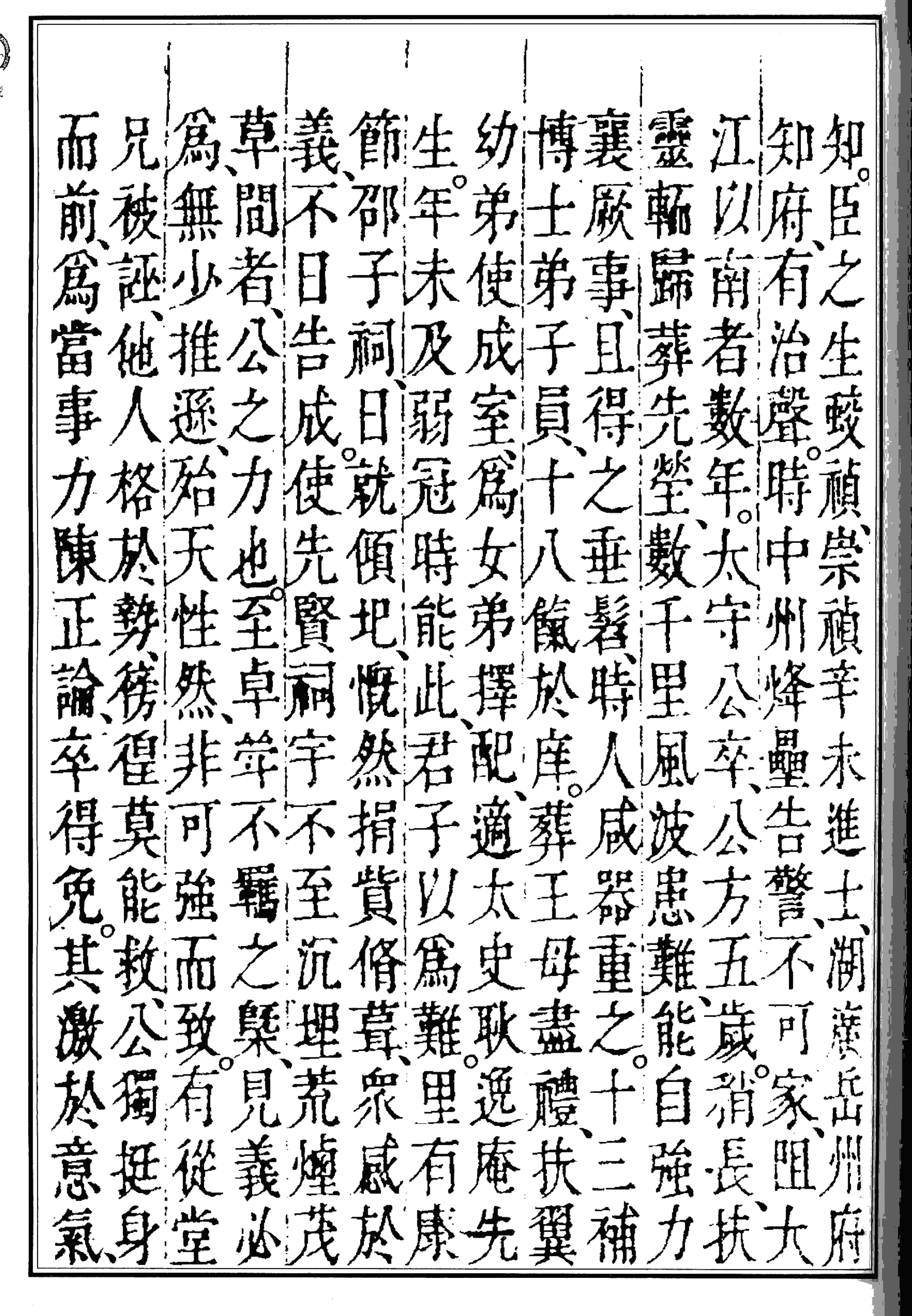
二十七日 答門人芮正書、八月接手札、知與李民先郭維馨講究切磋、朋友夾輔、關繫最大。此切要功夫也。閱至此心神俱爽。所云實體諸心、見諸事、覺眞妄錯雜、照顧不來、此却可喜。夫照顧不來、必常照顧、而後知其有滲漏眞妄錯雜、必常去妄存眞、而後知其不能純密。此皆有進機、由此奮然爲之、不疑不怠、實功却在是也。與令叔舊日分居、今復合爨、此何所見。當是實見得道理應該合處方合、此便是體諸心、見諸事、確有可觀處。由此推之、處天下事如家事、處天下人如家人、雖其中曲折變化、不可意計、大抵人情理物、不出範圍中矣。古人爲學、必於倫常上厚植根基、益爲

此也。此一番舉動甚是正大光明、他人如何有此大力。但家庭間細微處往往有難措置、徑行吾意又不得、須要許多委曲變通之法。此貴識力、尤需涵養、當爲加意。胸中不活動、寬宏的、是自己病痛。不活、未免執於此、空於彼。縱見得道理、不過見得半面、其於全體大用、恐未能通。不宏、未免惡惡之心勝於好善之心、何怪人以矯急激切目之。動而不諧、自是吾學未至處。今覺得活動寬宏些、具見近日克治之功。若拔去病根、不使復作、仍須自檢可爾。作時文不妨、但要於講究處見諸躬行、方不涉口耳之學。民先確有見地、遊書院者再、家報具道其學有得處、敬服。維馨尚不知其造詣、便中悉之。北風凛冽、意欲返譽林

泉與、二三同人討志於、襄浦廓山之間、求知願得遂否。倘獲如意、亦千秋快事也。○答門人盧尹書、別後時動懷思、知功夫不至作輟然未有的音、不無懸念。接來札深喜與民先諸友月會考訂。此功不懈、自當遠到甚慰。反已一着是聖賢治心終身要法、以此行於天下、無地非我心周流之處、心存理自得矣。當日夫子告子張恭寬信敏惠而言不侮、得衆、人任、有功、使人只是要他在自心上課疎密、不是教他從天下上計功效。猶云人不我從、必是我功欠缺、吾心能存、何至與人世有睽違、以此自驗自脩、固終其身無住足之日也。看得人皆無過、是我未能盡道、此意思甚好、說來貼切着緊、想見近功有進。但要常常

涵泳此意，勿稍有所奪，此心不可勝用矣。某近多病，擾攘不能耐靜養，時多相從者，亦有人。然着實肯自箴砭者，不可多得，不如歸而理舊業，與知己訂千秋實爲愉快，不知能遂此願否。芮正近功甚爲可觀，能與其叔合己分之釁，吾黨以爲難能，曾聞之乎。附此志喜。

○二十八日　歲進士李曉墓誌銘，　李公九曉，諱佩蘅，字杜若，其先晉之夏縣人，至元，徙河南之嵩縣辛鎮店。始遷之祖名字寖沒，以二翁稱，傳之緩庵公，與見爲公之高祖，成化乙未進士，陝西監察御史，勳猷彪炳。所著李氏家集、西巡錄諸書，藏於家。與生尚當、裳、棠及贈公黨，尚、向、當俱以孝廉出牧。贈公生臣之，萬曆甲戌進士，湖廣武昌府同



知。臣之生藪禎、崇禎辛未進士、湖廣岳州府知府、有治聲。時中州烽壘告警、不可家。阻大江以南者數年。太守公卒、公方五歲、稍長、扶靈輀歸葬先塋、數千里風波患難、能自強力襄厥事、且得之垂髫、時人咸器重之。十三補博士弟子員、十八餼於庠。葬王母盡禮、扶翼幼弟使成室、爲女弟擇配、適太史耿逸庵先生。年未及弱冠時能此、君子以爲難。里有康節邵子祠、日就傾圮、慨然捐貲倡葺、衆感於義、不日告成。使先賢祠宇不至沉埋荒煙茂草間者、公之力也。至卓犖不羈之槩、見義必爲、無少推遜、殆天性然、非可強而致。有從堂兄被誣、他人格於勢、徬徨莫能救、公獨挺身而前、爲當事力陳正論、卒得免。其激於意氣、

不以權勢畏縮類此。晚年斂抑謙退、養尤邃、肆業嵩陽書院、刻苦體勵、無間晨夕。予訪道耿嵩陽先生、與公流連敬恕堂累日、談道論文、窮極變幻。而公於詩尤精、其所爲詩、游泳於義理之間、不逐逐於人世聲韻之末、登志多載之。與耿嵩陽先生唱和如四時讀書樂、天光雲影諸什、皆以吟咏發洩名理、所見皎然不倖矣。時藝規摹先正、不肯稍軼繩尺、而有神明變化之法、行乎規度之中。丁卯、同考得卷、擊節稱賞、薦至再、竟以。天退聽人退聽六字見抑、不獲售、豈非命哉。辛未歲薦、終老於家、常以負才不遇、快快不得志。以康熙三十二年十月初十日卒、距崇禎[4]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生時、享年五十有四。聚張氏、生子

三，謙益、謙撝、謙豫，俱庠生。孫二，長安、長寧。孫女三，俱幼。於康熙三十三年月日卜葬於祖塋之阡。耿子京以書來乞余言誌墓石，因爲之銘。銘曰：

簪纓累世耶，一寒素之家風。羅胸武庫耶，恨遭時之不同。少失怙耶，瞿瞿懼業之不終。壯克昌耶，奕奕昭德之允豐。仕之年而遽休暇耶，覩萬象之俱融。退而含英華於山澤耶，卒業於箕嵩。嗚呼，藏脩有日，既滌厥躬。當奮龍駒，以耀文雄。嗚呼，士安必其不遇耶，而爲戚戚之窮。○二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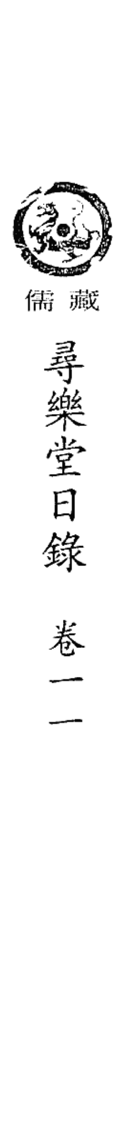
日

楞林詩存序、　嵩陽焦錫三先生不第，以詩傳。以詩傳先生，重詩，非詩重先生也。論詩幼而博學，領袖風雅，學士文人往往得其隻紙片字，珍若鼎彝。其詩品甚峻峻，斯邈焉

寡和。然生平屬稿不下數千百篇，又似非嗇於作者。夫篇什多泛濫，世人易求之而易得，之、珍是云。何。不知者謂信手拈來，俱觸詩興，以此較繁。而筆墨光怪、山水重其品題，人物發其幽潛、則雖繁猶簡、人爭美之矣。此論詩固然。予論錫三先生詩、不以此盡。典酣落筆、是其天性、能使世人寶之、而不敢雜之優孟衣冠則存、乎學富成家、巧力並運、自能攝服讀者之志。雖世人亦莫知其所以然也。今觀樗林詩集、所存者不過二百餘首、其爲詩亦僅矣。舉向之連篇累牘，刪之又刪、是豈欲苟作而苟存者。無怪乎世人珍秘之、而嘆爲不易得。若即此二百首中、咀其味、窺其蘊、覺雲霞蔚蒸、江海浩瀚、具天地之奇觀、令人引伸

之，而不敢視爲二百首可盡之詩，此中甘苦，豈世人能知其故哉。存之云者，非可傳不存，存則不計人驚怪與否，亦不計人嘆賞與否，我意可千古，斯存之矣，此作者之志也。予觀錫三先生之於詩，其致力也非一日矣。雖席冏卿名閥，其好學攻苦不異寒素。予少涉艱苦，長歷名山大川，以壯其幽懷。壯復與高人逸士吟咏，歷落悲歌，益發其抑鬱不自已之致。所見益濶，所造益岸然自異，詩懷卓犖，不肯作大曆以下人，故詩多沉鬱頓挫，具有少陵神髓。至意到筆隨，無刻苦摹擬之痕，而每語必臻老境。此七十年精力聚處，非可視爲易事也。予論詩以此。雖然，錫三先生非第以詩傳者也。任子讀書嵩陽書院，與耿逸庵先

生闡發伊洛之旨、每値會講、覩錫三先生丰儀、心竊異之。既而知其儼然者碩也、叩其藏胸羅二酉、源泉不竭、吐其辭扶助名教、識臻絕頂。從此追隨雙栢疊石間、往來書院、驅疲躁共朝暮、不可數計。或顧予敬恕堂、賞奇析疑。或予過訪齋頭、作竟日歡、或閒步登眺、即園吸茗、五一園剪蔬相餉、亦不可數計。歷憶所與居處流連、幾二十年矣、絕不見有詩人放曠之習、而有趨中采齊、步中肆夏之樂。以此較之、其僅爲詩人耶、抑其爲知道者耶。夫紹微言於既往、振絕學於將來、嵩陽先生倡之、而無人焉以和之、則道病其孤。以予覩錫三先生視書院之興、爲吾道之慶、視講學之舉爲身心性命之歸、鼓翼同志、雖歷風雨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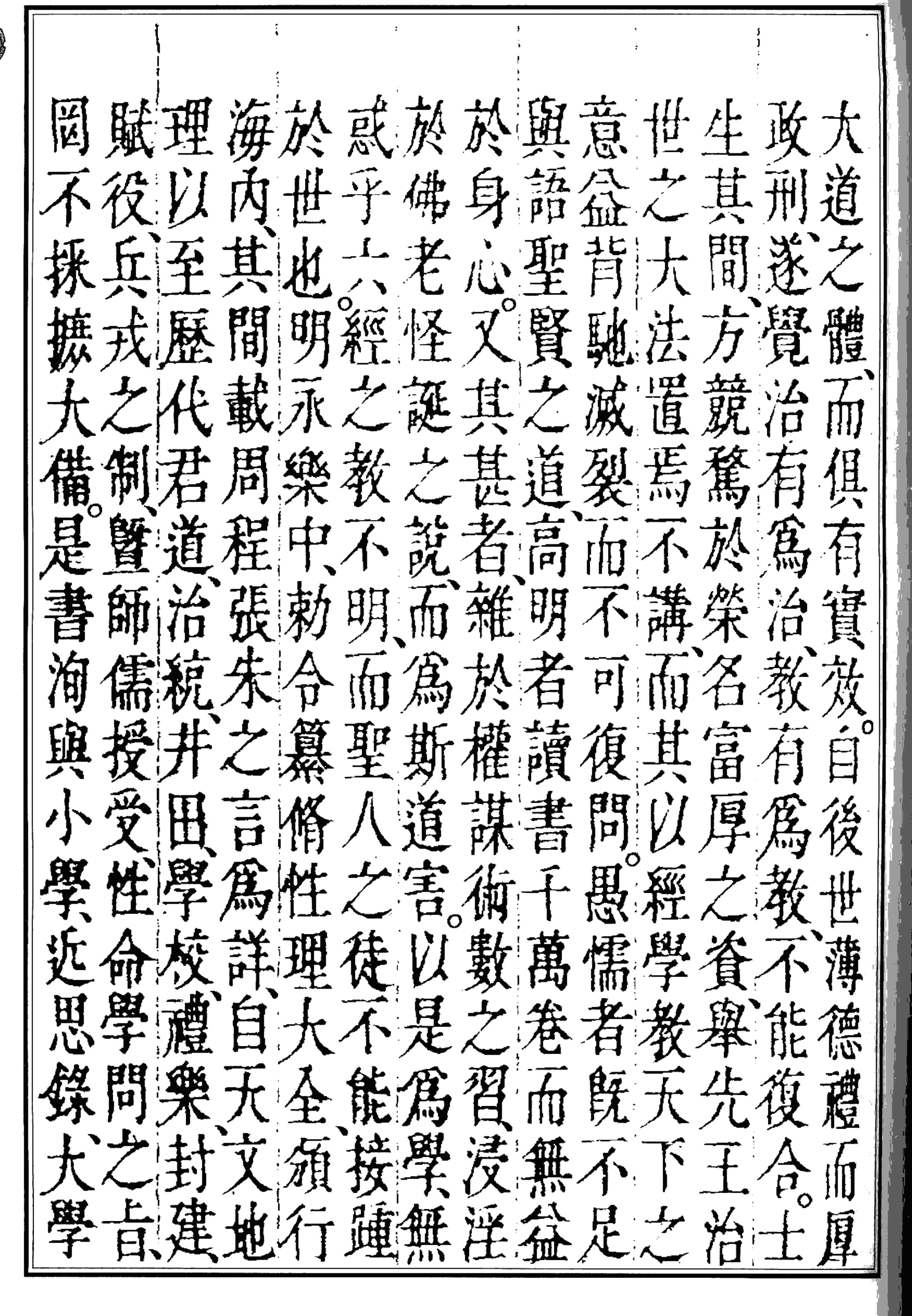
暑不少輟。嵩下有此名宿、氣鍾河嶽、光耀邦家、豈止佳什諧金石、供歌詠已哉。余故論錫三先生詩、而知其不第以詩傳。癸酉冬杪、仲弟振起有事於嵩陽、旣歸、以書報京邸曰、錫三先生、其古之逸民與、形神有道、子焉寡侶、登其堂、熟悉其道範、益惆悵敬恕先生之不復作也。斯言似亦合樗林存詩之意者、故因論詩而並存之。

○與田貫山先生書。離家園近二年、屢動林泉之思、又兼藥餌侵尋、幾無寧晷。每思先生擁皐比、弘敷教旨、眞屬快事、相隔不啻霄壤矣。七月初三日、有各學所知之　上諭、令次日翰林赴起居館伺　旨。屈指吾鄉賢者、德行文章斷推先生爲第一、誼不容不以學行聞於

朝、意吾道與行之機在是。及入朝、而事與心違、諸前輩多有懷未吐、良可嘆也。聞撫軍敦聘、深幸卑禮招賢之盛舉、三代後猶及見之。竊意俾人心風俗勃然向學、翻然從道者在此舉也。而先生守節過嚴、諒非抱道不試、意儒者重身以重道、禮不容褻、自應如是。倘再爲造廬、人心陷溺、似宜憫念、在我初非有往見之嫌也。湯先生人倫模楷、當有專祠。向日鄉賢咨文未經部允、亦謂早請未合例、爾故部文又有遲行之語也。彥深以祠事相商、甚愜鄙意。其事與先祖事畧同、取先祖鄉賢批詳及邑人建祠諸稿同爲閱去、彥深喜不自勝、以爲此可援之以爲例也。先祖邑人、先公舉建祠於鄉、崇祀後、公舉請入學宮內鄉賢

祠崇祀二事，三年兩舉，彦深所言大約相爲符合。不惟彦深志喜，即某亦歡欣不置，想逵之先生前，並有同慶也。先祖當明季擾攘之秋，煢煢以諸生老，未甚顯。當日總是表裏如一，曷嘗有一事不可對人言者。其學習講貫處，後生小子雖不能得之家庭，然老成時復稱述，畧聞其槩，猶幸有語録數則，可循而守之。彼祀鄉者亦不知其所以然也。惟鄉賢中文屢以廩生不合例爲駁，雖淹至三年，究竟撫軍以德不以位之評，直行牌請祀矣。此似有天意存焉。倘以韋布限之，無可食報，則是天以窮達定高下，而不以誠僞分優劣也，脩行者怠矣。天意豈如是哉。若湯先生，又與此例不同，顯然德位並尊，兩爲舉祀，直易易爾。

九月三日　性理集要序、先王治世之法、教世之道原出於一。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教在治中也。治教出於一、故士服先王之教以遊其治者、莫不蒸蒸然懷知仁聖義忠和之德、勵孝友睦婣任恤之行、習禮樂射御書數之藝。其時登進之途、鄉升秀士、司徒升選士、造士升諸司馬、進士論其賢者告於王而論定、後官焉。夫以教爲治、則是不必舍黨庠術序之法、而別爲象魏科條之施。其所以化民成俗者既有其本、而士由鄉里選舉以爲進用、則是不必於經明行脩之外求人品、而眞儒盡育於考德課藝之中。是以化隆於上、俗成於下、人皆以窮經者致用、雖一材一藝之用於國家、各分



大道之體、而俱有實效。自後世薄德禮而厚政刑、遂覺治有爲治、教有爲教、不能復合。士生其間、方競騖於榮名富厚之資、舉先王治世之大法置焉不講、而其以經學教天下之意益背馳滅裂、而不可復問。愚儒者既不足與語聖賢之道、高明者讀書千萬卷而無益於身心。又其甚者、雜於權謀術數之習、浸淫於佛老怪誕之說、而爲斯道害。以是爲學、無惑乎六經之教不明、而聖人之徒不能接踵於世也。明永樂中、勅令纂脩性理大全、頒行海內、其間載周程張朱之言爲詳、自天文地理以至歷代君道、治統、井田、學校、禮樂、封建、賦役、兵戎之制、暨師儒授受性命學問之旨、罔不採摭大備。是書洵與小學、近思錄、大學

衍義補諸書同羽翼五經四書，而爲學者不可一日不講者也。但因卷帙浩繁，讀者多不能卒業，又或徼取功名，志趨不專乎此，以故往往束之高閣，固陋遺譏，而無裨實用。矣陽冉永光先生憂之，輯性理纂要一書，於太極圖、通書、定性書、東西銘有訓，於諸儒所論理氣、心性、存省、義利之屬有評。訓本朱子，兼參諸儒之說，而以貫通之。評並參程朱諸儒之說，而以己意別白同異，以要至是之歸。予讀是書，見其箋註詳明，既有以發明四子之蘊，而持論確切，以居敬窮理爲提宗，則以補誠敬字爲蛇足之說者不攻自破，而復有以救末流虚無寂滅之弊。此其閑道之功甚大，而其息邪之志亦甚嚴而不苟也。學者先儿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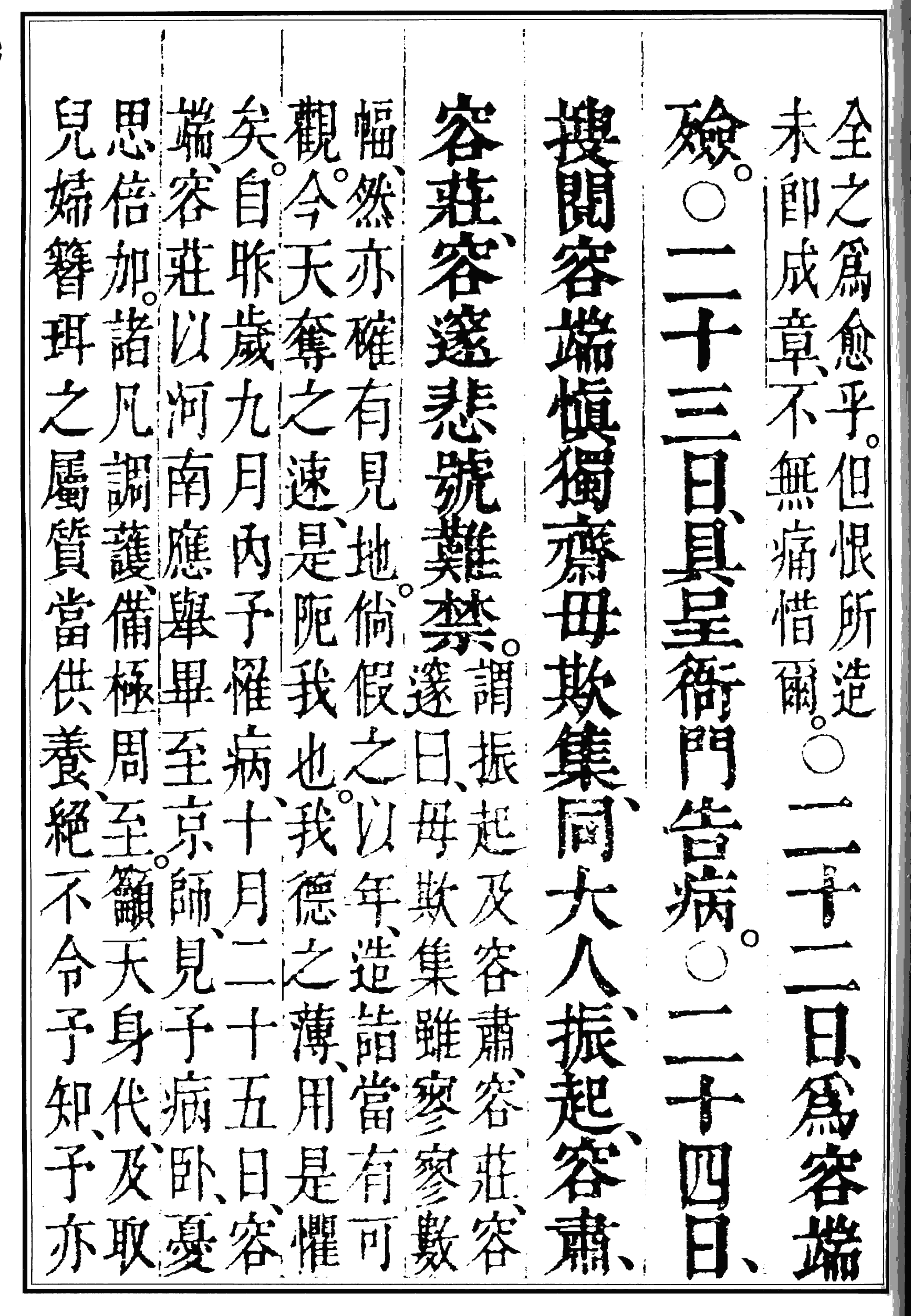
是書、後取性理全書觀之、實証之五經四書、而體察乎人倫日用之間、其於先王之治教當必有確然而見其出於一者、詎敢泛濫馳騁、以自戾聖教也哉。今 聖天子以經學治天下、五經四書取士而外、復頒孝經衍義、使家誦戶習、於三物教萬民之治有同符焉。萬幾之暇、進儒臣於 庭、闡繹濂洛關閩之奥、頒學達性天之額、褒崇前賢、式示來學。學者躬逢 盛世、翕然向風、丕變於詩書絃誦之內者、固其然也。永光先生際休明之運、以鄉貢士第一、奪標南宮、陟班侍從、日閉戶校讐、取向所纂性理彙刪增授梓、凡八卷、屬予爲序。予幸同事館職、且同志聖道、深知是書之作有維世之苦心、因爲序其源流別其

得失而後及此書之爲功於世。是書行、上以翼　聖天子數教之治、下以立士人希聖之階、吾知實學日興、儒行丕茂、必將有通經服古之士講明先生之道、以應　聖主取士之典者、安見古今之不同治、而人。心風俗。非即古者敦龐淳固之遺也歟。是爲序。○五日、大人至京。○門人唐會午來晤、與談文。○九日作白筍陂詩、儀陶卜宅碧泉隈、秀毓陳王作賦才。文獻爭傳太史集、春秋早筞說麟臺。雲松堂畔留晨鐸、薇紫山前卻暮埃。老樹奇峯霄漢裏、霞光點點落蒼苔。○十五日、南書房侍直。○二十日、大人至京、承歡之餘、請敘

生平行實訓後因自敘年譜大畧。○二十二日與葉縣令馮東墅、昆陽戰地起凋殘、送客離亭望楚天。仙令時懸雙舄影、昔賢漫載一艇煙。地偏荒處耕芸易、學到行年禮樂先。知好眞龍龍繞下、舊臺聲動入歌絃。

冬十月四日、南書房侍直。閱內廷藏書。○九日、移居。○十二日晤計希深、言胡兆鳳篤志敦行、有古君子風。○十四日與彭直上杜斐若同年話舊。○十五日宋于蕃同年來晤論學。○十六日谷雪塘夫子崇祀鄉賢、賦此志喜、喜看俎豆重宮牆、世仰麟威吾道光。滄海

學深入代起、狂瀾力挽。四維張。中州慈母嵩雲繞東國儒宗岱影長。百代馨香崇有德、雪門久立嘆汪洋。○是日午後、容端增噎呃之病。○十九日容端病不起。○二十日振起率容肅黎明赴關聖廟祈佑、以肅代之。歸述其事、心志惨然。○唐欽文來覩、慨借脩金治喪具。○二十一日戊時、長男容端逝。彌留之際、大人痛悼不可當。予撫容端胸曰、此子自有生以至今日、仝受仝歸、此中無一毫虧欠、吾父思及此、當為此子幸、無事過痛也。人生脩短難定、設多留一日、安知不為敗檢之一日、是使前功盡棄也。何如此時滓渣不存、人道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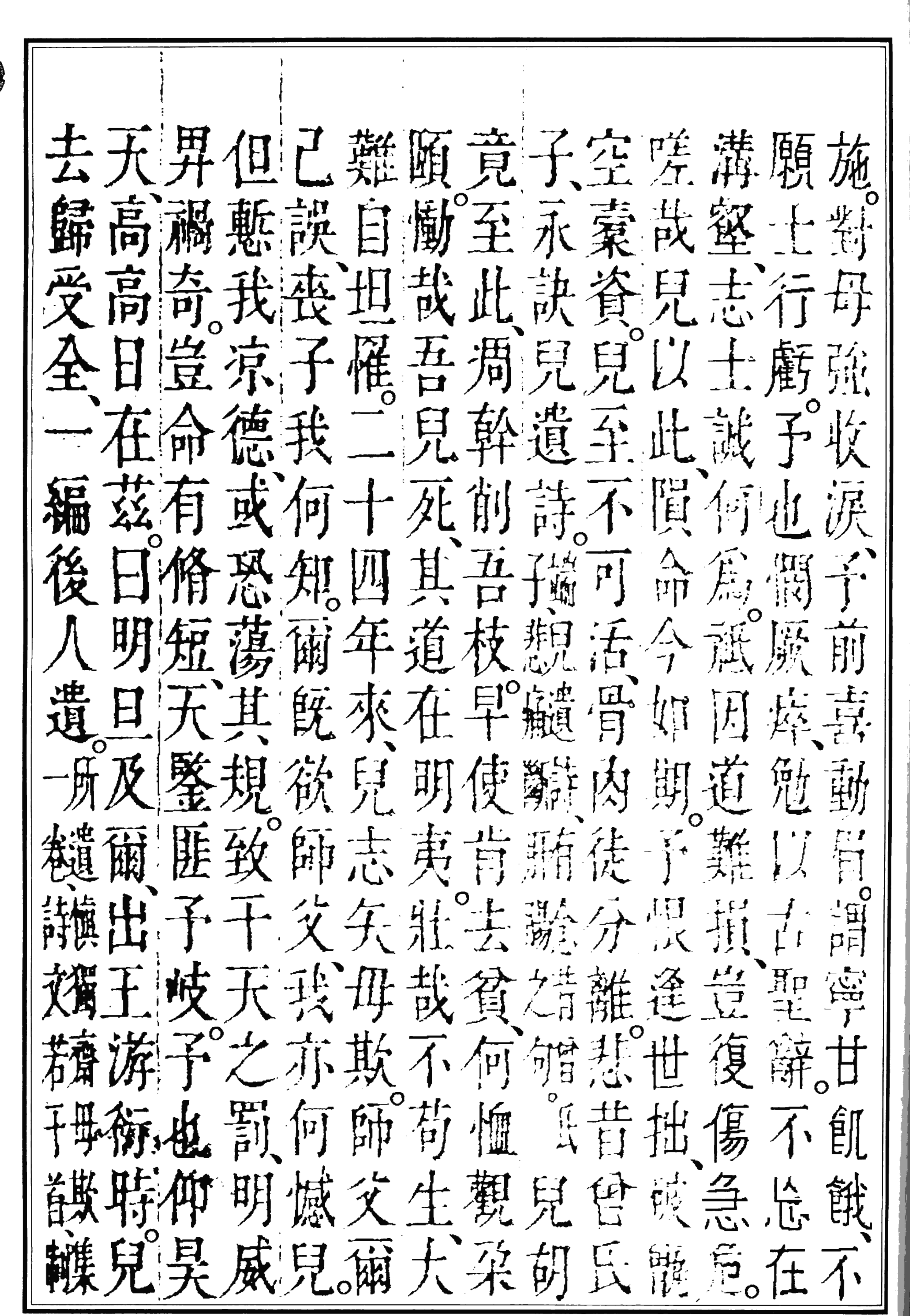
全之爲愈乎。但恨所造未卽成章、不無痛惜爾。○二十二日、爲容端殮。○二十三日、具呈衙門告病。○二十四日、搜閱容端愼獨齋毋欺集、同大人、振起、容肅、容莊、容遂、悲號難禁。謂振起及容肅、容莊、容遂曰、毋欺集雖寥寥數幅、然亦確有見地。倘假之以年、造詣當有可觀。今天奪之速、是阨我也。我德之薄、用是懼矣。自昨歲九月内子罹病、十月二十五日、容端容莊以河南應舉畢至京師、見予病卧、憂思倍加。諸凡調護、備極周至。籲天身代、及取兒婦簪珥之屬質當供養、絶不令予知、予亦

不悉其用志之苦至此極也。至移寓下斜街、湫隘過甚、日以貿物養八口、而筒物且不繼。予之憂思不形、而籌慮獨苦、益恐傷端兒之心也。而端兒之憂勞已較予爲甚、病遂不可醫矣。至閏五月、始卧床調理、而元氣虛損、醫家惟有咨嘆而已。延至十月隕命、其實前數月已萎爾也。端兒殁後、搜得愼獨齋毋欺集並詩二首、文一篇、四書文近百首、論表若干。大抵勇於自立、遭貧困而以不得養父母爲恨、其志亦可哀矣。予嘗向端兒云、志士不忘在溝壑、益憫其形神勞瘁、若預知不免、亦信其守道堅定、不以死生移慮也。嗚呼、端兒之死非天也、人也、非人也、予也、予宦況之苦、累及其子、天厄予乎、予自厄乎、慟哉。○二

十五日、振起赴陵縣。○二十六日、劉方齋先生、彭直上同年助喪。○二十八日、具呈吏部乞假送親。○三十日、彭直上同年屢來相慰。

十一月六日 是日、爲予生辰、設席拜大人堂上、戚禮止行四拜禮、戚容端之殁、痛悼難禁。在大人前極意承歡、然淚流不止、食不能下。○七日、爲容端治南歸之具。哭亡兒容端詩、天道屬浩浩、無言辨妍媸。作善降之祥、不善禍之基。慟哉喪吾兒、天道何如斯。吾兒自提抱醇謹無乖儀。因命名曰端聽受疑若癡。承

顔復論志、禮教循怡怡。家庭無間言、鄉黨未有訾。肯佩長者訓、忠孝聞所宜。嘗道本天性、勸善特孜孜。聞惡若浼已、去莠勤耘耔。洛閩誠相慕、身心學操持。他人畏拘束、兒惟樂追隨。昨年父命予、攬轡來京師。兒也整行裝、歡然效驅馳。謂父不徒處、出豈志乃墮。出處與進退、大義明端委。奈予福田薄、每動故園思。脫然請假意、兒能善成之。數月延殘喘、枵腹焉能支。無衣兒憂寒、無食兒憂饑。焦勞苦其志、凍餒煎其肌。居室驚不定、朋友笑太卑。童僕忿怨去、晨昏寡所司。典衣計亦窮、千迴轉思維。况當予病卧、幾至不可醫。兒也碎肝腸、面貌餘骨皮。相對泣母前、遭逢何太衰。願父辭官守、更無牽家私。病願兒身代、吉凶惟天


施。對母强收淚、予前喜動眉。謂寧甘飢餓、不願士行虧。予也僩厥痒、勉以古聖辭。不忘在溝壑、志士誠何爲。祗因道難損、豈復傷急危。嗟哉兒以此、隕命今如期。予恨逢世拙、哦體空囊資。兒至不可活、骨肉徒分離。悲昔曾氏子、永訣兒遺詩。子擕覲見遺辭、斯誠之館。氏兒胡竟至此、凋幹剮吾枝。早使肯去貧、何恤覯朵頤。慟哉吾兒死、其道在明夷。壯哉不苟生、大難自坦履。二十四年來、兒志矢毋欺。師文爾己誤喪子、我何知。爾既欲師文、我亦何憾兒。但慙我凉德、或恐蕩其規。致干天之罰、明威畀禍奇。豈命有脩短、天鑒匪予岐。予也仰昊天、高高日在茲。日明日旦、及爾出王游衍。時兒去歸受全、一編後人遺。所遺愼獨齋毋歎、卷詩文若干首、輯

礄、鯩鰾。彼蒼諒默炤、脩士願莫疑。○附見永訣詩二首、遙莘燕京地、清貧倍故鄉。悠悠此日境、淡淡味却長。家乏藜藿勸、開顏花椰翔。雲移水上米、霧繞爐中桑。與衣鸞流去、杯鳴頻作商。倏風攜戶人、連雨接栞牀。愜愜何爲者、讀書叶帝蒼。物隨心作主、神洽道齊裳。惟恨堂前獻、不知那味香。念昔曾氏子、悲痛斷肝腸。　耑氣輝光渾似春、簞瓢陋巷樂天眞。篤親敦友敬作主、好善從人古聖心。覩聞不及功加密、隨處精察嚴若賓。祇因理道莫可躋、不禁乾乾惕乃身。我懷虛受堪足益、剛健篤實德日新。雖云兩地或相隔、神志依依萬載親。　右詩二首、係亾兒客端作。端兒既歿、搜獲笥中所藏、有愼獨齋毋欺集、乃自課



之言、雖約而悉。其餘制義等篇、次第犂然、推二詩篇首不置題、一爲貧困不能養親而作、一詞涉揄揚、既非自謂、其謂兩地相隔、神志依依者、又不知其何所指。意爲懷友、然不應有依依親萬載之云。偶與年友彭方洲閱之、以爲此與予永訣之辭也、兩地即幽明之謂、其不命題者、恐傷予志也。嗚呼、端兒一生順事、其若懷隱念、雖至永訣無忘孝思、其志亦可哀矣。予既傷其志、不忍没其言、因命容莊、容邃見書二詩、附予哭詩後。孰是熟思、兒恍侍側。心之可告、無間幽明、數之不齊、難擬脩短、悲夫。○八日、容肅扶容

端柩歸里。○十二日、顯親王召見。王詢里居、家世甚悉、

亘久始退。○十六日、哭少司寇鄭夫子於寓所。刑部左侍郎山公鄭夫子十五日卒、是日予同衆門人司喪、御史李質君斯義、編脩張來庵復、吏部高霖公人龍、公閱所遺囊私、封記以待孝子至京還與、諸悍人不得侵肆。其內外經理者、夫子譜姪諭德鄭肇脩先生。○十七日、開基也。古道至德、人咸服其誠云。視鄭夫子含殮。○二十二日黃起祥、黃體仁過予談學。○二十三日、振起自陵縣同京。谷命侯書來。○二十四日黃體仁來晤、予言脩身。齊家之道、以愼交相期。○二十六日、依

亾兒容端述畧。

亾兒容端述畧、　嗚呼、吾兒容端生於康熙十年辛亥九月廿四日、歷今康熙三十三年甲戌十月廿一日爲亾之日、計存年二十有四。葢無一事不心吾言、無一念不體吾志也、而今已矣。吾兒容端自吾家居以至宦遊、葢無一日不侍吾側、吾亦無一日不樂兒在膝下也、而今安可得矣。端兒賦質魯、不嬉戲、三四歲時卽謹於禮、有味長者未嘗不入口。客至以瓜餉、羣兒競食之、兒獨持一方入內奉之祖、云某長者命。出問長者、曰無之。強之食、曰四叔此畱與吾、已食也。長者驚喜、時舉以爲言。自是漸讀小學、孝經、四書、每坐予側課誦習書法、端正不欹。時乘予出、約羣兒聚處習揖讓

進退之節、歌鹿鳴、四牡、皇華三詩、强羣兒作咿唔聲、羣兒相率不之厭。及長、課以經、令讀易。十三歲癸亥七月夜、兒侍坐、玩易家人卦、問九六之義、予以八卦之象按圖示之。又問繫卦之意、予以卦爻所繫之辭明其意。躍然日、易爲教人盡人道設耶。我不難知矣。明日、袖中出一詩以見志、顏日燈下講易詩、能成句。予見氣質日變、益以經史儒書廸厥行。是年再遊嵩陽書院、耿逸庵先生屢以兒行爲弟子訓、予寄書勉兒力學。十五歲乙丑兒讀性理大全、理學宗傳諸書、欣欣向往。十六歲丙寅、予司泌鐸三閱月、兒至署、與遠近來學者習禮學宮。值講會之期、更互考証、稽其善過而警惕之。刊理學正宗、家規公之學校、兒

與校訂之役。十七歲丁卯、援室。後予官京師、不復親課矣。二十歲庚午、入邑庠。大人初建朱陽書院、兒讀書其中、與同人訂脩身行己之道、三年不少輟。兒處家庭率眞朴之性、無誑言飾行、不事私蓄、衣食甘粗糲布素、接尊卑親疏以和易。至驕矜之氣、豪華之態、兒嘗鄙之、無是也。此小節人所稔知。其大者以聖賢爲必可學而至、手玩太極圖不忍釋。其求合乎天、順事乎親、每於人所不見之地而致力焉、人固不得而知之也。二十三歲癸酉春、予赴補、攜之京師、與容恂、容肅、容莊、容遂朝夕肄業。秋七月、偕容莊回本省鄉試。冬十月、復之京、見予病卧、泣謂其母曰、父病、兒願以身當之。因籲天求代、憂勞自此深矣。方兒未

至京時、劉方齋、彭無山兩先生維持調護、羅厥慮、兒至謝之。無山一見即喜其守禮不踰、凡顧予榻前、多所誨迪、謂必誠慤如此子、父執始不嫌以長者自處也。此足維儇俗矣。二十四歲甲戌春、遷寓隘甚、兒夫婦所居不能容膝、風雨不能蔽、衆多誚之、僕皆不欲、兒曰、非好室陋、父病恐勞籌慮、暫棲此、價少易辦、病可瘥也。人誚何恤。他如藥餌、衣食之費不充、盡出其婦簪珥質之、不令予知。嘗於困苦難措之日、處之怡然、以爲性天可樂。予亦因是相顧而悅、不以八口累其胸。惟視課兒讀書事油然於懷、令諸子於習業外更治一經。兒治詩、風雅頌之旨探討亹亹。與言忠孝事則樂聞、睹不忠不孝事、憤誹悲傷、若恐浼己、

日、思無邪、詩教也、敢不服膺。予病初瘳、思請假歸、兒喜曰、道非明則行、歸田讀書明道、即所以行道也。又謂兒隨父托跡屛山之陽、屛去舉子業、一意誦法先王、志此已足、榮膴非所願也。兒與諸子毋曠侍予榻前、良久始就寢。三月、予散館時、兒已體羸、然猶誦讀不懈。至五月病甚、鄭珠江先生居相近、數來視、謀醫治多方、經月餘畧愈。一日方食、兒舉箸手動、予悲血氣弱、又喜從善堅定、因謂之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孔子奚取焉。雖然、兒病我累之也、脫有出位之謀、不應飢餓至此。兒愕然曰、父疑兒耶、抑信兒耶。困窮應爾、何病焉。時皇恩方渥、翰林諸臣侍直 禁庭、賜坐賦詩、寵賚備至。予嘗以 聖恩高厚、臣心

宜矣精白爲兒言、以故予每輪直前一日、兒了諸冗不以聞、且日、早休養誠敬、明日入直倘有　召對、是靖獻時也、豈可不謹。五鼓候起、親調湯羹、檢筆札、俟趨朝。暮歸、候於門、悉問日所事、無闕、意始安。數月內、居室太狹、經溽暑氣蒸不可容。方齋先生每過我、輒以兒病爲憂、假之金、令徙舍。至再卜居、予病復作、諸子、諸僕偕病、饔餐不繼。兒猶晨昏扶杖偕定省之禮、日中扶杖倚門望叔至。及仲弟振起至京邸、次日兒稚子縈玉殤矣。後大人亦至、兒雖弱、喜千里聚首、依依作堂上歡、卧必起、食必共。大人恐勞筋力、命靜攝勿言。延至十月而逝、大人慟悼曰、吾門其衰矣。早知遭此、何不覼縷陳家事。與爾相見、竟無言也、吾

能無恚諸。先是、兒病劇、振起卧病榻旁、經夜調視。見不可醫、季子容肅禱之神、求以肅代。兒逝、起哭之日、端爾爲人何至此。天乎。何喪吾知已耶。十一月、大人命容肅扶兒柩歸里、將卜葬於秭城東庄之阡。兒名容端、字正子、秭庠增廣生員、娶生員梁公汝樸女。女一、未許字。所著有愼獨齋毋欺集一卷、詩文制義等三卷、藏於家。都門諸公覽永訣辭、哀之而多所評

跋云。

十二月四日、奉　旨准假送親。○八日、劉方齋先生謀南歸之舉。方齋先生計慮周詳、促之行、議至夜分忘倦、時

以一杯相勸、疊疊不知其言之詳也。〇十一日、顯親王賜先王父筠峯公祠堂扁額、題曰二程同派。先是、王召見詢家世、祖父之行甚悉。至是賜祠堂扁、王降階禮、揚及幽微、一字褒美、千秋寵榮。同大人及弟振起、男容莊、容蹇盥手拜受。不能不有高厚之戴云。〇十三日、徐果亭、韓慕廬兩先生各贈以詩。〇十四日、侍大人出都門。〇二十二日、至南宮、宋維德留止之。〇子至旅寓、病足、不能動移、維德留三日、始行。〇子自出都門、囊止八金、至南宮、維德餽

䑓。又前往不滯矣。○二十八日。宿大明府。族姪瓚有隆誼焉。
是年。貧病危懼。殤孫喪子。處憂患之道也。
孫 縉 校字
尋樂堂日錄卷十一終

校記

①斡旋：當作「斡旋」。

②曾：當作「增」。

③葵：當作「蔡」，見卷九康熙三十一年十一月九日條。

④聚：當作「娶」。

尋樂堂日錄卷十二

朱陽竇克勤艮齋甫著　男　容莊　容邃　仝編

三十四年乙亥、四十三歲。

春正月朔、在大名、病。○四日、自大名起身。大名旅邸族姓禹公名贊者餽遺不絕、情意肫摯。時方二十餘歲、具有老成之槩、族人甚重之。○

十一日至家。○十二日、鄉賢祠拜先王父文王。○

二十一日、李民先、郭維馨、芮正、盧玶來論學。止宿尋樂堂、講論問難、各亹亹不倦。時予病足、夜坐亙久、亦忘疲也。○郭維馨問怒最難制、想宜先涵養、後克治否。答云、方其怒時能止、便是即克治、即涵養。此處說不得先後、止可分動靜爾。○又論立志等甚多。○芮正○問心不廣若何、曰、心不廣、總是學不足。○

二十三日

維馨問齊家之道、答云、齊家以漸、不得欲速。只看聖人說爲政規模、定期月三年、又說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其中俱有浸漬化導之方、經營措施之實、方可成得一個政治。治家亦然、須有許多整理工夫、其本在以身作範爾。

○二十四

日李民先、郭維馨、芮正、盧玶歸去。○楊太和先生屢來論學。二月五日、病愈。○六日、入書院爲學者講大學、楊太和先生同至。自是仍定二七日作文、三六九日講書。○十一日劉紹周、劉繼周來受業。宋之聖爲介。紹周字繩武、二十二歲。繼周字繼武、二十七歲、俱鹿邑人。○十三日答李民先書、賤恙已愈、日來無事、惟有書院聚處而已。萬、張二君孝友端重、俱屬可欽、同志鼓勵、甚愜鄙懷。所諭小人害正、大易已有明訓。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慶連茹。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更須儉德進退屈伸、隨時道在、

訕毀更何恤也。○亳州明辨率子天命來遊書院，先有說帖，自道其意。○十四日明辨、明天命來受業，毛正倫爲介。辨字篤行，四十歲，庠生。天命字涵仁，二十歲，亳州人。○二十三日書院講書，楊太和先生同至，自是率以爲常。○二十五日劉紹周令其子劉卓來受業，十六歲。三月二日孔典泗來受業，宋之聖爲介。典泗二十歲，鹿邑人。○九日徐穎士來受業，陳穎爲介。穎士二十歲，柘城人。○十一日，自課始成帙。○十三日讀孔子傳，令容遂玩諸賢傳，輯聖賢遺冊自此始。○十

八日姜率恒、李昌、郭珍來覲。○十九日書院諄示學者爲人之義。○二十一日郭鋁來受業、劉之鉢以書爲介。鋁字轄五、二十歲鹿邑人。○二十二日、邑侯史公來論治。○二十四日邑人有譽子者、因示諸子弟曰、爾等愼勿以此等爲可喜。彼能頌我者、彼亦能詬詈我者也。一有不檢、則辱自我當矣。有此一番、愈增我懼、且易彰吾過、各自警省可也。○二十七日放生文序、　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之理則仁。無生理、非人也。生之理含於中、見孺子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心者、情也。無惻隱之心、非人也。故夫人也者、體仁用愛、渾乎天命

之性、流行於萬事萬物之中、而獨得其全焉者也。得其全者爲人、則得其偏者爲物。得其全而有盡有不盡者、爲人之所以分。則得其全而一盡無不盡者、爲聖之所以異。是以聖人盡己性、則能盡人性、盡物性、以至於贊化育、參天地、皆非於人之分量有所加、不過於人之生理無損焉爾。在昔大順之世、至治翔洽、民氣和樂、菑害不生、禍亂不作、下逮昆蟲、草木、魚鱉、鳥獸咸若。非此太和元氣薰蒸周浹上下、一於休祥而然與。余讀王素石先生放生文、而不禁躍然喜焉。喜是心之爲仁、而所觸之無非惻隱也。中間極狀慘殺之害、而誘之以放生獲福。爲衆人言、何妨出此、亦更無妨雜引旁摭。至所援大易、曲禮、月令之文、

則固正當不易矣。又以爲人之異於禽獸者、貴全仁義禮智之性。又以爲傷生雖小、不知仁恕。恐其壯而殺心益熾。又以爲天地好生而不好殺、所以萬物並育。人爲萬物之靈、不可以靈而戕蠢。是皆於儒者之道相發明也。謂是篇之作、教人以用愛教人以存仁、而實教人以爲人可也。不然生之理一失、毒物猶後喪、已則先喪。已者未有不毒物者也、其於人之道烏乎宜乎。是在讀是篇者善通其意而已。

○**二十八日**、**四弟克讓入邑庠**。○楊太和先生依尋樂堂家規行禮述之欣欣。

夏四月六日　微病書院講書畧示大義。至學箕圃遊閒寓目、日暮始歸。○與明辨

家規、學規等書。辨率其子天命來。○九日、病。講堂拜受之、有勇以向學之志。○十五日、病少愈。○十六日、邑侯史公平泉書院課試學者。○十九日、同楊太和先生至書院課諸子。有王謇等答語。○二十二日、王謇、朱培、姜率恒、郭錞、王之紀各有問答之語。○二十三日、與楊太和先生同至書院課業、毛正倫錄問答之語。以上具載講習錄中。○二十六日、書院講書、畧開大義以用心參語言久則心跳故也。○楊太和先生以所錄之語見示內有觀天下猶己之說。予曰、

此仁也、何有義在。因以心之制、事之宜、理一而分殊者悉言之。○太和先生曰、予心中無一個字。予曰、此語有病。聖人教人先之以多聞多見、今説無一字、何不讀書識字。○

二十七日、王素石先生及其子家洲依弔容端詩文。○二十八日有横逆來加。

五月二日、書院講爲人孝弟章、論儒釋之異。○擬講爲人孝弟章、此章書明孔門教人爲學之旨、欲與天下共勉於仁孝也。蓋人得天地之氣以成形、得天地之理以成性。仁義禮智皆人所受之於天、而以之爲人者也。而

仁、統四德、兼萬善。人而不仁、形雖存而理已絕、所謂罔之生也、幸而免者也。孔子之告哀公曰、仁者人也。明乎具此生理之人、即有此惻怛慈愛之心存於中也。又曰、親親爲大。明乎仁主於愛、而愛莫先於愛親也。是仁爲心之德、愛之理、而孝弟爲用愛之最切也審矣。由孝弟而仁民、而愛物、皆所以行吾仁也。論得天之理無仁、做孝弟不出是仁爲孝弟之本。論用愛之道、不由孝弟行仁亦不能、是孝弟又爲爲仁之本。爲仁者行仁也。當日孔子接于聖之傳、獨舉仁孝之旨以教及門、一時門弟子受業請益、非問仁則問孝、蓋其著之言論、見之躬行、施之政治者、其所授受大約不越乎此。記者識得此意、於學而時習章後

即繫以有子孝弟爲仁之語。蓋謂夫子之所講者學也，夫子之所謂學者何學也？學以求盡乎人之理，而始於孝弟，終於爲仁，是則洙泗之後旨也。其爲人也，誠學孝學弟，心平氣和，内外一於恭敬，豈有好犯上作亂者乎？所謂好者，本其心而論之也。心之所好者，不在犯亂，滿腔中必是惻隱之心矣。是孝弟中爲仁之道已胚胎於此，君子所以務孝弟至亟也。本在是也。君子凡事皆務本，豈有爲仁而不務孝弟者？務孝弟以植其本，善事父母，善敬兄長，則必和妻子，宜室家，鄉宗族，由是而仁民，仁民之道油然發生，由是而愛物，愛物之道油然發生。心體周流，推行無阻，總自孝弟中來，則孝弟豈非爲仁之本哉？學者本此

意以爲學、先之孝弟、以徐訖乎爲仁之量、其於孔門仁孝之旨庶乎無失、而與天地生人之理亦或、不至大相悖戾矣、何弗勉哉。

○三日

問諸子釋氏不經之談、不能答。予曰、彼認性字差錯、故言皆謬妄。性者我所得於天之理、釋氏以知覺運動爲性、故有撥柴運水之說、其害道也甚矣。○朱陽書院講學記事、

康熙二十四年乙亥五月、朱陽書院講爲人孝弟章、邑侯史公平泉進多士而訓之曰、大哉孝乎、其萬事之本乎。曰爲仁之本、緊言之爾。凡事之違天理、皆非孝也。曾子、臨深履薄、得此義矣。且人之名、通上下而言之、生知安行者人也、學知利行、困知勉行者亦人也。全此人道孝弟之量始無欠缺、崇尚

虛無，其於人之理既絕，他何論焉。因言釋氏之悖聖道而歸之不孝，學者竦然敬聽。予亦以一言辨儒釋之異，爲多士進曰：儒者本天，釋氏本心，此其所以異乎。天者理而已矣。儒者得天之理，而恭敬奉持之，讀書窮理存心養性，體乎人倫，施之天下國家，事事皆着實處做，所以心體光明洞達，不偏塞，不空寂，而爲萬世必由之道。至釋氏捐棄倫物詩書，胸中遺却理字，祇欲養得此心光明，所以心愈寂，理愈蔽，事爲愈不可通。其究也，並其身而亦捐之矣。獨不思有耳目口鼻四肢，即不能不有視聽言動，但其中有當然之則爾。不此之察，而欲遺棄一切，其於天地生人之理毀滅盡矣，豈復人道之可言乎。彼釋氏之謬戾

不足道、亦有名爲儒者、倡爲即本體即功夫之說以惑人、此又與於釋氏亂道之甚者也。時趙子子讓亦以釋氏滅倫害道爲言、提一務字爲發揮、謂必有功夫而後本體可復也、因並記之。○

四日、與劉方齋先生書。

相別兩月、輒遭鼓盆之憂、何勝於邑。此等事類皆有定數、非人所得自主。先生胸懷灑落、定當有達觀處也。惟望日侍禁庭、多所裨益。如程叔子說書崇政、即以此霖雨天下。草野聞此盛事、鄙願至愜、歲暮嚴寒烈風、途次困阻、老父幸爾無恙、婦子未免啾啾作怨聲、即某亦藥餌不離日暮。抵家後、增心動之病、架書不復整理、諸事不敢照料、惟徜徉園畔、以圖閒適而已、恐不無曠時

廢日之虞也。書院有來學者、乃定三六九日至其中考課、其餘初二十六之期、官長畢至、史公樂此不疲、甚可敬也。便中一言美之、雖彈先一隅、未必非先生興起斯文之地也。以爲允否。○七日葛嵩來受業、葛嵩嶺爲介。嵩二十九歲、陳州庠生。○九日書院講書、陳孟叢來訪。○十日夏至、行祭禮。○十七日、按察使胡公茨村以所作朱陽書院記、尋樂堂家規引見示、書來。○十八日、楊太和、王素石、孫憲章三先生來、顧講論移時。○十九

日以後讀書經。○二十一日、率容遂西院讀書。○陞通守商嚴使來。送孝經集註、傳習錄偶摘二書、並寄田贅山先生書論學。○二十五日明辨來書、以父喪故也。○二十六日與學者發揮格物知行之義、取傳習錄與視之正其謬。○與明辨札、忽罹大故聞之悼傷。此一番正人子自盡之時、然毀不滅性、禮有明文、此須守聖賢家法、亦即體泉下志也。汝自入書院以來、能深信吾道、別白正趨、吾深有望。因遭此大故、以數言學之、後當遣子弟。○二十八日、與田贅山先生書。假歸半載再至。

碌碌浮沉、有道咫尺、竟不獲遂緇衣之願。五月二十一日接手教、情辭懇摯、而虛懷如弗勝。竊嘆先生之文皆閑道之文、先生之心乃望道未見之心、更可於此識先生誠敬無不在也。附瀆者、亾兒容端相隨京師隕命、非自取罪戾、實饑寒憂勞致之。然同朝諸公哀而傷之、咎某爲謀不臧、某實無謀、不得不坐而待斃、此自竆之道也。於天人交無懟焉。此子頗志學、遵家大人命、用述其畧。非謂有行可紀、實謂無成可惜也。秋月附葬、求先生一言以誌其墓、存殁均感。誌銘之用、都門諸公咸以爲允。某疑幼而不宜有此、家園長者又以爲竆、博雖近禮、後人亦識其處、用此無他、恐久榛埋、故藉巨公手識之爾。兒若子更謀嗣

後乎。信斯言也，或非以越乎禮者煩長者畢備也，不知先生何以教我。端兒殁後，搜獲毋欺集自序內溢美處，不敢示人。心知如先生正求發蒙指摘，想不吝也。李、郭今春同芮盧二生至柘，留三日，李愼密、郭爽直，遊先生門，將有成也。學求爲己，今世罕有，提携之功，於先生有重賴焉。○與陸通守商巖書、孝經集註闡義精而數教廣，人人循行，和睦無怨之治，其庶幾乎。因嘆先生大孝因心，何弘錫類而行，聖治如斯也。置大刻於朱陽書院，士子誦習，競相鼓舞，敢祈多發數十部，行縣，轉散多士，將聚我子弟而教之，實被先生之造就無窮矣。○**二十九日**與蓬平令蔡端儼。同年書、謀脩書院。

六月三日

書院講書、因溽暑、與學者相商、每逢三六九日早晨會講、過六月再仍舊規。翟艮夫至書院、與講泰伯至德、艮夫曰、三讓乃讓周爾。予曰、讓周便是有得、而稱曰至德、曰無得而稱、是以天下讓商而不有其迹。夫子窺見至隱故稱許之爾。蓋君臣之義、天經地義之大者。泰伯之德足以朝諸侯有天下、乃棄不取、即太王又有傳位季歷之意、乃借仲雍托採藥而去。他若不去、商之天下必歸其子孫。他見天與人歸、商道日微、周道日興、又有子孫皆聖、天下必不能舍我周而他屬。想太王也是見得此意。此見天擧其端、實理著見、雖無識者亦易見之。況太王、泰伯大聖人之識、而有不能窺之於微乎。

泰伯只是見得君臣之義重，故太王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實是以天下讓於商也。當日又無言說，又無形迹，却微窺父有傳季之意，竟借仲弟而逃。此一段心地，即是文王服事之心，故皆曰至德。至德者，德之至而無以復加者也。時與良夫論此，良夫甚以爲是，且舉伯夷、叔齊不念舊惡爲說，謂讀書當求得古人之心。夷、齊千古之疾惡人也，夫子却說不念舊惡，此與泰伯一例，非夫子不能闡其微也。○五日，趙子讓書來論學。○七日，讀書兼治詩。○十三日，與彭無山先生書。某於癸甲冬春之交，疾病纏連，幸托知己調護，弗及大難。至甲

戍六月病復作小兒容端憂勞切懷籲天求代延至八月端兒之子殤十月端兒逝某病日甚一日此時孤跡千里良友契濶幸家君聞而至京急請假送親十二月出都今春正月抵里回思前日驚若轉蓬憶京華聚首非復昨日事矣先生暫處河干未知所職若何倘無國事相及亦天假歲月令得肆力删述實天之厚待我也不審近日作何功夫某歸里後惟書院經營來學者漸衆竊以爲終身畢志於此長林豐草間得優遊永憇可作聖世遺民也先生暇時於書院中或記傳講語揮灑一二言爲學者標的是卽教澤所及矣

○十六日右足病○二十日病中思端兒題

毋欺集數語。形不可見、神於斯留。寥寥此編、於世安求。篤志好學、我病是憂。有懷未竟、天乎何尤。

二十一日、詩貽書院諸子。病中未能赴講、書此六絕代之、書院諸子細體吾言、庶免岐趨、

聖門入路有成規、窮理力行莫倒施。若說此中惟這箇、詩書難道是支離。

詩書莫道是支離、離却詩書心日危。理不求明純任質、縱然合道也終岐。

學只師心理未窮、誰知萬紫與千紅。試看古帝傳心法、精一方能執厥中。

貪說本來心轉離、況多精義少能窺。惟精若是求惟一、何故執中更命辭。

說去說來但說心、憑將別幟樹禪林。到頭心逐洪濤去、始信紫陽衛道深。

紫陽衛道

是如何實指工夫豈有他。心字分明理作王有無爭處不須多。○田贇山先生書來。○二十四日、令莊遂讀學蔀通辯。○二十六日、至書院爲諸生敷學旨、令讀學蔀通辯書。責楊休息於學彼因言其故。又以乃祖太和先生日三次祖先行獻食之禮、明其不可令休家庭徐言之。○二十九日、足病愈。

秋七月朔　鹿邑令焉誠庵壽序、　今上厲精圖治、愼簡岳牧及諸司、以守令親民是屬尤礪　宸慮。吾豫之鳴鹿徵爲令者、得焉公誠庵其人焉。除書下、都門諸公彈冠相慶、

爲予言曰、鹿栢聯界、遠控江淮、近逼睢譙、呼吸相通、脣齒相倚、非如他幅幀廣袤、不相及。得此巨公、鹿寧則栢康矣。予曰、唯唯、更有進。此公令鹿、絃歌之聲且遍中土、何者。公家浙之儒宗也。先世以聖賢之學自治、宦遊所至有顯績。自宋元迄明、文直公晉階秩宗、數傳至艮載公、列祀學宫、稱光燦矣。及石峯公、益擴其緒、講學慈湖之濱、以斯文爲負荷、建石峯書院、與學者日相砥、至今奉爲典型。海内推浙東之學者、莫不日焉氏源流遠而代有哲人。後之興者將未艾也。再傳、因宦楚、遂家焉。閱三世、俱以儒術顯。太翁光宇公棄簪紱如敝屣、孝友文章、爲人倫模楷、尤所稱表表人寰者。公承其後、凛遵先澤、惟隕越是懼。

簡授時、予晤之於京師、見其立志誠慤、天理二字時復體認、所言非忠信廉潔之道、則寬徭薄賦之行、非愛民重士之典、則興善化俗之方、己心識公長者不可及。因詢石峯教法、公益輾然色喜、以爲今之鳴鹿、猶昔之石峯也。時予方與朱陽書院與暢論厥事、公又以爲今之朱陽何非昔之石峯也。於是惕然於職分之所當爲、並以鄰封之文教爲任。及蒞任甫五月、予亦請假歸里、得悉公治鹿之法、一一如京師言。首重

聖諭、月吉宣講、至再至三、人知孝弟嫺睦之行。次重農桑、嘗親歷阡陌、召農夫勸慰之、人競趨於耕、無惰志。其剛大之氣、配道義、請謁者不能干。其燭理之明摘隱伏、欺詐者不能蔽。奸胥則懲之、法紀

肅矣。疑獄則决之、訟端絶矣。即市肆列物、取之必償其值。以至惸獨無告、靡不惠極周詳、德之者、且遍窮谷矣。諸政犂畢、夫乃進子弟而教之以鄉三物明其本、以邑老成董其事、捐俸敦聘耆儒、與學人游息於詩書絃誦之中、考其道藝、别其賢能而勸勉之、蓋幾幾乎黨庠術序之遺也。不已將家學試之一邑乎。以儒者之道治鹿則鹿治、是石峯之教逮鹿也。以儒者之道及柘、則柘亦治、是石峯之教逮鹿、更及柘也。久於斯、賡於斯、遍豫土聞風向慕、莫不束躬儒者之道、是石峯之教逮鹿及柘、並暨豫土也。豈不使公家儒風昌熾、光先業於不朽、即報國恩於無疆、其爲壽莫大焉。時公懸弧之辰、鹿人士請予爲文、予何敢

以蕪辭爲公祝。惟溯家學以遂箕裘之志、則政成而異數及之。卽出其家學以壽斯世、使絃歌遍中土者、且霖雨天下、是公之志也夫。是予祝公之志也夫。

○二日、先大父筠峯公祠畢祭。○三日、與田簣山先生書。

以兒邀長者掛齒頰、斯云異數。乃先生樂善爲懷、謬爲許可、不審的據否、要皆此子之幸也。某散處草野、得遂疎懶之性、鄙懷甚愜。區區歸田計、實謂道未能明、德未加進、趂此時勇猛求益、庶免遲暮之感。況聖世多賢、卷阿矢音者、簪紱諸公在在皆是、誠無容繫念此途、所以駑蹇自安、不容不早知分量也。自度質雖下愚、志猶可策。但使日從事詩書

絃誦、斯爲本分、正業。時或藉同志。砥礪、要亦麗澤取益云爾，非謂能任曲成也。先生謂教育爲要著，亦猶可以能行。葢爲吾道惜，又不勝爲吾道幸。志若情深，實獲我意。但某愚陋無聞，尚冀時賜學旨，俾躋開明之域，是爲造就無方爾。近日學者求眞實返已，以性命爲事者甚難，其人葢不勝寥落之嘆也。先生其亦有以教我乎。○五日，纂朱陽書院志付梓。○八日，田賔山先生以所作亾兒容端墓誌銘見示。○九日，以立志、謹言行、謙懷、讀書院諸子。○十日，山水歌壽楊太和先生。秋來爽氣際天衢，嶺畔溪邊迥逈殊。

不盡流行兼艮止、分明畫出五雲圖。水邑蒼茫山邑孤、不須別樣譜新圖。如何山水人間壽、中有子然一丈夫。

○十八日、書院示條規。

書院之設所以待賢者。諸君講習其中、欲與世爭榮利乎。抑將考証身心、求得於己乎。如求得於己也、理本固有、非假諸他人、事屬分內、何待於外索。披覽詩書所稱傳人、孰非念天地生我之故、重君親成我之恩、體聖賢教我之實乎。今與諸君講說、不原天地生我之故、不知立天下之大本。不明君親成我之恩、不知盡天地之大倫。不舉聖賢教我之實、不肯肩古今之重任。茲故悉其固陋、共訂學旨、期與諸君正其趨、堅其守、鼓其力、成其詣、以無負今日來學

之意焉。原天地生我之故謂何。乾父坤母、稱爲兩大、人生天地、並號三才。總吾身所由來、失萬物之皆備、遂冥焉罔覺。悍焉不顧。豈知上知下、愚雖大相懸絕、其實皆爲天地所生之人、則皆具天地所賦之理。理者何、性是也。性者何、仁義禮智是也。繼天之命、於穆不已、是天地之所以生人、而即人所得於天地以生之常性也。自人昧此理、則戕賊其性者多矣。知者詭於空虛、而厭棄庸近、愚者沉於昏冥、而自戾倫常。賢者好用穿鑿、踰利而不踰義。不肖者離策怠棄、懷土而弗懷德。種種病痛、於本性之體牿亡殆盡、誰其拯陷溺而出之乎。今須識得天地生我之故、方知人性之善處、即人類之所以不絕處。人之與禽獸



異者、豈在多乎哉。自太極動靜生陰陽、物之成象成形者莫不各具一太極。惟人得其秀而最靈、爲能明善以復其性、而答天地生我之意焉。察識而擴充之、不重有望於今日哉。

明君親成我之恩如何。踐土食毛天澤之分莫可踰越。我怙我恃毛裏之依篤自性生。君親之倫、天地之大分、聖賢之大業也。此中植立不定、人品學術俱不甚道、功名勳猷安所從生。況庠序育材、爵祿厚士、原欲借道德之儒共勷治平。而父母之厚望、自幼而成童、弱冠以至壯有室、彊而仕、其驅之以詩書、策之以師友、期之以遠大者、總欲聖賢其子。爲天壤間垂不朽、是君親之成我者至急也。君親之成我者急、我之自成顧可緩與。生人之

大倫有五、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實爲首重。忠之道不講、必苟且於服官之年。孝之道不盡、已薄植於門內之地。此二端欠缺、更何問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乎。試思置身綱常名教中、返而自問、不無愧怍難慊之隱。是名雖爲人、其實與草木何以異哉。若窺見君親成我之恩同天罔極、不可一朝辜負、則其勉勉於道德者自無時可已。近而家庭夫婦之無別、非孝也。兄弟之不和、非孝也。則求盡乎孝者弗能已矣。遠而堂陛事長之不順、非忠也。蒞民之不敬、非忠也。則求盡乎忠者弗能已矣。統上下內外間一以忠孝勵其大節、覺如此則爲人、不如此則非人、循此則身有安頓處、不循此則身無安頓處。如是、卽欲稍

虧君親成我之恩，而以菲薄自甘，不可得也。諸君各宜警醒，早求樹立，慎勿朝榮夕萎，聽摧落於人世哉。

舉聖賢教我之實若何。天地之所以爲天地，顯仁藏用，不踰一中。聖人之所以爲聖人，明德新民，無過執中。自堯舜以精一相授，歷禹、湯、文、武、周公至孔子，以博約爲教，傳顔、曾、思、孟，逮周、程、張、朱，此聖學之正派，萬世之標的也。夫天地聖人之中寄於六經，賴孔子刪定贊脩之功，人始不敢有非聖之書。天地聖人之中寄於六經及四書，得朱子表章發明之力，人方不至蹈侮聖之愆。由其道者至則聖，不及則賢，次亦不失於令名。外此而爲説則邪説矣，離此而爲行則詖行矣。學者用力斯道，不可不慎也。孔子論誠

之之功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此所謂博文之教、即虞廷惟精之訓也。曰篤行之此所謂約禮之教、即虞廷惟一之訓也。朱子遵孔子大學之教、以窮理爲始事、先之以知也。以誠意爲緊關繼之以行也。知行並進、薪傳在茲、此聖賢之所以教我者也。誠知聖賢之教我者在此、我之服聖賢之教者亦在此、虛心平氣、體誦詩讀書、應事接物間精察義理、而力行以求至焉、其於吾性自有之中庶乎其無所失矣。然不明先後之序、鮮有不乖乎道者。故欲誠意不可不先窮理、蓋理有未明、誤認天理作人欲、人欲作天理、雖欲誠意、有不可得而誠者矣。如何不以窮理爲第一事。理既窮、又不可不誠意。明知善之當爲、

惡之當去、而不實用其力以爲善去惡、則是自欺之小人、與不服聖教者等、如何不於心之所發者加謹焉。透此兩關、下面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工夫、節節做去、不陵躐、不漏遺、最容易措手。久之見理明確、制行篤實、剛大直養之氣、愼密常飲之心、强毅不息之守、圓神不滯之德、錯施迭運、可使吾之中體悉合、而萬事萬物各得其理、於聖賢之教我者、不其無負矣乎。然尤有一言可守者、曰敬以貫乎窮理力行之終始而已。居敬以窮理、則心一不雜而道明。居敬以力行、則心不怠而德立。敬義夾持、動靜交養、塗轍無二、致功惟一。諸君各潛思實體、器量當如此弘濶、志力當荷此遠大。倘不負聖賢之教我、即不虧君

親之成我、無忝天地之生我者也。學求眞〇得、道不虛行、亦在諸君自勉之而已矣。

二十六日　張序來見、與語爲學之道、以朋友之義開示之曰、當下可認取一信字。時容莊在側、又以父子之親示之、使彼識取倫常、無容外求也。〇書院示學者曰、近日看見綱常倫理甚爲親切、人若於此處有欠缺、便不可以爲人、人禽之介無多、各擇善者勉之、於不善者去之而已、無自頹墮也。

八月四日、書院學要。書院條規、擬爲人之正鵠、千慮一得、或有當焉。從事於斯、不審進爲之序、非躐等則怠棄其失均爾。窺探妙蘊、約以要方、行升一助甘苦

自知、不能不望同志者悉心體之也。立志有任無讓、共學損高就卑、致功專一不遷、養神從容多暇、進德營懷靡及、讀書深味自得、涵泳客氣消除、充裕道心久貞。凡既入書院、於此八者實心體玩。○與鹿邑令馮蘧庵書、謀脩書院。○八日、書院祭先師孔子。○劉予常書來、爲先篤畢公祿祠堂記並詩。○二十二日、纂朱陽書院志成、有序。朱陽書院志序、嵩陽、睢陽、白鹿、嶽麓、宋稱四大書院。登封耿逸庵先生興復嵩陽、既就、謂予曰、四大吾豫居二、前人已任、後人未來、習此業、公此事、可因則因、不則創、以爲因何弗追曩徽也。予

大人聞之稱善、因繼先節峯公未竟之志、於邑東門外創建朱陽書院、來學者日衆、相與講習其地者亦有年。予因取書院志之。既成帙、並取志書院者爲之序。夫書院定學習之所、其載在志中者、人、地景物、切劘講論之、事亦既詳標而、類舉矣、復取其志而序之也、豈以此志既成可告無過哉、正以志成、而益思何以告無過於天下後世也。無他、學焉而已矣。今夫天道流行、發育萬物、人人得此無極之眞、二五之精、惟聖人能學、故聰明日益踐履日純、與天道同不已焉。衆人不學、故智塞行虧、不可與入聖人之道。學者果藏脩游息、明道進德、如飢者之思食、渴者之思飲而不容頃刻離者乎、則善矣。不然、是誦讀有人、肩

荷無人也。程子序嵩陽、謂宜以人重書院、勿徒以書院重人。今朱陽既成、獨惜逸庵先生不及如予之序嵩陽者序之也。雖然、亦學焉而已矣。何學乎。學踐形、學盡性、學希聖希天而已矣。關學之荆榛、循學之塗轍、望學之門庭、勤學之步武、歷學之階級、窺學之堂奧。六經、孔子之精蘊也。四書、周程張朱之開關啟鑰也。太極、西銘、①易傳、集註、後人守濂洛關閩之緒、以之適乎聖人之途也。自鄒魯而上溯堯舜、由洛閩而下逮許薛、皆是學也、皆天下萬世所必由之學也。嵩陽復四大之一、共此而已。朱陽不能尋四大之舊、竊亦欲共此而已。書院有志、志此書院志、有序、序此而已。予之序朱陽、固猶之序嵩陽也。今 聖天子在

上、以天縱之德接羲皇以來道統之傳、表章正學、於宋六大儒襃崇特厚、兩程子、邵子並生中土、御書扁額、光於河洛。近復不煩天章、頒額於嵩嶽、淮瀆、禹臺、孟廟間、一時豫中山川聖賢輝耀日星、蓋不啻宋時驛致經書之盛已。朱陽雖僻壤、亦聖化融液薰蒸之區。書院雖彈丸地、亦聖教之所旁皇周浹而有此者。士生斯時、敢弗孜孜於學、以鼓舞於文教極隆之世哉。予序書院志而爲學者告也、有以夫。○二十三日、

刊慎獨齋毋欺錄、悼亡彙藁。悼亡彙藁引、康熙三十三年、甲戌冬、吾兒容端逝於京邸、諸公聞而悼之、各以詩文來慰予。慟端兒有志未竟、因予官



遊羅病、誓以身代卒如其言。在兒遂志夫復何憾。予每於讀書談道時、思如此子可與言者不可得、則欲歔及之矣。述其行哭以詩、予家所所悼也。誌以銘弔以章、諸公所悼也。彙家邦哀悼之辭、別爲若干卷。吁嗟乎、命之不永、爲乎用悼學之未成、是用悼已。康熙乙亥秋七月、靜庵克勤書。○二十六日書院講書、各舉書院諸子進學之得失以勉之、載講習錄。○二十八日、二弟振起繼婦王氏病故。

九月九日、勝病。○十一日、葬王氏。○二十一

日能去杖。自始病至此、楊太和先生日來視。○二十四日、與田賈山先生書。前者發來誌銘一冊、讀之不勝感激。念亡兒於此道雖稍知向往、然天不假之以年、使成片段。今得先生大筆、俾末學稚子附名文集內終爲此子幸也。但去人赴省、便道使訂十三日之約、不期中途須筆墨之勞、反似近於催促。使者之不諳至此、負令人惶恐無地也。某賦質愚魯、於學問之道未能窺探、然特聆湯耿兩先生緒論、大約不越居敬、窮理、力行三者。而敬實貫乎知行之中。其所謂知、亦豈謂不學之知、便人人可認取本眞哉。須得學問察識之功、始知不至理欲混雜、行處方可不錯爾。而學問察識之功、

又不離乎經書文字之中、以體會天命流行之蘊。孔子當日以博文約禮教顏子、蓋即虞廷惟精惟一之傳也。其與魯君論政、則曰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是所謂擇善也。曰篤行之、是所謂固執也。聖賢成規不踰、知行而敬以貫徹乎終始。竊以爲脈絡眞正無過於是。後人動以讀書爲專去本子上尋聖賢、遂欲捐去書冊、靜悟本體、卒之不涉於幽莽、即流於寂滅、反謂窮理者爲襲義、却不知窮理者實爲集義也。來論管仲之説、當日止謂不能窮理、於大學源頭未能探曉、故不能致王於王道、終其身止成就五霸一假字。孔子鄙其器小、曾西恥而不爲、蓋謂此也。若眞實窮理力行、竊謂講書愈多、則聞見愈廣、闡

發愈盡，則大道愈明。參考有定見，行事愈有把握，正不得謂瞋目靜坐便是收放心也。至謂乘時宜人已交策，以完此學字，教我切至，敢不敬承。凡所言者，緣此道乃天下萬世公共之道，非一人意見可執，以先生肯賜提携，故敢盡言相質，尚冀誨我不倦也。朱陽學者詢及姓名，具見誘掖盛心。但學者功夫淺畧，求書紳之志者甚難其人，俟有進時再相聞也。○二十六日書院集諸生訓勉多時，至祠堂瞻望，尚不能拜。

冬十月朔，足病。○慎獨齋毋欺集、悼亡彙稿刊成。○五日盧尹書來，畧云：聆聆先生訓誨，始恍然覺從前之非也。前以遊學爲

集善、應試爲通權、非不深信其合乎儒者因時制宜之微意也。自今憶之、得勿愚而好自用耶。葢馳情取善、則在己之善、未有不疎、畱意達權、則正大之經、未有不失。回思先生實無是教也。先生無是教、而尹之所爲、竟至於如是、即斥出門牆、亦其宜也。然而先生不我遐棄、又諄諄訓誨、始教以勿矜、繼教以窮理、終教以勿求便宜於己、何愛尹之深乎。敢不夙夜佩德、念先生之恩於不衰耶。自回家以來、閉戶省躬、想先生之所以教與尹之所以學者、刻刻於心、而弗敢忘也。意微先生、尹將不知何所底止也。謹書愚衷、一則謝罪、一則謝教也。○六日、具呈轉假養病。○十日、與聯州

湯恭人題主。用墨不用硃。○十六日田賛山先生書來論學。○十九日郭洇來受業、明辨爲介。洇二十歲、亳州人。十一月朔與門人盧玾書、爲學能返已自治、此段虛懷、卽此便是學問長進處也。來書所云遊學集善、此亦無妨。至通權之說、恐位置不無過高之病、將來難有收救、而今不如且理經字於賢聖經傳着實窮究、於人倫日用務求踐履、至於處事待人、一以和平謙抑之道行之、或亦聖門忠信篤敬之旨也。望熟思無忽。○四日、捐縣一隻。爲運米潼關故也。○八日江南穎川衛守府錢公暨恭人鄭氏、張氏

合葬墓誌銘、　栝去陳僅百里餘、往往結金蘭之契、或秦晉締好、以故兩邑人士之家世得互相悉。宛丘雖多閥閱名族、求其派出王公、海內仰爲柱石者、無如錢氏。錢氏聲聞藉藉、求其智深勇況、超越塵寰者、又無如明威公。公嗣子聯科、以公誌墓之石乞銘於予。予與公家世好非一日。甲子歲、予仲弟振起既與聯科同舉於鄉、其後昭勇公復以子妻予季弟克讓、是予與公家世好非一日、而知公家者姻黨中亦惟予爲最。芳蹟懿躅、播傳將來、固予責也、又何敢以不文辭。按狀、公諱萬選、字一公、號野樵。武肅王裔、爲封昭勇將軍②諱象乾公季子。幼有大志、業儒、餼於庠、卓犖不羈之聲振黌序。人方以遠大目之、公亦以

天下。爲已任、矯矯丰槩、羞與時人爲伍、所性然也。及我　朝定鼎之初、雲龍競奮、士得與於功名之會者、多以武畧爲務、公乃棄儒業就武闈、領甲午科鄉薦。乙未聯捷成進士。且伯仲相繼奮鑣皇路、士論榮之。歷任潁川兵農錢穀素嫻於中、出其敏斷之才、理繁劇如反掌、凡盤根錯節、他人棘手不前者、公以片時決之。閩風被澤、咸嘖嘖稱頌不衰。有以貨嘗公者、恬然不爲所動、曰、吾以盡職却外物。爲居官之要、以此撫黎庶、即以此報　朝廷。分誼所在、非云過也。及解組歸田、日以孝弟訓子孫。髦年好學、有衛武公之風。頗留意於書法、稱精良、弄筆如丸、不愧右軍。胸襟灑灑、時彈琴賦詩、咏歌先王。登其堂者見禮服雍

容、圖書滿架、塵俗之氣頓消、輒嘆爲有道不能去。如公之經緯具備、儼然當代典型、擬之輕蓑緩帶、猶未足盡其風範、追古軼今、其在茲矣。娶鄭、恭人、早卒。繼娶張恭人、相公成名、治家有則、淑德昭聞於外、得内助者公獨盛矣。公生於明。崇禎年月日、卒於康熙年月日。子五、長早亾、登科、丙午科武擧人、捷科、庠生。聯科、甲子科武擧人、斌科。孫十四、曾孫十一。爰爲之銘。銘曰、猗與錢氏、中原華冑。累世承德、克昌厥後、運際極隆、器歸大受、鷹揚奮烈、墨林競秀。允武允文、垂聲宇宙。子孫千億、承天之祐。

○十日 李民先、芮正來。

○十一日 楊立學受業、楊太和率之來。立學十二歲、柘城人。

○十三

日李民先、苟正歸。○十四日、與鄭珠江先生書。南返時、尊體違和、勤亦二豎交侵、動履維艱、未能趨道案拜別。然先生表裏澄徹、吾道倚賴、勤再仕京師、而得同心者、先生一人而已。荷蒙厚德、不鄙勤愚、亦似納之教誨中、不欲存形迹之見者。以故每事請益、而淵鑒深厚、不棄葑菲、每每愚性過戇處、得先生指示、不至冒昧貽譏。深維前日、眞覺項踵受鴻庇也。叱見容端稚子未進爾、過蒙古道肫篤、衛其生、又慮其死、心乎愛、復哀其辭。六翰先生曾言、先生作挽歌千餘言以悼之。念此子得先生一言、亦可藉附不朽。况纚纚洋洋、肯賜珠玉如許、勤之感激、當何如也。○十六日、先

太孺人忌辰逢冬至日、廳堂設位祭先祖、不

與。先太孺人忌辰前一日、齋戒沐浴、率子弟陳器設位。至是日遷主於寢而祭之、夙興、着素服居主側、不與外事、不會客、不飲酒、不食肉。是夕宿於外。○祖先之祭前一日、主人率家衆入祠堂、焚香四拜、灑掃、新主龕、陳器、請主出櫝、四拜揖而退。厥明、主人以下遷主於大廳、高祖考位中間、曾祖考、祖考、考以次而東、位各稍前、俱南向。曾祖妣、祖妣、妣以次而西、位各稍前、俱南向。共用方桌七、每桌菓五、燭二、肉蔬五、湯飯各一。祔位男各祔於祖考旁、女各祔於祖妣旁、俱東西向。祭時暫行九拜禮、主人、主婦率家衆肅立階下、男東女

西、各立定、起拜四拜。主人、主婦升堂、詣高祖考妣位前跪、上香、獻食、讀祝後、主人、主婦奠酒、子弟代奠祔位酒。主人、主婦拜、興、揖、再詣曾祖考、曾祖妣位前亦如前。祖考、祖妣、考妣位前並同。祭畢、主人、主婦降階復位、再起、拜四拜。禮畢、揖而退。移時撤饌、請主納櫝、送祠堂、揖退。○十八日、克蔡長子容怡入邑庠。○十九日、讀朱子年譜。○二十二日、容端開柩。○二十四日邑前輩孫纘章、王抱瑾、王素石皆七十餘歲、赴容端靈前哭奠、予辭之、三人曰、吾三人來哭仁人孝子也、何辭焉。若以長幼論、吾輩已老、不能爲禮、遣子弟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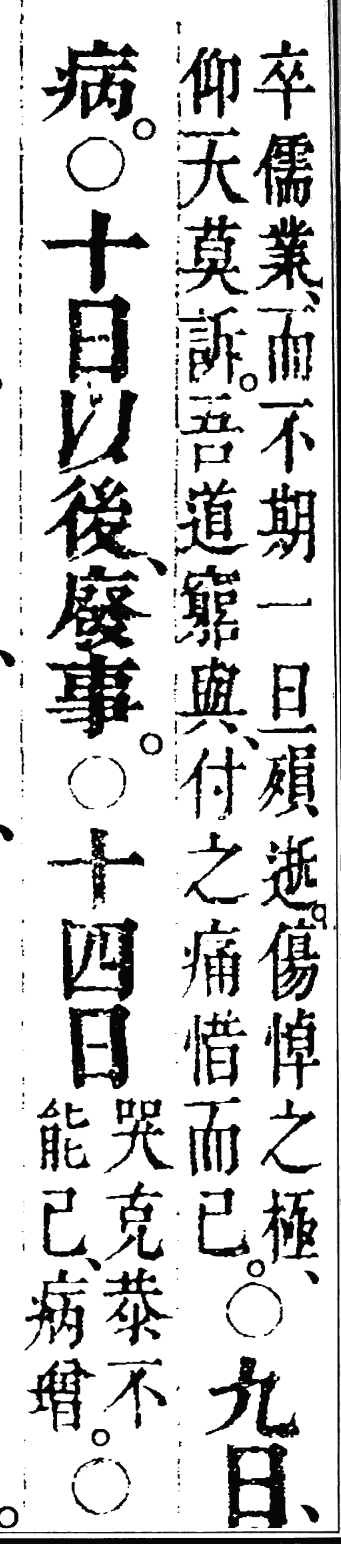
之足矣、此非所論也。言之淚下。吾亦感此、益欷歔不能禁。○二十六日、葬容端兒。卜葬於城東十里新庄之西南里許、浙江蕭山縣沈天行諱麟孫卜之也。○李民先、芮正、盧尹、明辨諸同人各來會葬、詩文俱載悼亡彙稾。○雎州田賓山先生誌其墓。○二十七日 李民先來書院讀書、後芮正亦至。

十二月二日、入書院讀書。以後早暮讀書經、日中看四書、綱鑑。○三日 有學者求書、講伊訟事、拒之、因立書院戒條數件、貼講堂外壁、與學者觀之。

○書院戒條。書院舊有條規、是以

賢者期諸生也。以賢者期諸生、諸生亦當以賢者自愛。倘來學者有非義之干、已學者有犯義之過、難望置身賢者之林矣。此輩早宜檢束戒條、開示省觀。求講官情、求照私事、求發書函、求薦館賓、凡求入書院爲此四者、在所擯斥。譏刺時事、談人閨門、戲謔慈慢、詆詐長僞、愛取人物、忌毁人善、藉匿書籍、陰窺私篋、凡既入書院、有此八者、亟宜禁絶。

○七日、三弟克蓁病故。克蓁自十月二十一日東園哭容端過慟、以致舊疾復作、逾月竟至不起。嗚呼、豈非用情之過耶。蓁近日頗有歷練之效、方期努力勤家事、課農桑、以佐饔餐之不給、令子弟得凍餒不侵、以



卒儒業、而不期一旦殞逝。傷悼之極、仰天莫訴。吾道窮與、付之痛惜而已。○九日、病。○十日以後、廢事。○十四日哭克恭不能已、病增。○二十二日、李民先、萬正、明辨各自書院回家。時予病臥狠狽、三人來辭、不能相晤。○以後病臥、至除日猶未愈。○楊太和先生調治、每日必至、有一日兩至者。予深嘆其友誼篤厚、嘗謂人之交友必如楊先生、方爲能盡心。

是年、理東陽書院。前半年多病、後半年遭遇

不幸。

孫　績拔字

尋樂堂日錄卷十二終

校記

①錄：當作「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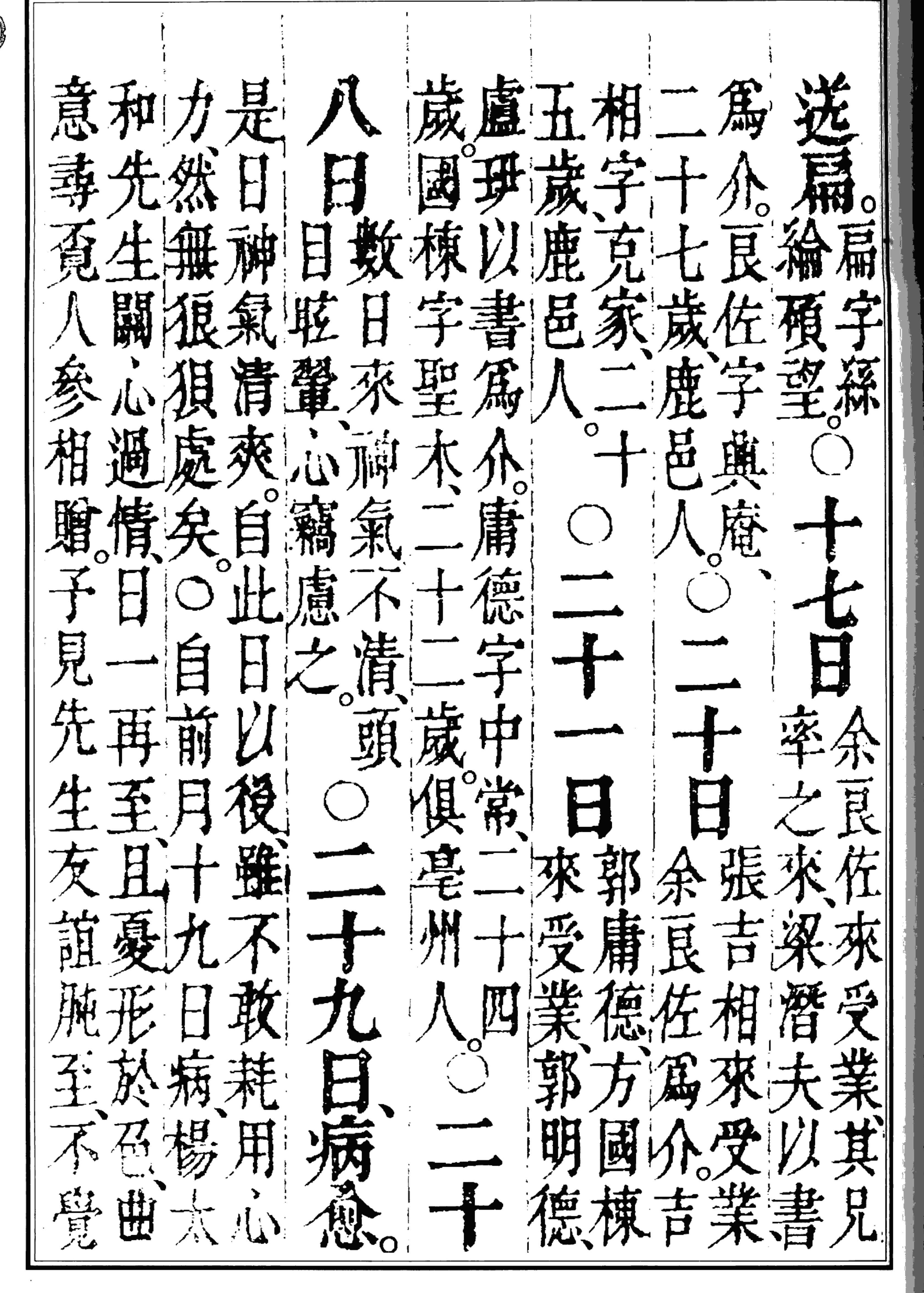
②笲：當作「犖」。

尋樂堂日錄卷十三

朱陽竇克勤艮齋甫著　男　容莊　仝編
　　　　　　　　　　　　容遂

三十五年丙子、四十四歲。

春正月朔五鼓行禮、因予病初愈及有喪服者不便、大人命各減禮、就拜而已。○五日病。○十日西華胡敬宗來訪。○十二日胡敬宗辭歸。○十五日、請予大人鄉飲大賓、辭之。○邑侯史



送扁。扁字穉綸、碩望。○十七日余艮佐來受業、其兄率之來、梁晉夫以書爲介。艮佐字與庵、二十七歲、鹿邑人。○二十日張吉相來受業、余艮佐爲介。吉相字克家、二十五歲、鹿邑人。○二十一日郭庸德、方國棟來受業、郭明德、盧珽以書爲介。庸德字中常、二十四歲、國棟字聖木、二十二歲、俱亳州人。○二十八日數日來、神氣不清、頭目眩暈、心竊慮之。○二十九日、病愈。是日神氣清爽。自此日以後、雖不敢耗用心力、然無狼狽處矣。○自前月十九日病、楊太和先生關心過慮、日一再至、且憂形於色、曲意尋覓人參相贈。予見先生友誼肫至、不覺

嘆世人凉德者不足數也。後病愈、因謝其誼之厚、並服其朋友至此、真爲爲人謀而忠者。常舉此以語學者、使各信心宜如此。

二月五日郭錡來受業、郭錇爲介。錡字斂北、二十歲、鹿邑庠生。○**六日**楊與吉來受業、陳穎爲介。與吉字盛一、二十歲、鹿邑人。○至書院講論、楊太和先生同至、後以爲常。○**十二日**學箕園與楊太和先生、余艮佐偶憇屏山西麓、月出、移坐友善亭北、談久不忍去。○**十三日、令諸子各讀性理。**○

與衛政使李公寅工書。惠風遐暢、兩河悉受覆載弘恩。近如運車

輛轢①馬等事、捧讀檄行、區畫體郵、軫念窮民、如慈父之愛赤子、家焚頂而戶祝禱、仁人造福、真無涯量矣。茲有杞縣蠹役唐天成剝官害民、人人切齒。伊惡滔天、愈熾愈逵、不惟流毒本邑、並害及鄰封。某家居、忽接關文、有差臨門、橫肆兇惡、要立時拘拿勤等赴杞追比銀兩、某惶恐莫知所措。及閱關文、乃杞差唐天成以抗違軍需誣控、來拘者也。夫以朝廷有定數之正供、亦須催到、容人辦置。今唐天成並未來催、輒以抗違軍需揑控、行關拘比。及問以徵數、始知盡派地畝、其數踰正供之外。某株守無能、本宜赴杞聽比、但國家之體統、不應毀於虎狐之手、以至此極。某無故被關拘拿、勒令赴比、一身受其荼毒、不足惜、竊

不敢不爲朝廷之名器惜也。今將原關承來案、敬請教命、或宜俯首聽唐天成殘毒與否、先生王持名教、整頓法紀、當必奮乾斷而肅國體也。現今蠹役陵侮莫當、仍祈速拯湯火、剪除蠹惡、人心世道幸甚。○**十七日**布政使李公出示嚴禁私派。○**十九日**至書院考課、以循聖賢成法、勿參在我意見誨諸子。○**二十三日**邑侯史攜杞令書來道意。○**二十四日、謝布政使李公寅工書。**杞事蒙奮乾斷狐兎兎消、國法以肅、人心翕然。先生鋤奸剔蠹執法如山、誅一唐天成官役惕若風雷、稍輯橫壁、罔致陵越簽鉞、盡爲雨露矣。尤稱快者、發嚴禁私派之

示三十張、小邑如此、通省省郡無名之費、當不可以數計。父老扶杖往觀、讀至民力止堪正供、額外即繫私派二語、但見咨嗟歎息、仰天淚下、惟有頌禱仁人而已。繼覩票行、令孫背張掛報數目處所、不許藏匿、故置風雨處所、以致損壞。此等弊竇、俱經曲意體察、仰見體恤民隱、整飭官方、無弗周至。風行草偃、兩河赤子一時登之春臺、家家焚頂、何能報萬一也。更有請者、仁言已播、仁聲善政、繼以善教、此從古聖賢爲政不易之成法。幸逢先生一代偉人、理學宗主、不商千秋之業、恐負一日之知。茲有某所建朱陽書院、業經公祖父母捐俸成規、但講堂藏書樓尚待肇舉。倘退食之暇、肯賜匾畫、名教主持、絕學倡明、俾以

人傳、事由今始、豈非待其人而後行者哉。未識可否，並希崇鑒。○**二十六日**書院與學者講太極、剖道氣之辨。○紳士來議比軍需之事，求止徵。

三月四日、葬克恭。葬於城東十里新塋、田賀山先生誌其墓。○**六日**邑侯史允止紳衿徵銀來晤。○**十日**至書院考証性理、余艮佐質問危坐拘廹之說甚愜予心。○伊川嘗言、呂與叔閒居、儼然危坐、可謂敦篤。但恭敬不可令拘廹、拘廹則難久也。予偶閱此語、思及余艮佐欲錄之俾返觀而尚未及。至書院、艮佐即以此叚質予、深喜其克治之勇。及觀几案上更書不可令拘廹一語、如艮佐者切已着實如此

爲學將來、可鮮病痛處矣。○余良佐問危坐拘迫何別、曰、危坐非拘迫、危坐而無寬裕之意、則易至拘迫、常以義理涵泳之、免此病矣。○危坐只是持敬、若拘迫、敬便接續不來、曾子所以重弘毅也。弘則廣大之意、常餘於事物何至拘。毅則貞固之力、永貫乎終始、何至迫。○拘字中含有不弘之義、迫字中含有不毅之義。

○十三日 書院晰性命之辨、謂諸子曰、命一而已、何以有理義氣數之別。只爲天之生人、太極不得不着在陰陽五行上、所以理氣一齊滚來。人得純粹至精之理、便是性。至陰陽五行之氣雜亂不同、便不能不有氣稟之偏。而窮通得喪吉凶禍福之參差不齊者、亦若天之所限制而然、實理與

氣之不能相同也。○二十二日令、容遂讀子思子傳，更令閱諸儒傳。○二十三日友召食、將雨、予以病辭歸。既而大雨，姻汪、衆賓阻於行。友謂子弟振起曰、兄何見之蚤也、稍遲則輿弗前矣、乃不以雨行而以病行、是用智也。起歸以告、予曰、否、以病行、非以雨行也。若以雨行而辭疾、毋乃多曲乎。但既行而雨、人視之爲先見爾。此世人計較之私、非君子順理而行之意也。此處不明、恐以計較爲智巧、則穿鑿害性、其禍仁義者不可勝道矣。乃作順理歌以示之。○順理歌、　世人多計較、君子順理行。計較惟私意、順理乃至誠。鳥鳴畏彈射、燕寢遠侵陵。所以風波險、其道在安貞。讀易亦可見、天地

聖人情。

○二十五日　賀田井脩遊泮序文、歲在乙亥、學使者校士雪苑、得一童子文、擊節嘆賞、拔之黌序、爲多士冠。士論譁之、一時爭傳、不絕聲。予詢其姓氏、知爲賛山先生冢器井脩君也。夫井脩之見知於學使者、以其文人之稱。井脩之騰聲遠邇者、亦以其文。卽予之賀井脩而質之賛山先生者、亦何必不以其文。雖然、願有進。予與賛山先生交非一日矣。其交也、不以迹、而以神、不以情而以義。今日之賀井脩義也、不可辭也。今日之賀井脩而托之乎文、以賀之、義也、尤不可辭也。予之賀井脩者、何必不以其文。卽諸君之屬子文以賀之者、亦何必不以井脩之能文也。雖然、願有進。賀其友之子、賀其

友之能文之子、徒謂其工於文乎、抑謂其進於道乎。如以文而已、并脩之能文已見稱於學使者、且見稱於文學士之口矣、固不俟予之爲文以賀之也。倘以其道也、厚其父則不敢薄其子、友其德則不敢誣其辭、竊願以交賫山先生者賀并脩而已。今夫賫山先生之文、海内嗜之久矣、爲左國、爲秦漢、世既宗之、而賫山先生之與人接也、不翹翹然自負、必抑抑然自下、若是者何也、誠望道而未之見也。與湯潛庵先生訂學問之旨、數十年探討典籍、沉酣六經、以返求諸身而得之、言可法也、行可則也、瞻之者有泰山北斗之望、卽之者有光風霽月之想、而若濂洛、若關閩、一一洞晰其奥、闡發其秘、使斯道如日中天而不

可隱是簣山先生之爲世表坊匪徒以其文也以其道也井脩幼負奇姿長而爲文能驚人今且採芹如拾芥小叩之小鳴大叩之則大鳴矣試之郡邑有國士之目試之國與天下將有空羣之槪矣由是奮六翮以翔際乎天衢得大遂其所爲以膺人世非常之榮寵此豈足爲井脩脩難所異者濟美儒行息志絃歌專業學校儲品賢聖舉內聖外王之學講明有素服習無斁異日出所學以對揚　天子之庭其所至當不可量爾且井脩講貫於家庭間者豈同於呫嗶之習哉忠信以爲質禮義以爲體諸太極西銘之書以爲灌漑在井脩有尚友千古之胸襟子亦不敢不以第一流待井脩更何俟煩言而勸進之雖然道

無窮，竊亦欲人之學之者無或有窮而已。南山有材，達於犀革，括而羽之，鏃而礪之，人之尤深，此學之說也。學必由聖，所以致才，礪必由砥，所以致刃。聖人之教，始於詩書，終於禮樂，而雜說不與焉者，此學之途也。入見先王而榮，出見富貴而樂，兩者戰於中而有菜色。被教寢深，切磋益進，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視如壇土，而有芻豢之色者，此學之驗也。在昔孔子以大學爲教矣，曰道在明德，新民，止至善。子思子以性命言道矣，曰戒懼，慎獨，而必極之天地位，萬物育。以是知學不希聖希天，非學也。儒者守其志，達其道，不使上下各得其所，尤非合天地萬物爲一體之學也。學問力行，事在勉彊而已矣，此子與

簣山先生交而與有聞焉者也。并脩持此以應賓興之選，處爲眞儒，出爲名臣，其有得於脩身行己之法，有造於天下國家之大，當必於今日之學基之矣。并脩之爲世重也，以其文乎，抑以其道乎。予固欲以交簣山先生者爲并脩賀也。若曰攄摹辭以賀焉，予烏乎敢。

〇二十六日　問：天命之謂性章着緊處何在。諸子之説皆不得其要領。因謂之曰：着緊處在愼獨。戒愼不睹、恐懼不聞，是涵養功夫，大段着不得力。到得動時，獨知之地，却是一番緊關處。所以誠意章一則曰君子必愼其獨，再則曰君子必愼其獨。中庸首章又不啻重覆叮嚀，曰君子必愼其獨。可見獨中能愼，近而正心脩身之功，遠而齊家治

國平天下之化、皆基於此、故極其效於天地位萬物育。不然、起頭處錯了、末後便無收拾。

○二十七日 芮正、盧玶來、謂曰、昨與諸子論天命之性章、謂着緊處在愼獨、只謂事必有源、功必有始、人知天地位、萬物育、效驗如此其大、或阻於力、驚爲不可及、或鶩於行、又只在功業上討着落、卻不知起頭處原是從愼獨處來、於起頭處不錯、到徹尾處總不能外、是一貫之道也。

○二十八日 芮正問、正爲學有幾日精明、當下便有天地萬物爲一體之意。有幾日不覺便昏惰了、此是如何。曰、志欲其大、功以其漸、此間有助長之病、須以義理浸灌之、始得、進銳不免退速也。○盧玶問、愼獨之功、嘗從事

於此、甚覺得力。至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不知如何做功夫。曰、在慎獨上着力、甚是緊要。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大率是涵養將去、不令此心放失、却十分着不得力。爭曰、此間甚難解會、究竟是如何做功。曰、未與物接之時、或體貌嚴肅、或心常惺惺、只要天理存在這裏。到意念之動處、却是緊要一着。○二十九日至書院議儀注。

夏四月二日以後、讀書經。○三日、定書院儀注。

書院舊有條規、是與諸生講明爲學大義也。然少長不齊、先務檢束、細行不謹、終累大德。茲又酌定儀注、列後、庶來學者約守畫一。

一、書院諸生每晨早起、入先師殿一揖致敬、

朔望日隨拜先師畢、入講堂一揖、諸生東西向各一揖。一、禮教不明、尊卑失序、其在於今師弟尤甚。今擬書院禮儀隅坐隨行、斷不容越。諸生宜明大體、無論在書院及入先生之家、俱循此禮。一、諸生既繫同學、宜以年齒爲序。齒序既定、凡登堂講習、只以長幼分行坐之先後、不必牽纏固讓。一、凡來學者、必有介紹、通其姓名里居以及爲人之大概、入見時止用紅帖、全幅書名姓於其上投之。以此當贄、不用儀物。一、毋逢三六九日、主人至書院考課、諸生齊集赴講堂、疑義相質、身心互証、以畢講習之功。一、書院有賓客之應酬、有文字之記録。賓客應酬、司應對者專其事。文字記録、司筆札者專其事。毋歲隨

時派四人掌之。一、凡尊長至書院、司應對者延入講堂、集諸生齊赴一揖、卑幼則否。一、凡遠賓至書院、司應對者周旋之、司筆札者書明姓名里居。有道者諸生齊集一揖、尋常則否。一、學者有事回家、司筆札者登籍記之、書明某人於某日因某事回家、來則書至日。一、凡官長至書院講書、諸生於大門外候迎、回則候送、常至則否。

○十一日、余厚來受業、舅長公李先生偕之來。厚字仲朴、三十歲、栢城人。

○十二日、與田賓山先生書。客歲十月來書、不啻提耳而教、深荷不鄙。後以病卧、不能再質。今試畧叩微旨、求誨無隱、則陶鑄匪淺。來諭謂向求之簡編、緒論、暫時興起、揜

卷離人、此心易漾飄忽、前後不相接續。以先生之遂養而爲此言、亦慮學者中無主則流入此境、故言之過讓不覺爾。至謂主靜存養之訓、其要在謹獨之語、與中庸戒懼之旨正合、故服之有效。此正先生學有原本、豈淺識所能窺其藩籬哉。某不自量、亦嘗於章句中妄探前蘊矣。竊以爲學者終身可奉爲標準者、無踰大學、中庸二首章。大學説明明德、即説新民、中庸説性道、即説教、此成不獨成之旨也。然説新民則極之天下平、而説明明德却始於致知格物、説致中和則極之天地位、萬物育、而説君子之體道、却惟戒懼慎獨。此二章概相舉、互相發、全理畢見、實功悉該、不第爲學庸二書之綱領、亦且爲論孟五經之

樞紐、不第爲一時學者之成規、亦且爲天下萬世學者之定矩。循此以往、安有不可幾於道者。葢以戒懼者敬也、格物致知者窮理也、慎獨誠意者力行也。自身心以及家國天下、莫能外此、此其所以爲總要也。來諭所謂此段空缺、即終日切實窮理、切實力行而學問思辨焉、亦止能暫縛此心、使於此處安泊、終非此心歸根復命之止境。竊以爲窮理力行、正是使此心不至有空缺處、服習功深、義理浹洽、聖人所謂自得者、當在於此、豈暫縛之謂哉。今日熟此讀書、窮理、力行、學問、思辨、篤行之心、無事亦然、無少空缺。然畢竟有讀書、窮理、力行之事與之相習、此心方得熟。豈懸空不着一物事、單說靜存、令此心熟後方好

爲讀書、窮理、力行之事哉。竊意中庸戒懼之旨、亦只是靜時涵養將去、大段十分着不得力。至方動時、愼獨一着却最爲緊要處也。又謂如是而窮理、則眞欲求吾心之明、如是而力行、則眞欲求吾心之脩云云。味此意、是謂心無空缺、自無往非此眞實之心爲之、總欲在心字上做工夫、而窮理以明此心之理、力行以實此心之理、遂不欲以此爲當務之急也。嘗觀從古聖賢教人、不踰知行兩端、而誠意尤不能强求之知、知未至之前。此物格知至而后意誠、大學之明訓也。即中庸論誠之之功、亦曰擇善而固執。先擇後執者、非擇無以爲執也。列誠之之目、又曰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先學問、思辨後行者、非

學問、思辨則理有未明、亦恐行之易錯也。是中庸未嘗不言格物也。故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此學中先後之序則然也。循其序而爲之、居敬以窮理、力行焉、心存而理得矣。必以心字爲主腦、不以理字爲把握、所爲蕩漾無主之境自易爲呈露。葢徒事乎心、心易有出入。心主乎理、心自不走作。此毫釐千里之辨也。狂瞽至此、先生德厚養深、諒不加罪、敢祈於大度包涵中仍條分縷晰以示之、庶於此遂不至終迷、亦先生誨人不倦之盛心也。

○十七日、與按察使孟公紹孔書。公澤暨兩河、化霑千里、薰風解慍、物被陽蘇、人人胥歸光天化日中矣。至釐剔官方、軫恤民隱、無弗周至、所須

告示、雖窮鄉僻壤、垂白稚子、同聲頌禱、焚頂何極。茲敬陳一事、有關世道人心、希破格主持、使天下萬世仰教澤、佩鴻德、非同尋常故事者、敢爲商之。某於敝邑東關内建有朱陽書院、與學者誦習其中、嗣經邑令史太守薛指建聖殿、齋房、規模畧具。近日來學者頗衆、齋房可以容膝、尚有講堂、藏書樓亟謀建脩。嘗閲白鹿書院志、自李賓肇基、至朱子知南康軍始大就。嗣是如翟溥福、李齡、邵寶、唐龍諸公皆後先繼興、功埒紫陽。可見千秋著美、事非獨成、而兩地應求、德自不孤。某雖數椽營搆、實賴大君子破格成就、維斯文於未墜。幸遇當代偉人、名教宗主、仁恩所被、士民歡。騰、興學育材之舉、知必肯賜肇興、不吝曲成。

倘講堂或藏書樓得承大力捐脩其一，俾栢邑永留芳跡於片土，是亦千秋之一時也。

○二十日　按察使孟公紹孔書來，訂捐建講堂之費。

○二十一日　恒齋草序。恒齋草，蔣子遠侯遺筆也。遠侯性曠達，雅好詩、古文辭，於書尤稱工良。乙亥讀書於睢之平岡，旬日以疾歸，七閱月而死。其父玉衡、叔荆石寶上檢遺文，壽之梨棗，楊子子易索予序。予因得窺遠侯之才，非凡品天故靳其才而不使輝耀兩間，實天欲顯其學，而不使文士逐逐於筆墨玩好間，以畢厥事。是珍惜奇尤之物，不以受世之汶汶也。不然，以遠侯之才，而使詞賦技藝各詣其極，亦可樹幟文壇矣。而故恣之，而故嗇之，抑又何

也。遠侯死，其婦楊氏效殉夫之義，且曰：身既無保孤之任，又有他子以養舅姑，吾豈宜偷息人世，以防衛，故志弗遂，畢命於其夫殯之前一夕。噫，遠侯脩身齊家之則可想見矣。天故厄其才，而留此明禮守義之芳踪，使人想慕其施之於家者，而可以翻然志於學，視沾沾以文士態成其品高下，不有間乎哉。恒齋草後載烈婦蹟甚悉，予序而及之，有以夫。

○二十三日　或問老氏之學何以别於吾儒，曰：老子不云乎，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谷。此即致虚極、守靜篤之意。老氏之學總是要退一着，故處處是陰伏潛藏話説。若聖人則存心光明，舉事正大，何有一點廻護避縮之意。剛克

柔克，純以義理爲用，雖以堯舜之好生，亦須誅四凶，初何碍於理。○問天與日月所行之遲疾。曰：天行至健，一日一夜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過尚餘一度。日行比天稍遲，一日一夜行一周。月行比日又遲，一日一夜所行不及天十三度有奇。問：何以日月行遲？曰：日月皆麗於天，故不及天。日太陽質剛，故較月行有餘；月太陰質柔，故較日行不足。○二十五日，足病。○三十日，太縣令村公捐貲脩書院書來。

五月二日，病愈。○三日，邑令攜郡守捐金來，

辭之。時借功軍需之名、苛徵里民七千金、衆苦之。紳士求予懇令宥免、令開免兩月、餘人稍甦。至是令復徵、聲言撫軍諭太守爲此舉、勢不能去、作威逼法、更益三千之數。予足病卧榻、令使人以利誘之。病愈、令出郡候所捐書院銀二十四金來覘實、令金也、予辭之。

○四日、邑令再以捐金來、再辭之。○閱朱子年譜。○五日與明辨札、　辨、留從事於學也、有日矣。亦知前日來學李生其爲善學之人乎。李生來訪、非訪學也、以他事來爾。以他事來、則不可以語學。及予窺其意之有他、而不能再爲質也、李生未免慽之。慽之則爲流俗、勵之則爲豪傑、易流俗而

豪傑、來之日爲不虛矣。豈惟不虛其來、並有益其往也。予之不以有他志而與之論學也、是已與論學矣。李生知之、則爲善至學人矣。李生學乎哉、爾已學矣。○**六日**書院考課畢、偕明辨、容遂、容儀步學箕圍。辨言行事峻絕、守貧堅固、爲人所難能、予令返之日用、以爲無奇特事、盡平常事也。特不著不察、人以爲異爾。學者不必異視之也。○**七日以後、玩易經。○八日、與布政使李公寅工書。**○公兩河撫摩、怙恃恩深、頌神明、祝岡陵者士庶同聲。當此波流雲擾之日、非此乾剛正直之氣貫徹兩間、八將安依。固知萊公北門鎖鑰、誠忠肝義膽、疆域倚以爲重也。

茲王師進勦、原以安民。皇上駐蹕塞外、正諸臣臥薪嘗膽之時。前須大示守令息民者困多、近日重比軍需者亦時有忘却官俸役食公然亂稅里徵民則敲扑之下、幾無完膚、士則胥吏之辱、痛不樂生。傳曰、民可近、不可下。士可殺不可辱。誠以國家之根本、斯世之元氣正在於此、倘剝削無已、弗加保護、天怒人怨、所關匪輕、敢祈再須嚴示、或訪處一二蠹役民困以甦、國氣以培、仁德萬代、同於江河膏潤矣。○祇李方伯詩、 豫列嵩少雲氣收、北枕黃河湧日流。薰風南來拂千樹、晨起浩歌解我愁。伊誰民登衽席上、公舒長畧懷獨憂。我公正氣冠八極、陵雲干霄措遠謀。龍媒飽騰王師壯、曾不引索驅耕牛。有時狠狐

剪其羣人、廣孔邇共戴周自公保赤澤如灑、章縫簑笠貽之麻。膚皮護愛惜室家桑麻得植。離我疇。維公恤我良獨苦、兒當盤錯施長籌。大河南北、盡壽國嵩邑麗圖義華、秋顧公廟堂作霖雨若濟巨川汝作舟。

○**九日**　書院考課役至。學箕圍課農。

○**十日**　祭開化令馬朝縣同年文、嗚呼、今之作令難言哉。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后置方岳重臣、承以大夫師長曰牧民、咸惟爾責、至於令、其於民益親、田間室廬、婦子嚬笑得以悉其隱而撫摩之。獨賦職此者率宴然民上、恣行搏噬、視官第爲傳舍、意惟剝脂膏、潤蹇囊而已。君平日恥此、斁然絕之勿復蹈。懷抱何偉也。君以名進

士、習磊落之概、夷然不屑與衆伍、衆亦從而怪之。其爲文多傲岸語、錚錚鳴於時、以故不能屈人、訟屢與、士論多不滿。君亦不求合於世、曰丈夫不得志、稍貶、徒自苦爾、吾不能鬱鬱居此土也。行矣、仕於他方、尚殫力民社、逞予志。及謁選、得浙之開化。甫蒞土、即汰冗費、革羨耗、申條約、决疑獄、震動洗滌、期與民更始。人人方翹翹望新政。乃不一月而卒於官。鳴③呼、天之厄斯人甚矣。羣什伯千萬服詩書、膺簪紱之人、於利欲則嗜之若渴、辯有一齒心民瘼者。有其人矣、將致於用、乃不使之顯之、而故厄抑之、且非徒塞之使困窮而已、抑且速滅之、惟恐斯人之於世久而得遂其不可一世之爲。嗚呼、天何重虐此矯矯者巟也。彼

膏粱文繡之徒、儷靚爾百姓、曰壽、曰富、曰康寧、曰考終命、一一備之。甕牖繩樞之士、率眞性徑行、頗欲造德於民者、反去福就極。嗚呼、福命不齊、從古來未有如此之甚者也。君家貧又矢作清白吏、一旦身殞他鄉、旅櫬難返、登其堂入其室、高堂有憂邑、同氣有痛聲、孤子有危狀。人之艱辛雖萬不齊、亦安有如君至此極者哉。聞君靈輀北發、開人哭送之日、公澤雖未久、公志坦白無私、留所懸示、爲役來勸省財活命多矣。吾儕寧忘諸、噫、十日作吏、得民如此、倘假之以年、俾行其願、吾不知所至當何如、而惜乎其未竟厥志也。君年方强仕、而遽奪算、殆氣數使然、非天莫爲保惜有心者、且於此轉悲天心之甚苦也。天使斯

世斯民長享太平者、其心也。乃自二五採雜、賦形成質而後、不能保其無戾生初之性。於是篤生賢哲、參錯區隅以質定之。一邑雖小、操刀使割由眞樸不嗜利之性、爲一往不屈撓之行。其措施當有可觀、不可謂非天心之所寄也。如之何使斯人之窮於世也。一至此乎。已矣。予與君同寅南宫、歷八年矣、追昔時之不再、痛此日之長往、思天心之難遂、悼治行之多邅、爲君薦牲醴於庭、爲君灑涕泗於室。君亦知予之哀汝而爲今之作令者悲耶。嗚呼哀哉、尚饗。○**十三日**書院考課性理畢、步學箕園讀書。○**十四日**謁陳公祠、　層城列象畫圖眞、陳實巍祠邁漢猶。只爲當年留直道、故教此日奉先

民。雲橫栢柏添新翠、溪繞門垣帶晚春。展拜光風猶歷歷、元方應是荷傳薪。○甯陽野人詩序、路子東炎性嗜書、尤駸駸趨風雅一道、積歲月忘寢食以求必得。果爾詩思勃然、觸景與懷、憑抒天籟、弗事雕飾、悉繪形聲。方其攻苦於此、乃畢生平之功而專之乎此一事。具斯精力、即欲不登騷人之壇、胡可得也。乃業此者久、不惟胸懷曠適、亦且沉疴頓消。嘗思古人戒吟詩、非謂詩可不學、亦謂泥志於是、耗心力、不任他事。東炎何因諷詠却病、且應務有餘閒耶。此蓋天分過人、性有所近、志有所專、手與神會、心與事習、東炎即欲不嗜詩、又胡可得也。雖然、東炎嗜詩乎哉。邑有先獻、恐日就湮晦、表章不遺餘力。習見鄉之

後進、懼有爽德、創沙隨南社以殷牖迪。稼此心以嗜詩、則嗜詩矣。東萊嗜詩乎哉、嗜善也、嗜學也。是東萊之志也夫、是東萊之志也夫。

○**十六日** 書院考課、令張吉相讀朱子年譜。

○**十八日** 王氏家譜序、古者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雖延至百世、而姓不更、重其祖考所自出也。迨支繁派分、子孫復別爲氏、氏以食邑、氏以封國、以及名字、謚號、各賜氏不同、似紛裂更易、莫可統理。然究不至混淆莫辨者、無他、世系明而名分定、雖百世瞭若指掌間也。栢城王氏、其所由來不可得考、據族譜以諱綱者爲栢始祖。傳八世、至河州公諱三槐、登賢書所至有宦績、科第肇起、簪纓輝耀、厥後代有顯人、皆

公貽之休。公之孫素石先生諱球者、出所纂族譜屬予序。予反覆披閱、因嘆王氏之世澤長、而亟修譜牒以纘先緒而啟後昆、信非有識者莫能與也。程子曰、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收宗族、立宗子法。噫、譜系與世族、宗法並重、彼天道之流行、萬物之資始、人類之蕃衍、彝倫之攸敘、俱可按圖而得其象、所關豈直一家之私乘已哉。誠使人人明本支百世之義、尊祖敬宗、類族辨物、正名定分、篤恩洽情、此大順大化、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之道也。素石先生可謂知所先務矣。其子澤渥工詩文、從事博洽、至純粹不雜、亢宗有厚望焉。○晚坐樓臺、與諸子講論問答、恂用何功夫、日讀漢史、問讀

何帝。曰景帝。曰、田叔燒梁獄詞事、遂卻爲何。曰此其爲善處人骨肉間也。曰、景帝欲傳位梁王、後又不果、此爲何乎。曰、帝之心非欲傳位、此梁王之驕横所由來也。曰、更將晁錯耶都等事細檢閱之。○十九日書院考課畢、借容遂、容遂儀學賁圖讀書、爲容遂正理學、正宗句讀。○閱朱子年譜訖。○二十日、批王陽明文集。○二十一日、勉遂見有詩。遂見勉學有句、即照韻書此勉之、悠然談學日、方喜在髫年。世局無毫入、蒙心尚自專。朝聞寧白首、夜照有青編。妄謂前賢路、希懷夢寐牽。小子幼而學、寧爲外物遷。持身須守敬、入世易招

慾。嶽峻光輝積、鎔深嗜欲捐。能將佩韋意、常照自怡然。　山泉崇果育、稚子戒多慾。剛直方謙謹、和平豈熟圓。權衡惟信古、聽困敢欺天。乘此無虧棄、後生可畏焉。○二十二日　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內陽而外陰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正陽而偏陰也。此只是大概如此說。如五生數中又有二四屬陰、此在人之引伸其義而旁通之、非可執一論也。○河圖有陰陽互根之妙。　○二十四日　路氏族譜序、　古人重宗法、有百世不遷之大宗、有五世則遷之小宗。宗雖異名、究之宗其繼禰者不過使人知敬禰、宗其繼祖者不過使人知尊祖。其驅天下於仁孝之意、

古今未之或異也。後世因賜氏不同姓，雖一而族多别，世既遠而枝易紊，水之有源，木之有本，久則流岐而源莫可辨，末繁而本罔知所重焉已。寧陵路氏遷自洪洞，歷有明三百年，子孫蕃衍，號稱巨族。傳十一世，至衷炎諱于棻者，崛起宗黨，博學彊志，不以世俗之賢者自好，而以古先哲人之芳躅爲步趨，以故所交皆名流，而銳然於移風易俗之事之必可爲。族譜雖舊，肇片帙爲直公史所手創，然討論脩飾，不無待於繼起。衷炎力爲已任，置圖考系，歷歷分明。其間郭公夏五之疑，仍存闕文之意，吾以知其心之虛。先世懿蹟，臚列於後，採摭他人誌傳，不遺餘力，是紹聞衣德言之意也，吾以知其志之仁。今世閥閲華胄

多牽姓附譜、若羅威、李崇之爲者、蓋不知姜呂之爲一、而况閭之非二也。譜嚴此義、止列正派、不使冐姓者攙入、吾以知其識之定。具斯三者、世系森列、溯祖功宗德之重、作仁人孝子之心、别親踈遠近之等、明長幼上下之誼定名分體統之嚴、聯恩情仁讓之施、由斯以往、一家定、九族睦、而天下治矣。其孝經上下無怨、民用和睦之道乎。夫自宗法廢而譜牒彰、譜牒脩而彛倫叙、於以維持世道、厚勵人心、誠爲今日急務矣。不謂於袁炎得之、袁炎其知本矣夫。袁炎之志其勇矣夫。

○二十九日

丙子春、皇上親帥六師北征噶爾旦。至夏五聞捷、詩以志喜、

六月興師廟筭優、雷轟電掣壯貔貅。天兵指向妖

星落、萬里無縶　聖主憂。一競道單中、天子來、黃雲塞外淨塵灰。朔方獻馘焚狐窟、湯網弘張三面闕。二凱歌戎馬靜烽煙、日擁龍輿鳳闕前。威震八荒開　帝業、何須伐鬼卜三年。三載戢載櫜肆夏思、華山歸馬德先存。相看六合同文日、無得干戈勞　至尊。四

六月朔　壽孟紹孔臯臺、合轉東南萬物絜、山河光輝蔚林列。溫風始至蟋蟀居、東井日行。去極絕。聖人法此乘朱路、燮理端賴刑獄折。從來嵩嶽峻極稱、德與之齊滯幽雪。亞聖衍派繼東鄒、亦越叔時超伯周。矢必冰孽期刑措、士皆臯陶競獻囚。豸服霜稜燗祀肅、虎眈狐媚驅不留。雖云腊肺齧之合、一掃疾風鷹隼愁。在昔我公澤南楚、轉輸秦晉

無艱阻。錯節盤根別利器、忠誠體國褒。天語。於今弼教稷中區谷訪窮簷貫居處。豫土縱横獻壽圖、祝公千載民吾與。

○**學箕圖命僕雜草。**○張子厚來勸、殷殷道故不忍去。日過中、以淡蔬三器餉之。

○**五日**　思端兒詩、思端兒兮若命絶爾父有言誰可說。摩空意氣志軒昂、頓想爾能致我悅。爾惟不失赤子心、縱談經史聽能徹。囊羞積財紙盈笥、諂雜恥入守其拙。久欲遁跡屛山陽、累篇咨探景前哲。父因骨貧幾塡壑、汝亦驚號長夜別。我歸八月遭更違、經汝孀母命中輟。繼爾三叔歲方暮、積辭塵世入泉穴。呱兒發婦重憂思、此中委曲我才劣。每于鯢厖輒思兒我、心昭昭非幽折。惟

見洞義我既知、那望世人知之切。世情幻離早暮雨、君子秉心眞如雪。常能持者舟中柁、海外風濤始與聞。不歷崎嶇砥如平、川原愁雲鬱鬱結。安得爾來牽我衣、滌我煩悶中無熱。安得爾來讀我書、晰以大義示往轍。

○**九日**書院步學箕園、客邃從、書堂日霽絕輕塵、綠柳陰森碧水濱。盛夏曾無侵暑氣、東門橋畔有行人。往來橋下日中過、稚子携書笑語多。一起歌聲深樹裏、鳥鳴爭迸到山阿。溪邊隨意坐薰風、徙倚喬林一徑通。那問桃源迷去路、舊屏山在夕陽中。日夕牆頭聽棹歌、孤城倒影撼青波。詩囊收拾歸明月、門外烟深掛薜蘿。○和振起弟雨後書院讀書之作、雨歇中林六月時、須臾

變幻古今奇。兩間晝列文明象、一室胸羅翰墨池。消息應探營道樂、吟諷那計少陵詩。相期此日無相負、濯濯新篁千丈期。

○十日

感時詩二首有序、

尹茲土者以供軍需爲名、恣搏罔忌、僅餘一爵、猶嫌未飽、更巧設法網、人有事至庭者、倒置是非、脅令罄辦。此種爲理、自四月念七日解役自京回、即內民咢沸中、至今日矣。皇上駐蹕塞外、原爲安民計。今於五月十四日已奏凱回鑾、而有司之剝民猶未已。感茲時事、不禁鳴咽、爰書二律、以志窮民困苦無可告愬之意、非敢怨誹、有失忠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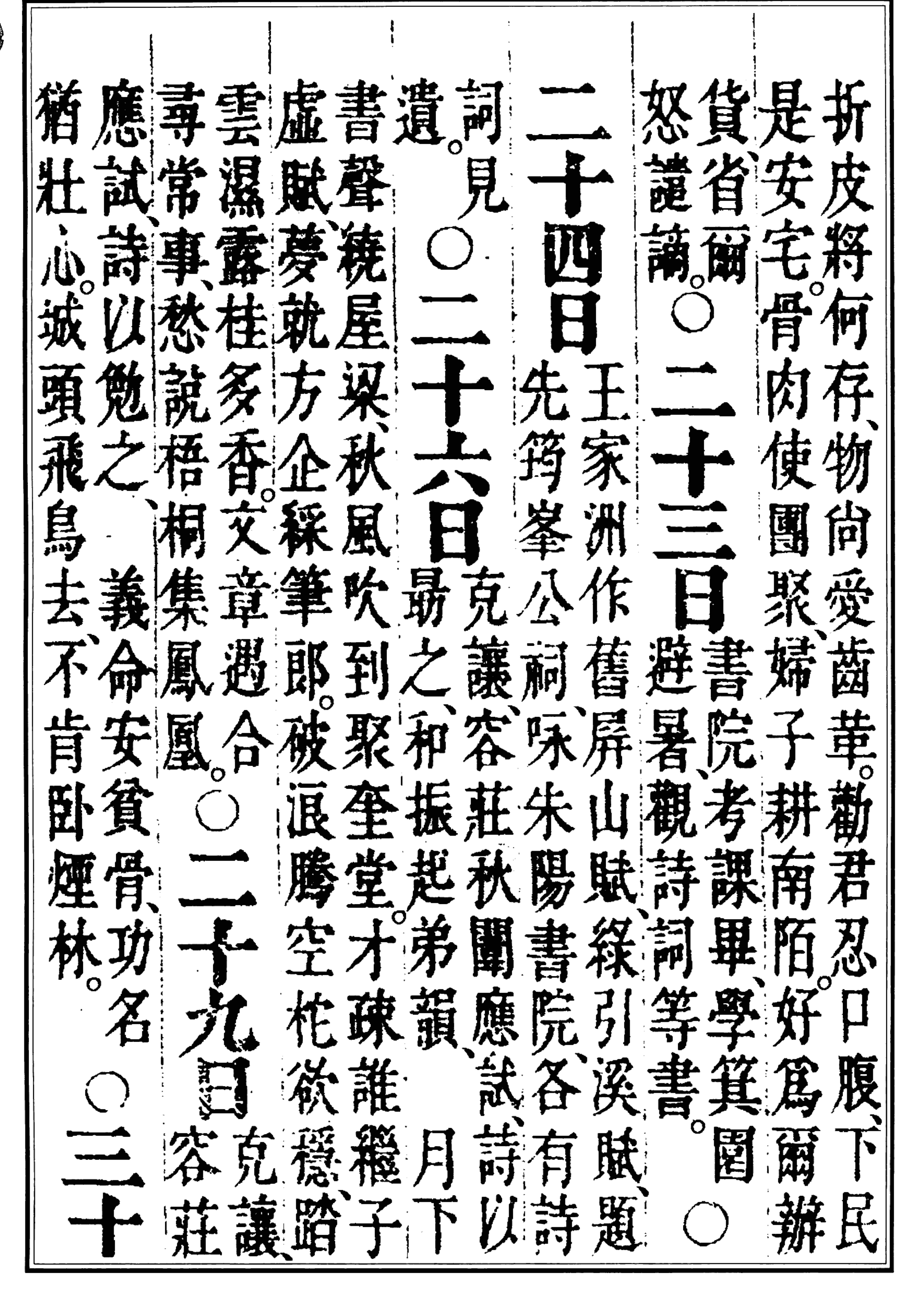
栗栗堅冰六月寒、丈夫有淚欲先彈。小人願自供微俎、長者何曾一快飽餐。良夜花枝摧雨急、滿天星斗換更闌。一

朝世事蹇華髮愁，對風濤不忍看。蘆花夾水映西灘、幾箇漁民分外難。但是村烟猶帶屋、俱將國賦早輸官。牧芻並得牛何罪、萌蘗方生木就殘。爲告吏呼休更怒、君王五月已回鑾。

○十一日 詩四首。慨時二、自嘲二。有序 一日、客過訪告休、子送客甫及門、一老嫗哭求白、詢之、知以盜事誣坐幼婦汙行、情實可憫、義亦難甘。但予拙守無能、言不足爲當事重輕、亦徒付之嗟嘆而已。老張姓也。 轉爾牛羊欲解羣、難將身外覷浮雲。敢云涓滴流滄海、直道扶持應在君。三年東海抱孤冤、淚灑蒼穹破九閽。想是天心憐孝婦、日來風雨到黃昏。 從知鳥獸與同羣、隔膜那宜疾痛聞。囑咐杞人憂莫錯、原

來身外是浮雲。那將名節理沉寃、防賊何須深閉門。悔殺讀書無記性、曾囊有論至今存。○日暮圍、避地存吾拙、花逢。○十二日晚更幽。風來千樹裏、明月到城頭弔曹中立、哭之慟。庭至學箕圍、遇雨、有圍中雨詩。○早圍、又道乘朝至、崎嶇自坦然。小燕迎風舞、帶雨一庭煙。○圍中雨、坐臥烟。霞裏、靄川不記遊。晨昏携卷熱、風雨入詩幽。樹幽邃茅屋、溪清趁野鷗。欄聽門外響、滴破、杞人憂。○葡萄葉見代紙起草、葡萄架上葉題詩、量氣、花香和露垂。得意拚毫難檢束不知幾處掛新枝。○十六日書院、隷畢、學箕圍、避暑、携杜詩一卷、容蹇、容順從、徒來隷不厭、雅子何歡然。杜老如可作、寧

舍我良田。我有酒、一壺、飲之可開顏。不須煩兒童解來杖頭錢。◯十八日門前水、門前水一尺、咽壁不欲行。留住三兩天、無影舟可橫。偶一出門看、翻起飢溺情。洪水當湯湯、地平想天成古。人如可作、安瀾及蒼生。◯十九日出門行、荆棘礙白日、出門何所適。任步荷街前、瘦鶴泣敧石。老者逢吏卒、慘淡羅殺厄。穉者奔喚喚、請活我、三尺。三尺逃我生、永世爲君役。以此報大惠、誓言矢今夕。倘如負君恩、不怨君燔炙。呼嗟滿哀號、街里透胸擗。若獨忍無聞、禱執千與百。忿供一飽食、釜甑饗莫惜。瞬息雜珍饈、佳肴言且頤。果腹非不美、其如物命廹。徹者亦有生、大者安可折。折廬將何居、不免吸露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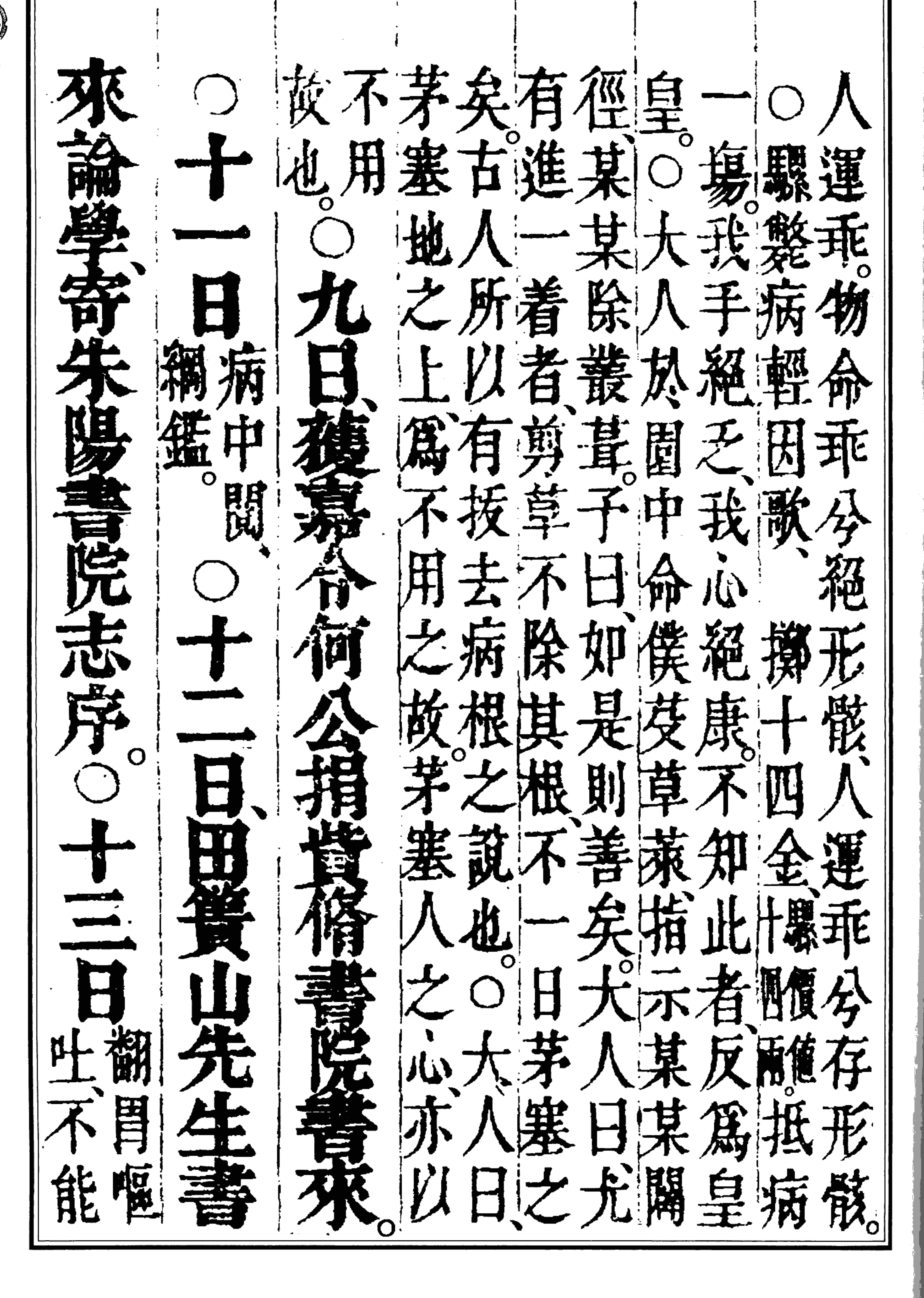
折皮將何存、物尙愛齒革。勸君忍口腹、下民是安宅。骨肉使團聚、婦子耕南陌。好爲爾辦貨省、爾怒譴謫。○二十三日 書院考課畢、學箕圖避暑、觀詩詞等書。○二十四日 王家洲作舊屛山賦、綠引溪賦、題先筠峯公祠詠朱陽書院、各有詩詞。見遺。○二十六日 克讓、容莊秋闈應試、詩以勗之、和振起弟韻、 月下書聲繞屋梁、秋風吹到聚奎堂。才疎誰繼子虛賦、夢就方企綵筆郎。破浪騰空杝欲穩、踏雲濕露桂多香。文章遇合尋常事、愁說梧桐集鳳凰。○二十九日 克讓、容莊應試、詩以勉之、 義命安貧骨、功名猶壯心。城頭飛鳥去、不肯卧煙林。○三十

日學箕園避暑、王素、石先生過訪、　門外前肉熱習久以爲常、性僻頗不耐、擇地而自藏。小園鋤荒徑、茅屋圍短牆。雜以竹與柏榆椰兩三行。最愛庭前槐、綠陰覆池塘。讀書坐其下、兒童解詩囊。清風披我襟、吹去無限忙。昔有傾此者、舞雩點也狂。坐久信獨得、面樹臥石床。高士踏雲來、蕭然已在傍。談心寄永日、言多傾肝腸。謂謀生計拙、士瘠薄稻粱。官錢無所貸、私債安所償。幸托祖父澤、貽謀亦云藏。焉敢負先業、課讀弗自彊。先生已有子、作賦擬長楊。累篇昨遺我、山水並耀光。鴻鵠千里至、羽翮風生凉。衆既不解悟、智者徒張皇。山中眞消息、請勸倘一嘗。紫陌撲面塵、幽崖冷如霜。肯不嫌寂寞、願將採蘭芳。畢日橋

上人、前途探莅莅。

秋七月三日 援手驅暑氣有序、　書院課業後、赴學算圖、閉門靜坐移時。啟門視之、雨聲不絕、物象暗塞、暑氣蒸熱、驅除無計、因感時事、作詩二首。　援手驅暑氣我、適人共慰。清京遍宇宙、今古滑冉沸。其如雨浸霧、物號傷百卉。濕熱更炎蒸、暑氣驅與未。○閉門驅暑氣、　閉門驅暑氣、聊以圖自慰。室内坐久安、環壁行亦貴。忘却道路來、市肆集異味。開門偶一望、濕雨柔蒼蔚。初認物濕熱、物轉增歔欷。所傷在其根、多方慘百卉。日光誰引没、雷雨何無既。眼看豆葉黃、敢信為灌溉。黑雲隔墻頭、荒寺劇可畏。仍復閉我門、暑氣

侵丱沸。○雨霽，朱陽書院課業五律，限八庚、深院仍餘濕，微風已送晴。閒心觀物色，傾耳接書聲。衛道分諸子，談經繫此生。古人如可作，願藉一燈明。○**五日**，思克葵詩、四支麻木、頑冥不靈。缺其一焉，骨痛肉連。○送克讓、容莊入來，疲驟倒斃。○**六日**，斃驟歌、有驟兮水之隈、驅而之險兮歷崔嵬。昔日仰秣驤首兮志恢恢、今日形衰神疲兮無復昔日之雄才。一朝致遠兮去不、回，使者牽馬兮持耳來。悲命難逃兮生人哀。爾不擇主兮壯心灰，主累爾兮无妄災。怪不早逸山林兮飽蒿萊，何故守死青草兮無嫌猜。有驟兮屈沉埃，予愧不能爲主兮，別爾於凡材。○又歌、驟兮驟兮物命乖，驟兮驟兮



人運乖。物命乖兮絕形骸，人運乖兮存形骸。〇驟發病輕，因歌，擲十四金、懸髑髓。抵病一場。我手絕之，我心絕康，不知此者，反爲皇皇。〇大人於園中命僕芟草萊，指示某某闢徑，某某除叢葺。予曰：如是則善矣。大人曰：尤有進一着者，剪草不除其根，不一日茅塞之矣。古人所以有拔去病根之說也。〇大人曰：茅塞地之上，爲不用之故，茅塞人之心，亦以不用故也。〇九日，獲嘉令何公捐貲修書院書來。〇十一日，病中閱綱鑑。〇十二日，田賁山先生書來，論學，寄朱陽書院志序。〇十三日，翻胃嘔吐，不能

讀書。○二十二日、賀李公陞任巡撫書。兀坐觀史、忽聞

帝命須自彤庭、方岳重臣特膺寵眷、以公晉秩崇階、歡欣踴躍、舉手加額、不能不爲朝廷得人慶。夫以方伯而晉階中丞、世固有之、輒如此恍忭者、以朝廷之陟明關庶績之凝熙、而名世之升庸、繫斯世之亨泰故也。公之錫福豫土、雖三尺之童子口能稱道、縱極頑無艮、亦戴二天。仁恩維摯、周浹旁洽、動省民間數十百萬之費、且不動聲色、區畫獨運、而數千萬家之物力、儲於草野、大河南北之性命生於涵濡。某嘗心儀之、以爲力量弘毅、體用兼全、一至於此。聖天子嘉積褒庸、必使霖雨普汪、但不知福星照臨、當在何所、不

謂兩河仍有怦懞中也。喜出望外、筆絕浮辭、
敢舉區區所快意所願望者爲豫土賀、爲吾
道賀、而爲祖臺先生賀。豫居天下之中、風俗
土情亦號愿淳、君父國體尚存分誼、所亟需
者、有大中丞提綱握軸、更宜有賢守令實心
奉行爾。如今歲大兵進勦、 皇上駐蹕塞外、
無非爲安民計。 天語煌煌、憲諭諄諄、無得
派累里民。而有司體此意者絕少、是 皇上
以多事爲憂、有司以多事爲喜也。上憲以派
累爲禁止、有司以派累爲得計也。獨所聞者、
有封丘耿令絜己愛民、家家尸祝、所恨從不
識面、無從叩其蘊底。但以所聞考之、祝若比
軍需至今仍不休歇者、其賢不肖相去爲何
如耶。某愚陋罔識治體、竊妄自不揣、以爲安

民莫先察吏、察吏莫先典廉、典廉莫先懲貪、懲貪莫先剔蠹。此輩不戢、谿壑難填、脂膏日竭。茲當法令維新之日、尤屬萬民觀化之時、誠訪蠹惡害民者誅之、再須明示、嚴禁軍需派累、不許此時仍苦追比、則貪者懲、廉者興、吏治肅清、民生得安矣。此就目前之急務言之、爲豫土賀也。若夫爲國家培育治平之塞②、莫先釐正士習。釐正士習、莫先倡明學術。夫學術止有程朱一派、外此盡爲曲邪旁蹊、即爲孔孟罪人。前承手諭、謂篤信紫陽正派、以爲深契盛懷、輒不禁躍然喜溢、非第喜其有金蘭之投、正喜斯道有砥狂瀾之日也。念孔子集羣聖之大成、朱子集諸儒之大成、孔子、之功在六經、朱子之功在闡明孔子之六經

此萬世正派、無可移易。自象山誣朱子爲支離、視六經爲糟粕、遂啟王氏一途、倡狂恣肆、破裂前轍。至今人逞私見、家憑臆說、其害未熄。此辨不明、人心不正。人心不正、聖道淪亡。今敷教方始、學人喁喁、仰化轉移之機、實在此日。因思人心有何存亡、惟視旋轉人心者以爲步趨。世道有何隆替、惟視擔荷世道者以成風尚。苟在上者以程朱爲率、下斯有誠敬尊右之士。在上者以陸王爲率、下斯有放蕩蔑經之徒。必欲得人焉、出爲國家之柱石、處爲斯世之麟鳳、朱子之道不可不早使講明而服習之也。誠須示學校、責合學官率士子於四書外更講服小學、孝經、近思錄等書、而後會於六經、達於諸史、則爲學次第井然

確實醇正、凡異端邪說、不得入而亂之、斯推斯民可無陷溺之患矣。至某所脩朱陽書院、前請教命、曾以書院志上呈、蒙諭指脩矣。今思書院之設與學校相表裏、聚英流而驅之聖賢之域、今日儲之。異日用之、關繫非輕、講習之地、允屬至急。往者嵩陽書院登封耿逸庵先生興復舊蹟、深賴蒞茲士者主持正學、興起文教。大中丞王公建藏書樓、聞公建道統祠、載在院志、班班可考。某昔讀書嵩陽時、曾目睹頒俸繕脩、更見檄行守令、共崇厥事、因而大就。茲值文教倡明、百度整飭之初、誠加意作興朱陽書院之講堂、藏書樓、得邀曠典、倡建於始、更邀齒芬、檄令所屬共成千秋之大業、其爲正人、心而閑聖道、功豈在紫陽

下哉。此就百代不易者言之、爲吾道賀也。區區微忱、以此稱賀、總幸大哉聖道、待人後行。喜極而狂、不自知其言之汗。

○二十三日　書院漫倘賜電鑒、斯民斯道幸甚。

○二十三日　書院課業以爲學。有恒胣切勉之。

○二十五日　自二十日至此日、閱紫陽通志一冊、服膺汪、高諸公遵朱陽王、有閑道若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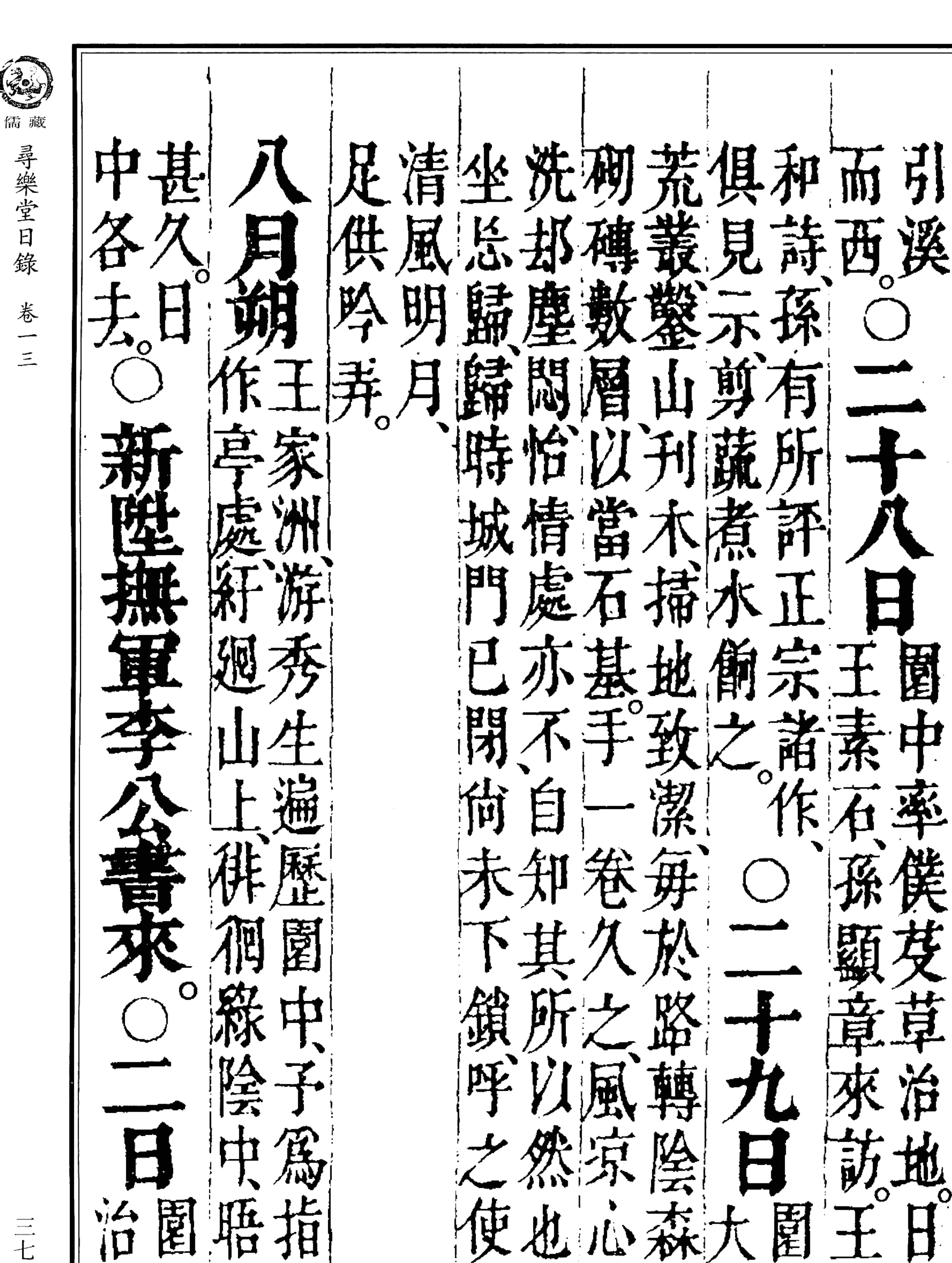
○二十六日　書院課業、楊太和先生同至、爲言心與性之辨。○論心、太日、總不離這一點、我這一點即他這一點、他這一點即我這一點。予日、不必如此說、只可體會一理字。若只如此說心、心便易有走作。太和日、我離却心實覺空虛無着落。予日、離却理、心更着在甚處。太和日、心即理也。予再

叩其說，太和仍以心即理之說持之甚堅。予因直言其非，且以識三年來所言之誤俱是誤於心即理也一個意思。予每惑太和志堅力定，舍禪歸正，而禪機不絕口，仍是機鋒空寂光景。予毎救正，苦於不能、不知其因何緣故。今始知以心字爲把握者，誤認心即理爾。因以人心道心之別、性即理也之實細爲言之。太和曰：我認心即理，不能去此心字，今教我去此心。我平日亦疑禪家教人將心亦無，今先生如何亦教我去此心？予曰：非謂心可去，謂心是靠不定底，須識得心所具之理而持守之，此心方有着落。若說我要人去心，不說我要人存理，成何話說。要知禪家以知覺運動爲性，所以謂目能視、耳能聽、手能持、足

能動之類皆爲性、却不知性是仁義。禮智、乃萬古不易之理、止可說善、不可說惡若目視耳聽等、皆此心之知覺爲之也、難定他視聽在天理與否。即以目視言之、如開卷看聖人所作之書、此是視合天理。若有女色、凝目視之、便是人欲。豈可謂目能視處便是性。太和曰、子全無視女色處、此[illegible]也。曰此等非有所指、只是比擬如此說[illegible]是說心無定在、理爲實理、當以心求理、不可守心爲理也。太和曰、我心定能不動。子曰、亦顧其心爲義理之心、爲空虛之心。其不動者是見得義禮處不動、是用力把捉不動。如孟子之不動心、是道明德立、於天下事無所疑惑恐懼、心自不動。今思道如何明、是平日有許多窮理知言

底功夫，道始得明，而心無所疑，德如何立，是平日有許多直養其氣而無害底功夫，德始能立而無所懼。積累既久，此理實涵於中，實形於外，心那有動處。若告子，便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舍却事之是非，只是硬把捉要心不動，所以亦能不動心，且先孟子不動心。至北宮黝孟施舍，總不論理爲何如，一箇以必勝人爲主，一箇以不懼人爲主。他主意既定，如何能動得他。此黝舍亦俱能不動心。今不論理字，只說不動心，是爲孟子之不動心乎，抑爲告子、黝舍輩之不動心乎。

○二十七日 學箕圍闢徑。祠堂後闢一小徑，至屏山前，沿山東偏闢一徑，迤邐而上。又闢徑於山下茂林中，循緣


引溪而西。○二十八日圍中率僕芟草治地。日中、王素石、孫顯章來訪。王有和詩、孫有所評正宗諸作、俱見示、剪蔬煮水餉之。○二十九日圍中大闢荒叢鑿山刋木掃地致潔、毋於路轉陰森處砌磚數層以當石基。手一卷久之、風凉心脾、洗却塵悶怡情處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久坐忘歸、歸時城門已閉、尚未下鎖、呼之使啓。清風明月、足供吟弄。

八月朔王家洲游秀生遍歷圍中、予爲指示作亭處、紆廻山上、徘徊綠陰中、晤談甚久。日中各去。○新壁撫軍李公書來。○二日圍中治綠

引溪。梁潛夫來。覩園中飼之。○**三日**園中合僕去苗中莠、治垣、又治山前蓮池。○**四日**園中治向前水坎、脩小橋二。南來至庭之路、闢棘多曲。穿繚槲下、引入柏叢自下而上、東折再北、復由高下卑處、升而上北向而西入路、再北、方至庭。○屏山前相勢可作一亭、以其近山、擬名樂山亭。又山前堆小石、石前砌磚座於樹下數處、中置一木根、形頗類象、因名山象。○**十日**園中引水、並鑿繚引溪。○**十一日**園中轂工。○**十三日**復路、東炎札、近作偶書一二、供實飯爾若欲揭之卷軸、滋愧甚矣。再付三箋、仍望勿貽笑將來。或置之沉紙中、聽其浮沉、則幸甚也。前兩序偶攄

胸臆爲言、恐語無倫次、未必有關理道。缺漏或乖張處、椽筆削之、更感。○二十一日、李子金先生來視、講律曆之學。○二十九日、子金先生辭歸。

九月三日、赴虞城祭張新傳同門。○八日、過黃河視族人。○二十二日豐縣蔣生請、應之。○二十九日、豐縣生童會文。○顧惟冊、顧惟楫受業程翰爲介。惟冊字若濟、三十六歲。惟楫字若霖、三十二歲。俱豐縣廩生生員。顧義之子、豐縣廣文顧濂宗諱言之

孫。濂宗先生所著道學正宗一書、詞旨醇正、子向邑令、學博、青衿子弟力言宜建專祠以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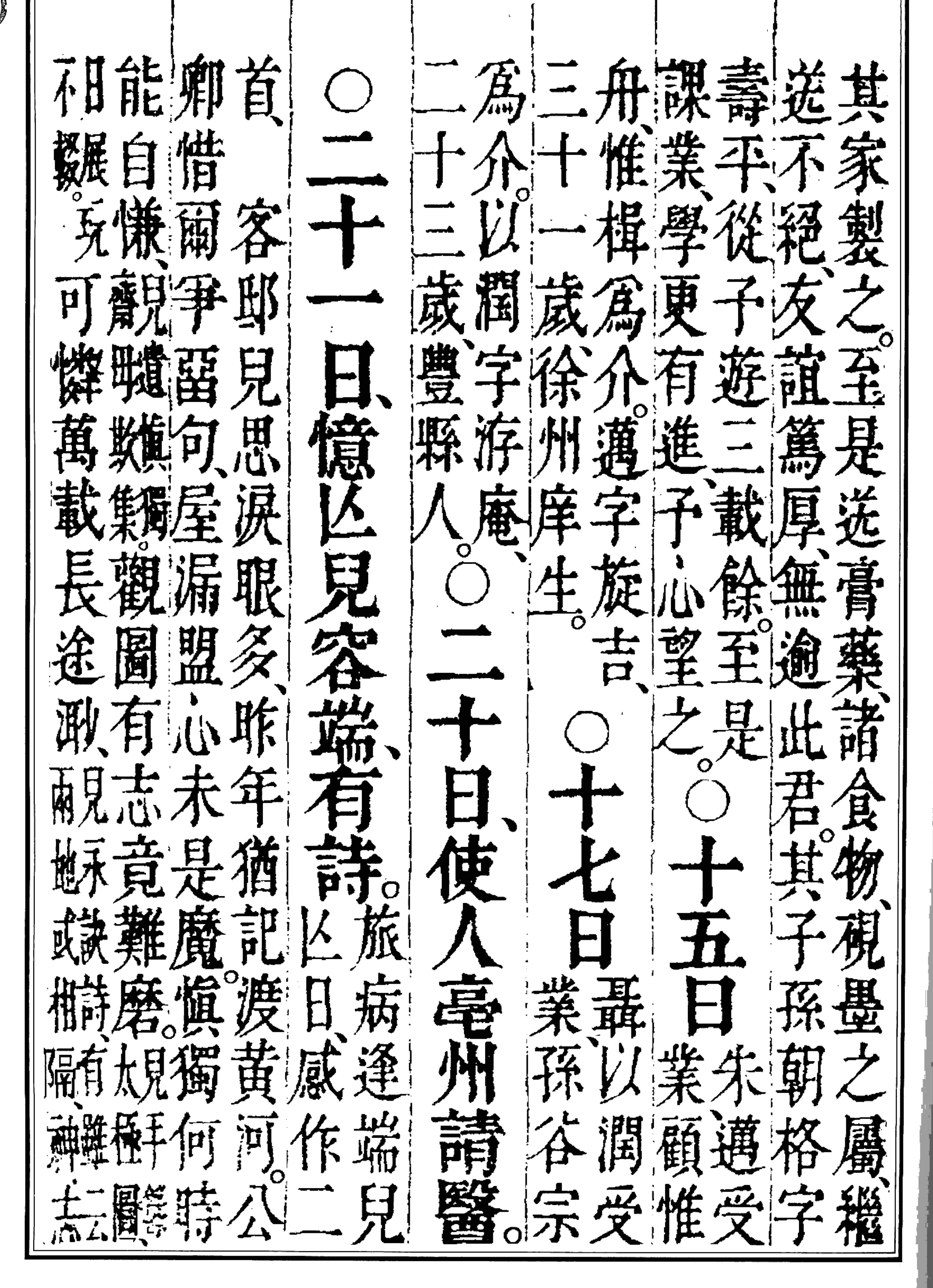
○**三十日、會文。**孫學洵受業。其兄孫巨津率之行禮。學洵字景蘓、三十歲、豐縣人。○高沂受業、孫谷宗爲介。沂字子干、三十一歲、豐縣人。

冬十月朔、會文。孫廷棫受業、孫谷宗爲介。廷棫字玉培、三十二歲、豐縣庠生。

○**四日、**趙紀受業、孫谷宗爲介。紀字子條、四十四歲、豐縣庠生。

○**七日、左足病。**○常澤受業、蔣公遐爲介。澤字大訓、二十七歲、豐縣庠生。

○**九日、病甚。**○**十四日、**自予初病、谷宗屢來視、延其親魏貞之立膏藥方、復延於


其家製之。至是送膏藥諸食物硯墨之屬、繼送不絕、友誼篤厚、無逾此君。其子孫朝格字壽平、從予遊三載餘。至是課業學更有進。予心望之。○十五日朱適受業、顧惟冊、惟楫爲介。適字旋吉、三十一歲徐州庠生。○十七日聶以潤受業、孫谷宗爲介。以潤字洊庵、二十三歲豐縣人。○二十日、使人亳州請醫。○二十一日、憶㠯見容端、有詩。旅病逢端見、㠯日感作二首、　客邸見思淚眼多、昨年猶記渡黃河。公卿惜爾爭留句、屋漏盟心未是魔。愼獨何時能自慊、見遺愼獨齋軆數集。觀圖有志竟難磨。見手箋太極圖、日展祖擬。兄可憐萬載長途涉、見示詠詩、有難云兩地或相隔、神志

瓶瓶萬繈之飭。載此日庭中不再過。侍側長安嘆作官，傢冰署冷耐春寒。只因父病愁無飽，過費兒思骨已殘。禱夢鬼神惟遂志，舒天病躬侍代見。傷心毛裏失承歡。而今我病須嘗藥，何處招魂爾得看。

○二十二日，病復作。

○二十六日，亳州醫王振山至。振山用藥薰之，後以爲常。

○二十七日　跋沈文端公垂訓衷言後，吾郡冉族沈宋葉侯，前代竹帛銘勳，近今流風善世，景慕前哲，仰止實深。丙子冬，予赴補過豐甯，子爾實以龍江沈公訓言見示，予讀之，起冰兢之志。公相業顯爍，彪炳史冊，採摭懿跡，美不勝紀。予以同里後進，每至郡，登其堂，讀其遺書，想見其爲人。

公雖位居鼎鼐、實家傳清白。族大而豐、素號兼禮、公猶抑抑然杜侈怙之萌、著持盈守謙之誡。如所謂履薄臨深、兢兢自保、知止知足、守理守法諸格言、豈第士大夫脩身保家之良規、抑亦古聖賢傳道印心之眞諦。虞廷之危微精一、丹書之敬勝義勝、孝經之不敢惡不敢慢、大學之無諸己非諸人、理有同符、功無二用。舉而措之、闢荊棘爲坦途、消戈矛爲讓道矣。簪纓華胄、寶玩珍讀、著蔡奉之、何至傾覆及之哉。張運清先生校士江南、曾刊是篇、益以危惕之語、用代晨鐘之鳴。甯子更梓之以廣其傳、屬以予言附其後。予旣幸吾鄉元老作斯世之型範、復覩名儒表章、標士林之楷模。斯爲先猷之啟後、澤同江海、惟願後

賢之承先、病去膏肓。倘海内君子各錄一通、揭之座右、時警心目、庶道德之志氣日深、驕淫之肝腸日滌、忠孝大節、不以貪敗、清寧世界、定以人咸、豈不與吾郡前哲同軌並駕哉。至甯子服膺惟謹、廣布四方、樂善不倦、予並嘉之、因贅微言、以質之同志云。

十一月三日 王振山醫病以來、薰藥有效。至是予能行、振山辭歸、公遐遣役送之。

四日 李樟受業、蔣公遐爲介。樟字扶蒼、五十歲、豐縣廩生。李樟言動慤恭、有道之士、但學術失正、予以聖道開之。

五日 渠錞受業、蔣公肅爲介。錞字部樸、五十歲、豐縣廩生。

祭高母孫夫人文、嗚呼、人之生也、百歲爲期、曾星霜之幾易、念

閫範而莫追、豈不悲哉。以予聞孺人之懿德、其心折之也久矣。孺人孫君谷宗之姑母也。予與谷宗交善、癸酉冬、予赴補過、谷宗道生平歡、遇孺人之孫都生於座上、見其丰采都麗、器識閎廓、歎爲磊落不羈之才、因得交於孺人之子潤之。方將登堂拜孺人爲壽、會子疾偶作、恐道攝爲艱、亟驅車去、以未拜孺人爲憾。今赴補再過谷宗里、人方製錦爲谷宗稱慶、越在鄰封、不下數十百人、爭與從事。予驩然色喜、谷宗意怏怏不樂。予異之、曰逢喜而憂、將遂憂而喜乎。谷宗曰否否、予之有憂、正以吾姑母之不得見此而喜也。詢之、始知孺人前一月逝矣。予不禁慨然太息、終以未拜見孺人爲憾。嗚呼、天下之與人交者衆矣、

往往一至其地、握手訂心、再至其地、歡然道故、其貌親情洽、非不肝膈傾瀉。乃安居無事、有飲酒賦詩之樂、一遇人之變故、輒棄之如遺、避之惟恐不速、至有罹大故遭衰經者、若爲之不知也者、而過之矣。嗚呼、交道如此澆薄之風、如波斯逐、誰復挽其頽哉。予與孺人之子若孫交、非一日、交其子若孫、誼不可不祭其母。交其子若孫、以祭其母、義不同於好事者之祭、非所祭。在昔孔子過舊館人之喪、嘗脫驂以賻之。夫館人可賻、況交其人之子若孫者乎。但昔日交孺人之子若孫也、以谷宗、今日念子若孫之交、以祭孺人也、更宜謀之谷宗。谷宗以爲允、且以孺人之撫孤孀操及患難相依、少長相扶之狀、縷述之、而復以

所撰誄章爲示。予既悉孺人之芳踪、復感谷宗篤於其親之誠、益以未拜見孺人爲憾、聊具鷄絮、用伸予悃。其祭孺人也、猶是拜見孺人之義也。予留豐十餘日、父老稱高氏之子、不日孝友貽謀、則日詩書啟後。嗚呼、此足以徵孺人之閫教遠矣。予不佞、他日執筆載孺人之實蹟垂之國史、將八十五年間行事炳炳烺烺、與日月爭光。孺人其不死矣夫。嗚呼。尚饗。○**十日**至單縣、王盧文侯家。○**十二日**張山公請至其家養病數日。○**十四日**夜、右足忽痛、急延醫調治。○**二十日**起身。張山公中植以車馬送至黃河、是日渡河、至虞城。○**二十二日**、至家。○

二十四日，足又病。○二十八日。病暑愈，命諸子坐榻前，勵之，因考三月内肄業功課，各令斂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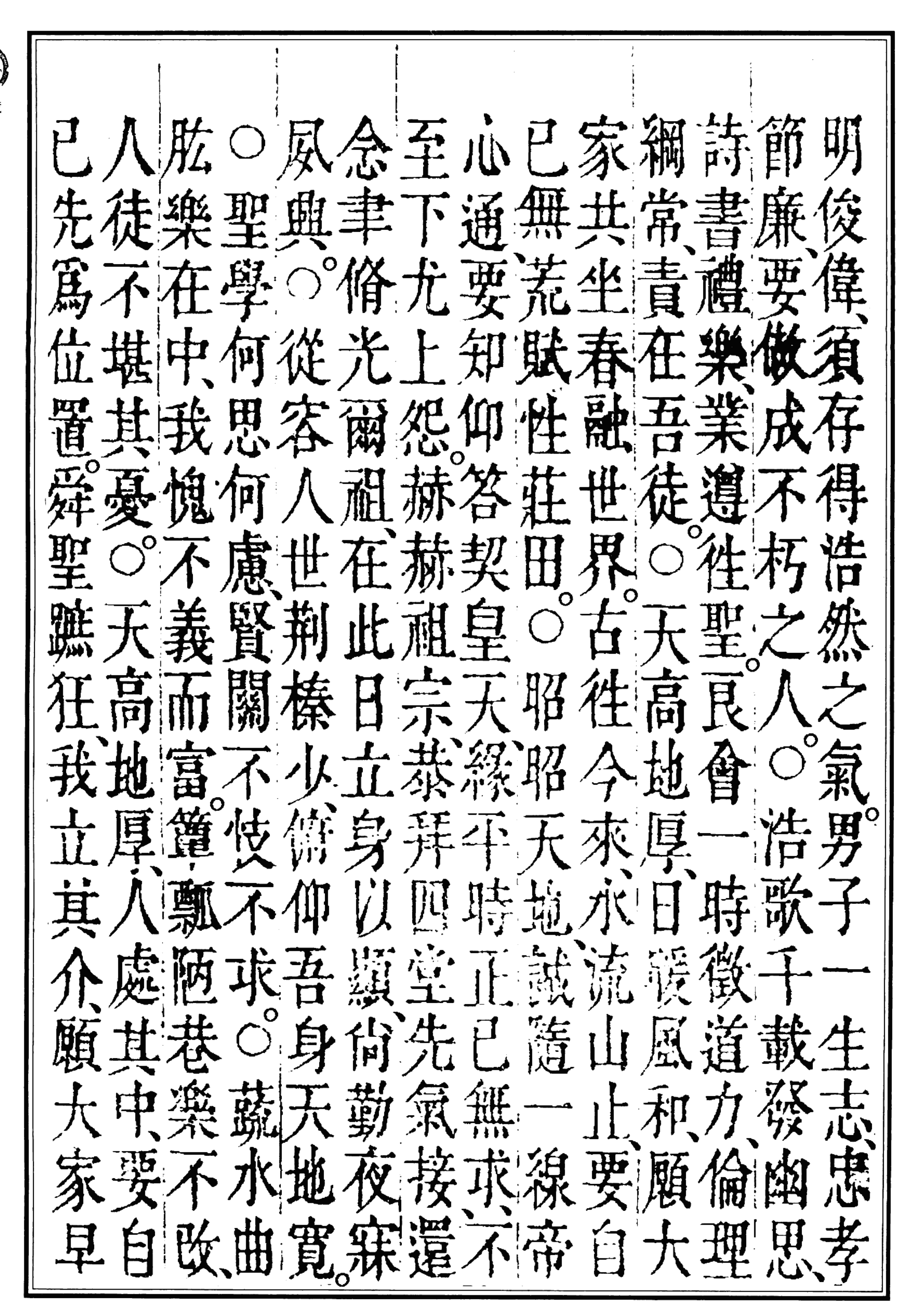
十二月四日，彭無山先生書來，爲先王父鈞峯公祠作記，爲匠見容端作傳，爲朱陽書院作進説，並寄至。○七日，除三弟克恭服，因病不能至塋中。○

十七日，耿逸庵先生門人喬虞臣廷謨來訪，以所著書見示，皆醇正可觀。留四日而去。○二十一日，喬虞臣歸，予贈書堂聯云：孝弟通神明，祇是如臨如履。

剛大配道義、要惟勿助勿忘。○二十二日、病愈、檢舊書。○二十四日四言詩、白日蒙陰、有晦其道。我行宵夜、何如從好。○二十五日鷄鳴詩、高高在上吾誰欺、點檢鷄鳴方動時。不作戲心隨日暮、在床偃仰也相宜。○人事光陰半消磨、幾回安穩幾風波。終來未便眞相信、錯處何須悔過多。○事到頭來半信疑、那堪日日過相隨。聖狂分界無多處、義利之間愼所思。○髫年學道近時非、閱歷人情在謹幾。微火燎原難撲滅、五更鷄唱正提衣。○賭馮枚卜聯、攤書花影移牕月、煮茗松風入客衣。○二十八日作聯。○不敢獨中常自恕、願將善念學人

同。○天人一理，須常敬，物我同原，在善推。○赫赫仁禮存心，惟自反，天人責我更誰尤。○赫赫獨中已履，大庭廣衆，乾乾終日，如親畏友嚴師。○開簾花氣靜，潑墨硯池香。○生太平世，作太平吟，鑿井耕田，常享太平福；近聖人居，習聖人業，誦詩讀書，願爲聖人氓。○二

十九日聯云：道畧有虧，仍廢業，心惟無過，是良田。○三十日聯云：人言三代以還，惟恐不求名，正心誠意，齊家治國，之實脩舉世，曷望百千萬億，吾謂一時尚在，不容有懈志，入孝出悌，守先待後之任，盡人可追濂洛關閩。○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惟全至大至剛體段，窮則善其身，達則兼平世，方是不加不損身分。○丈夫七尺軀，光



明俊偉、須存得浩然之氣。男子一生志、忠孝節廉、要做成不朽之人。浩歌千載發幽思、詩書禮樂、業遵往聖、更會一時徵道力、倫理綱常、責在吾徒。天高地厚、日暖風和、願大家共坐春融世界。古往今來、永流山上、要自已無荒賦性莊田。昭昭天地誠隨一線帝心通要知仰答契皇天緣平時正已無求、不至下尤上怨。赫赫祖宗恭拜四堂先氣接還念聿脩光爾祖、在此日立身以顯、尙勤夜寐夙興。從容人世荊榛少、儕仰吾身天地寬。

聖學何思何慮、賢關不忮不求。蔬水曲肱樂在中、我愧不義而富。簞瓢陋巷樂不改、人徒不堪其憂。天高地厚、人處其中、要自已先爲位置。舜聖蹠狂、我立其介、願大家早

辨微危。暗地裏思來、君子小人、那一箇是吾身占執。樸實頭做去、平心屏氣、這兩條要自治分明。合內外、平物我、時時對越在天、方可立大廷廣衆則古昔、稱先王、事事反求諸己、便如親畏友嚴師。外邊事事慌忙、打是過。贖閒日子。內裏時時寬綽、須知有刻苦功夫。

是年、書院課士、多病、冬、遊河朔。

孫 紓 校字

尋樂堂日録卷十三終

校記

①轃：當作「驝」。
②異：當作「冀」。
③鳴：當作「嗚」。
④襯：當作「櫬」。
⑤塞：疑誤。

尋樂堂日錄卷十四

朱陽竇克勤艮齋甫著　男　容莊　容邃　仝編

三十六年丁丑、四十五歲。

春正月二日、足病愈。○五日、立程讀書。○十四日、病輟業。○十五日橫渠先生云、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二語說天仁恁地親切、學者細思、當自得之。○讀程子終日對越在天之語、直令人

無一事不合天理而始安、不可不書紳而猛省也。○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因想春融世界、物各得所、宇宙間盡是吉祥之氣、是何等光景。○請予大人鄉飲大賓辭之邑侯史送扁。○扁字達尊兼備。○世俗元旦前搭天地神棚、於元旦致祭。至元宵祭畢、十六日猶燃殘燈、十七日始焚金紙拜送、撤去神棚、此甚有理。蓋半月敬事、總是終日對越上天之意。至十六日撤去神棚、斯亦可矣、而猶留戀、不即送神者、纏綿篤厚之意、不即離天也。愚者不知、祗是多搭神棚一日。君子於此可悟事事不敢違帝天之義、所以貴居敬而循理也。○悟敬天之義、直欲時時不敢違天。正月朔日、二日、

三日、每一日間、三次焚香跪拜致敬、祖先前亦然。三、日後、或自己焚香致敬、或子弟代之、每日必三次拜神。拜之時、心中暗想、若一事有愧屋漏、即不可對神明、如何一時可違天理。此個意思長多少、競業去多少怠慢、吾家子弟不可不體此意。若此意不知、徒每日三次焚香致拜、天自天、我自我、雖十數次焚香、非諂則瀆、亦何益哉。○**命子弟各分執事**。○**十七日、弔劉太翁姻伯**。○**十八日、回家**。聞劉子書事父至孝、奉事湯藥、衣不解帶、積虱盈衣、卒成勞疾。予聞之、甚敬其人。○劉方齋先生執喪、不作佛事。○魯文公十四年、春秋書宋子哀來奔。胡傳謂子

哀不立於危亂之邦、而春秋書字、謂能貴愛其身以存道也。及考其來奔之故、謂宋昭公無道、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予按子哀非所謂明大義恥立朝不行者乎。蓋爲封人、職甚微、猶可托於吏隱。至爲卿、任大責重、立朝而道不行、徒爲苟祿、其可乎。故春秋於其來奔、書字以賢之。此義行、而貪冒之風息矣。

○十九日、太孺人誕辰、設饌焚香致拜。○拜畢、憶椎牛而祭、不如雞黍之逮親存也之語、是古人親身經歷、無可如何之言。胸中泣讀此語、亦眞無可如何而已。愛日之誠、前人爲人子勤勉至懇悉矣。

○二十日、聞某親有貪財好貨者、舉以爲子弟

戒。○**二十一日**端見之没也三年矣、詩以志之。埋土已多日、過庭少一人。服勞初何憾、問志已傷神。○**二十三日**明代大禮之議、楊廷和持議甚正、侃侃不磨。雖世宗親諭已意、終不以私情掩其公義、此可爲天下萬世法矣。張璁以爲繼統非繼嗣、與內閣所持大相牴牾。即以繼統論、所繼者孝宗之統、庸得帝興獻乎。不得已而帝興獻矣、又必欲加皇字、至再至三、廷臣不得爭、經言不見信、是所謂尊崇父母者其私意、而不知以大義裁之者也。○**二十四日**以私意害天下之公、孝如是乎否。宋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斟以羊羹之私怨、御入鄭師、卒至於敗。君子觀此

事而知小人之不可忽也。以小人爲可忽、則敬不存矣。敬不存則肆、是取敗之道也。○華元喪師逃歸、城者謳以睅目皤腹。元使驂乘答之、而役復又歌。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夫元不以理自反、恬然以棄甲爲說而不耻、徒以衆寡論焉。夫縮褐寬博與在千萬人、豈以衆寡之形哉。○

二十五日

與老人飲酒、老人歌曰黃流在中、予歌曰式飲、庶幾老人之意以與予飲爲善、予亦勸老人爲飲以達懽情也。○傳稱舜耕於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於雷澤、雷澤之人皆讓居、陶於河濵、河濵之器不苦窳。讓畔、讓居爲盛德所感、窳缺壞也。苦窳者苦於缺壞不足用也。舜陶河濵、人化其勤勞、制器可足爲用、倶言

盛德感人之至也。○袁甫提點江東、招朱子門人張洽爲白鹿書院山長。洽與諸生好學者講說義理、而汰其不率教者、豪右侵學田者悉力復之。○今思之、舉事頗嚴。○陳橋之變、范質執王溥手、以倉卒遣將自責、尚有人心。及匡胤見之流涕、以受世宗厚恩、一旦至此、爲慙。此難發語、然范質爲國老臣、且受顧命、此時正宜侃侃陳大義、爲國死難可也。乃羅彥瓌挺劍厲聲、輒相顧不知所爲。溥先降階拜、而質遂亦拜焉。○史謂不得已亦拜。夫爲國死難、此臣子處變之正道、焉有不得已者哉。曰不得已亦拜者、無學問豫定之功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此聖門弟子之行也。○二十六日、輯大禮畧。

漢宣地節四年、詔自今子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治。此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之義也。篤倫厚恩之意、於此見矣。

○二十七日

曲突徙薪無恩澤、燋頭爛額爲上客。此見之不早故也。古今之爲曲突徙薪者不少矣、聖帝明王、灼見而登庸之、於以致天下於太平、易易也。後世不惟理道之是師、而惟干戈之是尙、戰伐不息、兵刄所傷、損耗滋多、始得小安、乃爲賞爵增秩、是皆燋頭爛額者也、有識者幾欲爲徐生上書矣。

○二十八日

漢宣帝爲孝昭後、不得後衛太子、史皇孫。哀帝爲成帝後、不得後定陶。光武繼元帝、不得後鉅鹿、南頓。宋英宗爲仁宗後、不得後濮安懿。此古今不

易之常道也、然當時四君或得或失、典禮迄無定者、以私情而廢公議、以小宗而亂大宗故也。業爲人後矣、一旦立於萬民之上、爲天下主、即任其得爲之勢、而降於所生、則所生降而所繼薄矣。夫降所生而薄所繼、是重禰而棄祖也、可乎哉。然繼統爲重、而於所生置之乎、非也。所生自與諸伯叔父母不同。禮爲人後者爲其所生父母齊衰、不杖期、期與諸伯叔同也、而齊衰則正服、與諸伯叔異矣。齊衰之期、其正服與諸伯叔父母不同也、而不杖、則又以已爲人後、以所後者爲父母、而所生降服爲期、故不敢奪所後者之情、則不杖又異矣。齊衰之正服、異於諸伯叔父母、而期之不杖、亦以存所後之父母。先王之禮制微

矣。尊所生者、大約與諸伯叔父母微不同、而又不至等於所後之父母、斯爲中正之歸、而不至蹈悼考爲皇考、共王爲共皇、濮王稱親之失禮矣。○漢成帝立定陶王爲嗣、而以楚王孫後定陶、承其王祀、此正統系、隆恩德之事、義之盡、仁之至也。○小宗有後大宗之義、此後字卽爲人後者爲之子之後、故云猶繼也。○鄒勝任、張鄒曾來受業、族人瑞吾爲介。鄒曾字聖鉢、三十歲、勝任字聖脩、二十六歲、俱陳州人。○毛正倫問檀弓云、嫂叔無服、何也。曰、嫂之服以兄而及之也、叔之服以夫而及之也、此所謂義服也、故曰無服也。○謂正倫曰、女適人者爲本宗服、父母降爲期、兄弟降爲大功、而祖父母、曾祖父母、高祖父母俱

不降、何也、正服故也。爲正服而不降、何爲降父母之服、以其從夫、爲夫之父母服三年、則本宗父母自不得更以三年服之也。如子爲母族服外祖父母服小功、以母而推及其父母也。舅與姨服小功、以母而推及其兄弟姊妹也。舅之子與兩姨之子服緦麻、以母而推及其兄弟之子、姊妹之子也。此所謂推而及之者也。至舅之妻、姨之夫、若再服、又是因舅與姨而推之。此等更無窮期、故不更將此等推去、仁之至、義之盡也。○、爲兄弟之妻、爲夫之兄弟服、稱義服者、義使裁制、不使紊亂也、別嫌明微之禮嚴矣。然却是如此則安、不如此則不安者、所謂

利者義之和也。

二月朔春秋十二公諡法、隱取不顯尸國。隱拂不成見美堅長無取焉。桓取辟土服遠。克敬勤民無取焉、辟土兼國相近矣。莊取勝敵克亂。兵甲亟作、叡圉克服、勝敵志彊、死於原野、屢征殺伐。武而不遂、六者或有或之矣。閔取在國逢難。在國遭憂、禍亂方作、使民悲傷、三者若或似之。僖則小心畏忌矣。文取慈惠愛民、於經緯天地、道德博聞、勤學好問、賜民爵位無與焉。愍民惠禮、或有合乎。宣、惟聖善周聞、成惟安民立政。襄則辟地有德、而甲冑有勞、亦或取焉者也。昭其容儀恭美乎、昭德有勞、聖聞周達、豈此之謂乎。定其安民大慮乎、大慮靜民亦近之。純行不爽、肅謂是乎。哀則恭仁短折者也、非年中早天也明

矣。○三日書院講書、楊太和先生同至、後以爲常。○王二酉受業、毛正倫爲介。二酉字書藏、三十歲、浙江紹興府蕭山人。○六日書院祭先師孔子。○楊太和先生極道孫穎舒篤志紫陽、排斥陽明之意。○祭先師畢、至講堂坐良久、大人回、予偶閱小學喪葬之儀、以漢昌邑王、晉阮籍居喪飲酒食肉之事爲學者言、令觀省焉。○八日大禹謨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從古聖君賢相兢兢業業、無非爲政與民爾。禹以四語括盡君相治天下之道。○九日或曰學道者如學堯、止識堯、堯之外有舜、並不識也、如何。予曰、學堯自是識舜、舜特不識桀爾。○十一日

皐陶謨曰、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此因官人之事、而又推言其本、欲人君常存敬畏、表率百官、使盡職也。其言剴切深至矣。○天工人代、人君所以當法天也、故曰天位、天職、天祿。人君以天之心爲心、則行無舛謬、而天下可理矣。○知一日二日之有萬幾、所以當無教逸欲有邦也。知天工人代、所以當擇人而任、使無曠庶官也。○十二日 魯成公元年秋、王師敗績于茅戎。王師不書戰者、辨華夷之分、立中國之防也。其書敗績者、言自敗也。劉康公不以惇信持國、晉侯既平戎於王矣、復徼戎而伐之、是自取敗之道也。君子觀於此、而知自反之宜亟矣。○傳言齊侯好

内、多内寵、此言齊亂之由也。又言內嬖如夫人者六人、此內寵並夫人亂之本也。其後五公子爭立、國大亂、凡以此也。有國者可不鑒哉。脩身齊家所宜急矣、何以脩而齊之、清心寡欲而已。

○十三日書院講書。

○十四日與撫軍李公寅工書、大澤廣敷、甫及半載、而白叟黃童歌孔邇、慶休寧者遍豫土、固先生撫摩深仁由於性生、亦由我　皇上九德官人、哲並堯舜、故　上有知人之明、而下懋安民之績也。世道人心、可爲額賀。茲教化遠暨、士民涵濡覆幬中者、諸荷湛恩矣。獨朱陽書院尚待弘澤。念書院雖彈丸地、亦仁恩蒸被之區、過化存神、上下同流、所關甚鉅、不敢不及今請命也。前蒙諭捐

建、茲擬二月二十六日動工脩講堂及藏書樓、謹以上聞、虔俟教命。緣係廣播善政、不避頻瀆。在先生先覺牖世、想亦不厭瑣陳也。○

與按察使孟公紹孔書、　昨歲捧讀訓諭示稿、肫摯剴切、藹然仁人之言、渾然天地生物之心。父老扶杖往觀、泣下數行、固知秉彝之良、人所固有、特在上者無以開導之、愚者遂貿犯刑罪爾。此聖人用刑、無論眚災怙終、俱以欽恤之心行乎其中也。先生仁心流貫、無難委曲勸諭、額讀蒙更且條列律例明示協中之意。此所謂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者、以此懋功、四方風動之休、當於今日見之矣。朱陽書院屢蒙注念、慨賜捐俸、不止明刑以弼教、抑且廣教以期無刑。此段盛懷近今稀覯、不能

不爲世道人心賀也。茲擬二月二十六日動工，前諭講堂捐建此時物料亟需備置，敢以期聞。惟冀垂鑒。○十七日，轉昏禮。○十九日，燈下書求放心之義。容肅進曰：仁，人心也，語意終隔，未得徹曉。予曰：汝不明此句是謂仁乃性也，心自心也，如何謂仁，人心也，疑根在此乎。肅曰：然。曰：孟子所言仁，人心也，是切言仁不可離，故以人心二字指示之，所以朱子説不是以仁字形容人心，乃是以人心形容仁也。午間書院歸時，亦想此仁，人心也之義，恐學者難明其旨，因欲於仁字下加一即字，謂仁即人之心也。若無此仁理，便不成個心了，如何成得個人。此便明白無無癖義矣。至求放心，陸氏以此

爲盡學問之旨、因覩詩書爲糟粕、此大戾聖學者也。求放心、猶云收斂此心爾。求字不必着力說、只必收斂此心、方好爲學問、以全仁義、不是學問只求放心便了也。○二十日 學者爲學、只是全盡自已道理、父不能代子、兄不能代弟也。○蘇述來受業、宋之聖爲介。述字在公、二十七歲、鹿邑庠生。○二十一日 徐价書來、爲先大父笏峯公作祠堂記。○二十三日 昏禮輯畧成。昏禮之行、今日無異於古、但風土不同、煩簡異宜、行禮者雖襲遺意、而不知爾。其最誤者、如娶婦者用宫制之濫、男氏與女氏祭祖之類。其最缺者、如壻子壻女之事。他如親迎不代親迎前問名

納徵之類、親迎後合巹而醑、交拜拜堂之類、其遺意猶有存者。釐而正之、以期合於禮、是在有志之君子而已。大抵古人從簡而禮意甚足、後人徒悅人耳目、祗尙煩縟以誇盛、而不知愼於未娶之先者其意何在、其在既娶之後者婦德宜何如、此所以文勝而禮意不存也。幸而遇有德之婦能主中饋、亦其倖爾。然求相家有成者、能有幾哉。○二十五日、按察使孟公紹孔捐脩書院書來。○二十六日、爲客遂見擇婿、聘陳孟叢樸女。○二十七日、撫軍李公八公實工捐俸脩朱陽書院。行票

至縣。○二十九日、朱陽書院興工。破土祭文云、維年月日、祁城縣知縣史鑑、儒學教諭劉晟、邑紳實大任、實克勤謹以牲醴香楮之儀、致祭於司土之神曰、維神德隆持載、生成靡遺。書院肇建、相厥弘規。作興聿始、永奠爾基。清酒酌獻、默佑於斯。尚饗。○楊太和先生同事。○朱陽書院自戊辰肇迹、予宦遊京師、大人聯會衆斜資、與舅氏李長公先生、謝子蒑維謀地於謝集之東、建程朱祠三楹。予丁內艱回籍、見道遠未便、更謀附近郭處爲之、商之於姑丈張虛翁先生、藉園暫用。然形勢狹隘、不能容衆。今撫軍臬臺捐俸建脩、大人相基於東門外街北舊宅基、捐爲書院、遂定基焉。計捐基東西

十二丈有奇、南北十六丈有奇。○三十日、陳孟瓚回婚啟。

三月朔　顏慎行來受業、朱培爲介。慎行字仲謹、二十五歲、虞城人。○慎行家貧、徒步來遊、以饔糧爲苦。予見其志有可嘉、因代供薪爨之費。○三日、敬讀御製耕織圖序。○七日　學、箕圃覽物色之青葱、有勃勃濯舊即新之意、因勉諸子及時進學、不可輟於有爲之日。○八日　偶成、　舜蹠殊途不在多、但看起念是如何。孳孳善利能分得、作聖何須更問他。○近來覺得自反處甚有力。○十一日　復徐价書、　前晤紀成劉君、謂足下近履、知閉戶潛修、不讓古人、心竊向

往。今春更接手教，披讀數四，深服道力堅定，迥出塵表，私衷殊爲欣慰。念斯道在天壤，知己寥落，或千里百里一遇其人，即幸不孤，誠以聲應氣求，斯道肩荷，事雖人人公共之事，不能不與有志者專其責也。吾郡如足下與，紀成藏脩有日，紹承先世，丽躍人文，俗或不知，亦見學之難言也。某每憶應童子試時，蒙尊翁先生、九同先生共加獎藉，若以某爲可與言者，因時顧旅舍，不吝提誨。由今追昔，前輩典型，可以維風易俗，而今安可得哉。大約前輩處事從容，待人厚道，至衡鑑人倫，復精細不爽，總是在理道中取齊。故一遇近正之士，輒加欣賞。其於一切俗情便放倒，視於尸，身毫不干涉，以故動而不合，此亦無足怪也。

惟足下一意承先，以聖賢爲必可至，而不讓聖賢以獨得，是則區區之意所願奉教無斁者也。更質之紀成、想不鄙棄愚陋爾。○二十二日，藏書樓甃地基始工。○二十三日，近來覺得責人之意甚、少，非謂責人事可緩也，實則己之不盡道者多，爾。己能盡道，何必責人。己不盡道，何暇責人。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又曰：夫我則不暇。○二十四日，傷風，養病。○二十九日，傷風病愈。

閏三月朔，子弟之行，由於父兄之教。父兄好鬬鷄博奕，子弟未有舍此而好避

利場者。父兄好看戲飲酒、子弟未有舍此而好避蕩局者。父兄好黃老佛釋、子弟未有舍此。而好避邪教者。甚矣父兄之教不可不謹也。何以教之、教以孝弟忠信之行、詩書誦讀之業而已。以此教之、猶不似上數者之浸浸好之也、況父兄之所好者惟在上數者乎。近日習俗之不足觀也、如是夫。

○二日

講堂明在聯、先聖役聖魯鄒東而伊洛西、幸生五百里內。見卯聞卯、義禮堂而道德室、畫在十六言中。

○六日

季氏之富、大率是攘奪其君、刻削其民所致。冉有仕於季氏、不能救、又為之聚斂以益其富、其得罪名教深矣。夫子所以絕之。乃既絕之矣、又使門人聲其罪以攻之、以為吾黨中有此黨惡

害民之人、不爲之聲其罪以致責、彼必不能有聞而改之之日。其深責之也、乃所以使之聞而改之也。故曰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讀此章、見孔門爲學在於引君以當道、不剝民以利己。又見師弟同於父子、朋友篤於信義、洙泗一席、眞爲萬世存綱常。前有唐虞之君臣、始爲過之。後雖程朱之師弟、皆不及也。○孔門爲學、明德便欲新民、其學而仕、乃其宜也。然其仕也、隨職分之大小、莫不各有當盡之責。盡其責而無忝厥職、此則在我所得爲者也。如孔子爲委吏、便使會計當。爲乘田、便使牛羊茁壯長。及爲中都宰、使有許多設施可爲四方則。一旦攝行相事、與聞國政、三月間便有化民之用、而魯大治。可見聖人學

時、卽學此致君澤民、體國經野之理。至於仕時、卽以所學者施於上下民物之間、學聖人者、誰肯有謟非而陷主於惡、害民而積貨於上之事。冉有學於聖門、所講者何方、所踐履者何事、而乃爲季氏聚斂以附益之。不能止大夫之貪欲、而竟至剝小民之脂膏、其得罪天理甚矣。孔子見此行徑、不忍坐視、弗救、故以非吾徒絕之、猶之子虧體以辱親、而親不以之爲子也。此是道義望成、痛癢關切、絕之乃所以愛之也。在昔顏子之亡也、子以爲喪予、又以爲視予猶父、予不得視猶子、是則名雖師弟、而道義之相信相親、如同父子、此其上焉者也。下至冉求、爲此聚斂之行、亦不忍不痛抑而正之。豈曰賢者視之猶子、而不若

是者即棄置之、弗加警戒乎。其曰非吾徒也、正所以使之聞而愧悔悚惕改行易慮、可終其身爲吾徒也。此其愛之眞切處、不獨顔子視猶子、即冉求何嘗不以子視之。故曰洙泗之師弟、同於父子也。乃既以非吾徒絕之、又使門人鳴鼓而攻之者何。蓋當日一堂之上、師弟而外、皆朋友也。師之教弟而外、皆朋友之觀摩而勸規之者也。故師嚴而友親、其言更爲易入、其救之之術更曲而易盡。夫子所以使門人聲罪以責之、見吾徒不容有此黨惡害民之類、一有其人、凡學聖道者即共有討罪攻惡之責。責之而彼庶幾改之、是固吾道之幸、亦二三子愛人以德同歸於善之意也。觀此、而當日之朋友篤於信義、抑又可見

矣。讀此章、見孔門師弟朋友所共爲者、無非以道事君、以仁治民之事。其有縱君之欲以殘民者、卽爲名教所不容矣。後世之學者、不知學聖人之學、急急以仕宦爲心、一入仕途、狠狽百端、師弟間怙過飾非、朋友間誘利長惡、學術何由得明、人心何由得正哉、可嘆也已。今去孔子之時遠、恨不得面爲請益親聞至教。但讀其書、証以後世之行、不能不重嘆於服聖教者之無人也。蓋、聖人之教、仁義而已矣。爲師弟者講求仁義則爲眞師弟。爲朋友者講求仁義、則爲良朋友。一以利言、將裂仁義而不恤矣。後世之學者、自幼入塾時便以得美官、潤身家、榮宗黨、利子孫爲計、至於出而仕、如何致君、如何澤民、如何體國、如

何經野，范無所聞。及有人以正道告之，以爲異日當如何致主王道，如何置身純臣，彼且笑之，以爲不達於事情。一旦藉文章之遇合，遨青紫之顯榮，便志得意滿，恣肆人上，剝君害民之事無所不爲矣。搜厥所由，總因父師之教朋友之砥礪，惟以利欲爲尚，而不知以聖人之教爲服習故也。以利欲爲尚而不知服聖人之教，故父之教子也，教之以居官之利，師之教弟也，教之以決科之利，朋友之相期許也，期之以功名壟斷之利。由是得位人上，罔上以行私，剝民以肥己，若取諸其懷而出之，無他，素所聞見服習皆在乎此也。此後世學術不明，常令人悼嘆痛惜而不能自已者。亦安有願學孔子者與之考道論德商確

君民家國之大者哉。冉有親聞聖人之教、又與良朋同堂砥礪、而卒爲聚斂之行、何與。無他、貪富庸儒、而求道不力故也。夫子嘗曰、求也退。求亦嘗自言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此其所以爲聚斂之本也。向使有剛明之資、又勇力以求道、安肯爲此哉。固知學聖道者、非天德之剛、不足與有爲。慮學者可以知所趨矣。○一日講書至此章、不覺悚然起敬、常懼有一事之非、而爲聖人所不容者、然因危其詞以警學者。不知學者讀書至此、視爲紙上陳言乎、抑視爲聖人面加訓誨乎。吏以君子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畏天命、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分別示之、以儆學者敬畏之意、而消其無忌憚之習、其果能①

畏聖言而不侮聖言否也。昔馬援戒子曰、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今聞聖人責求之語、亦當如聖人責我之語、耳可得聞、躬不可得蹈也。夫聖人待物寬洪、絕人處甚少、至於求、則曰非吾徒也、是絕之矣。又曰小子鳴鼓而攻之、更欲與衆共懲之矣。聖人之於門弟子、從未有惡之如此其嚴者、獨於求嚴以惡之如此。讀至此稟然思慎。今日學聖道、諸有鄰於可絕之事、是亦爲聖人之所絕而已矣。如之何不瞿然加惕耶。昔人有言曰、讀武侯出師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忠。讀李密陳情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孝。寧有讀聖人如此危懼絕人之詞而不加警懼者。其更何以爲人耶。終歸於

禽獸而已矣。是在自反而自治之、非他人所能與也。○七日讀書圃中牡丹傍、置道小泉、俯仰吟咏、至日暮始歸。○八日王勳、王震來受業。王善統率之行禮。勳字漢章、二十九歲、善統姪。震字動萬、二十三歲、善統子。俱太康人。○十三日書不熟讀爛誦、看義理不融洽、如斯而已焉者、是曾晳見大意之說也。○胡敬宗書來。○十六日自此以後、逢三六九日令六八輪講、至書院考課。○十八日批胡沂遠質疑集。○管召王魏辨、所論管、召、王魏、謂管仲相桓、程註不論君父之大義、而專言兄弟、爲未盡善。此蓋未之深思爾。當齊襄既殺、齊國無王、是時非有君父之命以

國子桓、子糾也。無君父之命以國子桓、子糾、則國將於誰屬。自應以兄弟之倫定之爾。桓兄也、糾弟也、兄當有國者也、弟不當與兄爭國者也。仲輔糾以爭國非義也、故仲不死糾難、亦謂有可以不死之理。其後又有大功成就、故孔子稱其功、不責其不死。程朱從而發明之、亦稱物而較其輕重、無有不平者矣。豈曰不論君父之大義而專言兄弟乎。至王魏所處、與此不同。以兄弟論、建成兄也、世民弟也。以國統論、建成太子也、世民藩王也。以君父之大義論、建成之爲太子、高祖立之、將以天下畀之也、非以天下畀世民也。世民雖賢、安可以弟而殺兄。且太子、君之貳也、宗社於此繫焉。世民即功高、安可以藩王而殺太子。

太子爲高祖所立、則天下乃建成之天下、非世民之天下也。設太子危及宗社、世民爲宗社慮宜請命高祖、以聽高祖之或廢或誅、而已不遑恤其身、此其上也。卽不然、事迫勢急、不暇請命、而已則汚其身名、以效管蔡之誅、以安宮室、其亦可也。乃當日建成非有危社稷之事、世民不過爲全身得天下之謀、遂爾伏兵玄武、追射殺兄、意中尙向復有高祖耶。是又滅君父之大義也。知此、則王珪魏徵之所處、從可斷矣。王、魏高祖以之輔太子者也、建成之死、非高祖殺之、世民殺之也。世民殺兄、殺太子、王、魏卽以輔兄輔太子者轉而輔世民亦幾於畏死貪生矣。其何以勵臣節也。劉氏、尹氏不察、謂有高祖在上、則建成、世民以

及東宮王府各僚屬皆當聽高祖之子奪、而不得以私於所事者爲主。夫聽高祖之說善矣、獨奈何於建成爲高祖所立之太子、而置而不論乎。以高祖所立之太子而世民殺之、是世民之有天下也、奪建成之天下而爲己有也。王、魏之事世民也、是昧於建成之爲兄、爲高祖所立之太子、而忍於忘之以事讐者也。故朱子以爲害於義也、豈與管之事桓者可同日語哉。總之、桓之有國也、所應有也、非奪糾之國而有之也、但其殺糾則爲惡矣、管不死糾而復事桓、亦謂可以不死糾也、可以不死糾則無不可事桓也。故孔子取之。程子兩可之、朱子直謂管仲有功而無罪也、若夫世民之有天下也、不應殺兄而有之也、不應

殺父所立之太子而有之也。王、魏輔建成而無救於平日、既失之於其前、及遇建成之難、不能死而反事讐、又失之於其後、後雖有功、安足贖哉。朱子所以深抑之也。綱目據事直書義自見矣。劉氏謂美世民擧不棄讐、何以教爲人君而廢倫紀者。尹氏謂王魏不當讐太宗、綱目書之無貶詞、非罪二子反君事讐、何以教爲人臣而懷二心者。惟范氏祖禹之言得之矣。○批夷齊論云、伯夷尊父命、天理也。叔齊重天倫、天理也。至叩馬諫武以存君臣之大分、亦天理也。聖人於君臣、父子、兄弟、家國間、一以天理行之、而無一毫私意存於其中。後人以私意窺之、焉能知聖人之心乎。此論出而人以聖人爲非、將遂後世私智之

爲、而莫可底止矣。吾爲此懼、不敢以此論爲是、正之。○批武王不立微子論云、此論只天命人心既已去殷八字說得着。其他如騎虎之說、既說壞武王、至微子立而討殷畔、又說壞微子。此等議論、皆以後人之心而度聖人者也、無怪乎說不着爾。○批陸王學辨云、確然見朱子之學爲孔孟嫡派、而發爲此言、其羽翼聖道不小。正學明、而異學不辨自破矣。○批曾子易簀辨云、易簀自是大賢以上事、非眞積力久、學既有得、安能至死不變。有此諸力、所謂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者、於此可見大端。文不在爲學之堅定、力量之弘毅看其一生得力處、却以小事目之、以爲受則必可用、若不可用、則必不可受、是何異前日受

是今日之受非之見也。大抵聖賢處事，惟義是揆，不膠於一定，不滯於前轍，可受則受，大夫之賜，不必於卻之也。不可用則不用，學士之死，不得以大夫之物殉之也。此正大賢以上精義之學既熟，方能於屬纊之時，如許堅定。程朱諸大儒所以於此窺其終身有定力，而卒以道統之傳歸之也。今於曾子觀爲固滯不通，於程朱以爲執其一端，而未觀其會通。且合之論王、魏，而以綱目之説，幸有劉、尹救其失。夫劉、尹之人，果出程朱上？劉、尹之見果能羽翼六經，而爲百代宗耶？予滋惑矣。○二十四日，足病。○二十六日，任元雯受業，張子厚爲介。元雯字漢倬，十八歲，柘城人。

夏四月二日 盧尹偕解廷璜來晤。不能面。盧解各留札而去。○四日。病愈。○五日 與胡泝遠書。前以他出未晤。歉甚。寄來大作。茲畧讀一二。敢盡言質之。竊以道在天下。能肩荷者不過沉潛高明兩種人。足下以華邑積學之士。出而遍友當世之賢豪。叩其胸中所蘊。洞然於上下古今幽明之故。其探論理趣。娓娓如數家珍。求之近今。非所謂中流砥柱者耶。但細閱質疑冊。其立論不無有過處。則不敢以之畧相讓也。今亦將質我所疑。願示微指。庶道無岐趨。學可共商。麗澤之益。浸漬非淺。如夷齊讓國。一尊父命。一重天倫。兩聖人寘是不以得國易吾性分之安。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者。

皆是心也故夫子以求仁得仁許之。至叩馬諫武亦實見得古今君臣之大分不容民沒、雖逢怒殺身、而有所不恤、故夫子以餓首陽民稱許之。夷齊兩聖人所爲如此、孔子大聖人所許又如此、孟子所謂隘、亦謂君子宜由時中爾、非謂伯夷所爲有不可處也、質疑深駁夷齊、徒快巳論、而於聖人悖全父子兄弟、君臣家國間胥失之。夫不取重於綱常倫理間、何以爲聖人。不在綱常倫理間取齊、又何以論聖人也。又如辨武不立微子、只可說當日天命人心既巳去殷、武自不得立微子爾、此便是儒者通論。却說到武王伐商是騎虎不兩立之勢、又說到微子立而誅商之畔臣、八百震驚、生民禍亂。此等皆是以後人意計

之私而竊聖人者也。蘇氏父子多有如此議論、後人所以斥之爲未聞道也。又如管、召、王、魏事跡不同、難以槩論。襄王既斃、白、糾在外、是時嗣國統者未有天子之命與先君之命、自應以兄弟起義爾。白、兄也、糾、弟也。管、召輔糾以爭國、是教弟以紾兄也、而可謂義乎。故孔子不責糾死之非、亦不責管不死之非、而直盛稱管仲之功、意可見也。至王珪、魏徵皆唐高祖命爲東宮官、而以之輔皇太子建成者也。建成既立爲皇太子、世民復封爲齊王、則是名號久著於天下、與襄公斃而白、糾在外者不同矣。王、魏既爲高祖所命之官以輔太子、則王、魏自宜以建成爲君、矢死靡他矣。夫建成、高祖所立爲太子也。王珪、魏徵、高祖

所命以輔太子者也。太子不聞。高祖殺之、乃世民伏兵玄武門以殺之者也。世民之於建成、直糾之於白爾、是又一備父子也、而可仕乎。王、魏旣輔太子、太子且爲兄、名正言順、死於其難、乃其職也。旣不能死、又事世民、與仲之不死糾而事桓者不同矣。程、朱不責仲之不死、而論仲之功、不稱王、魏之功、而罪王、魏之不死、皆是斟酌天理停當處。質疑謂程子相桓、註不論君父之大經、而專言兄弟爲未盡善、且盛稱劉氏、尹氏之說、謂急爲表著、使事有類此者、不得漫以身殉。夫謂程子畧君父而言兄弟爲未盡善、試思當日周天子命糾承國乎。抑齊襄公命糾承國乎。無君父之命、而不以兄弟論之、更以何者論之乎。此不

待言而自見者也。若夫以爲兄爲父所立太子之建成、而爲爲弟爲藩王之世民所弒、是綱常倫理之大變。以君臣論、是世民不以君所命之太子爲重也。以父子論、是世民不以父所立之太子爲意也。以兄弟論、是世民以弟而弒兄、不由父命者也。以家國論、是世民急欲得天下、而奪其兄有以爲已有者也。以視夷齊何如。以視衛家父子又何如。劉氏、尹氏拘於所蔽、而不能明乎其微、謂有高祖在上、則建成、元吉、世民、王珪、魏徵其有天下與否、其反覆爲臣與否、無不可由高祖制之爾。意此論出、其禍人心害聖道者不少矣、何所見之謬也。劉尹謂諸凡無不可以高祖制之、獨不思建成之太子非高祖命之而誰命之

乎。以高祖所立之太子非高祖殺之、誰得殺之乎。而世民竟爾殺之。王、魏卽以事建成者事世民。後人且從而許之、曰此其所當事者也。而忽乎世民殺父所立之太子、奪兄所有之天下、其何以教後世之爲人子、爲人弟以明倫爲重、而不以得國爲急。又何以教後世之爲人臣以守節爲貴、而不以貪生爲趨者哉。質疑非程誑、表尹、劉以身殉爲後世戒、是以仗節死難爲禁矣、毋乃害義之甚乎。至曾子易簀、其見道之明、守道之篤、雖死不變、蓋已幾幾乎聖矣。質疑則舉而議之、謂綱目論王、魏之失、幸有劉、尹正之、此處之失尚未之考。噫、程、朱之失何如此之多乎。不惟程、朱、曾子有失、武王有失、伯夷、叔齊有失、而獨取一

王珪、魏徵、深佩一劉友益、尹起莘、豈王、魏、劉、尹反出夷、齊、孔、曾、程、朱上耶。諸論大抵好議古人、而不能平心靜氣以體察古人。其他於義之小有礙者、亦不敢爲此相質之言。如夷、齊、王、魏等事、其關繫世道人心不小、稍有斯義未精、流弊不可勝言、故不敢不盡言相正。倘不以愚陋而棄之、固予之所望也。芻言瑣瑣、未知當否、因不敢冒昧序於篇末、今暫以質疑册繳上。如謂愚言全非、則不敢自以爲是。若謂愚言有是、還欲亟証其非、此亦就正高明、欲使斯道之昌明在吾鄉、而不使斯道之榛蕪在同志也。若不以過直爲罪、當必有以教我、則亦當以徵言列於卷後矣。管、召、王、魏另有合辨解錄並呈教、閱完此集、不知仍

賜下俾再讀之否。併商。○

九日

與學使張公惕存書、恭惟先生斗山標峻、河洛增輝、屬簡命之甫膺、作中州之欣耀。謂青莪鬱宇宙之光華、待時則煥、名世鍾乾坤之靈秀、應運而興。信爲人望攸歸、何意文衡獨握。維茲豫土、舊爲太翁先生敷教之地、其時拔眞儒、倡絕學、文取班馬、理衷程朱、易頑儒之風、而作道德之氣、至今猶歌思弗忘也。茲先生以命世之才、纘武繼美、變應虎豹之占、風培樸棫之盛、俾中士之士習敦忠厚長者之行、而躋孝友婣睦之治、取之素具、合之夙懷、立談可致。即區區愿望、亦知紹家學、報國恩在此舉也。士生斯時、可不謂千載一遇哉。某兩闈幸附譜末、師相更隆殷誨、道義夙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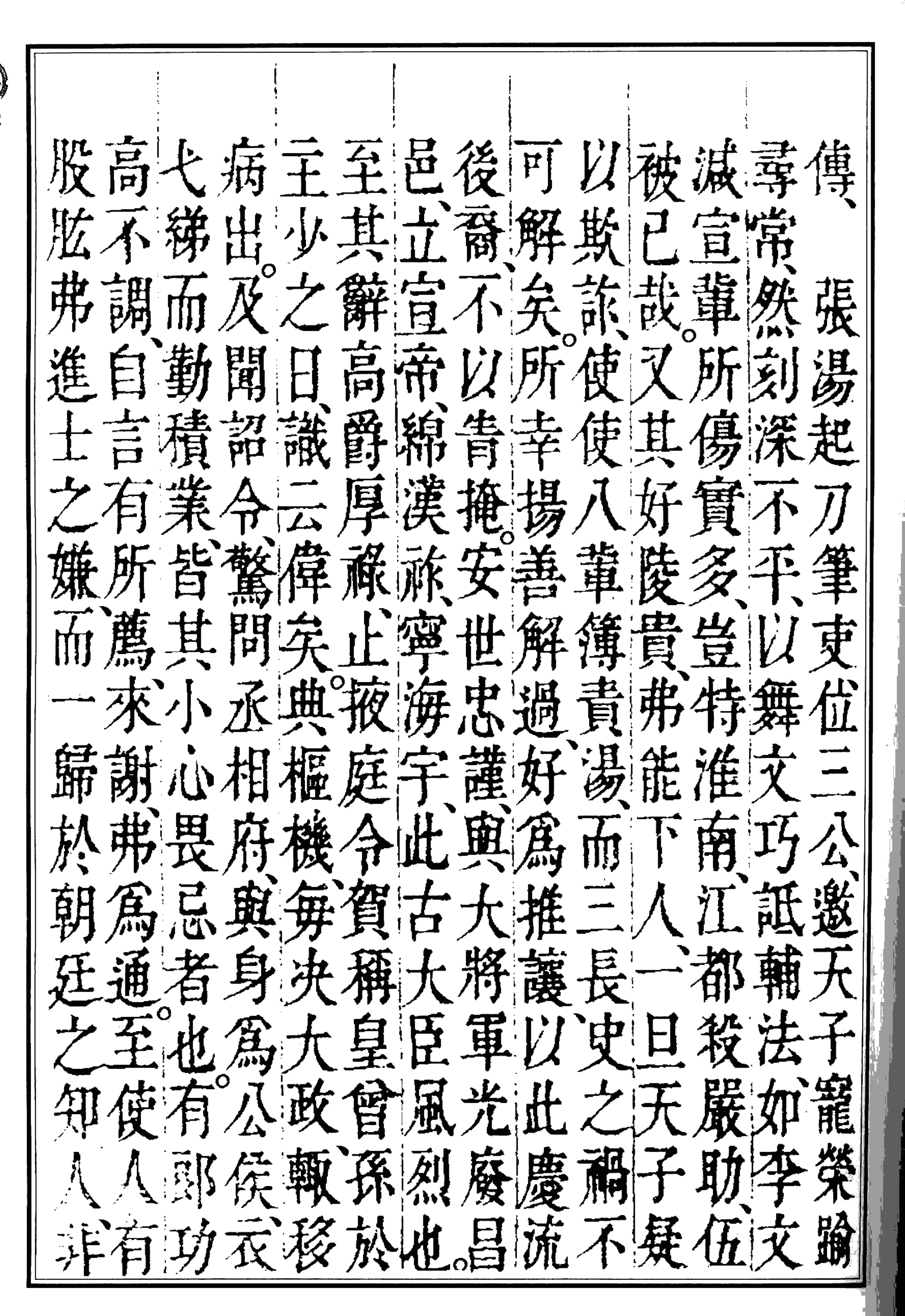
引領彌甚。稔知開兩河文運、不禁②開一隅文運、且願爲多士宗師、無妨爲知己宗師。有家大人偕勤所建朱陽書院者、在敝邑柘城東門外、向經公祖父母鴻力共舉、構有聖殿、講堂、齋房、泡涵來學者頗衆、規模亦云畧具。今春更蒙中丞、臬臺兩公破格主持、捐俸創建、一時風移俗易、文教蔚興。念斯道待人後行、至德有鄰不孤、當 聖天子崇儒重道、薄海同風、某雖樗櫟下材、投間野處、何敢棄有用之光陰於光華復旦之日。但窮鄉僻壤士未經大冶鑪鑄、執贄者而語以日之光曜、則茫然也。幸際先生主教中原、振程邵之遺響、揚洛閩之正派、端在今日。書院漸有成規、恰值名儒蒞止、不可謂非天之有意斯文也。伏冀扶

持吾道、加意振興。侯按臨歸德時、必道由柘邑某薰沐請命、寵臨書院、鴻敷學旨、俾學者與聞大道、而得所依歸。鹿洞美績、千載下誰不謂紫陽知南康軍時所作、與哉。向者敝鄉耿逸庵先生脩復嵩陽書院學臺吳五崖林濬亭兩先生課士事竣、嘗詣書院講學、以誨士子。至今所留講語、詩章、嵩洛佩其模範、山川並其光輝。事蹟具載嵩陽書院志、班班可考。瓆陳賁聽、未知有稗風教之萬一否。倘蒙採擇、斯道光昭就甚焉。

○十一日

張湯、杜周列於酷吏、而安世、延年立朝風烈、有古大臣風、子孫侯封、更歷五六世。此何故與。無他、湯雖酷而讓善、不隱賢之心蘊積已厚。周雖較湯尤甚、而延年以寬厚行之、亦足

以漸消暴烈之禍。此謙之爲道、所以爲君子有終之道也。○**十二日**，富平敬侯張安世薦賢而已不尸其功、人並忘其迹。此古之純臣也。易曰勞謙君子、安世有焉。○安世不令賀稱述皇曾孫材、爲王少故也。老成深識、豈浮淺可及。○掖庭令張賀拊養宣帝、功在社稷。○安世當上寵益厚、益懼不自安、小心翼翼、以奉天休。此居功名之道也、可謂驕奢者戒。○與霍光定大策、永漢祚。此張安世、杜延年之偉烈。○**十三日**，建平、敬侯杜延年承父酷烈之後、一以寬厚行之、故其子緩爲太常治諸陵縣、每逢冬月封具獄日、常去酒省食。此不以幾暴爲心者也。至欽、更因天變力陳女戒、識治本矣。○讀張湯



傳、　張湯起刀筆吏位三公、邀天子寵榮踰尋常、然刻深不平、以舞文巧詆輔法、如李文滅宣輩所傷實多、豈特淮南、江都殺嚴助、伍被已哉。又其好陵貴、弗能下人、一旦天子疑以欺詐、使使八輩簿責湯、而三長史之禍不可解矣。所幸揚善解過、好爲推讓、以此慶流後裔、不以青掩。安世忠謹、與大將軍光廢昌邑、立宣帝、綿漢祚、寧海宇、此古大臣風烈也。至其辭高爵厚祿、止掖庭令賀稱皇曾孫於主少之日、識云偉矣。典樞機、每決大政、輒移病出。及聞詔令、驚問丞相府、與身爲公侯、衣弋綈而勤積業、皆其小心畏忌者也。有郎功高不調、自言有所薦、來謝、弗爲通。至使人有股肱弗進士之嫌、而一歸於朝廷之知人、非

人臣執事所能。與夫薦賢翼國、悉泯其迹、權歸人主、美萃君父、此其心坦白純粹、皎如天日、非休休有容而何哉。子延壽能自貶損、懼不堪大數、請減户。勃子臨戒桑霍厚族舊、放子純亦稱恭儉謙德、累世著矣。獨勃得爲繆、放尤甚焉、驕縱不制、以蕩祖德。然歷建武猶不失爵、豈非安世履道滿而不溢之所致哉。嗚呼、觀富平所貽、可以知處功名之際矣。○

讀杜周傳、　杜周襲張湯之餘智而甚之法深次骨、希上指爲律令、乃謂不必循三尺。壹以當時爲是、謬矣。所以逮案數百人、會獄數百里、匿數十歲而法弗得息。其酷烈之風、至今猶爲寒心。子延年行之以寬、輔大將軍光救干秋、謂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非有大

故、不可棄也。爲光言歲比不登，宜脩孝文之政，簡約寬和，以順天心，説民意。知皇曾孫德美、勤光、安世定策安宗廟。此大節烜烜、崇國體、恤民命、衛社稷，豈特發上官桀之姦，以忠節著稱哉。予爱恩以御屬、嘗至封具獄日去酒省食、可謂仁慈矣。欽好經術、勸上正后妾、抑女寵、去奢侈，親二宫。戒鳳由周公之謙、損穰侯之威，放武安之欲、導善塞邪、酷烈之風尚有存焉者乎。至業稱有材能。然材不本道、能不法古、據廳聘私、舉事乖張，定陶之議，爲恭王立廟京師，逢上意、壞禮制、徇己見也，以在、固宜其殛師丹而右朱博也。噫、以予觀張杜，雖同列酷吏，而張以好讓裕後、杜則刻深過焉。史稱至建武杜氏爵乃獨絶，張尚承世、

昭然矣。嗚呼、張氏多賢、杜氏不有延年與欽、誰謂可與提衡哉。○十五日讀淮南衡山濟北王傳、　淮南厲王長以高帝少子、驕蹇不法、兄文帝、椎辟陽、擅爲法令、不用漢制、輒欲以親戚望於太上、何其恣也。乃令大夫但、士伍開章等謀不軌、卒致遷死。袁盎之謀曰、上素驕淮南王、不爲置嚴傅相、以故至此。王亦言曰、吾以驕不聞過、故至此。薄昭曰、皇帝能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是厚以驕之也。又曰、不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祥。是驕所由來也。子安嗣、雖好書、不過詞賦之末、神仙黄白之術、於至道何聞焉。以故賂武安、賞妖妄、歸太子妃、日夜畜謀、惟曰吾不能北面事豎子爾。况后荼太子、遷女陵、更同惡相

濟乎。及遣中尉弘卽騐、以斥雷被事削地、薄乎二云爾。復不自悛、怒漢治、按輿圖、反謀滋甚。至不害子建發其奸、辟陽侯孫審卿搆其獄、乃與伍被謀火宮、令衣求盜衣、以詐南越兵、而無救於身喪國滅、亦何益哉。衡山王賜、淮南王弟也、兄弟相望、各爲畔。太子爽、少子孝旋相攻擊、卒死於徐來厥姬無釆之手。濟北貞王勃當王衡山時、吳使往來、堅守無二、景帝褒其貞信、徙以濟北、德云光矣。何再傳至寬、以詩人倫自到絕。合而觀之、淮南驕橫不道、衡山、濟北更益之以淫亂。驕橫甚矣、自古未有淫亂能享祚者也。父子再亡國、此之謂與。史氏不究致禍之原、爲後世戒、乃曰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豈其然乎。○十六

日歷觀史傳、以讓延後、以驕亾國、罔知滿。〇招損、謙受益、書言爲世鑒也、豈欺我哉。

十七日　讀景十三王傳、　予觀景帝子十三王、獨有一河間獻王德爾、其他多以驕奢淫亂取敗亾。豈資性然與、生長富貴、罔知好學、又寡嚴傅翼以導之、故禮義無聞、禍敗接踵也。臨江哀王閼、膠西于王端、清河哀王乘俱絕嗣弗論。臨江閔王榮以皇太子廢爲王、坐侵廟壖地、自殺國除、亦可悲矣。魯共王餘以壞孔子宅得古文經傳、天豈佑啟斯文耶。趙敬肅王彭祖刻深險陂、縱太子丹淫行視、中山靖王勝聞樂泣對、使諸侯得邀親親之、恩不倖矣。長沙定王發以母微王卑濕貧國、幸免罪咎。膠東康王寄辭出淮南事、自傷死。

常山憲王舜后妾譖害、勃梲誣爭、卒至滅國、非以最親故耶。其尤橫者、無如江都、廣川、延及子孫、淫暴愈甚。易王非子建居喪亂倫、樂溺死、好髡鉗、甚至交人於獸、以滅羞惡之心。惠王越孫去寵后昭信、致昭平望卿輩橫罹慘殺、坐中倡俳羸戲以取樂、何前後如一轍也。國欲無亾、得乎。君子考行至此、未嘗不掩卷嘆曰、以獻王之賢若彼、諸王喪德顧至此、彼亾國者安足道、亦反覆慨慕於其賢者而已。獻王好古敦行、學舉六藝、身被儒術、以故道德之士不遠千里而遊。且購遺書、厚賜金帛以招之、四方之奏書者日至。其所得書皆周官、尚書、禮記、孟子、七十子傳記之屬。嗚呼、不有河間、詩、書、禮、春秋之經誰知折衷而表

章之。孔孟七十子之徒誰知尊信而師尚之者乎。淮南雖亦好書、顧招浮辨之流而且即於亂亾、其所好果何書耶。以獻王與諸王較奚啻鳳凰千仞哉、然而功在六籍矣。○

十八日 漢諸王賢德者絕少、大率以淫暴棄國者多、非善少惡多也、生長深宮、不習禮教、所以漢家自有制度、輕詩書而重馬上、此所以終其世爲雜霸也。開創如此、後世子孫仍舊風至、從而甚之宜哉。○

十九日 劉澤傳內定國有所欲誅殺臣肥如令郢人郢人等告定國、言定國欲誅殺臣肥如令郢人者、通爲一句。肥如縣名、郢人人名、即肥如令名也。○

二十一日 漢書田生以畫奸澤。畫音獲、計也。奸音干、

求也。以計求營陵侯澤也。又曰、呂后又重發之重難也。謂難言欲王呂產之事也。又曰、澤還兵備西界、遂跳驅至長安。跳音逃、獨出境也。與跳躍之跳讀去聲者不同。○讀荆燕吳傳、最親者父子兄弟、最嚴者君臣上下。荆王劉賈高帝從父兄、燕王劉澤高帝從祖昆弟、屬同曾祖同祖之親。吳王劉濞高帝兄仲之子也。親更近。帝以親戰勞故令爲侯王。歷觀賈自從東擊入楚、焚積絶其糧食、度淮、得楚周殷佐之以舉九江、誅項籍。賈無失德、王宜矣。澤擊陳豨將王黃、以此侯。其從田生說張卿曰、呂產王矣、營陵侯澤諸劉長爲大將軍、獨此尚觖望。卿盍言于太后、令裂十餘縣王之。遂王琅邪。孝文立、徙爲燕王。終澤之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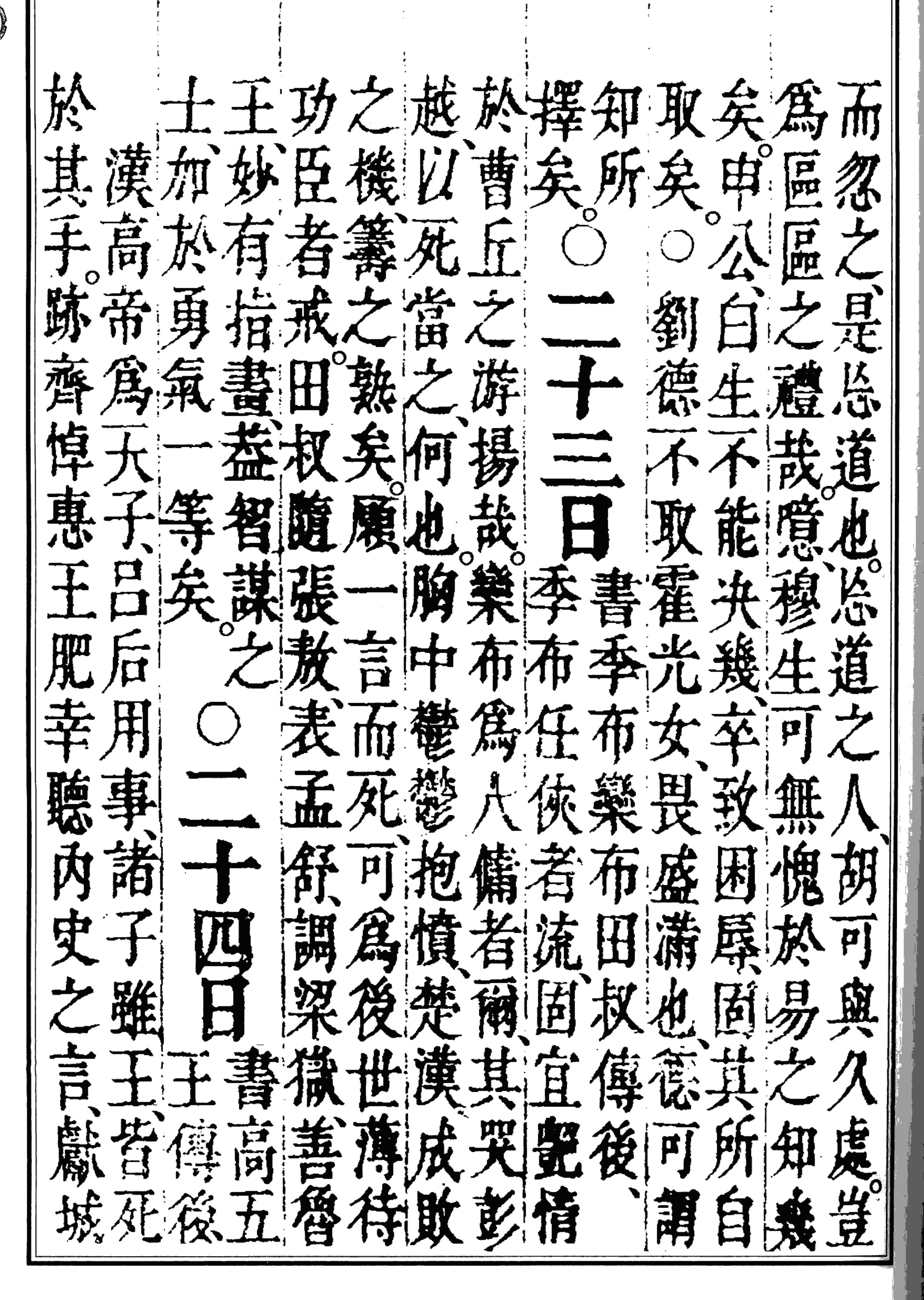
無大悖德。至吳王濞侯沛，從破布軍，遂亦王。是時荆王見殺，諸子少，以濞填吳。既而知有反相，悔之無及。五十年後東南有亂，卒驗其言。初，濞以太子故稱疾不朝，文帝優容，不忍加誅，賜以几杖，德至渥也。景帝嗣位三年，濞恃鑄山煮海之富，以誅錯爲名，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謀反，乘勝而西，勢焰可畏。設吳聽桓將軍之計，疾去城邑，西據洛陽，食敖倉粟，以令諸侯，天下事未可知也。乃三王圍臨菑不前，吳楚雖西，梁當其衝，以輕兵絶江淮，塞其饟道，復以條侯堅壁不戰之計，使吳悉力於梁，以盡其鋭，而制其敝，此必勝之術也。何惑乎保東越不得，諸王亦相繼滅亾哉！然

此固人謀之藏、抑亦天意存焉。高帝櫛風沐雨、以有天下、諸子弟裂土而王、犬牙相制、所謂固根本、磐宗社之計也。文景繼治、諸侯王強盛、悖畔寖萌。晁錯削地之謀、雖或失之太驟、然亦欲制其跋扈不臣之心、効忠漢室爾、非仇諸國也。而諸王驕橫難馴、不明於親親臣臣之道、反以親戚爲叛亂、以藩臣窺神器、吳爲首亂、諸國効逆、欲以蕩漢祖全盛之業、天討安得不加、剪滅安得不速。此所以逗留下邑、徐行不進、使漢兵得以馳梁楚之郊、而制其命也、豈非天哉。

○二十二日

讀楚元王傳、楚元王交、高帝同父少子也。人有言少子多驕、元王何弗然與。蓋其少時好詩、與魯穆生、白生、申公同受學浮丘伯、

旣而次詩傳以傳於世、其所服習者正矣。惟元王好詩、諸子習見熟聞、亦不失家法。及王楚時、更遣子郢客與申公之長安、卒業浮丘、好何篤也。元王子孫多賢、平陸奉王後富、能以正免禍、辟彊好詩能文。德畏盛滿、避霍氏、以謹厚稱、皆有光宗室者也。至向歆、更稱通經名儒、焜燿後裔矣。非元王好學習善、孰能貽此乎。予因漢帝室之胄、席豐履厚、好爲悖逆、如吳王濞輩、非其不聞詩書、家庭辭積習之舊、以致此哉。若戊胥靡申白、畢休侯殺張趙、雖有家教、褒如充耳、是所謂下愚不移者也。於元王乎何病。○穆生因王戊不設醴、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穆生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禮吾三人、爲道存故也。今



而忽之、是總道也。總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憶穆生可無愧於易之知幾矣。申公、白生不能決幾、卒致困辱、固其所自取矣。○劉德不取霍光女、畏盛滿也、德可謂知所擇矣。

○二十三日 書季布欒布田叔傳後、

季布任俠者流、固宜豐情於曹丘之游揚哉。欒布爲人傭者爾、其哭彭越、以死當之、何也。胸中鬱鬱抱憤、楚漢成敗之機、籌之熟矣。顧一言而死、可爲後世薄待功臣者戒。田叔隨張敖、表孟舒、調梁獄、善啓王妙有指畫、益智謀之士加於勇氣一等矣。

○二十四日 書高五王傳後、

漢高帝爲太子、呂后用事、諸子雖王、王皆死於其手。跡齊悼惠王肥幸聽內史之言、獻城

陽郡，以尊公主爲王太后，始以身免。至趙隱王如意、趙幽王友、趙共王恢，皋而鴆殺之，如握掌中粟爾。雖燕靈王建得保首領以沒，然殺子覆嗣，慘與諸王同矣。嗚呼，女后當國，逞殘毒、錮骨肉，外戚寖盛，禍亂日召，可畏哉。悼惠不有子章，漢室岌岌乎殆矣。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朱虛雖無救於諸王，大有造於劉氏，不然，呂祿、呂産輩爲太后所飼畜也，亦已久矣。

○二十五日　讀書、讀書懸徹廬、終朝絕履門。容至少逢迎，怪我言頗煩，以我爲簡傲悠忽。值乾坤，我則何敢然，古處夙所敦。良友關性命，敢不敬大倫。從來爲書愚，飢餓忘饔餐。厲言謝吾子，薄責古道存。趁此日中時，努力採其

源。几上書。縱橫、彎校我思存。戶外何唧唧、簷前鳥聲喧。　讀書白晝短。竟日無閒時。閒時惟兩餐。終食恐違之。心志有雜所、言動不覺虧。信哉時習說。君子以爲明。　讀書夜燃燈、清聽我志喜。道則與之俱、一生戒虛己。浩歌與微吟、良田著經史。但願天地讀、四海以爲理。　讀書過長夏、麥至農夫忙。作息不自任、辛苦率其常。君子恬耕護、大業擇安康。播種勿或後、六藝以爲場。灌溉勿或輟、困積艱羸糧。翳翳南山樹、崇崇百雉牆。培植戒牟貪、築基力維彊。朝斯夕斯於斯道、喪千載光。

○二十六日

書文三王傳後、梁孝王武以太后愛子、文帝親弟、居天下膏腴地、與代孝王參、梁懷王揖較、不同矣。且太后寵踰

常、梁府庫珠寶浮京師。孝景以太后故、同輦車、侍中、郎、謁者皆得引天子殿門、與漢宦官、無異。彼二王其能然乎。獨怪當日仁義罕聞、詩書屏棄、四方之賢人弗爲延納、惟侈志遊獵、築苑三百里、離宮複道、誇耀睢陽、詞賦之流接踵而至。如鄒陽、枚乘、司馬相如輩、不過與遊士相競逐、下至羊勝、公孫詭之徒、更險邪不可近。梁王曾莫之省察、顧驕日甚、出入警蹕、旌旗擬於天子、何其僭也。及一旦捕勝詭、憂太后、輟帝愛、千秋萬歲後傳王、徒虛想爾、能幾幸哉。予每思七國反時、吳楚擊棘壁、勢甚鋭、獨不敢畧梁而西、卒之梁扼其衝、七國就俘、此固捍禦東南之要區也。梁苟資其勢以盡心於漢、發政施仁、俾河洛以東、江淮

以西皆深恩固結，以與百姓相休息，是使天子垂譽無窮，慶流苗裔者，梁也，豈其不足於力哉。奈之何置此弗爲，是可惜已。

○二十七日 輯舊詩。

○二十八日 前兩日，邑令請議協濟虞城黃堌壩所出椰稍八千。舊例，瀕河三縣，考城動工，雎寧協濟；商丘動工，鹿、栢協濟；虞城動工，永、夏協濟。如工大闔屬協濟，自康熙七年歸鴻集動工，及八年、十八年、十九等年許家莊埽壩等工，俱有永、鹿、夏、寧、雎、栢或領帑募夫，或協濟椰束，各有老案可查。今虞城黃堌壩工應用大椰一十二萬六千束，除本縣採買外，向少八萬七千束，該縣再採三萬五千束，其餘應照例永、夏協採一萬，雎寧、鹿、栢各採八

千束。此撫道批行也。縣令亦令採買鄉束，出自地畝，每五十頃地出鄉一束云。

五月二日　次日夏至，舉祀，命子弟各脩職事、因示之曰：昔者季氏祭，闇而舉事，日暮而不成禮，人皆跛倚，無他，怠於所事也。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行事，日幾中而禮成。孔子以爲知禮。無他，恭敬明敏之所致也。祭事尚誠，不尚僞；尚敏，不尚怠。弗誠且敏，雖行事，不成事也。

○**五日**　與撫軍李公寅工書、前者二月二十五日，蒙發捐脩永陽書院銀五十兩，收訖，捐銀發下，某即同邑令廣文紳士等於二月二十九日破土興工，建造講堂，於閏三月二十三日告成。至藏書樓地基濕下，下臨

深淵、雇夫墊基、月餘亦就。今採買物料等件、尙需銀四五十兩支用、方得完工。伏念先生大澤廣敷、斯文佑啟、創建書院、振興絕學、誠屬千載撥霧之一日。當此工料不敷之時、不敢不再爲請命。倘不厭瑣陳、破格垂照、俾得遄速成功、覩紫陽知南康軍興造白鹿書院功相埒矣。襯候工完時、當請鴻文勒石、某亦得附微言於末、以歷紀先生初終興學之苦心、是亦千秋大業、肇跡今日者也。緣繫廣播善政事宜、不避煩瀆、惟祈鑒宥。

○九日偶成、

夏月日正長、讀書易招倦。合眼入妙境、夢隨枕席見。瞿然試一醒、眼前參筆硯。亟起趁清襟、摩壘疾書扇。牕外炎風颺、無使或薰煎。靜讀淵明詩、飛鳥吾所美。所貴

天下士、天下無與倫。鳳翔千仞巔、啾唧安足論。○十日讀陌上桑、日出東南隅、猶可想見貞靜之風。然辭煩音變、視漢廣、野有死麕諸詩何如也。可以觀世風矣。○十四日達士歌、有序丁丑夏月、讀書樓上、開臨延風觸目清涼。園思窮覺無依者、幾於熱途、可作。洪水陷溺想、不覺四顧冷然、如接蕭條之狀。吟耿嵩高陽先生北隱高臥達士致薰風解慍聖人心之句、以豁鄙懷。古今皆達者、久已魚吾民。吾民生理絕、大禹惕厥臣。沮溺貪耕田、鳥獸愚斯人。豈知皇皇者、任而非爲貧。天地有大義、孰可逃其倫。仰天疾痛呼、寧我生不辰。賴我生理具、四海以爲鄰。援之不在手、招之非爲親。萬物類各同、帝錫

亦既均。物何青與黃。人何故與新。敢遺世而立。山應成積薪。〇不必、有扇斯風。風不必整。有木斯桃。桃不必警。有山斯田。田不必井。有水斯池。池不必永。有馬斯龍。龍不必騁。有經斯道。道不必影。〇可爲知者道。可爲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人自不解悟。道不下帶存。〇困頓吟。　困頓歷百折。天之厚愛存。心性爾動忍。彼蒼更何言。凍餓實筋骸。盤屈造乾坤。膏粱溺人志。文繡蠹慧根。

〇十五日　同楊先生安坐乘駟車。悠悠何足論。學箕園坐談。　清晨小園裏。此心何坦然。朋友相携手。徜徉過前川。〇楊先生爲予灸虎骨、汗極而樂。謂家人曰、能知此乎。曰、否。先生笑以語予。予承厚注、亦笑而答之。　盛夏灸

虎骨虎骨炙艮難。不是

○十九日　園中偶與

好炎熱、吾友常畏寒、我故來觀水、我故來看田。園後有舊城始末不記年。舊城浸爲池、肅氣逼廣淵高者可耕種、呼僕引牛前。一段東城跟、一段廟西偏。一段南濠北、三段皆以佃。挾耒驚鷗起、鋤惹風雲邊高鳥顧。予鳴、亦復笑花妍。愚者謀藏身、鋭如偷曠閒潺湲夾城水、牛飲童子眠水濺新蒲生、水歛露白灘。海濱雖廣斥、此亦可煮鹽酷暑透地熱、鹹鹺湧地泉。夜氣自發滋、毋乃民之天。細人故不憚、劍者累百千。提攜與負戴、日暮衆鳥還。若惟此物掇、觀之亦愴然何弗開厲禁、豈不憫室縣。此亦關燓理、民命勿鑠煎。

○二十日　園中、園中緑陰坐、

糟外語聒耳。老嫗叙飯食、少婦筭薪水。嬰兒頻亂啼、婦罵怒不止。怪風使之來、聲音一何邇。幸有地可遷、屢次別徙倚。清閒豈易享、適享遭此否。 園中刈棘薪、雙手把刀臂。密叢開其隙、惡木絶其類。日暮亂鳴鳥、須臾雲移位。止知闢荒徑、不知聯宜易。 園中葡萄緜、整竿起高架。相覩竿缺少、拔刀老樹下、伐木何丁丁、取材資長夏。十年已樹木、用春得秋稼。

○二十一日 與楊先生回札、 早晨偶然言之、先生遂剖晰妙義、深服

邇來道念精明、繩繩。無間、何時可令先生此心不在天理中也。尚和不必管他、虎自是人欲、亦不必說他。來扎所謂道心便是聖賢人心便是私欲、二語切中學上曰。知人心便是私

欲、可見單靠心字靠不定。萬一是人心、不落在私欲一邊乎。可知靠心無定、靠理則實。儒者與禪家所爭差正在此、不可不辨。

○二十八日 囑貓、囑對爾貓、御果咯兒。兒手障目、俟貓御之。○貓答、承君之命、敢效微力。果在手中、且撤手閉。○連雨、雨雨連綿、天滴點千。千滴千雨、一滴一天。天雜風雨來、恍惚久徘徊、望望天多少、斜傾東城隈。

六月朔 劉文舉來受業、王子夫先生以書爲介。文舉字肇隆、二十九歲、鹿邑人。

○四日 養冠門內論、天下之禍、降自天者尚可挽、召自已者不可除。斯世之冠、

起於門外者其禍淺，養於門內者其禍深。如劉生之於竇自明，父子是已。予僕竇自明，方今四月二十日之逃，其隱於劉生家也，僕夫呼之致辱，官差拘之抗拒。既而知劉生詞稱自明於康熙十年投克伊祖，二十七年私逃，三十年復歸。夫投克與否未可知，若非投克，不過苞苴溺志，猶可言也。若繫投克，則劉生不幾徒擁木偶之形乎？一人爾，任其投克，任其逃去，任其歸來，何反覆顛倒於自明之手，而已莫之主也。名分在天壤，大義具人心，統體所關，不可滅沒。投克而逃，自應力緝，彼爲僕，我爲主也，力緝不獲，寧不緝來歸？我仍舊主，彼乃叛僕也。今云某某年投克，逃歸，即以投克論，閱爾祖爾父而至爾身，傳世三而歷

年二十、應是舊人戀恩、不肯背主、而輒叛去若此。此亂賊不赦、尚可近乎。且二十年舊僕知已事必悉、其再投他人、意欲何爲。倘抱恨而去、志圖報復、寧與盜財同科。萬一洩己陰事、遇有賢者、尚爲容隱、一遇豪強、身家未免違得、豈非祖宗以來舊業悉壞於此一人之手乎。思及此、雖討賊滅讐、尚難消憤、今何怙賊忘讐之甚也。再以逃歸論、其逃也、必有緣故、當日曾具呈緝拏否。其歸也、必有証據、當日曾經官執審否、未可知也。至稱五月初四日合家潛逃、討批緝拏、則劉生狡計遁情愈昭彰矣。于僕五月二十日尚見自明於劉生門首言論多時、而劉生不放其僕孫明、尚勸以大義、令其同來。今捏五月初四日潛逃此

誰欺乎。夫逃僕亦無動用批緝之理、柘用批緝者、因劉生克逞、對喚自明之人云、縱柘關至、亦無能柘及也。不得已、始用批緝爾。今彼亦討批緝、藏之家而索之外、掩耳盜鈴、更誰欺乎。即用批緝矣、既稱五月初四日曆逃、自當討批於此時、何待二十日後柘批投官、遂亦討批乎。此其計雖狡、而實納敗闕矣。但惜自明繫愚、曾不識字之人爾、設彼識字、透此消息、當必詰彼曰、護我何爲責我也。在劉生、不過以爲幸而得隱、自明無傷、而我計已巧。即至難隱、自明如取諸掌、已。亦曾討批緝拏。今果弋獲、則對上官亦有辭也、是責自明者、即以自明爲解脫也。人之視己、不啻見其肺肝然乎。至予用自明、來歷楚楚、更可別而言

之。于姓歷宗、用僕佰愼、但涉有自外州縣來者、必非安分之人、緊弗收用。遇有一人而事兩姓者、必痛絕之、且明告之曰、爾輩事舊主、不終、焉能事我。若忠誠事舊主、又何須事我與。另圖之、勿誤爾生。蓋有見於用僕事小、其壞綱常、紊名分事大、故自持雖鄰於膠柱鼓瑟之爲、弗遑恤也。若夫自明父子、則不類是。自明攜其子實存來投時、蓋在康熙二十八年七月十六日也。其時詢以來意云何、以身閑無事。詰以服役誰家、則緊乎無有。課以所能、耕田灌園。問以所居、任柘城霸王岡集。再三詳審、非有所爲、遂因伊姪同居霸王岡集實一詩者作保、將自明父子收用焉、是時何曾有一字投劉姓之說哉。至收用此人全無

事事、有園林一區傍城門外、惟令種木植花已爾。嗣遺先太孺人大故、令隨衆服役、事畢囘伊家任便。自後歷年如此。昨失伺候自明父子伏階謝過、劉楊解說、予置不問。即在他人更何有一字投劉姓之說哉。今因三月間築室甫工、輪僕看守、每撥四人以五日爲率、自明於四月十五日至十九日輪守之期已盡、不意二十日囘家、盜去銀衣等物。探尋一月、始知劉生匿於其舍。及往與之、遂以爲伊僕、堅匿不出也。夫自明而非伊僕也、猶可說也。自明而果伊僕也、則自明乃劉生不共戴天之讐也。何者、事伊祖父及身、而忽投託他家、此必有所挾者矣、亦必有所恃者矣。挾主之惡以害主曰殘、恃人之勢以禍主曰賊。殘

賊之人心既當誅，罪安能逃。今且恬然引爲腹心，不其忍心害理之甚耶。自明克僕於予，的繫二十八年。所云二十七年私逃，似矣。或前一年逃，而明年又克他僕，亦小人反覆無常之態。其謂三十年復歸，抑何自相矛盾也。自明自二十八年投予，以至今日，有事則與於霸岡，即來服役，無事則回家任便，三十年果何月日而復歸伊耶。自明而非復伊也，猶可說也，自明而果歸伊也，試問其既投而逃，既逃而歸，爲自明者得毋携不良之計而去，以求逞於他人。或見予持身嚴謹，窺茲良儒，不能遂彼報復之志，而復窮而歸乎。未可知也。審如是，是自明仇害劉生，必有隱事痛入骨髓。而劉生幽護之，其亦忘禍害而長寇讐、

智出孩童下矣。乃護自明、而詞反憾予、若似彼僕而予爭之者然。憶予亦何賴此僕哉、何用爭劉姓之僕以爲僕哉。任予却僕過峻、豪猾靡麗之徒予門屏跡。其不絕自明者、以類朴誠爾。至呼而用之、歲不過數次、或少止三二次、更何取此稚魯不常用之人與之較區區哉。但天壤間名義最嚴、冠履不可倒置、是非有定、黑白難以混淆。乾坤之所以不毀、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徒以名分不紊、上下區別也。令冠履毀裂、黑白雜揉、自明父子可以不緝劉生、囮當可以不問、盜去財物可以不究、以爲彼僕、則彼僕而已、初何難處。而無如主僕之分不明、天壤之道盡裂、與其任劉生之乖違而至於蔑名亂分、寧可盜去財物而

捨置不論、所失猶細爾。劉生生長富厚之家、惟知豐殖戲弄之局、不知綱常名教爲人道所由立。予雖寡陋、尚畧識大體、斯固不能不於自明爲緝寃也。不然、棄此物草芥爾、何必留志於此乎。且劉生亦未之思爾、誠一返觀焉、自明若眞投已、而後日復逃、安知他日不再逃乎。自明若眞投已、後日逃而復歸、安知他日不再歸他人乎。且自明若是此等行徑、貌似愚魯、中實險惡、不惟劉生不宜招攬、予亦且懼而思斥矣。何也、予即前日之劉生也。其爲主一也。果是此等行徑、不惟予思逺斥、劉生且宜德予、並求懲自明於予矣。何也、劉生倖而不爲自明所中之劉生也。其爲人僕一、而其所以爲人僕之意則不一也。劉生有

此識見、有此擧動、予安用此叛服無常之自明爲哉。劉生無此識見、無此擧動、予更安用此叛、服無常之、自明爲哉。劉生旣以爲十年役亢逃而復歸、卽明日張縣令彼服役、奚不可者、何故爲藏匿云爾乎。夫予所見者名分也、所整者綱常也。不中王僕之分、名分褻越、綱常頽壞。必中王僕之分、劉生將以爲病已也。然則如之何而可哉、亦曰存此論於天地間而已矣。此論存而名分正、而綱常扶矣。自明之有無、何論焉。獨惜劉生者、今日得自明而喜、不數年間、或已所嗜好而小人窺伺之、或已所繫戀而鬼蜮陰毒之害加無已、如草滋蔓。蔓草猶不可去、況僕之用不以道者乎。是謂養寇於門內、而莫可解救者也。是自召

之殃也，非天降之菑也。劉生之恩子，當在毀日矣。雖然，害人之寇，劉生養之門内，子得驅之門外，彼劉生不必思子，子其深德劉生矣哉。○八日，趙備來受業，鄧勝任爲介。備字天敕，二十七歲，陳州人。○壽孟紹孔臬司，驅車走河濱，觸目接陽春。父老爲予言，年來風俗淳。牛羊䐵野，縱鼠牙何速訟。我公弼教日，刑乃德之用。惻惻神明殊，好生感路衢。有言洗我心，有惠全我軀。綿綿桑榆根，出險就煦溫。我公貽之休，百福繹來奔。聞說舉觴祝公壽，嵩高高峻極，雲横覆，層層五色結向日。蓬萊仙島永作畫。○十日，病。○十九日，病愈。○二十日，赴府弔宋淑人。○二十三

日、通守陸公商巖來訪、談學過日中。陸言所著書仁將署取好生之心、予聞之、深嘆其有合於不嗜殺之旨。又言訪禪定和尚、實爲刻苦勵行。予曰、許平仲能化老僧爲佐、功繫斯道、今日得毋類是。○陳子萬民部言、栃邑賭風盛熾、惟君家與陳宦不習此事、果如是否。予曰、此迂拙不足道。至陳孟叢恪守正道、甚可敬也。

○二十四日、左滕病。○二十七日、至家。○二

二十八日以後靜攝。

秋七月九日與通守陸商巖書、小恙狼狽、托庇已愈、最可幸者、旅舍半日之謙

鄙吝都消、不第慰數載濶悰、更仰見先生一段憂國憂民之心、纏綿莫解、籌思獨深。至尊著畧領大槩、實從一仁字內體認得出、深佩學有原本、不同小儒。種種囘思、覺此遊不虛、無地非爲學之時也。但此道寥寥、敝郡自田簣山先生而外、不能屈指。晤言徐生諱价者、不敢以未謀面而隱其人。倘一經藻鑑、或繫眞實志學之士、得蒙大冶鑪鑄、吾道幸不孤也。未知此生向往何如爾、便中示下爲幸。○十日、病甚。○二十日

賀同年陳煥翰令兄任考城、　氷署藜光午夜催、常從仲氏和歌來。文章繪就五雲色、鶯鳳驚非百里才。官取撫摩由學入、行逢道路見花開。葵丘好是河陽地、一片霞光變草萊。

○寄儀封令王赤玉、封人識夫子、今又道
君賢。木鐸宣尼教、銅章自日邊。千秋方小試、
三載、盡承肩。吾道彈
冠在、相期叩聖傳。

○二十四日、鄭通守陞
公爲書院贈書、捐尨書來。○二十六日 有感十首、

莫論古人短、還看古人長。烱烱架上燈、自
照愼忽忘。一 服古莫疑古、覩今便可知。今人
較古人、不知誰高低。二 世衰聖言邈、僅留幾
卷書。只說古書假、今書更何如。三 孝經並家
語、的是古人書。天地備其精、秦人留衣裾。四
但說古人短、那是我所長。以我較古人、分寸
也難量。五 我得古人短、亦可號我長。古人短
亦無我、更在那行。六 茫茫宇宙內、悠悠天地

問。得意觀流水、無心任青山。七　朝暮嶺頭雲、蓍狗日紛紛。世不留殘編、人早滅其羣。八　滅羣重可傷、幾卷留羲皇。世運不傾頹、賴此相扶將。九　我質同朽木、服堯已書紳。二典、誦未能、何。敢疑非眞。十

○二十七日

答陸商巖通守書、邑侯郡同、具道垂注殷切、並領頒書、捐尼、蒙此厚植、藏之名山、成茲弘構、書院不朽、藉人傳矣。徐生得邀殊禮、眞屬空谷足音。勵俗勸學、非先生誰能忩分、作三代以上事也。更有某昔交劉生于常、其父九同先生與徐生父邇皇先生交最善、兩家翁皆敝郡典型、以道義相切摩、故劉徐兩生亦稱莫逆、互相砥礪。但劉生數奇、尚未泮遊、且貧窶、不宜時目。其實爲人朴拙、工詩、古

文辭。我輩相人於風塵之外、想未宜忽此也。倘徐生晉謁時、賜問劉生近功若何、一並引而教之、五老後繼以二少、亦千秋佳話也。○今人父兄縱子弟爲官者多矣、而子弟勸父兄爲官者亦不少。其勸父兄爲官者無他、不過驅之爲己聚貨而已、不度德、不量才、置父兄於死地以爲己利、忍心害理孰大焉。囧憶亡兒容端隨子京師時、嘗向其母云、子宜請假歸田里。此段心田、眞是不欲驅子於危地而殉之也。人之知此者鮮矣、端兒又嘗對其母云、文章非兒所能也、願隨父請假歸里、料理作書院事、一意法古承先、是兒所願也。噫、今不可得矣。此子倘在、今又歷四年矣、功夫定當有進、吾安能不縈懷哉。○憶端兒頗明

進退取舍之義、不耐世人趨利若流、故有是作、漫言命志在千秋、義利源頭肯講求。聰踏兩船誰得穩、不堪風至蕩行舟。問天擡首苦知音、億爾仍存太古心。每到俗流難着處、便思爾在一開襟。

八月朔、足病。○六日、返棠子嚴筆二枝。與子嚴書、

道體保攝、清恙自爾平復。獲友人製棐一箭、用之最效。腹痛疾尤宜用此試之無妨也。前日書扇某見二筆精良、曾向使者道意、欲攜之而去。吾兄以爲可、則竟攜之矣。及至家、悔甚。平日以輕取人物爲子弟嚴戒、不虞忽爾躬蹈、可見人欲易萌、天理難存、至此偶不

及檢，則欲念竊發。設遇他物精美，其欲取之者不既多乎。此心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無急繳上，無敢相遲。至筆之精良與否，全未一試，然亦不必在筆上作計較，此心胃昧處關繫最大，不容放過也。今世間此未有不以爲微渺之物，何庸較論，未有不以爲至戚，何須如此。此皆世俗見解，不在道理取齊。我輩日用常行中，舍卻理道，便是無星之秤，從何取準。學者下手作工夫，此等想未宜忽也。○郭明德並弟郭庸德書來，道馬生求見之誠。

○九日　馬高來見，扶病而起，至前庭，不受拜。馬留所著書辭去。○答郭明德書：

每憶足下造詣精進，不安於小成，此段大力。某所禀欽嗣令弟在書院肄業，見其舉止溫

醇、確推大器、見其弟不覺愈服其兄也。茲馬生來意之誠、已悉之矣。因病中扶起一會、尚不能爲禮。馬生意極肫篤、容再罄談、可爾。其純孝闡邪、令人起敬。但有燭理未明處、同志君子仍當匡救否。此商。○答郭肅德書、昔日書院聚晤、極名教之樂事。今歲知已寥落、長途間阻、不能不瀠洄縈之。但願奮志堅功、勿以第一等事讓人、是生之所厚望也。馬生亦有志者、其病根在過用心思、惟勸之使優遊理道中、不必怔迫馳思、且服闋後繼以再娶、庶可免枯滯之患。並鮮室家之憂、病可計日而愈也。質之令兄以爲然否。○答

彭無山給諫書。丙子歲杪、捧讀手教、兼領賜書、天涯咫尺、不復知別離爲

艱。大刻炳炳烜烜、所載皆關繫綱常名教之事之人事、不泛撫人、必可傳、用筆嚴謹、卓犖不凡。顧此書不成於獻納之日、而成於寂寞之鄉、固知兩載曠閒、實造物假此歲月、成千秋事、詎可忽哉。讀罷仰天歎曰、使人處水濱、鄙人處蓬戶、雖同一棄置、然愚性狎麋鹿、喜與草木爲偶、其委身林壑、宜已。我無山先生舟楫材也、何日召歸、作廊廟珍乎。今春果聖明出自獨斷、寵賁河干、草野引領、遠近老稚俱爲朝廷得人賀。爲國柱石、爲蒼生作霖雨、非先生是賴而誰賴哉。某慳鄙寡見、每讀史至折檻事、意氣激昂、不能自已。及讀晦翁筮。遇遯之同人、取奏草焚之、不覺瞿然有省也。先生負天下重望、正不與此同、亦或容鄙

人援此爲唐突乎。某處僻鄉，有許多不可耐目之事，好人所惡，惡人所好，任其恣肆，罔恤民依。今之居官者大概如此。何日得有清正賢良其人，以恤民爲心，以朝廷爲念，實理天下事。竊恐江河日下，徒付之浩嘆而已。目擊心傷，憂鬱成癖，無可如何，只得討閉戶一法，作自了生涯爾。年來整理朱陽書院，課子弟及同志者讀書其中，幸撫軍公祖亦肯爲之捐金倡脩，畧具規模。更承領大篇標爲書院模楷，學者朝夕誦法，不啻提耳而教，是所感也。

○十三日，彭無山給諫書來。○十四日，以役用薰洗之法。○二十二日，書院藏書樓始工。祭文同講



堂破土文。○二十五日病中閱近思錄數行。○三十日、聖殿興工。

九月二日、病愈。○三日柳德裕贈曹月川先生書七種。○四日書院聖殿正基取中、以不照講堂之中爲中。因偶閱近思錄程子論中之說云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謂當胼胝則於此爲中。當閉戶不出則於此爲中云云。此所論中義至精當、八罕有識其微者。予所見偶與之合、因志之。○六日祇趙中哲廣文、　荒城何處得絃歌、戍柝書聲夜繼多。只爲皐皮新氣象、千年此地

鬱菁莪。○室人曰、連日食無鹽、知囊空、言之無益、故不敢請。今食無油且數日矣、家衆不一、恐不能甘。奈何。予曰、有是哉。予之可傳者又在此矣。古來未聞有以口腹豐肥而傳者。試舉在蹤、不曰簞食瓢飲、則曰衣敝縕袍不日捉襟露肘、則曰饘粥不給。豈予貧窶、天欲與昔賢並傳耶。何幸而有此乎。室人曰、只爲貧窶、家人不能相安久矣。將來未知何如、亦可慮也。予曰、後日事亦難預料、盡其在我、以正道相感孚而已。必欲曲遂人情以徇其欲、致豐肥、豈其難哉。但不可爾、必不得已、酌衣食之間而權其情欲可也。○八日、又病。○十三日、病愈。○十五日、至書院、移先

師至遷書院。○許希深書。○十八日。絕麥糧院詩寄至。
二十一日、救寡婦魏氏。魏氏之夫早卒、夫之兄弟圖産不遂、以計出魏氏、惡徒某率數十人簇擁而去。氏父日暮來求救、即遣人白邑侯、昏夜差公役拏竟徒將氏交與其父領還家。○二十二日、早起、晤邑侯、爲魏氏陳實。邑侯將氏夫之兄弟及惡徒各重懲、家産仍斷與魏氏、輿論翕然、氏父泣叩、予亦感泣。○二十四日、赴睢州。○二十五日。田賞山先生見訪、論爲學之道曰、孔子謂夫我則不暇。當日孔子無一暇時、其忙處何在。今人

亦無一暇時，其怌處何在。學者於此討求個不暇處，當知聖言有深味也。○雎刺史胡右文來顧，講論婚禮甚久，深言祭祖之禮之非，與予意甚合。○**二十六日，早晨行聘禮於蔣公龐姻家。日中，蔣回禮昏命。容莊親迎，行醮子禮於館舍。**○按昏禮尙六禮，鄭重不敢苟也。○合兩姓之好，以承先嗣，人倫之大，此托始焉，安敢褻乎。○初予與姻家議昏禮，謂前期行納徵之禮，至期命子親迎。姻家任雎州，予居柘城，雎柘相距九十里，計程一日可至也。○予向賓紅言曰：予意不過守禮而已。○禮納采、問名、卜吉、納徵、請期已行之矣，不敢苟也。○至親迎

一節、乃命子親迎、迎則必歸、初非迎而不歸也、亦非有父母同子往迎之說也。兒親迎至家第二日、男率婦拜見公姑。及曾長第三日、公姑率男兒、新婦廟見祖先。此一定之節次、不可易者也。至第四日、新婦於夫家之尊長已拜畢矣、壻便同新婦往拜婦之父母及尊長。此皆先後緩急、不容淆者也。予意不過求無違禮制而已。若使昧禮、安敢從乎。姻家慮途遠風雨不便、賓紅數數將命、予更婉轉商之。雖俗繁文過盛、相沿已久、予亦不能不一一從之也。其可存禮於萬一者、壻不服命服、而服應服之藍衫、不敢鳴鑼張蓋以蹈越禮之愆。及醮子而往、奠鴈而拜、此一二處差可復古云爾。○二十七日、

睦剌

史胡右支見召、田賛山訃蔡邨在座談學。〇二十八日壻及新婦往拜婦之父母。〇謂容肅容莊容邃曰、古人眞箇是見覩得財不重於義所以覩綱常名教爲最重覩物力貨賄爲最輕。觀伯夷止敬父之一言、將國稅讓之弟而逃去、叔齊止知天倫之爲重、將國稅讓之兄而逃去、此是見得父子兄弟之倫爲千萬世不可移易之事、而覩棄國土如敝屣也、故毅然爲之而不沮。後世羣奉之爲聖人無他、求仁得仁焉爾。以此觀之、事之重者安有重於倫理之無悖者乎。倫之不講而財貨是矜、甚矣世風之陋也。〇田賛山先生見召、其子并脩在側、更令孫姪輩出見、一堂之上雍雍如也。予顧而樂之。〇賛山先生

日、意思幾日精明、便有斷而不續處、如何。予日、讀書便是續之之法。張子曰、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此語甚有意味。蓋讀書者窮理也、說個維持此心、則涵養即在讀書中矣、此一貫之道也。今人不知讀書之功甚深、往往視爲誦讀之末、此未深入斯道者也。然讀書即是涵養、古人爲甚又分窮理、涵養、力行名目。但爲學者言、難強以力之所不至、故一一指出門路、使之窮理、使之涵養、使之力行。後人依此做去、亦只是時而窮理、時而涵養、時而力行。到得路徑熟後、則即窮理即涵養、即涵養即力行。此視人之所見若何爾、難爲初學者言也。古人所以不敢如此說者、恐說得快了、後人學此不得、便有

無窮病痛出、故愼乎其言之也。○賓山先生謂井脩曰、學者只學得存良心、有廉恥二句、便有用不盡處、蓋存良心者仁也、有廉恥者義也、擴而充之、而不可勝用矣。○論讀書之法曰、程子謂少年登科爲不幸、此爲少年不知學者言、若少年知學、而又登科、將德業日進無疆矣、何不幸之有。賓山先生曰、讀書如此讀去、處處皆活、即如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之語、不善理會、凡處憂患而志氣頹放者、亦將有生之理、處安樂而堯兢舜業者、亦將有死之道矣。若善理會、四面皆到、不滯一隅矣。○賓山先生曰、潛庵嘗言、今人動說那人去得、那人來得、一去一來、而人品盡矣。○論爲學、賓山先生曰、纔說是個爲學人便招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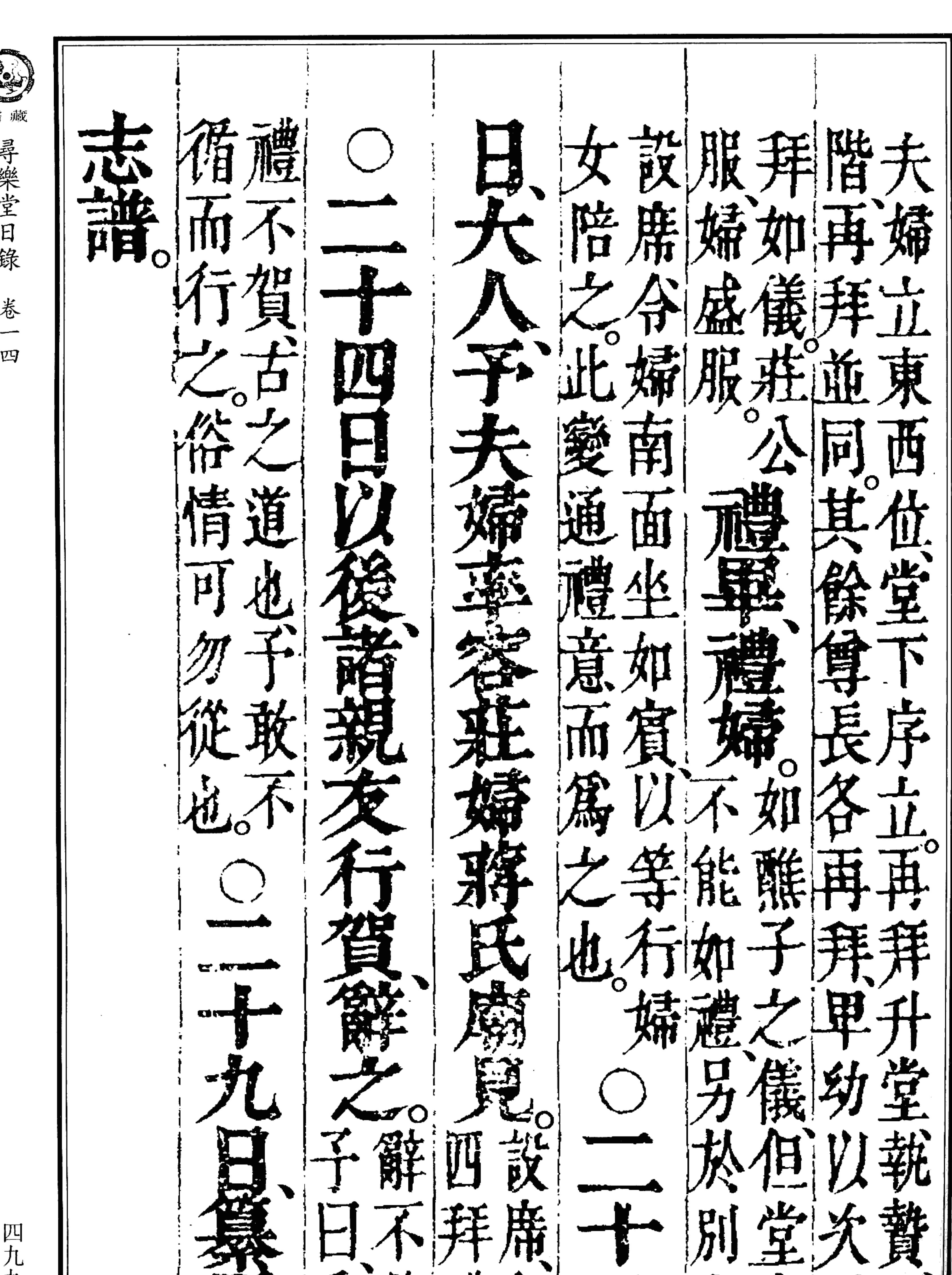
惡且有拂逆之來以故往往退縮不前。子曰此事原非爲人主意定了不爲流俗傾倒便見力量。今人不知爲學無論矣纔知爲學衆郎從而非議之已見不快人意亦自退轉久則仍回初路。此皆剛德不足之故也。故爲學須有剛决之力始可濟事。○三十日彭無山給諫書來。○晚玩朱廖問答朱子門人廖子明德晦[3]從遊朱子久若心志學洞徹天人幽明之故至律呂制作之微亦詳考之而不忽及出而從政明先王之大法與世爲更移其殆有志復古之士者乎。

冬十月朔雎州刺史胡右文作書院紀畧。○二

日、謁湯恭人節烈祠。恭人、湯潛庵先生母趙太夫人也。闖寇之亂、恭人、被執、罵賊不屈死、後題請建坊旌表。○四日題許子恭邨驢背冢詩圖二絕、驢背年來冢句多、不知賈島是如何。若逢大尹休相問、遊子吟詩半蓼莪。數載京塵賦白華、分明典至便典、嗟。吳江風月入詩思、遊遍長安不是家。○睢刺史朗右文見招、座中與田賓山討恭邨話舊、不信官衙是熱場、貧儒果爾接琴堂。清言幾句醫眞味、堪笑優倡競勸觴。○讀刺史近詠、繪流仍是舊文章、添得新篇波更長。只說尋常了公事、誰知風雅在睢陽。○讀刺史先集、托方宗主推文範、講學同時有靜脩。聞說風流追往烈、

令名崇起在雅州。○閱刺史賢郎課義、賢卿計藏之歲、齔敵、騏、此師、蔚、欌、郵、報、其、敘、屬、評、餘、歟。兩程銳意惟師聖、十四五時便志新。十三能文窺道岸、林尖好自接傳薪。○刺史長公具贍字慎尹求書聯、氣藹蘭芷、思逐風雲。○次公具慶字善餘求書答言、書明道程子語錄、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逕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 又書橫渠張子語錄、 有潛心於道、忽忽爲他慮引去者、此氣也、舊習纏繞、未

能脫灑，畢竟無益，但樂於舊習爾。古人欲得朋友與琴瑟簡編，常使心在於此。惟聖人知朋友之取益爲多，故樂得朋友之來。○六日，自睢州回。○十三日，閱近思錄。○十五日，書院建聖殿始工。○二十日，容莊偕婦蔣氏來。自予初六日回，姻家復畱容莊住數日，以完俗情。○二十一日，容端以故三年，室人偕端婦至墓所。○二十二日，容莊率婦蔣氏行禮。先設桌子於中堂，大人立正位，莊夫婦立堂下，男東女西。再拜，婦執棗栗脯帛升堂以獻。既降，又再拜畢。次設桌子二，東西相向，予


夫婦立東西位、堂下序立。再拜升堂執贄降階、再拜並同。其餘尊長各再拜、卑幼以次再拜、如儀。莊公服婦盛服。**禮畢、禮婦。**如醮子之儀、但堂窄、不能如禮、另於別室設席、令婦南面坐、如賓、以等行婦女階之。此變通禮意而爲之也。○**二十三日、大人、予夫婦率答莊婦蔣氏廟見。**設席、行西拜禮。○**二十四日以後、諸親友行賀、辭之。**辭不許、子曰、昏禮不賀、古之道也。予敢不循而行之。俗情可勿從也。○**二十九日、纂同志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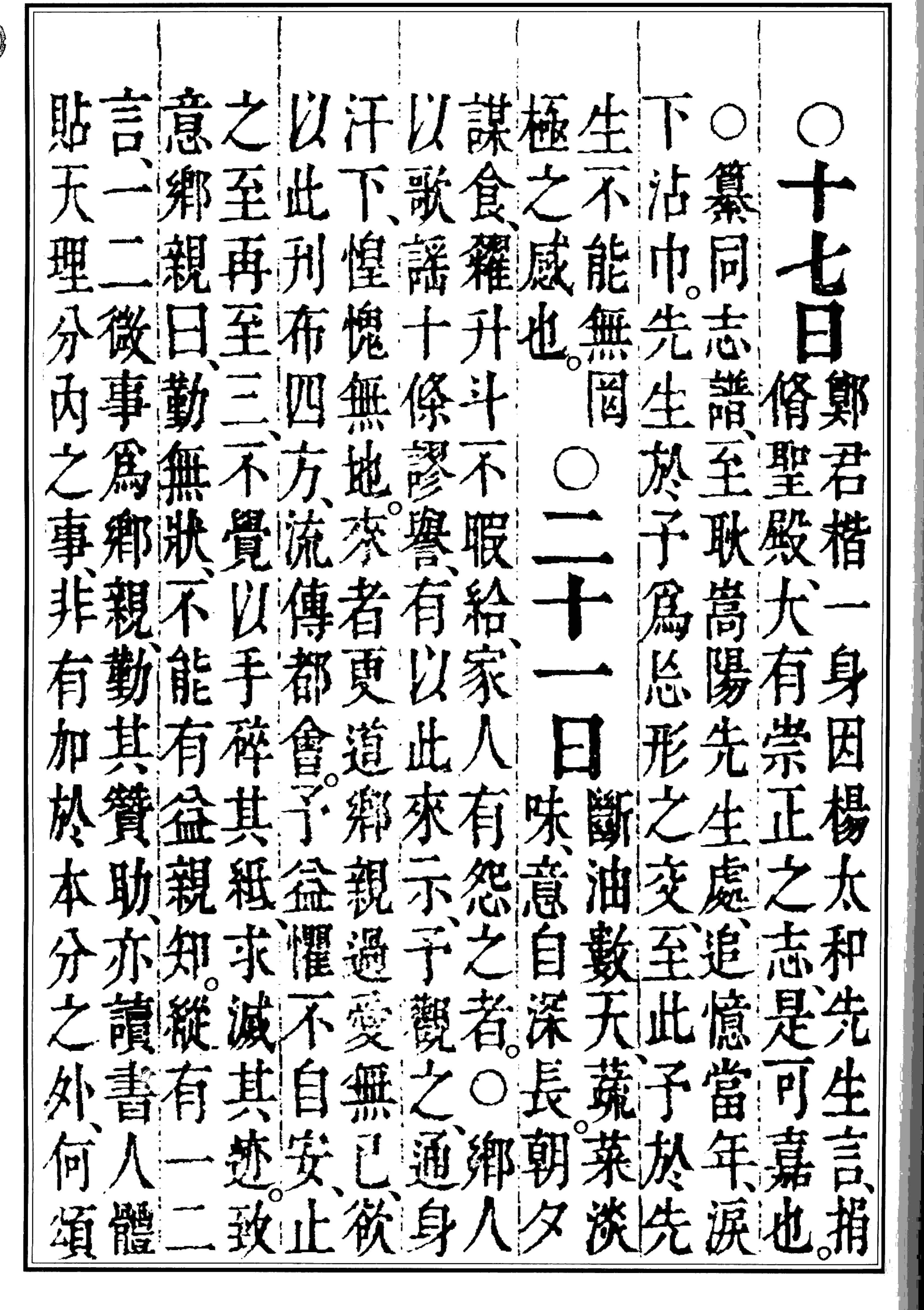
十一月朔、整藏書樓甚。○十三日代人祭周太翁文、

人之知最深者、朋友而外、無如師弟。友親師嚴、分誼雖殊、然傳習函丈間、日相近、必有默相窺者。師之知弟、猶夫弟之知師也。師弟知之深、何異朋友知之深也。某等從吾師遊有年、吾師文章行誼、久推士林翹楚、人知之矣。獨吾師之父太公、人知之、未必悉知之也。知之者曰厚重長者、如是足以盡公矣乎。未也。又以爲知公者曰教子膺科第、覩世之愛而弗成者遠甚。如是似知公矣、猶未也。里巷之尸、復藉藉稱道、謂淡華膴存誠朴之遺、是猶有三代之直者也、如是足以知公矣。某等總以爲知之、而未盡知之者也。不見夫今之趨

利如鶩者滔滔其日下乎。大者爭利於朝、小者爭利於市、豪橫之輩、虎狠恣肆、搏噬爲能。當之者罹魚肉之阨、而燕寢高堂者流方將耽志逸樂、傲睨貧賤。豈將謂利之所在爭趨之、直將置身心性命於溝壑中、以計其利、納姓字於汚垢坎窞之內、以好爲豐殖之謀、而不遑恤也。如公之輕貨利而重道義者、求之輓近、安可得與。公曾拾遺金、貯以待之、其人返、求金故處、公傾橐以付。失金者感泣願分以酬、公不受。嗚呼、還金美行也、所難者曾無幾微纖毫之介於懷、其志正、其操堅、光明正大之概、具見於斯、不可以愧世之驕人白晝、暮夜乞憐、而爲妻妾所羞泣者哉。至處鄉黨、和易而可近、讓畔解爭、諸以厚德自處、處人、

而不爲雕刻之行。人知之、某等不必悉述之也。人知之而不盡知之、某等不容不提舉之也。若吾師昆季聯鑣馳騁皇路、今日登賢書者二、他日植庭槐者三、皆分內事。況蘭孫繩繩未艾、肇起自今、如江河之潤、山嶽之崇、誰得測其涯涘、誰得攀其峻巍。公眞可謂積之厚也已。某等佩服師訓、因悉公行、欲誄公之生平、因述公之大節。慟典型之既墜、想音容其如聆、於歸窆之夕、虔具雞絮奠之靈座、固不敢謂知公者、亦奚敢謂不知公者。惟公有靈、其尚歆只。

○十六日、先太孺人忌辰、請主廳上致祭、主人以下易服、夕宿於外。爲振起、克讓述五孝之旨。



○十七日鄭君楷一身因楊太和先生言，捐脩聖殿，大有崇正之志，是可嘉也。○纂同志譜，至耿嵩陽先生處，追憶當年，淚下沾巾。先生於予爲忘形之交，至此予於先生不能無罔極之感也。○二十一日斷油數天，蔬菜淡味，意自深長。朝夕謀食，糴升斗不暇給，家人有怨之者。○鄉人以歌謠十條謬譽，有以此來示，予覽之，通身汗下，惶愧無地。來者更道鄉親過愛無已，欲以此刊布四方，流傳都會。予益懼不自安，止之至再至三，不覺以手碎其紙，求滅其迹。致意鄉親曰，勤無狀，不能有益親知，縱有一二言、一二微事爲鄉親，勤其贊助，亦讀書人體貼天理分內之事，非有加於本分之外，何須

揚之有。以此爲頌揚、未免近於沽名邀譽、是甚我之過也、吾豈敢然。亟辭之、以爲勵實行之勸。倘鄉親不以予言。爲然、是害予、非愛予也。

○二十六日

祭誥封淑人宋太夫人葉太君文、司馬葉公、文康宋公爲中原秉禮之家、舊矣、壽考之化、未遠、文獻典型、彪炳史冊、學士大夫、衣冠奉之、而步趨隨之者、莫不爭效兩家風。至閨閣中、咏葛覃、卷耳之盛、往往指稱在邇、謂壼教當以吾郡爲範、吾郡當以兩姓爲宗、兩姓又以司馬、文康爲最。嗚呼、中原秉禮之稱、抑又遑遑無間然矣。淑人生於司馬之家、嬪於文康之門、其培毓而薰就之者、既有所從來、乃事舅姑於堂、勤相夫子於室、復卓卓可稱道、不似世之勉

就婦職者。人皆曰淑人能秉禮。夫秉禮，兩公遺教也。獨疑淑人歸中丞，方在弱齡，意司馬治家雖甚嚴肅，不過門內無嘻嘻聲。于歸之子，或更習夫家家法，而夫家雖以文康爲翁，或恐難得於季女之無非無儀也。而淑人自處，亦曰吾守禮。淑人不第事舅姑能得歡心，自舅姑而上，有丁太夫人及諸姑，事之誠曲各盡。不第相夫子成以大義，下而子若孫及曾孫，撫育之俾各樹德，繩繩然如麟趾之發祥於世。嗚呼，六世一堂，世罕覯矣。其間需養孔繁，待教孔殷，明敏者剛則易暌，柔懦者緩則恐不及事，而啟家庭之釁也，可易言上下無怨，門以內肅肅如，雍雍如哉。而以淑人處之，高堂無憂，琴瑟克諧，蘭桂森秀，而令譽崇

起也。此非媚於禮教者而能然乎。再觀中丞之撫吳也，冰檗著操，痌瘝廑念，久達於聖天子之聰明，人以爲封疆得股肱臣，可無南顧憂。方之周召分陝，功績維均，所難者，淑人席此盛膺綸綍，煌煌亦云寵隆矣，而絶無纖毫驕矜之色，居食服用，視寒素家若不異，每郵寄中丞，勿以室廬爲念，動相儆誡，以報國恩，以卹民生，而光前業。向非秉禮既安且敦，能不以豪資濴其胸，能明於官箴，惟義之最，至是哉。淑人賢矣。長君維德爲上谷郡司馬，才能爲上官所倚賴，方將經綸大用於天下，而鬼神忽奪其算。淑人切切然思之，家人祕不以聞。未幾，其婦狄宜人相繼逝，孫且殤。淑人居則瞿然恐，益復有動於中。家人更多

方謗之喜、恐老人墮淚、悲不可當。而淑人竟卒於吳署矣。官紳士庶匍匐而前者、哭之哀、其號呼焚頂於通衢僻壤間者、盡老幼男婦、疲癃殘疾莫不然。然而得此難矣、淑人何致之易也。訃至、族黨姻戚慟悼失聲。五閱月、次君山巖偕昆季營葬、將啟殯安厝於祖塋之次、又以期來告。嗚呼慟哉。生而爲秉禮之家表女、貞復爲秉禮之家昭婦德、近爲吾郡標女宗、遠爲中原維文獻、誰得似淑人哉。死而幽宜無憾、貞珉永芳、誰更如淑人之賢哉。中丞得此內助、司馬、文康當必有相慰於泉下者。姻家徒知悲嗚、不知淑人以禮自處處人、而爲世宗、烏乎可哉。雖然秉禮者母儀之垂範也、慨想者巾幗之失型也、二者並致哀於

几筵間而已矣。嗚呼哀哉尚饗。

○**二十八日**客肅客儀除服、議蓋此一日之服明日方從吉易服、致程子遵神宗遺詔之意未知是否。然知此行之矣。

○**二十九日與撫軍劉雁亭公書。**朱陽書院向蒙捐脩深荷栽培。以憲體尊崇刊志不便與諸公並列、因以藏書樓獨藉尊銜、庶體統隆重。書院奉爲宗主。遠近有所瞻仰。今歲動工。工料不敷之處、前諭再賜捐金。因敢再請。倘早頒下、實荷鴻造。更有請者、書院雖頗成規模、而脩整大備、實待非常之人、始爲非常之事業。蒙加意創建、正屬千載一時。值此奇遇、而不盡言請命、非惟不以千秋待知己、亦恐非以千秋自待者。勤不

敢也。今除書院已脩外、尚有先儒、正學二祠、友善、寡過、三樂、崇道四堂、進德、脩業、尊道、弘毅四齋、方圖營搆、而苦於綿力不給、難得一時告成。前聞道路譁傳、鴻力欲捐俸數千金關汴河故道、且料衆力、共勷厥任。事之有無不可知、倘有此舉、固屬利民之大端、然書院成否、又吾道興廢、斯世亨屯所關。拯人心之陷溺、視疏民貨之壅塞何如。想心乎斯世斯民者、久已權之意中也。昌黎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非謂閑先聖以正人心而去充塞、與抑洪水並烈哉。愚意藏書樓工竣、乘歲月餘暇、趣工匠人等卽大爲脩建、倘移脩汴河之費爲書院、搆茲弘規、名教主持、世運亨泰、不於先生是屬而更誰屬哉。此事非荏苒者所

能任、亦斷非擔荷世道者所肯諉。謹陳愚衷、不避孟浪。至或行或止非勤所敢預定也。書院繪圖一紙、聯有一書未及上齎、統呈座右。倘賜披覽詳加籌畫、斯道幸甚、天下萬世幸甚。○與大中丞李公書、康熙三十六年、河南大中丞李公述職於　天子之庭。　上嘉乃丕績異數有加、行陟台鼎、霖雨斯世。居豫土之東偏史官竇克勤引卮相慶曰、　朝廷有道、方岳重臣如公以剛正不阿之槩見信於　聖主、一時明良喜起之風其在茲乎。夫以非常之知遇、一朝受之而不驚、令人稱道之嘆羨之揚不絕口、所所爲康侯之晉書日三接、可不謂盛事、僅見焉。雖然、公之得此於　朝廷與　朝廷之優寵於公也、謂是後康侯

之錫已乎、抑謂宣至治、播弘仁、將覃被海隅而大其施乎。如將以福及海隅、爲公望勤樗櫟下士、顧將以廣布　聖化者、爲公進矣。天子之化、莫大於培風俗而正人心。中丞之任、莫先於崇仁義而興道德。曩者朱襄氏之墟、朱陽書院、公嘗倡先捐造矣。一時人士引領而慶千載之曠舉者、遍遐邇也。勸驚且喜、謂逢今茲爲　聖天子敷教澤、植棫樸以化民成俗爲心者、獨在公矣。因不避嫌疑、再請再允捐矣。意藏書樓工竣、益以興學造士爲急、必將大啟祠宇、闢堂戶、飾棟牖、榱桷、廣繕齋垣、容納四方有志之士、以是肇昌明之運、作絃誦之習、而振道德之光。士之讀書於其中者、經明而行脩、將來奮翮振羽、爲　國家

用、必曰某某爲某公所培育而作興之者也。傳之海内、必曰某某爲某公所薫炙之者也。流及後世、亦必曰某公爲

天子得人、當日曾若志經、於某地創某書院以誘後進者也、曾與某同志者相與以有成也。而公之功德爲不朽矣。即勤、不亦附驥尾而益彰乎。勤愚以爲

天子爲天下而得人、中丞體

聖王以育賢、其心至公、其事至大、其功在詩書禮樂、其效在綱常倫紀、將施之家國天下、無所在而不當。化成於上、俗美於下、道不踰此。勤抱區區、願以我公爲斯世倡、我視公爲同志、公豈鄙我爲迂談也哉。盥手上陳、尚冀公採聽於萬一。○三十日書院聖殿畢工。

十二月三日

同志譜序、同志譜、譜同道也。天下惟道同、同斯形迹不得而間焉、亦惟道同、斯身世總歸於一焉。伯夷、伊尹、栁下惠行不同也。子輿氏斷之曰仁而已矣、何、必同。夫仁同而行之不同者、無害其爲同也、斯之謂同志也。予性僻、不善交、同鄕海內、簪。紱布素、不限轍跡、有同志則譜之、然而難矣。剛柔參錯、風土偏激、習尙拘攣、遊處牽繫、其、挺然特立、命志卓犖者固自有人、强而同之、惡乎能乎。雖然、不同何病。不同然後見志。今、有物焉、薰蕕不同器而處矣。若夫權有輕重、度有長短、輕重長短不一、其爲權度則一也、豈病其爲同哉。人而爲舜善爲蹠利烏乎同也。乃有一篤緇衣之好、一嚴巷伯之惡、一

高武侯之、明志、一勤魯齋之治生。若而人者、迹不必其同也。苟立身行已不外乎仁焉、是則同而已矣。子輿氏不又云乎、三過其門而不入、簞瓢陋巷、不改其樂、禹、稷、顏回同道也。居武城、未有與焉、居於衛、惟君與守、曾子、子思同道也。此子輿氏善於論世也。此後世論同志者所當取準也。予嘗持此以觀當世有道之士、見有肩聖賢之學者、有經濟卓越一時者、有以天下國家之事爲已任者、有整綱常倫紀於林壑間者。雖其道德功業、出處進退之局難以概同、要皆具聖人之體、負絕世之才、不可覩爲志之不同焉者也。予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嚮往既久、當世有道君子不我遐棄、學問之旨賴同志爲講明、身心之業

賴同志爲策引危而持之、顛而扶之、善則同之、美則成之、其失仁於造次顛沛之頃者、賴同志爲匡直而輔翼。微吾同志、嗚呼殆矣。予自告歸以來、僻處山廠、麗澤寡助、回憶朋友聚首之樂、既不無知己寥落之憾、而顯晦岐途、存亡異感、又恐其久而漸湮、無以表人倫之型、更無以見予切磋之志也。爰取同志者譜之、不拘爵秩、勿問年齒、從以締交先後爲次序、紀其姓氏誌其里居、於道義切劘之迹、必詳列歲日、以昭初終。復撮其事之重大、言之緊關者特錄於其內。猶以爲懿行未盡著於世、更考其學術事功而悉載之、倣如傳例、另爲標舉、以槩人之生平。凡以使世人取吾同志者、孰悉其由來、景企其芳躅。知宇宙間

自有偉人、克爲負荷、名教之幸、亦一二同志之願、即予之志、更可藉是而勵焉矣。夫予何志、不過志同志者之所志焉爾。居恒覽聖經賢傳及儒先有道之言、不禁勃勃然動尙友千載之想。乃求古人於簡編、而失高賢於同時、欲不爲鄉國士所羞稱也不可得矣、敢言抗志千古哉。茲不揣、錄耳目所聞見、心志所契合者、得數君子、起孫中翰、訖李大中丞。中翰、始交也、中丞、近締也。敢謂當世志仁者盡乎此、亦豈讓後日訂交者不更進乎此。但居今世、處今日、接今人、一一敘述之、行以自附於數君子之後、使後之覽此者亦將動尙友千載之想、予之志不更可藉是而慰矣乎。其爲同不同、未可知也。孰是卷以質之鄉國、質

之天下、質之後世、或以數君子爲予之同志、同道也、予不敢讓、倘以予非數君子志之同、道之同也、予其何辭也哉、予之爲是編也、性僻不善变、殆如故也、已雖然、亦仁而已矣、乃所願則學子輿氏也。○**四日** 張照晋來訪。○**五日、自六月以後病、九月以後修書院、至此日撥冗定於晚間讀書數行。**○仍續書經禹貢讀。○張照晋作朱陽書院實效論、教成編、扁聯、學箕圖記、悼以詩等篇。○**九日** 病輟業。○**十日** 答李民先書、理學詩、向者嵩陽先生曾以此見委、懼力不克承、未敢措手。今得足下成此大集、不勝欣慰。稍

遲。當搜呈以備採擇。書院近得撫軍臯臺加意捐脩，規模欲為弘廓，已移向東門外數武。暇時道駕臨其地，暢訂學旨，想不遐棄我也。○十一日，赴府祭宋淑人。○淑人，中丞牧仲公夫人，山巖姻家之母也。○十四日，回家。○十九日，鄭君楷捐脩書院。○送磚一千五百餘。○二十日，振起長子容肅親迎。○娶楊氏女。○容遂入府庠。○學使張公仕可，江南鎮江人。○二十八日作聯，傳家無別法為先，惟守詩書。一着穩入世有良方可用，常存戒懼此心寬。○宇宙雖遥，自有詩書尋味，經綸不盡，

當從孝弟做來。○閒吟几上詩盈卷、細看牕前草帶春。○匹夫匹婦皆有至性、所當順導焉而使之通也。遏抑之使不得通、失人性之本然矣。○二十九日、次女于歸鹿邑楊濬、醮女於庭。○三十日聯云、讀盡人間種種奇書、那勝讀孔門一句、做成世上般般巧匠、何如做天下全人。○

是年、改建書院、脩葺之功居多。○

外孫楊步武校字

尋樂堂日錄卷十四終

校記

①「能」字之下，原有卷三之數頁錯簡誤移於此，今乙正。參見卷三《校記》。

②禁：當作「僅」。

③廖子明德晦：當作「廖子晦德明」，見《閩中理學淵源攷》卷二七。按，廖德明爲朱熹弟子。

尋樂堂日錄卷十五

朱陽竇克勤艮齋甫著　男　容莊　容遜　全編

三十七年戊寅、四十六歲。

春正月朔謁聖殿祠堂回、日中左足痛、不能行。○五日以上俱卧榻養病。○八日足痛止、頭尚暈、畧坐片時、玩近思錄數行、神氣清爽。再玩幾章、心志收攝寧靜讀書爲養心之方、今更知爲却病之方。實驗之而知其然、非親歷者不知

也。○十一日 古之士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須是趨善、此其所以成德。今之士、自幼至老、惟浸淫於利祿、而不知返、從何由成此。無他、學不明焉故也。向使人實爲學、則人人趨善矣。非古之士醇而今之士劣也、然亦在爲上者興教化以導之爾。○十二日 君子歌壽太守盧雷飛、君子兮廉叔度、君子兮來何暮。既見君子兮我心夷、春風吹上甘棠樹、風聞詞源驚探海、讀書卓犖羞章句。從來文章治世推不朽、梁園須臾變風雨。禮樂之氣靖萑苻、雀鼠不與道德足、四野清歌聲相聞、不須十年繁生聚。躋堂稱觴春王月、陽剛浸長登雲路。○十三日

敬肆勤怠之分、天下國家興亡所繫。從古堯、舜、禹、湯、文、武之君、未有不敬且勤者。至丹朱、商均、桀、紂、幽、厲、未有不以怠且肆而失之也、豈不可畏哉。

○十四日

祖宗之厚德、子孫以薄德反之。如湯制官刑、儆于有位、戒恒舞、酣歌、貨色、遊畋及侮聖言、逆忠直、遠者德、比頑童十愆。役之子孫皆犯此十戒、烏得而不喪亡哉。

○十六日

民望霖雨、至是雨雪霏然、有豐年之兆、甚可喜也。

○十七日

張横渠見、范文正公、令讀中庸、此學之端也。數年反求之六經、此一變也。又有年、盡棄異學、又變也。講易京師、及見二程、勇撤皐比、變至此則德成矣。歷觀其學、殆由困而成哉。

○十八日

有一公子遊城，在予宅後放炮，燒屋紙飄如飛。予懼而問焉，曰：「某公子遊戲也。」予謂子弟曰：「彼其不長乎。昔晉靈公樓上彈人以爲戲，爾、卒至亾身。禮之不嫺，縱欲敗德，其何能免。爾其志之、警之。」

○**十九日**　太甲曰：「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夫子惠困窮，覩夏王率遏衆力，率割下邑異矣。子惠困窮而民罔不悅，覩夏民願與日皆亾異矣。以湯之仁與桀之暴相較，商安得不興，夏安得不亾耶。仁王之與暴王之毆也，故曰爲湯武毆民者，桀與紂也。此可爲萬世鑒矣。

○**朱陽書院建脩講堂記**。歲丁丑，予葺朱陽書院，來學者摳衣而趨，予懼

寡陋不足探索學旨、高明沉毅或爲荒說榛埋、益茲汗漫。顧學者手一編閱寒暑弗能去。時堂隘、難以容衆、每值講期、設帳兩楹外、列坐相向、經溽暑、幾不可留。予愁然憂之、方謀廣堂基爲講習地。適臨汾孟公紹孔任豫州觀察、下車後、明五刑弼五教、民心用洽。不數月、遣使訪書院舊址、士子更引領望公育牖民、四方風動、實始貽休。是年春、捐俸建講堂三楹。鳩工伊始、安邑何君澹庵以名進士出宰衛邑、視典起斯文惟己之責、加意茲士、先後繼捐、成茲鴻構。他自郡伯而下、各以振德之力勷厥役。工肇於二月之廿九日至十有一月廿九日告竣、予因以一言紀其後、曰、夫道之在天下、脩明之者其必待人乎。有人倡

先、有人嗣美、一時翬飛崇起、光映縹緗。士子居斯地、登斯堂也、顧名思義、自視爲講習以內人乎。抑徒爲居安人乎。且視諸公爲我謀、將以天下國家之事責斯人以明其理、古今聖賢之任勞斯人以習其業乎。抑謂博我以章句、導我爲榮利人乎。古之爲士者、自十五入大學、至四十而仕、其間二十五年之功、浸淫乎道德之說、佩服乎詩書之遺、藏焉脩焉、息焉遊焉、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其所以馴習天下之人心者、既惟仁義之一途矣、而人之就將無數者、又復無他利祿之可趨、更有何事奪其心志、昏其知慮、欲不相率爲善人君子、不可得也。後世學者正業有置若罔聞者矣、退息率多德性有懈、加以僻陋

窮鄉、師承之人、麗澤鮮助、卽寸晷不遑、不過務口耳、何益身心。祗知邀華膴、棄茲良貴、聖人慨成德之難、不其然乎。學者勘破此關、勵志於道、安意不遷、將必有以講求義理爲栽培、以辨晰經傳爲灌溉、以存養天性、體察人倫爲根株聯屬、而俾枝葉暢達者。學記曰、不學操縵、不能安絃。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居斯地、登斯堂也、先從事於操縵博依雜服之教、而後徐臻乎詩禮樂之樂、引伸其事、優游厭飫於其間、勿有悠忽歲月之病、勿有馳慕榮寵之失、漸漬既久、與之講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之道、不其學爲實用、人皆成材也哉。記曰、宵雅肄三、官其始也、悠忽者不與焉。又曰、入學鼓篋、孫其業也、馳慕

者鮮終焉。是在學者加之意而已。予記講堂肇建、並附一言爲學者勗。其創建此堂者、河南提刑按察使孟公諱世泰、獲嘉令何諱逵。其樂善相助者、開封郡守管諱謁忠、陳州州守張諱喆、太康令朴諱懷寶、鹿邑令馮諱際時、西平令劉諱斯蕃、各輸工貲不等、例得備書。於後。

○二十一日

贈獲嘉令何侯逵、　君家儒業躭縹緗、南宮賦就陋長楊。予逐京塵舉翼下、與君同列三千弟子行。君才如龍雲縱横、胸懷灑落皎日光、筮仕中州泉源左、澤遍洪水河流長。孔邇休聲歌相聞、稱之舉者目斯張。同思長安風雨夕、道義砥礪正徬徨。　彤廷拜恩曾幾時、政成報國豈文章。冰壺朗映樂日暇、投我一紙耐心

商。我居多柘叢荊榛、上世闢地自朱襄。聖人遺澤時追思、荒城頹欲建書堂。報君年來無他好、構茲講院。日朱陽。讀書其中偕諸子、以風以咏樂無疆。君契蘭臭意勃勃、德音南來薰風翔。願造廣廈可容衆、不惜薄俸頻傾囊。約之椓之君力多、堂成噲噲壯宮牆。義利一章中沈疴、何日白鹿晰微茫。登堂秩秩食君德、鐘鼓振響吾道昌。大義扶持千秋業、作之一隅曁四方。○與何令遠書、朱陽書院昨歲使携捐金、講堂藉大力而成、僭擬記文一篇、以志鴻功、刊志勒石、悉準諸此稿先呈覽、尙冀斧裁、更希如椽之筆、惠我鴻章、以發輿學崇正之隱懷、尤佩同志之雅。書院繪圖一紙統賜詳閱、所探望也。念某與足下道義相

關、訂心莫逆，非復人世納結之迹可比。凡坐一室，每想天壤浩大，知己良艱，得一志同道合者，切劘滋益，互相成就，所關匪細。屈指數舊遊雖數十百輩，無足論。其稱執交者，不過數人而已。因輯同志譜以記交遊，表實蹟、業將大名纂入譜內矣。例於敘交遊後另行標舉，詳列事實。茲有懿行未悉者，乞開載明晰，自幼至今，無論家居服官，逐一示下，以便採入爲幸。書院規模圖繪已明，其已建者刊爲某某創建，其未建者尚待有志肇脩。膈膜兩重，自不應相聞。美善千秋，想不厭煩舉。商之知己，以爲然否？曹貞子先生著書望搜獲全集，乘便惠我是感。

○二十五日 韓元徽受業，其文率之來。元徽十六歲，山

西沁水人。

二月十六日、西遊鄴陵、客莊從。○八日、至扶溝、遊明道書院、謁程子祠、有詩。○明道書院謁程夫子祠、春風昔日肇關閩、庭拜依稀面目眞。一自龜山傳道去、悠悠此地更何人。○祠內游楊二先生並列、 當日同心在訂頑、相推此道已開關。卽今侍坐猶如昨、門外雪深風月閒。○謁祠畢、有三生讀書其中、詢當年舊蹟、 說起當年遊宦事、斷碑前面耐心尋。相逢獨有深情繫、頻向朱陽問碧岑。一生李姓、云朱陽書院、曾聞之同邑李暘云云。昌、好發學士也、李生姓之叢臺、今軼其名。○登化民臺、臺在祠後、程子化民

處。纔傍春風座裏來、擁衣更上化民臺。當年七月勞心處、今日桃花滿院開。灘衢切朕。

○九日、至鄠陵。先是嵩年族兄至柘、携有鄠陵司訓贊畹蘇帖二幅寄予、云畹字成九、乃壬辰進士、山西司李可權之子也。舊通譜誼、情繫骨肉、今寄此以志繾綣。予往拜答之、以叙譜誼、留五日而別。

○十二日、謁薛文清先生祠、有詩。祠在衙內鼓樓傍、予往謁、導者引入一祠、予覲座上三像、不似文清形容、方閱東壁石楷、而邑令許崑伯出、延入、未及細閱座中言及、方知誤引其處。席畢出、尋文清舊祠、但見月繞青松、滿目荆蕪。入祠拜謁、惟留一燈餘燼、明滅孤懸、不知臥寢其旁者

何人也。徘徊久之、獨增慨嘆。○鄢陵謁薛文清先生祠、　昔日元公開洛閩、有明河東契其神。宦遊此地繫發祥、澠池餘干脈絡眞。一代先覺文在茲、白沙姚江孰與倫。予嘗許薛並肩稱、十五儒中標傳薪。予編理學正宗、取十五儒爲聖學嫡派、宋以周、程、張、朱、諸十八儒爲宗、元以許文正公、明以薛文清公爲宗。編書欣托息羣言、舊祠依稀道貌親。環步殿角尋石篆、摧崩幾處瓦礫陳。道高攀躋誰其儔、月明空庭斷輕塵。○十三日、至許州、吳茂慈留止之。○十四日、阻雨。許州訓導蔡文炳來晤、予往視之、文炳出泌陽學規云、此朝夕奉教無違者也。今幸觀止、願受業爲弟子。因以昌許教士之法相質。予覽其規約、與泌陽之法相同。

○十五日、許州司訓蔡文炳受學。以教士之法來問、殷殷以興學爲己任。予喜同志有人、因以聯會課文語其大畧。文炳字丞亮、四十歲、商丘人。

○十六日、謁漢關公廟、有詩。許昌漢壽亭侯廟題句、一宅森嚴兩院分、春秋讀去漏聲聞。惹將心事留孤駭、透入青天一片雲。中原奪漢恨無功、金幣何勞更屢豐。一表辭曹光日月、却將何處報曹公。

○蔡文炳來商興學之舉。文炳興學之志甚銳、來商所施、以謀於學正示之。

○十七日學正韓錫獻、蔡文炳同來商興學之舉。韓日以有倡而無應爲慮。予曰、天地間有感必

有應此其常也。患我無眞心爲之倡爾。眞心倡之、雖一人我從、亦云應也。豈以多寡論哉。興學之意遂決、蔡子聊定期二十日起文會。

○十八日　題北征雜咏小引、北征雜咏、滕吏以關對郡守委運征糧隨王師進勦、因得歷覽異境、奮筆抒胸中之奇。所咏寥寥數幅爾、不第別路山川絕域烟雲之狀瞭然如指諸掌、即我　皇上德撫中外、威振八荒、禹甸開闢疆、弘廓無外之模、俱一一繪之紙上。此詩殆爲風雨艱辛所驅而成、然則風雨艱辛固吏之所藉以傳也、吏其幸矣哉。

○十九日　蔡文炳來詢學、以所著春秋說商之。其議論正大、侃侃而談、自成一家言、制舉業亦復蔚然。

○二十

日、許州學起文會、莊與。○與舊撫軍莆陽李公遇於許州、相得歡、訂武昌之行。○二十三日王瑄來受業、吳茂慈爲介。瑄字映六、四十九歲、許州廩生。○與李禮山先生書。至許方知太夫人大故、即訂日躬奠。旋聞已歸任城矣、何前此未知之也。失祭之愆、惶悚無似。先生讀禮閉戶、律躬甚嚴。聞踰大祥、仍哀思不忘、守禮加人一等。竊俗奉此爲則、世道人心、不有賴耶。某自甲戌請假歸里、朱陽書院方圖脩葺、來學者亦肯訂証此事。時憶紫雲書院、不能不瀠懷爾。居一室、歷數知已者、得十二人、吾鄉耿、田、冉

並先生實有五人、亦云盛矣。因歷叙交遊之迹、並悉載各先生事實、於後已漸成帙、名同志譜、稍容錄呈正。但求早叙生平實行、示下、以便編輯成冊、是所望也。此番至許、得二佳士、一許學訓導蔡文炳、一許庠廩生王瑄。二人俱有志於道、且鄉邑甚近、汲引易爲力。先生進而教之、彼能體吾意者、其廣播學旨、非渺小也。蔡三世忠烈、家學有自、而至性孤行、復不肯隨逐時好者。居官以興學造士爲任、以嚴却非道爲守。數年守泌陽學規、某至許、面質莫逆、銳然以斯道爲必可至、有任無讓、氣骨道勁。人或以爲不合時宜、或以爲高大自許、雖病痛未盡脫却、要自爲吾道中肯勇往直前者、不可多得也。居近、望提撕不倦。○

寇日濟源然約赴山莊、晤隱者金先生。○二十四日、與金先生談學、有詩。寇氏莊西河岸上遇隱者金先生、談學、其弟子數輩及莊兒偕在側、

道在何妨隱、相從不厭頻。天心留碩果、珍重念斯人。此道憂中輟、尋端費苦思。不圖邂逅語、一一貫析羣疑。隱者先生發揮一貫之旨、謂一者純一不雜、誠一不間、由體貫用之謂。風詠尋真樂、扶筇到水源。先天隨處會、相對欲忘言。○二十五日、吳茂慈、寇日濟送子砧子橋、戶占爲贈。

砧子橋邊折柳情、停車轉望失孤城。河流似惜春風別、故作潺湲送客聲。○二十六日臨頜道旁偶覩賈太保詠碑詩、有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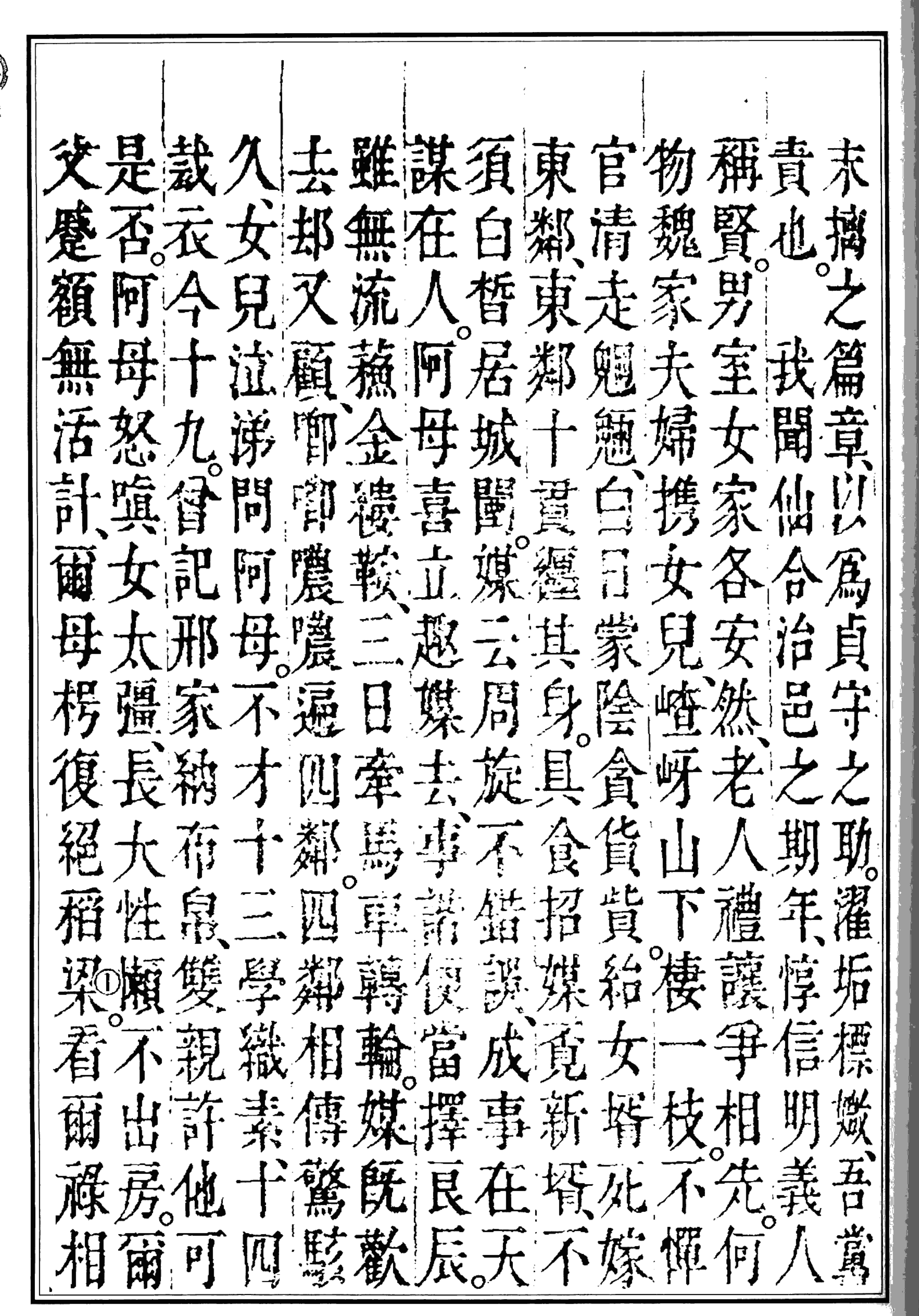
曾爭大禮欲同天、題主猶稱五字

賢。明世宗遣官諭安陸上興獻帝號、公遵廷和指題其主曰興獻帝神主、不冊號爭及杖、亦不子名。敘可惜錄書方致仕、御史馬錄與公同鄉錄被逮、公遺書慰之、鎮撫司搜得以聞、上詰責公投劾乞歸、遂致仕。新都楊廷和。三載已歸田。嘉靖三年、楊廷和罷、公致仕、嘉靖六年也。○賦道中所見寓志、草色青青人路遙、如烟風動接新苗。幽禽得意鳴高樹、玩弄乾坤百慮消。亂村攙樹失天高、蕩攄心胸氣欲豪。只此車中看世界、古今人事一鴻毛。○二十七日、遂平令蔡端儼秉公同年留止署中。○二十九日和遂平令蔡端儼同年和安南國貢使韻、水自流兮山自高、天威海外靜波濤。越裳重譯言旋日、詩唱花封美吏豪。水自流兮山自高、中原文獻在揮毫。懷柔

詎事標銅柱一字歡承太液膏。○和安南貢使原韻、 皇家外使盡夔皋、珍重詩筒貯錦袍。上賜貢使文綺無數。 聖王崇仁官稽古、珊瑚貢樹更何勞。○

三十日、作女貞篇。

女貞篇有序、 遂平墾荒者魏姓夫婦攜其女盈姐來自鉅野、已以其女許字同邑邢氏子、夫婦更令他適、女誓不從。事急、遂乳母乳母即以其子白之令。遂邑令君蔡端儼、江西進士、清直素著、燭奸如神。闞邢至、訊得許字之實、衆咎之。女父先逃、欲痛懲其母、曲狥女請、微示刑。更令笄吉、與衆至縣庭、以襭袍衣女、繫鐵牌鐫字旌之、鼓吹導、乘馬送女同邢氏子歸旅舍成婚。觀者雲集、嘆爲未有。予悉尹茲土者具激勸若心、因即其事之顛



未摘之篇章，以爲貞守之助。濯垢標黴，吾嘗責也。我聞仙合治邑之期年，惇信明義人稱賢。男室女家各安然，老人禮讓爭相先。何物魏家夫婦携女兒，嵯岈山下棲一枝。不憚官清走魍魎，白日蒙陰貪貨貲。給女婿死嫁東鄰，東鄰十貫遷其身。具食招媒覓新婿，不須白皙居城闉。媒云周旋不錯誤，成事在天謀在人。阿母喜立趣媒去，專諸便當擇良辰。雖無流蘇金縷鞍，三日牽馬草轉輪。媒既歡去却又顧，唧唧噥噥遍四鄰。四鄰相傳驚駭久，女兒泣涕問阿母。不才十三學織素，十四裁衣今十九。曾記邢家納布帛，雙親許他可是否。阿母怒嗔女太強，長大性懶不出房。爾父氅額無活計，爾母楞復絕稻粱①。看爾祿相

薄如紙、那曉辛苦計久長。阿女意氣激顏色、直言信行是厚德。便當送我還家鄉、同填溝壑莫爲惻。阿母大罵生癡頑、惡官斷處送汝還。女兒仰天哭不止、阿母覷變費般嚴須臾面色變如土、趍上張莊隨其父。女行且止近橋邊、被髮欲躍猛如虎。阿母攬手慌忙回、日暮投親母曰乳。乳母知情密遣兒、赴愬莫緩救此女。兒果膽壯足亦捷、疾呼在官力其舉。明日衙前喧相鬨、並與公庭得價吐。女云賤軀累爺娘、誓不改志從無良。區區念頭天鑒之、伏乞恩斷准還鄉。令察女性清似水、一紙公文走千里。那家見來阿父道、阿母亦云埍。不死。端的一齊供分明、鷹隼搏擊雁高鳴。堂上端坐神明宰、烜烜大言呼女盈盈。女字爾秉

奇節爭寸心、寸心不死鬼神驚。男兒一旦得賢婦、婦賢千古增餘榮。可憐少女守律度、含石一永貫媿老嫗。令燭鬼蜮驅之遠、女得青天撥雲霧。女德如斯令所褒、紅羅聯爲覆帳具。上襦紫綺玳瑁光、下裙緗綺珊瑚樹。更有青絲繫金錢、垂之胸前映紈素。大書守貞不二字、人生得此亦已足。夫婿同跪謝深恩、涙流滂沱總無言。阿母面赤媒俛首、女令騎馬出倚門。沿途鼓聲徹雲霄、鸞鳳雙飛白日翻。儀擁人烟觀嘆息、親迎始知重大倫。吁嗟乎、誰對風化挽坦途、綱常昭韓揭天衢。一時賢宰勵女貞、勸節懲貪弱者扶。夫唱婦隨諧好同、不將人道驅爲奴。○是日、目睹蔡合與女盈成婚、喜名教扶持、秉燭成詩、至夜分始就寢。

○蔡令觀予朱陽書院圖，更定諸祠及諸堂名。名聖殿之東曰先儒祠，西曰正學祠，講堂之東曰友善堂，西曰寡過堂，藏書樓之東曰三樂堂，西曰崇道祠，名圖中縣堂曰念脩堂，原名友善亭者改名滋樹亭。

三月四日，右足病。○五日至信陽州，王金瑞蕭國祥家。○六日以後病不能起榻。○八日袁英玉廣文廷至齋中養病。○十五日以後病漸輕。○赴袁學博齋靜攝，當年泌水夜談經，乍想翻同醉未醒。愁對廣文投藥劑，偏宜冷署耐心靈。他鄉歲味時留箸，舊日藜光故照庭。可是董帷曾習慣，山

樓好覺夢惺惺。○十六日索何大復文集一部。○十八日秋風吟四章爲節婦張氏作、秋風兮披崇阿、草木兮零落多、之子兮遘閔途、春華繁枝艷、寒山霜葉枯。吁嗟乎、安得堂上兮事翁姑。 秋風兮散波秋芹藻兮左右分、之子兮守不渝日月何皎皎、衾影抱區區。吁嗟乎、憶昔設醮兮歸丈夫。 秋風兮撼中林、鳴鳥兮倚幽岑、之子兮命獨難。庭聲無斷杵、兎窟盤墓田。吁嗟乎、惟望女兒兮提縈賢。 秋風兮氣蕭瑟、入室兮鳴蟋蟀、之子兮哀莫告。共姜栢舟志、令女斷鼻操。吁嗟乎、我思古人兮青簡照。○二十日、作瑚璉書院諸詩。右申伯國羅闇齋監司重建瑚璉書

院祀子貢賦近體一章、東風吹盡菜花香、緩緩車音到信陽。江漢波濤連汝泗、性天堂構翼文章。荒山丹蕿青雲繞、曲水絃歌白日長。盛事叨邀同幸會、龍輝早覯賁宮牆。○信陽子貢祠、　天階升數仞、始得隨宮牆。從聖輪顏子、安身陪卜商。先成瑚璉器、後述性天堂。帶礪賢關重、猶令中國芳。○題瑚璉書院門非深入見、那肯臨宮牆。言性聞夫子、生民曆百王。高壇蘇美器、畫棟飾天章。誰謂肩能並、及今一造堂。○二十一日胡濬來受業、金瑞藩爲介。濬何字觀瀾、三十八歲、信陽拔貢。○二十九日可儔字壽聯、來昄。可儔、宗伯公荊屛諱瑞徵之子。○節婦左氏詩、　潮水鳴孤堞、賢山枕衆

流盡開風景地、美擅柏霜秋。書荻心良苦、封刀願已酧。微言存直史、巾幗借沉浮。

夏四月朔

胡生淯來問業、詩以易之、英華含咀把遺經問爾希心閱幾齡。冷暖深嘗憑自信、淄澠迴辨。可能醒。乾坤中處開重鑰、入鬼關頭破夜扃、訶劾汝南萉攝處、聖門入路有西銘。

○二日

兩足又病。○自三月十五日以後、毎日霪雨、濕氣上蒸、不能離欄、書不能讀、足不能行、諸境難堪。幸有金瑞蒲年家情敦古誼、時來相晤。然亦不能多言、惟畧坐片時、畧言幾句、而神倦體疲、便欹清醒矣。後又有何壽膺、劉傳一朝夕不離欄前。經三四日而別劉執禮更恭。

○作阻雨詩。

信陽阻雨、樹鎖烟雲起

暮灘、山城對雨一忘餐。不堪旅夜三春夢、况是朔風四月寒。氣暗重關靈日月、水漸故國湧波瀾。驚心客莫嗟淹滯、怕計民生麥半殘。

○三日，山東東平州劉傳一於子初至信陽時、即書淡而不厭諸家講議數則、托金諸藩達之求質。予病未復、不能答。至是、批諸家之謬。以數語復之云、君子指學者說、非指成德而言。君子之道、言爲學之道、淡簡溫三句、是言君子爲學、有爲己之心、即所謂闇然而日章也。知遠之近三句、是言君子爲學、又能知切要之功、不至泛馳而寡要也。學以爲己、其心既是篤實、又能審幾、其功必能愼密、豈不可與入德。入德者循序漸進、而可幾聖人之德也。雙頂爲己知幾然語意趨重

知幾惟知幾方能謹幾。故註云、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知字內便要緊逼出謹字來、若知而不用其功、亦徒知爾。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即實指功夫而言也。

○**何大復五世孫一來晤。**予病中嘗訪問大復之後、至是有諸生何一來晤、詢其家世、一云大復學憲公景明繫五世祖。高祖立。曾祖祖宗伯公諱洛文、號震川、由翰林仕至宗伯。其弟洛書號宗川、翰林檢討。至祖父皆茂才、無顯秩。○何一字大儒。○是日、右足又病。

○**四日**　劉宗舜來受業、金瑞蒲爲介。宗舜字傳一、三十四歲、山東東平州庠生。

○**五日、病中作出門行諸詩。**出門行、出門每遭病、飢

實聖之然。我飢何所恤、八口病似癩。兒女亦安。安計、老父恐其顛。嗟哉存微軀、衆命亦可延。安能羈他國、若被葛藟纏。去去驅車去、聊以安薄田。○憶園中芍藥、　、園中憶芍藥、其容自綽約。昔嘗攬其芳、愛之不寂寞。朝乘幽輿發、曳履帶露濯。掇之每盈把、兒女分粧閣。春風細入懷、清意早領畧。暮歸分月影、輕綺襲灼灼。憂思羈他鄉、今是已非昨。安得挹艷枝、病中藉盈握。○出門七百里、　、出門七百里。煢煢餘一子。左右互顧盼、再得五六使。舉足不能下、更欲何適矣。○憶園中牡丹、　、濈濈園中地、牡丹種千本。三月花爛熳、天香飄簾枕。人說富貴相、我欲忌其蠢。有時卧其傍、研露寫素幅。習習入我衣、香風吹紅粉。客坐柿

樹下、三五到日晚。坐久移其地、頭合人忩寢。今想羣芳歇言之徒抱哂。 ○八日、作贈袁廣文詩。信陽廣文袁英玉齋中養病月餘、詩以謝之、 廣文留客何切切、客至不見面發熱。轉覺欸欸叙舊遊、二十年前細指說。予病耳塞不耐繁、廣文亦便悄無言。低聲向兒問食性、是行仲容姪從。 兒言食喜斷菜根。自是煮水煎蔬素、殷截兒向庖人語。家味醯醬雜葱涞、白飯聊以此爲助。廣文不任謝薄餐中饋頗著佐食具。予笑而答食性適、歡醯得毋增沉痼。數日以後饞稍輿、彊扶足痛還相仍。廣文命獨呼茶至、床上科頭或枕肱。幾句清言可解頤、筋肉漸濡骨不蒸。此地交遊惟金子、銓謇孺孝廉、弟甲子同年。予愛吾箕

圍訊吾弟。前日齋頭臥四天、廣文數促不能待。金子借男送我出、無有三日不來視。更逢暫君亦設榻、謝王衛司訓與予同郡。渠病延我屢遣使。忽憶相別太史宅、與斯曾聯榻齋先生臨中。方似今聚會能得幾。所恨病中見面難、賢郎頻領氣蕭灑。兩家子弟儕寂寞、贈予園花折芍藥。睡把一枝反覆看、生意各足雨後濯。飲兒美酒鬱金香、鯉魚尺半烹後房。感汝來招太殷懃、况復羅列味兼長。有時同邀廣文孫、謂袁樸聯茂才。携吾兒出城北門。首謁聖門端木祠、拜何仰見師道尊。拱持綱常在吾徒、奮志滌磨還乾坤。次沿泖水觀其瀾、西來不遠舊講壇。城南滌廻激清流、士八汲之甘且寒。草木蓊鬱錯雉堞、斜石磴次接畋田。透迤山路矚盼恣賢隱

目既莫至。將折東趨轉城隈五里行到雙林寺。鐵崖黒雲盤虎扁、剩有老僧獨不畏。欲辨鴻濛識今古、惟見陰陽割向背。登高露頂摩蒼穹、巖巖屭似踏烟峯外。不歷此境豁心胸、眼底安知擴世界。兒歸一一述病翁、病翁恍惚遇夢中。遺封何幸窺宮牆、萬樹巖壑總不同。倏忽體快疾轉瘳、天空海濶道念中。廣文見予寡所繫、問予同年伊姪婿。（謂王譜存民鄭。時譜存督學江）酉。書船江上駐使旌、君訪可經白鹿地。予答賤軀如飄蓬、千山萬水安必避。毫釐亦欲先自稱珍重、藥餌怕瘴癘。君實好我我贈君、君病艮藥須十分。頓起夙病整大業、君家閥閱我爲鄰。衣冠標嶲祗數輩、敢效白眼看世人。世人不解貧芰柞、罔以覃邦嗟去貧。詎知富

貴需何庸、二一疏辭爵娛故親。知者位卑高其道、自古原隰田畇畇。勸菑勸畬庤錢鎛、去者十九力者輩。我亦何事發爾私、壟上無或輟耕耘。實積萬億更及秭、出飽餓夫暨食均千驅。萬鍾寂寂爾膏粱、孰與較飶芬。君不見豪貴金絲絡馬頭、公子錦繡文其身。奔走五侯傾權要、霹靂一過委飛塵。又不見宋輿五星聚東井、匹夫錚錚綴遺文。前爭蘸湖燐火熄、後炳日月撐洛閩。○十日　監司羅邀遊瑚璉書院。○十一日　遊楚、袁英玉、何壽瞻、金瑞蒲、劉傳一、胡升達、胡觀瀾皆送至浙水溪邊而別。○十七日　至武昌府。○二十日、足病。○二十一日　夢中得句、清

夜無人語、鐘來枕上鳴。〔夣中得此二句、既寤、續後二句。〕醒時觀世局、愁對武昌城。○二十二日 黃鶴樓四首、 武昌城對晴川閣、今日猶留黃鶴樓。楚國風烟憑此地、城頭望斷洞庭秋。 黃鶴樓邊江水流、鶴飛樓自坐江頭。漢陽樹色烟波遠、何處能知鸚鵡洲。 滾滾江聲翻白日、風濤乍起使人愁。不須遠弔三湘水、已自難維城外舟。 往來一葉亂中流、鳥疾風輕不暫留。何若偏傷羈旅眼、蕭條轉怕望中州。○出武昌城渡漢口、 江水滔滔送夕陽、晴川一帶隱山光。倦遊南國思中土、日暮仍留望武昌。○二十三日 武昌登舟、 江帆辭楚國、風附一舟輕。喜別南中苦、懽談北地情。○漢口卽寓、客滯江

樓好似閒、懸高一望楚城山。江流城外東歸去、誰鎖波濤任險關。○二十七日舟行、急水過青山、移樹兩三里。回首盼深崖、動地北風起。○二十八日舟滯江中、滿天風雨阻篙師、好一停橈日問水厓。客子舟中江上望、漁人高唱五更時。○江風、兼天浪湧勢初雄、人事天時總不同。想是楚雲多變幻、好教人怕五更風。○二十九日、左膝痛、使人赴德安求膏藥。○河水淺、不能容大舟、小舟坐臥不安、病中益不能舒。晚宿水涯上茅莊、畧可寛便、然不能行、以人力行之。

五月三日羅山道中。早發、微風吹曉露、客子傍水厓。不道行人苦、翻將壯志移。天開雲影亂、山積日光遲。行矣由中道、崎嶇慎所之。○**晚有戒心**。至荒郵、問前路不能得、然黑夜路不可識、車滯郵中有恐、急行、車翻塘水內、衣物等盡濕。時足病不能行、車又不可居、用二僕背負三里餘、至旅店。莊及餘僕隨車後至、至寓不移時、天明矣。○**四日、羅山令姚西疇留止署中**。姚諱孔鏞、桐城人、戊辰同年綏仲之姪、用情甚厚、有古人風。○**五日、足疾愈**。○**六日**羅山道中、　履平不復陟雄關、又道塗泥行路艱。半日屯邅纔數里、回看依舊是羅

山。○**七日**眞陽途次遇雨、點點雨聲沙草邊、輿夫欹步送危肩。蹣跚幾許方能進、又阻溪頭望不前。○**九日**汝陽道中早發喜晴、山雲野霧捲晴空、萬樹綠叢叢帶日紅。路上行人渾不識、馬蹄風送到天中。○**十二日**山樹歌二首、南有高山北樹林、樹林渾似碧山岑。問誰青似山如許、一片山圖畫樹陰。

有樹有山風月閒、無山無樹危城闕。有山無樹山非樹、有樹無山樹亦山。○**十三日**道觀刈麥喜甚有作并序、仲夏初旬、楚遊返轡、至天中道上、見壠麥登場、秋禾茂野、詢之農人、歲聿云豐。因想均免飢餓、宇宙快事、遇此不吟、竊恐田夫笑我爾、遂口占志喜云。

楚

國流水麥盡殘，怒號蛟龍夜雨寒。予病惡濕，返棹急，北方驅車地燥乾。遍地農夫携鎡基，小麥五月成飽餐。一方熙穰萬方享，旅人眼底天地寬。營食不須愁兒飢，辦賦亦喜慶在官。轉看鳴鳥歸遶樹，往來于飛解盤桓。○至商水，有警。商水李侯大生諱典，高山西解州人，慷慨明斷，立拘邪人，法治。明日遣役送至陳州。○十四日，陳州守張愚谷喆居以穢圍日來視。○十五日，謁羲陵，歌臺。○十六日，謁太昊陵，覽八卦臺。○遊藕子由亭，子由亭畔一回翔，樹裏笙歌競勸觴。○十且一停橈詢勝跡，休教花柳笑人忙。

九日至家。○二十日毛正倫約容恂、容莊會文。會中皆英年髫俊子，懼恂、莊未諳、辭之。○二十一日檢舊事。○二十三日檢途次編。○三十日園中詩二首、少避俗士韻長適山林性。夏雲集嶺樹、澗水厰明鏡。草鞋穿花徑時弄松林木。仰觀飛鳥去、手把一編讀。

六月朔與楊太和先生坐池邊觀蓮。茂樹重陰、微風襲衣、頗有自得之趣。及趨門外、風輕京生偶爾與行人市童語、覺天機之發油油如也。○三日與許州門人王瑄札、前晤匆匆別去、未及細商斯事。然有志之士、實不必同堂也。近功想當精進、課藝

即學道之功、只看命志若何爾。志在功名則功名、志在道德則道德矣。聖賢千秋之業、不能强。不學者而使之承、亦不能斬勤學者而使之不承也、在自求之而已。○與門人蔡文炳書、　許昌訂心千秋、命志吾道不孤、深爲欣忭。講學會文之舉、崛起荒城、事屬曠闊、責實分內、營道路未、未必不肇基一隅也、是在勉圖之而已。課業事想聞風思附者衆、天地間誠能動物、感必有應、亦理之不爽者也、茲專人送家刻數種、倘與學校有志之士閱之、指摘瑕疵、受益當在是爾。○

十日　園中即事二首、　嘉樹層陰罩碧灣、蓮花幾朵照心開。池邊坐久忘歸去、門對青流繞舊山。放眼纔看詩興躁、溪流茅屋有人家。柴扉

不掩青山舊、最上峯頭幾朵花。○十二日、移書院門樓牆垣始工。○十四日王長頴書來商學、並寄所集四書繹詮。○十五日、左足病。○十六日橫逆來、忍之。○二十二日閱堯舜紀、見聖人之讓天下、避天下、與受天下、皆覕天下之大人民之衆、任非易就、兢兢業業而不敢以一毫暇逸倖位臣民之上故。○實心授受遜避、非有一毫計較之私也。○二十四日疾輕。○二十六日封檢討劉公封孺人索太君墓誌銘、前年丙子冬、予自外至、赴睢州之平岡、哭劉太公於其殯。今年戊寅夏復自外至、再赴平岡、

哭太公之配索太君亦、如之。其嗣君檢討、公偕諸孤稽顙再拜曰、若何而降茲鞠訩、不五百日、奪我兩大人筭、俾哭煢靡所依。我實不類子盍揚我先人之徽、出一言以鐫諸石、吾惟汝德。予唯唯無忘命。歸三日檢討遣使携所撰行狀來屬予銘。噫檢討豈以予爲能言者。或以予言朴質、不善諛人、命書家庭之懿以存真爾。予於檢討幼同里、長訂姻、壯並官史館、夙稱風雨砥礪之誼最篤。繼且以兩家弟諸秦晉好、則太公太母之懿行、予稔知之、不似同里晚出後進、或揣度逆計而得者、抑又何敢以筆之凡陋、弗摛諸篇、以信將來。按狀、公諱國友、字岐山、先世晉之洪洞人也。自始祖遷雎、傳八世而始大。公之父敬吾公、母

徐太夫人也。公事敬吾公非尋常色養可拘、當明之末造、流寇猖獗、萑苻皆盜、公隨父出謀居守、而徐太夫人在室已遭害。至今相傳罵賊不屈死、士論韙之。公慟母死、遂棄章句、與里中豪俊謀防禦計、出其智勇以捍患、鄉黨多倚之。然公無頃刻離敬吾公、逮賊勢稍稍阻、輒雜耕傭諸役以力養其父、人以爲孝。壬午、闖寇陷雎、賊縛公、既以所掠婦女百餘口屬之、令勿逸。婦女號泣望救、公乘間脫所繫、且解同繫者、令奔去、獨留闖其門、焚其室、援婦女得出、且曰：「行疾、稍緩我命不足惜、若俱不免、無益也。」視婦女各竄林莽間、既遠、公亦挾刃走、往追父蹤。明日遇叢薄中、負而逃匿、得全。役敬吾公卒、公於伯父養全公愛爾

篤、問視一如事父禮。有姊喪夫殤子、無以爲家、公迎同爨、食服從厚、令家人禮敬數十年如一日。遇事慷慨、敢爲、曰、能斷取舍、吾不能也。急人之難、解人之厄、洗人之冤、抑不憚以身試危禍中。事已、人德之、公早忘也。西華段某攜眷適歸郡避亂、阻於道、聞公義、往歸之、即授以居、糧糗布帛之需、悉爲贍給。道可通、多方謀所以濟之、段卒得達於東郡、其家免於難。諸好施廣濟、類此。配索太君、性寬仁儉約、勤於事、不自惜。公好賓客、戶外履常不絕。但入廚者、酒餚立具、如夙備、人嘖嘖嘆內助之賢久之、不第稱佐夫子善、孝聲愈彰、聞於外。太君嬪②於公時、姑膺白刃有年矣、痛姑不得見於事舅、禮益加虔、不第操作不懈、凡滫

瀡之具、瀫澣之節必躬親之。偶缺於供、即脫簪珥以易甘旨、左右就養、以樂長年、從未有如太君者。至課諸子、以紡績雜書聲、每繼膏火督之。聞某耆儒碩士、往往令諸子從之遊、蓋亟望榮身者早就、其於道德之腴、亦惟恐諸子不有諸己也。以是檢討學先成、十二即補博士弟子、弱冠舉於鄉、成名進士、授翰林院檢討。遇

覃恩、公得封如其官、太君得封爲孺人。戊辰冬、檢討告歸、獻堂上壽、進貤封、見家服煌煌光耀門閭、益怡怡承色笑、諸子竊迭進觴。復詐跌作嬰兒啼以娛親、士君子榮之、而公與太君愀然作色曰、吾二人受

國寵、不能起吾父母而同之、迄今尚待卜光藏衣冠、心是用疚。檢討奉命襄公及太君營

葬事、日夜不少輟。朞月間、奉兩柩合葬於先塋之阡。蓋舉數十年未竟之志一旦得遂。其時官紳士庶匍匐哭奠相望於途、遠近觀感者、黃童白叟及野婦樵牧輩無不垂涕而道、以爲今日得睹孝子行事也。自是公與太君之隱志既釋、遂趣檢討赴補、以報　君恩。至檢討再請告、而公已卒矣。衰絰來奔、太君病復不可起。檢討及諸弟謀醫治殫厥慮、其五弟坦衣不解帶者數月、卒以勞憊致疾幾死。而太君距公捐館年餘、亦竟卒矣。公卒之七日、有九十翁、其子孫掖之來、哭柩前哀甚、謂公活我門、我不及報公也。諸子罔所識、詢之、則寧陵楊氏云。太君卒後、亦有壬午所縱婦女嘗飼之無數者來哭於庭、道當年事甚悉。

當太君疾革時、尚切念女弟孫無忌。家衆環、侍、猶指諸子中他所出者曰、兩幼子未成立、田廬當予以豐好。諸子賢、禀遵其命無違。然則公與太君之貽子孫者在隱德、而其所得於子孫者、亦豈世俗薄天倫而厚勢利者所可擬哉。公生於明萬曆之季、至今卒日、享年七十有九。太君生於天啓之季、卒日享年七十有三。子男子七、坤、翰林院檢討、戊辰會試同考、克三館纂修官。震、候補州同知。炎、庠生。朴、先卒。坦、歲貢生、索太君出。復、歲貢生。晉、側室辛孺人出。子女子三、俱適名族。孫男十一、歲貢生一、以濬。武進士一、以灝。庠生三、以澄、以瀚、以滙。候選州同知一、以澍。以澎、以潛、以沆、以沃、以淦。孫女六、曾孫男七、曾孫女五、婚

姻具載行狀內。今於康熙三十七年九月二日卜葬於平岡集之東北河堤嶺南三里許、與孺人合。爰繫之銘。銘曰、 劉氏之子、既叐而哲。劉氏之祐、既茁而豐。就畀奇器、而不可方物。如游龍。公恢恢乎立於亂世、挾遐風逐電之才、困豪傑於喪亂屯邅之中。提其大綱、完百婦之名節、舒其弘仁、拯道路之疲癃。更資賢助、闓闓斬斬、惠三黨、格蒼穹。鬱鬱誠孝崑崙之源、蜿蜒而東下者、其奚窮。象笏盈床、苗裔疊封。予作此銘、卜千秋萬歲之後兮、君子與夫人之福祿攸同。

〇二十七日、與劉方齋先生書。

誌銘妄擬一稿、伏枕而就、幾不成章。但台命不敢違、亦志切表揚、故不嫌蛇足爾。然不鐫

諸石、而永於篇案不可者。不則火之亦愛我也。凡作文有提綱處、宜奮筆特書、不得一例寫去、令觀之者無別。卽徐太夫人殉節、太公縱所掠婦女、太母痛不及事姑、而虔事舅、先生歸還、體兩大人志、俾兩先靈歸祖域等項、皆事之最大而不容以潦草之筆混過者。拙稿意欲於此等處提綴得有力、方爲通篇長氣色。而意長才短、卒不能揮寫盡致、是所憾也。惟望教我爲幸。

○二十九日　賀薛太守晉還淮徐道詩、墨蹟

賢聲汪御屏、由來水雪操、心靈。和鸞采藻池涵碧、公曾捐修沭陽書院。甘雨隨車草帶青。淮泗輶軒需保障、東南屏翰重朝廷。相觀駐節澄清日、勛烈巡卣已待銘。

秋七月朔足疾能行、至晚又病。○三日、病甚。○九日楊先生送
紫金錠一、且以予疾爲慮、示以呼吸之法、爲
養生之妙術、云學此便可無病。予曰、予不能
學此、但思孟子所云、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
人、亟欲學此法爾。楊曰、我所用者養此火爾、
故呂子曰純陽、此法得可却病矣。予曰、聖人
亦不道便可不死、但有病來診脈用藥、不過
如此而已。命之長短、聖人亦不能定也。聖人
亦用養火之法、但其所養之火則無迹可見、
所謂天德之剛是也。聖人養此天德之剛、不
以一毫私欲害之、是何等火力。及說到死上、
則曰死生有命、則曰脩身以俟死、死絕不聞有
他道也、亦順受之而已矣。○前月有友求作

壽言書屏，已許之矣，定於初十日來取，不得已，力疾起草，亦尾生之信也。然亦可以勉强而就，故爲之。若初三四日時，其何能也。○李子壽序、 五六年友李子蔚文司鬭陽鐸，教成考績之期，大中丞上其名於朝，凡以稱職與遷紀者若而人。 帝曰，俞，往欽哉，播時五教，無廢 朕命。李子因得再振鐸於郡。或曰，李子抱奇才，爲世用，應得擢爲令，再掌鐸政，是羈千里之足而責其走也。予曰，否否， 朝廷以之屬李子者，實榮且厚。蓋擢爲令，展其驥足，不過澤及方城而止。若夫兩膺講席，薰陶善類，益廣，將來星羅碁布，列有位者，良士幾遍天下，如安定門人，在在有稽古愛民之彝，而世以治，豈非與天地參贊之事。故曰榮且

厚。且夫司教之責與宰相之責正相埒。爲國薦賢者宰相之分也。爲國育賢者司教之職也。今使某鄉有某士焉、某國有某賢人君子焉、或遯跡巖阿澤畔間、是非士君子之羞、宰相之羞也。今使庠序中有其學可備公孤卿貳之選有其才可爲庶司百執事之用、培養既至、懷瑾握瑜者皆得試於時、不曰某某爲某所得士焉、則曰某出某先生之門焉。是不惟士之光也、實教士者之光。以教士之職專在育賢、宰相以育之學校者薦之 天子、其事雖相埒、而其造就長育之苦心、更有微而難、委曲而詳盡焉者、誰謂司教之職在宰相下耶。李子遷秩吾郡、蒞任方五閱月、士子翕然從之、曰、是郎向之敷教鮦陽者。梁苑之

文章風雅、其振興者在此日乎。抑予又聞其歆人以和、誘人以眞誠、浸灌人以響、而人心悅服。予喜其學可成物、教將被世、以此報效於

聖明之榮遇厚與、可匯藉潮之武而光大之。適郡之紳士以菊月爲李子覽揆之辰、來丐言於予以爲壽。予躍然曰是圖予所欲言、亦予所忻爲壽者也。然不敢以尼辭進。爲問龐丘之野有遺黎焉、有髦起焉、有聲譽與韋布焉、今日養之以羽籥、薹之以絃誦、潛一其志於仁義道德之歸、以備

國家求賢之選、是非李子之所優爲者乎。則即以李子之所優爲者壽李子而已矣。予昔論謐謐士以製錦壽予。予曰、毋。吾爲爾作教官說、其可說曰、教官之重也、其師曰孔子、曾守孔子、則經



學傳。其政曰庠序、脩舉庠序、則師道尊。其堂曰明倫、倡導人倫、則先覺之望重。其徒曰秀才、陶成秀才、則治平之澤遠。若是者、某媿未能也。能此者、不與天地同壽乎。多士曰、善。此予所未能、以李子之才可克之以能此者也、吾又即李子之可克而能焉者壽李子而已矣。予與李子同舉於鄉、垂三十載、其知予最深、予故得躋堂稱觴、願爲眉介之祝、詞列之屏端。若夫連篇累牘、所揚詡於其人之事、皆瑣瑣無關大德、抑又何敢以之辱吾友。○

十二日　晚間玩月一刻、扶藜杖行少許、然兩足猶痛不能正立、不能正行。○子弟好華麗、惡惡衣、予外至帶葛幾疋、製衣各遺、獨室人子女未有。振起曰、衆子弟鮮衣、獨容

邃之衣垢敝如故，因無求故爾。以不求而即不與，則求之者得，不求者不得也。其何以勸？予曰：不然。求之者得，所得幾何？其不得者多矣。不求者不得，所不得者，身外物爾。身以内其所得者亦多矣。因此子有志，能體我意，我故弗爲之服，以厚此子，且以存吾家淡薄之風也。○子弟好豐衣足食，忽於其中有不趨美好而甘受貧窶者，此子其能受也已。然處家之道，實亦不可不存此單寒之色，以見祖父之艱。不然，遍地桃李而無數株松柏雜於其間，春色濃艷，雷同無別，豈成世界？遂其志之。○

十三日

謂振起曰：孔子皇皇道途，欲易春秋之天下爲唐虞三代之世，豈不知其不可爲？然而必欲爲之者，不忍忘天

下也。諸葛武侯未出茅廬已卜三分、是明知其不能恢漢祚矣。而亦爲之者、盡吾心以爲其所可爲者而已。不欲以不能自諉也。孟子去齊、有不豫之色。既而曰天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吾何爲不豫。此其心亦良苦矣。聖人之於天下國家、其理一也。○孔子一天地也、其欲易春秋之天下爲唐虞三代之世者、其心也。知其不可爲而爲之者、心之不得已而無所於變也。至此心終不得遂、則刪定贊脩之事起矣。必有此不可爲而爲之之心、始有刪定贊脩之事。進不能行其道以治一時、退而明其道以治萬世也。若無此心、則做此事不出矣。晨門、擊磬、荷蕢、楚狂、長沮、桀溺輩、皆欲以道易天下者也。然知其不可爲而不爲、

可謂無此心矣。彼且視當時之天下淡如也、其視後世之天下益漠不相關矣、安得有此事乎。所以人醉我醒、惟恬適山林、聊盡餘年而已、更不思爲世道人心垂教法也。如康節熟察天人之故、見世世不可爲、即不思出而有爲。間特惟欲道破數千萬世之氣運消息、卒説至天地人物消歸無有處、此亦何意味。所以不如程子之進而行道、退而續孔子之業以教萬世之愈大也。○

十四日自初一日至此日、始至前庭、人扶之行。○

十五日答王長領鋑書、相別十餘載、少經提携、懸念不置。頃聞尊體違和、心甚憂之。既而接手教、並讀佳刻、不覺驩然色喜、知病非困我、實成我也。並境遇亦非厲我、益

試我也。先生處逆境而順以受之，一意發明聖賢之道，非學有把握，安能及此。四書經註遠宗程朱，近標、陸允爲正學模楷。質疑一刪，闡六經、四書、太極、通書、易傳、正蒙、小學、近思錄之奥，其於釋氏之畔道者，闢之不遺餘力。以茲砥狂瀾，正人心，功豈在昌黎下。言之不能不神往也。京林耆宿張秋紹、錢十峯、閻時相聚講，又得袁孝揚之好學，鼓翼而前，名教之樂，莫此爲甚。崇憶壬申冬遊錫山，謁道南祠，止與高忠憲子孫論當年事，而不及與秋紹、十峯、袁子同儕侶講壇，亦一憾事。聽時、爲我道此意也。假歸鹿鹿，於東門外搆數椽爲學習地。近日撫寧諸公祖加意捐脩，頗有規模，不審將來何如也。朱陽書院志尚有近

文未及續刊，先奉舊本一。倘暇時閱之，可誨我不及。吾邑荒陋之區，可與商此事者寥寥。惟先生家居時，吾兩人嘗有紫陽之向往，晤時輒用討榷。今抱夢想爾殷切，聞中丞公肯援前例咨部，想部題君還，定當荷　聖明殊恩，豁欠早回，某得決質心期所厚望也。念某賦性愚魯，學鮮心得，一生得力於耿逸庵先生，訂居敬窮理之旨，爲終身定交之緣。今先生著書確實醇正，借耿先生不及早見，快同心爾。茲將耿書二種奉去收存，並拙刻十種，倘示指南，罔蹈謬誤，則幸甚也。古聖人處困衍畫，絃歌皆天理中自然之發用，即欲不如是而不得者，非如世俗所爲作用云云也。大作用之説，悉未免權謀智術之私隱伏於

中否。尚教我也。○將曉、橫逆來加、不可忍。○自某所歸、月下坐二更、氣始清爽、因訓子弟勉學。○十八日、病痔。○二十二日、克恭長子容悃親迎。娶完氏女。○二十四日、陸商嚴通守書來、商所著仁將畧書。○二十六日、書院門樓牆垣畢工。子病、皆振起經畫而成。○合容莊與學使張惕存太夫人行祭。○二十七日自二十日以後至此日、飲食始如常。○二十八日、楊太和先生顧容遂笑曰、衣敝不鮮、安焉若素、未見有如此人者、進德當

不可量。予每見，喜而敬之。教之使然耶，抑天性如是耶。予曰：此子可期者，惟此淡衣食之念爾。因謂邃曰：由此進之，外物皆無與於己，己之所重者何在，當默識而體驗之可也。

八月三日，河廳鄭維來晤，奉委查疏柘邑溝渠，具以溝渠宜疏告之，僅扶杖相會，不能迎送。○五日，通判再來晤言。○十日，通判勸諭疏溝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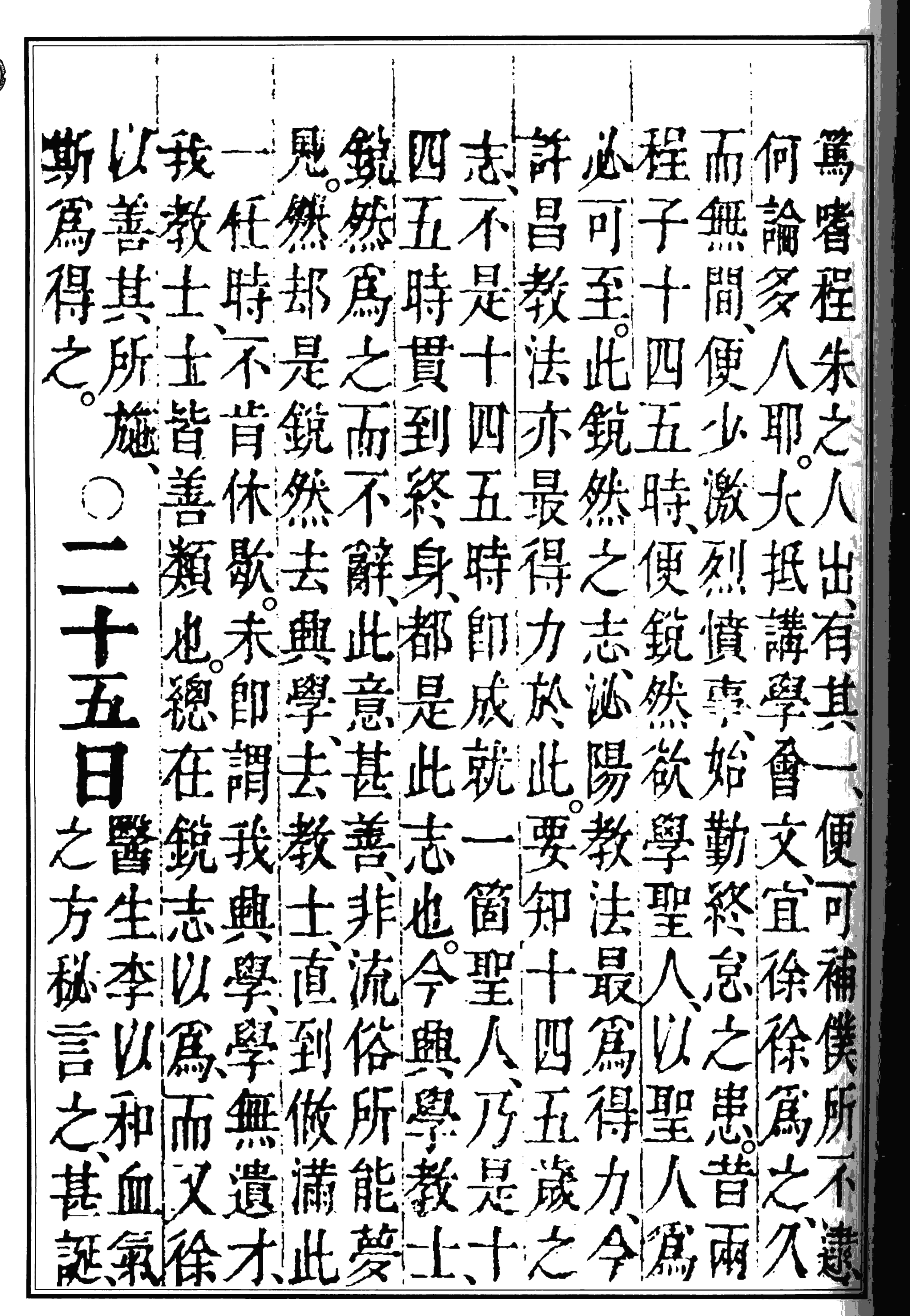
鄭來辭行，具言丹河、黃河疏道蓄水之法。○十五日，蔡文炳使人來。○十六日，答門人蔡文炳書。向閱學規，深喜吾道之行。中秋日再接手翰，益知教化洋溢，甚慰病卧兩

月、及今稍愈。或有時再過許、觀大道之行、未可知也。來札情見乎詞、肫摯之誼、不愧古人。但從來爲善事、不必問人、只須自己承當。然又不是一味執着、亦須觀人心風俗之難易、爲我施教之淺深。如泌法固有一定、而施之於許、或時勢有格、或人心未孚、又當相地度時而爲之、不可拘於一定也。如前札所云、有不率教者、將請詳學臺定規式以示朴罰。然亦何必如此。不率教者久安習俗、難以振滌、亦是常事。只須示以爲人之大義、勸導誘掖、或以申請爲言而悚其心志則可。若實請申行、未免過矣。所云大節不苟、可以自信、僕亦久信之。爲學根器、實在此也。整頓學規、頌聲大作、不勝欣幸。然須遜讓不遑、實有檢身若

不及之意、則實至而名歸之、夫復何辭。不然、恐易招忌、亦便悔生。至學規刊行、屬分内事、此何歉也。人役等須寬以待之、然又不是縱弛無度、驅馭有紀而詞氣和易可近。些小過失、從容馴習。夫子所謂赦小過、亦恕道存焉。不則小人陰險、我亦難得盡如意也。來札云行事怪異、不符人心、故事事不令適意、將來以此敗事未可知。夫怪異何可施之於行事。聖人之道、日用常行、何怪異之有。知此、好自檢也。從來學道之人、氣質未化、廼欲爲善、而動多滯礙者、往往而有、此須學以克之、非一朝一夕之故。到德性堅定、涵養深純時、何事不可如意。所謂無一念非天理之流行是也、此際安必尤人、安必敗事。行有不得、非命也、

義理未融之故爾。夫子告子張曰、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此是多少愼、密工夫所謂善全之道、無踰於此。若只說質直矣、而不好義好義矣、而不因人反己、因人反己矣、而少謙退之思、人得以窺吾學之疎、議吾學之短長、欲欽容相敬、息心相從、亦見其難也。來札所云但知徑情自遂、不計直道難行、此語仍當細檢。直道難行者、我處事即乎天理之安、人情之至、學深養邃、而人不我從、此過在人。徑情自遂者、但知學道之爲美、率其氣質之用、不酌淺深之宜、輒欲施之於世、而冀其帖然服從。此與恰然理順、而人不我應者、自是不同、此過在人、而疚亦在我、不可不審也。當此正

學晦湮人心陷溺、而能以興學教士爲已任、非有關聖道、正人心之襟懷、誰肯爲此、誰能爲此。此僕昔行之於泌、而今無不可行之於許者也。但銳然行之、而不肯稍恕、此是吃緊着力處、最爲得手。然畧有涵蓄、而不至張皇、人無尤矣。僕昔在泌年餘、皆是銳志之日、然却不是有所效法、亦不是要人説好、只是看得道理應該如此做、就如此設法措置。此間亦不是純靠法子、全是積誠爲之、毫無爽襍之念。彼時便打筭到十三四年去任時如何、令家詩書而户禮讓。不料早爲會闈奪此席、也。其中有不慊意者、陶淑日淺、雖慕學者衆、其實未曾得一肩荷、斯道之人、用自愧爾。今許昌教法日新月異、積至誠感之、能鼓動得



篤嗜程朱之人出，有其一，便可補僕所不逮，何論多人耶。大抵講學會文，宜徐徐爲之，久而無間，便少激烈僨事、始勤終怠之患。昔兩程子十四五時，便銳然欲學聖人，以聖人爲必可至。此銳然之志，泌陽教法最爲得力，今許昌教法亦最得力於此。要知十四五歲之志，不是十四五時卽成就一箇聖人，乃是十四五時貫到終身，都是此志也。今興學教士，銳然爲之而不辭，此意甚善，非流俗所能夢見。然却是銳然去興學、去教士，直到做滿此一任時，不肯休歇。未卽謂我興學，學無遺才，我教士，士皆善類也。總在銳志以爲，而又徐以善其所施，斯爲得之。

○**二十五日**

醫生李以和血氣之方秘言之，甚誕

屏之。○二十七日祝張母李氏八十壽序、秦土民朴風淳、男子往往好遊四方以致豐贏、卒不炫所有以矜於世、葢其天性類然。至婦人中饋而外無餘事、性既專一、鮮諸華飾、以故眞淳未漓、多歷年所、若似頤養天和、有內保力者、其實無是也。總之人朴則嗜好淺、嗜好淺則精神固、精神固則福命長。故合十五國之風俗而較之、號朴厚者莫秦若、稱壽考者亦莫秦若。秦土固渾乎淳龐之遺、猶及見古來介眉之祝之非諛說也。如張君雙宴壽八十餘、乃告終。其配李氏亦壽登八十、此可証已。里人製錦爲賀、其姪君講商於栢、因丐言於予、以爲氏祝。予詢氏世系、則曰族衆而守義務農而力本。嗚呼、此氏

之所以享大年之由也。族大而不聞義外務而多力營、皆非享年之道。氏既鮮此、抱樸含醇、安有戕吾性也者而弗延祢無竆乎。再詢氏實德、則曰、自于歸後、惟奉姑至孝而已。噫、此氏之得天厚、而必欲使之以壽。鳴於世者、也。天下惟孝可格天、惟孝能永世。孝操之我非操之天也。壽操之天、實操之我也。天人之理微矣、洞徹此中、可躋聖域。況婦人女子、業能盡之、而有不違穹蒼者乎。郎孝之一言壽可必矣、他何論哉。君講商於柘、篤實愿慤、有古人風。其欲揚氏之德而表氏之行者、不啻飢渴。君講殆天性孝友人也。且謂氏子文芳誠一不二、克振家聲、又可見氏之積德能祢後昆。天下之以德獲福者孰能如是之兼全

無憾者哉。抑予聞之秦中諸寓栖士者，率如此言，益躍然爲氏賀，爲君講、文芳賀，並爲秦中諸君賀。爲氏賀者，賀其至性不渝，懿行卓然，而得以自固其天年，頤期之徵，此可信也。爲君講、文芳賀者，賀其家有令母，式垂壼範，得以奉萊綵之歡，得以奉猶子之誼，天倫聚順，致足樂也。並爲諸君賀，賀其風俗近古，人心未鑿，出作入息，以恬以熙，長享太平之福於聖人之世，覩帝謡順則之衆，不異焉。先王之遺風，諸君之鄉其亶厚耶，何福壽之多也。予賀茲三者，顧氏之壽不朽，張氏子益繩繩未艾，而共井疆、同里閈者悉勉勉於善，以臻壽考之應云。是爲序。

〇**三十日**　與田簣山先生書，向訂朱陽書院之遊

不遂、今春先生惠然肯來、某又之他所、不遇。念某於先生企慕愈深、睽違愈甚、自訪於侯氏館舍、以至今日、閱十有六七年矣、屢訪屢左、從未有促膝快談之緣。所稍稱心者、赴州行婚禮之會爾。時酬應方繁、折衷理道處才十之一二、究何能暢滿夙懷。不解此中之意云何、豈睽之乃合之、大睽之乃大合之、耶。今歲書院改遷、興造未了、俟規模畧整、當奉迎道駕、俾學者共悉清誨。天從人願、或不至終睽乃爾也。所輯同志譜稿、非呈上想人招矣、斧削、何幸。某賦性愚昧、罔知世局、實亦落落於世、不能强同。所謂同志、僅數人。就數人中、亦尚有費解說者、而可云同志甚矣、有志難、志之同愈難。有識者閱前列交遊之迹、可當

畧窺微意。不然，以不檢律之，罪我者至矣。懿行亟望與世共之，非私知我者，智者能鑒之也。蔡司訓勇志於道，銳然不疑於所往，誠於施爲似克負荷。兄儼然擁皐比，以善及人，誰得禦之。許昌學規亦有可觀，但以爲本泌規，誠隘然其志正，可扶翼而前也。倘錫以一言堅其好，吾道之興，與人之善，不均賴耶。○以後爲學者闡孝經之旨。

九月朔，謁孔子神主於書院。官長畢至。○九日，閲二程摘要。○十七日，田贅山先生書來。○二

十四日。作有教無類文。予性懶作制舉之文，嘗思制舉之文雖亦闡明理道，其實不過獲售而已。自得舉後，不復常爲此矣。因課子弟，思舉業一道亦本朝取士之制，不可不畧存數首，以見數年精力所運，遂繙閲舊文，嚴加去取，所存者不過十之一二。雖文不雅馴，然亦見其未嘗不從事乎此也。

冬十月朔，請于大人鄉飲大賓，辭之。邑侯史送扁。扁字望重賓筵。

疾畧愈，不能祭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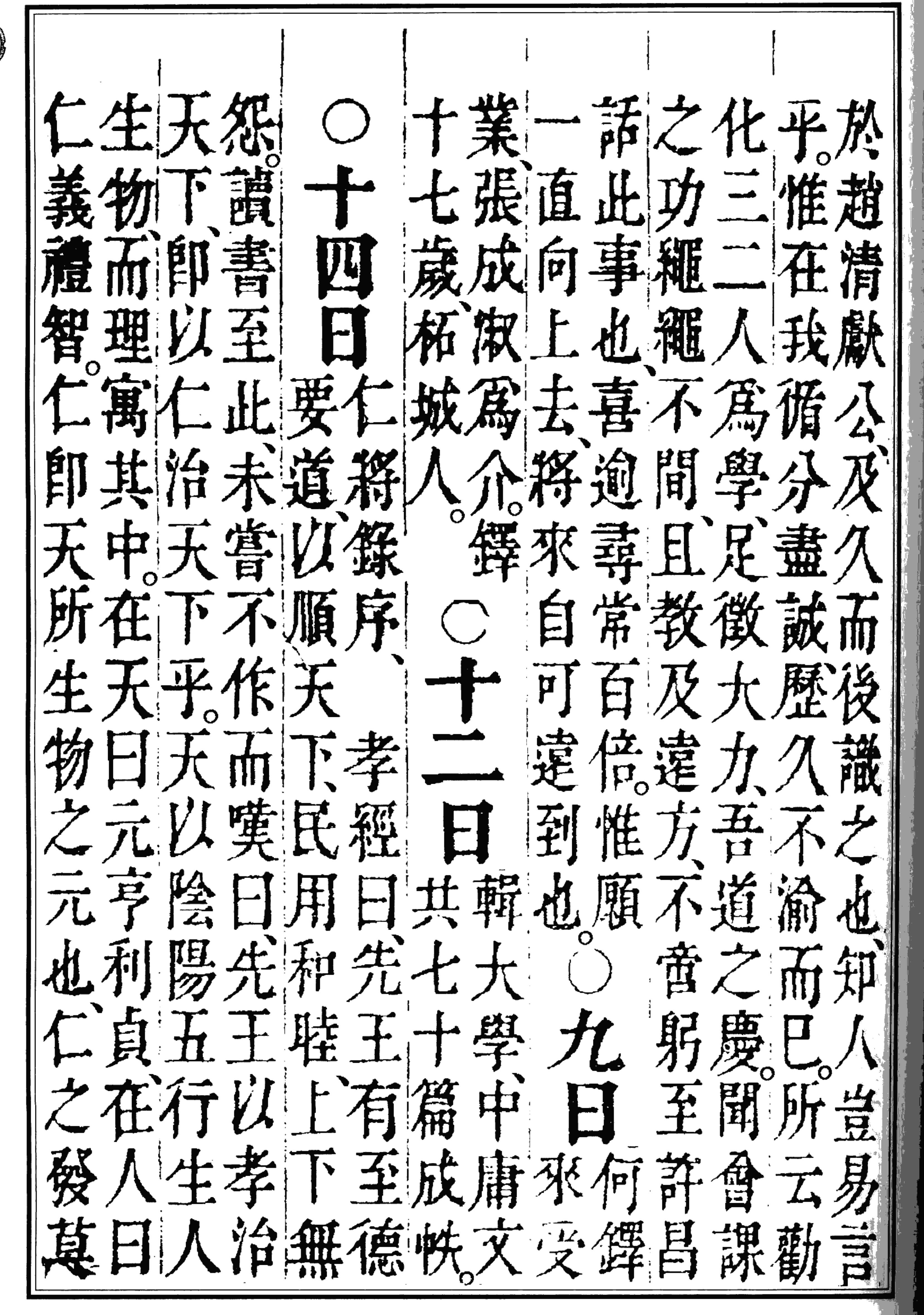
十日，四弟克讓婦錢氏卒。治喪不用音樂。栢俗，凶事用樂，習以爲常，莫知其非。昔年曾聞之於耿逸庵先

生、以爲用樂非宜。今禁絶之、來弔者止擊鼓與雲版而已。○十八日、葬錢氏。○二十日、自六月十五日病、至是愈。○二十五日重脩東嶽廟兩廡記、商丘屬房心分野、脈絡實與泰山相聯、故土人崇祀、恒於東嶽。其間黄河拱其項背、奔騰瀠繞數千里而東下、及於徐泗淮揚間。然則立高辛氏之故墟以指佔宗所識、不過距三百餘里壤相錯而徑可相達、固知白馬之封祀東嶽非誣也。客有請於予曰勸馬鎮隸商丘、西南三十里許舊有東嶽廟、今鄉人連氏等糾衆聚財、起而重新之、更旁及廊廡若干楹、併力工作、金碧輝煌、一特稱爲盛事。衆力善

者鐫石以傳、顧以一言紀其槪。予應之曰、唯唯。五嶽四瀆、皆造化屈伸往來之迹、載在祀典、惟以具嘉師、履土而安、神明奉之、不獨學士家言虔此、弗戾正經、柰何蘄一言合湮所向。予考宋俗、漢地里志云、重厚多君子、好稼穡惡衣服、以致畜藏。元地里志云、習俗淳厚、喜勤尙質。今聚族於斯、嗇好聽言頗愿、諸絕淫祀、獨嶽神正直、以爲生人宜敬事、輯厥土、遂飾美殿宇、大啟廊基、踵事增廓、使神有所棲、而無復土崩瓦裂之嘆。所謂厚重喜勤者、其可徵與。或謂　國家以神道設教、率民以禮、和民以樂、凡弗列秩宗者禁。弗畢嶽神主境內山川者得以祭之、衆何跂力爲。予曰、不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明禋肇舉、分有

所制。若夫虔供明神，善念所極，可格穹蒼，嚮得域其精誠所屆。衆建嶽神廟廡而禱祀之，亦猶呼籲上帝，人人得盡祇事之誠云爾。非賣亂弗經，禨禳而來，覬覦福田於神鬼杳冥之鄉可髣髴萬一也。居是土者，相觀於鄉之崇善不替，而致稟於泰山巖巖之氣象，其以我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盡倫無缺者，答神所祐，神其茹之乎。亦衆力善所願也。予故樂以一言爲之記。

十一月八日　答蔡文炳書、前書未悉來意，深以未合於世爲慮。得今書，卻無有參商之事，中殊快然。至不獲上之説，此却無妨也。濂溪先生一代大儒，尚不能見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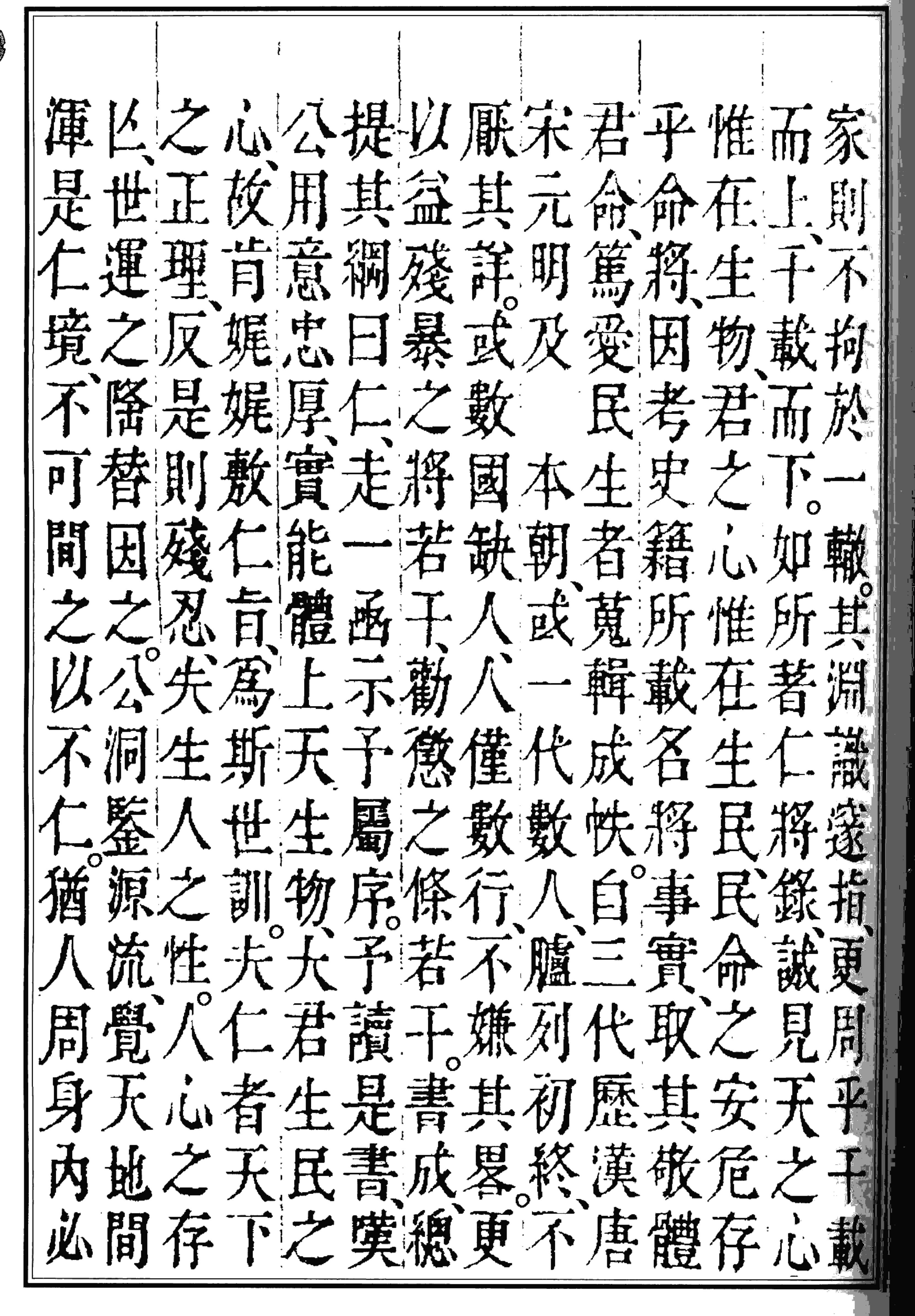
於趙清獻公、及久而後識之也、知人豈易言乎。惟在我循分盡誠歷久不渝而已。所云勸化三二人爲學、足徵大力、吾道之慶。聞會課之功繩繩不間、且教及遠方、不啻躬至許昌話此事也、喜逾尋常百倍。惟願何鐸一直向上去、將來自可遠到也。

○九日　來受業、張成淑爲介。鐸十七歲、柘城人。

○十二日　輯大學、中庸文共七十篇成帙。

○十四日　仁將錄序、孝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讀書至此、未嘗不作而嘆曰、先王以孝治天下、即以仁治天下。天下平。天以陰陽五行生人生物、而理寓其中。在天曰元亨利貞、在人曰仁義禮智。仁即天所生物之元也、仁之發莫

先於孝、故曰孝弟爲爲仁之本。孔子振春秋之木鐸、標提仁旨、與門弟子爲講究。顏子明健克復、至三月不違。曾子弘毅、故以爲己任。子思子原性於天命之謂、孟子昌明仁義力黜雜霸之私、皆以全此而已。有宋濂溪太極圖、闡不傳之秘。横渠西銘狀仁體之廣大。明道、伊川紫陽揭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之與義而發明之。洙泗之仁旨、昭垂萬世。後至儒宗紊亂、羣言喧豗、人欲横肆、天理澌滅、有志當世者既高談濶論、不無棄本趨末之病、而好異者流復師心自用、妄闢捷逕、於布帛菽粟之正理乖舛、而不可施之於世。兩者均足爲聖道裂。商巖先生政事之暇、探討簡編、往往論著確切、返之於本則近實、用之於天下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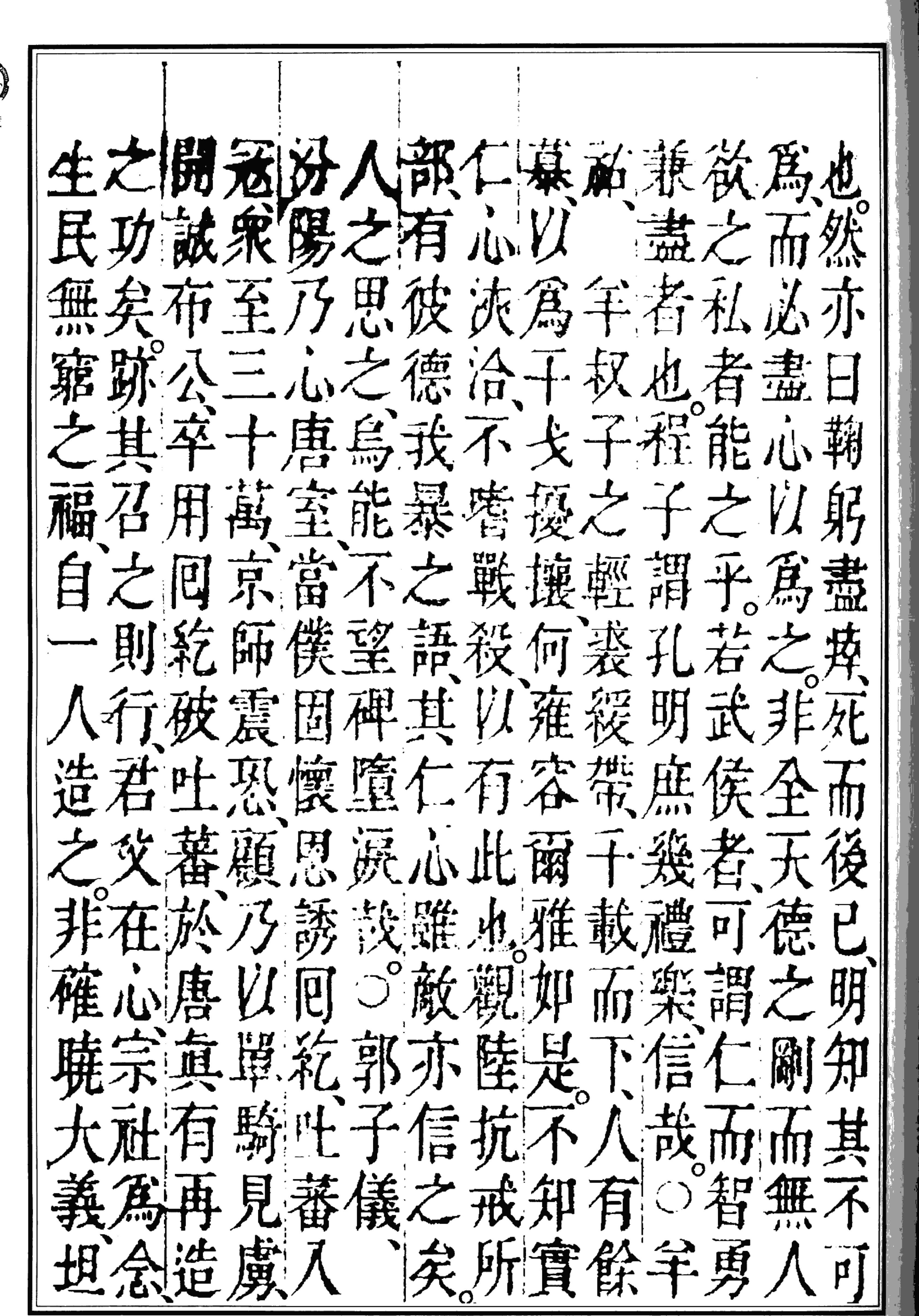


家則不拘於一轍。其淵識邃指、更周乎千載而上、千載而下。如所著仁將錄、誠見天之心惟在生物、君之心惟在生民、民命之安危存乎命將、因考史籍所載名將事實、取其敬體君命、篤愛民生者蒐輯成帙。自三代歷漢唐宋元明及　本朝、或一代數人、臚列初終、不厭其詳。或數國缺人人僅數行、不嫌其畧。更以益殘暴之將若干、勸懲之條若干。書成、總提其綱曰仁、走一函示予屬序。予讀是書、嘆公用意忠厚、實能體上天生物、大君生民之心、故肯娓娓敷仁、肯為斯世訓。夫仁者天下之正理、反是則殘忍失生人之性。人心之存亾、世運之隆替因之。公洞鑒源流、覺天地間渾是仁境、不可間之以不仁。猶人周身內必

仁理浹洽、方無手足麻木痿痺之病。以此思程子放此身在天地間一例看、是大快活之語、默默契合。遂於極繫民命國脉者道出痛癢相關、謂聖人於三錫之命、申以萬邦之懷、實示兵凶戰危之事、義在止戈。師貞丈人之任、責在安民、烏可不體此意也。爲將者果仁以居心、仁以律身、仁以處事、仁以馭下、時而禁暴除殘、不妄殺一人、如古仁將所爲、人民之身家安輯、 國家之元氣保固、疆場安有輕試兵革之禍。兵刑不作、禍亂不生、盜賊奸宄潛消、獄訟衰息、禮讓之風大行、豈非孝經和睦無怨景象宛然在目。方今 聖天子體元御宇、仁恩遍蒸、山陬海澨、革心向化、膺推轂之寄者無不以綏中外、靖烽烟、翊贊昇平

矣。誦習此編，而以忠信爲甲胄，以禮義爲干櫓，行將嫺止齊步伐之法，於孝友婣睦之餘，儒將奚不可爲仁將哉。在昔漢之光武表章聖道，令虎賁士俱習孝經，帝王以仁治天下，斷必自孝始。公昔註孝經，今更推廣仁說於專閫之重臣，三致意焉。其以孝訓世，抑且以仁爲鵠。凡具是仁者，身體而力行焉，孔門言仁之旨，孰不可講明其理，孰不可實體其事。子將執是編爲師中太孺人忌慶，更爲世道人心慶矣。○十六日辰，庭上致祭，如常。○二十二日，論仁將十條。趙克國、克國老將，意主招服，不肯輕戰，此安邊寧民之大計也。仁而善謀，所全活者多矣。○鄧禹、禹初歸光武、

其意謂不嗜殺安集流亡爾。及後自言馳騁海内、未嘗妄殺一人。此惻隱充盈、豈膠東、固始而下所可及哉。在諸將中仁獨厚矣。○馮異、　異初爲光武說父城、謂諸將多暴、獨劉將軍所到不擄掠、以此識爲非常人、其見加於人一等矣。及遣西征、惟務招徠、不事殺伐。光武亦謂元元塗炭、諸將雖健鬬、惟卿御士不爲郡縣所苦、其相信處惟此仁爾。然謙退不居、論功獨屏樹下以避。蓋天性恬淡、所謂仁而讓非耶。○諸葛亮、　昭烈以帝室之冑、興仁義之師、與魏吴竊據神器、塗炭生民、邪正判若黑白。武侯擇主而事、可謂識古今之正義。又必待三顧而後出、純乎聖賢家法矣。奈嗣主昏庸、不能輔以有爲、此天數、非人力



也。然亦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明知其不可爲，而必盡心以爲之，非全天德之剛而無人欲之私者能之乎。若武侯者，可謂仁而智勇兼盡者也。程子謂孔明庶幾禮樂，信哉。○羊祜、羊叔子之輕裘緩帶，十載而下，人有餘慕，以爲干戈擾攘，何雍容爾雅如是。不知實仁心浹洽，不嗜戰殺，以有此也。觀陸抗戒所部有彼德我暴之語，其仁心雖敵亦信之矣。人之思之，烏能不望碑墮淚哉。○郭子儀、汾陽乃心唐室，當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入冦，衆至三十萬，京師震恐，顧乃以單騎見虜，開誠布公，卒用回紇破吐蕃，於唐眞有再造之功矣。跡其召之則行，君父在心，宗社爲念，生民無竆之福，自一人造之。非確曉大義，坦

白無私者能如是乎。令公可謂仁而忠者矣。○張萬福、萬福救陽城、大聲疾呼、忠愛之氣振厲無前。雖偶然發之、亦根心而生者也。非有還子女、賑饑民之仁心、做此事不出矣。○曹彬、武惠念念不忘民生、唐城將陷、忽稱疾、謂諸將曰、吾疾非藥石能愈、惟一不妄殺一人可愈。程子所云滿腔子惻隱之心、此類是矣。古來名將雖多、未有仁如武惠至斯極也。師旋、惟署榜冊前云、奉勅差往江南勾當公事回。其不伐、又似謙之九三。子璘、瑋弘暢父風、固勞謙終吉之驗也。○杜杲、杲惟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故其言曰、殺降不仁、奪貨不義。又曰、在軍中久、無悖行、無左計者、皆得力於論孟。噫、誰謂孔孟之道介胄士不可

服習也。漢之孔明、唐之藥師、宋之彝叔、皆嘗從事學問者、杲其流亞與。仁而儒者是又關一徑矣。○耶律楚材、耶律楚材所進說於元世祖者不一、其使中原黨類得保、又以得土無民將焉用之之一言救汴京百四十七萬之生靈、尤其仁之最著者也。至請求孔子後、召名儒釋九經、居然以文教佐太平之鴻勳矣。仁而儒者、求之革命之代可多得與。

○二十四日　或病予貧、予曰、貧之美旣絕聲色貨利之好、復尠水火盜賊之災。且官長親友之垂涎借貸無知小人之拐騙剝弄、種種害患、悉爲消滅而後從而專心致志、以圖我之所當爲。是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何病焉。

○二十五日

劉方齋先生過我、問近功何如。予曰、近功荒疎、惟得貧字力最巨、不知今生何幸得此。是所操以爲自勝之具也。○二十六日 讀孔明出師表、如見忠肝義胆。其薦郭攸之、費禕、董允、使咨宮中之事、薦向寵、使咨營中之事、內外間謀畫盡善、幾費心曲。後王付之東流、不能不致憾於昭烈之無嗣也。○出師表內所云劉繇、王朗動引聖人、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並江東。想見當日君臣怠緩、悅從鄙人安坐無爲好爲大言欺人國、欲無以得乎。○二十八日 論馮道、馮道歷相四姓、廉恥道喪、若以仁類列之、似無以戒後世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縱有仁愛生民之事、而綱常毀裂、



無復人理。是所得者一抔之土，而所失者千仞之形。欲取仁將以維世道，安取此亂臣以爾仁義哉。意欲倒之，未審當否。〇二十九日僕人多不安於貧者，令各率妻子出居於外。

十二月八日，作商丘蔡氏忠烈傳。崇祀褒忠祠蔡公傳。公諱浩明，歸德衛指揮。因六世祖祥，宣德間隨征交趾，歿於陣，詔贈秩，子孫遂得以武功世其爵。公奉上忠勤，馭下仁厚，臺使器其廉幹，委掌衛篆十有五年。八德之。天啟初，山東白蓮教作，衆懼競竄。公與商丘合議浚池，分厥役，自北門至西門以南悉衛工，竆晝夜

督視。工竣、民鮮播遷之患、城藉以完。垤澤之門、勒石紀其績以薦陞汝寧府守備、尋致仕。崇禎壬午、流寇困歸郡、公協守外城西南門。賊攻急、或謂走河北乃免、公正色叱之曰、吾家累世受國恩、有效死之義。城破、與俱亾爾、將焉往。於是率精卒登陴捍之。城陷、力戰殺數賊、絀於力、遂遇害。其子指揮侯東、諸生懋東俱同時殉難。侯東尤慷慨、侯東守東門、被執、罵賊不屈。賊怒、截其鼻耳、更奮起擊賊、又截去八指而死。祥浩、侯東並崇祀褒忠祠、稱三世忠烈云。論曰、明末盜賊蜂起、勢焰敵天、所至擄掠、民遭塗炭、不能維已傾之勢於喪亂之秋、斯亦仁人君子之所悼嘆而無可如何者也。所可恃者、忠臣義士尚存於人間、烈

腸勁骨不摧，於亂世，抒其誠心，吐其浩氣，尚足以禦寇賊，固城郭爾。成則其君之靈也，國之福也。力不能支，而以死繼之，天命所在，人何尤焉。若蔡氏父子兄弟同死於難，張許之遺風宛然如在。雖羅湯鑊於一時，實垂忠義於千載，褒忠之祀其食報無窮也，宜哉。○

九日 題孝義錄卷端、 商丘文學蔡君振東字憲彝者，負偉畧，不遇於時，人往往惜其弗致通顯，業雕蟲之技，鬱鬱不得志以歿也。予嘗考其家世，自君五世祖蔚以軍功詔贈指揮，至君父浩、兄侯東、弟懋東相繼聲益振。當崇禎壬午城破，父子俱力戰死於是，褒忠祠崇祀且三世，至今猶凜凜有生氣。君至性激昂，慨念前烈，嗚咽流涕，因繕褒忠祠之

未備約日舉祀、以顯先積。非明大義篤孝思、能有是乎。何謂業雕蟲之技、鬱鬱不得志以歿哉。嘗見世之骨幹脆薄者與世浮沉、碌碌不遠中人、處高堂華屋、未免佚志、窮則垂頭喪氣、寡所寄託。若君承先世休光、以表忠烈爲第一事、而繼述八則、承先亦以啓後。嘗寓志在千載以上、沉酣經傳、旁及子史、優游厭飫、積久彌稱富有。又喜藏古名畫圖、時時展玩几案間、作山水之趣。如君者蕭傲一室、置身前古後今間、罔不辭於目而快於胸、其所得爲已優矣。何謂業雕蟲之技、鬱鬱不得志以歿哉。君有子文炳從予遊、述君孝義之蹟盈帙、③于因題數語冠其端、君之生平從可想見焉。文炳司許昌鐸、能教士、毅然以古人自

期待、君未致通顯者、有昌之者矣。

○十日

寶硯堂詩序、人言詩由性情出、非繫之乎其學也、其信然耶、抑非耶。古聖人有制作之才、作爲詩歌、用之清廟明堂、以助政治。下逮野婦遊女、託物詠嘆之辭、亦必令太史採之、以觀俗之貞淫、爲勸戒。此詩之大指也。後世、作者林立、歷漢魏六朝以至三唐、體制弘開、諸美俱備、聿云盛矣。然皆不外道性情一語。聖人刪詩、蔽三百之旨於思無邪之一言、以此也。蔡子禾亮負性高朗、天才駿發、一種奇尤特達之概、不肯寄人籬下、其爲詩亦卓犖不羣、他人不能強而擬之。卽使蔡子強擬他人、亦裒然有所不屑。謂詩非由性情出、不可也。雖然、謂性情離學、又不可。仁而流

於姑息、義而流於殘刻、豈仁義之不美。亦擇焉不精、語焉不詳、以有此也。詩由性情出、善矣。獨不曰出之中和之性情爲尤善乎。吾願作詩者於詩乎求之、先於性情乎理之、於性情乎理之、復可於詩乎求之矣。蔡子負奇氣、以希心於賢聖之林、人所驚慽而不敢承者、獨以身任之。不知者咤爲怪事、其實是有眞性情者也。以眞性情人發眞性情語、詩非繫之乎其學也。養其性、正其情、以眞性情語傳眞性情人、詩又不謂非繫之乎其學也。是吾與蔡子論詩而已矣。

○二十一日、與陳孟叢行納幣禮、陳郎日回禮。

○二十二日呂申國公、張待制。兩夫人皆出於曾

待制以其女妻申國公之子、即滎公希哲也。一日、待制夫人來視女、見舍後有鍋釜、即謂申國夫人曰、兒輩豈可使私作飲食、壞家法。噫、古人以禮自處、又以禮處人、其不欲陷子女於有過、以篤其愛護也。予於張夫人見其能備三善焉。後世人心不古、縱其私情、既不能以禮自閑、又不能閑人於禮。見兒女輩任其私藏造作、其壞家法、寧獨私作飲食已哉。人家有此、亦可愧矣。○率容遂以親迎、故告祠堂、設祭、行九拜禮。○二十六日、遣容遂迎陳氏女。用音樂、醮子、奠鴈諸禮如舊。○二十七日、容遂偕婦拜見尊

長父命即於位次親拜壽。○二十八日、家長率新婦廟見。○答遂夫婦拜見婦之父母。○三十日、覓讓繼娶張氏。○相如叱秦、趙卒免禍、豈愛璧哉、振國勢爾。然此猶是戰國勇氣之習、畢畢不足道。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俱能勝暴虐、令人心悅誠服、是用何法、彊爲仁而已矣。總之理直則氣自壯、不直氣即餒。正曾子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不縮、雖褐寬博亦惴之說、非北宮孟舍血氣用事輩所得襲也。特視人之置身居何等爾。○聯云、道在謹言謹行、心惟知止知足。○那是我長敢出戶談世之短。豈

云吾貴，何任意忽人之微。○人間之事無難爲，只要認眞做去。天下之人豈易處，如何越分行來。

是年多病，春夏遊西南，秋冬脩葺書院。○

外孫張 趙投字

尋樂堂日錄卷十五終

校記

①梁：當作「粱」。

②殯：當作「嬪」。

③怢：當作「帙」。

尋樂堂日錄卷十六

朱陽竇克勤敏修甫著　男　容莊　容邃　全編

三十八年己卯、四十七歲。

春正月朔五鼓、焚香供獻、隨大人祭拜天地祖先畢、諸子弟男婦依行次羅列樓階上、獻爵大人。予兄弟夫婦一次、敬盃安坐、容端婦等一次。敬盃安坐、各遍跪樓階臺上、讓大人飲酒訖、四拜。禮畢、其餘各依位次不易。婦拜夫兩拜、弟、弟婦拜兄嫂兩拜。子姪、姪女、

孫女拜父母、伯叔父母、祖父母總四拜。長者受拜、禮畢升堂。次長受拜亦如之。次長受拜禮畢、升堂。又次長受拜亦如之。此一輩行禮各遍、後一輩行禮俱依此。禮畢、降階向大八告坐、一揖、以下統三揖、即席坐。時天已明、止向大人敬盃、安坐、其餘未暇行之、拜揖而已。若天時尚早、敬盃、安坐、讓飲一層、自不可缺。○三十日、克讓迎張氏女、即於元旦行禮。時讓先率婦拜大八四拜、後即次同衆行拜年、禮至廟見、亦同衆拜見、不另行此非禮之常、權也。○三日、明辨入書院讀書。辨理舊業、不肯可。○五日謂子弟曰、近日得力處、不覺人之嘉。安於因循、其志有短、不見人之可忽、以爲人之無

知而忽之、彼雖無知、亦弗受之。故聖人之心常存戒懼、凛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此心蓋無時敢易也。以爲人之有短而毁之、毁之不當、在我枉其惡惡之眞心、固不足道、卽毁之而當、亦豈得爲長厚之遺乎。故聖人置毁不言、而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蓋私刻之意毫不積於胷中。或長善之意不無失之。過者要亦天地仁人之心也、雖過固無妨矣。○覺人有短、便是己之長處寡少。見人可忽、卽是己之敬心懈弛。○姻家作俔敵、大抵是責望之心所致。世俗不曉理、祗計衣類多寡食用豐約、全不知得賢壻淑女爲重甚可嘆也。○有娶婦者、家冒隆厚之名、而行聘禮簡畧、姻家從而責之、以爲是吝於用財者、旁人俱以慳吝

尤之。予曰、居家之道、甘苦祗自知爾。或其人外襲殷實之名、而家計艱難、不能豐於用者有之矣。若實慳吝、是不以婚禮爲重、過在彼也。姻家止可笑而過之、必形之於言、責望無已、與慳吝者同在過惡中矣、豈不兩失之乎。此義至精、難爲不學之人言也。○見賢實是思齊、見不賢實是内自省、何暇責人。○責人之心過多、是學者大病痛處、進德者當從此處寡少。寡之又寡、以至於無此心、純矣。○嘗見人家父子兄弟聚處一堂、說這箇長道那箇短、滿口中俱是非笑語、滿腔中俱是刻薄心。如此行徑、天地正大之氣、忠厚之心不能存得、安望福澤綿長。失天天地之理、而天不翼之使成、亦理之必然也。吾願人家積得善氣

多、存得厚道人、則舉世太和矣。○愚性迂拙、最不喜道人家短長、與子弟言、惟經史而已。脩身寡過之道、亹亹於心、津津於口、非驅之使然、所性存焉、不能禁也。世俗過惡、人家汚穢、纔形之於口、覺羞恥不忍道。纔萌之於心、若刀刺不忍存、亦非強之使不形與性拂焉不相近也。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石可轉、此心不可轉矣。嘗愛馬援戒子語、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此言何痛切悚動子弟、宜銘之肺腑、爲進德之助。○道人家長短、便當想我家長短、責他人過失、便當想吾身過失。一思我家長短多少、恐懼之心、人家長短、不敢道矣。一想吾身過失、起無限愧悔之意、他人過失、不暇責矣。

此見不賢而內自省之實功也。○六日、讀經書。讀書經、四書。○七日明辨有外諫、責之、辨拜受。○八日辨以書來謝過。○十日天行一日一週有奇、稱至健。聖人德性剛健、純一無已者似之。日之行也不及天、狂者之志大言大、行有不掩者似之。月之行也又不及日、狷者之有所不爲似之。狷不及狂、狂不及聖、聖人不得中行而與、故思狂士、以其力能任道也。狂者又不可得、故思狷者、以其志不爲非道也。等級分明、分量各見、聖人思之、卒不得見之、其心苦矣。○二十日、赴儀封、遊覽請見書院。車中讀書經。○二十二日、至儀

封張勉齋先生留止之。時勉齋搆請見書院有基、已使人於冉蟬庵先生矣。予至、勉齋喜甚、商王書院之事、予辭之。○二十三日勉齋諄諄以王書院之事屬予、予辭之。○二十四日勉齋不許行、以書院相託、予辭之。○二十五日與冉蟬庵先生遇於勉齋齋中、歡甚、予謂勉齋曰、冉先生至、書院有主矣、予可行矣、不能再留也。勉齋不許。○二十六日辭勉齋行、不許。○二十七日儀封令王公璋出示興學、定於三十日入書院開講、予辭益力。○二十八日、回家。○三十日、至家。李禮山先生書

來、並寄詩。

二月三日、書院脩治。施整飭之功。○五日有亳州生員周召字聖猷來訪。周七十四歲。○六日門人鄭祖期書來論學。○十日、脩邑乘序。重脩邑乘序、 皇帝御極之三十年、 聖德丕揚、文教暨於遐荒、厥后先敬勞、方岳重臣越尹旅守土者罔弗祗乃辟、艱厥位、一時彬雅蔚起、吏治文學稱最者所在多有。吾豫居天地之中、萃兩間清淑之氣、壽考作人之化薰炙尤良。其大夫師長能於其職殫乃心、審乃慮、崇乃猷、惟日長乃民、裕 朝廷無疆之休。中丞檄令郡縣、重輯

舊乘。誕惟　帝德日懋、土地、人民、政事益廣、廓蕃孳、平秩無訛、用以勸之篇、昭文明大化、時惟孔亟。柘、朱、襄氏故都、雖延袤不及百里、然先聖之靈爽式憑、剏戶口版圖、儼然隸王家、博物君子弘啟蒐羅、式由古昔哲人典訓、不於我乎稗益。閱舊志、李郡守本固創於前、繼得張侯繹潤色之法、幾稱良、然未備也。邑父母平泉史公毅然任之、嘗以予襄茲役、予謝不敏、再致辭。曰、文屬採摭、道貴信從、責在脩明、義歸裁斷。予聞實固懼、藐重典、不可以光簡冊。公爰是奮筆抽思、先惟懸象列土、囊獻遺文、官師政教、田賦兵農之屬、肆力考索焉、而疏其梗槩。既如星羅碁布之不可以混、而敘後乃斟酌舊志所載、損益其所未善

者、或昔沿之譌者今是正、亦有疑以傳疑、去之不可、信之失眞、不妨仍郭公夏五之舊者。至關一邑巨典、不肯簡其文。若乃忠孝節義、惟天與我民彝、近别遠揚、勿使大猳亂具若心、秉卓見標、鴻材、洋洋乎稱巨觀哉。我聞史難言、穿爲難、盾蒙首惡、國法繩之不克辭其義精、其文顯而微、董狐而後無聞焉。他如帝魏退蜀、向背任私、蔑茲大義易觸爾。人情炫於是非、又瞿瞿然不克保是懼、其有質以大司馬之威不肯變者乎。微特一時號良史、雖千百世後猶將揭其肺肝而悚惕之、然而難矣。公脩是乘、芟舊搆新、體裁弘整、寧簡勿繁、寧核實勿狥名、筆潔意長、耳目所至、神明運之矣。大匠不廢繩墨、施之方圓合度。良驅駕

輕車、涉千里、御者不失其馳、爲之左右顧盼、甚自雄也、非熟於法、明於輕重與故者、其孰能任也乎。抑公爲此、益有本焉。長民者將惟民人社稷是務、理藻采者緒餘爾、仁愛其本也。公治柘、精明摘伏、一本於愷悌慈惠、若四民恬性、四民亦歡聲作、城廓、廨舍、津梁、道路、視昔大治。益不。自暇逸、闢朱陽書院、延多士、雖風雨不少輟。罄公蘊和易藹惻宅諸胸、其植本也亶厚。從而馳騁藝林、亦醇亦肆、有謹嚴之稱無駢麗之誚。其所作者一邑之乘也、其所流而溢者不惟仁愛之餘乎哉。志成屬予爲序、予因以一言識之、俾後之尹茲土者得有所據爲倣法、無或戾於治、抑以見 聖
天子同文之化、光華發於畿甸、聲教訖於薄

海內外、雖彈丸地亦有艮宰摛藻敷華、播文治之休光也、嗚呼盛哉。○十五日、

答李禮山先生書。數百里辱使賜問、謹謝。讀悔園紀聞、深佩語語見道、可當家乘數則、亦可當語錄數則。璞園於此道深入有得、敬誌數語、恐漏遺未審幸教我也。滄雷選拔固屬力學之報、亦由積善之深、謹以一言奉賀。某近日偕子弟遯跡書院、幸居近城闉、朝出暮入、躬執炊爨之勞、不但講解日涉訓詁、無裨身心、亦爲秋闈逼近、不得不出此也。先生以爲然否。○酬禮山先生見懷之作、兼賀令嗣滄雷拔入成均、用元韻、

人生天地間、厥類同草木。神以發其知、杲日豁陰谷。所以君子業、朝夕勤誦讀。鳳凰翔

干似、紫雲理書屋。倏忽撤萱帷、旣殯始食粥。負土謝人事、不怕筆光禿。毁骨惟禮教、如君世所獨。寒風悲鼪鼯、野處雜蝙蝠。前年許昌遊、襄城頻注目。病乃驅車來、返盧亦太速。環顧海內賢、同調我所服。君家棠棣茂、讀書卜山麓。鳳雛引千里、高翔拔黨甄。自有求國士、握髮不暇沐。備乃席上珍、石渠待先錄。雙鯉違遺我、盥手誦反覆。重感投竊誼、父命謝荒牘。與君千秋志、歲月空碌碌。顧言脩其羽、江海納溝瀆。霖雨以爲期、斯世標芳躅。

○懶圃紀聞題辭、

讀懶圃紀聞、知李子璞園有灑落之胸、無凡近之想、何意趣亹亹、況酣理道中也。所紀才四十餘事、玩之如層巒疊嶂、奇秀聳目、如五色斑斕、幾不可識別。細咀之、又

是布帛菽粟、久而不可厭也。噫、異哉。跡其先世運際明、艮寵賚特隆。元老時遭艱危、忠烈挺植、大節偉矣。若夫獻縷製百歲之衣、拾棉隱夫婦之盜、講院邀光於宸翰、讀書喜圖於雲窩、殆所謂祖貽孫謀、父作子述者也。至所樂述者曰遺文、曰先獻所亟表者曰仁讓、曰孝友、所痛戒者曰羅坎、曰燕鵲、抑又勸懲分明矣。乃課誦之所專、注筆墨之所揮灑、不曰讀橫渠之語、則曰書月川之錄、而小學、近思一一提其綱而發明之。非家學淵源、能守是哉。其兄禮山先生與予友善、予於茲集聊題數語、質之禮山。中原學脉、遠在伊洛、近接嵩陽、璞圃與乃兄其有以講此矣。紀所聞焉、不知當何如也。○十六日、偕子

弟讀書書院、留振起家課、奉侍大人。偕克讓、肅、容莊、容遂入書院、靜心肄業、一切家務付容恂、容振起料理。定於朝往暮歸、令僕執炊爨之事於書院北圍、樵採供之。

○二十六日

有屋、有屋書可讀、無車步亦閒。吾所計棲遲、宵焉見深山。　有屋搆數椽、東門僅數武。含笑倚白雲、往來覆棟宇。　有屋院深沉、種樹成幾行。微雨濯嫩枝、朝朝看新篁。　有屋短供膳、藜藿僅兩掬。食之悅顏色、裒露趂新沐。　有屋天之下、有屋地之上。聊以蔽風雨、不必問所向。○皇清文學郝君墓誌銘、　程子卯扶搆、道民以孝弟忠信之行、俗勃焉丕變。不逞之徒何蔡河、覆行舟、攘其財

以自給、程子廉知之、不根治、責令首惡引其曹數十輩分地處之、察諸爲暴者。其人媿恥、卒舉導以孝弟者易前轍、邑大寧謐。讀書至此、竊歎程子導民孝弟、未必家爲説、户爲曉、其究也胥歸於善、不啻家爲説、户爲曉者、以其微顯而默化之者在人倫、故匿情飾志、有以驅之而遠也。今觀扶溝文學郝君生平大節藎在孝弟、豈得之天植者厚與、抑前賢之遺澤猶在人心、歷數百年、土物已舊、流風未泯、故行罔不協如此與。不然、何沐浴於教澤者深、其於孝友之行、雖閲數百年、惟是之爲植本而無乖於日用也。歲己卯春、其嗣子豐玉執文學狀介予從學生。姜率恂來乞銘、再拜曰、高曾以來世登仕籍、及考誕育最後、玉

考少子、不及見考事王父母。然嘗聞之里老、不異家人言、因筆之以備採擇。諛言辱也。有實行而不彰、敢曰考有厥子無棄基。用乞一言、埋之幽宫、永昭兹休。予聞之書曰、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天與民彝大泯亂、乃惟用罰。又聞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兹命尹東郊。是古聖勤邑相戒者、厥惟不孝不弟。其克孝克弟者、厥惟懋昭是命。嗚呼、孝弟重哉。今郝君祗服克恭、樹乃令德、是天與我民彝大服休者也。義當銘。按狀、君諱羽翀、字扶搖、先世晉之洪洞人也。自明代有諱成者徙扶溝、遂家焉。十六世

至贈公文舉、再傳封公塈、生維康、維康生騰、騰生羽翀。維康者，君王父光祿公也。輸穀賑貧，活人命無算。當日綸音褒嘉，建坊旌其閭。至今人猶尸祝之。光祿仲兄都諫公維喬，以名進士歷臬藩，晉陝西右轄，政蹟照耀史冊。至君父貳令公騰，明哲處世，早解簪紱，有對松吟嘯之風。君子在在稱之。方公丞鳳翔，及遷經衛時，家事一以委君。君履常蹈變，動中機宜，不遺親以憂。遭流寇蹂躪中原，所在盜蜂起，脇侁相滅。君女弟適張氏，寇與張篤祜隙，以君女弟爲同宗婦，謀禍之。君知之，密謂女弟曰：吾不忍汝以孀居來依，憭羅茲毒，去之，碎我骨罔恤。遂乘間潛使之避賊，覓弗得，君幾危。盜昌熾，奪人田第，屠掠無時，雖骶必

報、聞者股栗。君四兄光祖以細故觸寇怒尤恐。君救之力告紬謂其兄曰、尾裂不可收拾、非溫言可解、亦非婉轉謝之獲免於難、計惟先發爾緩將噬我與賊傾我、無寧我傾賊、是自固之策也。亟以寇跡白之令。令密緝就擒、賊恨入骨、然不能加害。
國初、嚴逃人之禁。光祖郵落忽遘此、乃無良攀陷欲置之死地。所知率相顧走恐累已。君不避禍害、以身當之千里走京師、辨其無辜、得雪。賊平、田廬爲所占據者、君悉復之、即以所歸田與兄共。時時念手足析離、不忍獨享安樂之奉、凡歲時所入、多蓄貯之克家需、不以之豐私囊。厚御兄弟之子、納之誨中、卒撫以立。與人交、然諾必踐。好施與、貧而乏財者至焚券不責償、鄉

閭閻，以是聲藉藉甚。君慷慨有偉抱，大約孝行因心，友愛之性鍾之最厚。其出兄弟於急難，披肝露膽，表表乎有大丈夫之行者。邑侯周公聞而敬之，以爲澆薄之俗，得一倜儻非常之士以風人，知敦節義，醇朴可幾於古。吾以郝君當鄉飲酒巨典，其允當，遂造廬請，不得辭。明年再請，再與賓筵，君之名遂重於時。跡君一生，光明洞達，多蹈勁節於危難險阻之日。及難平禍解，置他人於安居之地，而君獨蹈白刃而出乎險中。其身雖險，其心則夷，亦可謂明大義而不惑矣。乃抗節落落，不求人知，人亦鮮有知之者。獨賢宰相人於風塵之外，知君能自樹立，振拔於流俗，則式閭表敬，人亦罔不欽慕其高風也。非孝友之實，安

能動物若是哉。君生於前萬曆己酉之十一月、卒於康熙丁卯之六月、壽七十有九。配王氏、繼配姚氏、張氏。男七、中膏、霖膏、見膏、豐玉、俱庠生。霖舒、國學生。漢膏、先亾。作霖。女一。孫男十四、其恒、其岳、其崑、其崙、其泰、其華、其霍、其嵩、其嵋、其峒、其岐、其達、其傑、其嶷。孫女八。曾孫男十二、曾孫女八。其姻閥悉載行狀茲不述。於康熙三十八年月日卜葬於新塋之阡、與其配合。爰系之銘曰、　崒崒者嶽耶、孰與岱宗長其卓耶。淵淵者淵耶、孰與滄海納百川耶。磊犖者行耶、孰與孝友莫與京耶。人所好者其懿德耶、君所不得而辭者其令名耶。以是勒貞珉耶、紹聞衣德言、其有餘榮耶。

三月朔、撫軍李公再捐俸金脩朱陽書院。

遊蘇氏適園記、康熙三十七年戊寅之夏五月、予南遊既倦、返吾故廬、望朱襄之野而攬轡、歷宛丘之墟而停驂。於時至陳也、煙火寂寥、明月入懷。方憇旅館、振衣之塵、州刺史來覩予、止予於蘇氏之園。主人賢而好賓、雅稱刺史意。又其子與予弟振起同鄉舉、情最暱、益爭止之、不簡予從。予因悉耳目之奇賞、擴卓犖之壯懷。徘徊久之、清風襲襟、白雲橫足、致足樂也。刺史爲政多閒、偕州參戎學博日一至、再至、與主人迭治酒觴、大理餚觴、歌聲嫋嫋、不絕如縷、與鳥音相上下。如是者三日、予乘暇選勝、或坐臥林臯、賓朋錯也。或鬱所

欲言、爽岸響聲相答、牧人唱也。或孤艇任來、不徑而逕、隱於水灣、蔽於飛甍、門繞清溪、取不禁也。或偃仰瀟灑、開牕啟戶、四壁清涼、飄飄乎若沉疴之去體也。於是細尋園之勝槩、有堂翬飛、正位乎中、而氣籠煙雲者、君子攸寧也。由堂而降、拂檻以入、紆廻盤折、如星羅碁布之紛列者、亭榭之各呈其形也。若夫樓千層壽、內聳峙於深院、外俯臨乎曲沼者、收鬱蔥之佳氣也。進而一步一詠、見夫梢幹參天、松陰翳地、竹林茂密、荷花歷亂者、佳木繁而百卉殖也。俄而怪石攀藤、高不必乎嵽嵲、險不必乎岐蛇者、體勢具也。亦有就下之陂、辨不必乎淄澠、幻不必乎潮汐者、泄之泓以澄也。最後臺稱雄觀、廣袤百武、山形嵯峨、石

磴參差、徑通危橋、行轉幽阿。其尤異者、泉湧於洞陰、日接夫淵底、妙極闔闢之迹、悟徹屈伸之理。殆萃羣之景物消息倏忽萬狀、而不可以言者、畢見於此乎。登斯臺也、南望水之中央、子由亭儼然在目。東南雉堞拱其項側、與此園遙遙相映。是武王以元女妻胡公、嘗都此者也。覽其丘墟、鬱鬱乎有遐思乎。孔子大聖人也、茲歌之臺、巋然獨存、父老傳當日受厄處在此。今思之、其以為厄耶、抑皆絃歌為美談耶。瞻顧東方、伏羲畫八卦、啟萬世之[illegible][illegible]者也。北則太昊氏之陵在焉、歷代帝王[illegible]祭禱章、煌煌並列。今我　皇上繼堯舜禹功、超虞唐、恩撫四海、而威震八荒者四十年。俾天下享太平無事之福。既嘗遣臣工來

告矣、而其　御製瑶篇、宸翰揮灑、實寶藏於其中、而爲風雨蛟龍所擁護者也。西望關洛、縈波孟豬、熊耳外方、俱可遠眺、想其大畧。斯遊也、洵足盪心駭、跨今古、不復作尋常登臨觀矣。吾不知是圖摸於何年、能使懷古者得息車於斯、一一爲之覽弔也。刺史與主人居予以此、深喜其有以發予無窮之感也、敢記之。刺史安邑張茂苗也、主人八州人蘇應元、子名俊也。與此遊者、參戎嶶之吳烈、學博維之孟栢也。栢拔實克勤作記予容甚悅也。○

五日　節孝紀哀二首　有序、　李母郭孺人遭時不造、欲報彌深、痛姑難之獨儉、丁夫祿之早捐、用是以婦爲子、事死如生、剪髮刺血肖像奉姑、白首勵志、彤管流徽。予聞其事、

不禁有世道人心之幸，因以二一律紀其節孝，爲婦標美，亦以爲世勸云爾。閨閣聞聲已刺心，北風栗烈觸重陰。從來身試虎狼苦，不似命懸刀鋸深。收骨千里沉夜冷，圖香一日畫容森。[illegible]若使今猶在，料想堂前痛不禁。不是[illegible]是愛親，冤將髮膚肖始身。未曾謀面知何似，已道聞音恰是眞。淚滴香丸心欲碎，掌承檀像貌爲神。幾人拜禱丁[illegible]木，得[illegible]遂[illegible]祭賓。清明祭墓，[illegible]是清門誘酒逢人路上行，竟是[illegible]。何坊俗[illegible]來兩情，墳頭插柳[illegible]一[illegible]飛精。愁到兒孫歸夜燭，空餘[illegible]。

○九日，藏書樓續典工。○十一日，書院子[illegible]不報[illegible]

尤有實証、莫造深微、詩以示訓、聊寄癡懷、辭家鑿壁破書聲、猶是堂前問覲情、却怪磨成射雕手、青雲祗得付朝榮。天根月窟覓春華、老眼新開望更賒、可認門前風月到、乾坤何處是吾家。○十五日、容莊長子生。○自二月十六日率子弟入書院讀書治舉子業。每日一在暮歸飲食於書院中、命僕取米麵於家、採蔬刈薪於學箕圍以供爨。爲子弟擬經書題及二三場、必需之作、皆分日課功、單日講經書、雙日作文、第一場期於精熟、第二、第三場亦不廢考究、令手經磨鍊。每作一題、必期於成而後已、至講文之法、每人與精選三十首、新選、令早晨熟背、隨所背時讀時與爲講解法脈、必令心與

文意洽蒸液，而後即安。其所作文，爲潛心校對，不使有一字一句之未安。或有全篇改易數字者，或改數段者，或竟删去原文，重與撰構者。一日間竭盡心力，無毫髮之遺漏，亦幾苦矣。而樂此不疲，雖予業荒廢，亦不恤也。自前月十六日起，至此日已閱月矣，而未嘗稍懈。惟今日有添丁之喜，留家一日，書此以誌成就子弟急切之心云。

夏四月四日，病瘍。○**十九日**，病愈。○**二十一日**至書院課子弟肄子業。○**二十六日**與田贊山先生書，前道駕臨郗，數日後方知，有失倒迎，至今惶悚。某近日得脚病，良方，早出暮歸，書院中嘗蔬食菜羹之味，大與

貧骨相宜。但課諸子、不無沉溺詞章之習、以時日計之、較勤在昔、以義理論之、遠遜從前、如何如何。先生向遊學箕圍、荒蕪不堪寓目。今春建茅亭幾處、未知可入大記中作點綴否。先祖祠後有舊城基、聳峙如屏、因擬名舊屏山、前建有樂山亭。舊屏山之西麓北望舊城水光、有汪洋不舍之想、建有樂水亭。樂水亭之前、間緣引溪、過浮橋、紆折而東、再折而西南向、柏林中攀崖而上至平坦、建有柏後亭。聯屏山而西下者、緣引溪也。沿緣引溪而西至望鶴臺、亦建數椽於其上焉。圍之中間庭堂三楹、今雖未建、而遂平令蔡端儀同年已擬堂名念脩、爲先大父祠在左也。念脩堂之左植柏數千株、石種牡丹數十本、雜以衆

卉、與萊畦數區相映。西垣內種芍藥一區，東偏築層臺，建滋樹亭，亦爲蔡逖平擬名。邁遲東去、更轉而南、穿竹徑中、隨地勢高下、歷危橋名葛覃者、而至園門出，則爲望、由徑蹊而前、數十武可至書院。此園與書院相聯之大槩也。園以內種蓮之池有二、一在屏山之西、望鶴臺之東、此最後處也。一在藥山亭西南、可導綠引溪而灌之者也。一在園門之內，傍葛覃橋、非引城壕之水、則不能滋也。書院後亦種蓮一池、頗廣、舊擬春讌池即此。書院今於門樓內第一進先聖殿、二進講堂、爲孟臯臺、何獲嘉諸公所建。後一進藏書樓、爲大中丞李公所建。現今脩造、至端陽前後可告成。是歲冬月、家君於講堂東建友善堂三楹、講

堂西建寡過堂三楹。侯藏書樓工竣、即埋後邀一帶牆垣、劃出院宇、前後聯絡弗渙、此蓋院近日規模也。因與園勢相維、故及之。何時邀先生一過、永留化神、言之不能不心馳也。○**二十九日**登樓遠眺、送目到林杪、乃在層樓上。摩雲一試身、兩闕俱清曠。

五月二日郝豐玉來受業、余艮佐爲介。豐玉字梅友、三十四歲扶溝庠生。○**三日、伯鎔山先生作學質圖記書來。**○**五日、藏書樓告成。**○**六日**子弟爲舉子業不少輟、文字積數十百首、病困

之餘不能閲。稍愈，兼之以人事冗煩，不能不費營謀之勞，本遂不能瀏然閲盡。存此以見制藝小道，亦須拮据而始成，天下固無安坐而獲之理也。子弟勤苦勵勉，每日早出暮歸，書院中着二役治饔餐，蔬食菜羹相習不厭。爲子弟之能與與否不可知，如此習久之，亦可爲守貧不妄干之助，獲益當在是矣。○九日，左膝痛。○二十日，號復齋同年書來，爲先王父篛峯公作傳，識大清一統志。附録：寶篛峯先生傳，寶如珠字帝珍，號篛峯，栢城人。性至孝，於學無所不窺。幼即以聖賢自期待。母早喪，事繼母色養備至。繼母有疾，先生日夜憂泣，

禱諸天，求以身代。屏內食不入戶者二年餘，疾愈，始復食如初，內外稱其孝。從塾師學，授章句。稍長，沉潛於詩書中，探討精義，奮志性命之學，不務口耳言論，以躬行實踐爲宗。至發揮理道，沛然若決江河，又莫測其涯涘也。悼俗學好爲新奇詭異之說以惑世，慨然欲以身振之，確循程朱矩矱，脩身以淑後學。敦崇禮讓，殷殷不怠，故遊其門者咸知興起。先生賦質簡重，不妄言笑，操行廉介，嚴於取予，非道之事，非義之財，一毫不苟。當明末寇盜充斥，攻城居掠，先生里居，族人依以全活者甚衆。立心仁厚，推屋施椁，力行善事，未嘗有倦色。邑人至今頌之，崇祀鄉賢祠，學者稱爲峯先生。所著語錄精微簡易，洞徹性原。其孫

太史靜庵庵爲刊以傳布之。靜庵篤好理學，克弘前業焉。○二十一日，病愈。○二十三日，邑侯史以邑乘見委，與校脩之役。先是，委校脩屢矣，予辭之再。至是，梓人剞劂滋弊，事幾廢。史侯來商，不克辭，任校訂之役。○二十五日，作重修明倫堂記。邑侯史公重脩明倫堂碑記：

仁義禮智，性也，具於人心。心統性情者也。聖人因人所固有者，教以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别，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此五倫明之自聖，百代率由之，莫能易也。虞廷命契敷教，成時雍風動之治。夏校、殷序、周庠及三代所共之國學，上自天子之元子、

衆子、下逮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於是中受學焉。其學焉者、又皆區以節候、八歲教以灑掃應對進退、禮樂射御書數之小學、十有五歲教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大學。其設學既如是廣、教法又如是委曲而周詳、豈強人性以所本無、實導人性以所固有。故曰、所以明人倫也。朱子白鹿洞規首列五倫、其輯小學書、提綱立教、明倫、敬身。立教、教以人倫也。敬身、以明倫者敬身也。其要總歸於明倫而已。既又以明倫二字大書校官講授之堂。後世學校遍天下、規制廣狹不必盡同、其以明倫二字署其堂則合四海如一也。明倫之義、帝王以之爲治、師儒以之傳學、脩不外焉、益綦重哉。柘蕞爾邑、兵燹之

後學宮鞠爲茂草。一二賢令後先相繼，崇起堂構。未幾風雨摧殘，瓦棟有崩頹之患。邑父母史侯起而弘整之，鳩工庀材，土木匠氏之需，皆捐俸給之，毫不取之民間，以故不數月，煥爍奐闕。閭閻安若無事，父老懽聚觀嘆，息作頌聲而已。至青衿子弟考業問道，安於其所，莫不謂昔之頽然荒廢者，今何執經而前，譽譽髦髦，以寧我軀，以卒我業，非我侯惠心之學，不及此。吁，美哉政乎。侯之啟牖斯文，豈前此所能及乎。侯爲政本之以仁心，運之以精明，成之以果斷。下車來，平市價，緩征科，宣上諭，崇賓筵，闢書院，設義塾，以及城郭、道塗、津梁、廨舍，罔不釐然具舉。又以公餘種柳植花，俾鳥獸草木咸若其性。蹟侯所爲，殆

媲美古賢令之芳躅矣，至學校尤三致意焉。既鋭意創建，各宦祠矣，更新魁樓、櫺星門，一洗從前之陋，而且徐議祭器，捐置數百品，而復大建明倫堂，導士子以孝弟忠信之行，以學宫一事言之，其次第經理，不見創造之勞，祗覺區畫之善。蓋由才大而心密，慮長而見廣，故有是也。他政事槩可知矣。予因是不能無感焉。方今聖諭布於寰區，正學炳如日星，士之朝絃夕誦於芹宫内者，率皆號爲聖賢之徒者也。爲問易書詩禮之明訓，孔曾思孟之遺緒，其教人者何爲，則茫然矣。又問今日衣冠步趨之徒，儲爲他日公卿大夫之選，今日脩之家者何事，他日獻之廷者又何事，則益惘然矣。夫周禮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

與之、蓋將以崇本敦實、率天下而仁義之也。今之取士者雖變通乎鄉舉里選之法、然猶存其遺於制科中、意非不善也。士之習其業者灼然以五經四子之書爲標的矣、而身體力行者蓋鮮其人、則是以五經四子之書爲呫嗶之習、非爲進德脩業之地也。爲利祿之階、非爲綱常名教之務也。濂洛關閩五經四子之與、而爲儒學之大宗。紫陽復集諸儒之大成、以續尼山集羣聖之大成、此百代人倫之至者也。今人盡讀周程張朱之書、爲問居敬若何、窮理若何、力行若何、則且嗒然若喪矣。又其破裂聖道者、詆詩書爲糟粕、視傳註爲支離、驅於恍惚不可思之境、以長其恣肆無忌憚之習。此非經不正而邪慝與、爲世

道人心之害乎。故欲維世道、先正人心、欲正人心、先明人倫。夫倫、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所謂人性具於人心者也、安可使一日晦於宇宙間哉。予昔諭泓、居此堂、思此義、嘗以古聖敬敷之戒糾悚寤寐、因與泓士明五教之旨、剖考亭之傳、不敢圖旦夕安。荒煙茂草之區、每想倫紀脩明、伱絃歌渢渢人耳聲、而愧未逮。今思之、猶如昨也。因侯重輯、是堂而並及之、益有見於邑宰爲邦家之型風聲所樹由此始也。至倡導人倫、鼓舞勸廸、實司鐸者事。而諸生習禮於學舍、正不可不講人倫之大道於未任天下國家之先。蓋上下均有其責焉矣。昔魯侯戾止泮水、講學行禮、詩人歌芹藻、願獻囚

而獻功焉。予於我侯在泮，亦願飲酒永錫。尤願多士克廣德心，將人性之善於此可復，我侯之倫教不蒸蒸然進於古哉。侯諱鑑，號平泉，浙江仁和人。董事者教諭湯伊知、訓導馬國琇，生員王　、周式金、王臣佫、周報極、吳荊。工始於康熙三十一年壬申之秋，竣於三十二年癸酉之仲春。於是乎記。

○二十九日入書院課士。

六月三日同孫翌載、孝廉樂水亭晚眺，特地清風爲客來，登臨徙倚共徘徊。相看不盡煙雲意，日暮猶飛望鶴臺。

○九日，左膝病。

○十六日病中偶句，塵埃幾許掛胸中，活水源頭氣自充。只爲病來言語少，何時下□帝天通。

○二十日女病、半是病中調藥餌、那堪兒子更呻吟。簷前滴雨聲聲細、引入愁人一片心。○容莊子長生殤。○二十三日子弟相繼出疹、輟業自此日始。○二十八日理家事不輟、燈下臥牀上閱洛閩源流錄、至二鼓不輟。○二十九日、是病。

秋七月二日、是痛甚、心存誠敬勝之。自午後疼、至三更方止。始甚咆哮、將曉時、因於輾轉不寧、痛極難忍之時、忽思程子於舟將覆時無懼、人問之、曰存誠敬爾。夫舟將覆、死生在俄頃間、然尚以誠敬自信。今雖痛不可當、不過如覆舟時

爾其可憐此誠敬乎。因存誠敬勝之、痛可忍矣。又聽砧聲及兒子諠鬧之聲、憒甚、將命止之。忽又思曰、此外至爾、何能攖我。設此身在軍旅市廛中、其諠聲誰爲止之乎。因寧耐受之、不以動其心焉。

○**三日** 郭公琇爲總憲時解組已數年矣。上南巡、詢舊治、吳江父老悉賢蹟、因起之、有川湖總制之命。赴任過柘、僕從十數人騾驢參乘之、官吏迎送者槩禁絕、薪水自備、惟取市中蔬菜而已。予昔有舊因病不能親覩、以蔬五器餉之。公亦辭不受、曰、受則宜然、但不敢以故人開此例。爾、心相信可也。止將所贈家刻十餘種收存、其清儉如此。

○**十五日** 墓祭、不能與。○晩胥白水、有邪韭氣、因謂莊、邃曰、天

之生人不齊、有聖人、有賢人、有士人、有愚人。聖人心思、耳目、口鼻一觸卽知此不待推之而然者也。賢人則有待矣。士人心思有盡、有未盡耳目口鼻有踐有弗踐矣。至愚人、則無所知、無所行矣。君子所以嗜學之爲貴也。○

謂莊、遂曰、因試味、知辨美惡於大著易、辨美惡於幾微難。不特鼻之於臭、雖持身涉世亦然。判然忠孝奸佞誰弗共見。唯大詐之信大奸之忠、其藏於隱微、辨在毫芒者、非讀書明理、知幾燭微之君子、未能燭照而數計也。○

謂莊、遂曰、因嗜味、微特知賢愚之心難强之使同也、卽耳目口鼻、聖賢自靈、而庸愚自蠢也。今人有大道在前、而君子能聽之、小人耳雖聽而無所聞。君子能視之、小人目雖視而

無所見。有至味在前、而君子能嗜之、小人口雖嗜而不知其味。君子能聞之、小人鼻雖聞而鮮別其施。此豈非氣禀不齊之故乎。由此而勉强學問、以矯其所偏、猶可望其一致。否則物欲侵染、毫釐千里、聖自聖而愚自愚。如黑白薫猶之不可以尺數量矣。○耳目口鼻同爲天之所賦、用之而不能得其理、是宜然而行者也。○校正邑乘訖。

○十七日

莊、蒙侍、謂莊曰堯舜不傳子以天下、爲不肖爾。設有肖子、當如何。莊曰、子肖自傳子。又謂禹傳子以天下、爲其賢爾。設不賢、當如何。莊曰、子不賢、又當傳賢。然則孰爲賢。曰、益賢可傳。又謂商周聖人何故不傳賢而定傳子。莊曰、先王德澤入人之深、人自不忍畔去、

故傳子爾。曰，傳子自夏開之，至商歷四百載之久，相習如此，自是氣數如是，雖聖人亦不能違天地之氣運而別有所爲也。此等須放開眼界，觀古今氣運之隆替方可，不得泥一隅以求之。况湯放桀、武王伐紂之後，其德之可以有天下者，無若伊尹、周公，外此不多見。伊尹、周公方將蹈常習故，佐理之不暇，湯武聖人，亦安能更數百年之成局而爲傳賢之舉乎。湯武且然，况守成之主乎。此傳子不傳賢也，出於理勢之自然，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數日前，邑理一詞，無辜坐辱，庠生周某憤甚，向予言求雪。予病，言於振起，起告予，嘆此舉頗有博溟之意，但理長勢絀，未能雪冤而已。先受辱，不能不爲周某慮也。使起轉復、

但存士氣，俟可雪之會，勿徒自我一舉而貽、致彼寃牢若堅城可也。在有張姓坐辱似此、急求予申救，甸匐號泣踵吾門屢矣。予憫之、白之官，僉抵以罪、不可解。此舉恐蹈前轍，故顧徐俟之，勿驟發之也。周某憤然作色曰：吾縱不能滅賊黨，亦當爲良子女洗寃，庶公道可申，切齒之恨可平。尋格於勢而未行。嗚呼，扶大義、申幽抑，是矣。雖未爲申雪，而天監在茲，孰謂縱淫者能保天道不還哉，可懼也夫。○二十一日，足病愈。○二十二日，病痢並痔。閏七月朔以後，足痛。

八月二十七日獲嘉生員郭應運寄詩扇柄。郭彭無山先生門人也。

九月二日能至學箕園。○自七月二十九日臥病兩閱月、足跡未涉學箕園中。喜其病愈能至也、率成二絕。　朝來乍起步園中、氣象分明是不同。竹徑松林經過處、般般柹子點秋紅。　且喜黃花隨地開、危橋纔過又登臺。穿亭更到屛山上、一帶煙雲擁樹來。○五日因病纏綿、出門閒遊數日。○九日李景來受業、其兄昌書來。景年二十六。歲扶溝人。○十七日古房署中再晤蔡質、先口占一絕。　前年握手去遲遲、正是花開滿縣時。猶記君言歸棹急、藏書寄我慰相思。○再晤遂平令蔡端

儼同年、　紅葉霜涵九月天、驪車再訪使君賢。白雲官舍調訓鶴、綠樹人家奏雅絃。賦就河陽思更麗、教分粱苑政無偏。使君曾捐修朱陽書院。三年嘉蔭光蘭譜、莫厭頻來証聖詮。○

二十五日　晤陳刺史賦贈、　雙龍書戟日中看、恰似遷鶯振羽翰。官久貞操慈父樂、政平竟得億人歡。河圖闡道尊先聖、刺史捐俸脩太昊伏羲氏陵、周列雉堞、巍煥聳日、騁從來未有。粱苑崇文闢講壇。又捐分金建朱陽書院講堂。重過時逢叢菊茂、頓開清興欲盤桓。○

二十七日　祭誥授昭勇將軍湖廣通省都使司錢公聯斗文、　嗚呼、公自有不可歿耶、亦誰能竟歿公耶。吾見今之據高爵擁厚祿者矣、其聲赫赫其中汝汝、偶假時會、博功名、唾手可得、實非獻

長策、由坦途勒鐘門。故身雖榮、而歿則電光石火、倏歸於盡。至子孫不能識其處、且中父老鮮有能指其軼事者。嗚呼、據高爵、擁厚祿者竟如斯已耶。公之度越詎不遠甚。公先世出自宋吳越武肅王、傳至公閱三十九世、而公以磊落不羈之才繼舊聲、用譽加於人一等矣。常抱偉略、慷慨有請纓之志、以故雖餼於庠、工臨池、雅稱好士、人卒不敢以拘文牽義之流迂之。凡疆域弘謨、多爲當事所諮。明之末季、天下大亂、中原困於土寇者頻。中丞高公明衡辟公爲參軍、統兵戎、征河朔巨賊以討擒其渠魁張天則、寇悉平。太傅王公之綱以監軍徵、並出指畫。聞　世祖章皇帝定鼎、裕藩、師次維揚、慶泰運方新之會、奮然

起曰、吾陳人也、局於一隅、足跡弗遍天下、不能以之佐太平、非吾志。丈夫生遇於時、毋令人短所蓄非所用。於是隨太傅謁王、陳江淮形勝、洞燭天下國家之大計、絶不類經生常談。王大悦、授以官、竟辭歸。然馳驅戎馬之願、終冀得一當。乙酉應武試舉於鄉、己丑成進士。明年、以江南鷹揚衛守備領運艘同官咋舌動色、胥爲難之。益以諸衛屯糧之盈縮功罪維準。往者報虧空、責延遲、官繫獄者十有七八、人皆視爲畏途。公獨悉心廉得其情、言於制府曰、屯糧梗塞、徒以豪猾盤踞。故不誅之此輩、膽不落、黨羽不散、終藏禍藪。制府馬公然之、立置八金剛、十八羅刹於法、屯弊以清。終公任、糧艘率先期抵通、四十八衛并聽

督運、士卒畧無侵遣之害、而天庾有餘粒。其他烏江渡堤工起、絶奸役、爲官設棚、省民錢以十萬計。人爭先効力、不三月、五百里堤成。焦湖堤決、居人苦大工、思得其人、籲請公、遮道留輿、馬不得前。時委運戒途、勢難緩、與約明年來任築、始得去。及期至、經理一如烏江圍法。民德之、立豐碑道傍、號錢公堤云。以薦擢湖廣都指揮使司、尋改掌印都使司。比束裝、制府郎公不任其行、謂海氛逼城下、東南安危攸繫。公若去、江防要圖誰可與任。遂不果行、竭力謀守禦之策、動中機會、不以勞勩少休。海氛旣靖、勘從逆者、釋株連無筭、人慶更生。事竣、抵楚任。甫週歲、值巡方京使互訐、獄起、楚僚罕有漏其詿網者。雖公以剛方恥

與貧緣、得免。壬寅、爲　今上御極之元年、西山寇李來亨恃強跋扈、騷動蜀楚間、　天戈掃蕩、以狼煙徵五省兵會勦、軍需孔亟。公督糧三十餘萬、無役時。自始調及事平、任輓輸者未嘗告勞。蓋由節力惜役時、飲食、備醫藥、同寒暑所致。五溪洞蠻單印昌等陸梁侵田、民愬於　朝、命省勘。公往按其事、開誠布公、先郤餽獻、繼以大義責之、終區處盡善、俾苗毁兵燹、民償苗錢、以折其貪志。苗相顧驚愕、既畏且服、反我施州監利之田數千頃、更祀公於伏波廟側。公嘗謂格遠之道、勦不如撫、無輕舉開釁。重國體、飭官方、弭禍亂、信爲老成練達之識、非淺見躁動者可頡頏。吳逆梗化、人情恟恟、楚監司大僚以老休、以憂去、或

入覲、或出撫都會、幾處無人。公以都閫攝方伯事、厲兵秣馬、除器備芻、屹然保茲重城。雖積勞嘔血、猶强起視事、三湘七澤、倚以爲重。嗚呼、勳猷至此、爲從來專閫所難、況又得賢助、無內顧憂哉。公配李淑人、厚於德。曾王父母、王父母兩世孝養、喪葬無遺憾。惟是恃方寇逼金陵時、亂凶問室人惶恐、淑人獨無怖色、由平日默識公願遂存亾之言於胸、故確然信之不疑。又按苗時、家人諷勿往、淑人獨贊其必行、由稔知公廉以處已、威足服衆、度干戈不事、可復舊疆。及苗攝一一如所料。嗚呼、淑人厚德、亦追識哉。茲當歸窆之期、余忝姻誼、薄陳雞絮奠之靈座。爰述其行、作哀詞當薤露之歌。維公子若孫二十餘人、簪纓輝

煌、雄文耀武、里中稱盛。當必有亢宗者出而揚公之德、傳公之績於後世。公其視此應含笑地下耶、豈愀然太息、謂與其據高爵、擁厚祿者同歸於盡耶。嗚呼、人亦誰能竟殁公耶。豈非公自有不可殁者耶。哀哉尚饗。

○二十八日、選守陸公商巖來訪朱陽書院、贈書、王書院內。

冬十月十二日與張秋紹先生書、夙仰山斗、未遂識荊、每從書冊中仰見學問淵源、道力堅定、不得不推先生爲吾道干城也。某假歸鹿鹿、偶披遺文、得洛閩源流一書讀之、但見崇正闢邪、閑先待後、不爲調停之說、惟抒正當之論、允推程朱功臣、鄒魯嫡

派矣。亟思得此書、爲學者標茲楷模、庶聖道中天、不爲異說所惑。敢祈弘賜大著、不吝提携、各敎攸關、匪淺鮮爾。

○十三日與門人周錫爵書、壬申舟中片時、匆遽數語、終身訂志、相視不遠吾道可信處惟此也。癸酉京邸接手翰、知遊泮宮、闈試藝精切、渾雅、自非池中物。兼惠高子遺書、時少便羽、致疏裁答。後叠罹災凶、甲戌卽假歸矣。每念英俊、大爲可欽。想純脩益勵、問學淵源、弘肆考稽、道南遺響、振迅當有日爾。張秋紹先生洛閩源流錄、學術正派也、曾熟復否。時相過從、於我大有裨益。今寄正宗一書、互相參考、不悉。

○十七日、赴府壽陞公商巖。卽日見招、勸北上諄切。

○十八日、陸公立趣北上。是日又見招、勸行、爲悅親計。○十九日、同栢城。具言陸公趣行、大人亦令束裝就道、計遂決。○二十六日、赴京師、客邃從。○早晨、馮枚卜西郵餞別。○馮枚卜西郵見別、留贈二首、幽居騎馬久盤桓、君若離情淚不乾。多少傷心題又在、相悲不在路漫漫。朔風遠送白雲間、邁莫人情億萬般。且盡陽關一杯酒、來時還過舊青山。○二十九日、晤撫軍李朗庵先生、詢興學之士、以李禮山應。○與李禮山札、目今赴補過汴、晤撫軍、詢及興學之士、某以大名對。

又詢實行，以學問、人品、經濟無一不備，對當事者甚爲欣慕。倘薦幣臨門，可速駕也。若商確學校事，不知泌陽學規可裨萬一否。匆匆草此，幸恕簡畧。

十一月二日 渡黃河。 昔日曾聞瓠子歌，霜天昨夜渡黃河。誰知圭璧蒼龍偃，盡是瘡痍白骨多。花落隋堤怨楊柳，煙沉宋國起風波。祇今賴有塗山積，浪息帆懸碧影過。○十日 謁岳忠武祠。 宋室煌煌帥旆新，一朝和議敗權臣。孤忠自許河山復，猶計輕將社稷淪。汴水東流悲故國，杭州南望起煙塵。君恩未報九原恨，廟貌長留大義伸。○十一日 贈李曲江、楊子申。 迢迢千里走長安，引旆漳河日色寒。爲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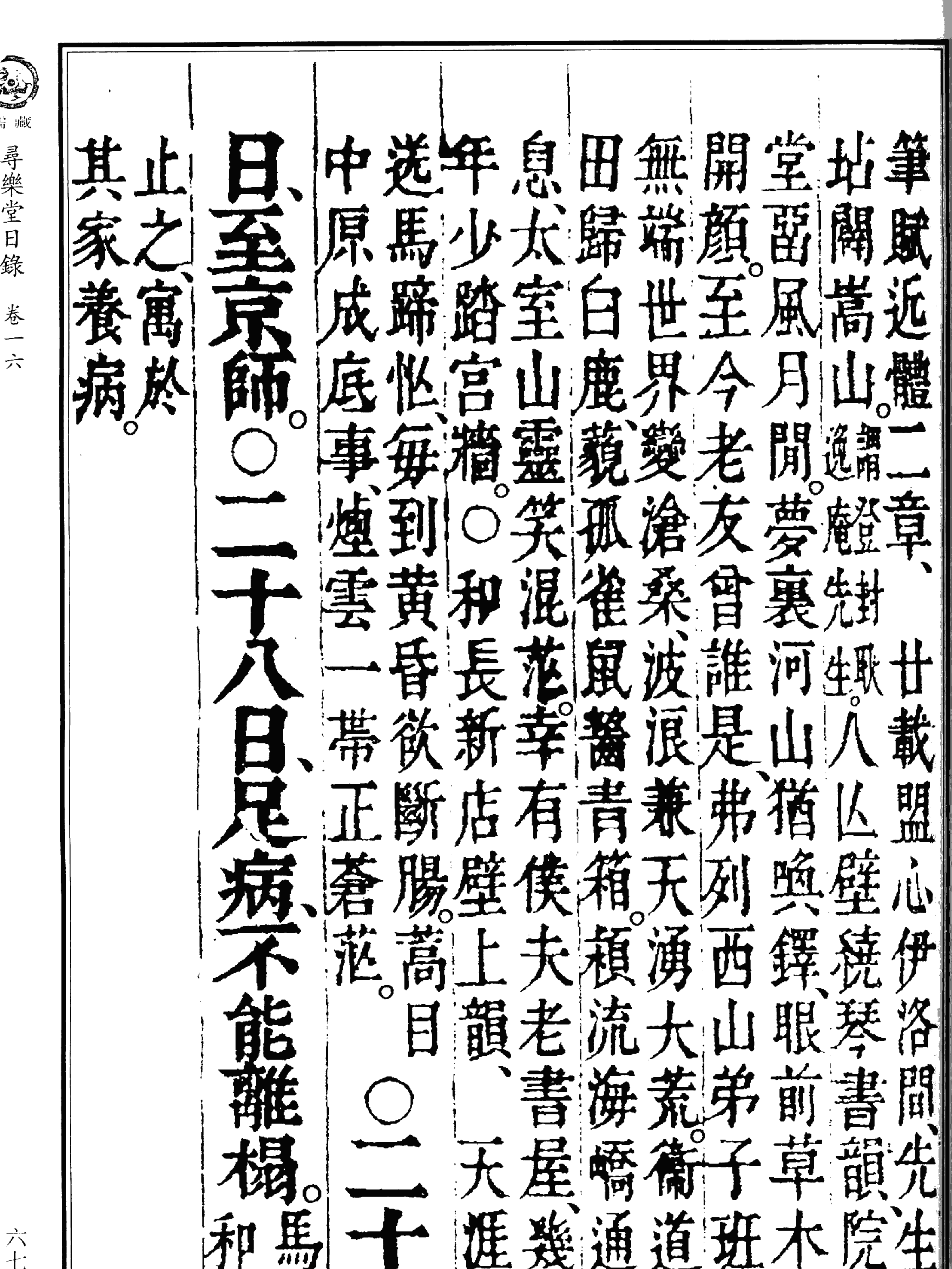
廣文來送客、安陽橋下息風湍。漳河、魏王雄臨漳水濱，琉璃宮殿繞晴春。祗今雲鎖津頭樹、風逐河流愁殺人。○十三日　藺相如回車處、能叱秦王暴、方回趙相車。若非操勝算、社稷懼丘墟。一避國威壯、將軍亦負荊。強鄰雖虎視、不敢數加兵。○十五日　唐山早發、五更鷄唱朔風寒、何事偏怱客路難。都寄詩思與幾月隨風直許到長安。○十六日　過趙州、千里關河望帝京、風沙又過趙州城。仙橋回首白雲裏、雨雪霏霏送客行。唐人詩卷尚存無、匹馬寒風雲去孤、煙起津頭迷舊郭、誰將此地問君眞。詩人脖嶠、趙州人故李鑑字。○十八日　眞定道上寄家二首、霜風宦

海却思家、遽起愁心。竟似麻。自是反身、懲壹內、何曾同室視天涯。客中淚落三更雨、夢裏庭開一樹花。牢記女貞嚴訓誡、便將風火爍雲霞。○相親那似弟和兄、憂喜從來關至情。任取清心爲種德、全憑矢尸見存誠。論文月下花樓坐、扶杖堂前夜燭明。要識閑家嘗未變、嘻嘻莫認是同聲。○過滹沱河、危橋兩岸積沙多、負戴勞人風雪過。我欲停驂投宿處、晚來猶自渡滹沱。○

二十日 宿唐縣、幾燭幢幢影敝衾、一天風雨送人愁。孤城山月不相照、深夜更聲暗戍樓。○

二十一日 旅情、山月遲遲上客衣、風清雲爭絕塵飛。天涯日逭疑相近、吾道途窮豈盡非。寒夜孤燈消漏永、異鄉好語稱心

徵。眼前擬取人間樂、夢裏山河一靜機。○**二十四日**、保定府贈**郭夫子舊宅**。○贈郭南州孝廉、⿰夫甬孫、鉄臟。鶴立高姿憶舊風、吾師道德更誰同。士林折角巾相尚、郭泰猶傳正俗功。祕書待闕紫雲封、奮翮丹霄近九重。滄海涵珠千丈月、光騰夜雪照芙蓉。○安肅道中、皐頭紅日、耐深寒、㤙却悠悠行路難。南去逢人聊一問、高堂可許寄平安。○**二十五日**道逢京使之官、使旌驛路屬王臣、走馬關城碧水津。白日不須催暮景、紅顏已解老風塵。鼓鼙甫罷角聲斷、羽檄交馳官賦煩。若欲繪圖追鄭俠、皇華周度息生民。○**二十六日**感嵩陽書院近事



筆賦近體二章、廿載盟心伊洛間、先生壇坫闢嵩山。謂登封耿逸菴先生。八亾壁繞琴書韻、院冷堂留風月閒。夢裏河山猶嗅鐸、眼前草木盡開顏。至今老友曾誰是、弗列西山弟子班。無端世界變滄桑、波浪兼天湧大荒。衞道士田歸白鹿、藐孤雀鼠齧青箱。頹流海嶠通消息、太室山靈笑混茫。幸有倰夫老書屋、幾回年少踏宮牆。○和長新店壁上韻、一天涯日送馬蹄忙、每到黃昏欲斷腸。蒿目中原成底事、煙雲一帶正蒼茫。○二十七日、至京師。○二十八日、足病、不能離榻。馬鳴和留止之、寓於其家養病。

十二月七日病不能愈、因遣使赴冢宰陳、少宰韓處具道情由、以便具呈、求准回籍養病。適王六翰先生來視、止之。明日病稍輕、不果行。○十一日、始命家人回栢城。○十六日辭馬鳴和、移寓彭直上同年寓宅。○十七日、到任。○二十七日遇無錫縣族人兆基號元初者、因係世醫、後服其藥調治。○二十八日賦得雪滿長安酒價高、風吹燕市雪飛颺、漠漠雲天寫淡粧。正覺蘭陵入詩句、不須神策謝君王。光流玉屑當壚貰、味試金莖裛露香。只恐歡娛貪辭去、故留醒眼對寒牀。○三十日戲贈日者、大撓

子鑿天開、騃叟今將玩衆才。可是長平三十萬、算來應作戰場灰。

是年、書院課業、多病、冬月赴補。

外孫楊羅武技字

尋樂堂日錄卷十六終

校記

①「扇」下疑缺「一」字。

尋樂堂日錄卷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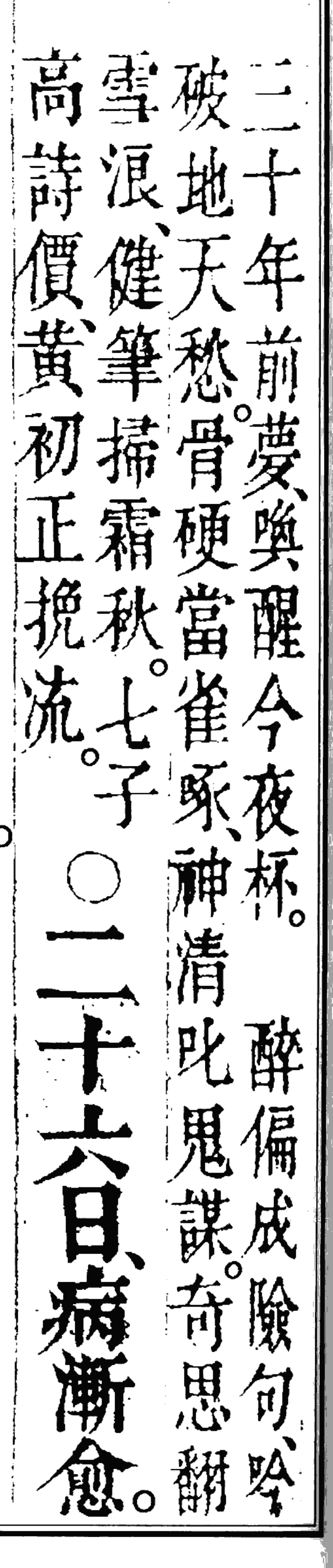
朱陽賀克勤艮齋甫著　男　容莊　容遂　全編

三十九年庚辰、四十八歲。

春正月朔、足病。○十七日張秋紹夏書寄至、論學。○十八日耿遂駢梁、陳省齋先生平寇之功爲人所尼、反覆奇禍、讀閑止書堂集、詩以志慨、

身試虎狠百戰中、從來罔獲失英雄。詎知至性全烏孝、獨出奇謀仗血忠。火照江城焚兔

窟、甲寒海島射鯨宫。至今誰使兵戈地、翹首楓林映日紅。社稷功高自首論、一朝危禍怖心魂。空餘摩詰肝腸碎、那有少陵詩句存。不恨良朋傾性命、却緣巧計判乾坤。即今歸載書降遇、史筆全昭百代冤。○十九日、翰林院開會試同考官名、移咨禮部、予名列第二。自後杜門謝客。○二十日、沈復齋同年書寄至。○二十二日、賄陳省齋先生於旅寓。○二十四日、讀曹秋部詩賦贈、休官眞厚幸、天意老雄才。富貴奔牛馬、文章逐電雷。寸心陶令去、一字杜陵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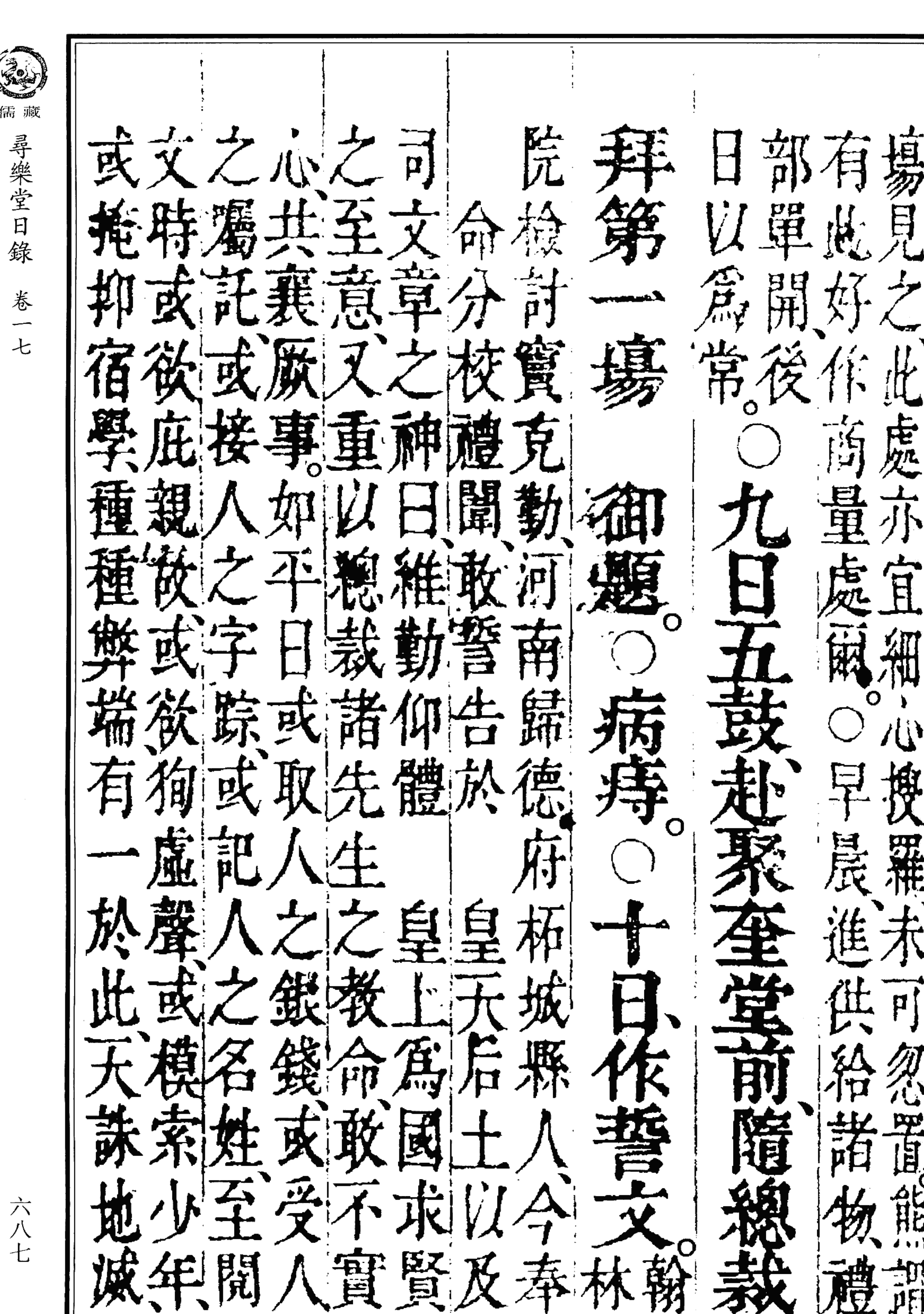
二十年前夢，喚醒今夜杯。醉偏成險句，吟破地天愁。骨硬當雀豕，神清叱鬼謀。奇思翻雪浪，健筆掃霜秋。七子高詩價，黃初正挽流。○二十六日，病漸愈。○二十七日，容莊至京。

二月四日，耿子京書來，極道嵩陽書院爲羣小所壞，心甚不樂。○六日，得 旨，竟會試同考官。○是日黎明，大學士以下赴天安門候 旨。○辰刻 旨下，欽點大學士吳琠、熊賜履、戶部侍郎李柟、都察院僉都御史王九齡充考試官。○翰林院檢討俞長城、竇克勤等

十八人充同考官。日中赴禮部筵宴，日夕入貢院。○總裁熊云，科場大裂，諸君倘其慎之。予曰，科場乃朝廷慎選賢才，與之共治天下者也。此事關繫最重，倘阿其所好，欲植私人，或吏受賄成貪，以負　皇上委任之意，即不罹國法，及身，何忍使男爲盜，女作娼乎。諸同事者想必無是也。泌州吳公前致辭曰，如此制科，藉光多矣。通十八房願以此意致之，不更增榮無盡乎。予因以此意共質之。○入場後過勞，足痛，行維艱。○八日，赴聚奎堂擬經題，掣籤分經房。○總裁擬四書題三道，子曰知者不惑三句，君子之道造端一節，聖人之於民六句。令同考每人擬本經題四道，用予所擬

易經第一題、雖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其未定題之先、總裁於十八房所擬之經題就每卷中各選二道、監試者拈鬮得之、即以爲定。五經題目既定、予籤掣詩第一房。○經房既定、監試言宜公忠體國、總裁言宜屏絕私意。予曰、十八房隨諸公後分校薦賢、若得人、則關繫國運、不得人、亦止爭寸心。今諸公之言至矣盡矣、無復言說。但思衡文時未經總裁取舍、先由本房薦阻、若有心迹不明之處、何能以人事君。今須誓告神明、先自此心而後衡文、庶人不疑所行、請自勤始。熊止之、監試常亦不可。予曰、諸公所謂此心信得過、何以誓爲、此爲執大體之言。但平時宜渾容包涵、以不傷大體爲得。此時若托渾涵之名、此日

吾自信心，後亦曰吾自信心，吾不知其心果可信乎，抑不可信乎，以不可自信之心而託爲吾信吾心，人亦何憚而不壞朝廷法紀乎。今矢誓雖非盛世之風，然以父母子孫當之，恐有人心者雖甚不檢，亦將退省從善矣。此掄才大典，關繫國運，顧可以含糊模稜爲得乎。衆止之愈急，予曰：關節成風，壞法亂紀，必至男爲盜而女作娼，有人心者誰甘爲之。雖不誓可也。遂止。○總裁熊云：閱文時，若有採望之念，即是私意。予曰：豈惟採望，若有摹取少年之心，是亦私也。但於閱文時，須度其人之品行心地、學術經濟，有益於天下國家者，即文字間少有未飭處，亦必薦之，或亦汲引人才之意也。又其人之經濟學問，任任於後



場見之、此處亦宜細細心搜羅、未可忽置。能謂有此好作商量處爾。○早晨進供給諸物、禮部單開、後日以爲常。○九日五鼓赴聚奎堂前隨總裁拜第一場 御題。○病痔。○十日作誓文。翰林院檢討竇克勤、河南歸德府柘城縣人、今奉 命分校禮闈、敢誓告於 皇天后土以及司文章之神日、維勤仰體 皇上爲國求賢之至意、又重以總裁諸先生之教命、敢不實心共襄厥事。如平日或取人之錢、或受人之囑託、或接人之字蹤、或記人之名姓、至閱文時或欲庇親故、或欲狥一虛聲、或模索少年、或抱抑宿學、種種弊端有一於此、天誅地滅

化爲戲類、矜我子孫、永絕先祀、敢告。○十二日五鼓拜第二場○十

御題。○論導之以禮樂一句、鄉會廣額謝表、判五條、皆總裁擬定。

三日始分閱詩一房第一場卷、共得南北雲貴三十三卷、薦南卷三。○自朝至日中、閱近二十卷、俱陳腐潦草、不堪寓目。忽得磨肆卷、清疏雅健、如塵熱中啖清京散一劑、志怡神爽。亟圈出薦之。經義第二作有賜履二字、誤用總裁態名。雖一時失檢、宜所避忌、然亦不敢蔽而不舉。以其文有洞達坦白之槩、其措之行事、當無滯聯不明處也。後竟中。○側陸卷文氣暢達、不飾小節、

居然大家風範、確乎有擔荷之力者。故薦之、亦命中。○最晚閱廉拾卷、沉切說理、透快暢滿、喜其爲積學有用之士。但首作破與承太冗、無爽氣、然私念取人爲國家之用、當觀其學問經濟之大者。若沾沾以字句間繩之、是文士書生態、非可執墟拘之見、坐失天下士也。因破格薦之總裁、閱至此、大笑置之。噫、國家掄選將才、亦期捍禦彊土、爾顧以二卯棄干城、豈不重可惜乎。吾於衡文者不能不致慨於斯人之不遇也。○早赴聚奎堂閱卷、飲食於斯、暮歸各房、卷封鎖箱內、留堂上、總裁監試各封記之、守堂者收受、後日以爲常。○晚同各房、監試者將十八房門封固、翼早始開、後日以爲常。○十四日、共

得南北三千三卷、薦北卷三。漆玖卷氣純密、薦遂中。○漆壹卷文有大力、末中。○隸柒卷造端夫婦、靠實說去、中。○十五日五鼓拜第三場御題。○五策、樂律、吏治、理才、理學、治河皆總裁擬定。○痔愈、竟日衡文不倦。○共得南北六十六卷、薦南卷一、北卷三。○車貳卷首作照學之序講二作端字造字照道說不涉工夫、翻得空靈、三作騰空而起、末中。○縣柒卷文氣深厚、取其有養、末中。○輦柒卷見道明確、沉酣性理之旨、是深心學問者、中。○移陸卷首作三句各截做而又伏串遞之法、斷爲



卓識、薦之未中。

○十六日、共得南北雲川五十八卷、薦南卷三、北卷三。鍾肆卷文探理窟、發論篤實、純得先輩遺法、信非老、予宿學不能造此。十四日得此卷、喜而不寐、以爲掄元定難舍此、不則即落孫山外、斷非可上可下、漫聽人位置者也。然藏之未敢即薦。至此日主司閱文、嫌平蕪者多、精警者少、然後以此呈薦、意其湛深學問之旨、用筆既法、造境亦老、必列首選。後發下落卷、此文在其中。予因嘆天下之道無中立、非此則彼。文之可爲天下程式者、亦無介在兩可之理。非取則棄。此亦天地間之可見者也、非予億之而中也。○實柴卷文具大力、喜有幹濟之才、

故薦之、中。○退叁卷別抒機軸、語闡性與自是真積有得之士。但文臻老境不宜時目。十五日得此卷未敢即薦。至此日主司以文多皮膚、始薦此卓異之章。蓋藏此已越宿矣意其人久於科名多歷年所、脫得此不薦或薦而不中、碩儒無出頭日矣、遂伏枕淚流經夜半不寐。及榜發中式、深可喜也。○推玖卷首作學有心得、二作講造端、有即情爲理、即欲從義之語、自是埋頭宋儒語錄中者。方有此等見解。閱至此、擧節稱善、其薦必矣。及閱第三義、傑氣橫溢、獨闢堂奧、益信爲學道稽古之士、即日薦中。○堅壹卷講造端處有眞切語、薦之、中。○輕肆卷以第二作二結股講理、薦之、未中。

○十七日、共得

南北貴川廣四十一卷、薦南卷五北卷五。丁酉柒卷第一作串遥有法、二作氣力沉厚、三作絕去佰徑。通第一塲觀之、深心學問之旨、可云矯矯自命者、薦之中。○鬱叁卷首作照學之序串遥説去、大約簡練、以爲揣摩者未中。○物拾卷十六日分十七日辰閱、奇尤矯健、光芒射人、望之知爲異才。首作大力包舉、後二比講學之序精透、爲通塲所無。第二作闡太極之旨、第三作抒深沉之思。閱竟心曠神怡、有羣空冀北之目。遂亟薦之。但才氣洋溢、確是魁卷、不同元局。此房若得掄元、必鍾肆北。若拔魁卷、則物拾南無疑矣。及五魁進呈、物拾南果首選三名、而落卷發下、則鍾肆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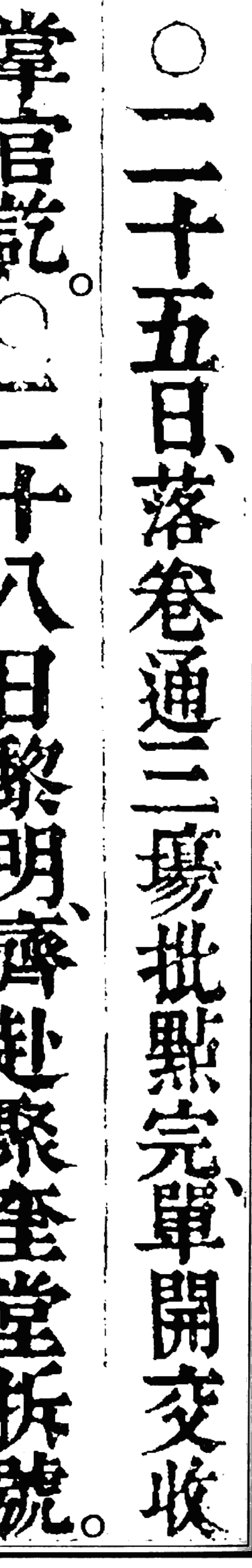
在其中矣。掄元固難、拔魁亦不易。予雖不能、得之鍾肆、亦不至失之物拾、可見文章定價自不能掩也。○宮伍卷首作翻惑憂懼字、以層次入、又有學之序意在內、故薦之、中。○靜伍卷深心理學之儒、未中。○相玖卷體認書理明確、於扼要處逆翻、得先輩出奇制勝之法、薦、中。○將陸卷首作勻爭、三作有書卷之氣、未中。○將伍卷首作開講下分別出德之成學之序、以見異於君子道者三章、獨具手眼、非宿學不能、故薦之、中。○冠叁卷有身分、語不苟且、中。○侈肆卷首作體會學之序意二一作實際發揮、未中。○十八日、薦南卷三、北卷六、雲貴川廣五。持玖卷老成夙學、中。○堅

柒卷首作別感憂懼，毋深入一層，尤用縱筆後擒，類張橫渠先生作正蒙，有苦心極力之象，亦好學深思之士也，薦之中。○次柒卷主司已中矣，少二三場，易之。○時捌卷深心大力，可以任重致遠，未中。○富柒卷學問中人，中。○曲玖卷文有精思，未中。○佟柒卷文有氣魄，有爲之才，未中。○給柒卷讀書有養之士，未中。○陪壹卷三書超警，四經風雅，才學兼到，未中。此卷於定草榜時總裁與實柒批數度許久，始舍此取彼。○心壹雲卷多闡性理微言，好學之士，未中。○雲貴川廣凡薦五卷皆可中式，而雲卷尤多闡發性命之文，亦可欽也。抑亦文教之漸被者遠矣。○心拾雲卷以性理名言緯其筆端，信爲好學之士，未

中。○造肆貫卷正當之作、未中。○磻捌川卷首篇有作性未中。○阜叁廣卷醇潔、首作格異、未中。○**共得滿合三卷、俱薦。**日柒滿卷文質大力、氣勢闊澗、有光明俊偉之概、薦之中。○宅肆滿卷議飭未中。○發伍合卷明爭純密未中。○**十九日早辰、薦南卷二、北卷三止。**○伊伍卷首作後二比照學之序講、中。○序貳卷首作知仁勇相遞而下、最合學之序、意未中。○佐伍卷首作銳講造端切實中。○面肆卷首作銳第三作一氣貫注、未中。○遜貳卷首作明爭、第三作一派機神、想其人有超軼之議、未中。○**日中、分第貳場卷。**○覆閱、第一場、有

性肆南卷首二作透徹淵廣、三義陳句爲累、置之、腕惜不已。○二十日、共收二場卷二百一十九卷、潚合三卷。○又收三場卷七十一卷。○二十一日、收三場卷一百五十八卷、潚合三卷。○二十二日、點落卷加批。○閱二三場、有第一、第四策明律呂、儒聖學者、拔九卷薦之、不許。閱第一場時、即請於總裁、後場最見學問經濟、當於此中拔取人物、庶可蓄爲國家之用、熊然之至、是以九卷薦熊謂不暇及

也。然第一場催促急迫，二三場不許細閲，雖此心此力拮据，不敢告勞，然遺珠之憾，尚不能絕。回思戊辰科予得附南宫之日，緣崑山徐先生搜羅海内英俊，懷惟恐失之之心，故雖定草榜，後猶寬其時日，從容商確，令各房拔二三場之尤者，再爲呈薦，因是各房得細心搜校，雖以予之固陋，亦得從爨下而舉之。設非此嚴急，其能與網羅中者蓋亦難矣。觀此，益感崑山先生拔植之恩。雖山岳之重，不足踰矣。然一己成就尚是私惠，但所求在人材，而所關在國運，一念之公私，大小有受之者矣。自戊辰至庚辰，閲歷幾十三年，爾而風氣頓殊，今昔之感，不能不縈予懷也。〇二十四日，進呈五魁卷。



○二十五日、落卷通三場批點完畢、開交收掌官訖。○二十八日黎明、齊赴聚奎堂拆號。○二十九日昧爽、聚奎堂外拜進呈　御錄、會試天下舉人中式三百名。榜發、予領詩一房、得士二十有一人、許穀、呂日正、程璣、陳鶚薦、周蘇、潘成雲、陳維琛、託賢、栢光斗、王鹿瑞、杜能忠、夏熙澤、謝甬、聶恒、馬振龍、李卿正、褚

緒、劉敬德、邵旦平、徐承宣、林鏡外、薦卷未中者二十有七人。○以後中卷門人各來見。○宮伍南徐承宣來見。承宣字學人、號辛齋、江南常州府武進人、已卯科舉人、二十五歲。○

三月朔午、門謝　闕、禮部　賜宴、賜金花一對。○門人程彥辭行、贈理學正宗等書、勉以學問之旨。○三日堅渠南聶恒、惻陛南林鏡來見。恒字曾起、號栩園、江南常州府武進人、庚午科舉人、二十二歲。○鏡字若淵、號融齋、江南松江府婁縣人、已卯科舉人、二十六歲。○四日物拾南詩

穀來見。穀字詒孫、號嵩崖、江南蘇州府常熟人、己卯科舉人、二十四歲。○五日，朱滿、託賢、磨肆南、陳雅琛來見。賢字師孟、號椒巖，正黃旗滿州人，丙子科舉人，十八歲。○雅琛字獻元，號喬山，湖廣長沙府益陽人、己卯科舉人、二十四歲。○六日、滋陽受業門人歷元勛中式來見。○七日以後、薦卷門人各來見。○薦卷後肆北劉函來見。函陝西西安府朝邑人、己卯科舉人。○函氣局軒昂、以理學正宗、朱陽書院志贈之。○薦卷磻搠川丘璋來見。璋字東魯、四川成都府成都人、己卯科舉人。○九卷中策佳者磻叠川羅雲師來見。雲師四川遵

義府貞安州人、已卯科舉人。薦卷移陸南陳弘謝來見。弘謝字啟可、浙江紹興府山陰人、已卯科舉人。○薦卷心壹雲周芑、心拾雲楊鄉儉同來見。○芑字子瞻、雲南雲南府安寧州人、已卯科舉人。○鄉儉字燕翼、雲南雲南府安寧州人、丙子科舉人。○八日薦卷發伍合楊萬程來見。萬程字扶九、丙務府正黄旗漢軍包衣佐領下人、已卯科舉人。○九日李禮山先生來晤、留止之。○十日佐伍北謝禹實、柒北褚緒來見。禹字潔人、公號二川、山西平陽府安邑人、癸酉科舉人、三十五歲。○緒字紹休、號愼庵、山西平陽府曲沃人、癸酉科舉人、二十六歲。○薦卷時捌北王旆、車貳北李樾同來見。○旆陝

西西安府臨潼人，癸酉科舉人。○樾陝西西安府富平人，己卯科舉人。○雅玖南周周蘇來見。蘇字子聲，號承軒，浙江寧波府慈谿人，庚午科舉人，四十二歲。

○十二日

○十三日，程兆鵬來受業，江承誠爲介。○受業例無特書，此特書者，以因場中卷爲予所擯而來。其虚懷可嘉，故與之。後黄元成、沈鏞亦如之。○兆鵬字翼雲，江南蘇州府人，丁卯科解元，四十歲，場號性肆南，予閲闈中文，深契首次作，能見道，至第三作脱數句，可竟讀，不下，明繫謄録之誤，然卒難於呈薦。及閲二三場，老確深切，第四問斥陽明甚力，信爲有志之士，終以未與薦數爲憾。撤闈後，兆鵬觀遺卷，介其

表弟江承誠來受學、日遇合有命、今雖謄錄誤人、亦數奇爾。然場前人多賄此輩、鵬堅拒以爲不可。蓋事雖小、其心之不正則一也。然絕此輩而卒壞於此輩、豈非命哉。命雖阨矣、道誰困之。不敢不勉也。以此見鵬之篤信好學云。

○十四日

退三南、陳鵾薦、相玖北杜能忠、[illegible]柒北程璞來見。○鵾薦字飛仲、號敬亭、廣東潮州府程鄉人、丙子科解元。四十歲。○能忠字獻彤、號宗魯、山東城武教諭、濟南府樂陵人、戊午科舉人、四十歲。○璞字公琢、號雲嶺、直隸大名府清豐人、丁卯科舉人、三十八歲。

○十六日

持玖南潛成雲、冠參北馬振龍來見。○成雲字仲謀、號竹溪、浙江湖州府烏程人、癸酉科舉人。

三十歲。○振龍字雲起、號東川、河南懷慶府河内人、己酉科舉人、四十九歲。○**十七日**、移寓。○**十八日**伊伍北李帥正、隷柒北呂日正、富柒北王鹿瑞來見。○帥正字子臨、號易園、直隷廣平府永年人、庚午科舉人、四十八歲。○日正字大聲、號滄溟、山東登州府威海衛人、丙子科舉人、四十歲。○鹿瑞字瑤光、號鞠園、直隷眞定府趙州人、己卯科舉人、三十六歲。○薦卷面肆、南諸枚來見。枚字卜臣、江南常州府無錫人、癸酉科舉人。○**十九日**堅壹南夏熙澤來見。○熙澤字爲霖、號厚邨、江西南昌府新建人、己卯科舉人、十七歲。○**二十五日**將伍北柏光斗、濮玖北劉

敬德來見。光斗字蘊生、號野廬、山東東昌府臨清州人、庚午科舉人、四十四歲。敬德字翼庵、號靜巖、山東東昌府丘縣人、庚午科舉人、三十八歲。

○二十七日

面柒南邵旦平來見。旦平字長華、號天表、浙江杭州府仁和人、丙子科舉人、二十二歲。○寄家書、大人家居平安。南來者每言康健更異往日、因入闈事毫無玷污、精神益壯、心志愈怡、子弟宜共體之。此實與大典、倘有不自信處、更存何事可自信。得過自入闈以至撤棘、容莊從事其中、能備悉此事之終始。將來至家時、可悉言之、以慰大人之心。爾輩亦得探聽、以爲異日之用也。自前月二十九日撤棘、以至今日、歷一月矣、所得士俱已相見。

見時諄諄以仁義道德爲勗勉、初無分外閒言效世俗之態。然其人無論南北、大約皆具朴厚之意、鮮猥佻無實之槪。亦諸君之體質近道、與我意適相契合也。但我在闈中、亦頗具爲國得人之心。每得一卷、旣觀其文、又想其行、旣賞其言之明理、又度其品之維風。雖未必百不失一、然以所中二十一人觀之、亦大槪可謂十能得五也。總之我輩制事貴有一段朴誠不欺之志、此眞心隱含、已默默與帝天相通。迨至眞心流露、誰得而掩之。此實理如此、非由矯飾爲之也。闈中更欲與衆共約、誓告神明、而後從事衡文、衆皆不以爲然、故亦止之。但存一誓文、以稍挽頹風而已。此等亦屬不必、然時事至今、須如此方救得一

半、亦不可不知也。

〇二十八日、作禮闈詩二十首。

恩命禮闈分校恭紀二十首。〇康熙三十九年庚辰春二月、會試天下舉人、春官先上考官及同考官名。初六日、天安門候旨、千年寶曆買金甌、虎拜夔咨簪紱求、宿列文昌騰紫氣、名通帝座屬清流。趨朝禁院鐘聲徹、待命雲霄日色浮。盛世于今多側席、幽蘭空谷盡冥搜。〇辰刻、命下、臣克勤蒙恩充同考官、宵旰殷勤社稷謀、得人次第屬先籌。衣冠駢集中朝盛、閶闔弘開間氣收。萬國賢才勞夢卜、一天綸綍啟薪槱。小臣謬與儕文列、御筆光騰最上頭。〇拜闕、典重明揚動至尊、咨詢簡命荷

殊恩。兩行宗伯持 丹詔、九拜鴻臚唱午
門。管測多慚心未獻、氷兢願矢節先存。 天
書咫尺爐煙細、猶自香浮帶墨痕。○筵宴禮
部、 賜綵緞金花、 列筵傳 命出 皇家、
寶物香分 御賜奢。雙捧龍綠 宮樣錦、同
簪鳳字帽簷花。瓊漿清署羅仙饌、雅奏雲和
落彩霞。拜手還隨丞相後、春風馬上日初斜。
○宴罷、用儀從送入貢院、 何幸恩叨醉飽
深、霓旌遠導拂春林。風翻鶴翼雲衢舞、路踏
花蹄瑞靄臨。魁斗杓擕枕龍角、天門浪汲冠
鰲簪。人來廣厦爐初動、日正中天萬象森。○
闈中十八房、 勤止宿第二房、 院接高樓北
斗臨、棘闈挺譏。星平懸玉尺照藜深。塵氛日
淨龍門迥、關節宵嚴虎衛森。海島珊瑚歸大

糊、文瀾鼓角助清吟。進賢上賞知誰是，此地惟餘黽黽心。○日給、從說　君恩雨露深、大官寵渥倍於今。讒言飽食分仙禁、絶似酕顔醉上林。冰盤色映三更月、棘院風清一片心。報禮由來稱盛事、休教黽養媿華簪。○掣籤分經領詩經第一房、　六經師說溯昆崙、取士應先仔細論。已報籤分箭並列、還驚手握席懸尊。舊例、領房二人、以詞臣資深者當之。另掣易、詩二籤、近科相沿稅掣。勤以磨言、總裁難之。及掣籤、檢討俞領易一房、勤文及更領詩一房、諸公許為異事。五星宋聚奎光燦、闈中閱卷在聚奎堂。四始毛箋聖教存。從此人看霄漢裏、熒熒東壁照天門。○領詩經房、仍擬本經周易題旨、　韋編絶學示千秋、自是傳經列上流。天地絪縕肇龍馬、羲文與妙錯剛柔。堯夫只信陰陽理、正叔全揮象

象憂。郤憶當年觀玩日、天根透處得微摻。○誓聚奎堂分經、 勤先誓杜弊、諸公不可、退作誓文焚告、 春秋斧鉞凛猶存、魍魎驅除仗一言。願藉孚號告自邑、愁多睽遇叩無門。硜硜擷秀流心竅、落落焚香逗筆痕。不惜今時留傲骨、他年功過付乾坤。○闈題恭呈 御覽、露降青霄冷瀣衢、燭光直上動天樞。不須懸格招燕士、行看揮毫盡魯儒。臣子欽承颺拜肅、 君王披閱泰交孚。在公敢懈寅清志、稽首猶如奉 聖謨。○外簾錄卷尚未送閱、偶賦感懷、 日星垂象耀山河、 聖主求賢急網羅。榜重題名聯鳳翼、舟從把柁涉鯨波。一代文章歸黼黻、百年楨幹發巖阿。有懷殿陛陳筐篚、只恐荊山抱玉多。○校文十三

日、迨二十一日、凡閱二百三十有二卷、白
駒肯戀、束芻縶已、道遴才盡孔門、器準匡扶、
千載業學、觀裁定百家言、闢門大典、歸公論、
推轂微誠報　國恩、甲乙縱橫盈几上、凝眸
敢負筆雲屯。○薦卷凡四十有八、白晝堂
高惜寸陰、每逢佳句喜長吟、補天浴日經綸
手、則古稱先正始音、忍使珠璣沉海底、好將
氷月照山岑、夔龍識取眞難得、體　國全憑
汲引心。○擬五魁卷進　呈、勤薦卷列第三、
玉卮深嚴名字登、文章旭日報初升、天高
洞闢九門鑰、海濶横飛萬里鵬、共道求言擢
蘇轍、誰將却飽讓王曾、晴空太史占雲物、繞
向　明光五色增。○搜閱遺卷、彈冠共慶、
爲知音、却禁鴝鵒到上林、駿骨空多埋肉相、

桔桐漫許識焦琴。相看薰炙濂閩舊，不懼浸淫佛老深。撥遺得張兆賜李顥對籟所異學甚朴玉麟、禘凱。卷、把卷臨風長嘆息，如何滄海夜珠沉。○書榜、銀燭風清擊柝聞，曾經對策擯劉蕢。公車廿載空迷日、國士今朝竟冠軍。鎖院樞機歸大造、形廷甲乙待　明君。霓裳曲奏丹霄外、蘭氣風吹入夢薰。○二十九日、榜發，是科額廣三百名、勷得許穀等二十有一人、一顧行空冀北羣、拔茅連彙慶風雲。紅綾餅賜桃花色、玉筍班聯杏苑芬。名望古彪眞異遇，傳巖夢版豈常聞。即今廣進球瑯彥、襄禰千年臣職分。○放榜次日、上　朝謝　恩、諸進士隨班行禮、　二月春光已遍身、朝儀　紫殿拜深仁。榜題淡墨雲霞覆，士入　丹墀劍佩

浙。隨舞蹈頭初附翼、續行鴛隊果攀鱗。逢今
思服同文日、稽古榮分草莽臣。○謝恩日、
闕中諸臣再蒙賜宴、賜金花、共戴堯
天祝聖神、欣逢明試順三辰。人間道泰占多
士、天子顏開勞使臣。上食傳來中禁
酒、宮衣賜出尚方珍。宴歸擬上明良頌、
梧鳳交輝映紫宸。○二十九日　嵩縣胡君墓表、河南嵩縣歲進士胡君
之樾號際盛者、理學橫舟先生之季子也。弱
冠補博士弟子。明之末季、中州寇盜起、君負
母夫人避難河朔、得免於禍。尋走靈寶館許
氏者五載。母疾、侍湯藥、寢食俱廢。及沒、歸葬
一循古禮。毀哀之餘、考訂譜系、以得之祖墓
誌銘者爲準。其昭一本而叙宗族、有獨見其

大者。先是、幼弟之機遭寇擄、母涕泣不能安。君慰之曰、母憂不解、枻之罪也。乃徒步秦楚間、探訪朞月餘、得聚首、携與歸、課讀不輟。母憂既解、其弟學業亦就、聲震庠序。子三人、君撫之如已子、人稱友愛焉。居室旁置學舍、教里閈子弟、歸之者衆。邑人刑部郎中傳元喆、國子監學正傳元牲、皆出其門。君性純粹、制行端方、隱居不仕、閉戶著述、有四書正旨、春秋旨歸、宗譜序圖說、醫學會心諸稿、藏於家。子昇煌、殷煌、皆庠生。其婿程傅士佳、璠明道先生裔也、請予爲表墓之文。予據行述、爲表其大畧如此。○與磁州知州蔣擢書、善政遠颺京師、諸公聞而稱羨。如程井乃先賢遺跡、實有把注一不竆之澤。得賢父母表揚題匾、

護以周垣、非學道愛人之君子、安能有此舉識。闢太中公刺磁時、衆感深仁、建有祠宇。此門外有豐碑、置道傍、近日爲往來迎送之地。不知當日祠宇即其地耶、或更有建置之所耶。念此地乃大賢過化之區、而兩夫子又繫道統傳授之人、敢乞尋考故趾、特復舊祠、或剏或因、一爲表章。先賢有靈、當啟佑無窮矣。

○三十日、程夫子二十一代孫博士佳璠以兩夫子遺書及家藏見委脩輯之任。

夏四月朔、黄元成來受學、聶佰爲介。元成字夔友、江南廬

州府盧江人。庚午科舉人。因闈卷予過爲批腕。遂介同門友聶佰來受業。亦虛懷有志之士也。

○二日、與彭無山先生書。點中執憲無幾、遽爾晉秩中丞。聖天子知人善任、使山陬海澨、荷福弘多、深爲世道人心幸。某自假歸、矢志巖壑、忽迫於嚴命、客冬抵京。今春禮闈獲與分校、所取自許穀而下共二十一名、然猶有薦卷及拔取後場者若干人。時兢兢戒懼、恐貽士林羞。幸闈撤後、爲衆口所怨、亦可云完此一事也。丁丑冬、舍弟振起自都囘、備道訂期盛意。然遲遲其行者、爲病爾藥餌之餘、整理朱陽書院、來學者衆、頗可怡志。某念生平交遊落落、所藉爲砥礪之助者蓋亦不乏。計之得十二

人先生其一也。因不敢怠滋益之助、用輯同志譜一冊、以紀善行。書成、當求斧政。遥遥數千里、心旌飛越、縷懷難悉。每遇粤西人、輒有愛民禮士大造地方之頌。此固大君子本色、想援爲分内。但瘴癘之鄉、元氣凋敝、人民稀凋、廬舍井疆不無荒蕪、賡序絃歌之聲有待作起、種種盤錯、大需利器。惟願相時度勢、次第脩舉、風移俗易、俾　聖天子德澤下究、我卽以鞏固疆域者爲仰答　聖明之實績。愚者千慮之一得、或亦有取也。謝生明詠某闈中所得士、雖薦而未售、此生氣局凋大、善成之、亦有用之才。幸進而教之、彼當益自奮也。

○三日、沈鏞來受學、陳雅琛爲介。鏞字介山、湖廣衡州

府衡陽人、已卯科舉人。因禮闈落卷、予閱批、嫌其平而置之、遂介陳子來執經、其虛懷如此。

○十日、與登封令張公聖諳書。

前聞嵩陽書院稍稍[illegible]阤、賴足下加意作興、未至大廢。不惟耿先生泉下生感、即京師諸公、未有不盛道大惠者。此亦人心彝好之同也。獨耿先生令嗣子京都煢煢孤立、屢遭大故、弱骨支持、誠難萬全。又兼之忠厚存心、艱於鋪張、外面種種、或有滲漏近。聞頗招訕謗、足下亦絕之不爲意、竊以爲過矣。耿先生道全德備、伊洛正傳、麟鳳之祥、豈能疊見。若以不能並駕繩之、是使耿先生再生也、能有是乎。某數十年讀書敬恕堂中、知耿先生最深、且知子京最悉、不過

日老實頭人爾、非爲惡也、敎之爲善則善矣。須扶持之、引翼之而後可也、豈與世俗蕩檢敗閑者可同日語哉。前聞衆口嘵嘵、猶謂久將自白、自白。今聞見棄於足下、某不能不代爲之白矣。設知之而不代爲白之、是負耿先生於地下也。白之而萬一過蒙採聽、是足下大有造於耿先生也。爲念今日之書院、二數千百年荒煙茂草之區爾、自耿先生道闡洙泗、掛冠歸田、日與遠近學者講身心性命之旨、因興復宋時四大書院之嵩陽、分衣食八口之資、殫拮据歲月之勞、以專力於此事。蓋寒暑幾忘、寢食俱廢、而後有此也。此豈他人所共爲乎。耿先生既倡道於前、適來莅兹土者、長洲牖如張公爌復翼成於後、故今日作書明

日申請久之兩河公祖田舍捐置、京師諸公文字表揚、卒成一代不朽之盛地、可光復當日四大之遺徽。此豈公祖父母縉紳先生爲他人而然乎。耿先生爲此書院勞精敝神、竭財費力、衆聞共見、誰得泯沒。近聞書院冊籍奪於衆家、齋舍牆垣漸就傾圮。且聞衆家共議輪管、不許耿氏與名其中、此亦天理、人情所不平之甚者也。今爲書院久遠之計、惟望足下力扶名教大作主持、返冊籍、之收掌、歸之耿姓、計田租之出入、叅之老成、直將書院一切委之子京、而明示以宜行之事、有未悟者、明教之以決其疑而鼓其志。子京謹厚人、當不至大拂吾言也。且子京之子耿弱齡有器局、可續乃祖之業。是耿先生之苦志未可

没，盛德必獲後人之報。而子京之朴實，未可遽以人言而不之教也。敢攄千慮之一得，爲助善政之萬一。倘不棄芻蕘，慨賜容納，斯道幸甚，斯世幸甚。

○答耿子京都書。

未至登者，數載，風境人物依稀如故，而音書隔絶，晤對維艱，每念芝顔，輒鬱於懷。種種大事，並多缺畧，自愧良深。客歲正月間聞冉先生言書院大壞，四方之學者散去，一似足下使之，然者，殊爲駭然。然遥遥五百里，未有的據，從何憑驗。乃出自冉先生之口，又似非無據者。幾欲赴登詢其的實，忽歲暮有所迫爲都中之行，都門諸先生詢及書院，多有怪歎之辭。某爲足下力解其無他，謂不過力薄，稍運置未到處則有之矣，不應如傳

者之甚也。諸先生亦稍稍意解，而華翰至矣。毋取以示人，人觀之輒歎息，郎學使者亦及見之也。書院事謀出天理之正，田地所獲之物，公收公發，無一毫染指於其中，先生泉下之志亦安。人之多言，不白而自消，且於吾道有厚幸。學臺賢者，與言書院作興，彼云須得一番考校，或留心聖學，或專主時藝，別白觀之，亦鼓勵之道。是此公之加意乃爾也。但不知此時讀書者幾許，冉先生又赴登否？或未至登，仍可延請。足下力任不辭，打起精神，作此盛事。先生苦心，可以承傳不替，斯道所賴非輕矣。先生文集向經手錄數冊，想應存之笥中。便中可寄至京，暇則細檢之，謀以刊布斯世。令郎奮志讀書，刻勵躬行，以繼家聲，是

所切望。

○十一日　李子臨進士制藝序、士之以言見者、豈苟焉已哉。有忠君愛國之心、斯有篤摯剴切之論。有博古通今之識、斯有高明廣大之辭。有百折不回之勁骨、斯其文慷慨而正直。有出塵瀟灑之逸想、斯其音軒豁而疎秀。言爲心聲、動本内志、以此衡士、百不失一。歲庚辰、禮官集海内譽髦之士試於南宫、予以譾劣薄識、謬與分校。比撤闈、計所薦士得二十有一人、而永年李子子臨與焉。初閲李子之文也、見其温潤中和、矢口正大、一切險怪語屏勿道、固知必厚自植立、不肯苟趨時好者。榜發、李子來謁、其氣象清越、言動恂恂、有慤實風、叩其中淹貫經史、閎肆浩博、而一歸於正、與闈中所校不

差累黍。予志且喜、謂以李子之學若茲、必能以易直子諒之心爲移風易俗之本、磬乃設施、上可宣　朝廷德意、下可無負知己之所信、其成就當不在古人下。既而出藏稿若干篇、問序於予。予閱之、或採集傳章句之精義、顯者微之①。或浸淫於先正大家、亹亹焉形之於口、幽者闡之。或藉聖賢口吻以發胸中之蘊、使人油然樂、誦不能已、或製局一規於繩墨彀率之中、如馳驅康莊者可以躡千里、而不至於顛躓。凡此皆文思淵洽、文辭炳蔚、韓子所謂醇而能肆者也。夫　國家設科取士、既以五經四子之書爲標的、復採其論斷之識、試以聲韻之學、觀其律令之嫻習、詢以當世之急務。其所期於士者、亦云體用兼舉。其

取士之法、可謂内聖外王之無弗備矣。而士也陳言獻謨、登第實榮、及服官之日、侃侃忠孝之至論、不勝詭隨附和之迹、愛養元元之實意、不勝計功謀利之圖、馭令士氣日頹、官謗日滋。豈時勢頓異、古處難期、亦以獻之廷者其言則是、而脩之家者其行先非、言行不能相顧、仕學視爲兩途、以故士不古若、而卓然可駕前烈者不數數觀也。李子貫藉秉心淵塞、發而爲言、亦既瑀如矣。他日以其言而見之於行、以其素所學者而張大之於世、將必有追踪於古碩儒名臣之爲、以挺然自命於兩間者、豈不於今日之言卜之哉。雖然吾固願李子之以言見者不苟焉已也。○十三日以後、校閩中

薦卷。○十八日耿子京都書來。○二十一日答耿子京都書、接華翰、知書院事足下極力擔當照管心甚喜悦。此番不第先生泉下之志得遂、即斯文亦幸有主、吾道之慶、可爲加額。竊願此後一切打起精神、勇猛做去、更無推託他家之意。將來品行德望、當與書院同不朽。人生大事、孰踰於此。某恨一官匏繫、未能爲負笈之遊、稍遲請假歸田、當携敝笥赴嵩陽、以遂夙願、以訂千秋可爾。言之不能不神往也。○二十三日、右足痛。○二十六日薦卷部衙來見衙、江南溧水人、庚午科舉人。衙第四問策排斥異學、亦卓然有見之士也。○二十七日

程公琢進士制義序、科舉之文卑靡不可振士也。有志力滌末流、意亶厚矣。然矯弊佰懼蹈弊、好作險譎語、令人望之咄咄稱怪事。詎知體製裂傳詭背、雖高自位置、是又與於卑靡之甚者也。君子於此、亦惟反經而已矣。經者何、五經四子之書是。學不佩五經四子之訓、是謂拂經。佩五經四子之訓矣、不於濂洛關閩之羽翼經書者研究之、身體之、力衰於半塗、浸淫於邪說、是亦不免蔑古以經之患矣。玩易不究河洛之源、誦詩罔識風雅之旨、讀書不探二帝三王之心法、治法爲一貫、服禮不謹灑掃應對進退之節、不講郊廟朝覲燕饗之鉅典、治春秋未窺進退予奪之微言與義、是率天下之學者而驅之空疏無用

之地。彼身心性命方甚未有安頓、其能用之國家天下、動不違理、發必中節乎哉。知不然矣。故夫學也者、有根本之務焉、非以科舉竟厥事也。其科舉之文、亦自有根乎道德之論焉、非以卑靡之音盡厥蘊也。歲庚辰春二月、値大比之期、士子挾所肄經書之業集於輦轂之下、以較長於璸闈中者、豈無懷仁抱義、處爲眞儒、出爲名臣、其言可爲制科光寵者乎。予固不敢以舉業卑靡之文量天下士也。因承 簡命、與分校之役、即兢兢焉誓以得人爲念。於闈中之文有稍涉險怪之辭者抑之、懼其蠹聖道壞人心也。有剿襲雷同之說者抑之、於其附和成聲、知鮮獨立不懼之槩也。不能洗熟軟油滑之態者、其志其操慮爲

利害所動、骨脆易折、吾勿收也。望之塔然若喪、亦欲混乎實正大之列者、貌似神非、任重致遠、吾勿敢信其後也。持此意也以衡士、但有理闡程朱之奥者、在所必録、以學不謬於聖人、可爲世作坊表也。有本先輩大家之法、能獨運以機軸者、在所必録、以自命不凡、絶罹諾之風也。有意象潤達、舉止高騫者、即不飭字句小節、或老横不投時好、緊不敢棄、以氣厚才雄、不瑣瑣懷尺寸之見者、是其襟期廓也。有亮裁清音、探之似鬱鬱吐胸中之奇者、雖文坦義明、不事鋪張、亦在所褒撮、以外平易而内精湛、剛正之氣可爲君子、信有終也。闈中以此矢志、罔敢隕越。自十三日分卷、越七日、凡得卷二百三十有奇、拔其尤者四

十有八卷中式者二十有一人而程子公琢與其選憶十五日得是卷初閱之穆乎深邃其其格整暇其調沉鬱殆鎔鑄八家者耶是何理明而辭暢也既而思之丰骨稜稜無復近響毋下一語抵人千百語非托體史漢者耶不不但已也胸羅萬象高談雄辯按之無所不有褱之莫可名以一家孰復審覘抑何與先儒語錄神相浹耶毋亦其寢食於性理之微言而大暢宗風與予奇其才嘆其學亟持卷薦之王司擊節稱賞不忍置越四日得二三場閱之醇正不雜類江都三策而一往無前之氣如黃河一瀉千里不可遏止器局似賈長沙却無激切不平之鳴其尤難者條對樂律搜微剔奧揚[illegible]山之鏣力崇正學距詖放

淫、懷孟氏之懼、此何人哉。倘具兹偉抱、弗遇於時、是不亦司文衡者之過乎。而今無慮此矣。比擬棘公冢已掇巍科、其科舉之文、京師爭傳誦不衰。予更於其鄉之先達宦京師者得公冢閉户好學、力追古人之風槩、因是奇其文、益重其人、樂與共晨夕、揚搉古今事。及公冢出所藏全稿示予、予質之試於闈中之文、一一脗合無間。其抉先儒之秘也、元公之太極、通書、純公正公之定性書、易傳、明公之東西銘、文公之諸傳序、語類、皆灑灑証之筆端、無岐得者也。至談當世之務、復識大體、重本計、言皆剴切、動中機宜、不減陸敬輿一流。噫、公冢亦有心人哉。其爲文眞眞能闡五經四子之書之奥、非復近日揣摩家所家絃户誦、

卑靡不振之習者。謂公琢之文振、科舉之文之衰可也、謂以科舉之文繼闡經明道之文之盛亦可也。他日出所學以効之啟沃、知於崇政說書之風有所取法。即外而布之社稷人民閒、彼存心利物、於人有濟、力行荒政、不負所學、昔之大儒芳軌具在。又知其取則不遠也。何者、今日科舉之文之遇於時者、已舉生平之學力經綸而肝腸布之也。予惟拭目以觀其行之所就而已矣。公琢不亦可奮然而起乎哉。

五月朔 陳獻元進呈制義序、 今年春、天子簡端揆暨臣司文章斗杓、校天下之陳書於南宮者、而予得從總裁諸先生後、與分校之役。因語於同事者曰、 聖天子闢

門籲俊賢、宰執承　朝廷德意、愼選天下之人材、以獻於　廷而拜爵焉、此抱策而來者、爲、公卿、爲大夫、爲庶司百執、非其儔與。予小臣藉茲巨典、以對揚　天子之休命、其各抒精白、以圖報效、勿得易志相從也。衆、皆以爲然。分校起於仲春之十三日、至月晦告厥成事。初閱卷多嫌平蕪。午刻得清疏不羣、迥出塵表之作、譬之沉悶中爍毒流腸、忽啖清涼散一劑、頓覺神致軒爽、云胡不亟羅爲參苓之助。因首薦是卷、三王司胥色喜、輒命中。及塡榜、則益陽陳子雅琛也。夫予於陳子之文、一見即令脫穎出者、誠以其光明洞達、暢於理、曉然於事、穩順於聲律、而無一毫牽滯介於意言之表也。以茲文品想其文心、以茲謀篇、

揆厥制事、當如黃山谷所云胸懷灑落一流、豈復慮行誼有乖舛處耶。既又得全稿讀之、調高音響、逸與雅致並擅其長。至理境快暢、尤如哀梨入口。在陳子談理只道家常、而人之覘其概者以為非寢食先賢不能有此。則技也而進乎道矣。且陳子固嘗道者也、予於闈中既閱經書而定為甲等矣、旋取二三場閱之。其講樂律於舉世不講之日、固自精晰無晦義、而闡洛閩之緒以嚴異學之防者、又從詞嚴義正、可卜他日立朝風概。謂陳子之於道也非中有真得、其能然乎。迨撤棘相晤、察其言論丰度、與予度之闈中者不爽毫絲、益自幸為報塞可期。陳子年甫及壯、時時過予、剖天人性命之旨。嘗慨學術之亂正者思

有以破其空寂雜霸之習，而以之扶正學於不替。確識偉論、純學邃養，有宿儒名流之所不逮者，良由其大父啟之。先生學有根據，其父涵仲公暨諸昆仲皆教然篤志力行，家學傳流，以故陳子薰炙已久，見理真摯。予因是嘆天下之道待人而行，非人待弘於道。如陳子者出，所建竪用廣其道於斯世，使吾言之道君子若而人處爲真儒，出爲大有造於國家之士也，豈不偉哉，豈不偉哉。又陳子取友而中焉，世且仰而慕之曰：三湘七澤間有學大抵多有道士也。予問顧陳子於旅館，見徐子日東送公車之書，勤勤懇懇，絕不爲訣第願其守道之堅，而功名若不必論。固足見陳子能友直諒，而徐子風格亦畧可想見。況子

鏞者、闡中文爲予所乙。沈子虛懷受之、介陳子來問學、以爲文稍變故步、欲高人一頭地、不知弗陳子若也。予思陶石簣先生偶躋塢屋、不尤王司而內自訟得一字之貶、激厲之爲多士之冠。以沈子之風、不將刮目於三年後乎。是二子者、終身所就、予未敢定、然沈子讀書嶽麓書院、徐子伯仲相爲師友、更得陳子麗澤互益、共堅向道之志、以不負　聖天子右文之至意、是又予之所厚望也夫。予喜論陳子之文更樂陳子之取友成德也、因並及之、以弁諸簡端。

○三日、病愈。

○六日、聞同鄉進士王永祿病、及往視、則病狠狽矣。問之不能言、止笑而已。予亟爲延醫調治。

○七日、與程璞、聯、天

人上下誠明，内堯、舜君民道義中。

○九日

辰州別駕劉公黍山傳、予宦京師、寓釣臺之②、鍾子聖鐸踵予門、以別駕劉公黍山傳請曰：從予友文學蒼佩志也。憶予與蒼佩晤接有年、稔知黍山公長者、因爲之傳曰、劉氏自鄉寧公至司訓公、凡六世、簪纓纚纚、爲閥閱家所式型舊矣。公以明經授湖南辰州府通判、初至任、府僚空無人、公獨任郡治、凡繫劇艱鉅、悉萃一身、乃殫經畫、不避勞勸、恤衆平獄、禮士却贖、治盜戢兵、諸政務各懋厥猷、辰人德之、聲著聞、中丞以才畧可大用、檄令攝沅試、其可。比至疾作、未竟所施、尋致仕。歸田後、日奉其父司訓公、色笑極天倫聚順之樂。遭喪哀毀逾常、營葬無遺憾。終三年

食蔬素、屛酒肉、勿復進。暇日課塾子弟、油濡訂聖賢之旨。更肆力左史李杜諸詩文、悉加丹黃。校讐河南通志、是非不謬於史。有司行鄉飲酒禮、延公爲上賓、往往典禮未諳、當事者悉以諮公、願得一言爲定。晚年植花灌竹、賦詩怡情。予讀書嵩陽、道經禹數、登堂與蒼佩徹日夕談古今事、卒未嘗一親公杖履、詢之云、屛居間田、足不履城市云。

論曰、人之薄仕宦而饒道義、雖曰學力使然、蓋亦天性存焉。天性不局於寂寞之鄉、雖欲以山水之樂、詩書之謏易所好、其將能乎。若泰山公殆天姿嗜道者與。當倅辰州、朞月乞歸曰、吾以踐吾約也。夫皇皇簿書民社之是務、遽以徇徉泉石間爲快意乎。雖經綸未及大著、然其

意象固已遠矣。後之子若孫循家學、有儒者風豈不足以成公之未竟、而勵致遠之器耶。

○十日、眷口至京、振起來送。○十九日遂平蔡侯

創建義學碑記、國家承平日久、文教誕敷、山陬海澨罔弗家絃誦、戶詩書、以成道一風同之治。猗歟休哉。何聖天子道隆淵穆、端拱無爲、而斯世大同、軌同文之盛若斯也。士生其間、負奇尤卓絶之資、凡枝於南宮、出膺民社之寄者、如渤海中年之異績、在在不乏、固文教蔚蒸、使然、蓋亦其應運而興、容廣在上之德意、故大著爾居稽、即爲鼓吹休明之助焉。吾年友蔡侯端儼、並仕遂平、余在史館、以一卮致慶曰、國家以得人爲急、守土以

賢令爲重。九重之上、方愼簡良有司、而君郎膺 綸綍、作中土百里之宰、崇宣教化、休息生民、漸仁摩義之爲、固取之夙抱、有餘裕者可爲、 朝廷得人賀。果三年而仁聲著聞、如予言。及予造庭、熟聞父母歌思、親見琴鶴高標、古人懸魚馴雉之風、並駕無二。歷指政蹟、如革耗勸墾、通商惠賈、絕苞苴、招流亡、除民役、淸獄訟、諸事斷然行之無礙。而又以雄潤之才、敷寧人之化、往往在綱常名教處、維挽頹俗、以還邃穆之初。予目擊設法全邢氏、之婚姻、雖間關千里、亦必囑鬼蜮而扶倫紀、亦既作爲詩歌、以颺其盛矣。顧侯處懷如不及、謂今之宰一邑者、類皆有移風易俗、使人同心向道之責、簿書之暇、黨塾不飭、非所以

育人材、報　天子命也。已卯秋，於城南負郭之區相度鳩工、設義塾以教邑之子弟。工既作，予適其地，侯偕往觀。前門、亭、中講堂、後燕堂、東西齋舍若干楹，外繚以周垣，氣象弘敞、煙雲收之指顧間，一新耳目之觀。予徘徊其間，南望層巒聳翠，大河旋繞東下，其來也有源，其流也不涸，已據一邑之勝槩。北則市廛城郭環衛於後，又若有扶翼不孤者然，隱形勝、蘊隆人文萃焉。以侯之秉心淵塞，大啟文明，以黼黻　皇猷，而人材之陶成，一似待今日而爲者，不可謂非千載一時也。士之登其堂、誦法於其內者，誠以道德爲砥礪，以忠信廉隅爲勸勉，以賢人君子自期待，以五經四子之書及濂洛關閩之微言與義爲準繩、爲

楷梯、其於立身行己之道、福世澤物之方、當必有講明服習之而不厭者。豈不曰今日儲之異日用之、爲國植楨幹、爲世廣治平、是卽侯報效　朝廷之大焉者乎。吾願遂人心侯之心、循侯之教、身體力行、以無負侯造士興行之意焉、是亦遂人宣揚　朝廷之德意、而爲中土文治之光也、豈不幸哉、豈不幸哉。予曩覩義塾之設、嘉侯之毅然肇舉、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因約貟笈以觀棫樸之化。未幾予赴補京師、工竣侯走札屬予爲記。予亦無忘夙諾、以一言紀其事、使人知昔所未有者自今創始、爲艱亦自今創始、爲榮侯之功德不朽、實與斯土爲終始云。

○二十日、容莊、容遜歸里。

六月朔與耿子京書、 公定至京、詢知書院一力承當、任道之勇、迥出尋常、深爲敬服。但願綿綿無間、耐心處之、平妥討之、不避毀譽矣。以大公必要其事之有成、吾道之興、當在此也。便中將近日規模一一示下、以慰惓惓。○六日、左手中大指腫痛。○九日、吐瀉、病甚。○十二日、瀉止。○十三日、託賢着醫來。○十五日午後、傳赴暢春苑應 御試。○十六日早辰、赴暢春苑候 旨。時零雨、不止、傳 旨各回寓所、候雨止明日再來。○十七日、召至暢春苑 御試、命作

皇太后萬壽無疆賦。翰林詹事、國子監官共八十八人在暢春苑澹寧居 賜坐作賦、賜饌、賜果相續不絕。至晚、各候宮門外、中使傳 旨明日早來、賜御書各散。○賦以萬壽無疆賦五字限韻、代 上口氣。○擬 皇太后萬壽無疆賦、并序、 膺圖御宇、齊政誠民。纂帝治之雍熙、幾康衢之富壽。凡以盡君人之重責、亦以體聖母之鴻仁。臣惟爲君固難、實在爲子之內。大德稱盛、不逾大壽之中。敬奉 慈宮、推今昔儀型之冠、肇開慶禮、協臣民頌禱之忱。値萬壽之增崇、合四方而拜舞。爰作賦以獻曰、 惟乾坤之定位、分剛柔而並建。緊地道之有常、合天行之至健。溯華胥之帝母、異

開天於巨蹤。嗣若水之神鄉、誌貫月之奇論。記丹陵之燕喜、繞赤龍而瑞符。羨潙汭之尊親、感景星而祥獻。亦聞鳦飛之降、肇王畿之惟千、洎傳麟趾之休、衍景命之斯萬。信瓜瓞之宜君、基宮庭之弘願。欽惟　皇太后特表坤儀之貞、篤生陽月之候。秉奇姿於溫淑、太姒之嗣徽於太任。播懿德於家邦、宣仁之作則於元祐。表黃中之居體、服民志以謳吟。喜甲子之歷年、膺　帝康而輻輳。臣荷勤勞而陟寶位、雖四海之爲家、聊盡尊崇。殫櫛沐而攄版圖、實萬民之爲子、代宣　仁覆。中和之養既豫而隨、康悅之徵多福且富。濯龍門上方珍錯筐篚、添萬年之衣。丹鳳樓前列果鮮、蟠桃結三千之壽。是時也、仙算永、天麻殊、百

宴設、萬嵩呼。玉液瓊漿、啟瑤池而進酒。龍文鳥篆、披閶苑以懸珠。聽鳳凰之鳴聲、奕奕鈞天之奏。傍宮庭之佳氣、瀼瀼湛露之需。山川之氤氳畢現、風雨之珍屏全無。是以人須女中之堯舜、名齊。母德於夏商、躬備無涯之善、世蹟有道之長三多祝、八風祥、四境樂、百族昌。合萬國之懽躍、將一己之趨蹌。聿大禮之告成、旣鴒聯與鷺列。茲太和之廣被、何爾界而此疆。盛矣乎、擬含章其奚名。至矣哉、介繁祉之悉稱。室家之壺類錫祚以孔時。孫子之從天被祿以永附。龍練鳳錦、織成松柏之圖。寶册金箋、裁作岡陵之句。擬山虛之受澤、千八百國之血氣厚載以深仁。就冬日而知春、三十九年之曆服益綿乎常數。臣每勤宵旰

而切祇承、惟恐一夫之失所、貽　大母之憂勞。何仰　肅雝而進期頤、已慶百祈之駢臻、垂　慈闈之儀度。自茲海宴河清之治、頤博遐齡之齊光。更使金藤玉軸之封、常帶靈萱之雨露。人民依色笑而增籌、德教傳笙簧而備其式。瞻壽域之弘開、以暢懷、敬爲　母儀之立極而作賦。○**十八日、賜宴、賜御書。**辰刻、傳進澹寧居候　旨。巳刻　賜宴、賜茶畢、謝　恩。午刻、　賜御書每人一幅、得與者六十六人。謝　恩出。傳　旨各散。所　賜御書繫宣紙一幅、臨董其昌七言絕句一首。○**十九日**、左手中指腫痛。○**二十一日**、潘成雲診視服藥。○**二十**

四日、李沐書來。予分校禮闈時、薦卷有鍾肆號者、擬其必元、不則即落第。榜發下第、乃山東武定州李沐也、至是沐以書來。

○二十七日　曹氏家言題辭、　讀雲間曹容庵先生家訓、字字琳瑯、言言珠璣、誠持身之龜鑑、渡世之寶筏也。嗣君式金更取而增廓之、舉人倫日用之常、脩齊治平之道、一一揭示無遺、了然於心、了然於口、發語皆名言至理、關繫世道人心、良非渺小。披閱再四、心曠神怡、豈惟曹氏一家之訓言、行當壽梨棗、以公諸世。○晚香樓文集序、　曹子玉少抱卓犖之才、不遇於時、往往屈之幕府、抒贊助之弘謀、暇則工文墨、以寫胸中蘊蓄之奇。其所作不爲無稽之言、大抵

皆熟復世故、而以旁引曲喻形厥旨。如盎植嘆、舉去疾傳、賣餅兒傳、書平盲者傳、後諸作、皆辭該義正、類曼倩之詼諧、而一歸於納約自牖之微意。亦可謂善於立言、精於取類而非言之不適於用者之所可擬矣。予讀是集、不能不流連於引伸觸類之長而嘆服乎玉少之取裁富而寓意深遠也。爰以一言弁其端。○二十九日手足並痛。

秋七月二日、傳赴起居注館、院長韓宣上意、加傳翰林中能書文之貧者、各辭。○回寓、左膝大痛。○五日、潘仲謀以凌燿來針治。燿字若儀、

湖州雙臨人。自此間日來針治，率以爲常。〇九日、掌院韓慕廬先生疏勤名以上。上加意詞林中之貧者，既各辭矣，至是掌院開二十八人以上、勤與焉。〇十二日麥蒼侯燿針治三次，血脈通順，病稍輕。〇喬門告假一月。〇十五日鄉思一首、傴僂因五斗，千里憶高堂。藜火成何藻，斑衣舞幾行。蘆溝風捲日，鐵埳雨生涼。愁聽秋聲雁，南飛逐夢長。〇十六日上加俸詞臣赴暢春苑謝　恩，予病未與，有詩。上加俸詞臣能書文之貧者，予與其中。諸臣赴暢春苑謝　恩，予病未能去，榻上望

闕叩首紀恩一律、　君恩滄海潤曲體獨儒林。隆遇明良頒函寵雨露深文章優白鏹冰檗勵丹心。寧必隨鵷鷺教忠識　聖音。○聞上諭諸臣做好官、將來學院與你做。若不做好官、且莫說處分你們、如何來見我諸臣叩首謝恩而去。觀此誠諭、　皇上知人之明、洞鑒千里、何日不以忠臣期諸臣。詎不當以忠臣自砥礪。竊恐　皇上厚待諸臣、諸臣重負　皇上也。然寸心丹誠、惟所自矢而已、人何問焉。言此以誌一時之隆遇云。○二十九日賦得淡日非雲影、　離明方四照、淡淡發光華。五色籠仙闕、千門映彩霞。雲散蓬萊樹、晴開上苑花。藜火恩光近、葵傾戀日華。

八月九日玩皇極經世書。○十二日、振起長子參齋入邑庠。○十六日一麥五穗、綠野翻風麥浪斜、張堪雙穗紀年華。從今珥筆書豐歲透地皇仁帶草芽。○天保九如、雨露恩深天保歌皇家戩穀益爲多。丹墀五色雲中見、黃道九天日影過。○十七日、蒙　恩加俸銀三兩、每月率以爲常。○二十二日題京師旅寓用柳宗元漁翁詩韻、一榻晩涼穩夢宿、翻起呼僕煮嫩竹。麥飯兩餐常飽食、門外幾過紫與綠。白雲無心窺簷隙、兒弟書聲競相逐。翩、蹮躚躚。會　○二十九日、石膝

痛甚。

九月七日、足病愈。○九日孟津王鶴字擬山來訪、談嵩陽書院事甚悉。○十五日入京以來、疾病纏綿、不能朔望行禮、至是能拜跪、率家人照規行禮如常。○十七日大人家信至、示云近接家報、知汝身全愈、喜甚。又聞皇上作養翰林、衙門大有起色。身當際遇、總以精白乃心、期爲天下第一流人物爲是。父身壯健、子弟閒戶讀書、不必掛慮。○二十二日、耿子京至京、子京來京師、至予寓所、時適孟津王擬山

寄嵩陽書院諸君書來。

亦在予寓、因談嵩陽書院事甚久。予痛言紛爭之非、而極勸子京擔荷宜力。擬山前日有照料書院之說、今同子京溯書院繫耿先生苦心經營、不得芟除耿姓而爲他姓占據。擬山亦勇力欲扶持正論、予拜懇扶耿先生之孤而別。○

二十三日 耿子京來晤、言書院敗壞於一二人。今欲極力承管、雖人言不恤也。予因以勇力承任鼓其志。○

二十四日 耿子京來晤、其任書院之志甚力。予竊壞書院者大抵皆爲子京才短而過於忠厚、故屢肆欺陵。問子京是此情狀否、子京深以爲是。予曰、天下事待人而行。嵩陽書院、先生畢世之苦心在是。人欲壞之、惟多生計謀、令君誘其事而不顧。彼方以不

顧先人之跡爲辭、而已始得竊其田糧以肥身家。看透此關、如何可諉其事於他人也。子京亦任之不辭、云但書院中無先生主持、終是散局。因商再請冉永光先生赴嵩陽、子致書永光。

○二十五日、河南新撫軍徐浩軒先生令其門人陳恂來詢利弊。○咨嵩陽書院學者書。

昔日聚首嵩陽、已成往事。鹿鹿風塵、幾度歲月、言之殊覺神往也。聘子京、備悉諸兄奮志潛脩、書院賴以維繫、深爲吾道賀。所論整頓書院細詢之子京、知邇來田地清楚、糧食公貯、而子京一力承當、更不他諉。此時似亦不大費力、但得一品望德行渾全無

私之先生力主其中、一心以闡明耿先生之道爲宗、尙斯不惑於衆論、而羣議可息、書院亦可永久無弊矣。已作字與冉先生商確、想必赴登、不虛衆望也。諸兄讀書書院、俱有斯道自任之責。子京倘有一時未逮處、不妨實意相商、助其不及、關繫吾道、良非淺鮮。諸瑣不既。○與耿孚先德遠書、　先生費數十年苦心搆此書院、講學倡道其中、使伊洛正傳絕而復續、其有功斯道大矣。某以寡陋之資、先生不棄、引爲同心。數年主敬恕堂中、抑先生最深、且知諸兄最悉。前聞書院有風波之起、而未得其詳。今子京赴都、備述田畝丈量、有確數可稽、糧貯公所、無侵蝕可慮。子京一力承當、無復讓之他人。此繼志述事之大者、

可爲吾道慶。但子京忠厚有餘，恐一切措置或有一時見不到處，更得賢昆仲共力商確、扶其不逮，而匡其不及，以成先生之志事。書院不朽，先生固俎豆千載，而難兄弟亦豈非傳衍正學之人哉。人能卓立天壤間，成就人品德行，不畏流俗之譏，獲附聖賢之林，此亦事之至美，而無以尚焉者也。在人之自勉何如爾。聞兩兄奮然以名教自任，書院之事頗費經畫，極爲留神，千秋之舉在此矣。某喜而及此，想兩兄亦鑒愚悃也。

○二十六日答師子益謙書。九月子京至都，寄到華札，展讀之餘，不勝欣躍。又見著作等身，況酣濂洛之旨，爲羽翼經傳之論說。集雖未拜讀，而大力深心，於茲已見，益令人佩服

無數也。愚以拙陋之資、耿先生視爲同心、其講明此事者、率在嵩陽書院之日居多、因是書院舊規頗能悉之。前聞風波頓起、衆口。兜兜以爲子京不顧爲此、故令來學者散去。四布流言、幾至人人傳訛、愚獨不敢以爲信。益主敬恕堂中十數年、深悉子京爲循循守分之人、而非妄爲恣肆之侶。但負質近儒、發少獨斷。得有崇正不回之君子扶而翼之、子京未有不奮然起者。乃秉其質懦不能與衆別白、遂大肆詆毁、令人無容身之地、不知耿先生、泉下何如。愚聞之、實爲傷心。此番子京來都、甚慰渴懷。詢知書院田地已經官丈、頃設確註清冊、糧食悉貯公所、數目不致漏遺。此二事清楚、有何餘議。書院非耿先生建脩之

書院、而爲誰氏之書院耶。書院之田糧承管、不歸之耿姓而歸之誰氏耶。此皆一定而不可易者。足下高明之見、一主於此、絕不爲羣言所搖、足徵窮理之至、信道之篤、人品學問俱在其中矣。此時無煩更張、但主持書院者務得一學識淵通、操履嚴正、又復偏私不有、以身爲教之先生、爲之講明正學、彼邪説自息、而爭端潛消矣。現今子京照管、毫無推諉、所處甚當。愚懇繫京師、未能前往、諸凡得如足下公平正大之人、矢公平正大之論、以與子京相助有成、書院何至廢弛。更聞洛陽有郭君、持正不阿、銳志崇尚耿先生之道、殊爲可敬。書院維持、不能無賴焉。有日、當晤此君、共商此事也。

○二十七日　閱耿

先生文集，祀年至庚午年止，尚有辛未、壬申及癸酉兩月未錄。詢之子京，云稿藏在家，予日此訂正之役，子不能辭其責。旋時即以所藏稿並四書、易經存稿俱寄來，以便纂輯。

○二十八日答鍾聖鐸書、大孝因心，甫抵里門，即走弔懷扶櫬南歸，殫誠竭力，完兩大人大事，真可謂孝子不匱，難得之選。今中矣，嵩陽書院詢知風波漸息，且此時田糧各有確數可稽，子京一力承當，以大公至正之心處之，無慮横議再生，其有畔道者，置之不論不校之列，久將自解。孟子謂經正斯無邪慝，亦原本之論也。正不必區區較量。徒生葛藤，子京此番至都，大有勇往任道之志，深爲可敬。小人忌之，君子未有不彈冠

相慶者。附聞志喜。○與陳實齋書、徐先生開府中土、敝鄉士大夫彈冠相慶。某素附譜末、尤蒙錯愛、大道倡明、際會奇緣、不可謂非天意所屬也。以賤恙未及拜賀、所有某創建朱陽書院、卲與徐先生興學育才之盛心、正爲符合、允屬千載一時。先生聽時先爲齒及、務求極力作興、俾規模大備、垂之百代不朽、徐先生之教之行、未始非先生之教之行矣。

○陳利弊於撫軍徐浩軒先生。豫省最爲民害者、其一雜派繁苛、火耗重加。倘邀嚴禁、兩河焚頂。其次漕糧不在條鞭征收、另外科派、倘蒙禁絕、民困得甦。其次糟米、往時赴直隸大名府小灘買兑。今撫軍李將米廠改設衛輝府在

本省買運交兌、上下稱便。彼小灘射利之徒爭控不已、倘示畫一、永在衛輝府設廠、惠澤普霑。其次在昔河工一典、重派柳稍有本省派出之柳、或又有協濟他省之柳、民苦賠累難支自撫軍佟題請蠲免勒石垂久至今幾三十年、人戴二天。忽五六年前、又派出柳稍一次各縣張皇、胥吏中飽、柳全未用、徒竭民脂。其次衛蠹撥官害民陵侮紳士或快頭、或東房、或禮房、各府州縣所用不同。倘訪察嚴禁、吞噬之害息。其次豫省田地燥濕不等、窪下之地一遇水患、田禾盡沒、最宜各處挑濬溝渠、以洩水勢。有懇請者准其便宜行事、大造民命。睢州湯潛庵先生諱斌、其孫之旭舉人。登封耿逸庵先生諱介、其子

都、貢生。逸庵先生脩復嵩陽書院、自應歸其子都承管。有羣小欲壞書院、百計阻都、令其誘卸。及他人承管半載、侵沒糧石。肥己、伊同類攻詰。今仍歸都承管、此爲正理。但都忠誠謹朴、閉戶不與外事、屢遭流俗欺陵、爭奪書院未已。念嵩陽書院乃耿先生拮据數十年而成、郎公祖父母捐脩、亦由耿先生懇請而然。此青天白日之事、何有毫釐遮蔽不明。今小人揚言於衆曰、書院乃公共之書院、非耿氏一人之書院。輒敢出名爭奪、且有弟子而畔先生以助人爲惡者。縣令張復不察一定而不可移之正理、乃過信小人之言、而聽其紛紛、至棄都不能通一言。主書院之冉先生亦云衆爭爲是、而絕都過甚、誠不知其爲何

見解也。諸懇大力主張，一意作興書院，扶持名賢之後，諭河南府登封縣，待都有禮，以杜外患，斯道幸甚。　兩程夫子請復舊日祭田，若機會可爲則爲之，亦崇重先儒之大者。　上蔡張仲中年冉永光諱覲祖翰林檢討。　襄城李禮山誠諱沐進士原任内黄縣令。　柘城諱來章乙卯科舉人，脩復紫雲書院。　睢州李子金諱子金，諸生，精通律曆之學。　先祖田簣山諱蘭芳，廪生，與湯先生爲友。　家君諱如珠字帝珍，號筠峯，前柘城縣廪生。家君講學語録載中州道學編，實蹟載明儒言行録及柘城縣志，崇祀鄉賢。邑人更於邑東門外建特祠以祀，懇賜扁聯表揚。　朱陽書院在柘城縣東門外數武，繫家君庠生勅封翰

林院庶吉士諱大任偕勤創建。蒙公祖父母俱加意捐脩、尚有未及建造。專懇振興脩舉、丕造文運、鴻功萬代。 泌陽學條規倘有裨善政之萬一、行與學校共之。○二十九日、南書房侍直。南書房侍直、 九閣通帝座、肅進乾清門。玉柱皇屏壯金爐 御案尊。崇文侍 聖主、賜饌紀 天恩。何以酬優渥、校書珥筆存。○是日、蠡縣舉人李塨字剛主來訪、未遇。○侍直出、晤撫軍徐浩軒先生。先生虛懷下問、談政事民人胞切以國計民生爲慮。○三十日、撫軍徐浩軒先生來顧。先生曰、某向見知於湯潛庵先生、屢薦爲講官、

上專信任。此一番特簡，宜思對吾君，無負潛庵先生之知已。潛庵先生當風波起時，某嘗謂先生蓋棺論猶未定，必俟某蓋棺，先生之論始定。當日稱湯先生爲菩薩，稱耿先生爲活佛，吉凶何有也。○**與冉永光先生書**。今年春，讀大著孝經詳說，博採旁搜，舉十八張③之旨發揮殆盡，有功聖經不淺。某昨歲迫於嚴命，歲暮入都，方愧謗劣，報稱爲難。今歲六月間，　聖恩優渥，寵賚逾涯。且　天語煌煌，傳令督撫照看里居者進京。先生想不能久遂林泉志也。吾道方亨，得徐浩軒先生開府中土，已將大名及禮山先生學行專致矣。正學蔚興，不能不拭目俟之也。九月間子京至都門，深以書院虛講席

爲慮、言七月内張公與學者敦請、未蒙許可。竊念先生行止、吾道之興廢存焉。子京忠厚人、翼之可勇力而前。此番來京、大有鼓舞奮勵之意、云書院田地經官丈量、確有數目可査、糧食收貯公所、亦有成數可稽。今以此供養學者、某以大公至正之心行之、豈復他議。子京極力承當、毫無難色。惟冀先生爲道起見、仍赴講壇、凡有設施、明教之使行、大道昌明、當在此矣。其於耿先生付託之誠、不相得益彰哉。某向與禮山曾言此意、幾欲作字奉達、覓便鴻不得、遂至延遲。今子京來、正吾道興行之機也。驅車而西、教澤廣敷、是所切望。

冬十月二日、振起南歸。二弟振起歸里三首、移冬方眠日、有弟已南

歸。話盡三杯酒、愁添午夜衣。寒風吹斷草、征馬帶斜暉。渺渺層城路、霜天何處依。一日對渾不覺、纔離神倍傷。燕雲鴻度影、汴水樹侵霜。遲暮風塵老、趨承筋力強。鷄聲脩職事、白首慰高堂。二田園安劣分、詩禮整鴻聲。弟子人猶在、齋堂功半成。講壇增氣色、嶽色[illegible]文明。可是窮經士、著書有康成。三

○三日 視振起、登車回家、神思黯然、大有離羣索居之悲。非年漸老則愁漸多乎。抑亦天性使然、不可抑也。

○六日 答門人鄭祖期、

生家居、曾接手翰、虛懷下問、具見道力弘毅。允足負荷遠大。鄙衷甚慰。今乘便用撮一言相商。竊以道在天下、任人取携。視分量之淺深、爲承受之多寡。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雖造詣大小有間，然不可謂無與於斯道也。志道者大約立定趨向，而不中輟，率由正途，而不旁雜，動靜交養，敬義夾持，工夫之細微曲折，漸次閱歷，久之自有理得心悦之候矣。所謂趨向宜定者，定於人倫之地而已。所謂率由宜正者，正以程朱之學而已。外此皆所謂旁雜者也。生平日得力於居敬窮理四字，此亦大家可體驗處，高明之見定當教我。時惠好音，是所望也。○早晨王擬山來晤，言照料嵩陽書院之事甚力，云明歲正月可至書院，後年可至京相証也。又以其族弟癸酉科舉人王奕業學行醇謹爲言，言此人可作書院之師。又以其子讀書不履戶外，有志正學爲言，皆可敬也。○

七日　二弟振起

行六日、想念而作、　料想眞定道、風阻滹沱河。長橋落虹影、行人負戴多。薄衣當風寒、於此傷如何。○京師微雪憶念二弟、　冬日侵冷舍、雨雪北風凉。路上行人遠、驅車意徬徨、晚來茅店早、爐火整衣裳。○李剛主塨來晤、所言皆有擔當之概、於斯道可謂留心者。九月二十九日、予　南書房侍直、金素公諱德純同李剛主來晤、未遇、素公留札而去、至此復來。○剛主所著聖學成法、訟過則例皆學問眞脩、以此見剛主爲篤實君子也。○

九日　中翰崔八公墓誌銘、　康熙二十有八年己巳、予迎養兩大人於京師、先太孺人疾作、聞崔成軒中翰以儒術精岐黄、比叩所蘊、理精法殊、不類方術家言。且誼甚篤、予遜

門後、不俟頻延、輒來覲。及致不腆、辭弗受。初以爲軒冕中相矜惜久之、知於貧賤亦然。閱十有一年己卯、予再赴補、而成軒辭人世且四載矣。鄉中美銓部貽予書、謂予頗知成軒者、令其子丙璧執其狀來乞銘。予實固義弗容辭、謹案狀而揚其梗概、以俟諸將來。公姓崔氏、諱甲、默字認庵、成軒其號也。自始祖文明去小興州遷安平、傳至公凡九世矣。崗岢嵐學正文進、保安令俊、絳縣主簿承祀、嘉靖辛卯舉人、是爲公之高祖、隱居教授、從遊者衆。蓋自是崔氏以科第顯矣。曾祖璵、萬曆己卯舉人、淇縣令、尋調竹溪。祖向思、庠生。父冕、早孤、其伯祖向學、尹寶應、撫之、學克就。以崇丙子經魁、歷學職、遷盧江令、卒於官。甫下

車、捐俸賑饑民。命全活者無算。蓋累世積德、至是且光大矣。及公貴、贈父母如其官。公少趨庭時、一禀廬江公訓、嗜古博學、文瀾灝瀚、有奇氣。爲蔣虎臣學使所識拔、置博士弟子。辛酉舉於鄉、明年壬戌成進士。旣官京師、貧窶無異諸生時。然志守益定、足跡未嘗一及貴要之門。或有助貲勸其别圖進取者、拒之。不爲意。嘗曰、堅忍二字、是某一生得力處也。與兄玉階先生訂學、不尚口說。人問之、曰、吾學期心得甘苦、豈人所知。講顏子所好何學論、聽者悚起。率以治六經爲急、而不流於泛濫詞章之習。躬行篤實、確有古人風。先是遭廬江公及韓太孺人之喪、啜粥飲水、自始殯歷祿祥以至禫除、肉食未嘗入口、未嘗一入

私室，與宴會。其冠履葬祭之儀，一以考亭家禮爲準。事兄愛敬備至，家庭間伯仲自相師友。求之近今士大夫家，槩不多見，亦可以振頹俗，勵志士矣。至崇聖道，倡建兩廡，揚節孝，表幽微，皆盛德事，獨亹亹爲之不少衰。其他詩、古文詞，下逮書法，亦皆有所宗，非苟焉已者。其志道而兼遊藝者與，是可傳也已。公卒於康熙丙子之十二月，距生於順治丙戌之三月，享年五十有一。官内閣中書舍人，覃恩勅授徵仕郎。元配段孺人，繼配兩馮孺人，贈封如制。子男五：丙奎，增廣生；丙璧，丙子武科舉人；丙垔，丙陛，丙壓。女三。孫男三：戊鈐，戊鑰，戊鈺。姻閣具載吳君玠所撰行狀中，兹不詳。以康熙四十年某月日葬於祖塋之次，

爰系之銘。銘曰、南山之豹、有文斯蔚。北海之鵬有翼其翔。飽德如公、其羽豈不足為儀、而衍子孫之光也耶。○十四日陰雲見月、月出夕陰處、愁此見天心。寂寞孤宵微、微茫萬象森。鐘聲煙樹斷、山氣夜潭深。還期明日曉、日色照寒林。○十五日寄家書、重重鄉思寫家書、先寫平安報倚閭。未列升堂持孫服、徒懸問寢付緘魚。米經兒婦千番揀、果幸女孫幾樣備。今日開封層疊選、却將立雪助庭除。米課諸物乃門人徐學人遠賻、耩耨。○十九日李剛王來聽、以平日之敬以治內、禮以治外工夫為質。予日即此便是尋仁字要着。一直向上做去、更無別法也。剛王又言、性善是大本。孔子言相近、孟

子言性善、總是一個、似不必添出氣質說。子曰、如此說性、便說快了、須子細說性字。不明明說出氣質二字、彼無善無惡等說、都與性字上尋着落、性不懼爲異端所晦乎。氣質二字、甚有功性學、前賢剖晰至此、實具苦心、未易忽過也。剛主又言陸子靜禪機及禪家大異、儒者之學、世人言儒釋上半截同、下半截異之非、甚於斯道見地明確、不同影響之見。

○二十日、南書房侍直。南書房侍直、玉階寶座朝儀肅、金函古篆存。詞臣分校字、宰相識調元。桐城毎朝罷、入南書房校書、是日孝感亦召至偶閱。日午傳餐久、從容出禁門。○侍直回寓、侍從入清禁、歸來帶夕曛。老妻吹爨久、少女煮茶勤。燈

火書聲寂、霜天更漏闌。擁爐中夜坐、稽古念明君。○出朝晤黃雲劬先生、所言皆維持世道之論、猶見前輩古誼、可醫近世澆薄之風。○二十一日 侍直之明日、答人戲作、 朝進東華門、暮出金水橋。退食不須問、大官集羶膔。○二十二日憶振起二弟至家、 送斷朔風路、征車到里門。老親歡色笑、稚子進饔餐。雪白怯寒漏、爐紅對小軒。趨庭日多暇、宦海細爲論。一好把年來事、堂前仔細陳。閑門機智淺、謝病道緣親。官俸增常數、 御書賜近臣。君恩猶未了、禁直寵如新。二○二十三日京師送人之里、 劃樹遥天白、燕雲匝地寒。一杯爐正煖、千里路方難。彈鋏悲賓客、請纓

奮羽翰。乘時莫羈滯、二月到長安。○**二十四日** 有邑人來京、志頗安、遭坎宵、求歸不得、乞憐於子、幾無以應。令告同邑王翰林、高中翰不知親子窘之抑爲過之、不得已、畀以俸錢千文令歸、笑而作歌、 客兮客兮有俸錢須自内府吾庫存、便有乞哀者來叩吾門。展限三日不得去、輾轉思維辛齏之計安足論。四海顛連、不知幾萬人。我邑一人、安可自我傷乾坤。俸錢俸錢亟持去、囘家緘口密密、慎勿聞之我子孫。○**二十五日**、足疾愈。○**二十七日** 詢子弟課業、 書聲寒漏徹、鵲起耀儒林。昔奮干霄志、今牽就日心。弟兄矢懷壯兒子閱年深。可是殘燈罷、青山助曉吟。

十一月朔、許三順來受業、谷命侯以書爲介。三順字澄庵、二十一歲、山東陵縣國學。○二日、彭超來晤。超字翔千、蠡縣人李生。剛主門下士也、剛主以書來、因與論學。○門人沈鏞書來。○三日、張秋紹先生書來。○李剛主、彭翔千來論學。○四日、二弟振起下第既歸、予檢遺卷、前三行充點未經呈薦、悵然寄詠、望圖後勁。　漫說文章聲價在、而今得失竟誰論。不悲離鸞珪璋器、轉喜未經斧鑿痕。連璧秦人歸趙氏、琴音騶忌鼓齊門。朔風嘶馬不堪憶、落日寒煙到晚郎。一今春　天子重與賢、鎖院曾看冰月懸。鄉會分二韻、翔千。倏聽秋風催戰馬、應

憐冬史破寒氈。乾坤有定誰顛倒，桑海無心任變遷。健翮搏霄珍此日，螢光雪夜憶當年。

○五日，南書房侍直。早朝，匹馬蹣跚傍帝城，人家猶見一燈明。御河氷凍風吹岸，禁闥煙開日漸晴。鵷鷺朝儀丹陛肅，旌旗天仗紫雲橫。儒臣最是承恩厚，仍到宮門候曉行。○早朝罷，南書房侍直，煙霧重重紫禁城，雞鳴纔罷六街行。戴星猶似臣心冷，趨闕翻疑院燭明。班列儼然瞻帝座，宮門又道入乾清。欣逢稽古崇文主，曉暮慇懃重銳盈。○七日，送謝春函同年之任仙源，梁宋分膏壤，江淮達遠津。士田惟戴德，風雨正勞人。燕市浮尊酒，琴堂皎月輪。相看古慈父，作宦半清貧。○

八日　京師城中、九軌塗稱廣、喧聲車馬勞。我衣傍泥濺、人影走城壕。面目風沙壯、江河日夜滔。世情惚檢點、入室傾濁醪。○九日　拜客苦景、兼値雨雪、因有是作、

叩門惚所向、雨雪染泥塗。路曲盤驕趾、輿艱卧病軀。風霜筋骨老、歲月面皮殊。大業成何日、光陰一疾驅。○十四日　同寮招飲歸、與室人話夜、

三更夜靜蹈霜回、世事紛紛一酒杯。入室猶堪醒醉眼、出言無慮忌多才。丈夫空負簪纓去、婦子却詢忠孝來。相對孤燈寒照月、朝衣早整待趨陪。明日隨趨朝期、鷄明卽趨起。○十八日　李剛主同張霖生。○十九日　李孝慤先生傳、

蠡吾李對來晤。孝慤先生、隱君子也、爲前

諸生。年甫壯，絕意仕進，不復攻舉子業。有強之者，與飲酒長歌以謝，客無復言。詔下，令郡縣舉學行兼優一人，人以先生當之，辭不起。奉太翁素先公，雞鳴而起，拜於堂下，然後升堂問安。飲食嗜好，伺所向而適之。侍疾，衣不褫帶三閱月。聞呻吟聲，即先意詢所欲。日五六食，必躬進，廁牏溺矢，必親滌。久之，親安於所事，頃刻不能離，更易之，不顧也。素先公既歿，哀毀骨立，菜果醯醬數月不入口，三年不飲酒食肉，襄事一稟古禮，比遭母夫人喪，亦如之。事兄瞿瞿然，讓公田不私所有，人高其義。至禮容秩秩，歡洽無間，登其堂者，率感歎去。先是世亂，素先公出家貲助里中貧乏，勸少年勿爲盜，人德之，盜屏跡。他寇至，輒抽矢

標其間曰、李公長者、毋相犯。時所在、盜蠭起、先生負勇畧、有大志。與鄉衆約守望、儲糧械、時時習射、以資捍禦。甲申後、謝世事、不復問、一意誦法先王。念聖學以敬爲樞紐、顔其齋曰主一。每晨興、讀孝經、大學、中庸、朱註各遍、然後旁及他書、潛玩默體、務期實致之躬。博陵顔習齋訪先生於家、見手錄日記及所輯性理、通鑑諸書、大嘆服、歸而揭姓字於座上、出入拱揖、以志所向。邑有王養粹者、志可造、先生貽書訂學、人樂遊其宇、競砥爲孝弟忠信之行。其嫉邪慝也、辭色初不少假。患佛者蠱聖道、火其書、絕其徒、終身不一履其地。晚年謹獨遏欲之功、内省益密、不類世之表暴於外者、人固不得而識之也。家素饒、經淪

桑變易田被圍、食指且蕃、紬於用、至難堪。乃與人言、絕口不道貧字、守志益定、持節益嚴、屏視天下不義之富貴若將浼焉。彌留之際、屏婦女勿近、猶顧謂子行屬纊禮。學至此時爲用、其亦一息尚存不肯少懈者與。先生諱明性、字洞初、號晦夫、卒於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年六十有九、學者私諡爲孝懿先生。其配馬、孺人、以孝謹佐夫子成德。子璐、庚午科舉人、勵志爲聖賢之學。璜、培、竣、巘、俱業儒。論曰、上谷多隱君子。先生之孝友節義卓冠一時、拕其家風、殆居然有道者。嗣君璐、更刻勵躬行、汲汲然取人善。意李氏之子當必有遇典者矣。

〇二十二日、李天桂號丹崖來晤。

〇二十五日、爲唐

欽文兄兩孝子書傳後

書唐孝子傳後、雲間唐氏世所稱兩孝子者、伯國俊均秀、仲國英茂森者是。予跡其行事、信非孝名不副。至考其孝、人或以刲股稱。予聞孝子平日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家庭間太和洋溢、無幾微乖志厲色干天地之和、此此氣象豈在三代下耶。今世幾家能是。是則孝矣。且兄弟之齒各五六十餘、猶同爨財則共之、無寸絲一粒私之妻子。因而娣姒和樂、子弟從善、不以少長渝服御居食、讓美不有。至趨事爭先恐後。下逮童僕、亦蒸蒸然化。以此稱孝、今世又幾家能如是。孝子之季弟欒欽文幼體羸善病、失怙恃、甫八齡、均秀與妻曹氏撫之如子。患瘍、經晝夜調視、

衣不去帶、寢食幾廢。疾已復如常。爲授室、曹氏盡出奩中簪珥、已則荆釵布裙、惟適。諸姪安於所育、依依不能須刻離。均秀更爲欽文擇師、令稟學當湖陸稼書先生。稼書者、翼程朱而屏邪說者也。欽文與聞講貫有得、出所學以與當世之賢人君子較得失於微芒、而爲斯道干城、均秀實啟之。維茂森之愛其弟也亦如是。是則孝矣。人之稱兩孝子者、或以刲股顯。即郡邑上其事、直指使表其廬、亦曰孝子刲股。刲股云。夫刲股偶事爾、一療母而母瘳、再療父而父瘳、人之格天、豈遂謂無是耶。要亦平日宜兄弟、樂妻孥、惻怛至誠、動天有日、自當獲祐如神。止可以是觀孝子之用心、未可以是畢孝子之行也。欽文每對人述

兄之德不置，至嗚咽不能言。予讀其答潘蒼山書，於公忍二字，辨之最悉。其言曰：公忍二說，一近王道，一近伯術，一近儒者，一近老氏。故能忍不如能公，公公者，無私之謂也。至引伸無私之義，謂倫紀浹洽，仁理貫通，民胞物與，莫之能外，而以爲伯氏有合焉者，此眞切言仁孝，抑亦可識兩孝子中庸之行矣。欽文引茂森子會午，問學於予，予稔知兩孝子行事，因於諸傳後，特表懿行，以彰諸世云。○二十七日谷命儀壽來，並運糧至京。○二十八日呈王六翰先生，先生貽過我論文、待漏同仙署，清風千僊翔。光輝分太乙，藻彩動文昌。下馬紅塵掃，檢書白晝長。相期如貽日，傳影正微茫。○二

十九日 復門人沈鏞書、十一月初二日接手翰、見門下山澤虛受、兌悅講習、勤勵不息、大屬快事。札中別感恩知已言之、至謂不欲薄其學問之氣、阻其淬厲之神。區區之懷、深爲洞照。以門下之見道明決、矢志闊廓、其所受孰得窺其涯際。吾夫子所謂大受、正以自處不薄、天地民物之責、不能舍我而他屬也。當此聖道昌明之會、五經四子之書奉爲取士法程、士之服習其中者、宜乎皆道德之選、人盡洛閩之徒矣。而不盡然者、以讀書止欲邀科第、肥身家、而不思爲聖賢之流也。今世學者大獘、想高明勘破、自力矯所習、生允切望門下志定守堅、就舉子業中窮理、繼以力行、探濂洛之奧旨、窺鄒魯之門庭、學

問累進日益、上達地位當在是也。焉少墟先生云、舉業上加一行字、便是眞理學。此語在今日尤爲切中肯綮之論、是在深味而自得之爾。獻元近功何如。朋友相觀而善、更是的確切當工夫。既爲同年同志好友、講習砥礪、互相滋益、想不能缺此一段光景也。晤時並致此意。

○三十日

復門人李沐書、 朝廷三年大比、將欲愼選天下之英賢、與之共治天下也。體此意者或寡矣。殊不知簡命一膺、即宜以得人爲報稱。此外旁雜念頭、眞屬謬妄。生闈中閱文、不敢以文視文、直以文而遙度其人之心術行誼、學問經濟、必具卓然自立、不爲流俗所移之風骨、將來坐言可以起行者、而後從而薦之主司、以求副

賓興之選。蓋以今日之言爲士子之羔雁，他日居朝蒞官，率由乎此。今日之取士亦關衡文者之身品，他日以人事君，卒不踰乎此也。闈中得門下卷，說理精深渾確，而無囂張之氣，製局光明俊偉，而無詭譎之詞。想其心地品行，當是端人正士，以此爲海内冠冕，庶士子挽浮靡之習，國家得惇行之儒，異日爲王會爲羅倫一流，立斯世之坊表，樹名聲之干城，其有裨於天下國家也，豈云渺小。奈時尚潛藏，屢薦不售。固知天玉汝於成，正不易以艱大之任付之也。是在自勉而已矣。聞門下詩禮家風，傳之已久，積德者其有後乎。聖賢人品，宇宙事業，皆屬分内，非第以博青紫爲顯榮已也。此意正須早審爾。

十二月十一日與高荆襄同年論詩。○十四日。答鄧至京。○十七日顧羽來受業、張用藏爲介。羽字振青、二十八歲、江南常州府無錫庠生。○羽來受學時、與言義利之辨甚悉、以追先世端文之風、巖爲勸勉。○十八日。答張秋紹先生書。春正十七日、京師接手教、不棄愚陋、輒施誨提、仰企之私、爲之一慰。及讀大著、洛閩源流、崇正闢邪、既標鄒魯之旨、小學淪註、微顯闡幽、復接考亭之傳。某僻處窮邑、每恨聞見短淺、不能探賾道蘊、得先生諸書、敬置案頭、朝夕環諷、受益良深。以先覺覺世、非先生而誰、豈第維繫東南道脉已哉。冬月、高君函三

復携孝經問業諸刻展讀之。問業規模廣大、條理精密。至叅補古文閫門一章、前後序次仍依今文十八章之舊、識見既高出今人、舊章復不戾前哲、後有作者、恐無以易斯也。

○二十日掌院傳作春聯七言二付、五言六付、八慶堯年同宴喜、春盈禹甸發光華。　春雲色繞蓬萊下、寶篆香浮雲漢間。　律調占瑞應、歲稔聽薰歌。　年驚花發早、春座鳥鳴初。　曉樹流鶯轉、春堤芳草新。　祥雲凝鳳闕、旭日映鰲頭。　金鋪凝瑞靄、玉律啟年華。　歡同萬户遍、恩自九天來。

○二十三日、爲雎州蔣公作墓表。應贈徵仕郎内閣中書舍人蔣公墓表、雎之孝廉蔣公壯其既殁、

其嗣中翰君武臣乞予言以鑱諸石。予雖固、不敢沒長者之行、謹撮公生平、爲文以表其墓曰、公諱奇猷壯其其號也。性至孝、以之友于兄弟、篤一體之愛、不以形骸間、推以厚於子姓、惠於宗族、如疾痛苛癢、必抑搔之而後即安。再推以及於姻婭友朋、扶孤解難、於財弗吝、於事亶有所維持。更推以及於疲癃殘疾、惸獨鰥寡、一切窮若無告之人、爲之紓其困、遂其生、務俾霑潤滋濡、重有造於人世。此公之大槩也。溯厥家世、系出姬姓、籍隸江西、元時有任會稽守者、其遷睢自諱宗者始。宗於元末督輓運、以師阻家於睢。六傳至公大父愚齋公汝能、以明經尹鳳翔、嗜河洛之學、爲時所重。父恐迆公廸先、爲諸生、好施與。萬

曆間歲歉，糴所備粟以賑，全活者衆。遨遊吳越，卒於淮浦。是時公甫六歲，跣足奔號，與三兄扶喪歸，哀感路人。因心之孝，自童子時已然。後二十年，營葬盡禮，傾家貲不以爲弃。劉、王兩太夫人俱合祔。先是，中原冠亂，携家避河朔，未幾歸。高許之變，旋作，兵刃顛踣中，隴畝荷插，身自經理之。卒未嘗廢學。與五兄刻志砥礪，凡道傍、椰蔭、古剎、簷隙，皆坐卧吟誦地。以故聲振於庠，兄弟相繼登賢書，人竊榮之。上春官不第，已丑中副車。時謁選例得司李，五兄勸就銓，公不忍獨留，遂與兄俱歸。亂平，力田所積，家饒裕。或聞顛連呼籲之聲，惻惻然不能自已，有求輒應，無以償者任之。有焚券者、有助葬者、有濟藥者、有授產者、有代

租者。聞某某道宜砌、梁宜成、輸財樂爲之、不厭也。雖舊城內塗塞、商賈往往蹈泥淖中、輿曳牛掣、苦不能前。公雇役二百名、引水淪其壅塗、大治、商民稱便、號曰蔣公路。新城水口施疏濬之方畧相似、通衢置柵、更設夫司啟閉、慮較詳。北城市肆久湮、居人思興廢、絀於力、貸公數百金資營建。工成、列廛碁布、煙火錯雜、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公顧而樂之、曰是吾志也、何責償爲。前所貸者置不問。黃河決隄將潰、衆洶洶謀保城策。州守造公廬問計、公以爲障之亟、力任其事、發佃丁數百人、持版牐擁土以遏橫溢。夜宿岸上、親督役三日而堤堅、城免衝決之患、人安堵如故。公制事喜磊落之行、屢爲義舉、益豐於財、家積穀至

數萬石。或勸平糴、可坐收羸利。弗納、曰、吾所需幾何。顧儲此備災拯饑餓爾。順治己亥、霪雨爲災、農告匱。復値淮南流亾寓中土者不可以數計、穀價騰貴、老弱救死恐不贍。郡佐以中丞賈公命來勸賑、衆難之。公慨然曰、饑民且旦夕死、何忍坐視不救。即捐穀三百石。又以未能均霑爲歉、復相同善寺獨立廠煑粥、自春徂夏、躬親其事。耄稚男女日數千人、仰食不少缺、病者醫之、死者棺以瘞之。既畢事、人與一鐮一笠、令歸農。無輕徙他鄉。食公之德者感激泣下、作爲歌謠以傳其事、製衣一襲、列萬人名、登堂以進。有百歲翁陳某者、避人世幾三十載矣、聞公舉、躍然出曰、此老人百年中所僅見者也。中丞上其事於

朝允所請、詔旌其門、爲近今所未有。康熙癸亥歲大旱、禾盡焦、人無以生。冬復施賑、更給以衣。春正益領家廩、自人日至十一日施穀五千石。有奇饑者食、病者起、襄橐負載、路傍備狠籍、皆公賜也。人無以報公、立豐碑道傍誌不忘。過其地者指之、日是固活民命、爲天子褒嘉者也。率咨嗟感嘆去。晚年德益尊、郡舉鄉飲酒禮、以公與賓筵、顧公善晦、不自炫。鍵戶窮經史、於書無所不窺、尤好讀朱子綱目。暇則植花種椰、恣意徜徉、不受世縛。宅後闢園、構小軒、日容膝、益以是終焉。公器宇軒豁、負氣岸、羞爲囁嚅態、好直言人過。當事有所咨、他人退縮不前者、獨侃侃力陳、排衆議、身當艱險、爲士類所倚賴。雖濟世利物之

心未及行之於天下、而州閭鄰封以及四方之散而就食者、霑公之惠以活其生者無算、蓋恢恢乎裕福世之弘規也。已公卒年七十有二、丙戌科舉人、以子武臣爵、應　贈爲徵仕郎、内閣中書舍人。元配尙氏、應　贈爲孺人。孺人有賢聲、公刑于之化於是益著。子六、各以職顯。武臣其季也、持身維謹、不苟同於俗、門以内整齊嚴肅、有古人風。子仲男容莊館於甥室、公家世厚德、予知之最悉、因縷表之、以告天下後世之樂善不倦者。○二

十四日

晩香樓詩集題辭、　雲間曹子玉少躭志山水、足跡幾遍天下、所至題畱積盈帙。今年夏讀所作古文辭、如登泰岱諸篇、具有振衣千仞之勢、予竊偉之。既又携晩

香樓詩索予言。予惟王少好遊而詩富，凡齊、魯燕趙豫楚越黔諸遊歷之區，其名山大川、風土景物以及忠臣孝子、節婦貞女之屬，罔弗舒毫而紀其勝概，誌其芳踪。遊至王少，其輿每奢。詩至王少，其於人倫物理，探撫殆盡、得此允足千秋。況篇中陟岵之思可方古人、而白駒場苗，不啻三致意焉。詩人情性之正、就蹄於此。至其用意深而造境老，大抵沉鬱悲壯之意居多，則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爲也。

○**二十六日** 聃子京書來，言嵩陽書院畧與杜坦如侍御、就條理甚慰。

○**二十七日** 天地間正氣有人、吾道可幸不孤。承諭與釋家子用侍生帖，甚愜鄙懷。且面諭小力以孔孟爲言，此扶正黜

邪之心、維持國是、福庇生民、皆自此、貫將去、所關甚鉅。某慶閑先有人擊節稱快、豁達當趨聒爾。○二十八日 東鄰同祿之變甚烈、于收祖先神紙牌懷袖中、次及家財、及尋日錄、容遂已懷之矣。遂又將耿逸庵先生文集亟取匿身中。家人倉皇疾呼、眷尸急出、勢將及。及眷尸出、而門外街頭人跡塡塞充斥。不得已、暫止大門內。曾孔亮等升屋護持、移時風轉、五城官役救火者畢至、更得滿洲汲水禦火法、始息。此番驚皇、謂未延及、亦其幸也。書之以自警。○二十九日 與王渠庵先生札、昨日中徃寶至草廠街、心忽動、急思回家。及返、東鄰遭回祿之變甚烈、延及西鄰、離敝寓纔兩家、勢熾不



可撲滅。幸來救者鱗集，始免就焚。稍遲，俱付灰燼矣。但思中途忽返，若有驅之而然者，亦奇事也。

是年，分校禮闈，官京師。

外孫宋齊保技字

尋樂堂日録卷十七終

校記

①顯者微之：當作「微者顯之」。

②「鈞臺之」下疑有脱文。

③張：當作「章」。按，即《孝經》十八章。

尋樂堂日錄卷十八

朱陽竇克勤敏修甫著　男　容莊　容邃　仝編

四十年辛巳、四十九歲。

春正月二日、足病。○十日、使赴陵縣糴糧。○十六日同鄉團拜、與。○十七日與少司農王集一同寓、足又病。○庵先生書、病諸事廢弛、昕晤言及時事、力拯之猶未晚也。鹿某紳受官辱異常、紳衿之體至此、可爲

寒心。專望扶持名教、早伸大義。稍遲、是非倒
置、便難收拾矣。○與陳緘庵編脩書、　倣鄉
鹿令某所行不法、致士民踣碑控告。彼不自
返、遷怒於紳、託言請紳講話、將某某封鎖衙
內、非刑痛打、箠楚幾斃。如此暴虐、平日居官
不問可知矣。倣鄉亦禮義之區、紳遭此辱、爲
從來所未有。中丞公節鉞甫臨、清風霜肅、豫
士官吏罔弗滌垢從新、不意猶有肆暴於光
天化日之下者。專祈轉達、大　與少
發乾斷、民命得甦、士恥可雪。○二十日司農
王槩庵先生書、　鹿紳遭此奇辱、神人共憤。
及時挽之、或庶幾存衣冠之體。不然、斯文掃
地矣。奈某自圜拜後疾轉甚、近日並難離榻、
所以未能造請。此事關繫非小、前函妄瀆、今

未示教。竊念拯災救患，爲春秋所首重，況殘傷其類，尤拯救所難緩。昨某已有所託，或轉達矣。聞之者憤然難平，謂三二日內即當轉致。想使者行在近日，似宜早爲之所也。○

二十七日　自二十三日至此日，爰滄侯間日來針治。

二月十五日　李沐來見。○李剛主來札，詢家規內夫受婦拜之禮。○答李剛主札，傷寒疾最忌勞頓，望靜攝爲幸。至所云病中不忘恭敬，進學益密，非淺學可到也。夫受婦兩拜，此扶陽抑陰之意，日用間極平常事。只爲今人不體得夫婦有別義出，即此細節便大驚小怪，以爲難行，更安望其於五倫做到義精仁熟處。只曉得君子之道造端

乎夫婦將這些儀文曲節自安之如常矣。寧陵呂新吾先生如此行、且謂已嫁之女猶之子也、歸寧不得位父母之上。此二事予極佩服、家規因採用之、非臆見也。○十九日出門拜客、旋右脇痛、不能動移。○二十五日徐子文書來論文。○

二十九日答徐子文書、前讀論文鴻篇、以賤恙狼狽、不能裁答。今稍平、敬以一言奉復。佳選蒐羅制藝諸體、備具文匯三等、凡先輩大家才士文人之作、各以其人之分量位置之、如銓權衡以較輕重。即起作者於今日而問之、彼安能不帖然服者。此大選所以風行海內、爲第一流手筆也。其巨眼卓識、三等之上又標大儒之文以存聖學一脈、

此眞諸選家所不能夢見者矣。蓋文所以載道也，諸選家之所重者文也。先生之所扶翼者道也。取文之羽翼斯道者，另爲一編，直與四書五經相表裏，庶人讀此編，知聖賢之道可學而至，不徒以文辭競長，則先生明正學、維人心之功大矣。某淺見寡聞，自叨鄉薦後，其爲文止據胸中所見，惟恐謬於聖人之道，何敢與當世之君子論文也。今辱高明不以所見者或謬於聖人之道，文未必能造至此，而先生相人於其骨，不於其肉，抑亦可感也。更錄稿奉質，其有沿習舊調者，求痛指削，倘一二可存之篇，標出存之。如此愼選百首，藏之笥中，或亦一段切實功夫也。

三月二日、使自陵縣運糧來、谷君命侯、許君艮臣各送糧橐舟、用情甚摯。○四日、耿子京書來、言嵩陽書院王教無人、商永遠之法。○五日、李德樹診視云、病在肝、肝木、風濕注於經絡之間、其痛處以有淤血未能行、爾法當行血以治標、可專攻肝經、不必用他藥引至別經也。如方服之、兼用離宮錠敷患處、痛止、頗得力焉。○八日、李剛主請醫員從雲宇震生來。醫員三元人、與李中孚交善。○十五日、上賜翰林詹事、御書勤石裝冊告成進呈御覽、

病未能至。○病中偶成、忘機懸榻靜、得意攤書多。谿達開隱望、宿雲帶鳥過。○十六日、至聖先師孔子眞像得之裔孫孔雲漢。○十九日、足痛止。○德樹之力也。自初五日以後、服李藥不問。○二十三日李剛王來、覲能至前庭相會。○二十五日答黃覲履書、詩稿言言從理道中流出、足窺道力堅定。足下篤志問學、今茲樂行吾道南矣、正未可以偶藉僚佐爲論也。古人重道德不論祿位、若以祿位論則大聖人爲委吏、爲乘田、早是望卿相拜下風矣。後爲司寇、至今當以孔司寇傳而卒不聞以此稱也。則古人以

人重官、非以官重人可知矣。足下以道德之儒爲貧而仕、亦肯試此循分盡職之暇、與蜀中人士講明此道、定有從事乎此者出而羽翼之。斯誠千載之幸、非徒一時之知、所關學脈、豈其微哉。某碌碌長安、無他外慕、惟願道行遐方、早將政績寄郵筒中、使我覽手教如共几席、則幸矣。囊澁無可爲贈、謹以拙刻爲拜别之具。途長珍愛爲望。○黄覛履來晤、以聖人既亡、精靈不亡爲問。予曰、氣至滋息、氣散消歸無有。聖人既亡、氣非更有存者。覛履曰、或謂聖人之氣原是不散、故能百代如生。予曰、此未免流爲輪迴之説。聖人亦人、爾氣如何不散。曰、百代人敬之如生、若何。曰、理在人心、自不可沒。聖人全盡人道、先得人心之

所同然。以同然之心印之人、人未有不以聖人爲可敬者。此是理之所同、非氣之當存也。○謂視履曰、此畨宦遊、勿謂僚佐無所事事。公務之暇、陶成人材、是亦吾道之可行也。此是大主腦。至隨分盡職之事、因時爲之、自有當盡處。此又難以預言、當局自有設施也。

○二十九日 李剛主來視。

夏四月二日 門人周藕書來、言秩守耻奔競之事、闈中不受請託、不採虛名、不擇年少、猶得取人以行之意。○五日 與郭甯州札、榻前片語、業訂千秋、僻陋之區、正待君子之教澤、玉汝於成。此其兆也。泌陽條規、乃某所施於宛東者、朱陽書院家君建

此於敝邑、與來學者講習其中。湯想學道愛人之君子爲之振興、新邑侯便中可一言否。

○十日　劉叔讓、尹江寧來聽言、居官廉潔自持、仁愛爲心、欲力行善事、以盡職分、外非所慕。子甚喜其志不安於流俗、因以張膺如寧登封得力於耿逸庵先生敬恕二字、爲言、叔讓納之。

○十四日　送邑侯連式似之任八章、

學道愛人、操刀而試、允矣君子、民之攸暨。

上谷名賢、簪纓華胄、忠孝之傳、日自庭授。

早窺濂洛、蔚爲儒宗。百里待命、以造花封。

竹馬之迎、雲霓之望。襄山風月、聿收琴堂。

琴堂禮樂、父老興歌。歌我侯者、其意云何。

云來何暮、新日以舒。啟之辟之、其檉其居。

亦有棫樸、薪之槱之。遐

不作人、綱紀爲期。我侯菑止、吾道云興。我之懷矣、日之方升。○十七日、門人程兆鵬等謀梓朱陽書院講習錄。○十八日答周敉寧書、壬申冬、虎丘片刻之遊、少長咸集、八文稱盛。今思之十年矣、翹首吳山、猶在夢想間也。客夏讀手教、知閉戶纂脩、以十秋自命。但不知經史兩集孰先告竣、公之海內、使某得快讀也。邇來棄餌侵尋、孫孫歲月。翼雲篤志力行、可方古人。不時聚晤、吾道不孤、所深幸爾。○容齋婦至京師、容肅攜男女僕數輩來。○李爨珠書來。爨珠彰德府臨漳縣人、予於禮闈擘節理學策、知繫攜荷

斯道之士，特薦不售，慨歎久之。後欲將對策録板以表正學，謀之彰德廣文楊君子申，子申欣然輸貲，然策稿不可得矣。至是，李子以書來謝，暢言所學，痛斥王陽明亂道之害。

○大人家報内特書四語訓勉。家報云：我身壯健，腿痒之患已愈，無慮也。振起率衆子弟書院讀書，分外事一切不與聞。偶成四語示訓：謹言慎行，安分守己，房産地土，人情天理。

○十九日，足瘡愈。自正月初二日至是，多服李德樹藥。

○二十日，題論學一則，孔子集羣聖之大成，其部告門弟子、學之一字，反覆不能去諸懷，盍有味乎其言之也。朱子以效字訓學字，又推其意曰：人性

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今思之、先覺之所爲者何。講習討論、從事致知之功、省察克治、從事力行之功、皆其所爲也。先覺爲致知、吾效之、先覺爲力行、吾效之、豈非學聖人之學乎。學之一字、確然爲致知力行之功。故大學一篇、孔子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其曰欲明明德於天下、先治國、齊家、脩身、正心、誠意、是大人之學在力行也。其曰欲誠其意、先致知格物、是大人之學在致知也。然必物格知至、而後意誠、心正、身脩、以至家齊、國治、天下平。是未致知、不知所以行、既致知、又不可不勉爲行也。此孔子言學之大旨也。學並知行而爲言、至今學者奉爲標準、不可移易矣。

然有時對舉言之者、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是致知、篤行是力行、博學於文是致知、約之以禮是力行。總之完全此學字也、串通言之者、見不可有陵躐之施、對舉言之者、見不可有欠畧之處。朱子謂其序不可亂、而其功不可闕、蓋以此也。知行之說明矣、要知所知、所行者何。知此人所得於天之理、行此人所得於天之理而已。天生人而賦以理、人承天而繼以學。先儒論學、以復性爲宗、蓋不敢失此理也。朱子解大學之明明德、即曰人之所得乎天、又曰遂明之以復其初、解論語時習之學字、即曰人性皆善、又曰乃可明善而復其初、即此意也。李子恕谷憂世之學者或歧其趨、著爲論學一則、大率因病下藥、其言似有

尋重焉者、而其意實欲其登道岸。觀每條之下更加小註、其音始明、其心亦良苦矣。予更恐學者泥其詞不達其意、反以爲讀書可不必而求以力行焉者、因其知所從適之路而誤用其功、其實也失之野。卽其聰明才智之士、不沾沾於詞句之間求之矣、或於學字之義未融、以爲學焉而始知、知焉而始行者、是言知而遺致字、忘卻致知卽學也、其失又近於破裂細碎。是有意尋成法、而反乖成法、均之不能無慮焉者。予因爲之言曰、學非他、卽學此知行是也。學字卽知行之統名、知行字卽學之分見者也、非學焉始知行者也。知之功不止讀書、而讀書一着自是緊要事。如易、書、詩、禮、春秋、性理、綱鑑、凡有關世道人心之

書、隨讀一句、即思行一句、處處反之於己、以求有得、則講習討論皆身心之事也、力行之功又不可輟。何以行之。即以講習討論者實見之於躬、則日用間無非踐履之途也。如是學至而性復矣、何慮學之有岐趨哉。至見性之說、乃釋氏之言、非吾儒之論也。聖賢之論性不一、不過曰盡性、知性、復性而已、非有所爲見性之說也。恕谷辭而闢之、旨深哉。○

二十一日　答李鼎珠書、　四月十八日接來書、展玩數四、知道力堅定、於聖學正派、默默印証、無毫髮之錯、中心怡悅、莫可名言。僕於斯道雖粗涉藩籬、其實精義與蘊未之窺也。但波靡之會、異學紛紜、閑先不敢不力爾。二十年來、與耿嵩陽先生往復訂確、

稍有爲世道人心之害者屏棄勿道、恐貽誤人心不淺也。以此相天下士、意必有同志者共明前聖之遺緒、而不使失墜。以故禮闈分校、閱前場必參之以二三場、更注意於三場之第四策。於吾鄉得門下一人、理明識正、信爲濂洛羽翼。雖未獲售、已於文字中識其人可千古也。因不忍没所作、欲付梓以公之世。今稿既不復存、而索之又不可得、亦且柰之何哉。門下以如許學識、豈借一策而顯在區區亦欲彰明此策、爲斯道標準的爾。念斯道正脉、孔孟而後、周程張朱其嫡派也。學者不從此爲準、反欲逐馳於邪徑險途、以相競尚、多見其惑也。吾鄉自二程接洙泗之傳、當時及門諸賢共肩斯道者可不必論。嗣如元之

許平仲、明之曹正夫、本朝之耿逸庵諸先生、皆得正學之槪。至許酉山，力亦頗大，邇來冉永光、李禮山方進未已，皆不可謂非斯道中人也。但器局有大小，造詣有淺深，此不可掩。爾來札許論確切，僕意自治宜嚴，論人宜寬。程子見人摘前人之短，謂且取他長處，自有意也。○二十九日門人陳聶恒書來，索予四書文稿付梓。○與石潤生廣文書，我輩處今時，杜門力學，加惠後進，所可爲者此爾。足下擁臯比，聚黨庠之士而訓誨之，不同窮鄉寂處，言莫我從。但南汝風土人情，多沉溺於利欲中，不能拔出流俗，此際須有人以振興之。某昔滥司泌鐸，惟信人性皆善之說，誠心勸善，夢寐懷想，惟此一事。久則

未有不信從者。聖人謂誠能動物、非親歷者不知也。今日竊幸借道南國，惟翹首望大道之行而已。〇答劉紀成書、接手教、領佳箋、深感纏綣情殷。念古人於訂心之交、或數月、或一二年間不通消息、若似於音書隔絕也、者、而其實不然也、迹則疎而志則親爾。足下寔心嚮與有年、京塵鹿鹿、人學無長進、然於知己前亦時思副其期望。有近句寫之扇頭、當知都門近日大概爾。

五月二日

答孫以寧書、歲暮、驚聞尊公仙逝、痛悼累日。茲接訃音、時病卧榻上、不能爲位以哭、惟輾轉蓐間、灑淚長號而已、柰之何哉。海內空濶、今又失此擔荷之

人、吾道益孤。天乎、何厄斯文之甚與。大孝因心、當順變節哀、永圖千秋、方是眞實學問、非徒以毀傷爲孝也。○**六日**、校正制藝。○**八日**、耿子京書來言、撫軍徐公諭登封令查逸庵先生及門中行誼卓越者、使主書院、以孝廉薑艮器應。○**九日**、答王擬山書、京邸聚晤、有名教之樂。大力建議、具關世道。如嵩陽書院直爲已任、舉耿先生數十載之苦心、幾至於墜而復積者、皆其力也。前接手教、具悉擇吉赴嵩、日爲懸望。再接翰示、知三月初八日至書院、捐田五十一畝、且勸捐二頃。此畨盛舉、當與書院同垂不朽。尤有商者、來諭雖云從學有人、前規未墜、然維持斯道、振興不替者、端賴

有正人君子出其無欺無二之心、運以措置盡會之才、始得承領此通天徹地之事。但恐子京赴任後、書院不能無隨時補救處、望道篤常至主持、因時損益、以承大德、豈非斯道賴以常存者哉。○答耿子京書、今春接手教知撫軍、待以殊禮、復蒙加意書院、擇人主教、此爲良圖、以薑良器應、允爲得人、榮選湯陰、自淑淑人、家學廣敷、人材成就、在今日矣。新尹吳公前將大名備道之、晤時自相得也。○十七日京邸湫隘、夏至行禮、共神食一樟。○二十八日門人陳聶恒書來、再索予四書文稿付梓、並致徐學人許望之殷。

六月三日 待贈湯母王孺人墓誌銘、鄉先生大司空潛庵湯公道德勳名彪炳史冊、海內無識與不識者傾好同聲、一代偉人卓可傳信。獨其嗣君元博學富才弘、允爲紹聞衣德言者、而人或不盡識。雖然人之識元博十之五六、元博之壼教人或有識有不盡識。元博之壼教人識十之二三、獨其配孺人之淑德有以宜家人而和兄弟者、人或不及知識元博之一二、是亦元博未爲人所盡識。予交元博幾二十年、知其以得之司空先生之學者刑于家庭有和厚莊敬之風。因知孺人之於門內、其以賢孝之行揚先德而助元博之學於有成者、實篤且久。於是思以一言表孺人之媺、與元博之懿行同垂不朽。

適其孤以行狀來。乞予銘、予何敢以不文辭。謹按狀而爲之銘。孺人姓王氏世爲睢陽冉族。父江西學憲贈廷尉寅東公、母贈淑人劉氏、世德鍾祥、因篤降孺人。孺人生有異質、聰穎過人、姻黨奇之。及歸元博、不以席豐履厚驕夫家、事翁姑執婦道惟謹。時司空先生由詞臣出。爲監司、所至扶善鋤強、清風惠政傳流人間。至室廬數椽、蕭然不易、雖顯秩一如寒素。孺人善體之、粗衣蔬食、率以爲常。元博午夜攻苦、孺人聞誦讀之聲、意油油入。傾聽賢孝節烈之談、能解其大義、識弗忘、偶舉前躅、輒娓娓指陳、便概當之者無復遺隊。嘗以之教其子曰、詩書所載忠孝諸事、吾所聞於汝父者甚悉、當繹此。勿替先訓。治家嚴肅、時

警僮婢勤職業、已先操作、紡績之聲歷久如一日、門以內秩秩無可間。元博以得賢助、無內顧憂、一以家事埤益之。遂依交側盡力匡贊、以經理天下國家之務司空。於是特以薦再起、始擢　講幄、洊至卿貳、出膺方岳重寄、入晉秩宗、兼輔導　東宮之責。凡歷官中外、勳猷爛然、斯世斯民、仰爲柱石、不可暫傾焉者、元博實左右翼成之。向非孺人有經理之才、克以閑家爲任、夫子之志其得遂者寡矣。迨司空甍、凶災叠罹、堂上告變、骨肉凋殘、幼兒遽殤、嫁女慘割。元博以衰毀餘喘、當之繁劇叢雜之地、瞿瞿然不暇及。孺人願以病軀經營、凡鉅細精粗、內外親疎間事咸就理、人各暢其懷以去。夫人清處順則易、遭逆未免

束手坐廢。衣冠之徒猶難繩之以所不能、刲閨閣執柔順之道者、能置身變故非常、號咷不寧之境、十餘年間、悉有以安乎天命而斡①旋乎人事、卒至無覆轍、此豈易及者哉。至惻然於危苦之無依者、縫衣以施、煮粥以食之、又其天性根心仁厚、不可沒矣。孺人生於順治己丑四月二十八日、卒於康熙己卯十一月初二日、享年五十有一。承繼子之暹、庠生、聚王氏、候補同知祖公女。女三、長適同郡監生李初子監生棻、次適臨晉知縣王光皐子監生煒、三適栢城監生王涵子庠生采。孫一、發祥。今於康熙四十年十二月初八日合祔於棘故城　賜葬祖塋之次。銘曰、嶽降申甫、邦家之光。纘武賢聲、濟世文章。數遭其屯、

人之云亡。躬代勞勩，壹德用彰。惜僅中壽，未罄斯藏。爰覩河流，東歸湯湯。風吹黃沙，百感茲茲。銘茲幽宮、永誌無忘。

○**四日**　冉率茲先生崇祀鄉賢，杏壇分座一披天縱美而今德行先。只爲斯人存碩果，故教大業付竆年。年山著述承前緒，洛水淵源啟後賢。食報千秋響宗列，已將易卷作良田。

○**二十日**　答門人潘成雲書，旋里後以陶成人材爲任，明新事業兼著並收，將來舉而數之，人受其利溥矣。謁選之期，亦無多年，正需磨礪以待爾。猶記賤恙狼狽，門下痛癢相關，大有一體之愛。其纏綿篤摯之意，渾是一個仁字。更得滄侯古道存心，實意針治，始終不渝，與門下在都時無異。長安操技術以

徃者竟得此人、眞屬稀遘。所謂惟端人能識端人也、附聞誌快。○林濤書來、謝刊薦卷。

○二十一日 與俞寧世前輩書、某回書文稿不宜於舉業、原擬藏之家塾、終惴惴焉懼之。緣文章一道本乎性術、關乎日就消滅、不意敝門人數索、不能不寄去。然學力、品行因之。經綸兆之、不能以已之所長掩所短、亦不能以已之所短覆所長、不能以人之所取概所棄、並不能以人之所棄强所取此、皆一定而不可移者。先生主持斯道、天下之文章必經斷制、始定。望實爲指示、倘以爲一二可存則存之、以爲不可存、無爲護其短也。

○二十五日 賃房遭騙横逆至、以理禦之。

○二十八日

橫逆息。

秋七月三日

河南大中丞徐公壽序代、聖天子在上、乾綱獨運、世躋春臺、凡梯山航海、雕題鑿齒之鄉、罔弗訖聲教而臻壽域。其時方岳重臣敷揚 朝廷德意、以清心寡慾爲撫綏休息之計者、所在不乏、惟豫土大中丞徐公推爲第一。公由詞林累遷司寇、立朝峻潔、風概凜然、建議陳謨、侃侃倡仁義之說於 廟堂之上、天下想望其丰采、不啻泰山喬嶽之尊。先是公與河南湯公潛庵友善、同爲 東宮講官。異數頻加、啟沃有賴。公以誠正之學爲敷陳久矣。 上嘗對羣臣稱其學行、其嘉納嚮用、爲近世所稀遘。比庚辰

冬、上念中州爲腹心之地、特簡在廷忠貞直諒之臣往撫厥土、以公膺是任。陛見之日、寵隆三錫、志意交孚、依稀明良喜起之風。公亦傾吐中藏、陳地方利弊無少隱、一時傳爲盛事。節鉞臨豫、丕宣　皇仁、八郡風行、桑麻邑變。首培壅士類、尤亟訪民艱、興利除害、鋤暴扶良。一特百廢俱舉、俗尚改觀、豫之人士交尸頌感、直達於　輦轂之下無異辭、公鄉美而慕之。以予所聞、下車時一切供應陋規槪却弗視。所屬餽遺、往時藉之以媚上官者、悉痛除之。戒屬吏無剝脂膏以獻、弗改、科劾及之。吏相顧懍氷兢、無敢以私賄賂法綱者。其自奉惟飲氷茹檗、儉約之風不讓張文節、李文靖一流。兩河開府、不受一錢者自

公始。公以民不聊生、蠹奸剔弊、與之更新、禁火耗、絕私派、去黑錢之科斂、清漕糧之積困。自是閭閻不聞追呼之擾、有司無復額外之征、胥吏戢奸、難恣横蠹民油然長急公之心、識輸賦之義、息訟獄之端、成鼓腹之俗。其蠹惡殃民者、懲一二人而霜威震疊、豺狼遁跡、民得以安。即辦事公門者、止留老成服役、其餘裁汰大半、諭令歸農。邇來旱魃爲虐、公憂勞甚、至忘寢食、昕夕步禱、甘霖立沛。清風惠政、聲揚中外。往往經過其地、不敢頃刻留。曰、是不可以非道干者。公以濂洛關閩之儒、爲韓范富歐之業、不蹈虛名、務殫實惠、不爲稍救權宜之策、必爲拔本塞源之圖。公之心誠天地長養之心也、公之學一聖賢明新之學

也、公之德精明渾厚之兼濟也、公之行青天白日之人人共見也。出素所懷抱者以爲建竪、其餼士恤民、通商惠賈、飭綱肅紀、彰善癉惡、諸美績、不過行所無事、而風移俗易、人爭傳爲從來所未有。夫兩河民困甚矣、有稍稍起而甦之者、已不啻取室廬而奠安之、取肌膚性命而保護之。神明之稱、與父母之戴、辭之弗克也。矧公以道德爲蘊蓄、本學問爲大用、上不負　君父之簡命、下以慰黎庶之懷思、他日調和鼎鼐、澤遍宇宙、皆是物也、又何疑豫中諸公願爲公進千春之觴、爲　國家慶磐石之固也哉。仲秋、値公覽揆之辰、諸君子製錦稱祝、乞言於予。予以所聞及衆所稱頌者摛辭屛端、以爲公壽。

○四日

祭袁公振綸脩文、嗚呼、穹蒼表象、文昌之宿。烈烈光華、國之右族、萬夫觀瞻、百年喬木。其所由來、亶厚煦育。今茲何日、爲君而哭。慘既太甚、云何能淑。溯厥先世、爲善不怠。尊人巍科、文麗霞彩。以名進士、百里出宰。衡麓之陽、風移俗改。湘水澄波、嶽色雲藹。甘棠布蔭、方及三載。八之望之、或被皂囊。或畫熊轂、爵秩軒昂。未竟所施、韜光用藏。於已則屈、伸彼發祥。君子窺幾、信德之行。果叶瑞占、誕君之歲、熊羆入夢、畀以聰慧、墳典用探、丘索允契。八斗名高、鋒芒曜世。鹿鳴早宴、曲江旋繼。連鑣飛騰、馳聲六藝。公卿交口、望傾日下。珊珊氣骨、六書揮灑。豪興寄吟、推爲作者。　帝曰汝才、蓬瀛含且。以備爾器、華國經野。冰壺衛

玠、詞賦司馬。爰相流傳、方者或寡。誕膺隆遇、奎壁生輝。文章黼黻、韜墨霏霏。每侍 禁闈、爐香襲衣。馬上詩成、戴月而歸。冷署清襟、素志不違。朋從追隨、頗淡輕肥。君之品量、何矜以貴。日自趨庭、百行攸暨。愛日之誠、既喜且畏。定省晨昏、柔聲下氣。兄弟和樂、天倫至味。以達邦國、令譽何既。倘假之年、展驥崇朝。爲霖爲雨、氣吐層霄。經綸指掌、建豎宏超。四鐘之業、竚望非遥。胡天降厲、志豐年嗇。將及强仕、無行不得。日顧匿影、山亦失色。善人無祿、乾乾安測。某等薤露痛歌、斷金失歡。乍憶君容、悵集百端。顧瞻萱堂、白首與冀。煢煢弱孤、煎腸裂肝。行道心惻、矧予同官。初聞君故、三日廢餐。既覩君殯、痛則撫棺。梓黨輸義、奠斚

悽切。以返孤魂、丹旐遥揭。嗟君之才、中道而折。何如椎魯、無使速滅。噫嘻悲哉、欲問蒼天。搔首踟蹰、豈謂其然。脩短誠數、孰掩君賢。旅櫬南歸、蜕骨而仙。昨來今往、滄桑變遷。異鄉陳辭、灑酒九泉。嗚呼哀哉、尚饗。

○十三日　答趙文饒同年書、所論學脈、謂學蔀通辨一書出而斷制既定、不啻大聲疾呼、崇正距詖、功不在東莞下矣。某愧謭劣、於斯道未能窺探。嗣後不吝指南、俾得承誨、卒業寶佩明德。

○十九日、與大中丞徐浩軒先生書。先生與敝鄉睢州湯潛庵先生志同道合、輔翼東宮、天下想望其道德、惟以親炙爲幸。容冬、膺　特簡、開府中土、一切陋規積弊革除

殆盡、而先以飲氷茹蘗爲百僚倡。是以吏畏民懷、不賞而勸、不怒而威。八郡承風、倏忽變易、小民之輸將止足正供、無耗累雜派之苦、有室家妻孥之樂。有司之公庭化爲琴鶴、屛鷹鸇雀鼠之跡、爲奉法承令之人。士安於庠、農安於野、商賈安於市。南來者咸慶無一夫不得其所、此正聖賢明體達用之學、敷民胞物與之心。後世謂聖人之道迂遠難行、坐病是利欲薰心爾。若清心寡慾以聖賢之心行聖賢之事、未見五經四子之書所載論學論治之語不可以之治天下也。勳猷爛然、兩河澤遍、老幼焚頂、遠邇歡騰。某爲斯道慶爲天下慶、不敢以尋常蕪辭過瀆清聽、敬以鏤骨之感、用祝大年。伏冀進而加誨、銘荷無涯矣。

耿逸庵先生令嗣都過嵩栽培、嵩陽書院論令擇耿先生門人之有學行者主持其中、扶維正學、斯道有主、感荷無旣並此道謝。○二十一日壽大中丞徐公詩有序、　豫省民艱俗敝、亟賴拊循。我浩軒先生開府甫數月、潔操惠政、軼役空前、人戴二天、華祝莫罄、敬述善積、不避里歌、區區將介眉之頌云。　元老挺生濟世才、帝心簡在位三台。中州天下腹心地、遠控江淮鎮八垓。秉鉞清風民不易、上章畫策殫忠智、每有名臣出懷保、拮据日昃不遑食。我公廊廟劑剛柔、鼐教明刑惟乃休。生平誠正追濂洛、赫奕勳名寸念收。時當中土資周溉、僉曰惟公能作乂。紫宸三錫寵康侯、民隱披陳公剴對。下車嵩

少慶雲迎、百萬殘黎起。織耕先從郡饑、霜稜肅、繼擊鷹鸇狐兎驚。羣僚奉法、茹氷蘗、耻向科徵立巧名。民間輸賦早安廬、無復丁寧詰討羨餘。誅求謚額叢奸絕、共狎長官忘吏胥。社鼠城狐宵遁跡、禮樂絃歌化日舒。偶然旱魃不爲虐、虔禱甘霖降紫虛。我公開府未期月、澤潤江河流不竭。風雷手握震屯蒙、甲坼滋榮萬彙發。彼蒼感謝誕眞儒、旋轉乾坤景運扶。大河南北霑恩早、父老嵩呼集汴都。太平世界歆華黍、壽域春熙遍海隅。○二

十二日　史樂山文集序、　古之立言者、匪取能言、行綦重哉。如以言、凡文人才士擴其聰慧之性、標耳目所聞見者、皆可以其言鳴於世。以言鳴世矣、又一似居然信爲可

傳者。及叩其生平、殊不滿人意、君子往往避其文、惜其行。竊之行不克就、文亦朝榮夕萎。向之鳴於世者、不數年間、人望之却走、日銷鑠於電光石火中、而不復存姓氏於人間、良足慨也。若夫篤實踐履之士、不區區較長楮墨間、然卒未嘗不托之文以自見。其托之文者、得之心、應之口、淵源於經籍、流露於道要、初不肯以汗漫無稽之談滋世惑、而世亦無從而訾議之。不惟不訾議之而已、且久而愛慕之傚倣之、雖數十年、數百年、猶然膾炙人口。豈作者之精神逆攝於數十年、數百年後。亦作者之立身無愧幽獨、進德無慙衾影、有以預行其言於數百年之前也。金沙史君樂山爲省齋夫子令嗣、文章行誼得之趨庭者

有年、宅心誠愛、抗蹤芳潔、雅飭矜表、爲士林矜式、以故聲籍藉甚。予締交樂山久、見其動容溫和、絕無囂張之態、意以爲行得於己、譽望卓然表著於世者、其類是與。及官太學、侃侃舉昔日已墜之緒、一旦考古証今、興廢起衰條十餘事上之司成、司成嘉之。雖其議寢而未行、然復古之志亦云大矣。尋遷繁務、以裁缺歸。因取向所托以自見之文、裒集成帙、凡若干卷、屬予爲序。展讀之、見所載如論儒釋書序、小宗祠志序成均餘論諸篇、皆翼正學、崇名分、釐國典、倘施之家國天下、猶及見儒術粹然一出於正。其溯本源、維繫天下風俗、正制度、可復圜橋觀禮之盛、視昔有加、卓識宏裁、經紀世運、視沾沾雕繪之末、自號爲

能立言者、其度越何啻千里。樂山謂予曰、山曲迂儒、閉戶窮經、世好紛華、不見可喜、人亦不吾是也。噫、此樂山之所以可傳也。夫傳其人、傳其行爾。傳其行、夫安見言之不可傳也。竊以爲古之立言者、其道不踰此行綦重哉、因援筆而爲之序。

○二十三日

樂山詩集序、甲戌冬、予兒容端以予病憂鬱誓代、遂逝京邸。予哭以詩、史君樂山亦以詩悼之、凄音纏綿、往復不置、卒以莊言正論爲予㝡。其曰、身心經百鍊、顛沛庶不違。長公雖無祿、全受幸全歸。不同入世久、百行或虞虧。㝡哉君此去、永慎爾脩爲。洋洋四百言、皆發乎情、止乎義理之意。詩之蒼茫沉鬱、交道之篤厚、可擬古人、並見於茲。予於是釋其悲

兒之思、轉因是詩瞿瞿然以恐懼脩省爲益力。是詩本性情而作、其感發人之性情、有不期而應者。是歲冬杪、予假歸、樂山尙官京師、千里外遙遙勘所聞。今年夏、樂山赴補、快京華聚首、時切劘天人性命之奧、然往往旁及於詩、知所造益工。既得全集讀之、益厭服自性情出者不必勦襲雷同、摹擬聲調之所爲。惟願讀是集者因詩之工而思所由來、不沒作者因性而發之旨、庶知樂山之詩不苟同於俗、予之論樂山之詩亦不敢隨聲附和、謬爲得當、其必有窺乎樂山之學問品行者矣。至其詩能追踪古人、或曰王孟合派、或曰錢劉比肩、要其品骨風格具托紙上、世當有展卷能辨之者、予何容贅。

○二十五

日患痢、卧不能起、李德樹、員震生診視服藥。八月五日痢輕。○八日門人徐承宣書來、以米四十包、果六品附運艘相餽。○九日目微病。○十一日孫以寧書來、爲其尊人靜紫求作墓表。○十二日答徐承宣書。至誼纏綣、厚德疊承、惠米四十包、千里途長、借通舟楫、益見注愛深至、不能不銘感也。朱陽書院經齒及想作與有日。商丘公處前致一言、然文章知契既久、山言譜誼更殷、自相得不同也。○十四日晚腹痛、不可忍、嘔、生移時愈。○十七日目疾愈。○十八日痢止、不服藥。○

二十二日、足痛。○耿子京書來、言八月延董艮器至書院稞租、存岈書院、同衆公牧公發。○二十三日門人沈鏞書來、言讀書於嶽麓之虎岑松關、以無負師友期望之意。○九月朔楊士玿書來、謝刊薦卷。○二日夜被盜、竊客遼婦衣物去。○六日夜、盜拋磚瓦、有警。○七日張平山引會稽醫者沈公先來、服其藥。○十五日門人徐承宣書來、索予四書文稿開雕。○十九日答徐承宣書、君親師友理惟一貫、厚則俱厚、薄則俱薄。門下厚以

存心、以此貫倫常、貫家國天下、其所建樹、知必不讓古人。況尊堂老夫人善蔴蘊結不淺、念以英俊事賢母、將來發洩、誰得窺其涯際。念某官況蕭條、屢爲滋益、當之難安。拙稿之刻、盛意向曾聞之、曾起矣。但恐某文既不足輔翼經史、又與舉業家不相近、未免爲可棄之物、安敢以之問世。若必不肯護某之短、或就中加選擇可爾。○與門人陳聶恒書、拙稿之刻、門下與學人極當注念。但恐無益於舉業、爲世所訴詈爾。因盛意不得過拂、錄稿百餘首付去。至評選之託、他家未同而言、安能相强。龍光藝林名宿、又屬道義知契、以此相託、必肯爲我指其瑕疵者。○二十日、使者至、惟門下與學人商之可也。

展閲大人小像、家人環侍、宛如京師聚首、心志怡悅。使至京師、展玩大人小照、志喜、凡幅驚飈舉、椿庭接壽顏。端然躋講座、宛似訂兒頑。華髮三年壯、新衣五色斑。把杯應進酒、夜夢到鄉關。○自初二日以後、益警不絕、夜抛磚尾如常。家人輪流宵稽、馬鳴和子時來守樂經、夜不眠、至此日以後始寧。

○二十一日　劉崡書來、求薦卷、言讀正宗一書、識學聖之楷梯、入門之正道、潛心玩索、以求力行。

○二十二日　答耿子京書、榮任吾道與行之兆。某昔任泌陽、先生舉手加額、果爾名教眞樂、頗嘗其味。今後先同轍某之欣幸、亦猶昔也。已將

德行學問亟致吳公、自相得益彰、吾道展布在此也。書院延董艮罍主持、可謂得人。就中作典、便中示我。秋月患痢、人事廢絕。近雖痢止氣弱、可保無虞矣。○二十六日與查聲山同年書、疾痛慘怛、寸步難移、種種公務、萬不能赴。倘有失悞朝期等事、惟聽參罰降黜而已、奈之何哉。聆承命价二十八日進館遞呈、力爲維持、非肝膈相照、未肯扶危至此。更有慮者、二十八日至朔日朝期甚近、萬一未允、維挽無及、再懇不憚乘輿一詣宗伯先生之門、求早批調攝、得靜息一日、實被惠無窮。○二十八日、衙門請假、得兩月調養。聲山之力也。○二十九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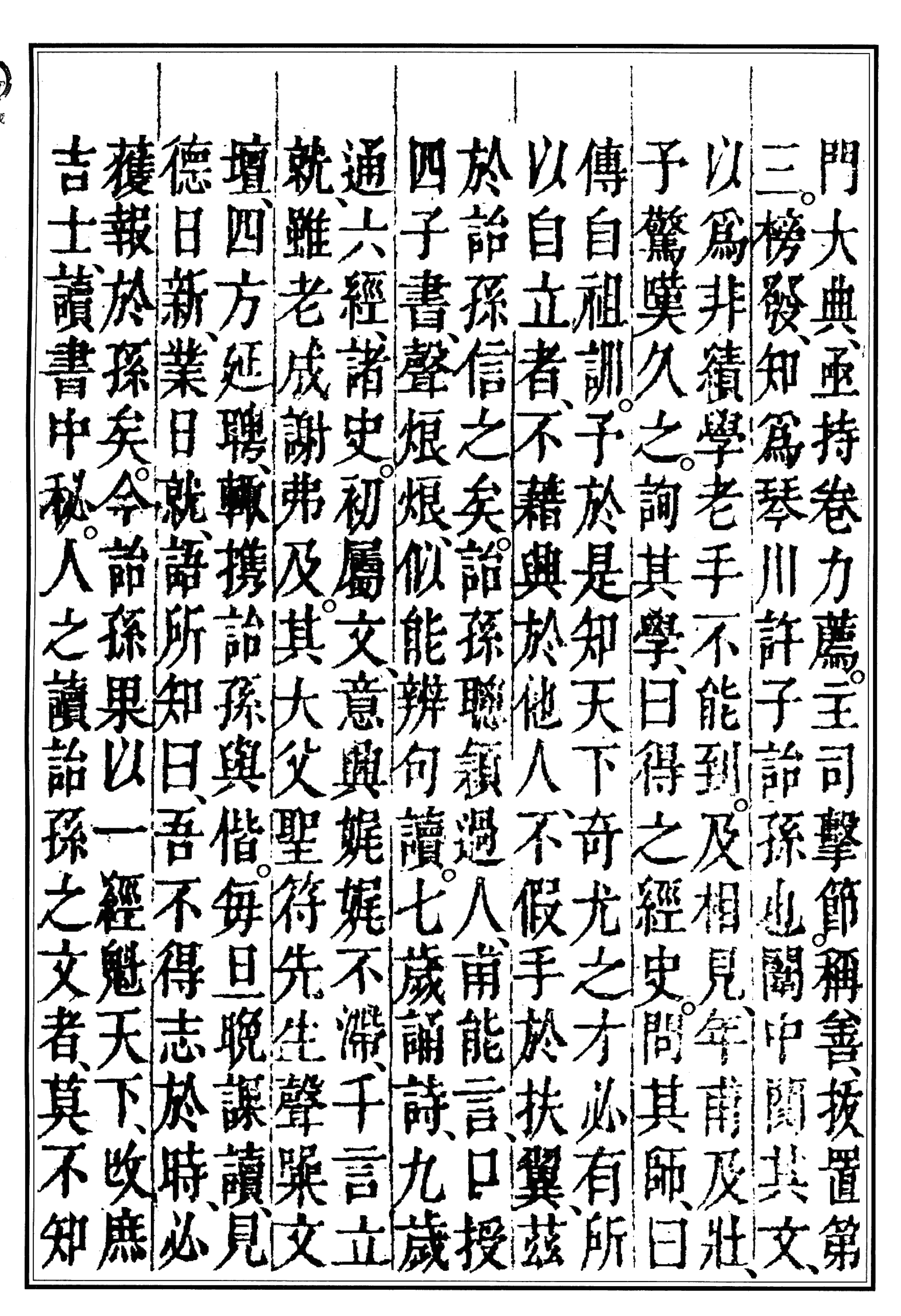
答劉崕書、庚辰春別時匆匆、未及細商斯道。然英年駿姿、知其負荷宏遠、故以拙刻奉贈。今接手翰、虛懷銳志、見道明決、千秋大事、不能不厚望爾。關中之學與洛閩並稱、後起者想當有任無讓也。佳卷謀之貴鄉劉波千助刊、劉樂善之舉、未可沒也。

冬十月朔 答孫以寧書、某執交無幾、韓同志譜以尊翁居首、例於每位先叙交遊年月事實、自爲一段。後再提一段、撫其人之生平備載之、如小傳然。尊翁懿行方欲撰次不意溽暑病胃、嘔吐近月餘、不能握管。入秋患痢、深秋痢止、而舊日足疾復作、數月內狼狽百端、至今畧愈。以故諸凡文字暫且停擱、雖尊翁傳亦未能遽成也。所云墓表與傳體

例稍異、稅侯愈時並如命。即葬事畢、亦無妨續用也。○**二日**自九月二十一日以來、俱服沈藥。○晚服沈麵藥酒、下夜兩腿不寧、至五鼓方安。○**四日**凌滄侯來視。○晚服麵藥、四更時兩腿筋拘、胸中氣散約有一飯之頃、大不寧也。○**五日**夜不寧、至天明能立、膝彎痛減去。但氣弱、不敢再服此藥。○張來庵王文子同年來視。○**六日**行立較輕便。○服沈地黃湯加減方。○**九日、黃硯芝夫子來視。○十日**許詒孫翰林四書文稿序、士必有品而可語立身、必有學而可以致用。二者嘗相因、而今世舉業家胥失之。非不從事呫嗶、孳孳向進、然而父師

之教，子弟之學，別有授受，莫可漱濯。一部以砥德礪行之道，脩己治人之方，迂笑驚走，置不復問。夫立身行道，孝經之言，脩齊治平，大學之教。人孰不讀其書，講明其理，顧頹然自廢，語及此，一似爲非分之求也者，是人之讀書，非求有得於己，不過視爲弋取功名之具爾。苟由科第致通顯，以爲富貴無難猝至，斯已足矣。其學如是，其品更安可問，故有甫入仕籍，即以利欲填胸，以浚民之脂膏喪檢。彼非好爲狠狽，幼無師承，長不聞道，惘惘於行，甘蹈污辱，如水之就下，初不自知其趨之卑也。國家設制科取士，先之經書以觀其服膺聖賢之訓，繼之論表判策，以觀其博通世務之材，誠欲得士之明體達用者，以之共勷

景運，非徒使青紫榮身、溫飽肥家而已。往歲
庚辰試士南宮，予與分校之役，於求賢盛意
不敢以苟且畧相負。衡文時務得輔經翼傳
之儒，不則法準先型、理境有造、武才橫一世、
有任道之勇、或春容濬雅、有正直君子之風，
皆在所録。每得一卷，閲竟必掩卷思其品行、
思其學術。見有確然可儲爲廊廟之用者，始
爲呈薦，非是類也。即才鋒縱橫、文辭穠麗，不
敢濫收。以其律之立品勵學，恐有所不可知
也。閲三日、得一卷，識力超曠、器局軒昂。觀其
概，有黄河自天、波濤洶湧、不敢逼視之狀。及
按其中之所涵，復沉潛縝密，言言抉先儒之
奥，而運之以唐宋大家之氣，範圍於歸、胡諸
先正之法。意若人必經明行脩之士，可光闡



門大典亟持卷力薦。主司擊節。稱善、拔置第三。榜發、知爲琴川許子詒孫也。闔中閱其文、以爲非積學老手不能到。及相見、年甫及壯、予驚嘆久之。詢其學、曰得之經史、問其師、曰傳自祖訓。予於是知天下奇尤之才必有、所以自立者、不藉與於他人不假手於扶翼茲於詒孫信之矣。詒孫聰穎過人、甫能言、口授四子書、聲烺烺、似能辨句讀。七歲誦詩、九歲通六經、諸史。初屬文、意與娓娓不滯、千言立就雖老成謝弗及。其大父聖符先生聲槩文壇、四方延聘、輒攜詒孫與偕。每旦晚課讀見德日新、業日就、語所知曰、吾不得志於時、必獲報於孫矣。今詒孫果以一經魁天下、庶吉士讀書中秘。人之讀詒孫之文者、莫不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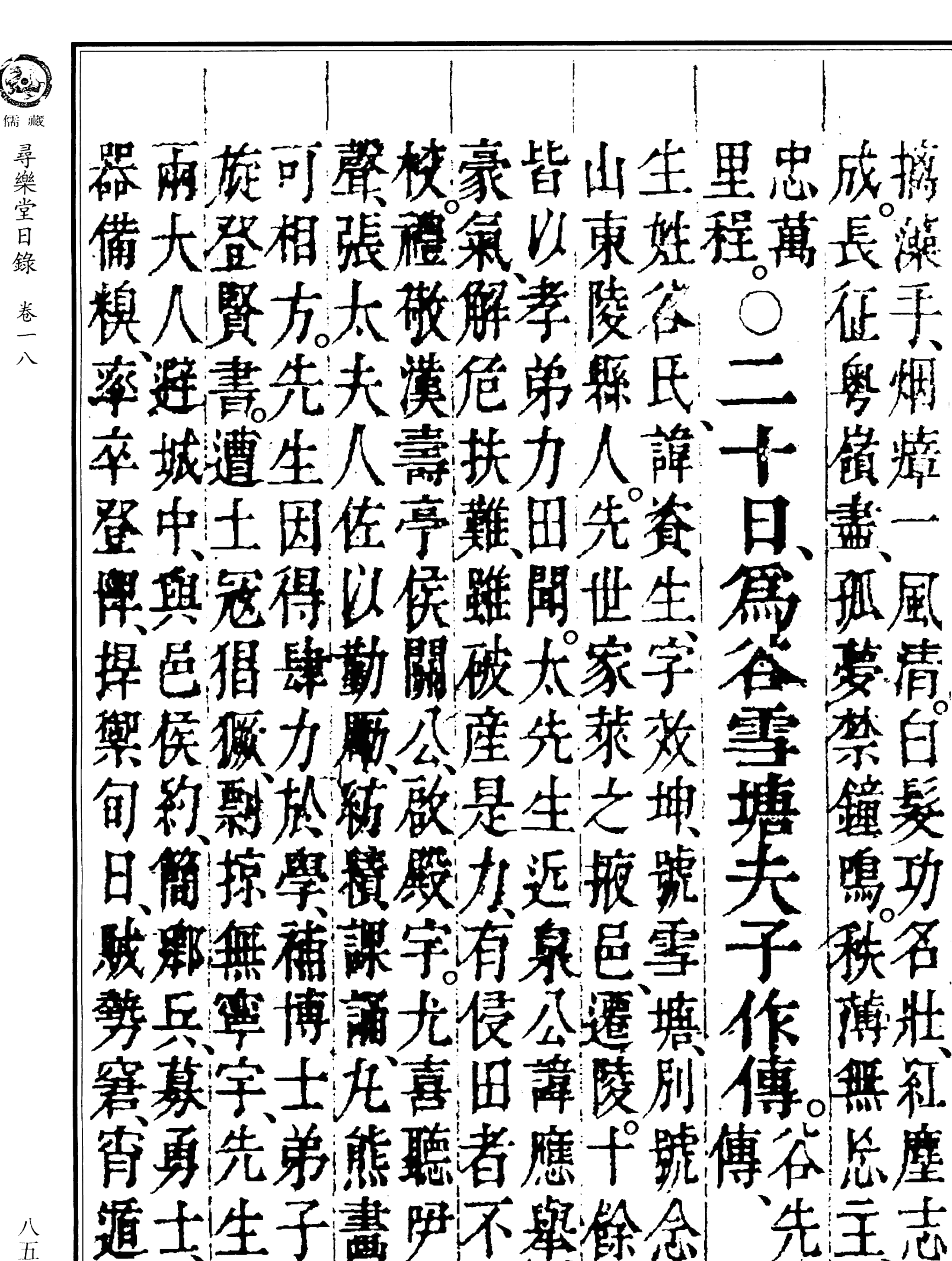
淵源於庭訓，光大祖業，畧可見矣。已卯登賢書，稿行世久，膾炙人口。茲更彙聯替諸篇，問序於予。予何以序詒孫之文哉。今日序其文，猶是關中決其人也；後日必其人，初不異今日序其文也。憶仲夏晤其尊人欽是先生，古道期許，孝友因心，詒孫之家園居然有道之家也。古之有道者，非立言之難，實躬行之難。程朱諸大儒闡經明道，以教行勉德爲歸。後之學者立身致用，舍是何階。詒孫幼通六經，其爲文根柢於是，又得家庭詩禮之傳，不謂之希賢希聖之品，窮經致用之學不可。乘是以往，即聖賢垂訓之言而一一實體之，以致之家國天下之大，則品與學爲海內第一流，而立身致用，均堪不朽。即區區仰答求賢之

意、亦可藉是告無愧焉。詒孫其厚自期待矣哉。

○十二日

張遂若侍御疏請勑毁明季逆閹魏忠賢碑墓、得　俞旨立祠仆劃輿論稱快、用拈二十韻紀事、　盛朝握乾綱、旌善開春霽。　主聖臣自直、勸懲識大計。日有驄馬客、　王事殫勞勤。乃見西山阿、封植矗雲際。胡爲埋首丘、豐碑更踰制。魏閹肆熖毒、豎黨煽其勢。憶昔熹宗朝、柄移專禁衛。賢士遭戮辱、東林鼎、鑊纏。禍已成瘭癘、國運因之斃。雖復赫然怒、寸磔辜未蔽。歷有八十載、侍御擊鷹鸇。　天庭一飛章、萬里撤纖翳。下　詔誅逆孽、狐兎將焉逝。墓毁碑亦仆、歡聲動燕薊。斧鉞追奸臍、忠魂雪幽繫。伸法於既往、勁節益加厲。山河滌穢濁、日月中天

麗。所賴國柱石、封事鶴清昊。史氏勸鴻篇、垂戒亘非細賞罰　天子權昭揭　聖明世。○贈陸弘種皮襖一。陸乃商巖公之孫、誕嘉之子也。久客長安、冬乏煖衣。恐幼年衝寒不耐、以所衣贈之、但以未能製新件爲慊也。○**十三日**杜坦如侍御像贊、　鳳翔懷抱鶴翥丰裁、子諒之心、谿達之才。觀蓮寓志、臨流徘徊無入不得、優哉遊哉。○**十八日**送曾錄事之任象州、　初膺綸綍重、天未盡王臣。驛路山城渺、秋風江樹頻。到官民氣靜、化俗吏庭新。齋癖消去、淵懷見古人。○又代二首、　晚香樓一卷、世早受詩名。經國文章在、撥雲天日橫。微官稟雙闕、忠膽障孤城。莫謂蠻烟地、恩深山路平。　眉攄


擷藻手、烟瘴一風清。白髮功名壯、紅塵志業成。長征粤嶺盡、孤夢禁鐘鳴。秩薄無忘主、微忠萬里程。

○二十日、爲谷雪塘夫子作傳。

谷先生傳、先生姓谷氏、諱賁生、字效坤、號雪塘、別號念圓、山東陵縣人。先世家萊之掖邑、遷陵、十餘世皆以孝弟力田聞。太先生近泉公諱應舉、負豪氣、解危扶難、雖破產是力、有侵田者不與校。禮敬漢壽亭侯關公、啟殿宇。尤喜聽伊唔聲、張太夫人佐以勤勵、紡績課誦、丸熊畫荻可相方。先生因得肆力於學、補博士弟子員旋登賢書。遭土寇猖獗、剽掠無寧宇、先生奉兩大人避城中、與邑侯約、倡鄉兵、募勇士、除器備糗、率卒登陴、捍禦旬日、賊勢窘、宵遁、城

賴以完。未幾、丁太先生艱、哀毀之餘、竭喪葬之力、儀罔缺、人以孝稱。丁酉東禍起、釁由族子、先生不忍膜外視之、竟罹局中、幾不測、卒以　恩赦解。然家貲蕩矣。初無怨色。己亥就公車、成進士。先是、鄉人言關公示夢兆、謂谷氏積善久、歲當第其子。聞者咥然笑。以是歲非試士南宮之期也。已而滇黔蕩平、　世祖章皇帝沛恩詔、特行會試一次、而先生登高第。至是始知報施不爽云。謁選得蜀之太平縣。時太夫人疾作、先生侍藥餌、盤桓不欲前。太夫人趣之行、謂報效朝廷、即慰母心、毋戀戀鄉關爲。不得已、拜慈闈去。至其地、山木蔽天、鳥道一綫、數十里一少人烟。以氛氣甫靖、民未遑集、士鮮知方、一一招徠誨訓、漸次圖之。

而城郭廨舍半没於戎馬烽火中、猿哀狐號聲相逐、意怦怦動、若慈親入坎窞、不可藥。閲月、訃果至、慟仆無生理。强起之、亟辭篆奔喪、兼程而進。歷江漢巫峽、雖置身洪濤巨浪中、不自知其危險也。抵舍、哀聲動遠邇、營葬追遠之禮與事父同。服闋、補河南滎陽令。滎以瘠壤瀕大河、當衝要之區、供億實繁、民疲於奔命、更困夫椰、不聊生。先生力請當事、歲應得減半。人以爲舊例相沿久、官斯土者往往抱患心、不得志於時。微公誠孚上下、烏能利民。至是緩催科以撫字、不以敲朴爲尚、民德之、輸納[illegible]如期。有以事至庭者、諭以孝弟仁讓之行、不事法禁、獄訟幾息。編戶口均維難、往憑里書冊報、是可上下作奸、叢弊不可除。

先生力查覈汰、老稚之不能役者、悉得實。猾吏靡所逞。勸墾荒田、願力者備牛種資之、起科概從寬、風遠播、流離失業之夫額手賀、以爲怙我恃我來也。不踰年、歸鄉土者數百家。時海嶠方來之衆、駐他邑多不輯、惟移榮數十輩。區處得所、闢地授產、列屋以居、遠人惠我德、與土著無差別。邑地險隘、京水出其中、土人架木以濟、秋漲驚濤、隨波淪沒、往來率臨河而嘆。先生易以石、梁址固不可撼、商賈行旅便之、鑱石以祀。至孔廟、奎樓、義塾、公署捐繕更新、毫不取之民間、民亦不知有傜事之勞。政成。廣衢隘巷、盡緣椰成陰、黄槐夾道、入其邑、指目爲河陽花、皆先生棠愛所貽也。壬子、棘闈分校、矢公矢慎、凡得五人、褚子有

聲以進士宰順昌、張子心印宰埜江、杜子貴閉戶教授、以明經爲任。最後陳子苗實宰饒陽、聲尤著。並勤以謭劣備數、同出先生之門。更有王子艮棹、李子兆元、亦闈中識拔、授之他經房者、咸執弟子禮來請益。一時得人稱最。然苦志搜羅無寧晷、心力耗矣。及甲寅滇藩跋扈、軍需孔棘、猶力疾視事。病轉劇、不可醫。四月、綸音降陞淮安府同知。五月捐館舍、縈人如喪慈母、不春不相、號泣累日。傳稱同鄉中年、兹其是已。先生負奇偉之姿、幼有大志、宦遊著績所至頌聲作。忠孝大節、炳炳烜烜、爲宇宙樹標準。及其殁也、邑人籲請侑食瞽宗。生有利於邦國、殁乃愜諸輿論。全受全歸、雖泉下奚所抱憾哉。先生生於前萬曆

戊申八月初五日、卒於康熙甲寅五月三十日、享年六十有七。以　覃恩授文林郎、贈父如其官、贈母太孺人、封孺人。子一、晉冊、太學生、娶遠安令盧公運昌女。女一、適庠生龐懷璞。孫二、本嘉、本盛、俱太學生。女孫一。姻閱詳行狀、茲述其梗概以示將來云。

論曰、先生之有德於人也甚矣哉。肅膺鄉薦、輒罹族禍、身蹈危難、卒出險中、是有德於宗黨也。寇亂相仍、練卒甃甲、非韜畧夙嫻、竟以樽俎卻賊、活一城之生命、是有德於里閈也。及隸仕版、惠愛殷流、蜀以兵燹之餘、施一月之綏輯、豫以衝罷之地、殫十年之漸摩、雖久暫不同、其被惠則一、是有德於遐方也。倘出此措之天下、韓范諸公之偉烈、當必有崇

朝可立致者。惜乎秩方晉而未竟所施，豈惟

惟揚一區實蔪仁恩，抑亦斯世斯民之不幸

與。

○二十四日 家音至，邑侯連公於九月內

投啟，請予大人鄉飲大賓，弗

克辭。計前後敦請大賓十有八次矣。○程兆鵬、許穀等刻朱陽

書院講習錄成。許穀

作序。○二十五日 聞撫軍徐公漕米不

用民解，祗令官買價銀，總在條鞭內，省民間

數百萬金錢及無窮輓運之力也。書之志快。

○二十七日 答陳孟叢姻家書、鹿鹿京塵，

教之善。九月初二夜，衣物等盜竊無餘，所餘

惟一布襖、一銅簪爾，如何如何如何。便中嘗有手

翰寬解、是所望也。○北彝鴞爾且蠢動、王師進勦。杜侍御建議無令駱駝驟取民間、事得寢。因有是詩、

聖治車書同、薄海遵法制。言有西北虜、跳梁蹈罪戾。朝議遂征伐、駝馬結繩繫。民間奮忠勇、取此去牛掣。老成尚猶豫、侍御陳剴切。除賊以救民、民命焉得幾。軍中組練明、驍騰足幽薊。駱駝產異土、中原少搏噬。枯魚索之肆、輓運尠所濟。當國奏其言、下令勿或敝。思天降生民、無形國之衛。君臣動色儆、惟此勞心計。一言活生靈、旋轉匪云細。消萌於未然、勝作軍旅誓。青史恐遺編、作詩告當世。

○二十八日、**容肅回家**、以談華美安義命、去隱深、趨明明誨之。及行、予送出門外。回寓、覺步履强

健、幾於復舊。○杜侍御爲邵子康節請博士、得　命旨允行、詩以紀之、宋治休明昭中天、輝映廊廟勸諸賢。司馬輔政眞宰相、潞公長者尊其前。同時堯夫不肯出、醉裏乾坤手一編。易圖展玩三十宮、天根月窟春回旋。後世但知醜其數、惟有我　朝闡眞詮。濂洛關閩並　賜額、學達性天　龍章懸。聖道一元昌千載、始信五星聚奎躔。侍御居近京洛地、絶學欲得裔孫傳。五子有後、官博士、擊壤豈無守遺篇。上章請録賢者後、　天顏開霽崇厥先。　詔下洛陽尋嫡派、嵩邠之側瓜瓞緜。從此世世薦蘋藻、繚繞香烟接伊川。　聖代購典不嘗有、子春儒術亦精研。獨怪當日青苗急、曾勸一分拯顛連。（王安石行新法、使士無强去。先生曰此賢）

賭盡勁之狀、之赫駭法絕類、張嚴、揣能鑑覽爲一。分、胡爲處處安樂窩、元會運世判未然。毋乃早識天津橋、國是盡付一杜鵑。微哉玅用誰能測、一動一靜中不偏。鴻逵高蹈羽爲儀、而今處士寵頭驚。祀田。○觀杜侍御季平順建祠碑頌圖贈之以詩、　功成十載宦爲家、幾費恩勤撫字著。山隱風吹新棫樸、田廬雲覆舊桑麻。清心臣節甘茹檗、直道民情愛植花。俎豆千秋留片石、逢今

天子更褒嘉。○**三十日**自此以後、闔子弟所寄文字。○容遂令肄業京師、因予病、日事藥餌、舊業幾廢。至是予病愈、始得攻舉子業。

十一月朔答門人周蕪書、　四月二日接手翰、反覆暢論、幾近千言。知門下於

斯道有得、故獨擄確見、非如門外人爲痛癢不切之語也。僕於禮闈識門下、而門下於人闈前已信僕、此未謀面、而以道義相合也。榜發後相晤、門下舉時時作清夜之觀一語、謂得失繫於此。此僕闈中衡文、亦以此語決爲宿學力薦此、既謀面而以道義相質也。及屢接言論篤實、舉止端方、時証濂洛關閩之旨、門下所言者未免靠定心字作主、僕恐流於明心見性之説、因以理字商其領要、而來札千言中不忘此句、此久相聚、而以道義爲勸勉、久相別、而總以道義爲歸宿也。天下惟邪正異羣、薰蕕異器。今日之相得莫逆、皆自門下無奔競之心始之也。以之立身行道、獲上治民、一以貫之、夫何患哉。○

八日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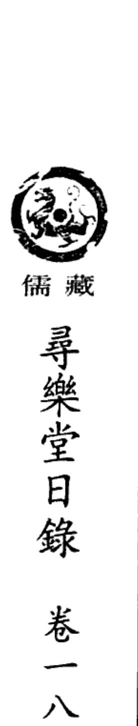
邵日旦平書來、言咸民之功、以書無名公傳語。相質、並詢彭無山先生爲匹見容端所作傳。

○十二日　答門人蔡文炳書、士君子孤立芳標、不能爲他人言、止可自信衾影、爲知己道者其常也。頃舍弟書來、謂門下之骨鯁、有非人所得而識焉者。僕聞之甚喜。夫骨鯁。安冀人之我識哉、正惟人不識、可稱骨鯁爾。不然、置義理不問、人趨亦趨。人諾亦諾、衆皆悅之矣、豈士君子立身之謂哉。聞學使校士、獨門可羅雀、非見道明確、持守堅定。安能有是。此處植立得住、大事不患不濟也。札中所言志趣節操自我主之、無論世有知我與否、總如是以行之、不枉吾本來之性云云、此語最爲的當切實。深喜所見更進、吾道

有慶。札內所言禮闈校士、白日青天、亦不過勿枉吾本來之性而已。性者何。吾所得於天之理是也。此理本直、吾勿枉之、則爲踐形盡性之人矣。此理如許關繫、門下一言道出、尋向上去、此可見也。禮闈詩亦有可參看者、收覽之。陳、許諸子將書院所講習者已災梨棗並收案下、細檢、亦是一段功夫。彼中士子有可與言此事者否。有則勿吝鴻音。

〇十三日 答門人邵日旦平書、 晤中江公、方知廷開府署中、覲大賢光輝、靚祜諷兩河之政、異日臨民、可做成效實大快事。門下夙推有道者、今知淵源於康節先生、繼往開來之責、益無容諉也。因中和十二字剖出正字、主字關竅、而以艮之六四治咸之九四、止諸躬

勿使憧憧往來，是敦民之漸也。竊以此功即太極圖說主靜立人極之旨，不主靜則人極不立，何處討安樂？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安樂矣。即吾身即太極，則無名矣。其始非用大師以克，其乖乎太極者固難打得破也。嘗謂孔子語顏子以克復，即以先天復姤圖示之。想質之弄允翁，不大以爲謬。門下紹承家學，見地既明，操守亦固，於此道益力，將來發用，盡在是也。家刻數種，無山爲正見作傳，亦附內。幸校正。陳、許諸君梓書院講習錄，殊慗問世，更一檢之。陳飛仲今秋假回，恐散館時未即至。大約執守處無走作，倘一向懶散去，不無可慮爾。朋友亦難得，勇往直前，深望篤嗜者道此中甘苦也。○十四日，喜觀



大人小像、用曹秋部韻、　詎意燕雲至、層開一樹叢。兒孫信華髮、咳唾得神工。乍煖承春旭、微曛愛日紅。登堂儼昨日、行列綵衣中。○**十六日**、太孺人忌辰、設祭。太孺人忌辰二首、　墓門思阻淚難乾、救變堪悲骨亦寒。何事醫瘡尋血變、空教有夢失刀癥。先大母姚太孺人病篤、大孺人刲股以救、刀無後血濡、劍赤自頃、幾太孺唉之、延壽一祀。黃沙樹鑽籠荄草、白日風吹急暮湍。十載無聞倚閭望、兒今猶自戀衣冠。得拜墳頭亦暢然、京塵冷署一寒烟。愁聞夜雨千重淚、望斷雲山十二年。受祿曾經三釜樂、承顏果比萬鍾賢。而今雪透空天濕、特地風吹將母篇。

○**二十一日**　續夢中句　有序、　夜夢作書醫子弟、付之

扇端以詩美、不勝規檢已舊句、以當良劑。方書吾身畢過愆、安所計滌治二語、遽醒、實非舊句也、因續成篇。 吾身畢過愆、安所計滌治。胡爲心猶在、天命乃吾亭。孰爲二月賢、或爲日月至。吾弟亦同學、吾見道肯磨。夢夢寐間猶恐或失墜。柰予駑駘乘、不堪策遠轡。恃爾膂力强、歲月無擲棄。簡編咨探討、出門訂道義。跬步謹微徑、圖難於其易。臨淵誠凜凜、陟巔更惴惴。豈曰勿藥喜、苦口益乃智。以此爲箴砭、起疴遂所志。更藉補吾過、勞勞飛鴻寄。○二十五日自前月二十九日至此日、爲子弟校文字畢功。○二十八日銜門假滿。

十二月五日、足疾愈。自八月二十二日至此、歷三月餘人事廢絕、調攝多方。其間李員、沈姚各以方來、而李德樹藥酒服之有效、可常用也。○六日王擬山書來言、目下即赴嵩陽書院、爲安頓之計。○九日王金祈、王錫介、王京那、皮錫眷、魏子九、王東山、王載采、魏見思書來、商采陽書院讀書之事。金祈、錫眷又各有書、言延師課文、彙送京師。○十二日答王金祈、王錫介、王京那、皮錫眷、魏子九、王京山、王載采、魏見思書、書院之建、急需衆力提携。來教殷切、深喜同志者衆、吾邑淳樸之風、浸浸文明之盛、實快事也。但某兒繫京師、未能親懇大簿、此中情事、尚祈明示、以

便商確。○答皮錫眷書、所云書院事、浸浸加意可幸同心。家中事宜未審何如、來學未審何似、不能不費斟酌。手教寄到、其中有知我深至之言、實愉快也。計惟諸件家中商有大槪處、僕再就中酌議斯爲善爾。至延師尚屬二層、容當再及。○答王金蓀書、　吾邑英才俊士聯鑣而奮、人地適逢、文明啟運、所關良非細事。須接翰敎加意書院、慶忭奚似。某離家日久、不知事宜如何。足下肩荷斯道、○諸凡指示、細爲商酌。吾道之興、當在此也。

十五日　恭送教習師桐城相公子告歸里、勳名久繫洪鈞重調爕常傾百執心。方異綸扉降側席、詎期元老易投簪。堂開綠野風追古、莊擬平原雲護深。自是高懷超象

外，著生未許戀丘岑。○十八日與二弟振起家字、書院事深喜同心者衆，但此事關繫甚大，不可潦草疎忽。緣書院非同義塾，任學者之往來，任官長之延師也。必須有商確畫一處，不然，誰實主之，令其散漫若此也。家中可與金沂錫眷及衆兄細心相商，必不似義塾之舉，向後好致書邑侯撫軍，再爲區處。倘類義塾局面，寧可率子弟讀書其中，俟之他日再爲振興，雖遲至三五十數年不妨也。此事豈欲速爲目前計哉。至延師一層，尚議不及此。若局面成了，舉業之師亦不可少。蓋舉業之師非主書院者，不過較磨文字爾。然亦須慎擇其人，若不得人，流弊不淺。俟商議有信到京，我再定奪行之。○二

十七日、四叔凶信到、率闔眷爲位以哭、易服。卽朔望日設祖先位處設位三日、闔家朝夕哭奠至三十日撤位。○三十日、設祖先位。○是年、官京師、多病。

孫壻任　仁拔字

壽樂堂日録卷十八終

校記

①斡旋：據文意，當作「斡旋」。

②稞：當作「課」。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35
丛书名=
作者=吴洪泽，尹波，舒大刚主编
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04
形态项= 877
页数=877
原书定价= 35000.00　全套
读秀号=000007507120
SS号=12365602
ISBN= 978-7-5614-3656-1 / B222.9
分类号=0204030207&sw=81.901475E-3075B2D8+AB7B2BF+82.636851E-30851D642.638914E-307A
主题词=
参考文献格式=吴洪泽，尹波，舒大刚主编.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35.成都市：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04.
简介=